年千戶趙雄建樓教授方玭記嘉靖六年知府唐昇復刻于瞻鉻通判符錫書詩文存者俱載藝文志

通天塔　城南洲中浈武合流處明嘉靖戊申知府陳大綸建有詩萬曆癸卯推官吳畏重修

飛人李延大有記歲久將傾塔被盜邑人同朝遇以其爲部成水口關鎖有志修復謁院道待冊請助用仍不敷遇破產以終其事

迎僊館　在芙蓉驛今廢

清輝館　在臨武水今廢

皇華館　在臨浈江今廢

樂昌縣

洗心亭　即萃秀亭縣南一里龜峰書院前知縣張堅建

息肩亭　在北嶺嘉靖五年知縣龍章建

貴尊亭　縣南五里塔頭祠今廢

希賢亭　舊學欞星門前今廢

棲官亭　縣東南臨江嘉靖三年知縣龍章建萬曆九年知縣張祖炳重建

憩勞亭　在九峰風門四嘉靖五年知縣龍章建

望瀧樓　瀧口廟前戶科給事中白端素建

龜峰寺塔

仁化縣

望江樓　在南門外臨河為一方重鎮歲久傾頹萬曆二十年知縣司馬暐重建題曰朝宗覽勝譚際可記今圮

水南塔　在縣城之南

斯溪塔

雲龍寺塔

乳源縣

擬沂亭　在溫泉上嘉靖乙酉通判符錫建夏潦衝壞丁亥復遷溫泉東南圓峯上

三美亭　在縣東北山川壇後知縣趙佑鄉建

士高亭　在灘頭渡康熙元年舊知縣郭弘纘建份捐金買曾寵田七畝載糧二斗一升納

供免雜差租穀一十四石付白雲菴僧收租煮茶施衆教諭龐煒有記

翁源縣

迎春亭　在東門外嘉靖十六年知縣曾極建久圮崇禎十二年知縣朱景運重建

雪溪亭　在西門外三里今建為橋

去思亭　士民為知縣萬應奎建一在講武堂一在梅村吳其貴李應期有記

六里官亭　在六里墟即鄉約所知縣朱景運題曰省風錫保

郁謁書堂　縣東七十里三華鎮羅岡水中今廢而石尚存

翥雲軒　在翁山寺左庠生林珏等會館邑人李應期有詩

英德縣

薰風亭 在南山宋鼂守李修爺記天順二年知縣杜宥建嘉靖元年知縣張慎各重建

讀易亭 南山石汝礪解易於此故名 嘉靖元年知縣張慎各重建

三灣亭 在清遠驛東宋宋廣帥蔣之奇建弘治元年巡檢彭驥正德丁丞布政吳廷舉各重建

所芟亭 在縣南二十里峽山舖之左英民爲知府符錫開鑿峽路往來經畫懋此立亭刻石以志之 今廢

觀泉亭 在潮水嶺嘉靖十九年建尚書湛若水題額

超然亭 在潮水嶺嘉靖十九年建尚書湛若水書額

望儻亭 譚粹有詩

觀州亭 縣後山巔登之可觀一方勝槩

步月臺 在桃溪書院邊有白石如半月故名

皇石平臺 在東華古剎中有儻蹟相傳二儻對奕於此

蛻儻臺 在碧落洞

龍門樓 在龍門口正德十四年通判鄒級建嘉靖二十年教諭鄭泮等各重修

蕃宣樓

坡翁堂 在縣治西宋蘇子瞻謫惠州時嘗憩此故以爲名

集雲閣

綠水橋塔 天啓年間建

南雄府

保昌縣

聚遠亭 在城內

飲仁亭 在太平橋南

三楓亭 在修仁水北 太守范雲建

媚漣亭 在城內

迎春亭

至喜亭 即七松堂故址

文獻鄉邦亭 在迎春亭右 弘治辛亥嶺南兵備道僉事車慶祥重樹文獻公開鑿嶺道碑於此大學士丘濬撰碑

三松臺 嘉定間吳人張震謫雄寓光孝寺見三松蒼翠因作臺登眺故址尚存

麗譙樓 即斗城鍾樓 王師克城兵火焚燬

鐵杖樓 明成化戊戌知府江璞創嘉靖丙戌伍袁修 在鐵杖樓下今改名保定

屏翰樓 斗城南門上

南薰樓 斗城南門上

玉虹樓 在太平橋南今廢

賓暘樓 新城正東門上

收春樓 在弘道書院前知南雄馬思久建并題半畝荒塘一鏡開燈波深處起樓臺突兀丟天

剛尺玉洪堂青嶂相察迴瓢李春風二三月烏語
花香長不歇雲起翻疑逢萊召刃不減堂窗
玉人得暇即登臨童冠相隨歌且吟凭欄遠望岸
輕幘對友然香彈素琴有酒時斟二五斗魚和耳
熱自擊缶此身白日到羲皇紛紛萬物我何有刖
來倏忽度三秋池荷香草忽悠悠獨上樓頭發長
嘯無邊春
色一腔收

朝陽樓　在小東門上明知府金廷璧建

瑞相堂

靜春堂

瑞蓮堂

四并堂

清簡堂

概堂

植萱堂

志仁堂　明季兵毀改建爲天峰書院國朝康熙癸卯知府陸世楷生左祀張文獻公右祀王文成公名進修堂中會講論

樂育堂　在正學書院東義倉前今圮

德威堂　在元妙觀儀從庫右

觀頤堂　在府學尊經閣左今圮

七松堂　在五里山成化癸卯知府江璞創地有古松七株故名今僅存一株門外匾額長春

卷即此

金星閣在府學文會堂後訓導桑閱倡建

金霓閣在太橋北今圮

尊經閣在府學

濯纓臺在太平橋左嘉靖壬辰知府丘道隆創今圮

聽雨軒在城內

六祖塔在大庾嶺上

始興縣

水滸樓在縣南知縣李自白建

鎮江樓在縣東南知縣李自白建

水雲樓在縣西今圮

棲霞樓在城西百餘步

文獻公書堂在清化鄉公宋仕時建其地山環水秀花木長春瀑布飛空情景幽絕

惠州府

歸善縣

第一江山亭在縣治後圃天順中知府李叔玉建旁有二小亭東曰方舟西曰方壺今廢有參政吳高舊記

野吏亭在府治東北隅宋咸平初州守陳堯佐建皇祐中黃仲通葺之紹聖初方子容復葺

之蘇軾記其壁曰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

南薰亭 在縣治前

森巖亭 在縣治之東有宋進士梅蕃記

挹秀亭 近東坡故居三亭皆前令遊憩之所邑人比之甘棠焉

湖山勝覽亭 在永福寺正德中郡守陳祥闢淶祠改建知縣祝明記

古榕亭 在西湖塢橫檻精舍之左嘉靖二十五年知府吳至建未幾圮嘉靖丙辰通判吳晉重建

澄心亭 在圓妙觀東園面湖嘉靖丙辰通判吳晉建今改爲崇報祠

勸農亭 在縣東郊郡守吳國相建

遺愛亭 嘉靖乙酉同知莫相左遷士民留靴建亭於皇華亭左立碑以記其事未幾亭爲江水所圮遷碑於城隍廟內

皇華亭 在府城北朝京門外江濱爲迎送之所知府李玘建

娛江亭 知縣連國柱重修

印山亭 在郡城內百官池上宋州守謝璹所創正德郡守方良節修然未盡復舊也嘉靖己亥郡守李玘乃捐資重建亭推官方邦望復兩峰侵疆闢爲路自西北至平湖距鍾樓之下往來甚便

點翠洲亭

滴清亭

湖光亭 俱在西湖上

超然臺 見山川紀西湖下

熙然臺 在西湖明嘉靖乙亥郡太學生潘維藩等建

鍾樓 在府治萬石坊正統七年建有吳高記嘉靖丙寅火萬曆丙子知府李畿嗣重建

合江樓 在府治東滅外東江西江合流之所宋蘇軾嘗寓此有詩

鐘樓 即湖平樓湖水穿城潴洩嘉靖乙巳知府吳至增闢下板閘萬曆丁亥知府黃時雨易以石崇三尺許水常盈不涸樓原三層以形家言不利拆之四十四年守道沈麟祥重建一層額曰湖平云

文惠堂 在府治宋陳堯佐嘗守郡故名有堯佐所植荔枝樹蘇軾詩曰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淳祐初趙守汝騊改爲延桓堂堂之後爲圃曰春岙東壘石爲島曰蓬萊其上有亭曰飄然久廢

陳使君堂 宋陳偁知惠州有德及民生祠之榜曰陳使君堂久廢

敬簡堂 在府署後元至正初眞迭木兒修之祀趙魯花赤赤中大夫南臺有自記略并碑銘

逍遥堂 在豐湖芳華洲之上趙汝騊書匾

思無邪齋 知縣連國桂修

文星塔 在三台后萬曆二十三年建

泗洲塔 在西湖超然亭舊址萬曆四十七年重建有李燾碑記

遲蘇閣 祀八賢連維城建

博羅縣

到卯亭　在東門磯上

襟江亭　在榕溪水口知縣經彥來建

朝東亭　在東門外溯江流而東向之舊建此以應讖廢萬曆六年復建又廢

望驪亭　在浮碇門上嘉靖二十四年知縣經齊宋建謂登此可望黃甲峰驪光也

湯泉亭　詳湯泉下

登高亭　在縣北登高鎮宋建邑人重九登高於此今廢

環翠亭　在長壽觀萬曆二年知縣吳日強建

御簡亭　在冲虛觀

道一亭　周坦建見朱明洞下

文昌閣　在學右後圮知縣吳日強建

雲閣　在縣西宋紹興間秘書郎張宋卿建今圮

海豐縣

觀稼亭　在龍山知縣陳一善建久廢

方飯亭　在五坡祠後中有文天祥像甘公亮記知縣張濟時建

息肩亭　在牟蹄嶺上知府林國相知縣胡天霞建

文昌閣　在尊經閣上

河源縣

燕石亭 在縣城內

龍川縣

湖光亭 在督湖畔嘉靖癸未令憲施儒築湖因建舊有記知縣林廷植仍於新築南壁

愛梅亭 在迎衢驛側正德十四年判部主事李中謫於驛見元公署中多梅遂構有記

最高亭 在天竺予嘉靖乙酉令事施儒建萬曆六年重修

迎風亭 在南門外萬曆二十年知縣越眞才建

介壽亭 在雷鄉驛左宋耀守韓京因學老疾篤禱於天如而愈乃創於天妃宮前今廢

飛躍亭 邑北一里水心之北前宋韓京勸農於此立焉

丹桂亭 在學後宋嘉泰間知州梁克復建成化十年泰宣重建

迎春亭 邑東五里萬曆七年知縣林廷植查舊宮墀前侵地基之是夏大旱禱雨於斯有應因名喜雨

辰告亭 在雷鄉驛左

皇華亭 舊志在邑東獅石上

息勞亭 在嶺西萬曆六年創建值荒節省亭以尸祝

放生亭 宋守彭彥班倅郡人愛之鄉亭

浴風亭 東山書院之左知縣彭峻偕紳士講學憩遊於此因構亭焉

水心閣 在廣福寺磐溯環繞前峯麓秀爲此邦登眺勝處

御書閣 郡守宋煜建端平三年州守宋翊重建

正相塔　邑蒼貌古欹斜欲仆過客居民怖甚偶於順治年間挺然矗立群驚其爲神異焉

新塔　邑西十里天啓二年知縣唐希孔紹建崇禎十一年知縣龍相竣工

長樂縣

且止亭　在董園有司奉雍公命建以爲迎接上司之所

最高亭　在縣西十里天羊丫任龍川縣界僉憲施儁建僉憲翁瀾有詩

興寧縣

迎春亭　在縣東二里嘉靖四十三年知縣陳其猷創建今已廢

壯觀亭　縣東北十里

顯忠亭　在縣東北半里

乾坤一覽亭　縣南六里嘉靖二十四年知縣羅衣創建

大觀亭　在縣南六里

豐濟亭　縣南三里蕭瓚造爲行人往來波之所

迎恩亭　西南五里久廢成化十六年知縣侯爵再建又毀正德十三年知縣祝允明復建北後邑民黃文祖修之

暑雨亭　在西南十五里黃土嶺成化十七年知縣侯爵建嘉靖四年知縣應鵬衡大書之

一鑑亭　在西河橋外明嘉靖三十一年知縣黃國奎建

中道亭　縣西十五里明隆慶二年副使張承弘立於興寧長樂界中

興濟亭　在橋之南明萬曆二十一年知縣李希說建

攬轡亭 在縣西

勸稼亭 東五里

省農亭 南三里

勸農亭 西五里

閔農亭 北七里

和平縣

省觀亭 在南門河邊明嘉靖十三年知縣陳光明建迎送皆至此今廢

迎春亭 在東壩街明嘉靖二十三年知縣陳賓建今廢

阜陽臺 在北城樓高數丈明通判洪陽建後圮隆慶六年知縣陳文彬重建匾曰江山勝覽

勸稼亭 東五里

省農亭 南三里

勸農亭 西五里

閔農亭 北七里

里俱明萬曆二十一年鄉民爲鄉官建

敕書閣 在東南四十里義民薛玉建以藏敕書

隆興塔 在邑北二里明萬曆四年建

爲縣治八景之一

新塔 在南門對江高七層明萬曆元年知縣陳文彬見學宮欠文筆峰拈倅六十倂募士民建之景曰寶塔晨霄

永安縣

雄鎮樓

潮州府

海陽縣

觀瀾亭 在金山上舊名望海明嘉靖間知府丘其仁建知府郭春震易以今名

三利亭 在韓城南門外三利溪上

利涉亭　在廣濟橋東明嘉靖間知府丘其仁建

高節亭　在廣濟橋東明嘉靖初海陽教諭陳察建

望海樓　在金山上明嘉靖間知府丘其仁建

潮陽縣

水簾亭　在縣東山有泉溜垂下如簾流於亭下可以浮觴又謂之曲水流觴亭

程鄉縣

去思亭　在程鄉縣西大覺寺左明嘉靖癸巳士民爲嶺東兵備分巡道施儒立

饒平縣

九仙亭　在繡衣嶺上爲邑壯觀明正德間楊維甫重修

棲雲亭　在黃岡石壁山松筠蒼翠石洞煙霞群峰盤旋滄海在目一方之勝余散人建

望井臺　在小金山之巔

大埔縣

駐節亭　在左枝村明嘉靖壬寅知縣蔡科新修宮路因建御史姚虞記

攬轡亭

鳳凰臺　在韓江上有文昌閣

憑虛閣　在金山

神泉候館　在北門外神泉街古修福寺地明嘉靖丙午知縣吳思立改建

平遠縣

樂樂亭 今廢

餘翫亭

五子山書屋 明萬曆四十五年建亦名蘭臺居

橫岡塔 在城外東江上明萬曆三十九年鄉紳羅文奎倡建

肇慶府

高要縣

皇華亭 在南門外海濱迎送之所

迎恩亭 在城東二里

障壑亭 在七星巖明嘉靖間參政吳桂芳建

星聚亭 在七星巖

棲雲亭 在七星巖明萬曆元年副使侯一元建

樹德亭 在七星巖亦李材建

景星亭 在七星巖副使王泮建

寶月臺 在縣北百步平地突起望之如臺宋守包拯建星巖書院其上

耙守張一棟新之前爲觀音殿後建太和閣奉上眞香火崇墉飛榭石欄雲棟儼若湖中石室群峰羅列凡案崇禎四年耙守陸鏊重修

崧臺 在縣外六里廣六十餘丈高二百餘仞爲上帝觴百神之所古名岡臺唐天寶中改此名

登雲臺 縣西一里高二丈周一里其頂寬平因以臺名

寶蓮臺 縣外三十里蓮塘都高三丈周一里其皐若臺

雲秀臺 一統志在城西八里相傳宋大中祥符間有五色雲見其上罷守范雍建通志有二雲秀臺一與一統志同一在城西百二十里宋大中祥符七年夏四月朔旦有五色祥雲見於峰上罷守郭祥正建臺舊府志因之第改城西北二十里蓋重出而悞書也祥正神宗時任去大中祥符六七十年其誤決矣

斗魁臺 在石室內一統志云李邕作記但記不及臺

醉花臺 在寶月臺西北忠節祠後李廉譚勝祖倡建內有使傳素亭說經堂

披雲樓 在府治後又名飛雲宋建舊從府署後階級登樓明萬曆間知府陳廉改修披雲五閒中曆樓兩腋四閒東西設門從西北城堦而入崇禎十年知府陸鏊從閩東北闢門築石堦登樓後因有崇夜伯塞之祀土地於門右崇乃止

端明樓 在東門外濱江嘉定間建今廢

嚴愼樓 在西門外明嘉靖間知府袁載建今圮

景星樓 在西門外今圮

斗輝樓 在衙署後明萬曆副使陳邁重濬縣學建給事梁有年記

閱江樓 在東門外石頭巷舊址明崇禎十四年總督熊文燦建順治間總督李率泰重建高廣陪前爲一甃名勝康熙八年總督周有德知府史樹駿同知諸葛鼎重修狀元史大成記之

鄰天閣 在七星巖明萬曆元年副使李材建

崇文閣 在崧臺書院

四會縣

登金亭　在金岡山上知縣鄒綯建改爲金岡亭

清風亭　在南門外明萬曆間知縣黃應元建

時雨亭　在四會館

駐節亭　在黃岡舖

迎候亭　在南門外河畔

聚奎閣　在學前東南隅萬曆十四年知縣鄒綯構建

奎星閣　在縣東大洲之上

新興縣

相遊亭　在縣東二十里秀羅寺後宋相蔡確謫新州作亭以遊因名

一鶴亭　在縣治丙明萬曆六年知縣張一棟建

五里亭　明萬曆十九年兵巡道黃時雨移文建置知縣黃卿勘東北二路爲壁高孔道於十里一舖中每五里間建一亭極其壯固北路凡四座東路凡五座

作新樓　在縣治後

阜民樓　在縣治前

薰風堂

白新堂

覺軒　在龍山寺宋王安中所遊

回瀾塔　在洞口明萬曆二十二年知府張一棟知縣楊成喬建

陽江縣

翠巖亭　在縣北山南

迎恩亭　一東關外一北關外

閣江亭　在西門外明萬曆間同知蔡懋昭建

望海亭　在北津明萬曆丁亥同知方應時建

挹翠軒　宋邑人何氏建

陽春縣

河亭　在縣治一里

慶春亭　在縣外岡上知縣黃憲清重建

勸農亭　在縣三里北亭岡頂宋皇祐二年知州薛利和建明景泰間知縣李福詡重修今廢

高明縣

南津亭　在南門外縣徐純建

文昌臺　在文昌塔旁

拱北樓　在縣北門外

文昌塔　在城東一里明萬曆十五年知府王洋建

龜峰塔　在都合海口外明萬曆辛丑副使陳濂建侍御區大倫銘

恩平縣

溫泉亭　知縣毛鳳彩建

拱北樓　在北門外

鎮遠樓　在蓮塘墟

文塔　在城東二里分守領西道張茂順知縣張光緒建

廣寧縣

得一亭　在圓嶺山九十九坑讖云九十九坑還少一是名得一若還得一是名上上

接官亭　在官埠

都巷塔　在都巷圩明天啓六年知縣黃夢瑞建

德慶州

仁壽亭　在通津港

百歲亭　在州治東二百里

橫翠亭　在舊府門之南宋建今圮

錦波亭　在州南瞰江宋進士陳序創

萬壽亭　在州東一里萬壽橋上宋進士李熙載建

迎恩亭　在州東四里水濱宋進士石慶道建

登雲亭　在州城東五里宋進士陳序創

得月亭　在州西廂得月橋上後改名步蟾

九曲亭　在州東一里濠之側

太平亭　在城東六里獨樹廟巷口

覽秀樓　在香山永樂間知州秦鉉建

振遠樓　在州譙樓之東明正德戊辰知州王璽創建

永寧樓　在城東門內

壽康樓　在驛前瞰江

皆春樓　在太平橋西

冰玉堂　在州後

東廁　在舊州治東有洛產蓬蒿蓮名瑞蓮亭

四園　在舊州治二里許

焉仙園　在州東一百二十里社山絕頂有花園相傳爲葛洪煉丹之所今產躑躅花

二元塔　在州東五十里白沙山上明萬曆二十七年知州沈有嚴建

封川縣

江山一覽亭　在縣西南麟山驛前

開建縣

禦戎臺　在開江門外

平林臺　在縣治東五里開江鄉

嚴陵臺　在嚴陵之東里故址見存

環秀樓在縣開江門

高州府

茂名縣

潘仙亭在郡城外東門百步許今先廟小學之東晉潘茂名煉丹於此故建歲久圮廢明景泰成化正德間先後修建今亦圮壞

靖遠亭在府北一里許僉事陶魯創僉事陳貴書

海國遐觀亭在太平橋南宮嶺巔知府鄭綱建儲一閣一瞰鑑江紫廻澄潋四顧疊城樓臺隱見明嘉靖己酉知府歐陽烈用磚於亭前架捲篷一間匾曰小醉亭

溪山清廻亭在鑑江之滸郡守孔鏞創今圮

洗心亭在鑑江西岸觀山寺前知府陳嘉言創建

甘雨亭在城南稚人爲知府張邦伊建

五里亭明隆慶壬申知府吳國倫統兵拱里廟等處平剪倭寇保全三城立碑於此

日新亭在熱水舖

小函谷亭在府城東北三里知府俞嘉言建

釣魚臺在府城東北二里

觀善閣在郡城外西北隅明正統間毀於寇成化間潘春林㝢修正德間邑人李健復募緣重修邑人王納言記

寶光塔在西河岸

電白縣

觀海樓在南城上當道望洋登之

信宜縣

翔鳳臺在城外西北登高山頂編修程從發立

化州

觀瀾亭在城外半里今廢

平準亭在南門外興賢坊知州傳彥恭創

驪珠臺知州沈水建於州治東南龍毋山下天妃廟右以鎮羅江水口內高二丈周環七十丈

清風樓在州治後城上唐曰清風堂宋改爲樓元又改爲清風樓天曆乙巳僉憲呂流登樓題詩後一日忽見樓板上和韻曰李太白仙書欠日不見其家洪武初同知張謙重建仍用宋扁故名

陵水臺在州治內唐刺州爲陵水罷於此

吳川縣

極浦亭在城南河畔宋季邑人李凌雲作此隱居宋丞相陳宜中經此有詩

雙峰塔限內三里

石塔在硇州

石城縣

知稼亭在縣北中峰僉事黃澄創

啓春亭 在縣一里知縣鄒伯貞建以迎春

平倭亭 在東門城內爲分守道李材親臨本縣平倭立

遺愛亭 在縣門左爲知縣謝璠建

廉州府

合浦縣

海角亭 舊在城西南半里明成化間僉事林鍚移近城西嘉靖間翁溥移於府治西南隆慶間僉事張士純遷廉江西

瑞芝亭 在舊學泮池旁明正德六年產紫芝一莖郎以地建祠今廢

愛民亭 在城西門橋側爲知府沈倫建今圮

惠民亭 在石康舊城爲知府張允西立

慰亭 在城西門外知府陳健建今圮

仰止亭 在西江張公祠內僉事記里國讚建

還珠亭 舊在府治東明成化間副使林錦遷于南門外

鳴陽樓 在城內即鍾鼓樓

澄波樓 在城南七里

欽州

天涯亭 州東門月城上宋以前建無考明洪武五年同知郭雋重修

三山亭 在州南三山嶺上

鴻飛亭 在東門外游魚洲上知州林希元滿去因感蘇東坡鴻飛那復計東西之句改東嶽廟爲鴻飛亭其亭四水環抱諸峰朝拱稱勝景焉因名之曰鴻臺環璧

靈山縣

足音亭 在三海巖前

去思亭 朝陽門外爲知縣馮盛李逢春立

環秀亭 在六峰下今廢

烏江亭 在城東北三里

釣魚亭 在繫水灘側

圓通亭 在城中十字街僉事林錦建

虛通堂 在六石峰下

雷州府

海康縣

迎恩亭 砲北門外凡接恩詔侯於此明嘉靖甲申年知府林恕建

去思亭 在城北門外士民爲同知萬煜知縣陳錦建今圮

海北首磴亭 在縣治東明嘉靖癸卯知縣楊澄建今廢

陸公泉亭 在城北十五里明嘉靖間砲首陸瓚觀行士民送之載道道有流泉湧出衆謂滿與公同因建亭豎碑勒陸公泉三字迄今過泉飲水者猶思慕之不置亭久圮議建不果

一覽亭 在天寧寺後亭高豁登望葱翠環繞

東海碑亭　在城南龍應宮前明萬曆丙申守道王民順捐俸置田鑿渠建橋士民立碑頌德

土龍碑亭　在府治左明嘉靖中都御史蔡經因士民之請捐金培築高一丈濶二丈長一千三百丈歲久湮頹萬曆丙申太守伍士望捐俸增築上栽竹木陰翳蒼翠宛如游龍

萬金溪碑亭　在龍應宮前明萬曆間同知萬煜因伯王弘誨記改名萬金溪湮塞捐俸開濬士民德之宗壽之瞿文事兼與德惠士民思之作亭以志不朽

潮心亭　在西湖中嘉靖十八年同知孟雷建太參張岳改名作芳會憲翁溥書張岳有記

仰止亭　在官路五里明嘉靖壬寅建都御史蔡經提兵過雷誓師瓊崖居數月律嚴省費運

紀功碑亭　在碧治北參府右明萬曆己酉副總兵楊應春善撫軍士征交阯克捷立石紀功因構亭焉

葉司理亭　在碧城北關外明萬曆庚戌濶州士民為推官葉際英建

卻司理定稅碑亭　在新城外萬曆乙巳署府事卻推官立

新革櫛稅牙行碑亭　在新城外明萬曆壬子推官歐陽保立碑約載在雜稅

信芳亭　在西湖中

放生亭　在西湖南岸側有放生池知府王秉良建

狎鷗亭　在西湖東岸知府王秉良建

十賢亭　在西湖上咸淳九年碧守虞應龍建立以祀寇準蘇軾轍趙鼎李綱王嚴叟胡銓

秦觀李光任伯雨

望雲亭在城外南亭坊祀守何庚灌田故名

譙樓在衛治前宋守虞應龍建衛治原府治地有永知府李敷指揮馮欽重建砌石拱門上起層樓洪武二十七年改衛治指揮張秉彝重建知府黃瑜記弘治戊午太監傳倫見樓圮謀諸僉事方良十二問高二丈四尺教授吳朝陽記指揮張傑修元興問宣慰司遷郡於西明之萬曆問又圮石基猶存國朝順治初衛治東指揮張秉彝建明正統七年指揮劉道復建

鍾樓在衛治東指揮張鼎重建指揮楊經等助銅鑄鍾一千二百觔圖一丈齊洪遠參議王愷記後樓傾鍾存弘治戊午太監傳倫協府衛同建又額嘉靖八年僉事

視遠樓在北郊外教場明嘉靖甲子同知蕭文清嫌府治虛曠用堪輿說代石建造以壯其勢改革後傾圮無存

楚谿樓在海康縣古城東春秋時楚子熊揮受命鎮越至此開谿石城建以表其界

時思堂陳季善建以祀親丘濬作記

在茲閣在塔邊前後三座明崇禎十年知縣吳國斗建今圮

文塔明萬曆壬子參議蔣光彥知府牛從極推官歐陽保生員陳瑾等建修撰黃士俊有記在塔邊南左推官歐陽保捐資連路修建今傾圮

遂溪縣

勸農亭在特侶塘西每歲二月望日郡守卽其地祀先農明正德丙子知府王秉良爲之亭

重民事也

接官亭 有三一在東門墟一在傍塘頭一在北門外二里

祭海亭 在三都港口每歲二月六月皆以十二日祭東海之神明成化丙午知縣黃瓊重建今圮

去思亭 在縣西明嘉靖間民德班佩惠政而作歲久圮壞爲點民所占萬曆間縣丞俞汝功逐之故址尚存

清政亭 在縣南惠民坊橋上明洪武初年立

清咏亭 在縣治西有二水合流通大溪樹木夭喬明嘉靖間建

横山公館 在縣西六十里西館詳見寇公祠詩云海外炎蒸當盛暑雨餘涼氣愜夏永清陰合時有鶯聲似故鄉

徐聞縣

登雲塔 在縣東門外七級明萬曆四十三年知縣趙一鶴定基天啓三年知縣應世虞竣工復于塔邊建登雲會館三座祀文昌課文士赴科者餞於此

瓊州府

瓊山縣

表賢亭 在大城西明成化丁卯副使涂棐建以表尚書薛遠都御史那賓學士丘濬僉事林傑及諸縉紳之賢近傾圮縣石猶存

洞酌亭 在城北隅東坡雙泉上

瑞蓮亭 元建在府城南金開雙蒂建亭於上久廢

鴈塔亭 元建在城南外鴈塔峰上明萬曆間太守唐可封移那學後三元碑豎於峰上欲築爲兩學文筆未果今應議築

魁星亭 在縣學右今廢

桑遠亭 在城北五里官道明天順間暹羅使臣黃坤魯立

清惠亭 今名五里亭在郡北五里官道西明萬曆年間太守倪棟建

南溟奇甸亭 在郡北五里官道明弘治間以石建

濱淪亭 在子城西明建

老農亭 在城南久廢

懷沙亭 在小英村社學內明嶷舉司汪廷貞于弘治年間作亭以覆陳白沙社學記今碑存

知樂亭 在城南放生池上宋郡守韓璧建朱文公記

譙樓

瞻雲樓 在郡後堂

延桂樓 縣鄉貢岑士英所居

鎖鑰樓 在小北門

海天一眺樓 在倉後城上今廢

海山樓 在舊道前今廢

錦衣堂 在東坡書院中邦人以蘇額濱續東坡詩有錦衣他日千人看之句就坡院築錦衣堂騁豐軒刻進士題名

夢宸堂 在兵備道後堂涂裴建張元禎記

期范堂 在兵備道前涂裴建張元禎爲之記

可繼堂 在城西北隅即正文莊公家正寢

貞明閣 在崇文書院後

永日軒 李德裕建用公窮愁自序有消此永日所以解憂之句後人遂匾其軒以寄思焉

霜筠軒 在城南明洪武末儒者王惠建

竹軒 在城西一里成化中處士愈劍建

東皐 明弘治間處士黃鉞建

隱所 在城東六十里蘇壽都境內

學士莊 在縣西三里

朝天塔 在海口都久廢

文昌塔 在下窖村明萬曆間知府涂文奎給事許子偉及鄉士大夫同建乙巳地震崩頹子偉重修未完而卒傍有文昌閣關王廟敬事堂

澄邁縣

登高亭 在縣大勝嶺上明知縣韋棨以石建

西門塔 在棗橋左元時建

學前塔

鍾村前塔 縣西十三里舉人鍾秀建

美椰二塔 在輯瑞巷前二座八角一座四角

那驛塔 縣南十五里元時李文英建

龍光塔 在倘驛都明萬曆間建

于利塔 在縣東明天啓間庠生王一默建

臨高縣

慈訓堂 在邑東蠻村都即玉桐鄉家正寢梁儉記

茉莉軒 在縣治東宋邑尹謝渥建胡澹菴書額

定安縣

解慍軒 在縣治後知縣吳實建

文昌縣

滄丘草亭 在東門外五十里都御史邢宥創建有自記

會同縣

聚奎塔 在縣西南牛里許知縣盧章創王弘誨有銘

儋州

浮月亭 在城北

寶燕亭 在城南東坡所居

熙春亭 在州治東宋建

載酒堂 州東南二里元泰定間重建

昌化縣

觀海亭 在縣西半里山上明建今廢

觀河亭 明嘉靖間建

郤金亭 明士民爲知縣潘世元建

崖州

大洞天亭 宋建與巖瞻亭石板茆亭俱在州西一里元王仕熙謫崖時建洞天景有記

江亭

永思亭 明成化初學正許端惠作滿去弟子思慕之故建

羅定州

靖邊亭 在瀧水所後堂

勸農亭 在南門外

望雲臺 在州治後

麗澤堂 上有文昌閣今圮

文塔 明萬曆三十九年兵備道喻安性知州商之相建於州治河東高七級

東安縣 無

西寧縣

八角亭在分司左萬曆十八年知縣林致禮建今圮

鍾鼓樓在縣前十字街萬曆十九年知縣林致禮建今圮

太公閣在城守署前鍾鼓樓後

文昌閣在文昌橋邊

典學書院在東門外崇禎九年知縣謝天申建知縣李翼鵬修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三終

新寧學訓導林承觀催督
連州學正崔玥輯

廣東通志

卷二十四五六

陵墓　寺觀　仙釋　方伎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四

陵墓

陵啓畢原周王之寢園尚可問也峯高九嶷唐宗之遺蹟猶有存乎若廼蕭曹之塚聖王特重功臣之封柳季之墳生王不如死士之壟要離俠烈伯鸞清高附葬墓傍千古不泯豈日白楊煙鎖嘆松門何代荒丘薤露朝晞嵩里誰家故地哉作陵墓志

廣州府

南海縣番禺縣附郭

秦南海尉任囂墓在南海縣城內西北二里舊墓上有廟今爲民居舊志云在洪性寺前官道東即今光孝寺前官道東十餘里遠宋廟墓已失

南越武王趙佗墓在番禺縣自鷄龍岡以北至天井連岡接嶺皆稱佗墓舊志佗葬時輜車四出莫知其眞墓在

南越文王趙胡墓在番禺境

南越明王趙嬰齊墓在閘岡佗多寶殉葬遣交州從事吳琦訪佗墓莫知所在獲嬰齊墓掘之得玉璽金印銅劍之屬後二劍經贛飛躍江中

漢太守鄧宓墓在番禺城北馬鞍山馬援南征駐兵岡上每風雨晦暝若有兵馬聲蹄之得宓墓

徵士董正墓在番禺東北黃波堡羅山上有石槨可坐三五十人

孝子羅威墓在番禺東十餘丈中有巖可坐三五十人

布山令唐頌墓在番禺東齊刺史范雲嘗祭之

晉建國大將軍陳佐德墓在番禺縣城東二十餘里曰北亭明崇禎甲申自伺守至盡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

耕者梁父過而見因投以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

節度使盧眞仲人沉水溺死博武自投於水數南

爲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南漢劉王墓在番禺縣城東丙子秋九月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

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值暴風母溺獲二屍焉乃

唐孝子王博武墓

晉建國大將軍陳佐德墓

弟入將大發之見有金人如翁仲之屬者凡數舉之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晃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鑾珠貝築之有鏡一白發光燭照暗中如日月寶硯一硯中池有玉魚能遊動其他異物尚多不可指識但先攜鏡歸家光動隣舍亟碎之隣人覺而靜往遂邀白官邑有司并拘繫之亟親其地視搜發一旦公私藉沒無餘其中一棺即爲掘者所縻骨齒稍有存者所發隧道如城輦高五尺二尺二座深三丈中有碑文始知爲南漢王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破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金袋臣盧應敕撰并書已上帝王陵墓有在南海宣風鄉有在新會西古博都上玉臺環丫髻諸山

清海軍副使陳愈卿墓　在番禺陳家村

宋贈翰林學士馮郁墓　在南海河村馮章靖公元之父章靖公留葬于開封府金還之商擇地以葬粹俗呼陰陽鵰墓

太守孔粹墓　在南海鼎安都其于元凱得商人遺

承相葉顒墓　在南海文圃街

尚書陳顯墓　在南海梯雲堡

朝奉吳必壽合葬墓　在南海大圜峽門嶺

懷遠大將軍李士諒墓　在番禺鼎萬竹山

安撫使蒙甄墓　在番禺賜葬於繫龍崗

太尉蘇紹箕墓　箕建月溪寺捨田供香燈卒葬番禺月溪寺後

提刑譚惟寅墓　在番禺粵臺東廣果寺後

承奉大夫李仙墓葬番禺猛涌多石崗世傳此地出採花云

學士李祐卿墓在番禺白雲鄉

朝議大夫陳有諒墓在番禺塘龍窩頭

朝奉大夫陳震墓在番禺陳家村

奉議大夫梁百揆墓在番禺學士黃諫銘墓

贈朝奉大夫蘇世矩墓在番禺菱堡金盆形山

奉議大夫王朝相墓在番禺慕德里

敕封恭人李氏墓在番禺何大山羊額何世忠妻開寶間出粟餉軍敕封恭人賜山田以葬陳獻章以詩弔之葉春及謂其山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諱不偉矣

李忠簡夫人墓在番禺河南沙頭獨孤社傍

李仙人墓在番禺河南小港村口今已毀石亭故址猶有舊斷石桂存道傍

曾南豐墓在番禺青螺障下

元廣州總管方道隆墓在南海丹桂里

提領陳德甫墓在番禺東門外麥子岡

明贈少師大學士梁祖順墓弘治中賜葬于南海縣鸞州

戶部尚書張泰墓賜葬于南海石門山

順天府尹陳謨墓在番禺白雲櫟木坑都御史朱輿言銘墓

贈少師大學士梁楚才梁直清墓在番禺一林坑一龍眼洞

雲南副使陳政墓 在番禺桶子林

戶部侍郎李嗣墓 在番禺龍眼洞御贈祭葬祖定遠父樸並贈侍郎墓在雞爬井

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霍厚一墓 在南海石頭坑石腦岡前有竈

蛇水旗鼓山後有石人石筍形勝異常正統中黃蕭養作亂鄉豪多受偽官惟厚一力拒之世稱義

上尚書霍韜之祖也

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霍華墓 賜葬于南海西樵山雷壇峯尚書湛若水稱其五善見懿德裕後碑

應天府尹陳錫墓 賜葬南海潭岡父贈太常卿琪墓在虎脈岡學士黃佐譔神道碑

少師大學士諡文康梁儲墓 賜葬番禺大觀山師楊一清譔神道碑

諭德倫文敘墓 在南海涌頭

祭酒倫以訓墓 在南海銀坑嶺

少保大學士諡文襄方獻夫墓 賜葬于南海金甌大同岡

兵部侍郎黃衷墓 在番禺梅花庄祖銘福墓在鴻鵠嶺父璉墓在虎崩俱贈侍郎

南京工部尚書陳紹儒墓 賜葬于南海潭岡父鏊贈太常卿墓在山左

尚書潘濬墓 賜葬南海大蹊旗山

兵部員外梁焯墓 在南海金利都大象山

左副都御史龍尚鵬墓 在南海沙坑清水岡尚書劉堯誨侍郎何洛文撰墓

碑其祖殯墓在番禺唐村水井岡父
憲墓在省坑尾並贈副都御史

贈少保大學士方用中墓在番禺火羅嶺父
高士李孔脩墓在南海西樵雲路峯孔脩字子長
憲使李中墓在番禺火羅嶺父
贈少保勢宏墓同
之韜爲墓銘人以
孔脩配祀于社

贈少保大學士方逢時墓在番禺
孝子阮珩墓在南海西
樵燕坑
湖廣布政使陶魯墓在番禺
龍眼岡
彭烈女墓在番禺城北大道
左參議張詡表墓
孝子黃觀英墓在番禺
遊魚岡

尚書郭尚賓墓賜葬南海
大瀾灘
贈尚書李壯墓在南海清水岡以孫尚書待問
蔡太夫人合葬陪始祖廣成右
贈尚書李暢墓在南海沙堤鰲頭岡以子戶部尚
書待問贈陳夫人合葬有詰救碑
監列孫國學象震妻陸氏陪葬左穴
貢象孚妻蘇氏陪葬左穴
鼎邑鄉賢李孝問墓在南海鰲頭岡與妻陳孺人
合葬陪贈尚書李暢左穴胞
弟待問誌銘都御史蕭奕輔
篆額京卿葉廷祚書丹監碑
員外李陞問墓在南海
蔭蘆岡
光祿寺少卿陳堂墓在番禺
都御史蒙詔墓在南海
橫槎舖

御史陳則墓在番禺白雲麓梅窩

知府李韡墓在番禺沙灣

知縣劉拱辰墓在南海北丫頭

探花涂瑞墓在番禺西坑

司綵女陳氏墓在番禺河南鳴墩敕葬陳家林

錦衣衛同知陶鳳儀墓賜葬番禺蚺蛇坑

右僉都御史李壯義墓在番禺鹿步都胭脂塘

錦衣衛同知陶荆民淑人鄭氏墓賜葬番禺蚺蛇坑

贈主事龐儒墓在南海龍坤岡

御史劉景辰墓在番禺黃沙岡

封御史劉應鵬墓在番禺淘金坑

戶部主事龐景忠墓在南海北門外

通判劉啓學墓在番禺雷什岡

黃女官墓在番禺沙頭村

中憲大夫張璜墓在番禺蘇坑

通政參議張詡墓在番禺蘇坑

孝子黎天性墓在番禺板橋村大南岡

黎氏義姑墓 在番禺村後底岡

四川按察司副使江源墓 在番禺河村

刑部主事黃漸逵墓 在番禺雙魚岡

都御史黎貫墓 在番禺鴻鵠嶺學士黃佐譔碑

通判黎瞻墓 在番禺菱塘河村中心岡

都御史吳章墓 在番禺石牌鄉

贈參政郭正郭大治墓 俱在番禺城外

戶部郎中馮元墓 在番禺三台山

主事李時行墓 在番禺鳳凰山

翰林編脩黃畿墓 在番禺聚龍岡

少瞻黃佐墓 賜葬番禺棲霞山書院之下

贈參政會達墓 在番禺玉屏山

給事余經墓 在番禺黃婁洞

封參政會紹皐墓 在番禺象牙峯

侍郎會道唯墓 在番禺鳳凰岡

贈僉都御史蒙宗遠墓 在番禺龍眼崗

給諫蘇應旻墓 在番禺蓮湖金盤山

御史潘幬墓 在番禺西竺山

縣丞何子海墓在番禺沙灣
主簿岑嶽墓在南海涌頭
義塚在南海大墓岡李簡錫買地凡無歸者皆埋之仍代築墳勒石清明攜酒奠之人呼義塚

順德縣

宋監察御史鍾善經墓在順德大福山
監察御史鍾曉墓在順德龍江保
叅軍吳璉墓在順德水藤堡
進士吳達墓在順德水藤堡
學士何連墓在順德新生岡
貞女吳妙靜墓宋進士南金女有傳在龍江堡督學副使蔡克廉表其墓爲置祭田
貞女吳氏墓在順德龍江女橋下尚書湛若水表誌
明錦衣衛百戶劉莫墓在都寧巡司之右

東莞縣

宋麥將軍墓在縣歸城里黃崗山墓今已蕪沒
尉遲將軍墓在東莞靖康村路傍
鎮國將軍陳譽墓在城外橋山
夏侯將軍墓在東莞溫塘銀瓶嶺將軍諱諒浙縣人裔孫相重修邑人祁文友誌其墓
將軍熊飛墓在東莞銅嶺下

李春叟墓 在東莞蘇地嶺

李用墓 在東莞楊梅嶺

明禮部侍郎陳璉墓 在縣南三十里竹溪賜祭少師王直銘墓

左副都御史羅亨信墓 賜葬于麻地嶺

僉都御史盧祥墓 在東莞境 賜祭葬

左副都彭誼墓 在東莞御賜祭葬

江西布政使祈順墓 在金釵嶺子郎中敏知府敕皆祔葬

戶部尚書王縝墓 在東莞御賜祭葬

光祿寺卿鍾卿墓 在東莞境

長史林光墓 在東莞溫塘銀瓶嶺

孝廉陳絢墓 在東莞城外

陳建墓 在縣境

少保陳策墓 在長嶺坡

尚寶卿袁崇友墓 在大寶坡

新會縣

宋端宗永福陵 在崖山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于崖山陵曰永福載在行朝錄

楊太后陵 在崖山海濱時太后間變赴海死張世傑營葬倉卒莫辨其地又有宋后疑陵在香山梅花水坡上一在墳頭岡

叅軍余元鏗墓在新會華夢都龍護岡

馬持國墓在西城外道姑井

馬晞墓在歸德井根

黃大有墓在瀧水四頭

趙侍郎墓在趙村

明處士黎貞墓在圭峯左麓賜葬于新會懷仁里象山

左副都御史魯能墓

吳拳墓在黃雲山

翰林檢討陳獻章墓在阜帽峯滘若水撰墓碑

蕭烈女墓在雷電山景泰已已爲軍所亂藉不受辱遇害成化丁丑知縣丁積脩其墓劄廢田六十餘畝命邑人歲守祭祀之

莊節婦墓在雷電山莊氏乃海康吳令童妻成化辛丑知縣丁積劄廢寺田六十畝祀之

節婦林氏墓在白沙村

區越墓在黃雲山

節婦馮劉氏墓在逢萊館山

黃道娘墓在都會村路旁

知縣丁積男二墓在演武場側

利烈女墓在雙節墓旁

尚書何熊祥墓在都會村

同知湯毓墓在城西貴奇坑

廉使林枝橋墓在城西十里蓮塘村

三水縣

明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栢墓在鎮岡山御賜祭葬

花縣

宋陳機宜墓名璽仕宋爲機宜文字從端宗入粵因家焉卒葬巴由山

元陳樞密墓名大謨璽子仕元爲樞密副使葬巴由山

從化縣

宋禮部侍郎周一濂墓在汝灣嶂山一濂咸淳中人右正言郭閶墓在馬村勝龍岡

瓊管安撫使張書言墓在馬村嶺

廣西提刑吳純臣墓在馬村沙溪里

翰林權直劉裒然墓在汾

明吏部尚書張慶墓賜葬縣下庄近祖墓如塿井

新寧縣

宋義士伍隆起墓在新寧城西四里黃牛推車山隆起元將與張弘範戰爲麾下所殺丞相陸秀夫刻木首葬之

元主事張廣俊墓在黃蛇山

明知縣張英墓在勒馬潭山

新安縣

宋郡馬鄧自明墓在石井山○宋趙王女因靖康之禍播遷湖海邑人鄧鉞護之配其子自明生男四人曰杞曰梓後杞梓以其母手書上光宗賜祭田十頃今田尚存子孫繁甚

金夫人墓在官富山相傳慈元后女晉公溺死鑄金身以葬墓側有碑

耿榮祿墓在金夫人墓四字刻耿榮祿葬

鄭朝奉墓在席帽嶺宋治平間官于熙朝宋寧間移居寶安生五子曰仁義禮智信

吳講書墓在南山橋子樹下

吳朝奉大夫墓在楓木寨

明雙烈墓在涌頭石鼓墩嘉靖元年烈婦梁氏游氏罵賊死鄉人爲之勒石修廟

何眞母墓在碑榜山

鄧孝子墓在大步墟

增城縣

宋右丞相崔與之墓在縣西歸仁鄉雲母都華之麓

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李昂英墓在綏富都豐湖山

循州通判贈太子太師李天棐墓在綏富都尚鄉嶺

朝請李肖龍墓在南鳳岡綏都

寧國伯何昌期墓在通儒鄉七拱橋

孝子韓經墓在縣南孝順坊

明贈侍郎張復禮墓在縣西章山宋濂銘墓

贈禮部尚書湛江墓在赤坭山

贈尚書湛英墓在荷塘村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霍韜墓賜葬南鄉嶺子僉事霍與瑕墓在其右

南京工部尚書湛若水墓賜葬于天蠶嶺

贈光祿寺少卿何天球墓在本縣雲母都帽嶺

香山縣

宋太傅樞密使張世傑墓在香山西南一百五十里黃良都赤坎村

明副使黃鑰祖墓在本縣蛤婆嶺

黃溫德墓在縣大北丫坑

大學士何吾騶墓在縣北七十里小欖鳳山舍祖黎村祖贈大學士何絅在縣南五十里駱山父贈大學士何世賡在縣北七十里大欖飛鵝世遞鉉在縣南二十里鹿鳴嶺禮部尚書李孫宸墓御賜祭葬在縣黎村

連州

南宋司徒鄧魯墓在都陂村騰空山

宰相劉瞻墓在翠峯東郡守曹鎬誌

南唐水部孟賓于墓在靜福山
湖南副使石文德墓在虎頭峯
南漢僕射黃損墓在東良南岸塘
宋諫議大夫邵曄墓在東村梅花嶺
大理寺評事唐靜墓在龍口村諫議灣
提刑唐顒墓在保安虎形山戈新塘村
明太常少卿李邦義墓在保安虎形山戈新
州太守玖墓在豫山
主事戴雲墓在瓦窑岡桐水嶺
員外唐元墓在大塘岡
墓在蟠龍岡有御祭

賢善大夫唐炎墓在黃村山後
朝散大夫嚴武墓在高凉陳屋卷沙湧松角
給事中譚清墓在本州沈小洞
御史王文彥墓在本州北葫蘆巖
御史嚴誠墓在瓦窑岡村東南
知府何清墓在本州瓦窑村大座嶺
知府雷硯墓在朝天門飯籮涸
僉都御史曾象乾墓在中峯山下
會魁莫與齊墓在飛來廟下

陽山縣

唐將軍李玉珪墓在縣西分手嶺

宋刑部尚書李延拱墓在白水城

連山縣

明工部尚書麥志德墓在黃田村貌宮山

韶州府

曲江縣

陳司空侯安都墓在城外桂山東北五里

隋宿國公麥鐵杖墓在韶石之北

唐丞相文獻張九齡墓在城西二十里武臨源御史大夫徐浩誤神道碑

殿中丞張九皐墓在洪義里武臨源左補闕蕭昕撰神道碑

南漢王劉鋹墓在獅子岡鄧今白虎寺越王山是也今無形矣

宋尚書余靖墓在城西十里成家山歐陽修撰墓碑明嘉靖丁酉巡按御史陳大用參政詹瀚奉詔重建亭堂編夫看守

黃正墓在縣豐樂鄉鄧林山尚書余靖撰墓碑

大理寺丞王式墓在縣興文鄉折桂里尚書余靖銘墓

樂昌縣

隋刺史鄧文進墓在縣東長運即其故居四世孫牢州刺史鄧儒墓亦在長運會稽勞

說撰
墓碑

譚忠敏必墓 在縣南拐殿坪

明布政使白思謙墓 在縣北周山大學士金幼孜撰墓志

少卿鄧忠毅顯墓 在戴上坪又名飛鳳岐大學士丘濬撰墓志

乳源縣

宋翰林學士胡賓王墓 在大塘

殿中丞鄧戩墓 在縣雲門鄉子知州堂孫知縣弼亮墓旁附焉

翰林學士胡夢貞墓 在九僊山火燒堆

元義士鄧可賢墓 在木縣井頭天德寨下

乳源知縣劉信墓 在縣大甸距城東一里士民葬之其母董氏墓在信之上信鳳陽人見名宦舊有賢孝祠今廢矣

英德縣

虞家墓 在縣西二十里相公堆其山高峻前有塊鏊鞭山奇秀舊傳虞夫人家墳在上墳前有竹風吹掃地人謂之掃墳竹

南雄府

保昌縣

隋宿國公麥鐵杖墓 在百順都

唐御史張徹墓 在保昌境兆難韓愈銘其墓

宋忠節韶州僉判丘必墓在蓮溪二都罔圃村

朝散許致墓在許塘村

贈奉直大夫鄧酢墓在大夫村

明都御史陳德文墓在滿湖湖塘翰林學士王景銘墓

知府禤明德墓在大禾坑

行人朱子福墓在嘯猺嶺

知府蕭守中墓在五里山

僉事蔡愈濟墓在城南五里揮禾塘

贈戶部侍郎譚昇墓在五里山

贈戶部侍郎譚驥墓在北門世顯坊吏部尚書李默表墓

始興縣

南京戶部尚書譚大初墓在楊陂逕戶部尚書馬森銘墓

惠州府

歸善縣

宋丞相吳潛墓在嘉祐寺南嶺

承務郎朱詰墓在平逕屏山之下從事郎主管文字徐士龍誌

元府尹劉應霆墓在內外管天井湖上

明東莞伯何眞墓在筆架山下

中允陳灝墓在馬庄山

進士翟彥榮墓在嚮地舖

參政吳高墓在黃塘

永州知府蕭清墓在黃塘

僉事郭觀墓在黃塘新村

進士鍾雅墓在嚮地舖

慶遠知府葉應墓在嚮地舖在下廊河塘通政

按察使姚祥墓在下廊南游張翊墓誌銘

參議楊天祥墓原在書齋今遷神壇障

御史唐勳墓在承平赤江

封翰林編脩楊傳芳墓在良村大斗嶺禮部尚書陳經邦銘其墓

護國保境義士湛懷德墓增城人葬永平火岡山國子監祭酒楊起元銘其墓

參議鄭維新墓在周涇

大理寺丞曾守約墓在浮碧岡大學士呂調陽銘墓

參議利賓墓在西湖萬壽塔山禮部尚書王錫爵誌墓

長史李鵬舉墓在博羅大蓼塘禮部

苑馬寺卿李學一墓在吕村

吏部侍郎楊起元墓在西湖官田山賜贈祭葬其門人大學士吳道南誌其墓

宮保尚書葉夢熊墓在西湖游龍山諭賜祭葬吏部侍郎楊起元表其墓學士王弘誨銘

封知縣陳九成墓在西湖榜山侍郎陳子壯表其墓歸善縣傅汝爲誌銘

指揮李尚武墓在蟠龍山禮部尚書韓日纘撰墓誌銘

指揮雷鳴震墓在龍山岡禮部尚書韓日纘誌墓誌銘

博羅縣

晉葛洪衣冠塚在羅浮山佛寺南岡唐李翔葛洪尸解葬其衣冠此誌曰王處士墓

唐處士王體靚墓在羅浮山佛寺南岡唐李翔改葬于此誌曰王處士墓縣北七里

宋朝奉大夫盧邵義墓在縣南黃嶺麓

祕書張宋卿墓在羅浮白蓮池宋卿母方娠夢人贈詩曰白蓮池上白蓮兒一舉成名天下知四十年前開富貴滿船空載月明歸及課卿狀元及第四十卒葬白蓮池乃知詩言俱驗

僊官墳宋節度使呂鑑僊人白玉蟾嘗舍其宗授以脩煉之術卒葬此禱輒應號呂仙官墓

元處州同知韓繼志墓在縣西五里筆架山西南麓

明知府楊福墓在羅僊曲灘

侍郎李顯墓在縣西五里筆架山西南麓

給事潘本愚墓在窖嶺

參政何歆墓在黎村小巒

參議利賓墓在博羅大蓼塘

御史車邦祐墓在滘洲

知縣翟宗魯墓在龍華寺東初葬不吉知府龐嵩知縣周垣遷葬于此

副使曾一經墓在烏坭塘大學士王錫爵誌其墓

知縣韓縈墓在金龜嶺刑部尚書顧璘銘其墓

副使曾祿墓在香積寺

孝子何宇新墓在黎村宇新陳獻章門人

烈女姚氏墓在縣東螺湖側

戶部侍郎張津墓在縣西五里許龍岡

贈禮部侍郎韓鑄墓在金龜嶺廣東按察使李文奎銘其墓

贈戶部主事張政熙墓在善政三水大學士趙志皐銘墓

贈寧國府同知黃需墓在大屏山下大學士朱國祚銘墓

鮑靚女墓在羅浮山靚女及笄無病卒對賓客畧無悲悼

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韓鳴鳳墓在黎村御賜祭葬大學士施鳳來爲誌以銘其墓

參政黃流芳墓在鹿游岡

參政韓擢墓在黃岡尾

知縣韓鳴金墓在楊村坑
副使曾舜漁墓在黃岡尾
尚書韓日纘墓在松柄岡諭祭葬尚書林欲楫表其墓學士黃士俊誌銘

海豐縣

宋循州守郭安仁墓在楊名蜈蚣口
承務郎盧功墓在赤岭鋪西
明孝女彭氏墓在縣西楊安都地提學副使張極表之女名掌珠
封禮科左給事中葉珠墓在平政驛右
禮科都給事葉高標墓在西湖黃塘鳳山大學士黃士俊表墓翰林院檢討

梁兆陽銘其墓
封知縣姚應明墓在雷公田陳子牡表其墓
孝子林子韶墓在小液橋有墓道碑
戶部主事黃守謙墓在西坑
饒陽知縣蔡春龍墓在屯仔崗
縣陽知縣林殿墓在黃沙崗
蒼梧知縣章美墓在烏布
文林郎鄭桂茂墓在大沘
同知葉逢春墓在長圳

栢鄉知縣吳志高墓在後塘
封文林郎黃敬義墓在雷公田
處士黃卿墓在壁尾金京山

河源縣

宋文丞相二女墓在舊縣北八十里忠信都三角村旗山下二女名壽娘定娘副使黃昭記其事
元省元曹德秀墓在江口楊梅逕
明潯州知府馬昇墓在縣隔江二十里馬牯嶺
贈轉運使李洗墓在會田黃沙郎中葉春銘其墓

長樂縣

明御史連以和墓在城北二里
御史古彥輝墓在城北
給事危正墓
州判張愼墓在大田
舉人會逢墓
封南京戶部員外郎顏珙墓在東山
巡撫都御史顏容端墓在城東五里
郎中鍾道墓在縣東二里

大理寺評事顏福墓在城西五里

孝子劉袞墓在清化都箐箕洞

孝子顏琛墓在城東七里

興寧縣

宋學士羅孟郊墓在縣南六里長陂塘尾年久蓁蕪嘉靖間知縣吳悌尋訪得之重加封樹爲文以記之

翰林宣教陳南一墓在縣北五十里郭里塘

明寧都知縣王天與墓在縣東北半里湖背有顯忠亭教諭盛繼記見詞翰

員外王璉墓在城東五里新陂墓有石牛石馬

長寧縣

宋枝書郎古城墓在君子峯下古碑尚存子孫猶祀焉

永安縣

黃孝子墓在城西十里

潮州府

海陽縣附郭

宋刑部郎中許申墓在楓洋

殿直許珏墓在城東洗馬橋旁南宋德安縣王申曾孫也

唐進士趙德墓

直講盧侗墓在歸仁都登塘孫順之墓附

禮部尚書王大寶墓在城東北四十里刖銓銘

尚書度支員外郎林從周墓有余靖撰碣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劉允蒸子龍圖閣學士劉昉墓在東廂庙桃坑塘內

丞相陸秀夫墓在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嶼上石碑尚存陸秀夫立衛王于崖山崖破負王赴海亦舊誌俱云載考宋鑑崖山屬新會縣南去湖廣各四百餘里今云去城南八十里恐誤矣同知單已訪其碑石已無存者今仍之以存疑也

元戴希文墓在登贏都金塘背邑人楊俊買地葬父得一碣乃知希文墓設奠再拜訪其後而歸之

樞密同知陳肅墓在東廂黃金塘

明參議林興祖墓在韓山南大子土楊士奇為之銘

尚書燈論明墓在鳳山

脩撰林大欽墓在東莆山後

戶部侍郎林熙春墓在東莆諭祭葬

潮陽縣

唐進士洪奮虬墓在壬嶼山明嘉靖初有買地而發見風成灰矣其塚墓者見頭骨無恙衣衾如新

唐大顛墓在靈山寺東有發視之者骨皮盡化唯舌根尚存復瘞之名瘞舌塚宋至道中鄉人又發之唯古鏡一員而已乃叠石藏之如故

宋吳復古墓在浦麻田山下先卜居山中因葬焉

進士趙嗣助墓

元張奐墓在蓮花峯今亡其處矣

明詹事府丞李齡墓在境內

脩撰蕭與成墓在貴山都西林山

副使林大春墓在竹山都新寮

大理寺卿周光鎬墓有揭陽舖前論祭葬

揭陽縣

宋知府彭延年墓在官溪浮丘山延年原知潮州遂古籍于浦口村其墓後爲民叠葬嘉靖元年見夢于府王次早其裔孫赴訴果符所夢

鄉賢郭叔雲墓在漁湖鄉塘口村

明寺丞王昂墓在李坑山有編脩蘇葵銘

大僕寺卿吳裕墓在黃陂山御賜祭葬學士吳寬撰神道碑

長史莊典墓在韓山東白鵝塘山

御史鄭一初墓在遷橋山新建伯王守仁有祭文嘉靖丙戌御史論簿季本表之曰

名賢之墓弟編脩鄭一統墓在紫陌山

司正贈御史薛侃墓在地美都鳳鳴山兄薛進墓在東廂九郎山姪給事中薛宗鎧墓在楓洋

知縣吳繼喬墓在梅岡都元啓六年奉詔脩葺知縣馮元飈撰墓碑

程鄉縣

六朝南齊程耽墓在縣北八十里義化都故老相傳程將軍祖塋蓋指程耽也

宋古宗悅墓在縣東南十里龜澤

饒平縣

唐鄒牛客墓在罔嶺牛客陳元光部將沒葬於此

宋太后楊氏陵傳在南澳墳頭岡今亦莫得其處

丞相陸秀夫母趙氏少子九郎墓傳在南澳

知州張夔墓在隆眼城都新峯獅山

丞相陸秀夫墓在南澳青徑口元總管丁聚立石在海陽明知府郭子章著論辨之

奉直大夫陳耆翁墓在東山

福惠二郡張太守墓在陳坑

吳駙馬墓在大港南山咸淳諭葬

學士陳東園墓在大埕西園頭

元進士墓在北山榕樹下

明林壽官墓在西陂山

僉事周用墓在宣化鳳髻山

教諭陳懋墓在宣化都碑子口

舉人楊驥楊鸞墓一在海陽竹篙山

薛壟墓在韓山左麓

尚書黃錦墓在梅岡都

葉節婦墓在黃岡白石嶺

湯節婦鄒氏墓在柘林北山

貞女陳悅孃墓在秋溪獅林

澄海縣

明陳明德墓在觀音山

兵部尚書翁萬達墓在三河御祭葬大學士王錫爵爲之銘

吏部郎中唐伯元墓在豐政都

平遠縣

程處士墓在壩頭舊名程源村

普寧縣

宋扶駕留將軍墓在本都舉林山所

肇慶府

高要縣附郭

宋郡守王泊墓在新江都元豐間王泊爲端州守卒于官因葬此

廉州通判嚴挺臣墓在秀臺

贈比部郎中李英墓在橫石都祿村與妻南恩陳氏皆以永難招魂合葬于此

光祿寺丞梁顓墓在鯉仁鄉歸

毛提刑墓在大湘山相傳爲廣西毛提刑有人於山麓見石人馬者

明春坊贊善梁敏墓在水坑都

大理寺正鍾英墓在冠蓋鄉官井山

禮部郎中程文墓在都慕都金鈿崗

江西參議李魁墓順天府治中何經墓俱在寶查都

光祿寺少卿吳赴墓在烏石都邵坑山

布政使梁廷振墓在黃岡都峽山廷振南海人

溫州府同知贈大理寺少卿區益墓在古耶甲橫岡

刑部郎中譚大寧墓在劉村都黃麖潮舊志陳高祖霸先陵在城南狗逕山宋元時有發者其穴惟甃石在焉山口有碑坐石龜大盈丈非百人不能舉今尚在狗逕已屬東安但陳高祖其先吳興人葬萬安陵安得陵在此不知何代何人墓也

四會縣

宋十九君墓學士李積中之祖十一世孫李宗霖重脩

翰林學士李積中墓俱在清樂村

江駙馬墓公主趙氏墓俱在祉山下祉稷壇之左駙馬講日新丞相江萬里後宋爲元所逼新以國崖門國亡家於四會後因合葬於此

陽山徐公墓在隆湖都皇祐間流賊劫縣公家陽山時方弱冠以父病代父統兵禦之戰死葬于此衆立廟祀之

明監察御史林貢墓在鳳翔岡

蘇州知府林世遠墓在陶塘

兩淮運使李津墓在清塘

雲南布政使盧宅仁墓在龍頭山

御史李檗墓在清塘

新興縣

唐盧氏墓在龍山六祖之父唐神龍間賜題

明刑部侍郎陳鼎墓在延壽都索水村

陽春縣

宋知南恩州王亘墓在縣西北漏澤院傍高墳罩如今爲民侵沒

陽江縣

唐馮盎墓在東山之陽按寰宇記電白縣界馮家村東山之墓未乃盎家於此得名有碑云馮府君之墓今知是盎否

劉王女墓在縣東王女名素馨葬于此其塚上生卉悉名花因名素馨

宋尚書李喬木墓在城東二十里官山水北梁人征黎經南恩州卒葬處爲赤坎村矣明弘治已未知縣柯昌始大封其墓陳獻章以詩贊之云大封赤坎墓昭昭惟衆聞是也王佐則謂潮居里赤坎村乃在香山陽江無之以此爲疑墓予竊謂諸將既焚世傑何不就近葬之元兵時尚如林而乃間關香山之遠乎考今平地都有赤坎村但在縣東亦無所謂潮居里者誠有可疑嘉靖二十五年知縣吳煥章重脩其墓

元刑部尚書李梅國墓在潮州花洞水梅花洞村

太傅張世傑墓在壽文都平章山下元史謂世傑海陵港口平章卽海陵之東也相傳世傑死時諸將焚其屍函骨葬于潮居里之赤坎村於是遂謂陽江世傑葬處爲赤坎村矣明弘治已未知縣柯昌始大封其墓陳獻章以詩贊之云大封赤坎墓昭昭惟衆聞是也王佐則謂潮居里赤坎村乃在香山陽江無之以此爲疑墓予竊謂諸將既焚世傑何不就近葬之元兵時尚如林而乃間關香山之遠乎考今平地都有赤坎村但在縣東亦無所謂潮居里者

江州知府徐季墓在牧養村朝霧山

戶部郎中李天培墓

工部主事陳衡墓在南河都渴山村

南寧知府劉芳墓在鳳山

明東昌府知府劉源墓在那貢里朝屏山

高明縣

宋禮部侍郎麥夢協墓在會界

進士提刑譚惟寅墓在高新村

駙馬都尉楊鎮墓在官逕山

元都監劉清墓在良村都鼈塘山

明廣西參議葉禎墓在小崗大朗山

開平縣

南漢劉王墓在縣東白桂坪

德慶州

秦蒲媼墓晉康志昔有溫氏媼者端溪人於水濱一卯大如斗持歸置器中經數日忽化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能入水捕魚媼一沿魚誤斷其尾遂去數年乃還始知其爲龍也

劫瘞于江陰龍子嘗爲大波至墓側縈浪搏沸成墳蒲誤作溫舊志墓在州東一百里悅城一夕五龍移于北岸凡洪水淹沒週圍皆濁玉墓數尺獨清云捞蒲媼姓秦始龍母也本蒲姓

人見孝逼廟汪及萬曆雜志以爲晉時人悞也

隋潘夫人墓在州東七十里三洲岩之東女士開皇十年嶺南行軍總管王績亡仕于人至軍貢米七十斗馬五十疋杖四十具十六年救授黎陽郡夫人唐貞觀四年終卜葬於此今湮沒矣

明靖江府右相李質墓在清秀里布山今屬東安

高州府

茂名縣 附郭

宋趙王墓在玉嶺山宋有趙王卒葬于此

吏科都諫李學曾墓在赤嶺去縣百二十里

電白縣

隋高涼郡夫人冼氏墓在舊縣境

唐越國公馮盎墓在舊良德鄉去縣二百里有石碑曰馮府君墓

宋承務郎楊廷裕墓在縣東保寧鄉

明御史黃子平墓在縣西南下保寧鄉

廉訪使楊應宸墓在縣東下保寧鄉

進士崔浩墓在縣西下博霞峒山中

賜葬都揮張演墓在縣西馬場峒下

敎諭鄭勉墓在西熟岡

敎授林有松墓在烏石崗

敎諭吳綸墓在縣西熟水館西山中

敎授張濬墓在縣西榕樹山中

知縣任紀墓在縣西白石門山中

敕贈昭勇將軍范旻墓在北莊山

知縣黃廷圭墓在東莊峒

知州黎磐墓在縣西麻洋山

主事吳思齊墓在僊人題字崗

參將董禎墓在雙木山中

指揮李讓墓在東莊山

叅將董氏墓在西岡熱

指揮李儲芳墓在東敎場

叅議吳守貞墓在牛眠坡

烈婦李氏墓在西山中

叅將范德榮墓在牛眠坡

叅將董廷玉併烈婦墓在蛟潭山中

知縣張文耀墓在永東安樂山中

贈文林郎張文燦墓在白花嶺

信宜縣

宋徐氏墓在鳳凰山麓徐氏閩人林芝妻也隨芝司訓信陽卒葬此山時子廷玉尚在襁褓後登進士提學廣東詣墓焚黃有詩云一生甘子原無分兩世高涼自有緣竊惟當日何不攜柩以歸子家於閩毋葬於廣曰楊孤塚零落他鄉麥飯香花欲依無主悲夫

明副使梁成墓在高山村

御史陳佐墓在鳳坑獅子岡

署正周瑜墓在歐村

知縣李京墓在歐村

知州張文資墓在南臻山

化州

宋學士范祖禹墓 在城南二里石牛嶺墓傍有祠明永樂中建

明義士楊暢陳時墓 在養濟院左偏

黎內使墓 在黃姜山

陳禧墓 御馬太監之父也在斜白山南

吳川縣

唐刺史馮士翽墓 在縣西南特思山刺史與妻吳氏郡夫人俱葬此

廉州府

合浦縣 附郭

劉宋陳伯紹妻墓 在夫人山城東一百二十里

欽州

宋諫議大夫甯慚原墓 在城東三十里

倪貞女墓 在大東堂州崩大路旁

國子監丞梁里許墓 在大墓山下

知府楊冠墓 在城西北三里橋下

王母墳 在武安鄉石龜寺旁

御史沈福墓 在永安海岸鄉大人灣

靈山縣

宋奉諫大夫鄧大周墓在縣東五十里東山嶺

明王府朱統鑿墓在縣東五十里士民四時祈禱其應如響

參政韓珠墓在廢石康縣界黃姜岡嶺下

參議裴衷墓在縣南三里長塘岡嶺

進士黃華墓在縣西三里藤籬嶺

孝子施敦墓在永安東城二里

雷州府

海康縣

明知府馮彬墓在縣北山

遂溪縣

宋蕭莞帥墓在縣南傍塘館舖之側

徐聞縣

宋公主墓在縣東三十里遮稔村傳云公主偕駙馬以進蠻以生人殉葬墓前尚有公主井

見存

駙馬墓駙馬陳以進縣東六十里郁教村墩尾前有明堂石砌

尚存

平鋼墓弘治間牟于官方不能歸遂葬于縣土名觀濤嘉靖戊申令方逢堯改遷葬于邁亭

瓊州府

瓊山縣

唐戶部尚書吳賢秀墓在縣三十里牛欄坡之原遠孫明工部郎中吳會期脩

馮公墓在瓊山明宣德間鄉人耕陶公山下掘得古塚磚甓皆非常所見者中有石碣刻云大唐賜紫金魚袋馮公之墓翰林學士李吉甫撰文餘字湮沒或以爲高涼守馮寶墓非也綱目記寶卒于陳永定初其去吉甫二百餘年隋書譙國夫人冼氏傳夫人殁于隋葬于電白則寶墓亦應在彼隋唐間馮氏世爲南越君隋又以臨振郡爲冼氏湯沐邑其孫僕贈崖州總管平原郡公唐時崖州在今之瓊山縣地意此墓乃寶子孫也

明教諭趙謙墓在縣舊學東北隅唐碑重脩誌墓

儒者王惠墓在蒼驛都多閂地

進士王克義墓在陶公山馮公墓前

御史唐舟墓在蒼驛都雲亭山

大學士丘濬墓在五原都五龍池水頭村南夫人吳氏合葬有諭祭葬碑

解元唐濂伯墓在蒼屹山

太常寺卿夏昇墓在博蒼山諭祭

侍郎唐胄墓在陶公山下有諭祭碑

御史僉宗梁墓在蒼驛都南正之原

御史陳實墓在陶公山

侍郎鍾芳墓在蒼原山賜祭葬

御史馮顯墓在蘇壽堂山賜祭葬

知府陳天然墓在南橋之原

知府鍾允謙墓在官廳之原

員外唐穆墓在香根

知縣王儼墓在白水塘

參政黃宇墓在元墩嶺

副使黃顯墓在定安金雞嶺

右都御史諡忠介海瑞墓在濱崖賜祭葬

按察使林震墓在大塘之原

副都御史梁雲龍墓在龍坡賜諡祭

工部郎中吳會期墓在雲亭山西

參政王廷鵠墓在蒼驛

澄邁縣

宋劉上舍墓

劉縣尉墓

劉巡檢墓俱在王家工精巧碑刻官名後裔未詳

元荷夫人墓在豐盈麻繚地文昌雲從龍之母也石墳精巧

臨高縣

明桐鄉王佐墓在博文都茂峯山

曾東園墓在秋陽馬鞍嶺曾約菴父葬此嶺麓四顧重山皆拱

鍾起墓在縣北十里賓來山

曾約菴墓在縣西北毘耶嶺下

進士劉心瓊大霖墓知州珍之子萬曆己未擢高科生有令德歿祀鄉賢因乃嗣久寓與孺人李氏暴棺西郊康熙十年訓導陸高古詳道府捐助迎葬乃祖墓側

無遮塚在縣東三里亂離之際白骨遍野順治庚寅年知縣張文煜收葬於此

骷髏隹城在縣西一里嘉靖乙卯西山黃若錦收葬此

文昌縣

元總管雲海墓在楊添補衙地元雲從龍之父

明翰林庶吉士何測墓在溪西之原

御史邢宥墓在縣東斗山諭祭銅

參政王懋德墓在倉前

主事林密墓在石壁

主事林華墓在御墩之原

主事韓俊墓在黃竹

參政邢祚昌墓在湖尾

中書陳是集墓在畧地

烈女林五娘墓在橋北之原

定安縣

明禮部尚書王弘誨墓在博曲古

布政胡濂墓在黃竹所之原

樂會縣

周泰墓在蓮花墩

儋州

明薛綜墓在德義山下陳村前

從征官軍叢塚在保吉營弘治辛酉崔南蛇亂壬戌漢軍征之指揮何清統軍至此孤營無備清失機黎議劉善遇害官軍死者甚衆賊解方覓得劉覩而歸正德十年知州陳愍從事者壘骨暴露收而瘞之立石名曰叢塚

唐朝胤墓在松林嶺石岩之北

梁成墓在州治北天堂右側百步許

昌化縣

宋諡忠簡趙鼎墓外紀載胡澹菴哭趙忠簡詩中有一堆孤塚存瓊島千古高名屹泰山疑與宋史不同瓊學考校宿于昌化趙村有老叟自稱宋宰相趙鼎孫流落于此因指屋傍山曰孫祖被貶永崖州子孫士人王國昌會有云候督此我祖墳人以爲交阯王墓非也考宋南度河東皆失忠簡之喪不得歸葬明年得肯汪應宸傳鼎喪史記載鼎遺命乞歸葬老叟之言似爲不誣但按

過郡爲文祭之衢志載常山石門有趙鼎墓翁仲石獸見存又與胡詩與瓊土人所述老叟之言不侔兩存之以諗來者

承議郎符確墓在縣南都黎

萬州

元荆王太子墓元撒墩王之子至元中以高昌王事累謫萬州安置數年卒葬于州東北八里東山嶺下今塚尚存

陵水縣

楊淑人墓在縣五十里後落嶺

崖州

宋知軍裴聞義墓在州東三十里南滿村

明知州王鐸墓鐸雲南人鄉試發解任崖有惠德于官葬于州治高山路口南田之南

羅定州

隋陳都督墓在州南八十里

東安縣

南朝陳高祖墓在思辦都徇逕山校陳高祖常爲始興太守結郡中豪傑討侯景遂受梁禪封其兄爲始興王豈以此耶柳始興王所藏因其子承統追尊爲帝後世遂惧以爲高祖墓也竊意帝王陵寢必卜善地當時羅旁尚隸疆索密邇始興故擇而取之其後蠻獠盤據遂爲蕞莽狐兔之墟矣今天運循環風氣日開聲名文物與古始興匹陳高祖之卜兆斯地

或有以夫墓已平毀基砌尚存山口碑坐石龜其
尺盈丈有陳繼者不知何許人冒祖盜葬無從究
詰萬曆十九年羅定道陳公文衡弔古
維風始行知縣郭濂封禁之至今如故
明太保陳璘墓在六都蓮塘地按陳璘韶州翁源人
居南鄉所與墓相去四五里豐碑坊
表雜峙禾黍之間過者多爲憑弔云
論曰葬者藏也人得陰陽二氣以生魂屬陽魄屬
陰氣聚而形生神發氣散而體受歸全故著蒿悽
愴之氣魂升而魄降神返乎冥漠形歸于泉壤葬
者所以欲其藏也上世制作未備嘗有不葬其親
者孟子曰掩之誠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者亦
必有道此後世葬之所由昉乎元公制禮爰有喪
葬之典葬用灰者之爵自天子以達諸侯大夫莫
不皆然由是而北邙青塚壘壘九原東郭白楊離
離三尺坵墓之設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矣粤地遠
在荒服非帝王之所都皇陵不少槩見自宋末厓
門之役乃有端宗福陵及楊太后陵在岡州之濱
其各府州縣名鄉碩輔代不乏人列女貞夫指不
勝屈百歲之後言歸其室牛眠馬鬣著美荒郊古
蹟猶存乎茲錄其表表者垂之簡編俾憑弔之下

千載如生應不令翁仲飲泣也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四 終

新寧學訓導林觀承繼
番禺學教諭莫慶元輯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五

寺觀

壇觀浮屠梵刹之盛見於前史孤園昆耶崇飾惟誕僞劉昏梾金玉其堂其教與聖道相左然聖人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此歷來之所以不能無也前代詔併天下叢林大鼐止存一區韓愈謂大聖人之作爲固如此斯繼治者所宜法也嗚呼風會日流名山福地半爲緇黃所據今謹擇其尤者存之作寺觀志

廣州府

南海縣番禺縣附

光孝寺

在府城內西北一里本南粵王建德故宅三國吳虞翻謫居此以爲圃多植蘋婆詞子樹名曰虞苑晉隆和中僧劉宋永初間陀羅三藏飛錫至此指詞子樹曰此西番訶梨勒果之林宜曰訶林遂創戒壇須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持菩提一株航海而來植於壇前曰吾過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儀鳳元年僧慧能論風幡因祝髮樹下遂建風幡堂神龍元年三藏於此譯楞嚴經唐相國房融筆授後宋經畧蔣之奇建軒曰筆授軒宋太祖改爲乾明禪院高宗紹興二十年改爲報恩廣孝寺後易爲光孝咸淳五年重修元至元十二年重修兜率閣大定延祐間修鐵塔鑄齋僧大饌明洪武十五年設僧綱司頒印置正副僧官二員凡遇慶賀先期有司於此習儀成化間欽定光孝寺名弘治七年僧定俊建四廊萬曆十九年修勅經樓天啓六年僧通岸建禪堂伽藍五祖等堂崇禎九年給事盧兆龍增石欄杆十四年李象蒙建亭殿左國朝順治六年僧今盌修睡佛閣十一年本寺因兵燹頹廢東莞人蔡元卓大創重新修建其子若梓元材協理六載落成闔寺焕然有僧今釋碑記

淨慧寺

在府西北半里南漢時爲長壽寺梁大同三年僧曇裕建舍利塔曰寶莊嚴寺宋端拱中改名淨慧後元祐間林修建千佛塔紹聖間蘇軾至顏曰六榕明洪武六年毀其半以建永豐倉惟存塔及觀音殿八年僧堅愈於塔東重創佛殿啓門東向仍曰六榕二十四年併入西禪永樂九年復爲本寺

懷聖寺

在府城內西二里唐時番舶所創內建番塔輪囷直上一十六丈五尺明成化四年都御史韓雍建置官達官阿都剌十七家各之塔巔有

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舞人率以五鼓登絕頂呼號以祈風信不設佛像惟書金字爲號以禮拜焉洪武二十年七月金雞爲颶風所墮途京貯庫以銅易之亦爲颶風所墮萬曆庚子修復易以葫蘆　國朝康熙八年其葫蘆復墮於颶風創歲久傾圮宋寶祐中郡人李昴英讀書於此登第捐貲與僧鑿儀徙創江心海珠石上仍以慈度寺扁之侍郎王埜書額寺前有文溪祠　**景泰寺**　在泰霞洞昔日景泰故名景泰宋更爲龍果寺嘉靖中黃佐改爲泰泉書院　**海珠慈度寺**　舊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始創歲久傾圮宋寶祐中郡人李昴英讀書於此登第捐貲與僧鑿儀徙創江心海珠石上仍以慈度寺扁之侍郎王埜書額寺前有文溪祠　**景泰寺**　在泰霞洞昔日景泰故名景泰宋更爲龍果寺嘉靖中黃佐改爲泰泉書院　**西華寺**　在南海石門明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重建內有刺史吳隱之祠　**白雲寺**　在番禺人袁昌祚記　雲山上有九龍泉今廢惟安期祠存　**蒲澗寺**　在府城北白雲山麓宋淳化元年建相傳安期生以七月二十五日於此上昇粵人是日悉往澗中沐浴以期霞舉宋太守醲鄉士大夫往遊謂之鰲頭會明學士何吾騶書額曰古蒲澗寺　**寶陀寺**　在靈峯山寺有寶陀佛因名焉明太監韋眷重修蘇軾誥惠州舟泊於此感夢遂爲詩云靈峯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得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　**西禪竈峰寺**　在城西四里殿後石形如竈故粵人呼爲小金山名後魏提學毀建明大學士方獻夫祠寺內舊如來座跡塡之輒陷兩藩入粵審理曾法孔毀祠修復顏曰西禪原跡塡之始滿焉兩廣李棲鳳有文紀之續修萬佛樓記則巡撫董應魁撰焉　**大佛寺**　在南門右舊龍藏寺遺址後改爲巡按公署康熙三年平南王鼎建宏麗莊嚴有碑記　**月溪寺**　在白雲山左蘇太尉紹箕鼎建建後有墓前有文昌巷下有月池　**濂泉寺**　在蒲澗左飛濤百尺水響崖峭明崇禎間山人蘇秩鼎建化間賜額永泰嘉靖十四年祀眞武於前殿朝順治七年總鎮班捐貲重修知府王庭爲記　**東山寺**　在城東明太監韋眷建成國

塔坡寺　在南海佛山堡　大通古寺　在大通滘南越劉晟時賜名寶光寺達岸禪師住此化去有肉身祈禱輒應政和六年經畧使覺民題賜大通慈應禪院明萬曆六年大旱衆僧迎回本寺興重衆之不動日久寺廢其地爲豪右所據　國朝康熙六年郡人蕭子奇禱師發願鞏寺贖地建復捐貲數千鳩工庇材修築仍另買田地基塘五十五畝週圍植樹千株寺今廢而復興焉　海鰲寺　在卿番禺滘洲明萬曆中勳郭棐光祿丞王學會建九級浮屠培通省氣脈葺去三座於前中爲制府生祠　海光寺　在波羅廟側　海雲寺　在雷峯山明崇禎間今湛任持　國朝平藩捐貲鑄銅佛高丈餘僧函是開法於此今湛創建大殿彭　海幢寺　在河南始爲郭家園僧池鷹瓜蘭乃郭園舊植也地改而蘭仍茂以亭蓋之　萬曆丙午巡按沈正隆至得疾士民爭走神祠禱觀音救苦經數日御史夢見一白衣婦人翼蔽而前詢之云來自城西度閣以奉大士餘爲妙證堂左右禪房悉備顏曰長壽地可八畝知縣劉廷元益以白雲廢寺田四十三畝一分俾世香燈遂成名利有御史碑記　長壽菴　在城西南五里舊順母橋故址　華林寺　在城西南一里本國來泝重　梁普通七年西天達摩從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　國朝順治十一年宗符禪師重修環植樹木方成叢林師闔人受天童弘覺國師法印　護國寺　在東門敎場左萬曆四十八年督撫孟宗文建　元妙觀　在城西隅舊縣南唐名開元宋大中祥符間改天寶元貞二年公像方公祠宋季毀元大德間宣撫使塔剌海重修復毀明洪武初征南大將軍廖永忠新之十五年間設道紀司萬曆三十年太監李鳳重修眞武

殿　國朝康熙五年夏平南王捐貲重建殿宇一新有碑記

五僊觀　舊在番禺縣十賢坊後徙他所宋政和中經畧張勵仍復於舊址洪武元年平章廖永忠寓觀中誤烈薪火燬焉乃命高恩齊重建十年布政使趙孚堅以觀地爲廣豐庫乃改創于郡東塘山禁鐘樓後建通明閣望五僊像于中歲久圮成化五年布政張瑄重修按舊志晉滕修時有五仙人皆手持穀穗一莖六出遺穗與州人騰羊而至仙人之服與五羊同色五羊俱化爲石廣方既遺穗與廣人仙忽飛昇而去羊留化爲石州人即其地祀之今祠是也然所傳時代不一或以爲周顯王時或以爲吳滕修時勞其大致則同也○張廣記廣以五羊得名圖經所載初有五仙人騎五羊衣同羊色各持穀穗一莖六出遺穗與州人即其地立祠祀之後改爲石州人觀乃者守吏更治州舍輒遷祠他所後守以其地多育風惟雨疫癘聞作或以爲五仙失所處而然願正其舊處有日矣政和三年夏四月太守聞州人之說訪故址乃即故地還其所侵以成棟宇焉碧虛觀在蒲澗滴水岩上久廢見孫蕡遊山記上有安期飛昇臺煉丹井

慈濟宮　在番禺市近海萬曆間謝蔡吾林省川黃廉所等創建

順德縣

寶林寺　在縣南鳳山之麓創始於五季宋開禧間鄉民嚴宗易更新之明嘉靖間僧懷樹文照文覺募化重修爲祝聖集儀之所國朝康熙十一年僧元亮開叢林演法

隆福寺　在峴宋咸淳元年僧慧徹建明洪武二十四年僧宣緣重修嘉靖三十五年僧可禪會衆復修

化樂寺　在平步堡朱嘉熙四年周挺建明天順間民何淮劉永平等重修

國壽寺　在藤地堡

福田寺　在古樓堡

地藏寺　在桂林堡

元眞觀　在金斗村　在北滘村　在縣自

南鳳山宋眞人羅務光修煉於此中有紫霄圃煉丹井洗硯池觀後廢爲察院行臺改建於寶林寺之東

焉　**抖塵庵**　在桂林里人梁友聲建集司王公令有太狂仙小祠梁廷佐記

東莞縣

資福寺　在縣治西南漢邵廷琄建週圍四至四井爲界元季毀明永樂十一年重修有羅漢閣舍利塔蘇軾作羅漢閣記有再生栢以祖堂禪師去而枯迎師回而復榮亦蘇軾爲之銘　弘

化寺　在縣東櫧花村邑人袁應文建今圮壞僅存香火　**上清觀**　在縣西南道家山之上宋政和間邑令楊禩徙創山下歲久圮明洪熙元年道士章貢與邑人陳似愚等重建陳璉碑記

新會縣

月華寺　在縣西古博都吳村慧龍山之南唐刺史孔殘奏賜月華寺唐季毀宋景祐間重

安撫張浚書表宋季毀元至正間僧慧濟重修　**龍興寺**　在西關內有文昌宮北帝毀六祖堂觀音堂尺妃宮泰山祠地藏等祠　**雲峯寺**　在江門天妃廟後鄉紳建　**九源寺**　在邊名上臺山之南在九故名宋政和間僧知璋建元末毀明洪武二十年僧廣壽重建嘉靖四十年重修　**雙湧寺**　在瀧水唐咸通間有梵僧自西來駐錫於此始建明成化中僧眞賢重修　**天臺興寺**　在龍王井側余玉成重建　**龍興觀**　在縣西宣化坊宋時有李道人祠內有壇名朝斗後改今額元季毀明永樂元年道會麥圓中重建

香山縣

無量寺　在縣東宋紹興間劉中行宅掘地得鐵佛遂捨宅修建蕭惠叔又捨銅佛一軀元季毀明洪武十一年僧本廉於已毀寶慶寺舊址起創仍舊額嘉靖二年魏提學行文教諭顏階毀銅

佛鑄邊豆二十四以祀文廟七年遊僧重建 圓

箴於此 寶蓮寺 在大欖 普覺寺 在小欖王官營明經何源道記

三水縣

華山寺 僧復菴建僧古溪重修內有金沙井闢龍鐘

課文設會於此 笑天巖寺 在城東高山上有巖口有水流名爲龍涎水鄉人建菴其上

增城縣

萬壽寺 在縣南鳳凰山之東舊名法空寺宋嘉熙間僧鑑圓創爲祝聖壽之所因名焉元季毀明洪武二十八年僧祖榮重建設僧會司於此今遏 聖諱千秋於此行禮 證果寺 在縣南瑞山 翔鳳觀在縣南鳳凰臺唐大曆間道人蔡乙改創

清遠縣

廣慶寺 即峽中飛來寺梁普通間眞俊禪師建賜額至德宋康定二年改今額相傳師原駐舒州夜夢山神曰中宿名勝也不可無寺師許之是夜風雨大作黎明啟戶寺已飛至本山 東林寺 在縣東唐顯德二年僧寶智創元季毀明洪武十八年千戶劉俊重創宣德十年僧爲霖修

花縣

隆興古寺 在瑞雲山下相傳寺創于唐元時重修荒碑斷碣僅餘片石其可識者有云四百年來古復今歷盡春秋幾寒暑雅表禪師巨眼翁逢緣來作山中主 竺峯庵 在水口村

從化縣

北山寺 在縣城北門外大平寺在楓園鄉

新安縣

海光寺 舊在縣西後徙南門外相傳南漢時有鐵佛在海中夜有光因祀於寺又有石魚亦今廢

雲溪寺 在縣西四十里山麓今改萬壽寺

東山寺 在大鵬所東門外東山嶺中爲觀音堂左爲文昌閣前爲三寶殿

雲渡寺 在縣西靈渡山

新寧縣

西巖寺 在西門城外

連州

光孝寺 在城內城隍廟西宋泰始七年建嘉祐六年僧法辨重建建初名嘉祐後改名天寧萬壽後又改今名明嘉靖二十二年僧善化重修郡守龔雲從作碑記

翠峯寺 在州朝天門外明弘治九年郡守曹鎬重建嘉靖二年寺改爲祠祀宰相劉公瞻萬曆七年復建

觀音閣 於祠後改名天寧萬壽後又改今名明嘉靖二十二年僧善化重修郡守龔雲從作碑記

大雲寺 宋開寶間郡守曹鎬復爲之記

清虛觀 在本州遷義鄉居此山修煉至陳光大二年上昇邦人即其居爲觀宋隆興中屢降天書凡百二十餘軸神宗加賜顯號曰靈禧眞君觀宇宏廠華麗亭之東西有御書閣洪音樓歲久頹圮端平夏郡守留長元禱雨有應遂重新之

天慶觀 舊在門內明隆慶丁卯另闢地鼎建

東陂觀 在頭坪

延眞觀 在白鶴山唐武后永昌元年建前後各有石級

青霞觀 在雙水口

龍津觀 在獨角龍

元眞觀 在瓦窰岡

眞旗觀 舊爲遊仙觀在山如旗相傳劉自唐時飛來然不可考

陽山縣

北山寺　在縣治北賢令山之東循石磴層折而上古松遶徑清泉響澗石橋流水環門穿舍迥然別有天地中爲上帝殿左爲文昌祠右爲觀音堂建觀音閣于後以堂地改造三元祠明崇禎四年邑人歐陽熙改建

嘉祐寺　在蒲下鄉元至元二年建

超化寺　在蒲下鄉宋紹興元年建去縣三百里

乔積寺　在縣北二百里

證因寺　在縣北八十里在浦下鄉青村

元眞觀　在縣東三百步元至順二年建

寶觀寺　在縣北三百里浦下旱瀧村

韶州府

曲江縣　附郭

大鑒寺　在府治南興賢坊宋紹定間運使石不矜爲唐六祖卓錫提點刑獄司鄭霖記明洪武重修嘉靖十八年知府符錫重建國朝康熙十二年知府馬元重新修建

資福寺　在九成坊宋嘉泰間創初在湘江門內宋時廟宇壯麗經人常寓此後以寺基增建王府遷寺縣治西即今人園亭故址明景泰間重建嘉靖十八年都綱俞臺天寶應珍重修

仁壽光遷寺　在府城西隋時名仁壽天寶二年有道廣和尚坐脫於此因建廣界寺南漢改曰仁壽宋寶元間重建余襄撰塔銘相傳爲晉始興內史王導故宅宋孫時敏有碑記國朝康熙十一年知府馬元昌修有記

報恩光孝寺　在河西本唐大梵寺開元二年僧宗錫建名開元寺太守韋宙請六祖說壇經處崇寧三年詔諸州建崇寧寺致和中改天寧寺宋紹興丁巳常奉徽宗香火賜額曰報恩光孝寺前堂有秦綱義士像宋李駿明曹時中碑記

舜峯寺　在府西北五里皇舜祠之下時享舜帝於此宿齋山水幽迥祠今移城中寺仍不廢

明嘉靖十九年重修創
符錫命僧眞鑑應堅元
之 **南華寺** 在城南六十里
梁天監元年西
僧智藥三藏謂此山宛
有法寶來此演法唐儀
應讖爲南宗六祖今元
年賜謚大鑒禪師塔曰
禪寺塔毀明成化六年
南王尚重建寺有降龍
曹溪水十二景 月華
別見曹溪志
法之地紹聖初重建蘇軾題其梁曰上祝天子萬
年永作神王歛跡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皆爲
淨土有性無在綃普都元祐六
性齋成佛道 **新興寺** 在武
鎮上街明嘉靖間重建
國朝順治丙戌年重修
武
珍 武閒 **西峯寺** 在夏
年建洪武閒重修 **圓通寺** 在武
外建明洪武閒重修 **九峯寺** 在
相

宋乾道五年建
明洪武閒重修 **石門寺** 在賢相都宋乾道五
年建明洪武閒重修 **南善**
武閒 **象山寺** 在甘
重修 竹都 **白佛寺** 在玉
田都 **佛陀寺** 在玉
田都 **大峒**
山寺 在親賢 會覺寺 在
二都 一都 聖福寺二 一在藤村
一都 一在厂頭
芙蓉菴 在府城西五里芙蓉山有石室玉
井泉煉丹池爲漢道士康容之所 **元妙觀**
在府治東祥符閒郡守王爲寶遣人於南山太平
宮圖其制度而創勝出諸府之上名曰天慶觀元
掘密院海剌重修因改今名明永樂十五年道紀
鄧和然重修宣德十年藩憲以其地改營淮王府
遷于南門外葛仙臺舊址今觀是也弘
治戊午年本府知府錢鏞重修有碑記

樂昌縣

衆善寺 在城北宋紹聖四年鄭敬贇等因臨瀧寺故址建明洪武二十一年重修僧會司內設

寶林寺 在新田都宋嘉祐三年僧圓祐建明成化十五年重修宋余靖記

鳳林寺 在河南都宋元符三年僧紹銘建明泰昌八年重修

興門寺 在縣北七里宋嘉定二年僧如林建明永樂十一年重修寺有紫蕭洞

興寧寺 在安口都宋隆興間建明永樂間重修西石巖寺 卽仙人石室也宋余靖有記

臨瀧寺 在羅家渡有韓愈詩

龜峯寺 在縣南環抱縣治爲一邑關鍵

古竹院寺 橫截武水

明福觀 原道會司

仁化縣

金鳳寺 在城東明洪武間創建僧會司于此正統八年僧會吳昇重修嘉靖間又修

錦石巖寺 在縣西五十里唐咸通惠懿禪師駐錫始創明知府符錫有詩

臨江寺 在縣北八十里梁大通間創建宋余靖有詩

西峯寺 在城南二十里宋時建

飯依寺 在縣西二十里明洪武初建

丹霞別傳寺 在縣南十七里明末虔撫鄧州李永茂隱居于此其弟祠部克茂以施武林僧今釋宇澹歸於

國朝康熙元年闢爲叢林中有長老峯海螺巖龍王閣紫霞諸集及名卿文人紀遊詩草

西蔭寺 在縣東宋紹聖間建明正德間重修

厚山寺 在縣北七十里宋淳祐間僧廣信修

乳源縣

雲門寺 在雲門山五代時文偃大師創南漢賜名大覺禪寺建中

僧了偈重參至成化五年僧法造重修雙峯寺在雙峯山五代時竟欽禪師創宋賜額曰雙峯果誠弘洪武初僧了偈成化五年僧祖峴俱重修僉事顧應祥有詩金船寺在遼水與水浮沉人咸異之合龍寺宋時建明洪武初重修元妙觀舊名崇寧觀明成化十一年道士彭希鳳重修東岳觀在縣東北嶺上萬曆十一年知縣趙佑卿鼎建

翁源縣

翁山寺在縣治北有僧會司嘉靖九年住持眞淨重修邑人黃器先記太平寺在縣西北二十里新塘舖巖石嵯峨宮宇華煥元元統間創明弘治中僧眞廣重修僉事劉慶祥通判符錫知縣朱景運邑人黃器先俱有詩安龍寺在縣東八十里有龍池秀峯寺在縣北三十里宋時創寶慶間重修寶慶寺在縣十里長安鄉宋寶曆間永禪師開創寶慶明正德間重修名焉廻龍寺在縣東八里舊爲馬岡菴元延祐開闢越王之子白馬王修煉於此明弘治僧泰廣徙建於廻龍岡因名焉九僊寺在縣八十里明天順間僧惠善重修水月寺在縣北三十里元朝創明嘉靖年開重修雲巖寺在崑山舖青雲巖叫下有澄潭龍石院在長安鄉高山絕頂巨石如屏泉自石中湧出唐大中三年有僧名龍玩建寺於此因名龍石院宋余靖讀書於此有記明洪武初毀成化間重建

英德縣

明化寺在縣西賓賢坊有僧會司即唐果業寺明洪武二十四年僧會袁嗣淵重建南山下古額聖壽寺一名南山寺梁大通五年建宋元豐七年奉旨重修元末祝延道場聖壽寺

兵燹明洪武間重建嘉靖十九年知府符錫重修併建鐘樓山門因刻唐元傑銘于寺中雲山寺在縣南十里竹逕都元至元二年僧繼嵩創明洪武間重修頗幽勝成化迄今相繼重修

南雄府

保昌縣 附郭

延祥寺 在城東二里宋大中祥符巳酉建西有寶塔九層世傳異人所造前有三影堂明洪武二十五年立爲叢林正統丙寅重修翰林編脩丘濬記內爲僧綱司署眞覺寺 初名世顯坊宋太平興國二年創後廢爲官兵之居者久之嘉定丙子知州黃庶禱雨符夢應感重建敎授李部記明正統乙丑修雨花堂員外郎吉水王佐記景泰庚午重修知府林茂記報本寺 在城東三里唐咸通中創舊名金相寺宋大中祥符三年賜今名李傑作記雲封寺 在梅關上唐時創名梅山院宋大中祥符三年賜今額元大德間嶺北叅政鐵柱建觀音閣路總管塔里牙赤作記明洪武二十五年立爲叢林廣東布政使蒼梧吳廷舉有詩梵雲寺 在縣北宋祥符二年建花林寺 在府城八十里洪山寺 在縣治右宋端平三年創明萬曆丁丑被火焚燬省叅李濬重建王師克城復燬于火今其基址仍存龍泉寺 在盧潭都麒園村中有龍泉井元妙觀 在府城東三里德政街唐貞觀司明淨觀 在楊徘一都鄧方村鶴鳴觀 在府城東九十里宋元豐中有白鶴翔集故名

始興縣

上封寺 在縣渡江初名石寺宋景德四年傳修崖建元末廢于兵火明洪武三年僧元寵

重建二十五年改爲叢林
寺卽僧會司署事所
年知縣汪慶舟
興復改今名

吉祥寺 在縣東宋治平初建元季廢于兵火明
觀嘉靖十三年知縣汪慶舟重修習儀于此

崇惠寺 初名龍江寺久廢明嘉靖十四
年僧明珍重修

元妙觀 在縣東一百里明成化辛丑僧明珍重修

惠州府

歸善縣

永福寺 在西湖傍神霄宮故址洪
武中以棲禪光孝併入

元妙觀 在府治西宋天
慶觀進士梅
夫子之宅

博羅縣

延慶寺 在浮碇岡下五代時建
明嘉靖初徙于
登高鎮

獨醒巷 在冲虛觀
右俗名西

坑葉春及建以羅文恭寄詩
有獨醒對烟霞之句故名
葛洪至此以煉丹從觀者衆乃於此置四巷山南
曰都虛又曰元虛又改名冲虛洪沒唐天寶初置
守祠十家仍度道士賜
蘇軾書四大字前有玉簡
簡嘉靖間道
會司于此

冲虛觀 卽都虛觀故
址晉咸和中

海豐縣

萬壽寺 在縣東

長壽觀 在縣
觀元
改創曰
長壽

元靈觀 在縣
治東

河源縣

崇報寺 在縣
治西

元皇慶閒道士黃寶谷始

龍川縣

光孝寺 在縣治西

長樂縣

禪定寺 在縣北明永樂元年重建

興寧縣

寶成寺 在縣城內舊爲宣化寺明景泰三年本縣典史盧高建日久頹圮至嘉靖九年庚寅邑令吳悌重修左右有廊左爲上帝殿南有六祖堂右爲漸愧殿稍南有花公堂三十年辛亥邑令黃國奎盡復侵地前至老街後至新街萬曆十三年鄉宦李元鳳等重修 石鼓寺 在縣東四十里萬曆三十年壬寅邑民羅應瑞等創建 寶山寺 在縣東四十里萬丁丑年僧眞顯

何有學等創建崇禎辛夫里重修置田入寺 神光寺 在縣西南三里舊爲壽慶寺宋嘉祐間建久廢明成化十五年邑令陳孔明重建正德辛巳督學魏校毀之改探花書院嘉靖辛亥邑民王天敘重建萬曆壬子邑令陳應薦鼎建中爲學十祠後爲佛殿大門外有大觀亭鄉宦李元鳳建 福慶寺 在縣西十里竹山口宋紹興四年曾氏建古名西林寺明成化十五年戴林重修嘉靖十五年廢三十四年萬曆三十二年邑庠陳王獻張天賦重修

潮州府

和平縣

赤山寺 在縣南

海陽縣 附郭

開元寺　在府城甘露坊　明洪武間建　南山寺　在南廂一里　唐開元間建　寧波寺　在廣濟橋　明正統間建　光孝寺　即古靜樂寺在南廂一里　元至元二十三年建　寶積寺　即報恩寺在北門外　元至元二十三年建　東林寺　在秋溪十七年建　元時建三山寶慶寺　在歸仁都　宋紹興二年建　元妙觀　即天慶觀在城內　宋政和元年建　威靈觀　在遷樂寨　宋時建

潮陽縣

治平寺　在縣南二里　宋治平元年建　靈山寺　在城西四十里　唐貞元七年建石塔寺　在城西宋紹興間建　資福寺　在縣南五十里　宋大觀三年建　超眞觀　在山唐或通中道士陳假菴建　宋末兵丙

揭陽縣

雙峯寺　在縣東一里　盤溪都之雙山宋紹興間建今移縣治東更名叢林　完元觀　在縣西一里　宋紹興中建

程鄉縣

大覺寺　在縣西三里　梁普通三年建　陰那寺　在縣東唐咸通二年僧了拳結菴於此　西巖寺　在縣西七里南漢時建　明嘉靖中督學魏校毀　招僊觀　在縣東四十里明山中　禱雨多應

饒平縣

林姜寺　一名寶壽寺在信寧都　明成化十五年鼎建　隆福寺　在信寧都　黃芒山晉

時鼎建宋末廢明末者民掘地得銅像三尊太平寺在鳳山中國朝順治十三年饒鎮吳六奇新建

惠來縣

赤山院在縣市元至正間建

大埔縣

清泉菴在東門外之磜上相傳慚愧師至此卓錫湧泉清洌行人便之

普寧縣

華巖寺在縣北五里洪山巔宋建明嘉靖間廢於兵基址猶存

澄海縣

龍江寺在縣南宋紹興十七年建董山寺在蘇灣宋時建

平遠縣

石林寺在五子山僧如愚建

鎮平縣

仁壽寺在城內北嶺明崇禎間建

肇慶府

高要縣附郭

天寧寺在府城東一里宋時建中有菩提樹二枝葉纈結陰覆梵宇梅菴在府城西北乾道二年僧智遠建元末廢明永樂元年復興有六祖井泉水可飲元妙觀在府城西

一里宋紹興間建白鶴觀在府城東南五十里宋時建有白鶴巢於庭樹因名

新興縣

岱山寺在縣城南天露山唐貞觀元年僧定慧建明永樂元年重修秀羅寺在東唐武德四年僧廣泱建永樂九年重修龍興寺在縣東北東南宋蔡確貶新州嘗寓此唐時建六眞院在縣

陽江縣

壽寧寺在縣東南一里唐武德四年僧妙明建宋至道二年敕額崇寧三年改爲祝聖之所明洪武十四年丈量稅五頃四十九畝寧國寺在縣東北半里北山之陽唐武德五年僧覺起民徐玉鑑建有銅佛像遇旱禱雨則浴之輒應元至正十六年圮於兵火明洪武十四年重修報恩光孝寺在縣治南唐武德二年僧覺海民何捨與三年敕改報恩光孝寺崇寧二年敕賜天寧萬壽額七年再改爲光孝寺歷元不朽

陽春縣

萬壽禪寺在城北元至元元年建

高明縣

延壽寺在縣治東宋至道二年建原名福祐院明洪武中歸併叢林弘治二年典史黃永聰立碑記嘉靖七年提學魏校毀淫詞知縣陳坡遂改爲習儀之所名曰祝聖道場扁曰肅容爲更衣處十八年知縣劉富春創樓拜亭三間至三十七年頹圮知縣徐純大加重修至萬曆三十七年知縣熊德陽遷寺於東郭外賓曦社學之左筱扁曰延壽寺後座爲觀音堂知縣陳京瑩建閣曰祝釐觀

閣坐大士於其上甲午西寇毀樓板窓櫺城
守王虎捐貲修復煥然一新有碑記

東洲寺 在縣治東郭外以鎖水口本縣滄溪水自西而東一瀉千里堪輿嘗病其空虛下流無底適邇年水起一洲肖魚遊水上此天造地設以阻水口也明嘉靖三十九年通邑紳衿里老具呈本縣徐純敎諭管維乾訓導黃淳典史黃崑各捐俸及鄉紳士民各捐貲鼎建將治北延慶寺折去改名于此有進士麥而炫舉人羅煥章碑記

延祥寺 在塘華都宋至通二年建舊名尚安寺久廢知縣徐純悄俸重修凡公差往來本邑者停宿于此地方無寄宿需索之擾民咸稱便

山臺寺 在文儲宋景定二年建明嘉靖二十一年遷大平邊檢司于此萬曆間復遷司于都

國朝康熙六

德慶州

光孝寺 在州治西 **香山乾明寺** 在州城西北二里香山之上李贄有詩

封川縣

光孝寺 在縣治西五里

開建縣

元福院 在縣南一十里元時建

高州府

茂名縣

觀山寺 在府治西門外鑑江之左觀山之巔

白蓮寺 在城東三十里

寺在城北五十里仙山上

高昇發祥寺 在城外佛祖巷西南有宋太宗御書藏焉

在河西十里

電白縣

安定菴在望海樓前　化成菴在茶亭後　水月觀音菴在三尖山寺在得善鄉　橋尖

化州

昌化寺在下郭河邊　光孝寺在州城南宋紹興中建　元妙觀在州治南宋時建明洪武二十年重修

石城縣

鎮龍寺在西關廻龍嶺下

廉州府

合浦縣附郭

東山寺在府治東一里即南越昌符間所建靈覺寺故址日久圮壞明萬曆二十九年本府同知涂巍重修　淨行院在興廉村今廢宋蘇軾南謫宿此　元妙觀在府治南城內朱元祐四年建明嘉靖十七年知府張岳以觀地易爲游學移觀於海角亭左後改復故處孟公祠前大學士彭時爲記

欽州

崇寧寺在州東門外舉通坊舊儒學之右明正統五年守備程暘建嘉靖二年提學魏校拆改淫祠以其地爲社學　元妙觀在州東門外明正統十三年都指揮于羽建

靈山縣

大雲寺　在城西北明正統十二年僧興寧募緣建久廢成化九年僉事林錦重建以爲祝聖之地修葺重新泗州寺　在縣治東宋泰卿白沙村六峯觀　在縣西一里可百丈四週皆石壁中空而平嘉靖二十一年齊人劉元清募化重建前小巖教諭吳道子刻觀音像于其中現今修葺

雷州府

海康縣　附郭

天寧萬壽禪寺　在府城西關外唐大曆五年建舊名報恩寺宋蘇軾渡瓊寓此愛其幽勝題萬山第一四大字於門宋南渡李綱亦寓此宋末毀於兵火元住持僧石心重建明洪武十五年重修成化間郡守魏瀚以殿後雷音觀堂圮改建懷坡堂郡人羅璋記弘治丙辰太監陳榮捐貲復修左右翼兩樓懸以鐘鼓山門外豎石坊勒東坡四大字於扁寺後有一覽亭歲時祝釐咸在於此明末傾圮　國朝順治十五年知府陸虎改建尋壞康熙十年知府吳盛藻捐貲重修加以潤色叢林迥靜山環水遶亦郡之大觀也

廣濟寺　在雷廟之東府城西南八里五代梁開山僧了容創建初名廣隆壽改今名嘉靖元年詔毀淪祠慶開元年詔復教明洪武間僧會坊惠開元中建因名焉上有石塔高五丈餘宋末寺廢元天曆間重修今復圮惟塔巍然屹立堪輿家謂文筆峯本此

遂溪縣

湖光菴　在縣城外宋僧琮師孫氏禪練創建元至大間孫裕等塑佛像三尊孫圭等捨田爲

供所洪武開知縣張昭重建

孫希武爲記詳見湖光巖

通濟菴 在縣南八十里莊家渡本莊氏地宋咸淳開僧劉宗成建陸仁水記故菴因橋名後毀於劫火明洪武五年僧無量重修正統開鄉人又修建正德開宗成之後劉佐等再建

徐聞縣

圓通寺 在縣東澄清坊宋紹定開建歲久傾圮明泓武二十年主簿彭用乾爲多火災伐石砌塔七層於寺以鎮之

廣德寺 在縣東二十八都永樂開梁傳敏重修

元至正甲午僧德璣重建王景賢記平章閭里吉思福曰廣德寺

崇眞觀 在縣西登雲坊宋二十三年知縣蔣生雄重修正德庚午知縣汪澤重建有記景定閒建明洪武

瓊州府

瓊山縣 附郭

天寧寺 在府城外北一里宋時建初爲天南寺元更今名明洪武癸酉詔僧錄司以無名菴堂歸併一寺因拆天寧堂殿宇于今基建兩廊爲普巷六祖等堂丁丑指揮桑昭捐貲重建二殿三門其寺內佛像係各處菴堂所歸併者一應扁額告敕諭趙謙書郡邑迎詔習儀皆在於此永樂閒知府王修扁其門口海南第一禪林正統六年韓雍八年知府程瑩闢地爲觀音閣及大雄寶殿暨諸樓閣法藏僧舍齋堂御史堂舟記成化閒僧普明重修二堂及外門知縣陳暉記正德丁丑僧善慧重修萬曆戊寅唐守可建亭於正殿乙巳知府翁汝遇重建萬壽亭僧普宥募修正殿尚書王弘誨有記設僧綱司眞祐捐貲重建正殿在本寺內住持原有寺田三十六丁**普明寺** 元至年辛酉文宗潛邸于城南創觀音閣及還戊辰郎位賜名大興龍普明禪寺置婢選提點所設官六

員命翰林撰記三清觀在城外北天寧寺左宋名天慶觀錫重建知府王修扁曰名明永樂癸巳照磨廖均
國朝康熙壬子年道士石瓊臺仙境中設道紀司
金粟菴在金粟泉上明萬曆四十三年知府謝繼
田入祀西竺菴在北關外眞如菴在郡治小西門外海口觀音菴
在海口所南門內萬曆間鄉人募化創建

澄邁縣

永慶寺在縣治東宋時建輯瑞菴在縣南
明洪武初重修元妙觀四十里

臨高縣

永興寺在縣西宋時建
明洪武中重修元妙觀

文昌縣

紫雲菴在城南紫貝山上象山菴在城四十里鄉
紳林有鸞建樂籟菴
與象山菴溪相對僧體空建

會同縣

魯林禪院在馬嶺國朝康熙癸卯年募建三寶菴國朝康熙九年知縣曹之秀集訓導梁英裘捐創

儋州

開元寺在城東在城西三十里宋時建元重修謝延玉記三清觀在州東南

昌化縣

寧壽寺　在縣東

萬州

天寧寺　在州城西　元妙觀　在州城東　慶觀元改今名明修　海雲

菴　在州城東

陵水縣

雙容寺

崖州

天寧寺　在州城西俗呼爲銅佛寺明洪武間千戶朱旺移建於此有碑記見存　元妙觀　在州西元時建明洪武間千戶洪徵重修

論曰禍福之說易以惠民君子明知其非而不能變其俗此孔子所以亦猶鞍也今海內鼯邑輪蕞梵宇擬於王宮而　聖廟宮墻多不蔽風雨世之縉紳士夫語以禪院修創則題助欣然語以文廟振興則攢眉袖手又何惟蚩蚩者聽其顛倒也說者謂寺觀日盛緣禍福之說誠足動人耳使宣聖而能禍福於人安知奔走崇奉爲峻宇雕墻者不與二氏並哉或謂布長者之園金則可爲福

田之廣種不知吾儒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易曰
積善餘慶詩云自求多福者果何說也或又爲之
解曰頂禮瞿曇免墮地獄不知吾儒戒愼不睹恐
懼不聞推之事親敬長忠君信友廣之欲立欲達
求仁得仁生則順而死則安是故無天堂則已有
則君子居之無地獄則已有則君子不入又何必
削髮披緇黃冠出世去君臣父子之倫事虛無荒
唐之說以求解脫耶所以傳奕之論獨擅千古自
唐而宋能言距楊墨者則韓昌黎一人至明而魏
莊渠毀淫祠粵俗幾於一變近今則廢者興類者
舉矣夫堯舜之世不聞佛老而天下未嘗不治故
先王禁游惰懲奸詭民不務本力田者驅而之南
畝作奸犯科者罹之以罪罟而邪說不得以誣民
今之僧道游惰所托足也今之寺觀逋逃之淵藪
也其間陽斷肥甘陰饜口腹者有之口誦楞嚴心
懷忌刻者有之甚至沉湎酒色夢遠青樓不知修
行爲何物者比比矣嗟乎佛老之教叛於聖道今
之僧道又叛於佛老其有名山邃寂閉戶焚修遵

守二氏之教者殆亦萬中之一而已故城市鄉落寺觀之設不過養此游惰哺啜之民究何補於世教吾謂爲上者苟汰不急之寺觀以爲民居蠲無益之寺田以爲屯田驅未老之僧尼諭令還俗以爲匹配將見生齒日繁軍需日裕風俗日正矣

新寧學訓導林觀承
番禺學教諭吳慶元　輯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六

僊釋

粵放堯舜相傳以來聖道而已無所謂異端也自老莊流爲楊墨楊墨流爲僊釋而二氏之學幾與聖教列爲三焉嶺海方徼二氏晚興而朱明一洞曹溪一水毋爲采芝卓錫者所托足以致丹詮梵唄瀰布里閭精舍眞宮遍居名勝韓昌黎謂孟軻闢楊墨功不在禹下惟高明者姑採其清虛之致以潔身毋鼓其誕妄之說以惑世可也作僊釋志

廣州府

隱傳

周浮丘公 靈王時僊王子晉上嵩山後適羅浮得道因名其地至顯王時五僊手持穗一莖六出乘五羊異色如五方遺穗廣人昇去羊化爲石遺

秦安期生 琅琊阜城人賣藥東海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帝東遊請見與語三日夜異之賜金璧數萬出阜鄉省置而去報以赤舄且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帝卽遣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其時齊人李少君者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遯世之術未成而病遇安期生與神楼散一七服之卽起遂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行西遊玉門周流五嶽數十年後遂飛昇而少君還臨淄市亦壽數百歲俗傳蓬萊山三

島浮山其一也安期生在羅浮時嘗採澗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澗爲飛昇處云

桂父 象林人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嘗服洼及蔆桂採諸貢隅之東後山遊者間一與遇云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九焉

漢東郭延 字幼平一字延年山陽人秦時隱居增城山數百歲愛醬精神不極視大言常服靈飛散自云得之李少君少君照小物見其采色通知人死生又能役使鬼神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遂詣崑崙山仙去

姚俊 字翁仲錢塘人少爲郡佐負笈遊太學明經術災異爲交州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中遇東郭延師事之授九精煉氣輔星存心之術及神丹刀圭服之成道

王遠 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累遷至中散大夫博學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通知天

下盛衰之期桓帝嗣位聞之連詔不出使郡國上
載以至京師召問不答乃題宮門板四百餘字皆
說方來帝惡之同郡故太尉陳虬爲方平架道室
旦夕事之方平在虬家四十餘年後語虬曰吾當
去矣明日中發至果卒虬知僊去日先生拾我矣
君當當山往來羅浮及句曲惟乘一黃騾十數侍
者山海神當奉迎拜謁常冠遠遊朱衣虎頭鞶囊
五色綬帶劒人多見之漢末衡山張正禮者受方
平虹景丹法患丹砂難得去廣州爲道士遂得內
外洞徹兼修守一之法僊去颺室爲上僊

董奉 字君異侯官人吳先主時士燮爲交州刺史
得毒病數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以三丸藥與
內燮口中令人舉其首搖而粥之食頃燮開目動
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
語云初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爲衣人來收之將
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才獄獄各一戶戶纔
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恍惚聞
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士燮急開出之聞人以
鍤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
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
既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惟啖
脯棗少飲酒一日三爲君異起樓亦爾一年求去燮留之不
時忽如飛鳥到座上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惟啖
許問曰君欲何之當具船君異曰宜得一棺器耳
燮即爲具之至明日中時君異忽燮使人殯埋
之七日有從容昌來見君異曰謝士侯好自愛重
燮乃開視棺中但見一白畵作人
形及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

甘始 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依容成
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効治病
不用針灸湯藥自言嘗與本師姓韓字雅於南海
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在人間三百餘
歲乃入黃
屋山仙去

吳盧眇 爲廣州治中有僊
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化爲白鵠迴翔閣

前司威儀者石嶷之異刺史步騭惡之以狀聞孫權命誅之後騭門忽有字曰珠門國難存無財年欲知此書盧毓還削之隨削字更生後騭子闡果族誅乃知珠即誅也

晉鮑靚 字太元上黨人漢司隸宣之後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曲陽李家九歲墮井永尋訪李氏推問皆驗靚性清慧通經史修身養性不犯蠕動聞人之惡如其家諱明天文河洛書人多師授之太興元年遇陰長生授以神丹屍解之法後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取白石煮食之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見二人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竟天飛機尋誅永靚以女妻葛洪洪居羅浮靚晝臨民夜嘗往來山中與語或達旦騰空而去人見其來車馬獨雙燕往還惟而候之則雙履也後還丹陽百餘歲卒于石子岡蘇峻之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左右有兵馬聲乃驚走賊平後收刀復葬之

劉高尚眞人 不知何代人嘗於雙髻峯造石壇高百尺爲趺坐之所左右生竹葉符可鎮蛇虎壇址至今存

唐木鄰子 不知何許人絕粒修煉于西樵山之金釵岡世傳其白日冲舉今丹井尚存後有稱紫茹烏利道人並脩煉此山遺跡在焉

軒轅集 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仙集以山人進宣宗即位誅趙歸眞遂流集於嶺南因居茲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蛇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盤中有酒瀝瀝而出麴蘗之香略無減嘗著太霞玉書十二篇後宣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召致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禹

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況長生久視乎及退
又以金盤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
皇帝安能更使集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
令速至及玉陛謂上曰盤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
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
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青鬢朱脣忽變爲老嫗鬢髮
皤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卻復故京師素無荳
蔻荔枝花上因語及集神出之二花各數百朶皆
連枝葉鮮明芳潔如新折者又嘗語柑子集曰臣
山下所植味踰於此上嘆曰朕無緣得矣集收御
上食而甘之又問曰前碧玉甌覆以寶盤頃得柑
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第一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
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
爵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能以桐竹掖滿手葉
囊探錢以施貧者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
悉成錢每見其一布囊忽失所在中使惶恐集已
歸羅浮矣初會昌中釋門沙汰僧道遙同其徒數
入山投誠以遊歸俗之後以雄黃數兩奉獻轍

希丹藥集愍而允之遺丹二粒云可過兩甲子道
遙俱之歸蜀自王衍變故後殆一百二十四歲云

劉瞻小 字宜哥桂陽人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
居見瞻異之於是隨入羅浮無巾裹髮角
布衣事道人瞻兄瞻性務榮進瞻曰瞻不第
則逸山野兄弟則勞於塵俗矣後四十年當有驗
瞻曰神仙遐遠難求泰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
思凡易致瞻舉進士官至宰相咸通十一年以言
發罪謫嶺南行次廣州泊舟江濱忽有鬆角布衣
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屨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
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以對瞻迎見
之乃瞻也貌尚二十許瞻以衰朽爲逐臣悲喜不
勝瞻慰之曰自爲兄弟手足所痛今隔四十年矣
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
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非復可望也於是
同舟共語一夕失瞻所在後人於羅浮有見之者

何僊姑 增城民何泰女也生關耀間性靜柔簡澹
所居春岡與羅浮山望嘗告其母曰將遊

羅浮父母惟之爲之擇配親迎夕忽失所在明日惟餘井側一履頃有道士來自羅浮見僊姑踏麻姑石上謂曰而之增城屬吾剝收拾井上履鄉人以爲仙姑生時頂有六毫居地產芝毋嘗夢異人授服餌法久之覺身輕往來如飛遂辟穀唐天后召赴闕中路失之覺身輕往來如飛遂辟穀唐天后寶九年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有僊子縹緲而出道士蔡泰一識其爲僊姑也大曆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暈上其事

盧眉娘 生而眉綠人呼爲眉娘順宗朝南海貢之京師稱北祖帝之齋幼慧悟能於尺絹繡法華經字如粟又能以絲一縷作飛僊十洲三島臺殿龍鳳之象每日飯胡麻二三合順宗異之名入宮謂之神姑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賜金鳳環束其腕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大師後數年不食尸解香氣滿室將葬舉棺輕及徹其蓋惟存舊履而已其後有見其乘紫雲於海上

五代黃步松 隱身不仕嘗修煉山中遇僊點悟丹成羽化而去後人名其所居曰遇僊洞

陳代仁 連州人鬻薪以給養二親一日遇道士於養通靈與一合封識甚固令卦於市休咎百中時山下祠與山頂僊壇十里而遙每日鐘並鳴皆代仁自擊後樓白鶴山不知所終

宋安昌期 恭城人隱清遠峽山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以儂寇之歎試者皆特試時昌期以布衣侍道士賜殘桃一日汝孝廉推恩三廣進士會預禮部試以事去遂不復仕獨與一童來廣州日曠山水間喜爲嬉戲小術開自山採藥還既而吐視於人其津膠藥如膏人或與之處多見其通夕不寢復指其童謂人曰他日吾與偕隱其後治平乙巳攜此童來中宿峽山廣南路慶寺自言其爵里姓名又謂寺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與俱往數日不返寺僧意其爲虎豹所食求之莫知所在惟石室開有詩曰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

修煉於紫霄圃中既老而皓髮朱顏狂吟自樂一日忽失所在其時弟一百六十餘歲矣有詩傳世其最著者擬答呂洞賓并山居六詠所居有彈琴軒臥雲軒君馨窩洗硯池煉丹井皆其遺蹟今子孫展墓滌祭器金盞沉海卜之曰獲舟旋甘竹灘遇漁人舉網得巨魚市而膾之盞藏魚腹尚書郎咸

陳仁嬌

南海人其父玳遊及寤每思舊業朝謁于帝遂有僊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衆降於廣州進士黃洞家掌蓬萊紫虛洞宋元祐中遊東福阜與鄉民方堂同道院於山陽踰年羽化石上有足跡存焉

元毛冲道人

元至正二年遊赤山因建道院於山陽踰年羽化石常夢爲迫逸

黎耕叟

字永堅順德人官廣州路權府發著神靈祈禱輒應應墓葬大坑山永樂二十一年子

山余暫隱人莫擬彝齊後昌期筆然後知其得道也曲江守張昂爲傳其事

崔羽

字紫霞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學道紹興間遊羅浮初不言其年朱顏方瞳舉止朴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中所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遇修醮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追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焚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橘花渡見其東歸

陳儻

字恆倜其先居閩祖瑞操馬涓榜進士官至大學士建炎間儻官循州僻始隱居莞亭頭築釣鼇臺脩煉海濱號稱鼇逸後得道僊去進士應辰紀元嘉言鄉薦庚戌建等其裔也妹十孃十五孃與姑俱爲神稱陳家三位僊姑在天妃位下泉州有廟小兒啼叫不止者置廟中輒嬉笑云

羅務光

名寶珍南海大良人生有異質恬澹脫畧天人之學靡不淹貫及冠而有子遂棄家

卞榮作掃墓異感紀奇其事勒於石

明簡雲顛 不知何許人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驅役百鬼與人遊蒲澗病日色太炎謂曰鄉無苦吾能令雷師張傘護卿即暝目為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以旱請禱雨則為壇箕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簡師汝何以贈我則曰贈以雷公何如因以指畫其掌使緊握曰望某方放之如其言則震雷轟然矣廣城北二里有一女病魅簡視之老龜作祟爾因曰昨過一番蠻侮我當使此蠻奴捉之即呼叱四指須臾一番人擁陰颼踰垣而入手持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昏仆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儒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而龜已亡其魅遂絕

金蟾 號西川東莞人少不娶從白沙先生遊以詩答先生云獨坐桂花邊清香杳杳然夜深山寂寂明月滿西山久之棄去披髮兩肩獨居一室不與人接常跣足冬夏惟單衣臥榻蛛蝥塵積僅能容身或試以金錢置經行處輒迂步去縣令孫學古詣其廬遍見之瞪目而視人莫測其意年八十餘卒嘗遊廣西寶林寺作詩云寶林之水似曹溪今日傳來轉到西自古一花開五葉到頭結果要人為

梁可瀾 字元叔順德人博學能詩性躭出水隱居羅浮慕葛稚川修煉故事自號三十二峰太狂長嘯僊署邑令連公繼芳高其人常訪諸山中訓和竟日所著有狂僊詩修真要語行世卒年八十顏色如生舉屍入棺輕若空服人皆異之葬白鸞峰其後十年其姪永楚遇一黃冠踵其門曰太狂僊約返羅浮果行否言訖不見人益信其為僊矣子夢陽工詩畫篆法為諸生亦不求仕進

宋九僊女

韓氏之族生女皆處子曰信貞慧修貞守貞慕貞靜貞潔貞妙貞清貞常貞靜室養蠶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往市遇暴風雷雨奄至陰晦採桑遇暴風雷雨奄至陰晦採桑避之忘歸其夫道入巖避之忘歸其夜半鄉人共聞樂聲從西北來自雲中降於巖次早過巖見諸女衿服若蟬蛻然身已去矣惟有一詩於巖壁云共作雲僊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鄉幾年身其父母俱往視之巖已閉矣號哭莫追有女巖內乎其父曰母憂我汝當爲土地神至今韶州有韓家土地之名鄉民遇旱祈禱輒應凡祈雨先日巫師焚牒次日詣巖前俟其蜥蜴大小數十旋遶而出巫師輒一二置盤水鼓樂導歸雨立至無不靈驗云

范嵩

大陂人年二十二歲貧不識字因土名牛特水湲險嵩日修路過二人身之過水二人以一丸與嵩吞之縣是開口成章常自吟云幽林獨悟少人知散步雲霞道幾遲世界眼前惟我識道

遥墟裏作孩兒文云烏啼花落一天機落處啼聲甚可思秖是都忘花鳥相天機端的在斯時詩甚多不盡紀後往羅浮不知所終

南雄府

秦二女僊

飛昇處名僊女巖在城東北一百里杉檜翁蔚石泉潺湲巖石僅容人入中濶丈許有二僊像偶劉時邑人曾得六孔金鐸煉藥鐺各一

晉葛洪

字稚川東晉人嘗棲玲瓏巖煉丹弟子黃野人隨之洪既僊去復留丹於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爲地行僊至今丹竈杵臼巖內仍存成化辛丑郡守江公璞記畧云始興南去十里許有山屹立平地中草木皆從石罅中出高可數十丈廣可數十畝峭拔奇恠巖洞虛明大小不一莫可名狀世傳葛洪煉丹之所又廣府郡守戴公科記畧云玉龍巖之北有幽竇焉宵宵然不

敢入必秉燭不可直抵其奧有丹竈在焉世傳爲葛稚川燒煉處

江遇僊 原名必逢清化律水鄉人嘉靖間嘗牧牛於文獻書堂上忽一日遇於山上見一亭中有二人對奕飄飄然欲僊光景逢知其僊也因進而禱曰願有所求二人曰汝何求逢求壽併求每歲收穫豐稔二人笑曰欲壽則予以百豐稔則自有主之者非可以私與遂於山上隨取二員石賜之且命之置於棲棡中管畜養茁壯不染時疫後必逢果以百歲終其家蕃息亦果倍於鄉人故時人不呼其江必逢而竟呼之爲江遇僊云越戊于巳丑山寇猖獗其家逃避二石竟不知所云

羅齋 邑人自少不御酒肉端毅寡言素有道行靜處玲瓏巖嘗載米數升趺坐旬日其米仍在及丹成遍辭里人曰若某日者吾與諸君永訣期也請積薪以待至期端坐經不輟越次日有里人自回經筒論此一條與徒

宋古成之 初赴南省道由潭州遇異人韓泳以長生術邀之使勿行成之答曰家寒親老期得祿養長生非所願也泳笞曰子志誠可尚但恐轉汨塵土爾是歲省試報罷再至京師復遇泳於閽闥外握手謂曰公此行終前數日漢州有衙吏自青州致書來覽之乃泳筆也即酬飲累日不臨政索詰大書一詩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漢州謁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

惠州府

秦霍龍 龍川人秦時避亂卜隱太乙山巖遇眞人授以金液還生丹後遇癆瘵人名傳于世後人名此山曰霍山

漢朱靈芝 其先宛人初無名字後徙北谷師事太素眞人以餌青精精日能九食亦能終歲不饑

人稱青精先生來羅浮修煉太清神丹日服一銖丙視伏氣者三十年因名靈芝復得玉珮金瑞之道禮華蓋隱元之星務魁步罡叱咤風雲攝召鬼神乃白日昇去治羅眞洞天其樓息處有朱子菴及朝斗壇

華子期　淮南人授隱僊靈寶方書於祿里先生一伊洛飛龜秩一伯禹正機一平衡方按合服之遂還少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僊去居羅浮受命治泉源福地

晉葛元　字孝先鄱陽人生八年怙恃咸失十三通古今見父手澤輒仰天號泣飛鳥爲之悽鳴悵然曰山川不改而吾父已返眞天下有長生不死之道何不脩之因道跡靈岳時欲辟穀採則辭曰疏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樂也豈以此易彼哉遁入天台赤城上羅浮飛雲頂煉丹得僊號葛僊公

單道開　敦煌人常衣畫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好山居而諸神見異形不爲動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石去當有大亂及道開南渡尋而鄴中大亂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哀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至石室口見其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日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其後道開之族女曰縣君生而穎悟聞言成誦嘗辟葷絕粒一夕夢異人授白石子數枚祝之曰啖可療饑久之能飛縣君遂吞之寤時體覺輕健辟穀數月一日忽聞異香襲人祥雲繞室竟飛昇不知其處題其壁曰

梁盧安定　人嘗爲曹掾棄去大滘眞人教以神丹浮居觀源洞尋藥修煉丹成僊去

梁盧安定　人嘗爲曹掾棄去大滘眞人教以神丹修煉丹成僊去名山採靈物丹乃可成盧自魯稽至羅浮居觀源洞尋藥修煉丹成僊去

王佐 字子陽太原祁人少學長生入鍾嶽遇武陵黃敬專行伏氣斷穀胎息內視傳授東郭幼平之道佐數求要言敬曰吾聞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眞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佐請不已敬乃授以幼平之訣曰天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翁習成赤重在焉持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逍遣三尸除疢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佐受而行之南來遯居羅浮梁河東王譽題曰梁盧王佐駕鶴驟鸞

廓僊 不知何代人在羅浮默修僊道而治田耕一日人見其騎牛入石遂不知所在有石洞在明福觀

黃野人 葛洪弟子也或云洪之隸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桂石間野人得一粒服之遂爲地行僊常人世或有遇之者於石巖間見一無衣而紺手眼異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振林木歌一詩而去至宋咸淳中有冠方帽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亦不言其姓名一日醉歸取煤書壁上渡海而去二詩附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雲意不知蒼海春光欲上翠微開一墮千仞猶愛梅花赤歸

隋元朗

不知何許人嘗學道於句曲得司命眞祕遂成地僊生於晉太康時隋開皇中來居羅浮年已三百餘歲隱青霞谷脩煉大丹自號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記及所授茅君歌又發明太易丹道爲寶藏論時弟子朱眞人服芝得僊元朗復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內丹矣又以古文龍虎經周易參同契金碧潛通祕訣三書文繁義隱乃繁爲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內視九年道成冲舉而去谷中有伏虎石

唐王體靚

亦名王野人初羅浮觀原未有室宇乃縫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止其下豺豹熊

象過而遇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墾田以供食無妻子少言語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居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尸埋于園中或云野人既去陳恆發其棺惟見空衣云

侯道華 芮城人初在河中爲永樂縣道士遊羅浮遇異人傳錄龍虎丹訣遂得道後入峩嵋山僊去先是永樂有無核棗蘇氏女子啖之遂不穀食邦老後經亂離莫知其所在而道華亦得啖棗之云

羅萬象 不知何許人精易學明天文布衣遊行天下居黃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愛石樓之景嘆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煉丹於此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飡霞服氣十年或出遊增城泉山布水之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人或不食則數月不饑

日行三四百里奔馬莫及後歸石樓菴竟不復出

許碏 自稱高陽人舉進士不第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茅山天台委羽武彝霍童羅浮無不徧歷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裒帽山尋偃月子到此觀者異焉遊廬山嘗酔吟閬苑詩好事者書山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狂之日我天僊也方在崑崙枝作花舞上酒樓酔飲而去詩附閬苑花前是酔鄉蹈翻王母九霞觴群僊指點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

申太芝 字元芝洛陽人其母楊夢芝而孕故名垂拱二年生與元宗同日稍長去俗脩道嘗遊南嶽遇異人授金丹火龍之術遂能乘雲元宗感夢求得之召至京師命住元真觀神遊隱顯出入不可測開元中中秋夜元宗同遊月宮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宮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

甚設太芝引帝躍起烟霧上俯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僊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閒下見素娥十餘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樹下樂音清麗帝歸因製霓裳羽衣之曲天寶初奉詔祭羅浮山訪尋朱明洞道遇異人告以天樂甚異後應安祿山之亂所爲奏於凝碧池頭者太芝道術最高醮祭輒動風雨所著有服食要訣世稱天師又曰僊翁後坐妖妄伏誅道流謂爲兵解競傳在大朶湖山白晝冲舉先是侍帝禁中時張雲容稽首乞長生藥因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永百年復生當遇生人乃成僊道元和末太芝變姓名爲貝山叟縣尉薛昭夜行失道指路遇雲容墓相邁雲容再生乃知丹叟即申太芝也

徐姑僊 北齊僕射之才女也不知其所師奉已數百歲狀貌常如處子善禁咒之術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多宿巖麓林窟之間寓止寺觀一日遇數暴人狎侮姑輒叱之暴人怒欲加以刃姑笑曰我女子也棄家雲水不避蛇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卽解衣而臥遠微其燭明日姑策出山數暴人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曰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其人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異敬若神初不知其所自出唐懿宗咸通初因謂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歷仕北朝以方術聞陰功及物今得道故我庇其福亦延年長生云云

羅歸眞 不知何許人唐末爲道士遊洪都信果觀像有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寶護常多雀鴿糞穢點汚歸眞遂於壁畫一鷂以此雀鴿無復棲止後有人見

五代黃簡 不知何許人石晉時南漢據有百粵簡爲禎州刺史是時劉氏濫刑峻法簡乃棄官入羅浮水濂洞左築書院居焉亦自號曰黃野人嘗遇僊眞授以丹法修煉得道常服黃道衣繫皁

條腰懸玉瓢每投藥救病隨手輒愈成都有魚肉道人者生於宋大觀中兩手攣縮痺過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語動作知隱匿遇武當孫垣先生曰羅浮山黃野人五代時棄官學道宜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緣藤上崖見野人踞坐拜而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道人自此能食生肉絕興味語封逢眞先生

暨濟物 字子虛隨朱法師入太滌山辦垂象樓五間積書千卷以著述爲事每講貫元學聞者歎服錢氏王吳越欲爲賜度弟子對曰樂靜久矣不願有之每語人云吾不久往羅浮石樓矣一旦不知所之

宋藍喬 字子非龍川人母陳氏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一僊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有相者謂曰此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不足爲也自是求道書讀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謝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辭出一粒餽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眞氣噓治所成毋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復古遇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市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啜爾自沒於河吳汪目久之有瓜皮浮出颺迹儼然吳驚異往候其邸則已酣寢徐開口云波中選子食瓜久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請之後遊洛陽鬻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是底令人曳之無一破者諸人曰吾羅浮僊也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盡足浮風雲翛翛躡而上昇僊鶴成群自南來望之隱然聞空中笙簫之音徜徉久而下窺天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矣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雖仗圍墟墓閒哭聲如雷隱翁貴州人少孤落不群既長業進士不第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誚其癡笑曰終不以吾

癡易汝點後遠遊不知所之元祐中有命使羅浮見木嘯傲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乃知其僊也

石泰 字得之常州人初紫陽學於劉海蟾曰異日有脫轜解鎖者授此道其後紫陽以事坐黜竄經郤會大雪與諸故人也幸有因緣可免爲言而出之紫陽因憶海蟾所爲指也乃曰子平生學道無所得今以丹法授子泰遂苦志修煉道成作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於羅浮山

陳楠 字南木博羅人業盤纏桶頌言下超悟後遇異人得太乙刀圭金丹法及景霄太雷琅書以符水捻土抹人病輒愈人呼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擢提舉道籙院事後歸羅浮嘗用雷符以殺狐厭或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終日酣暢莫測所如閒之眷梧苦旱楠執鐵鞭下淵潭驅龍須臾雷雨作洪流湧沸舟不敢行楠浮笠而濟行飲管道上遇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復蘇遊長沙衝突節帥執詢送邕州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舍水銀越宿吐視即或白金楠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此見之者嘉定中在漳州梁山與一箍桶老子掎角入水而逝其箍桶老子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蓋水解也是日葛縣尉見於寧鄉所著翠虛妙悟集行于世弟子鞠九思沙鬻虛白玉蟾尤知名

朱橘 號翠陽安慶人寧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而娠十五月一日遇道人於門手持一物如橘謂曰食此子生矣母喜受之問名曰吾鞠君子也移時橘生因名橘聰慧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玉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化之妙無出此因往鞠羅遇道士手持一橘狀若風狂且行且歌橘拜之曰眞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事因爲之說月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故古僊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卽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橘恍然自升降離合悉從心起

失道人乃指前山大石約授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橘遵其教入皖公修煉道成還惠三載坐化於旅館明日復蘇越數日謂鄉人陳六曰吾當於縣前立化陳從其言用泥塑之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狠吏執發鞭之推見堆坭墮地而已衆方知其尸解時淳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也

莫道人 名洞觀容州人君羅浮石洞不知其年亦不言其歲數人自言少年時已見丰姿今不異於昔登山如飛與之飲食不辭或辟穀數日蕭然一菴常夜坐於飛雲頂有虎侍旁不去遣之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過輒遺以衣及瞻詩焉理宋末猶在

妙明眞人 吳氏本句容士人女寓杭幼遇異人得脩煉方不食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禮之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浹旬卽有金人之禍眞人

脩煉方不食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禮之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浹旬卽有金人之禍眞人觀書質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羅浮

任敦字尚隱博昌人 隱羅浮學道後宋元嘉中居茅山南洞行步斗之法及洞元五符能召役鬼神隱身分形常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歸善人也 君九龍山脩行不記歲月每杖屨出山一虎隨之或爲之負菜往返與俱人甚訝之既歿有葬賜者輒應山故有菴今廢矣

元譚公道者

張本正 龍川所千戶張廣之子廣無嗣禱于霍山夢弟八位戈伽羅漢降爲已子次年果生一子名本正長性敏襲職既娶生一子數月本正卽遘疾卒是日鄉人或遇本正乘白馬於途如平昔至地名張坊適邑人告老親提攜寡婦孤兒藍曰君何往乃有此囑曰馬道傍欹曲相敍本正袖出書一封再拜曰願爲歸霍山藍曰霍山咫尺路也張曰君至余家開緘

自悉之矣遂分袂藍到縣詢知本正其日五更永
矣驚惋之夜魂至其家尚未斂以書告其父閻之
果本正手筆皆丁寧永訣之詞有詩一絕云離郤
山門十八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歸路西山急
空桑塵埃半世
緣吁亦異矣

明郭脩翰吉之永豐人父益懋永豐諸生脩寓興寧
生脩翰母命爲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讀易
讀史手不釋卷市童衆咻之母肯廢自謂採給行
脩吾不如江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諸書賣卜于
市得數錢供母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子不及
粽迨五月三日其人怒反詰之曰吾粽入釜矣越
明日而疾作諸公常令乘傳入見張督府岳以司
馬入召征途過澄鄉名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
張聞之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
而僊但不得專敕王公日方伯例必列銜中丞無
一重貴何謂無敕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
大參民範乃言其旬日必及禍藩臬

諸公聞之譁言候屬纊期丘怒欲罪之以出陸明
下姑遣人守之使不得逸去如不驗當箠亦至期
丘果蓋棺貳守莫同白
翰言一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若持左券然庚戌
六月脩翰病矣鄉士大羅俶問之脩翰曰而命當
先我亦猶來問訊耶初三日羅無病驟卒脩翰自
知亦期云我六旬有六月六日無生理果然

潮州府

宋交阯道士

金山上有交阯道士近百歲渡海船壞結菴於此養一雛大如倒掛子置枕中啼即睡覺又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出戲衣褶常題一詩云流動乾坤影花沾雨露香自雲飛碧漢元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若有龜魚呈瑞氣無勞汙禪寥脩惠洪見之歎曰公小國中引道師也後莫知所之

軍校鍾英宋熙寧中郡遣軍校鍾英貢方物於朝殿後有神像十二銅輥一錫汝奉歸潮陽東山東道經雖陽縣遶許遠廟是夜夢神告以岳廟之左大石屹立於其上下建祠英歸如其言置之俄而立化自後數見元旌雙出僧白之有司乃移寺以宅神事聞賜廟額曰靈威追封英爲嘉祐侯云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東郊少遇異人授祕術得遁甲法亦粗知書家故貧業屠自汙口不言技術時或露一二不終隱也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城久廷新以遁法解其圍練廷爵侍門下祭旗旗不開反告之廷新示之曰衣麻婦午過子之門且大喊者三祭則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練事之不虔竟不得其傳後亦窮其梗槩善談兵事陳秀錦者祝令之隸也善事官金多小心事廷新遂盡傳其秘祝去推官王燦署縣捕陳下獄陳不踰垣而風遁王得其故併執廷新廷新曰是日不利見大人取二揷之父子坐于肆人過其旁無所見也越數日曰今日利見出門懷龍眼三顆露臺下官亦無所見迨吉時鄰龍眼于前官乃見之廷新云當一百二十日可獲王驅之就道不得已諭其子曰木及期吾不往汝姑往以燈草七燃于七炭之上不焦曰汝第往可無禍時陳源子果無所獲廷新如期往果獲之歸于官適一百二十日羅時雍欲爲傳其法置酒邀之以指一奇中僻居道人設醮歸廷新遇其鄉人往候之以竹葉潛揷道人門而入惟見百雀飛帳中而不見道人曰黃先生偶呼其子曰吾壻子果無所獲廷新遍汝矣往訊之子云丘昨之夕觀戲劇于南郊何以汝廷新曰南郊正丘氏汝所也無不驗者其性剛落魄不檢不輕授法於人或呼爲黃先生則箭首不應曰吾屠子也能自藏用竟不及於禍嘉靖初汝年幾七十

肇慶府

晉張邕字彥高封川人仕齊爲司空以諷諫不從遂弃官入長沙溫泉山築家茹素誦大洞眞經二十年不懈適有人持藜杖踵門謂之曰吾葛洪也奉帝命授子丹訣宜力行之待功圓滿日再晤邕自此學漸精進梁天監二年秋夜聞空中有詰旦可攜家登山上語厥明從之留一婢盧瓊守舍忽有羽客身疾癩瘡至問司空何在瓊曰登山去問酒何藏瓊指其處羽客就之倒甕中酒澡其身罷復納諸甕乃去致語云司空歸道葛道人過訪少選邕歸瓊具言邕趨視其酒聞異香滿室遂呼闔家人皆飲瓊親其澡狀故托病謝之邕飲罷乃冰浴更衣召諸弟子曰吾今別而儕赴上帝召也言訖詳雲繚繞空中擁鸞鶴下舉家驟之上昇來瓊守壇不得與俱

唐徐女　四會人未嫁而夫亡母欲奪其志遂潛遁貞山絶巖人所不至蓺蔗芋蕉竹自給親黨求之莫知所在人以爲僊去時聞鍾磬聲唐天寶中有梁進者樵於山忽見棗樹大數圍懸巨鐘進撞之聲震山谷亟歸以告又云壇石如壇側有竹凰至輒掃壇石之上其半有土壇前有池禱雨輒應

文氏女　四會人世稱爲貞烈僊貞元三年父母許鮑氏子未嫁而鮑客於虎乃歸夫家服喪三年奉其舅姑甚謹父母欲奪其志遂潛遁貞山居於絶巖蓺蔗芋蕉竹以自給親黨求之莫知所在貞元十七年高秋九月天氣澄徹俄有異雲起山西南遙望杳靄開幡幢華蓋磬擁一婦人而去僉謂文氏登僊鄉人構祠水旱祈禱輒應宋紹熙閒邑主簿陳公有記載藝文

明林癸午　不知何許人年十餘牧陽江北實中爲人牧監每出牧止以簫管一枚箕倨自適牛有逸者取簫畫地中牛不敢踰晚歸所吹簫束高筐中筐俯地受寄若有神伺之者既長午乃忽習

巫求神治病應口而愈河畔一巨石狀如犬午每浴必治嘯其中或至移日忽一日謂其徒曰余當以來日昇矣其徒咻其詐比往候之迄不見人傳與石俱飛東事在萬曆初年

勞眞人 名勳四會人年二十二妻沒不再娶乃學道教遂精其術治邪魔符咒立應言吉凶皆驗及卒鄉人往往遇于途共語無異平生弟子私號曰勞眞人

高州府

晉潘茂 潘州人永嘉中入山遇道士奕棋立觀久之道士顧曰子亦嗜此否對曰人猶蜫實出似鴈行道士可其說因曰子頂骨貫生命門輪齊日月胸血未滅心影不倒不疾之丹後於東山採藥煉則可輕舉授以黃精煉丹上昇之日雞犬咸隨

毛方 電白人自幼至老色如渥丹能預知陰晴歲時豐歉常以告人無不左驗一旦隱迹不知所之今縣東毛山即其隱處也

明吹角老兵 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年代姓氏一日於電白城樓題詩云畫角吹來歲月深無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翠竹青青何處尋後不知所終

廉州府

宋李受 不知何許人隨主赴五開倉大使未幾主卒于官受負骨并送主母還鄉過鄱陽遇風爲同舟所覺欲棄去受之投岸艱苦萬狀問途歸葬爲人傭織供奉主母終後入羅浮山訪仙數年坐石而化

劉遁 爲道士丁謂在洛有僊遊亭及僊遊崗景趣瀟灑遁與之往來作詩贈云屢上遊僊亭上

酔僊遊洞裏杳無人他時駕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謂初莫曉其意及謫崖遇之於雷始悟遁爲異人謂復與之詩曰昨日又重來莫道崖州一萬里今朝須盡數千盃遂泛舟共飲曰今日成子詩意矣

瓊州府

宋白玉蟾　字如晦本葛長庚變姓名世爲閩人以祖任瓊而生自號海瓊子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之術常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翠虛解化于時瓊乃往還羅浮霍童武彝龍虎天台金華九日諸山峰頭跣足一衲敝甚而神清氣爽與少年無異嘉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善草書書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開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大雷行諸階法攝都天大雷霆工畫者不能及授上虞籙祈禳輒應常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驚達旦已在水上後至臨江慧月寺飲酣神出詩與諸從遊因躍身江中衆呼援溺玉蟾出水面搓手指之而沒是月又見於融州老君洞竟莫知所終所撰有羅浮山志

雞窠小兒　瓊州人李員爲承旨太平興國中奉使過海至瓊逢一翁自稱楊避舉年八十邀員見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梁上雞窠中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吾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年朔望子孫列拜而已其

王肱　字君輔家居儋城百三歲猶童顏人呼爲百歲王六翁世傳天文占星多驗蘇軾重之摳衣厚一日沐浴整冠賀折曰密折彥質謫居亦與之夜來觀星象公當丙遷果會赦移郴州後以占星圖授一室女爲燈花燒沒

白雲片鶴　金明縣人爲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宣和初遊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

與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絡與五年爲相有重名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

明周思仁 宇愛卿本瓊山庠生精於易學常君書舍有異人敝服垢面就思仁丐食數來稍暱近之一日欲求宿館中思仁無難色至中夜其人忽形神爽變衣服珍麗召思仁謂曰吾儕人也感子相遇厚今有異術當授汝然未可以語儕道也因取樹葉書字示之云豫日上天君須記此年入室君自言未濟始到坎離宮既濟乾坤爲侶終且戒之云吾去愼勿追不聽吾言則有禍言畢出門其行如飛思仁追之果顛踣而返因潛脩其術遂能前知休咎以符咒治人疾病輒愈或今人取雜物爲九入口皆成香氣或以簪珥化爲虫蛇蠕動如生大率類介象軒轅集云嘉靖丙辰來遊省城人爭求識之坌不可解倏有大蠭集人衣領衆乃散去歸瓊山一年竟卒能逆知死期或謂思仁

於族人郎中世昭者得異書讀之遂盡其法然爲人謹愿似非欲售其術者年僅五十餘告異人所謂未可以語儕道耶

釋傳

廣州府

晉三藏法師 曇摩羯賓國僧也安帝隆安間至廣於城西虞翻苑創梵刹曰王園寺宋永初開有梵僧求那跋陀羅三藏飛錫至此觀茲地之勝復依寺右創戒壇立制止道塲懺曰後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

支法防 沙門也哀帝時人同袁宏登羅浮山尋單道開石室見其形骸如生燈花瓦器存焉又有迦摩羅者梵僧也以太康二年自西竺來於城中建三歸王仁二寺今其故址猶存

躍作禮而退

唐志道南海人嘗持誦涅槃經請析疑義能爲發明色身法身眞樂利那無生無滅志道大悟踊

元慧者嘗至羅浮後居連州寺韓愈時爲陽山令重其戒操贈詩云前年征羅浮步憂南海濟大哉陽德盛榮茂恒西春鵬鷽墮長翮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群官請徒頻囊無一金資翻外郎王仲舒貶連州司戶參軍甚敬愛之日與之遊稱爲慧師以嘗遊天台問焉羅浮然海嶠隔礙四鼓後日光乃發不如羅浮之勝也後復遊九疑上衡山涉瀟湘洞庭絶無資裝猶往瀰厲蓋高僧云

黃雲元禪師者僧一行弟子也一行嘗至新會主峰結菴居之弟子從者五百餘人雲元爲座首初開堂以手撫禪床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邪如不識者玄僧升堂拈出乃曰觸目未會無臨機何不道又曰觸目未會無臨機道甚麼於是多有悟者

歸南者姓黃新會人生唐開成四年性慧幼牧牛遇旱語父老曰能以角黍相惠乎當報以雨如其言果雨自是即以禍福其應如嚮因以僊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指道北大都山開其行前知萬事中和九年九月往則削髮趺坐而化兄斗南曰能從我發高乎既僊者歸南洞里人生跌坐而化鄉人飾其像奉之祈禱無不感應

雲門文禮姓張蘇州人傳法于雪峰義存機鋒峻潔應答每禪流輻輳參請大寶一字脩行雲門時雖分裂而中一日發足而化

宋杯渡禪師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嶺州不脩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於時寄宿一家有金像一窺而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杯渡餘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輕疾

貞侯禪師初住舒州上元死祈寺梁普通中清遠峽山有二神化爲居士夜叩禪師曰峽一道場師君之乎師許諾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啓戶已徙置峽山師乃說偈曰清遠清遠上遊吾欲建一日此殿飛來何不回去忽聞空中曰動不如靜郡已上其事賜寺額曰至德其後唐開成西域僧金剛僊者來居峽山寺善梵咒困鬼魅縛蛟螭振錫一聲召雷立震

寶公道者增城人少出家宋皇祐閒削髮于明山寺癩齋妬衣敝服主僧病其不潔每赴齋輒扃留于寺及至齋所寶已在坐矣寺隔毋家一江來往視養寒暑不輟毋疾往府城市藥不竟日而至其神異多類此人遂呼聖者不知何宗往往禪門趺坐不擇地嘗坐郭北新橋是夕潦沒梁桁黎明人視之無濡衣忽一日坐蛻于瑞山石上主僧率其徒請復寺舉之不動遂龕而飾之里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紹興中姚孝資臨縣遇旱躬禱之甘雨隨注長有厲民者禱不雨强與舟中欲

如飛俄而及岸至京師有齊諧者其妻胡氏病醫不愈後集僧齋迎杯渡至一兒病者即愈齊諧遂師事之元嘉三年九月辭諧東行至赤山湖托病次諧迎屍還葬覆舟山至五年三月杯渡復來齊諧家衆皆驚異須臾門外一僧喚渡渡辭去云貧道當往交廣不復來也於是絕跡渡嘗以杯渡海而

達摩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普通入南海止王園寺得禪宗玅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傳達摩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謁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對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過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今廣州城北悟性寺井甚鉅相傳以爲達摩所穿云天順中有道人銘達摩井泉云水由天生心由水悟卓彼老禪待我

而

喻

置中流舟溺失所在晚復出于寺前之洞邑人神之於是守令以事聞朝慶元四年八月敕賜德施廟額至今存

潘冕 南海人楊狂不測人謂之潘顛冕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狂來言云冕日光佛也蜀人有趙棠者寓南海仕爲幕職棄去從冕遊冕以盡得我道冕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棠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蘇軾與棠子和遊得舍利四十八粒

雲達 桂州陽朔人師事同郡禪師既削髮即遊方至筠州洞山寶禪師付以大乘之要南遊海上至黃龍洞結茅居焉學徒推戴以主師坐募信施財脩延祥寺實康定元年也余靖爲之作記

普通禪師 宋開禧甲子白曹溪來居泉源山前此禪棲者多欲爲菴而苦於無水師來居簸其地得泉於榻側味甘冷視卓錫泉無異人皆神之

神定道人 素有戒行從其師普通來居泉源山以禪定爲業諸方學道者咸宗之後名其

君曰獅子菴

祖演者 雲峰菴主也不知其所由來開禧丁卯人定菴中跏趺終金色淳祐中李鼎英詩贈之一菴移向白雲巔天少自栽顏惟髮如金線欲想會眼見鉢橋來佛粘上壁煎茶供客對蒲團取芋煨鄉笑老盧腹鉢走只因說出鏡非臺又有老和尚者不知何許人嘗於飛雲嶺下結菴以居壽逾百歲草衣木食泊然無營遊山者常以物施之惟一瓢而已其薪汲後趺坐而逝道者代其生於皇祐其父母富而無子惟道姑承業少慧因有所感遂不適人

黃道姑 新會人女釋也生於皇祐其父母富而無子惟道姑承業少慧因有所感遂不適人工紡績買田萬頃施於廣之光孝韶之南華及開元東禪西禪仁王龍興諸寺而光孝光孝多紹興元年卒年八十三光孝僧爲立祠墓左

梁景泰禪師

頭陀僧也不知何許人初羅浮未有僧下居焉師行功行道術上池有蔬葉師曰此泉水偈出廣州王氏池因泉當與人境通因書偈投於州刺史蕭譽每召與語朝至而暮宿羅浮時謂聖僧始山中無水師卓錫于地泉湧不竭人號卓錫泉題曰南樓寺師嘗說法有龍來聽人號其處爲龍王坑又於阿耨池東建塔曰凌雲又造阿耨王塔二十二所師嘗引虎豹以負瓶鉢入定而逝又大同中有曇裕者內道場沙門也武帝謂釋迦有眞舍利八萬四千散在群方遣裕東來求之裕乃請焉乃分舍利造塔貯之又有愷法師居此刹有詔詩焉仍分舍利師居韶州亦名僧也梁紅總經始興廣果寺爲晉朝題云息舟候香阜悵別在茲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絕徑淚輕飛入定影落磬有珠陰不見投雲狀空聞折桂心

明曇謨 南海人幼聰敏涉獵經史長束書遊名山以覽宗遂祝髮爲僧遍歷大方詣普陀巖觀觀音現相然二指以答靈貺登巖嶠山拜普賢現身復然二指洪武三年居光孝禪寺因號六指僧

吳道人

順德人好談名理遊南海山臺寺愛其勝留棲焉遂斷葷不娶特祝鄰花卉不忍謂居人關振與曰我將歸矣當從火裏去爲我窖置烈火焉居人異之顧無以難患如其言道人捉錘一拂端坐火中俄有蛺蝶大徑尺從火裏騰空而去臨化語觀者曰不十年兵戈四起汝曹識之後黃蕭養作亂僭號改元民多塗炭言果驗

雷峯天然師

師本姓曾名起莘字詒師花縣詰經才名年二十五舉崇禎癸酉鄉人捉之不得即自念曰登科誠亦盛事今日殊覺索然雖使我魁天下爲卿相正亦不過爾

爾公識未徹已作出世間想矣甲戌下第有某愛其才贍以金帛比過南都悉購內典歸卽斷欲持戒覃心宗乘丁丑再上公車至江西豁然有省遂入匡廬祝髮年始二十有九後得法于華首空隱和尚更名函是父母姊妹妻子咸爲僧尼甲申乙酉間始開叢席說法訶林繼隱雷峯復住棲賢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所至士大夫翕然宗之晚年自以匡廬宿因辭衆出嶺此返雷峯未幾示疾丙寅三月預知時至作偈訖援筆而逝年七十八先是師出家時天下尚安士皆急于功名師以孝廉年少教然出家人多怪之旣而事易時移四方鼎沸縉紳遺老才俊名士有託而逃者並出其門則又群謂師有先見云

韶州府

唐法海 曲江人初參能問卽心卽佛其義何居能曰前念不生卽心卽佛成一切相卽

心離一切相即佛若吾具說窮劫不盡法海大悟

法達 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能頭不至地能詞曰汝心中必有一物藴習何事耶對曰念法華經三千部矣能曰是爲經縛乃示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達聞之不覺涕泗交下悔其聞道晚也達從此領元旨亦不輟誦經

智通 安豐人初奉楞伽經約千餘誦而不會三身四智義能爲解說通頓悟

智常 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常禮大通和尚未析空虛見解能爲開示常心意豁然又請三乘最上乘得其脩證自性自如遂執侍終能之世

懷讓禪師 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令至曹溪禮能能曰何來曰嵩山能曰何物曰說似一物即不中能曰還可脩證否曰脩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能曰只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盡得其旨後住南嶽大闡禪宗

永嘉元覺禪師 溫州戴氏子弁歲出家精天台止觀能三匝振錫而立能曰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傲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能曰何不體取無生了本無速能曰體即無生了即不然速乎曰君自非動豈有禮拜須臾曲躬能曰遂大速耶能曰諦觀非動者自生分別能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能曰善哉少留一宿覺後著證道歌

行于 世

智隍 初參五祖卷居長坐積二十年名曰入定元策造焉問曰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無心入

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常定隍默然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曰六祖隍曰以何爲禪定策曰玆湛圓寂體用如如不出不入不定不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開是說徑來參能能問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能云誠如所言心如空虛不著空見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今日得道後歸河北開化四衆

志誠 泰和人初事神秀秀令往曹溪參決誠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能告衆曰今有盜法潛在此會誠始出禮拜具陳之能曰汝師若爲示衆曰長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能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誠再拜曰誠如師言能復爲解說成定慧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煩自性慧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悔謝願爲執侍

志徹 姓張名行昌江西人少任俠爲北宗弟子惡能授衣鉢嗣祖位欲加刃能頸不顧驚仆悔諭願師之能令易形乃來吾當傳受行年十三至能爲翻說涅槃常無常義且曰汝今徹也曰名志徹

神會 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能曰知識遠來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即見主能爲解說知見其後授說云此子向去有把茅蓋頭也只誠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說行于世

方辯 西蜀人來曹溪請見惠能傳來衣鉢能出示不解佛性能舒手摩方辯頂曰汝爲人天福田因問工何事曰善塑能令試塑之方辯數日以衣辯取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檾裹左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垂建

嚴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脩殿掘
地得衣其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嶼多三藏　天竺人嗣法於能後遊五臺見一僧靜生命曰觀靜物其僧作禮而請復問以汝何不自觀自靜僧益莽然及叩其所師受曰秀禪師因曰我西域最下種者不墮此見汝何不往曹溪決其眞要耶其僧郎來參能能垂誨與嶼多三藏合僧大悟後不知所終

曉了禪師　住匾擔山六祖嫡嗣也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又曰得無之無有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滅門人忽雷霆銘其塔云

慧忠國師　越州諸暨人姓冉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四十餘祀道行聞于帝里肅宗上元二年詔赴京待以師禮嘗問忠在曹溪得何法忠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否釘釘着懸挂着代宗時復迎上光宅精藍一日將湼槃代宗曰師滅度後將何所託忠曰告檀越造取一無所縫塔帝請塔樣忠良久示之帝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爺知此事忠既入滅乃詔應眞問前語眞爲說偈曰南陽白國無影樹下合同船北中有黃金克一

惠朗　曲江人姓歐陽年十三出家二十於岳寺受戒往江西謁馬祖得佛無知見之說復還南笤侍石頭時有同名朗者故以招提朗別之石頭曰茲地清氣盤鬱足以棲神沒將遊羅浮至都渚曰遂居之禪流風葉門人劉軻爲勒碑文有和安通禪師者受業婺州雙林寺因禮佛有悟乃往參馬祖至江西而馬祖已圓寂乃謁方丈遂有所悟

惠懿　河北人姓陳氏咸通初乘虎入仁化駐錫大雲寺坐化其徒匡緒君廣州王園寺頗能變幻爲時所重

梁智藥禪師

天竺國僧也梁武帝天監元年自其國持菩提樹航海而來植于王園寺尋流直至韶州曹溪水口聞水香鞠而嘗之曰此遡流別有勝地壽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預記一百七十年後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至唐六祖傳衣鉢于曹溪之上果符其說嘗開月華寺住羅浮創寶積寺後示滅又開壇特寺靈鷲寺神氣莫測朝遊羅浮暮歸靈特普通六年於羅浮受龍王請入海演法不復返將去時前付弟子善普塑像永鎮壇特

宋惠林

姓鄒氏曲江人少學儒喜談王伯既而誦梵經削髮出遊以詩鳴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爲文章僧參洞山自寶嵩受心印南還結白蓮菴余靖爲之題云掩室昔宴居染紛華共高謝夜禪杉月落晨齊庭鳥下棟閒雲氣浮地面秋香託演法辭故梓幽蹤貢寒野蠟屐此間遊願結宗雷社後任月華寺

明慈山禪師

姓蔡名德清江南全椒人年十二出家於金陵報恩寺比長入五臺山時明神宗前星未耀太后憂之光宗應期而生清遂遠遁東海之牢山後再徵不應賜帑金三千固辭使者不敢復命清曰古有矯詔賑饑者以此廣聖慈於饑民可乎使者悵還報后感嘆爲造寺賜額曰海印明年有貢冠以侵占道院飛章誣奏被逮下獄所司具獄上坐私造院寺戍雷州清赴就編伍時兩廣制府戴耀淀清任曹溪演法六祖之道勃然中興重修曹溪通志旋任廬山五乳峯下效慧遠淨修未幾還曹溪相國蕭雲舉赴召過之劇談忽一日浴罷焚香危坐而逝曹溪水立涸百鳥哀鳴三日始入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僧徒驚告謂清復生蕭目擊之先是有採珠開礦使入粵殊驛騷適使過曹溪清徐與言開採利害由是珠罷採礦額令有司歲解粵人誦其德既亡越二十餘年見夢于宋總戎發其龕端坐如生遂雷身如六祖四方之人爲起塔院

以供清有夢遊集大學次疑莊子影響等書傳於世

雲門大師 諱文偃嘉興人姓張氏初參睦州州見來便閉門師三扣門問誰師云某甲州云作什麼師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纔開門師拶入州擒住云速道速道師擬議州托開云泰時比至命衆門迎君第一座樹將終遺書囑劉晟請師繼踵住持久之遷韶州靈樹聖禪師久遲師來韶陽雲門山寺屢請入內問法待以師禮是時五季分裂禪流景慕不憚險阻輻輳叅之不下千人臨終致辭劉晟垂戒學徒端坐而逝遺命塔全身于方丈後乾德三年雄武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之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吾久蔽塔果見師如生鬚髮皆長氏州刺史同詣雲門開塔身赴關留內庭供養逾月彼上其事因遂迎眞身歸謚大慈匡眞宏明禪師元祐八年封覺化禪師

六祖下爲青原南嶽而雲門則與曹洞法眼鴻仰臨濟並稱五燈云

南雄府

唐惠寂 保昌人姓葉九歲出家往曹溪從眞藏聰維摩經又往吉州孝義寺禮性空和尚曰吾非汝師新金虬源山有如其言至虬源遇老宿名眞應汝可往從之寂宿曰祖師臨滅時謂三十年南山有一沙彌來大興此教今有與汝後往洪州觀音寺復遇異僧禮拜曰本來東土禮文殊今日卻來東土禮文殊今日卻往西蜀往返纔旬日云咸通五年賜號知宗太師

宋善清 保昌人姓何八歲出家得法於黃龍草堂建炎庚戌江西亂避之群盜環繞山谷首者曰必欲見黃龍長老善清聞之遂出首者謝曰本來飯禮不意輒毀寺宇所至焚劫而分宜猶甚善清之與對趺而已尋遊西山松嵴移向赭田山下三十里桂陽契公常來訪之與

罪也善清曰寺之興廢數也勿復念因與歎語隨機開諭首者悔悟遂釋所掠老幼數千人紹興中端坐而化又有黃佛者紹興二年修行成道坐洪崖山頂不火食數月化巖下

惠州府

隋僧燦者

不知何許人即三祖也常往來司空山久無識之者開皇十二年壬子遇沙彌道信頂禮門願求解脫燦曰誰縛女曰無人燦曰何更求解脫乎道信大悟燦優游羅浮諸山復遊舊止合掌而逝唐代宗賜燦謚鏡智禪師

惠越禪師

開皇中人有成行雲遊至羅浮常居山引虎枕其膝後人以其所居爲伏虎巖

唐圓覺

羅浮僧唐大曆間人撫州有僧曰惠欽者建寶應寺律藏院戒壇奏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圓覺與焉見撫州刺史顏眞卿所爲記又惠有潭公道者歸善人君九龍山修行不記歲月每杖屨出山虎即隨之放有時古傳黃公粵兇能伏虎云

寂照大師

姓周名全眞中遊羅浮至湘山因居焉會昌五年詔汰釋氏一夕頂生肉髻髮自此遂服衣冠居城西淨土院咸通八年二月十日謂弟子曰無常將徵應天請吾說法是夕坐化年一百三十有二

眞空禪師

泉南人六歲出家既長遊關洛間歷終南衡岳遇師授解悟嘉靖已未來羅浮止永福寺寄食一僧爲日人莫知也堂開偈語微露禪機時歸善葉夢熊讀書禪林心頗異之即其所蘊多透悟不由文字大加敬禮而眞空亦知夢熊非常人間示神通令自識念顯晦休咎語多閎旨日數十年來當驗後至五年止宿訶林道力大著遂廣爲衆僧說法頂禮者千餘人以爲曹溪再至也徒止觀音山一日醮集令弟子置水龕曰予將歸矣衆驚異爭挑卷

請偈龕既成辭衆入坐而夢熊適來復出龕辭畢於是入而閉龕弟子千餘環而禪誦至夜半三昧火自龕中出遂化去時庚申十月三日也先是兵亟以入滅之期告夢熊曰惟子知我亦自知耶至是如其言又嘗語所善何亮云君五九當阨過此則吉亮果亦卒年四十五

空隱道獨禪師 嗣法博山開化海幢於順治十八年示寂宗伯錢謙益爲之銘塔其畧曰師名道獨字宗寶南海陸氏子生三歲覩蜘蛛結網瞪目久之悲喜不禁晚自言四五十年來回憶不加毫未其夙根如此六歲時開老僧言見世祖壇經誥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明燈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毋入寺習定樹下胸次忽如劈竹衝口說揭驚動其長老年十六自磨刀就磐石上禮佛剃落縛茅歸龍山毋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始辦掌紋年二十九毋殁與其弟靈泌走謁博山山一見曰宗寶望汝來久矣拈倒騎牛入佛殿話坳衆下語皆不契師呈煩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茫逢正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無掌笑別是活生機不生是夕布薩告衆莫道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爲更名登具足戒任九日而別歸曰汝八月再至不落宮商調山微笑云人龕不厭孤貧老僧是年九月曰而未寂始知爲末後付屬監師掩關金輪徙黃濵一意在山無出世念粵中宰請住羅浮開轉中宰復請住西禪爲潮運師復請任西禪甲午歸博山塔杖錫還粵豐湖伞城頻受叅請津梁稍疲微示瘡疾辛丑四月由海幢返芥庵自剋去期世壽六十二歲坐夏三十三坐全身于羅浮

函可禪師 字祖心一字剩人博羅人尚書文恪韓公日纘子母頓從父宦遊往來匡山道中望漢陽金輪諸峰輒徘徊遠公遺址若有宿契者照父以楞嚴金剛合

黃之卽知佛道測測餓長補博士弟子尤馳情聲
色飲酒無度喜結客醉後輒無端悲感每太呼曰
丈夫安能炎牖下非沙塲卽法塲耳文格公計京
邸聞到奔喪往返萬里哀毀未常一日間也歸過
閶門失足墮水中幾死悟人世幻泡益絕意功名
葬殳甫畢走南華飯僧於祖前發願受菩薩戒嘗
得黃巖七答問閱之不省問人曰此事某甲可得
爲耶曰絕欲易事在汝則難況無上妙道耶歸竟
夕躊躕至五更聞哭聲志遂決値黃巖道獨禪師
至叅拜於雙栢林下獨舉趙州洗鉢盡話爲問頓
起疑情七日恊不沾席困極倚壁經半月夜大雨
忽得悟年二十九辭母出家薙髮至廬山掌書記
復往歸宗後入嶺住羅浮華首克都寺久之遊金
陵雲棲博山返廣州結不是庵於友人復買黃花
塘建刹居焉數載以友人急難出嶺營救寓金陵
時江南初下聞某遇難某自裁多其生平故舊盡
然傷之因紀録姓名建水陸以爲冥福爲邏者所
得搶送軍門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夾木再
折無二語械送京師自甘必死七日不進水米感
大士甘露灌口乃安息如常逮至京下獄原之發
瀋陽安置旣至瀋闔藏普濟寺時爲諸菩薩疏通
義學而一時內外緇白咸仰師德教推師陞座說
向上事開法日元旦喇嘛僧率遼海王臣道俗稱
佛出世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座
大刹會下常五七百衆忽一日曰我後十日必去
集大衆告誡囑行後全軀付渾河示偈曰發來一
箇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又省行人
挖窟移向渾河波裡赤骨律秪待水流石出大衆
環跪乞留肉身哀懇再三乃默然端坐而逝迎龕
入千山建塔焉同叅僧道自悟字眞剩嗣法現住
千山頂衆得度弟子今育今盧由
瀋陽歸脩復黃華寺爲師祖庭焉

潮州府

唐惠照潮州僧大巔藥山皆師事之潮之西山卽其
所棲處曹溪之孤也余靖有慧照大師詩云

宋道隆 海陽人姓黃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名對上悅有旨館大相國寺王公貴人爭見之因進謁上覽賜以紫方袍號圓明大師

大慧禪師 往杭州徑山寺時金使奉千手千眼金觀音來上高宗壽旨令徑山寺安奉大慧曰願一絕六一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拈動許多般金使大慙後因談釋空語忤秦相檜貶梅州安置寓西巖寺

孫道者 海陽人宋乾道九年生早喪父鞠于兄年九歲嫂命護雞道者曰雨將至矣嫂曰晴甚安得雨道者以竿揚之雨大至漂穀嘗同兄詣府城見人禱雨不應曰請否願自焚人告之府命之禱即刻雨降城中水深尺餘淳熙十三年於寶峯山巔忽不見敕封靈感風雨聖者歲早鄉人詣山巔禱之即應

七向南宗悟徧於外學精士林傳寺法僧國王詩盟初地形宗古彌天語論清因君支遁輩徒擅養

應名

大顛 姓楊生而神異齠齡時依止照惠元和間得法遂還羅浮旋歸潮陽立禪院於雲山山人猛虎爲隨手植荔枝千餘株以一銅壺灌之皆遍韓愈貶潮時召至州留十數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去留衣服與別長慶中跌坐而逝至道中有發其龕了無一物惟明鏡而已

慧元 姓倪氏潮州人嘗至京師有法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臨終升坐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疑即元慧也

慚愧祖師 姓潘氏名了岑閩人解法悟道行雨露說偈趺坐而化閩僚行潛鄉人即巷祀之

肇慶府

唐休咎禪師

姓梁新興人唐武后時遊羅浮山乾和中節度使李復初迎至扶胥鎮夜憩南海廟有青衣童子曰此鎮海將軍廟也師何以至此師曰欲見王耳童曰王暫遊海師少待三鼓雷電風雨飛走沙石須臾息止天地晏明使者廷立王歸謁既王曰適暫遊鐵於迎迓師曰擬欲王捨此廟爲伽藍王曰天遣鎮此歲多烹宰無時非駐錫地當爲別擇言竟辭去五鼓還謂師曰此去五里以楮紙鎮四隅者是已比明師至其地遂建菴以居師語王曰聞王性嚴急舟楫遇風溺覆者衆願王勿爲即受三歸五戒王喜留住海光寺卒賜謚休咎大師

石頭和尚

高要人姓陳名希仙六祖弟子常參清源山思和尚唐天寶中之衡山南嶽寺寺東有石狀如臺師乃結菴於上號石頭和尚門人問曹溪音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何如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何如是淨土師曰誰入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生次與汝所著有參同契至今中化去壽九十有一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

五代贊聖禪師

姓盧名道倫新興人童時削髮遊韶州雲門山惠洪事洪智大師了悟後居龍境山法相禪院坐化其徒塔而瘞之三年啓塔忽自裂光明晻然落塔出之金剛色燄自若

白雲寶性

姓陳氏名志肯貴性開山建剎封州人偽劉王嘗延之名白雲大性之後曰志

聰公者

新州人姓譚南漢時任南華參禮六祖遂爲沙彌持戒律甚肅忽一日夢祖師曰汝本曰達眞曰抄光曰惠龍五世皆傳燈具眼云夜午吾當有難惟汝能救其夜火焚塔殿乃祖師圓寂處寺僧佛動惟聰舁出山門衆大驚異嘗欲

航海往補陀落伽山復夢神師云我昔有難荷汝護持汝今南行當爲汝說逢東則住逢林則止又曰早結菩提緣能救衆生苦聰記夢中語遂止清遠東林寺日往寺之西採蘆葦造筏凡數百維於江渚邑人怵之踰旬日有寇暴起入境邑人賴筏度于南岸得免寇退人競以金帛酬之而聰已於竹林中坐逝矣寺僧以香泥塑其身奉之

宋達岸禪師 新興人名志清九歲出家十九住南華受六祖戒後往廣州結庵於大通鎮之東師化身在焉每遇旱迎禱雨即應

麥祖用 高要人自雲蓋山修行與浮屠居止數十年人莫得見其面後出廣州光孝寺四方嚮慕瞻禮如市一日澡沐端坐而化　四會人姓阮名子郁居周村少學浮屠氏阮道者不茹葷妄言能詩戒定時人號爲阮道者

忽一日作偈端坐卒邑人乃於敞欖村建菴以奉焉旱禱之輒雨紹定閒敕封慈應大師肉身尚存

伏虎僊師 姓梁名果廣寧人得道成僊每入山採虎而歸後尸解于烏石潭有虎衛其尸道菴中設祭時鄉人祀祭今其肉身尚存一七歲

高州府

唐惟儼 禮州藥山釋也生南康信豐縣弱不好美嘗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度大庾抵潮西山師惠照乃祝髮大曆八年受具戒於衡岳希琛禪禮儀率動如宿習一旦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由是陟羅浮淡清涼愬三峽遊潘山貞元初還憩藥山李翺刺朗州嘗從之遊其所著復性三書世之曰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返照

廉州府

跌化

宋妙應海康人報恩寺僧宋嘉定間攻苦食淡晝作夜思以利物爲心率其徒五十餘輩行募得錢百萬重修百丈橋

瓊州府

唐簡師不知何許人爲僧吉州聞韓愈諫迎佛骨得罪貶潮陽謂人曰大士涅槃示寂豈以形骸爲哉侍郎闢之誠是也吾不憚瘴癘願往求見焉皇甫湜作序贈之世稱其無礙云

宋林道玖臨高博文人幼好老莊長悟元機結茅屋於香林棲跡修煉呼召風雷立降雨澤嘗以履擲水中遂化爲魚身能輕舉高數十丈能監旗劒於空中景炎二年蛻解鄉人以爲異名其居爲崇眞堂刻像事之號曰玅道眞人

唐本淨禪師絳州人姓張幼性披緇于曹溪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後住靜康之東山寺天寶三年遇中使楊光庭問佛道本淨郤之泣以請乃開示曰天使爲求佛耶郎心是佛問道耶無心是道復問本淨曰佛因心悟若悟無心佛亦不有道本無心若了無心郎名大道光庭作禮信受後詔至京名兩街名僧與闡揚佛理上元二年歸寂益大曉禪師

僉上人合浦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岳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出嶺自在飛爲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稍幾時歸

雷州府

唐僧琮遂溪人姓孫氏居湖光巖超然拔俗足跡不到城市聞丞相李綱以謫官至杖錫來謁時官僚欲見之卽翛然而去綱以詩及布贈之綱至城月驛後綱退居天台琮往訪之遂還送至城月驛後綱退居天台琮往訪之遂

元月林　澄邁人自幼頴悟入山苦行脩習任持普明寺文宗皇帝潛時時賜金帛甚夥悉置寺

帑年五十涅槃作偈曰長空清光皎潔趺坐而焚時有五色舍利觀者喜愕其後無我姓林名龍瓊山人自少出家頓悟禪機廣州光孝寺坐化

明劉佛　臨高蠻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耕播種日即絶粒茹菜菓候成熟乃食年四十餘往買椰村廣福堂修煉後悟道嘗著屐攀椰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劒指樹其自墜人皆異之洪武庚申積薪坐焚里人砌石於堂之左藏其餘燼凡遇災旱禱之有應

論曰古之爲道者不求人知人自知之耳儒以用世爲務有其實而不必掩其名猶曰有所爲而爲之也僊主長生釋期寂滅而今之爲是者稍有知覺揭竿監幢華其宮室殿宇多其徒衆以聲名相傾奪何其與所學相背謬也粤自葛洪盧能之後祖述者代有其人白沙一出而二氏潛消者幾二百年遭值世故士無所用其奇倔强者乃激而之於二氏反畢笑儒者以爲不足爲嗚呼儒者誠可畢矣而爲二氏者所務乃在於宮室聲利吾未見其果高也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今惟先王之道不明而鰥寡孤獨廢疾未有所養故

二氏得以惑而誘之若爲上者明先王之道以牖民而使萬物各得其所則楊墨不拒而自息又何自鼓其虛誕之說以亂吾聖道之眞哉

方伎 附

唐楊生異術楊君士亡其名嘗遊南海寄食於人人有奇術每至郡會太守守好奇聞其來甚喜厚禮之一日使酒忤太守不能容遂踈之後太守會宴於郡齋閱妓樂而君士不得與席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間謂君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今太守宴客於郡齋而遺先生獨不能設術以動之乎君士笑曰此末術耳因命其酒使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八席西下空室久之乃啓其門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諸客驚異始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其歌客或訊其術但笑而不言飲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前歸矣於是皆退人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驚駭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說者曰太守昨夜宴郡閣諸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又有大風飄其樂懸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懸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諸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能

窮其由諸客大驚因以此事告於太守守歎異即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楊歸隱於南海不知所終

張詢 字正言南海人家貧力學工於詩性行孤潔自適善貌吳中山水中詢名爭詣求之嘗爲昭寺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於壁間謂之三時山僖宗駕幸寺見之歎賞彌日以是與夢休交善值唐亂遂依托焉王建踞蜀稱帝其太子簡欲遷畫於東宮爲壁妮通枋難於移移乃寢

五代周傑 開成中進士擢水部員外精於曆筭常以四篇以宪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避乃遣其弟鼎求封川錄事參軍傑遂棄官攜家南適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曆事僭僞謝病不出襲襲位強起之命知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襲大喜賞賚甚厚且四年襲國滅止五十五年傑蓋舉成數以避害耳子茂元世其學遂爲南海人

宋周克明 郎傑之孫也精於術數曆律天官五行識緯及三色風雲龜筮之書靡不宪其指要開寶間授司天六壬轉監丞五遷春官正明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克明曰傑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建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文武朝賀以安天下之心上喜之郎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權判監事修兩朝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太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互差例降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熒臺克明先知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熒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可畏也今熒惑又犯吾其不起乎

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

王健 汀州長汀人少遊江湖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一道士授以黃白之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茅山相攜至歷陽指示霍草並傳以和合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霍方及環劍金縢之書曰非遇人君愼勿輕述健後以猘狂抵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謝德權頗聞其異健後竄歸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煉成藥銀上進眞宗之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健以師戒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尊即陳於是承珪乃爲健改名中正俾詣登聞始得召見郎授許州散緣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當時賜天慶觀金寶牌郎其金所鑄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惟周濟貧乏崇奉仙佛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嶺南節度使其遷刺高州蓋遥領之

術士王生 瞽而善聽聲丁晉守金陵王生至座潛聽其言眞宗晏駕克山陵王生至座潛聽聲曰叅將月中必召拜相果如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聲後果罷相司西京繼貶死崖州回聲後果罷相司西京師俾聽馬蹄聲責曰爾知相公克山陵使

王肱 字君輔家君儋州百三歲徐童顏人呼爲百歲王六翁世傳天文占星多驗蘇軾重之遇密祈彥質謫儋亦與之厚一日沐浴整冠賀祈曰夜來觀星象公當內遷果會赦移柳州後以占星圖授人爲燈花燒效

陳昭邁 南海人世爲名醫邁寶初至京師爲所知者薦爲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疾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有驗及即位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成一百卷御製序名曰

太平聖惠方鏤板頒行天下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本草既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併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著述精博可傳往來公卿家胗脉對症多奇驗性謙愼以此被眷寵不衰

劉遁 瓊山道士丁謂在洛有僊遊亭遁來遊作詩贈之云屢上僊遊亭上醉僊遊尚稟杳無人他時駕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謂初莫曉其意及南還見之於崖始悟遁爲異人謂復與之詩曰諭宦三年尚未回故人今日又重來莫道崖州萬里今朝須盡數千杯遂共飲曰虎子詩意矣

乳媼跳酒 崔倅仕廣州家有乳媼善爲小伎嬉戲思一見父母恨歸無日鬢欣然願行力於浴兒耳媼曰吾與汝暫歸可乎閉目覺身飄飄行虛空中一餉頃見通衢市井人物並陋地也遂造其家父母驚喜具酒相勞見曰何以至此媼使勿遽判公幹泊舟岸下我竊歸探親當急還又囑使勿送我恐他人知不便若欲訪我俟來春方可遂作別又穿市買土物數件復立箕上頃刻歸舍以物分遺家人倅素知媼有術亦不究問他日抱嬰兒戲門前見有持福荔過兒欲之不得媼曰我別有計乃取小盒子置几上旋發視之則滿盒皆荔倅聞而駭異而鬢父母忽至遂詢之向日事皆同倅欲窮其術媼笑曰此乃神術官人欲觀盡至吾家焉媼拉抵其家乃酒坊時方用大釜煮酒正沸媼用力一跳躍入酒中遂不復見矣

明馮旻 字尚高號海瓊山人少業儒弱冠有奇志通百氏子史尤精星數從仲父馮源遊宦北歷魯燕南涉閔越凡佳山水輒登覽忘歸飄然有出塵之志後遇謝道士傳役雷符法歸構靜室終日焚香端坐州邑有病犯顛狂或妖魅所乘者或乞符驅救旻即袖手屏氣揮毫作符以尺紙付之未

抵家病者已先駭憐及至焚飲其病如脫凡謝不受好鼓琴吟詩每召箕與神唱和終日句極清逸嘗預營塋墓於潭謝之濱忽有物如鞠毬紅灩流轉至坐室震聲如雷旻知必殆作詩遍辭諸親舊遂卒年八十四

唐秩號海天孤鶴靈山人唐公冑次子也爲諸生時異人授以道書尤精符籙會肅宗好招揀方士至京遇旱禱雨立應偶宮中有鼠妖諸術莫效秩用符水驅之其妖遂除於是官以博士召入紫霄宮同宿一夕賜寶鈔京師號僊師隆慶初乃放歸至淮安卒

李孔脩字子長順德人混迹闤闠人不識也澈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眷詩字不屨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厚值善畫猫彷彿生動粘於壁上群鼠畏遁名公巨卿求其箋筆不可得三年不入城域間出盧尹冠笭寧帽朱子深衣城中兒童婦女圍視以爲奇物嫁女貧無以一幅於其中餘無長物女于歸畀之得重貲嘗欠樵者薪一挑直一錢坐索無以應援筆畫一猫與之樵者怏怏而歸未抵家途遇識者知爲子長先生筆爭與白金數兩求之樵者大悅夫日挑柴登門與脩換猫而不可得人嘲之曰無有如是賤價猫矣後俗以爲世說凡有望外之求者則曰李子長猫兒云

陳鶴字號海樵山人南海衛人年十餘歲已知買奇帙名畫窮晝夜流覽十七得奇疾百療莫驗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自爲方脈凡七年而病愈着山人服踰粵嶺下彭蠡遊吳渡越遍交海內名士歌嘯諧謔一座盡傾對客論說一氣萬類儒行依釋凌踈恢弘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倣諸名家閒出己意工贍絕倫雖瑣至吳歈越曲釋梵巫史祝呪擢歌凌唱輓章雜詞儻遂伶唱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鬮籌稗官小說與一切方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

寇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賢豪貴介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一談一飲以爲快性喜拔寒士士往四方必借其片墨以動人每值集飲旅者行者舉爵載筆以進鶴振髯握管須臾一攔累幅或數十丈各慨其意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抵金陵謁尚書顧璘先一夕夢李白至及見乃山人也遂淡相結納客留最久璘稱其氣雄邁絶似東方朔才敏捷絶似劉穆之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情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陳思眞海釀山負天賦以多能者矣

龔法師逸其名從化水西人精五雷壬遁之法能召致風雷役使鬼神幻化百端靡歲大旱官司祈禱不應乃懸重賞募有能致雨者師往應之容服樸野時人未之信也師曰姑試之爲壇郊外架層臺其上集諸司守令壇下戒之曰雷雨即至大衆領之師乃登臺演法時官司跪烈日中皆汗流浹背良久見片雲起空中風雷遽作雨遂如注電光霹靂震繞臺端而師已失所在衆官攝服不敢動踰時雷收雨霽師仍在臺上而平地水深尺餘矣衆始神其術問之師曰此激雷法也震怒時吾已化身微渺隙中若有動者即當其威矣於是厚歸之時有盜欲劫其村師然問以法激水環灌之盜至見巨浸驚去世因其爲水浸嶺後有竊其筍中魚者師伏法待之其子婦悞觸斃焉因焚其書卒遂不傳於世今其葬地草猶不生云

劉邦永從化水東人宋翰林權直劉哀然之後生有異質少孤貧樵於山中遇異人呼與俱去授以岐黃之術及上池刀圭之法久之盡其秘歸遂以醫行世一時號稱國手視病多望形察色或以一指按脈即知吉凶可治者輒喜與藥不問資財不治者則不與藥泣問之則以指數示日某日去矣無不如言其用藥不拘古方率以已意變通人多莫測尤精太素脈以斷修短無不中者人

皆以爲神迎治殆無虛日常爲一陳姬治病姬請其數永以竹爲籌封置缶中與之曰歲取一籌盡之年某月某日是其數也而果然又爲當道某公愈危疾謝以百金辭不受因問之永曰予未有子見公侍女意欲得之公笑曰君何不早言即與二婢後邑令王公得瘵症永膠脉視危之欲就醫永曰返時治罪汝既而卒於舟中乃遺命釋永永哭曰吾固憂其不返也永雖以術名然爲人狂脫恆垢衣敝履笑謔自喜或側弁蓬首袒裼剽虱見貴人勿恤尤好談僊家上昇事時人以爲顛廢因自號廢翁卒著藥方甚富人得其方者輒取其效今所傳惠濟方四卷

陳半僊　萬曆時人得異術能僻邪治妖取效異常手持剪刀而他人頭髮及禽羽能令自斷書紙符念咒符即自飛粘墻壁做紙船送殃劍一揮而船自遠飛去能取人物輒還之以爲戲及身亦子爲道士法術不傳

林良　字以善南海人少聰警以貴爲藩司奏差能作翎毛有巧思人爭羨之布政司陳金假人名畫良從傍死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共能金試使臨寫驚以爲神自此騰譽縉紳間時復繪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荃邊景昭然榮枯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一家始主事顏宗善山水知府何寅善人物良每教之獨畏顏宗曰顏老天趣不可及也後拜工部營繕所丞得直仁智殿改錦衣衛鎮撫良善詠謔都御史何經號敏捷日與劇飲唱和或頃刻百篇良由此顯名一時畫工之雄惟良爲最如陳瑞以驢名劉鑑以松著鍾雪以春草稱皆不及林良名之盛云

林郊　字子達良之子也極水墨翎毛時奉詔行取第一授直武英殿錦衣衛鎮撫後致仕名宦士夫贈詩甚衆有都亭詠別序歸隱龍子寫修黃白之術

國朝賴鏡　字孟容城西人少讀書增城白水山亦號白水山人逃禪萬壽寺性雅淡工點染山

水筆力遒勁氣格高凝有沈石田風致一時聲噪五羊吳越宦粤者往往欲求其一箋一筆而不可得作詩清峭幽異自成一家宇近倣文衡山遠則蘇長公歐陽詢時共稱其三絕云

林麟趾 順德人生而顖異八歲能詩精楷書同學人訣別次日兀坐而逝

寫花卉榮枯之態躍躍欲動雅好琴劍鄉黨驚異目爲神童至十八歲以徵病自知必期先日與家

李文紹 新會人髫事帖括工操琴迨髦不倦音韻大雅時以爲廣陵散復見於世相率師之家濟如賓至酬唱竭之與人誠篤名公巨卿嘗聞聲不交紹毫無所干

冼嘉徵 南海人少事帖括教授童蒙遇異人授以岐黃之術胗脉若神用藥百發百應晨起

堂以內戶以外屨常滿日發百劑不問藥金之多寡一以利濟爲心間有不治之症一胗視之即知必死一時酬福褒贈盈於閭左有王將軍得奇疾延治一劑立愈將澳凌江厚贈而還既歸隱於禪山杜門謝客攻舉子業藏匿贈福以自韜晦奈延請者就醫者充塞里門不已復出應世人以爲華陀復生後補弟子員五十未嗣一夕憂上帝曰汝活人甚衆賜汝令子晚年連產寧馨人皆以爲積德之報云

馬應勳 字啓明原女直人從化二年祖某從總督韓雍征大藤峽有功安揮廣州後衛遂入籍焉勳少頴悟承祖岐黃之術後遇高僧秘授方書居城北以醫道濟人人多不暇就重定育嬰所存活嬰兒無數御史柳寅東屢入薦剏後由南京野史九流百技業擅精專六

合內外讖緯術數之流方脈丹青之手未可以爲異吾教而槩非之也多能鄙事聖學餘功小道可觀蓋亦足述掇拾一二附於儒釋之末以備蒐羅豈苟異乎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六 終

新寧學訓導林覲承讎
番禺學教諭莫慶元輯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上

世之言文者必宗唐宋大家韓柳歐蘇諸君子蓋
彬彬稱盛哉然志之有文實以備稽考示勸誡昭
疏治之得失鏡風俗之淳漓也不則濫濫曼衍充
棟奚益粤文顧富矣褻後類多殘缺得諸舊乘採
其足傳述者列而成帙以資諷覽焉作藝文志

制詞

皇清世祖章皇帝諭祭南海神文

維
順治八年歲次辛卯四月丁未朔越七日癸丑
皇帝遣翰林院提督四彝譯館太常寺少卿孫珪致
祭于
南海之神曰惟
神周環滄碧控納沆瀣
天命奄有多方謹遣
官代
陳殷薦伏惟
鑒饗

世祖章皇帝頒示賦役全書序

順治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爲首務故禹貢則壤定賦田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曆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啓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爲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朕荷

上天付託之重爲生民主一夫不獲亦疚厥懷凡所
御僭羞深自約損然而
祖宗百神軍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庶役餼廩
之給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蠹侵
漁中飽民生先困國計何資茲特命戶部右侍郎
王弘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撒實數
編欵成帙詳稽往牘參酌時宜凡在參差遺漏悉
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萬曆年間其天啓崇禎時
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
額以萬曆刋書爲準除荒以覆奉
御旨爲憑地丁
清核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
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明至若九釐銀
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
宗祿銀昔爲存留者今爲
起運漕白二糧確衣舊額運丁行月必令均平胖
襖蓋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
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
項本色絹布顏料銀朱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
照督撫題價值開列解本色者照刋書價值造入

每年督撫確察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數辦解更有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有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細加清核條貫井然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彙題造冊報部以憑稽核綱舉目張勒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爲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成規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催科之中寓以撫字廣招徠之法杜欺隱之奸則守令之責也正已率屬承流宣化敷出納之數慎那移之防則布政司之責也舉廉懲貪興利除害課殿最於荒墾昭激揚於完欠恪遵成法以無負朕足國裕民之意則督撫之責有特重焉其敬承之毋忽

今上皇帝諭祭南海神文

維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八月　朔越十七日
皇帝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董篤行致祭于
南海之神曰惟

神周環滄碧控納百川德配離明澤敷厚載朕躬
親政務祗荷
神休特遣
官用申殷薦惟
神鑒焉

歷代制詞

漢文帝賜趙佗書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皇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有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之國庸罷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

不恐爲也朕欲定地
皇帝所以介長沙土
之地不足以爲大得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
使以過其道是爭也
願與王分棄前患終
隋文帝贈光德大夫宿國公詔

先登陷陣節高義烈
悼宜賚殊榮用彰飭
詔曰
武烈

唐元宗封始興縣伯制

金紫光祿大夫都督
張九齡宏才達識資
或踐崇班每成政績
猷不懈於位屬禮備
制曰門下稽古丕訓封建諸
侯所以褒崇有德爲國之屏
長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
貞忠履信或當樞近蚤有令聞
自中及外既文且武克懋厥
徽覃恩庶僚宜加并邑之封

永固山河之業率由典則貽厥子孫稅
彊丁役一皆除免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德宗復贈司徒張九齡制

制曰正大庭者柱石之
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
生則保其雄名沒則稱其盛德飭終未殞於人望
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
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
令乎著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
禁爰存八命之秩更
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封英德冥助廟顯祐夫人制

勑英德府冥助廟神
生能抗巢賊之鋒沒
能制峒寇之暴有嘉一婦之節迨過百夫之强況
雨暘之致祈復利澤之隨者可無美號以答陰功
用亞小君之名大彰顯祐之實兹特
封顯祐夫人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宋神宗封陳侯文玉威德王誥

熙寧九年○朕詔天下凡天下川谷之神

能出雲雨蒸財用有功烈於民而爵號未稱者皆以名聞將徧加禮命以褒顯之惟神聰明正直庶于一方供民之求如應影響守臣列狀朕甚嘉焉諭德報功疏錫王爵俾民奉事不懈益恭宜特封威德王

孝宗題張九齡畫像 隆興二年○鹿入深宮花解愁牛登高頂餘優休當時若

聽履霜語豈到峨眉山盡頭噫雖因奏薦而問公風度實蒙大難而遣使祭饋不識噬臍禮意何似荊州

御制學碑文 朕親御臨朝首興敎化士風所繫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士氣卑

爾純厚典實視昔歉焉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則予至意惟爾之休

增封威德昭顯王詰 乾道三年○欽丁接三帥

幽明一視同仁顧可所覆共昭奮豫之功實羣祇所憑在德方致力於陰兵而剪寇沛時雨以利農考觀民言灼見洪佑茲躋登於顯號以發詡於靈威尚迪休光永承燕享可特封威德昭顯王

寧宗增封威德昭顯普濟王勑 慶元三年○惟王融篤彼雙龍成浹沛之功再加褒字之華爰寵王封之舊祗承榮渥益

英聲赫奕聽德昭行嘉祥可特封威德昭顯廣佑王

理宗增封威德昭顯普濟王勑 淳祐十一年○惟王以威聲發響英

赫開祥方五季之先海康粵絕已能濯濯厥靈淑開明祀歷我朝三百載不替厥亭且雨暘應於人

情之急額寇賊弭於事勢之傾危年穀順成民以寧一其有妙於冥漠間以濟也者矣計狀驛聞增禋懿號爾之靈固以德不以爵亦以壯風霆流行之運也可特封英靈威德昭顯普濟王

恭宗改封威德英靈昭順廣佑普濟王勅

德祐元年

功於民載在典禮奠居之詛通乎神人宜易嘉名以彰景貺惟王於昭其德克震厥聲捍患禦災允矣聰明正直動人作物偉哉氣欲靈膺一品之極功爲千里之明祀爰以克敬之意寓在徽號載更昭順之封式彰靈異尚其監止其可度思改封英靈威德昭順廣佑普濟王

元成宗重修南海神廟諭祭碑

維大德九年歲次乙巳四月丙子朔越十有九日甲子皇帝敬遣近侍臣某可度中侍少監臣晏理帖睦爾翰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盧摯齎持錦幡二銷金幡一金盒一緡幣二十五萬錢牲牢醴齊香燭菓殽之奠敢昭告于南海廣利靈孚王望秩兮番禺款大祠祝融抗覽旌兮馭雲駕來貝闕兮珠宮馴赤螭兮蚴蟉朱爵羽蓋兮導豐隆羲和方弭節咸池兮望舒騰輝兮爲之左轃軼斗牛兮舍止挾飛廉司南維文邻兮旅儀物酒醪牲饎兮飫潔飫豐芑芬兮晬穆尚降監兮淵衷祉札瘥兮黎畔遂嘉生兮三農固基圖兮衛宗社簋簠王靈兮無終窮

泰定帝封神威剛應光化昭德王誥

泰定二年○海康遠在南服雷聲化於寰宇之間惟爾有神實當司之比來守吏創章止言其在至順導行潦以達戰艘迫於元祐沛甘霖而稔豐故考茲靈蹟宜易徽稱於戲啓聲收聲有赫上天之號兮不言善應永孚下土之禱祈可易封神威剛應光化昭德王

明高祖封城隍廟誥

洪武二年○明高皇帝春正月封潮州府城隍爲鑒司民威靈

公是年六月朔江西省宣使謝思魯齎詔命至潮其文曰帝王受命行政敎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潮州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賜此郡城明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有赫靈則感遐無方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郡衆享茲典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文刻石於城隍廟

諭祭南海神碑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十一日丁酉典儀臣王

惟蒙中書省剳差欽齎祝文致祭于○南海之神皇帝制曰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旣雄淺深之處宜測古昔人君名之曰海神而祀之於敬則誠於禮方鼎沸起自布衣上天后土之祐百神之助俯平暴亂以王中國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法以沿民今寰宇旣清特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觀神之所以生與窮壞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何凡施爲造化莫可知其職必爰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煩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南海名其鑒之尚饗

賜東粤何眞奉表歸附詔洪武十四年○皇帝詔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

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誠至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與孛爾眞連數郡之衆乃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

賜東莞伯何眞鐵券制

洪武二十年八月十一日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泯若此者相繼屢屢終不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眞率嶺南諸州壯士僭境安民地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眞聞風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民海上進全亦不量力獨爾眞心悅誠服馨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豈不識時務者哉曩者事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東完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僚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尚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諭祭東莞伯何眞文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皇帝遣官致祭於故東莞伯何眞之靈爾倜儻伏諦聽帝有諭曰當元季海內兵爭羣雄割據不可勝數其識時務而知天命者幾人哉爾眞昔能輯衆保境嶺南當朕平定天下之秋不勞師旅即全土地以來歸使一方之民得安全可謂識時務者矣朕嘉爾誠心錫爾官爵今以年高善終于家朕甚悼焉雖然身居高位祿及子孫丈夫至此何憾焉爾其有知服茲諭祭

賜何榮襲封東莞伯誥 洪武二十二年○皇帝勑曰當元季海內兵爭羣雄

割據不可勝數其識時務而知去就之幾者幾人哉爾榮父東莞伯何眞昔能輯衆保有嶺南當朕平定天下之秋不勞師旅卽全土地以來歸使一方之民遂得安全可謂識時務者矣朕嘉爾誠心錫爾封爵近以高年善終于家然善積於前慶延於後今特命爾何榮襲封東莞伯爾其忠誠自勵毋墜先業永保祿位以傳後人敬哉勿怠

詔徵士袁友仁詔 洪武 年○皇帝詔曰聖帝親賢四海仰咸熙之烈明王籲俊萬年頌至治之休朕荷○天地及祖宗之靈中天建極撫治萬方患得賢才以弘化理蒐羅天下擢用不遺處士袁友仁遂養裕於身心風聲裕於家國躬逢明盛宜顯勳猷茲特下詔徵求赴京任用共致太平之盛率追上古之隆所在有司勉爲勸駕服茲詔命馳驛趨朝

成祖諭黎首王章勑 永樂 年○皇帝勑諭石朴黎首王章等恁每都是好百姓彼先只爲軍衛有司官吏苦害恁頭恁每害怕了不肯出來如今聽得朝廷差人來招諭便一心向化出來朝見都賞賜了不要供應差從便安心樂業享太平的福但是軍衛有司官吏軍民人等非法生事擾害恁的使將勑諭直到京城來我大法加他故論

賚告冲虛觀御簡文 永樂 年○皇帝詔曰海內該朝天宮道錄司選官一員道士十人前往廣東布政司詣玄妙觀脩建普度齋醮三旦夕十九日差道士黃道常等同布政司市舶司提舉盧善徵等特齎御簡文到冲虛觀翌日昧爽賚告其詞曰伏願海不揚波國有禎慶弘敷道力昭著神功使命經于護衛爽靈飛越卽自此以逍遙

詔舊徵士袁友信詔 永樂 年○皇帝詔曰海內隅尚資多士匡扶朕荷重熙每賴羣工夾輔乾坤再平內難嗣服丕基政既維新人思求舊徵士袁友

信既荷先朝恩命未究弘猷宜攄夙昔忠忱大張偉績茲特詔爾所在布按三司敦禮再徵回京任用於戲求賢若渴朕每軫方藏器待時爾宜效忠不怠援立無

宣宗進白烏諭

宣德四年秋七月○海陽進白烏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上諭羣臣曰比者廣東進二白烏卿等上表稱賀以爲朕之孝誠感茲瑞應夫祗敬祖宗恭養聖母皆職分當然何足爲德感瑞之云良增懷愧朕涼薄上念祖宗付託之大下念生民屬望之衆夙夜兢兢弗勝負荷賴爾文武羣臣用心同力贊輔不逮庶幾治平之世今靈物之臻實荷天地鑒格祖宗垂慶之所致也然古人之君臣因祥致儆卿等尚益殫乃心相與輯寧庶永安家邦答天與祖宗之眷祐同享太平無窮之福欽哉故諭

宗諭祭侍郎陳璉文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帝遣官諭祭致仕南京禮部左侍郎陳璉曰惟爾累職親民嘗蒙寄異繼超遷於通政遂兼掌乎成均進位春卿茂揚清譽方歸休於田里宜安享於耄期遽此訃聞良深嗟悼特命有司爲營葬祭以示恩榮惟爾有知尚其歆服

英宗諭祭副都御史羅亨信文

天順三年五月二十日○皇帝遣賡府知府李恕諭祭致仕左副都御史羅亨信曰惟卿自賢科給事廷佐於都臺乃副託以邊宣而請老歸鄉以樂暮景歷年既久清譽茂彰特遷永聞良切傷悼用推恩典祭爾靈卿其有知尚克歆服

孝宗設整飭嶺東道兵備兼分巡僉事于長樂勑

弘治十年○勑曰廣東地方盜賊縱橫居民受害雖有分守分巡官員彼

此交代責任不專未免誤事今特選按察司佐貳官一員專一在彼整飭二府兵備就兼分巡常在長樂居住不時親歷所管地方修理城池操練官軍整棚器械儲積軍餉防禁奸宄撫安居民劉撫賊寇遇有賊情生發即便調度官兵相機行事仍聽總鎮總督總兵等官節制軍衛有司誤事官員應該拏問參奏者照依處治三年滿日必待更替官員到彼交割勅命方許回司應是任者務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必使盜息民安地方寧靖庶副委任如違責有所歸故勅

諭祭副都御史彭誼文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皇帝遣廣東布政使司左參政左參議張謨諭祭致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誼曰惟卿蚤以明經發身科目擢司曹務卓有賢聲暨遷繡衣再佐棘寺爲友有撫綏之能致政有年宜享壽祉胡爲搆疾竟致長終用淮恤恩特賜祭葬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憲宗諭祭僉都御史盧祥文

成化年○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張瓚諭祭於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盧祥曰惟爾發身賢科給事廷陛建遷太僕寺轉府丞凡所履歷懋著賢聲擢僉都憲爲國翰屏折衝有道邊境以寧方歸休於田里宜安享乎遐齡遽此訃聞良甚嗟悼特遣有司賜以葬爾其有知尚克歆服祭

諭祭工部侍郎李顒文

成化十年○日爾發身賢科累更部屬歷年滋久克著才猷迨遷方伯式懋旬宣進亞冬官勤勞益著方引年之未艾胡捐館舍之遽聞慨念往勞特賜祭葬爾靈不昧其歆承之

英宗獎諭樂會縣民馬閏通輸穀助賑勅

正統八年○勅廣東瓊州府樂會縣民馬閏通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出穀一千二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

用嘉之今特賜勑奬諭勞以羊酒旌爲義民仍免本戶雜派差役三年尚允蹈忠厚表厲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諭

世宗諭祭戶部尚書王縝文

嘉靖　年○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參議王績諭祭故南京戶部尚書王縝曰惟卿明達之識端謹之資甲第蜚英詞垣積學擢居司諫寒謗聲聞出佐名藩旬宣化洽超陞都憲刻意撫綏再貳刑曹留掌民部勤勞茂著留務有裨倚注方隆溘然傾逝訃音來報良切悼傷爰勑所司爲營兆域遣官諭祭庸慰幽靈冥漠有知尚其歆服

神宗諭祭工部尚書葉夢熊文

萬曆二十六年○皇帝遣廣東按察司副使朱東光諭祭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曰惟卿磊落之才慷慨之志持紀蘭臺不憚逆鱗之謫宣猷薇省特蒙賜宴之榮屢成障塞之勳後先薦剡十數克奏轅門之凱始終俘斬千餘西夏請纓義膽懸於日月北庭獻縛膚功勒於旂常秩進三孤名聞九有方邦土之簡在忽中道之告殂訃上哀傷恩加卿祭英靈如在冥漠其歆

諭祭大學士楊起元文

萬曆二十二年○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朱東光諭祭翰林院大學士楊起元曰惟爾操履清純學術閎詣儲英祕館振藻禁林屢典文衡得人惟盛載司胄敎造士良多方借望於佐銓遽銜憂而下莊誠綸未展奠悼實深祭葬特頒尚歆茂渥

僖宗諭祭總兵贈少保陳策文

天啓　年○皇帝遣廣東左布政吳中偉諭祭援遼總兵贈少保陳策曰惟爾韜鈐夙望忠義名儔特簡師中俾膺東轂雖戎師之偶衄亦天罰之暫稽爾乃發憤捐軀介馳殉難雖揚不再而激烈之氣尚且如生馬革長甘而桓赳之竟應欲湔恥是用軫惻特諭卹賻無致

首七祭文 諭祭曰惟爾熊羆不再義勇如生日月不居倏臨首七載加諭祭用示軫傷靈爽有知尚其歆服

下葬祭文 諭曰惟爾績著旂常忠垂汗簡星隕漸遠窀穸奄臨睠乃虎臣載頒恩祀爾靈未泯庶克祗承

懷宗諭封參將吳士彥勑 崇禎十四年○勑曰今命爾以副總兵管分守廣東等處地方參將事駐劄海豐縣所轄長樂興寧和平龍川永安歸善博羅河源長寧海豐十縣仍兼督碣石水寨海防整飭武備操練兵馬防禦賊盜保障地方境內衛所守備掌印指揮等官悉聽管轄如遇鄰近賊寇生發即便相機攻勦一應軍務事宜須與分守嶺東道贛州兵備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違拗輕率寡謀致悞事機仍聽總督總兵及南贛巡撫節制爾受茲委任須持廉奉法正己率下殫心戮力以靖地方如或貪殘僨事以致貽患法不輕貸爾其慎之故諭

序

唐張九齡登逍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巍然邑老相傳斯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隨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宜仰風流而未泯州司馬王公履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常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廷閒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氣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乘流趨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緜而四極其遠則煙連墟井指甌貊以南駛雲合山川把荊吳而北走其近則深溪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

所翔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明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前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湖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臨賦得無述焉九齡小人受敎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窴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攜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不寄也意神明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前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湖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臨賦得無述焉九齡小人受敎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窴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攜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不寄也意神明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前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湖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臨賦得無述焉九齡小人受敎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窴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攜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

爲亭請
各言詩

白鴻儒譔莫孝肅詩集序

唐宣宗大中五年龍集辛未設科求賢合天下士對策于大廷臚傳以莫公宣卿爲第一公字仲節廣南封川人也所產之鄉曰文德所居之里曰長樂厥考諱曰讓仁雖不仕亦有隱德晉年不祿公母梁氏恐公孤立無倚改適繼父亦莫氏諱及芝乃開建籍也公隨母往而爲昆仲者三長曰莫禱次曰莫群公歸最少乃其季也繼族亦樂善好施歲歉則出粟以周鄰里嘗遺二兄習讀公幼在側天性迥異聞言卽悟甫七歲資識豁然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時人爲神童入鄧庠從遊於梁明甫先生梁母猶嚴於內訓試於有司薦於大廷對揚清問首魁天下初典翰林未服官政後以母老具表陳情乞官外郡別駕歸省迎母之台州刺史李邦昌上其文德鄉鄰鼓咽咸通九年封州刺史李邦昌上其事於朝欽奉上勅爲唐正奏狀元莫孝肅公祀以廟食表其里居曰文德蠲其賦稅以充蒸嘗之需永爲常典公自幼以至登第所撰詞賦詩歌皆操筆立成誦而永之如精金美玉不落形迹如化工生物不事粧點而生氣宛然如在也及今公族子姓言動氣象猶有公之遺風雖鄉五尺童子與夫田野愚夫愚婦皆重公名莫不喜談樂道之凡遊於庠序者周不賢其宗祀者莫不親其親得非狀元公神化之所感也耶是請也公之嫡孫述公行實以書且請予爲記予立之鄧之庠生也未至官所尋卒故里葬之於以垂悠久余無似叨沿公鄧恨弗覩覩公而徒慕公也因以爲記云時有唐乾符五年歲在甲午秋

仲望

曰

趙德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元傑遊南山序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奧為闢故萬嶺交峙而嵩華為辨其方羣嶽効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靈乎鳴絃之北址果業之東皐高不百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景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廬峰懸蹬之跡丹嶠路遠莫覯餘

不知其倫擬為族寺記云昔有方士於是山[illegible]變形羽服登僊故石室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側成石犖如玉岡巒峭竦巖壁垂複捫藟而升如造雲梯縹緲嫵娟似霞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捐五蘊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兩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覺境變志先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潤煙霞久收飛為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間西通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青清篠蕩蔭輝松杉下冥虛谿寂寥涵風有聲綠嶺未極劃開洞門燕容崢嶸詭狀輪菌疑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絡掛落空碧崩崖傍頹援逕下亥羽人幽會此焉瑤帶搏翠壁而直上亂崎嶇於紫氣雙巖屹以中斷奔屏疊而成室涸乎精爽澄凝氣源信列僊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鸞鳳一去簫響絕荊榛蔽路危蹬敗滅跡留人境而衆真莫知地聯精刹而羣遊莫至吁又何怪乎其曠戚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鬲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

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智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
饕奇之士也因請故實縕想羽客之元風以爲靈
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斧履險通幽梯絶棧
而歷巉崖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千稔而神居祕
闕粲然皆睹嗟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
氣通則合客有顧吝而諮予者哉或應之曰天之
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
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
不然何荒阻千祀勃焉而興乃爲銘曰鑿石通道
兮援木枝仰攀而上兮蟠雲嘀下臨陰谷兮神以慄
奇林攢峯倚兮蟠雲嘀下臨陰谷兮神以慄
巖兮洞無極老松蕭瑟兮生遠風興雲沛沛兮烟
霧黑懸巖拂空兮色噴戟熊堅根網絡兮層霄外披
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遥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
兮夕顧頹不如幽谷兮閟仙經棲浮丘兮整煙轡我窺
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仰嶺兮望瑶
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亦松之所升降王喬之
所往來道或用晦兮

靈物斯潛殿遐未昌兮此兮勁錦雲根山既不朽兮與名長存

宋劉仲潔南山十詠序

潁郡城而南幾千步於一郡復
潁陽郡山水於五嶺爲勝槩
秀絶秀之巾鳴絃峰稱最觀其盤青峭壁排虛而
起下壓巨流上摩層霄周視崢嶸森如導衛世傳
大舜南狩援琴於茲因而名焉故於其南建亭曰
薰風亭下則有涸暉谷凌煙嶂遊載圖牒近歲又
遷立先師之廟居於其北像殿齋廬之外復立二
亭一閣一堂一院以爲學者講習宴息之所其爽
塏幽致則控帶巖壑韜映雲霞縱妙極毫素未能
圖寫其彷彿燕詞蔓語一聯一詠而欲模狀哉
是以文於石題於板前後鱗次中的者益寡惟今
古渤海舍人篆勒廟垣有江聲瀉洙泗山色似龜
蒙之句比與切至得風雅深旨其餘衆作則若九
牛在目不遇庖刀也王上廳元符之歲仲湛以佐
著作局來守是郡郡僻事簡閒得與僚友遊賞其
下既而嘆曰物之奮異雖在朝市不遇知音

者則必與夫稼穡同囊況其遐遠者乎暇日因用古體賦成十章刻之石壁庶以洩茲山之久慣且使觀而詠之者識桑林之音耳宋元符四年吉旦朝奉郎祕書丞知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威尉劉仲湛述

余靖讀陳宮師留題羅浮山詩序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一又有十大洞天而羅浮籍在大洞天之七其岫穴所通遠則峩眉近則金壇蓋蓬萊之一島神仙之聚窟豈獨榮公佚之祀擅登壇之美而已哉彼嵩少終南中條太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唸咏者目爭咀嚼令嗽以買聲譽而茲山磅礴海上寥寂千載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擒詞爲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陳公嘗於咸平初以太常丞領郡來此師其屬而遊焉稚川煉藥之區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詠觀夫大人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迹不羞於窘遭時而

詢元不謂之泰所以託言寄意安於適而已令有其辭相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閒曠哉博羅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情其粉字塵蝕恐湮沒而不紀遂琢翠珉而刻之以永其傳靖躡屐來遊會其鑿刻因書歲月于石中閣地居上方幽境絕勝長老德堅復爲宗門之秀故立石于中閣云

譚粹羅浮集序

嘗觀劉禹錫初見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荊山以爲此外無秀絕遊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意使禹錫及見羅浮奚特九華山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掾郭之美採摭圖傳纂夫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勾曲之洞接茅山之勝浮雲濤于會稽分靈島于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韞冰玉竹產籠蔥奏清音於樂池耀寒光于丹竈文禽異卉交錯如繡瑤臺霞谷愈覽愈新誠可謂此外無奇峯巒壁立周數百里石樓倚漢鐵橋橫空勢憑天倪影浸溟渤蒼翠蓊鬱出雲爲霖誠可

謂此刻無秀今年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較刻因命博蒐裒爲全集命工刋鏤責付寶積禪刹係歷管載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掖文悟景神驚心得寧不趯與元符三年八月望日

真德秀贈李茂先教授南恩州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吾先子之所莅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以舉恩之士思其德者至今不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授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亦脂澤其言繁其技以求合於有司也者眉山翁爲珠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嘗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自力於科第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要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曰南視恩唐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皆有嶺海之間耶特患未知所以學爾繼自今從吾遊者必以大學爲戶庭中庸爲閫奧宅非仁勿居蹈非義勿踐孝弟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蹯二公之躅者茂先於是教其人庶乎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知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矣乎茂先金玉其人予固以是懋之因其行筆之以贈紹定六年二月

徐學孟譔黃器先儒願集序

世宗肅皇帝世人文大夫士發爲文章多學古唐漢成周雖盛宋弗尚也云彬彬矣而咳咳哀也猶有見於後作翁源之龍山黃先生先生爲詩古文擬古多於大者若符命則擬封禪典引若賦則擬兩都二京甘泉靈光騷不亞於楚詞若兩傳則擬馬班其五言古詩多擬史七言古詩則與李社

韻頗而遊南華寺詩亦無異杜子之遊嶽麓道林其餘長排短律雜調序書皆淺淫於齊陳出入夫盛唐不淺宋體矣良由先生謝官高尚訖於二紀凝神洪業操觚潤國凡世利不擾於衷故能敦繫百家陶冶刻氏而成此盛明之文也今天下名流皆知何慕於先生焉雖亮采宜猷不果於李中丞之汲引然不朽令名比之金馬玉堂者何歟也學孟來寧稔知其集豐貴價復為出金梓全集俾之大行當道繼此復可聞而不可見不俟余贅其為嶺表高人也視彼託隱田為仕徑通贅繳名於朝野者又何啻相隔之天淵

明謝德溥撰合邑庠士頌劉侯德政序

毘陵人物甲天下鉅公名卿可指而掬也其山川蜿蜒風氣淵秀蘊為理學挺為節義煥耀為文章緣飾為吏治爛不標鴻策驗嗽景嘘光如綺繡縱縵周鼎被也余嘗讀毛給諫顧光祿及吳侍御所記向在久之蓋前賢之品行備矣近與闔省士紳遊毋談及景范劉公治泉狀泉人思之不置余年誼李孟為以廣文任興寧因得交其令公勤思令公則景范裔也其為令一本其所以治泉者治寧寧人猶愛之不置寧為惠屬惠雖海邦沃區越在嶺表唐宋時僅以處遷謫耳入明而道化南翔始寢稱善地矣然而壤鄰汀贛奸民實蕃邇復征賦頻加催科日急蚩蚩者幾同輩為潢池之弄且視海上為逋逃藪幺麼小寇至敢誘執道臣雖幸膏斧鑕而鯨波中尚多伏戎寧俗又輕生而善搆翁冇隙輒自鬩於蘗藥發輒操戈反攻立馨所有桁楊纍纍強半是物也青青子衿亦兢奮向學而無賢有司師帥之落將安殖至庠中膳產亦沒於豪家不可問寧又非易治者矣令公曰噫治寧曷難導水者澄其源牧馬者鞭其害誨決拾者張侯而樹之的焉耳治寧曷難於是進諸士民矢之日吾清白吏子孫也有染指耗鏝以差祖父者如此盟於是進諸掾役勑之日毋留牘毋滯獄毋上下其手輕重其律以殘吾民於

是戒諸悍民曰厥後復自孱孱人法無赦於是諭諸子衿曰吾鄉言游子以文學宰武城遂合邑皆絃歌爾或謂鄒魯曠事耳昌黎韓氏爾鄰郡潮人所尸祝也蘇眉山爾惠之有車轍馬跡者眉山稱昌黎之教潮者至援學道爾言爲信不居然言游子舊聞耶勗哉吾與爾教學相長矣蓋及今入其庭問其政案清圄空吏凜凜並行冰上而令公之明決可知也入其境問其俗忿解爭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而寧人之畏懷可知也入其邑庠周覽其令之教士之習捐俸而廟飾矣清占而業復矣改水道而形勝增矣其子弟朝暮焉拔其尤其師長猶不靳推赤以置腹也而總由令公清德始在昔楊伯起四知自砥奕葉蟬聯千百載膾人齒吻令公祖父伯叔以迄昆季宦績赫然代彰清德於關西更何愧乎天以令公造寧寧人亦得邀天以譽公壽者譽也仲春之月桃始華元鳥至正令公懸弧辰孟爲率諸生謀所以爲壽者徵言於余夫箕疇華祝諸生類能道之詎須余贅余忝史館與聞紀錄世德如令公行將筆之列傳俾千百載不朽區區頌禱語未足佐一觴也

陶奭齡譔陸郡伯入朝覲序

今上御寓之四年人計天下吏海隅日出其守若令咸輯瑞悉後余郡伯當湖陸公率屬以行時十一屬士民奔奏期會喘汗相屬伏制府交戟下上奏記言吾郡郡幸處鎮下通東西粵咽喉其兵若民洎商旅之藉塗于茲疾痛癢疴誰通其隱代上抑搔而寇賊奸宄憑海肅菁以鬻醢吾民者誰爲建威代上銷弭惟太守是恃今年春旱夏澇洪水決溢稟突廬舍冒沒城邑厥田中高率無遺粒畔捋臥濕處而催征爾急皆蠹爾思動援溺餔饑而緩急以蘇民困惟太守是希今吾太守之來吾端不鄙彝吾民無變色之怒無疾聲之呼胥隸植庭中如土木偶而單戶畸丁走膝下如稱兒嬌女至矯革弊陋抗除奸強不知其爲割然已解且時臨汎以採風謠詁篇什以通風諭借籌于譫集而廣益于詁言就坐肅晝諾之際而微見其愀然

劬悴之色與辭蓋其焦勞吾民者卽寓觴詠之間而所爲勖勵夫厥績者百倍戴星之理吾儕小民蓋稔寬之使無以他役累吾太守假歲月于吾端安其土風而劇揉其徭俗比及三年治其有成且吾端處于荒陬側境山區海聚之鄉毒霧之所侵溽洪濤之所衝撞中州之人多不樂居沿檄官此者始至輒怫鬱愁惕率三月而形始舒又三月而神始愉形神舒愉而後得專意精思以與吾民相擾及于茲正其始舒舒愉愉之道變易寒暑以還將恐舒者之復鬱所以布上德宣下情心迫十日月而有未盡吾民其不出也夫徒佇萬里道變寒暑而還民猶忉忉焉不任其思使入而不出民且望窮于我公矣又將若之何雖然荒陬側境山區海聚之鄉固不可以久辱我公顧公業置吾民于懷周知其疾瘼苓民窮敏急且將挺而走險矣免今年田租之半則不敢幾或者用一緩二循歲序而漸征之意民猶得免孳孳之患願公之太息爲陛下慟之也若天子加惠遠民賜公還端猶願公式遵其行以對民望郡濬一時皆賢者于公能相與有成屬其行徵辭爲贈老夫耄矣不能從士民後挽公行于四君子之請卽書士民之所稱者以復嘉命

賀一泓邑侯張公潮山榮膺祿秩序 潮山張侯以宏才令德治

埔凡五載政通人和聲績懋著邇者大家宰楊公薦守令之賢爲天下最者一二人而侯與焉聖天子虛懷嘉納命特加五品服俸用昭旌異之寵乃留視縣以需不次擢用於是邑之士大夫屬予言爲表章予嘗讀漢史見所紀循良治行有賜詔褒嘗增秩而久任旣乃徵入爲公卿一時勸率趨

何政俗淳美故漢治爲近古而諸公之遺軌遺烈至今爾然猶足以起人懷想者則以秉心愷悌政體淳雅不龎也我侯潮山公治狀何減漢吏且爲治于今之埔陽其難有什伯于漢代夫埔爲新造巖邑往者羣盜蠭起與饒程之賊嚮應至勤王師而後平然其餘孽負險阻觀望尚隱然伺間竊發兵革之後民疲於奔命老弱轉徙田野荒蕪村市之間瀟然埔其殆乎侯單車莅任廣諏逖覽慨然嘆曰是無異於病癃而初潰者不消其毒而補泄之難以濟矣乃蠲煩擾剔弊蠹與民更始爲之息休養之政新撫之衆爲之立保約布恩信以調伏其鷙悍流移於四方者招集而勞來之悉俾復業且埔故衝而疲民力告竭矣侯身率儉約定經制節財用而困絀以紓虔圖襲僞而承亂戶口凋耗侯清理稟斂核實而去虛由是賦有常經役有定則民方普存矣乃加惠于課士作人之業葺圜橋皆德教不啻爻老之絃歌也他如城三河鎭而萬世永賴裁白堠巡司而邑人稱便與嚴祭祀練兵壯勉力役理訟獄興利除患修廢舉墜就北埔之遠猷而化强暴以安善類者哉蓋公爲人廉而寬恭儉而恕其政本惇大而崇雅實諸所建明初不任苛務察而矯飭以應辦目前是惠化流通頑梗者效順詐僞者輸誠其視漢循良安標野之遺以息事寧人者其難易不侔也故嘗謂侯治民類黃霸而禮教不讓乎茂息盜同龔遂而德化無愧於恭前直指陳公署曰古之循良民之怙恃信哉埔之人意侯不可久稽幸借寇以終惠遠黎則發嘗之鴻信宿皆歌孔邇不爲吾邑慶耶侯受知明主行拔而晉之台衡廣埔澤以濟天下抑以風勵有位百僚師師而績凝載熙又不爲當宁慶耶二三大夫皆諏予言之無夸毗也遂書以付之

劉毅志募修三河南安寺亭

蓋塲名損佛元須布地之金喜結良緣竊比種田之玉況青山依舊疎雲不掩手重扃而絆守維新慧日仰賡夫復旦茲有敕宗西竺刹號南

安紹自明興多歷年所十笏地據三河之輻湊一粟中納八景之奇觀風送客船聽鐘聲於夜半烟霏人市聆梵響於朝曦因堵臘白叟驚梓漸洽灌莽恐地灰黑刼鹿苑竟廢滄桑蓮社頹然孰招贊眉之陶令桃花非昔空遲踵跡之劉郎幸任錫古鍠焚修今果香臺再拓喚蘭行者擊竹持盂德水先開藉石道人吹梅吮筆念予周妻何肉本愧如來之後身喘彼董金鄧錢寧免豐于之饒舌用抽短引敢勸宏施寸粒恆滿河沙心惟善信一枝莫非春色福豈唐捐倘鞭石掄材頓煥鳥翬壯采庶粧金獻蓋彌增龍象莊嚴試問當年縱無鎮山之玉帶需以異日請看題壁之紗籠抑且簾捲秋風長誦昌黎之句門敲明月還吟賈島之詩

慶東谷羅侯獎異序

陳天資

國家以賞命鼓天下豪傑頻司治者力行何如耳饒去京師萬里而遙僻處於層巒疊嶂中行部者弗徹焉徑莅茲土者多遯以啓綸偉以就

侈故政成於斯而績用燎罔令聞之馨而亦罔厥來者羅侯東谷稟奉天子明命出宰吾饒矣公任理秉德不回陋前規而蕩滌之乃侍御洪公舉由聞而嘉焉至則事無巨細咸胥以劇侯亦矢植厥心惟道法之迪罔攜合之逆侍御亦驗侯不詭於前薦且奬之檄至邑之士民欣欣焉眉慶以賀俞君玉峯鈍山王君少泉鄭君咸請予請紀之予齊侯慶多矣敢以不文辭昔人云士惟才與誠合而後可以有爲侯以剛健篤實之資而將之以冰霜同潔之操施植規畫俊偉動人下車謁文廟慨學宮之頹毀捐貲葺之且表章名宦鄉賢以勗多士鄉設約會迪以彝教諮以四禮特親面命之用以輓民憤貪橫之攖金丞反其人而嚴其禁政暇則莅學誨諸青衿以忠信孝弟天理民彝之懿凡皆侯政績之表見者也夫不以地遯而移厥操者臣之良也贅煩劇而起民疾瘳者政之仁也厚下以心王室忠之著也易曰鶴鳴于陰其子和之蓋言感之也侯以忠良感孚而侍御奬之蓋好爵爾

落石出俄焉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孤鶴橫空羽士蹁躚此種意境何等坡公蓋以況文耶相視而笑久之已讀文忠全集輒遇此意耶讀蘇門諸子集如文潛少游履常無咎魯直方叔世稱六君子各以雄駿出羣之才聰鑣奮筆於異學方張之日所謂貢茅自葦斥鹵彌望者而大槩得坡公之指爲多則未嘗不與此意遇也蓋天地之氣清者上浮濁者下墜人得之則聳斗瞻喬物得之則翔鸞舞鶴境得之則高山流水文得之則唾玉咳珠坡公又有云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物與我皆無盡也豈不信哉蕙小草循州朝夕坡公白鶴之下竊謂有緣雖不敢謬附會然履其地如見其人景行行止先生教我不淺下車來進諸士而月課之較雠良苦毋亦蕙之于文視坡公之鶴倘有彷彿一二者耶但多不勝梓僅簡壬午之錄試季試者拔其尤以行庶幾知音者已可得其意之所在耶且吾觀坡公爲文雅好汪洋排宕而生平著論則惟以賈誼陸贄之學不傳爲嘆嘆至其流寓茲土氣節凜然

廣東通志　卷二十七　藝文五　二　六百六十四

廖不容已者勢之遠弗御也不亦足慶已乎雖然政學之推也忠孝之移也昔吳興弟子出而以光治道佐佐可觀子賤三善之治夫子以爲君子之益已不可誣且遊咏于取也楚固多君子礱錯古泉體認天理之學講之有素則經綸亨屯之政甘固宜章章如是也晉郭延魯以父饒刺沁州有異政固宜章章如是也晉郭延魯以父饒刺沁州有異政民思之不忘乃曰其敢忘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侯之先大夫敬歷中外所至道德文章贍炙人口侯得家庭之訓而思克紹先德則體君體國皆自體親之念啓之也究侯之所至君春堂姜君僉曰然相與歌小雅

王孫蕙鶴峯升士錄序

坡公之於鶴豈其緣之深而意之近者歟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此坡公之賦蓋以況蕙也蕙爲童子時同家孟仲潢之便問山高月小水

遺愛弗泯惠人士之文其洵有所本哉蕙不敏將以質之當世宗工弁槭家孟仲或者謂此未愧坡公鶴非葉公龍也夫

龍起泓賀史明府入覲序

代○歲在柔兆予有按節西粤之命簡書赫奕將促裝就道有鄰邑父老輩儼然謁予請曰敝邑生齒繁殷賦入單子前令多以墨敗昨庶惟嚚朴是聞也自徂歲仲春辱我金壇史侯下蒞茲土我有農桑蒙節力役而顓未耜我有戶口蒙嚴稽覆而貽安堵我有錢穀蒙讌權量而靡從中窳穴我有子弟蒙興學校而激昂青雲他如禁扱指懲唆訟固圄無冤苹賭博嚴兵防荏苒無警伐我枳棘遏我蠶桑作保障而蘭絲寧後調玉燭而涔曦不災且律已之嚴冰壺比潔出納之際秋毫不私種種美政聲竹莫闡故治不逾朞月而赤子賡袴襦之歌青衿藹菁莪之化蔀屋皆春田疇有歲皆我侯賜之也今侯是爲將翔臥轅莫留欲圖所以

侯廉能而名言莫既用是邀靈如椽且屬邑博君暨士大夫意也予聞而應之曰自古國家設六卿以治天下天官又聽六計以歲最羣吏要以廉能先焉今之號能吏者涿文凝脂藉口拔薤一瓣魚殃卽神鼠礫有得情勿喜者誰乎今之號廉吏者揭榜通衢誓心懸魚苟遇通神貪泉可飲有清恐人知者誰乎若侯不矜能而六事備不張廉而六計全凡世所自負以雄長人者侯皆鄙棄不爲要知而後却亦天植其性非故慕三異而後鳴中堂之琴畏四民宜人又何忝耶但與夫人未申款識而盛有贊述非誣則諛予固未挹侯之芝眉然予與侯今弟企愚同官鵷行已知侯爲南國冠冕私心蓋有慕焉今復稔有所聞則予之知侯奚必升階促席然後申其款識哉遂次其言歸父老以荅博君暨士大夫之請弁爲寻拜諸史侯曰昔長葛令甚有惠化民號慈父治爲天下第一擢司馬今際聖明在御側席廉能侯茲行也非挾玉皇香案亦冠柱後

憲文雞肋蝦封何足久羈高賢哉敬書之以爲異日左券

羅侃凱官師表序　饒

奇者蓋亦罕焉何哉所尚弗審也夫教養治之尚也公生明廉生威敏養乃成否則俗偷而民不育矣惡乎治再觀開邑之時事煩而集民勞而悅君固成憲而不擾者楊公昱也清白以興文學剛方而擊豪強者張公濬也修省具於災禎祥兆於芝者伍公天祐也斯時也政既得人而教又有劉謝二君之賢躋瘡瘼於衽席易刀劍爲犁鋤衣冠圜於橋門詩書徵於郊野宜其五麟六桂接迹於時而以饒爲稱首矣情乎楊不能弭納金之謗張有以中羣小之傷青蠅生玉於二公何損哉陽宏鑿河之碑未見其爲民也吳李歷年不久未見其有爲也毛人不職而身玷科名鍾子有志於民而遂沮風木之變楊惟前似知大體而無振作之功改授石城非欲稱其才與鄒縱羣下之奸師之不正也會任季子之賄敖之無素也許良玉律身有道儉恤細民翁大經獲上治人才猷深遠官之罷擢不同而人物表表則未始不同雖然今邑之表也表影相同而治亦隨之所謂上有好焉而下必甚焉者矣丞尉以下影也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推此思過半矣

蕭與成贈劉仰山序　潮

潮之爲郡舊矣其有聞於天下則自韓昌黎始韓公之謫潮也未能一歲而潮人之思之也越數百載至今猶不忘惠化之在心者何若是其深也耶今去韓可一二知據史傳及蘇文忠也久當行事之迹不可考而已夫驅其爲民患者與迪德爲師使潮人知學而君以秋官郎出佐外臺察畿民和厥衷皆大裨益於民民思之愈久而不忘也固宜後之吏茲土者弗惟民之承則已苟志於民矣則必以韓爲師然而師之有淺深也今貳守劉君其得韓之深者乎君近地忭內瑞被斧倪移貳吾郡至則事事無少

懈略不以遷謫介意是蓋充養有素者潮遠郡政弛民玩君政尚嚴爬剔夷而愛之日造韓公祠瞻禾仰止坐原道堂與書生陳說奧妙自選舉之賢膠序之英下及編甿罔不裒其衣冠肅然默坐以聽每行部至屬邑亦惟以諄諄訓迪為急他皆在所緩也今天子德漸寰海鳥獸魚鱉咸若潮固無所謂鱷者也但除其為民害者而已脫有鱷如昔時焉者亦當為君遠徙乎否也唐時潮人未知學韓公之教之也終雖翁然以信篤於文行其始也未免有驅遣督責之勞固未有如今日一倡羣和而皆有志乎窮其祕焉者也以今視後則千數百年之餘潮民之思劉者亦當如今日之思韓者乎君遷臨安守潮之士民不能挽留君也屬吾言以寓其思君行矣以所以治潮者治臨安則臨安之民之思之也亦然

王慎中送陳員溪之任永定序

潮之學自二楊先生首開王陽明登之說於虔臺薛中離先生繼之開端倡始發新於久蔽之際伸特見於羣駭之中風傳響應講者日多當時東南楚越之交盛為王學者莫如紹興吉安獨潮之風不下於二郡可謂盛矣林龍湖博士顧數數為予言海涯陳先生之學不在楊薛下第久失於有司以章縫自老言論風旨不能傳遠海內士大夫鮮有知者龍湖由梁州學訓導去為河池州學正予方以諸生失明師為恨龍湖日代者褐陽陳員溪吾友也向學敦行吾夙所敬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師員溪至果如龍湖所稱而員溪亦言海涯之學如龍湖乃知潮學之盛非獨由賢科通仕籍如楊薛以後風承響接踵君之彬彬而老於庠序終不一遇如陳海涯由庠序積累僅升於禮部為貢士如龍湖員溪者若聞道知學君子也可不謂盛哉員溪嚮意斯學孜孜一念匪朝伊夕精存神注未嘗斯頃合是而他有所為顧處賤薇之時隤然居上下之間不欲以學自名如莊生所稱古之眞人不雄成

不慕士惟其狀義而不明
吾信者則與之諄諄講切其不信者不強以聒之
也方龍湖教泉時毅然以學自任諸生之不信者
猶爲之諄諄竭盡不以其藐於聽而倦也員溪之
所處自必有道抑其時遇之不同耶然諸生之不
信其言者亦未嘗不慕悅其師之行誼篤而恩禮
洽退而無敢有問也居久而譽隆永定之命固吏
部嘉其賢而用之也均之爲教而所得之職所任
之地視今異矣其職之專可以無謙與遜而偃然
當之員溪又將何所談也其地之陋人方爲員溪
憂其乏材吾不謂然士之富於浩博之耳目而後
乎繁郁之文華者往往驚他分而難與言至於
聞見狹而材藻不足以自飾則本實不新誘知淺
而習染輕與之言也常易予將見員溪之學之明
於永定也諸生宜無不信者其有不信員溪亦諄
諄然強以語之務使皆喻於吾之言而後已庶不
孤斯任
也哉

翁萬達贈陳郡守入覲序

太守之於民近而且重
至易知也其在治朝人
主不易視此官輒嘗問姓名察所治狀賜車蓋黃
金降璽書褒譽或召入爲公卿爲御史中丞至顯
榮矣顧豈非賢者任耶太守誠果賢樂有其民而
固以爲政誠又如古者得專制事事攷鏡屬邑吏
亦咸知太守意相與以子民爲功是興理之道而
太平之基也乃今視昔何如哉藩臬長貳若臺臣
監者雜然以簿領相煩文法相稽牽泥日甚關白
之凍則大訾而小議什九齟齬蓋其勢易撓而其
實易求也設復有恣睢可駭如近所聽聞雖屏不
敢信然何嘗有毫髮利愛斯人之心賢者不敢資
渝猶風指彼能不潛忿瘏摘睚其腹心剜於屬
邑更何恤哉時事驚人非特太守之事輕也然人
方有言變觀理賢者顧獨可以理定而或
幸所治之郡僻遠在一隅監者行部不數至以擾
我之隙猶可得與若屬修百姓之急宣上恩德孜
孜舉其職豈其難哉潮固粵之藪壤陳君又博大

人也懷千里之仰而不以潮人爲陋和保而爽
林之厭棄機術屏絶游談無事於操切摘抉探迎
陵附之爲定於性則然其勉勵諸屬吏用情附實
抑揚皆德風也以故屬吏亦樂擾咸相戒言無忍
負長者長者今且以述職行矣天子異日儻親問
太守治民事勤勞何以爲對將陳說閭閻疾苦陳
事得失太守得爲之故冀有所感動即不
車蓋黃金璽書之賜而名重當時致位卿丞可日
月待也太守可他官視者哉余辱陳君知最深不
宜無一言以贈會揚郡鄭君暨其僚友以文見屬
遂發其所欲云如此

鄒守愚讀東崖集序　余友宮保東涯翁公以文學
蓋異才間出比諸麟鳳名卓異樹聲以炳煥於世
及臨華以操筆聯采從公從者垂三十年邇余不能
光談藏披心腹澹肝膽對鬼神而貫金石豈
獨黃人所稱異姓兄弟者君常時時要約謂丁盛

齡際應平之運能節厲行斷樹勛名以報明主
世之遇二人同心驚飆斯言願以異日俟伏馬力
不足用則辭榮逃賞蟬蛻簪纓鏟蹟閟景相與究
齊物之遠旨攷盛世之奇事躡蹤古哲下垂永世
行且單騎隻僕徧游宇內之名嶽靈源盱衡撫掌
馭風凌雲冀庶幾異人者遊以是可終始相保
寄永矢於寤寐也乃又結婚姻以盟于歹萬毋相
忘棄不謂天屯耆哲乃遽奪公以去也至心緒言
斯益余之所能幾者猶且耿耿屬耳淫淫垂睫顧
謂握手指心竟成長訣豈不傷哉於是掖公之遺
文疏草彙次成帙其言率抒英華之懿曜道德之
光先國家之急蘊藉古遂典重而辨博視之希寥
如商彝周鼎經國垂世以適於用如菽粟布帛乃
奉以告西亭先生曰是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也東
涯公之不朽者庶其在茲乎西亭先生大加鑒賞
驩然以爲今時罕儷也乃校刻之沐藩中余於是
序之用告同志嗟乎若東涯公其古之大臣非耶
公出入中外奮不顧身初終一節名重寰區勛留

社稷斯世之所拭目而傾心者獨執經守禮不敢以盛世墨縗而廢予寧之典喪不踰之德勇於求天寧忤聖心而不恤此非有古大臣之風度不能焉公方與客遊武彝歸道病會有詔以大司馬召入使至而公已不可起矣嗟乎論世尚友其尚樂取於茲以彷佛其平生矣公諱萬達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居潮之揭陽其先莆田人與余高里云

鄧光祚贈乳源吳侯榮薦序

在功令天子歲勑諸御史巡行郡邑以六事察郡吏事竣拔其尤者薦之天子天子下吏部加詳隲焉以備簡召行余厠鉞曹見先輩衡吏大抵以忠誠好善爲上廉以惠次之能而守法又次之私心竊嘆吏如忠誠好善是宓子樂克之流夫子之所亟稱孟氏之所爲喜而不寐也及讀史遷記循吏傳首列孫叔敖鄭子產公儀休僅輕幣接裘却餽魚諸瑣瑣事無關大體然百世而下聞其風辛丑擢乳源令余自燕邸接之見其氣韻宏莫不欣慕則豈非所謂廉以惠固庶幾君子者

赤令吳公以乙榜進士司教松陽躬先化導有成湖風辛丑擢乳源令余自燕邸接之見其氣韻宏洞覆育萬彙無纖毫俗累私對人言以爲他日福我乳源者必吳公也公至則披衷懷明法令攻苦茹澹推誠下士惟孜孜民瘼是詢士大夫及諸弟子員被容接者咸謂吳公好我樂以情輸不浹日而地方利病如燭照然先是縣中公私諸費悉倚辦糧戶其最無名者米派之民間夫馬出入郡城必假里胥以故豪猾輩倚官爲重出役時儼然與上官交際上官亦從而禮貌之於是詭寄包攬科斂之弊日益叢生鄉曲小民視其所轄里胥若官府然有司者竟莫敢問則以一二事微墮其局中肆欲有所振拔焉公權故實不勝驚訝遂進諸父老而謂之曰夫邑令奉天子命爲海徼惠養元元安百姓自薪俸外分毫溢取即爰荷得吾今與父老約官所需悉子市價米無派以私覿覥吾法者罪無赦諸父老頓首階下謂耳

目所視記無有廉若公乃爲之瞻視緜寡招集流移清詭寄禁包攬所編賦役視前數年省十之三里胥以督賦餘力得歸農諸豪猾輩曩所藉口上官以自潤者悉屏息四境晏如民務稼穡公乃爲之飾宮牆崇祀典日進諸儒生爲陳說經義指引周行又修復義勇特祠標示先清耿及胡時賢鄭本明諸鄉達以爲民的式日以衆多不甚月而萑苻無警奸猘空虛吏民鄉俗敎化興于行誼直指李方麓公廉其治狀薦于朝有剔刷不留一竇規條可守百年之語於是廣文李君惟寶陳君九成及鄉父老陳鳳儀仁等暑行二百里走余言爲賀余謂吳公愛民若饑食渴飲悉出于自然所興除鏟磔不遺餘力而一不可干以私即上官間有所奪色授必臚列可否據理行之未嘗以機智應使使在聖門固當與鳴琴好善驅扳綸而投錯餌者相頡頏一薦書何足爲公重哉雖然一薦書誠不足爲公重第以德澤及人之深致樂其薦者暑行二百里必欲其光顯有聞于世則所稱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故足重也余敬其語以俟夫民風者首列之循吏傳焉

劉熙祚重修關帝神祠序

自古忠臣義士崇血食而走蒸嘗者槩不乏人然或其所挺生之鄉焉已耳不則或其所濯靈赫聲之地及其所殉節赴義之區焉已耳若夫凡庭榱桷徧震國邑而載在祀典人人過而思敬貌貌恒新引之勿替幾與宣聖分席者惟神獨也神豐玫偉烈福國佑民自漢迄今上下數千年如一日蓋天道輔正神則而行之海內瀰淪無非浩氣域中香火總是良心若水之發源崑崙泛衍汕界大而江河小而川瀆水無不在而卒不可指一處以爲在也史稱神識春秋大義夫春秋先聖之刑書也萬世君臣父子扶人綱植風紀何一時無君臣父子則神之英爽盼(盼)響有以也興寧神祠鄉而更葺者不啻一再

熙祚承之茲邑荐年以還年穀順成庶務咸理民無災疹櫺檐傴而歲德明皆神力所庇也載瞻衢宇以歲久權頹祚與是得泉不忘水德靈長之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有同心慮無不樂爲蠲俸爲之倡爰弁其首于右云

復通興寧舊城河序

粵稽天地自然之美利莫水若矣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資焉乃爲形家言者占風候氣觀其流泉相其陰陽某者爲龍某者爲龍伏不失圭黍往往巧發奇中與天時人事相參則地以人重人亦以地重互爲貞勝非偶而已也不佞視事齊昌之八閱月一切興除慮無不與地方者頤紳衿相商確而於城守河隍尤兢兢汪念至若扶進人文培護土著以幾古人保乂作新盛事久何往之元楞月望紳衿合辭以攷水回復古蹟乞靈地脉爲請不佞思爲流水之襟帶邑國猶血脉之迴環人身也血脉一息不貫則肢節輒病痿痺流水一息不貫則滯天一之生機或幾乎息故挹彼而注茲者行潦也趾壑而歸墟者原泉也而畀之而壅之爭陂池之末利失汪洋之巨觀小惑易方浸致士惑珍席於匱而弗售仕或雉升於鼎而弗食其爲計也不亦左乎今茲之舉都人士有三大利焉濬溝衛城以無警用固封守一大利也潢然天塹令鈐析可守不役丁夫諸紳衿家自爲蠲且也貲不派里甲工不動自爲課督一勞而永享其逸暫費而永獲其償一舉而後白駒無聞於空谷振鷺蔚起於王廷歲稔俗醇途有歌巷有舞俾不佞亦藉手以觀厥成焉猗歟都哉攷水脉從巽來自東而南自南而西遶至北方金帶橋歸於大河夫巽東南也萬物齊乎巽而艮西北也萬物之成終成始也國氣數起于南成于西北是役也竣吾知必有潔齊其心叶之休明爲神光吐積鬱之氣隱隱隆隆有如此水矣是爲序

廖耀潘侯保城序

聞之安則泚意相危則泚意將
銅章屬于城於甲申
今聖天子重於用人寄撫字於
也乃植桃李者未必召杜任疆場者未必孫吳及
一旦變生叵測耕石
不與器習民不與我親然後起而咎持籌之不蚤
亦奚補後事之悔哉此無他由當事者以厝火爲
安以徙薪爲妄不知
絲一粒有足嘉賴即所
者無不殫厥心焉蓋劫
人民始輒耳此意惟我邑侯潘夫子知之侯才名
實洛陽而壓元白政事見伊呂而失蕭曹三年來
更新椷舊士頌民歌上臺俱首列薦剡達於宸聰
矣季春之月耀鼓篋八
楚寇告警人心洶洶計
魏旋赤子倚若長城恃
纔城補堞營諭忠義儲軍需文事無忘武備人或
以祀憂月之至是封疆勢壯金湯堂壘屹然其時

賊犯北門尤急侯膺菜公之任自朝至日中景日
昏至旦不遑暇食與眾
獲甚多賊知有備解圍
問何如斯可爲民父母
知之夫知之先則救之
倉皇我侯以父母而兼
父母之仁茲役也知不
苦心彰侯先見耳行且
宿轉中台由一方暨四
安外攘俱肩于侯之一
城者豈但九天之上九地之下哉獨愧耀沐愛最
深未及執鞭以備戎行於是亦輦羞述制勝之事僭
禦寇事娓娓不去口於
爲歌章雖知面垢塵而
感極而言溢焉聊以當
詞瓦礫不足表揚徽猷乃
鳳詔之先聲云爾

馮彬譔郡守葵山公績餘序

三代考績者制也古
今崇制以取賢試功

以計政顯錫以昭勸世莫之有改焉者政是用休維歲甲午春二月日我郡大夫葵山公介期報政咨成事也郡之士若民類勿忍其去咸永言以緊思又相率彙而成帙溯生彬受而閱之有稽德之章焉有述政之紀焉有昭庸之什焉若弘裕若淵粹若嚴毅若明允若彰徽若闡懿備公德以爲言也若持政紀若慎刑施若崇儉約若厚滋植若慎防範錄大及小懋公政以爲言也若修黌舍若飾雉堞若固隄防若墾荒萊若通南川以便濟若拜露次以祈禱有美者揚有惠者彰蓋奢公之功以爲言也彬作而言曰休茲君子之政以觀民也羣言之萃不朽之徵乎載昔文公秉心塞淵衛人頌之定之方中之章是矣而南伯君陳者迄今爲益烈夫豈後美而已哉淵衷之發民心同也今公治雷憂慎勤恤和保有民越三載而樂亦利利毋冤議毋訕疑毋怨讐而悖植風行之化溟海陶如茲行也感殷而頌興豈曰諛哉是政者民之紀也頌者美之集也德者順之樹也樂只君子有德斯有政有政斯有民有民斯有頌頌而思思而傳風雅之作德政之備也是錄也

陳時雍員郡守楊鑑湖轉秩序

士君子之達也莫不欲行其道於天下然必職業修舉名彰位晉而後道可行也載觀今之作郡者蓋有素無聞望未考滿而輒遷祕政外飾竟獲躋乎華要而世每以爲賢爲能間有夙夜匪懈盡其分之所當爲不衒焉以求知于世賢勞數載而陟明未及豈時左數奇耶抑簠簋戚施上官爲之先容而端廉恬靜毋乃以爲拙耶何名實綜核之未盡公也龍溪楊鑑湖公以名進士守吾雷特已秋毫不苟待物穆如清風其施於政據治循理視所利病而興革之薙強弭暴而不縱惡煦嫗小民而不惠奸未嘗嘵嘵于勸學而士咸以文行相淬厲徭役均獄訟平盜賊息而碑海彫疲之民蘇矣議者謂公有清白奉公之志有寬厚愷

悌之風有不工進取之潮論也蓋其所歆爲皆可告諸天而對人言期無愧於心無負于國而已耳積久德懋芳聲四達不求人知而人知之是歲長至之月君子道長之時也兩淮治鹽之命自天而下郡之士民莫不喜公道之大明焉余謂袁海之利國計匪輕非公任之而誰可游刃盤錯尤士之達材者吾知公冰蘗之操愈厲必推其所福甯民者而施之夫理財在於安人人安矣而財寧憂不足乎治最著而命德旌能之典將焉往運使之位能久縻公乎哉今日之行非公他日受大任之地歟彼巧宦固無足道無基而驟進亦豈君子之所安哉公眞賢能者也雖然忠與孝兩難全閫與浙爲便道而榮膺勑封尊公大宜人壽且康寧公之歆斯行聯弟兄偕子姓舞彩稱觴其前以承高堂垂白之歡享天下第一之樂古今人所深願而罕遂者以遂矣由是益得大展厥蘊一心經濟而澤潤生民又將後天下之樂而樂公之樂容有涯涘夫遂溪尹張君惠以公嘗

張一拱譔郡守黃公奏績考轅序

大郡伯葵山黃公守吾雷三年矣甲午閏二月實當奏績之時闔郡士民感公維深不忍其去而謀爲攀轅計又恐不能必遂也乃形諸聲詩以昭贈若頌彙成帙桐岡馮子旣詳其績而序其事矣拱攀留贈頌中人也敢從而申其說粵惟魯政報於伯禽而周制循乎虞典郡國之有奏績厥惟舊矣然以考宣之綜覈而不能不失之王成乃若一年之借百錢之送與太禧袴興歌桑麥遺詠者實惟循良之尤則績之臧否不必稽諸簡牘之虛文夫亦卜莅雷幾二年拱尚旅食方在兩都縉紳諸公輒爲拱得賢郡守慶曰彼其在部歷辭遷之介也奉命來欽賞之褒也昭代之賢良固可占其爲嶺海之循良也比拱月餘而公之政實詳得于濡染之飫本之以廉潔之操濟之以理剸之才發

之以仁慈之惠要之一一皆誠心中孚純王之政與伯者之驩虞迥別則以心感心而人心之得不待攀轅時見之矣但眞機必隨觸而後興至情必分攜而始露雖噴昔親御且然而況勢位懸隔之長我者哉是故惟德故感惟感故愛惟愛故留故頌感以昭惠愛以發情留以永恩頌以彰實使不有孚於平時則將欣快於速去而何其戀切眷戀如是耶棋則謂是錄也公之績可稽也民之風可觀也信今而勸後大道爲公也吾人分也故曰人情賢於夢卜也或乃謂公三年之政有風謠采錄在百世之功有疏河碑勒在茲非庸贅也獨不思人心不可拂而戀德之泣固恒情所必至者乎我有子弟我有田疇雷之人之感無異乎鄭之人之於子產也抑嘗深思而重慮矣我聖天子籲俊丕釐類禹湯克知灼見類文武陋區綜覈之孝宣於不居而俯詢廉聽方側席夫名實具備之士以旦夕承弼以永康兆民而公固其人也矧二千石有治理者得賜金增秩封侯舞相漢制也以公茲行一最有歸九遷焉往簡在之下殆廟堂之幸而嶺海之不幸也其能留公於一隅哉然則如之何不形諸聲詩哉如之何而不形諸聲詩哉

林鳳鳴送海康唐邑令序

欲知令之賢觀之於民而已苟賢歟則政無不舉惠無不洽在則民仰之而不忘也夫令古諸侯職也於民爲最親饑者賴以食寒者賴以衣疾痛呻吟者賴撫摩而扶濟苟非其人在一日則爲一日之害推之惟恐其不去也肯留之乎海康僻在海隅正統天順年間毒遍兵兇彫敝爲甚且去京師爲最遠來官者多肆暴虐愚民聯怨而不敢言蓋非一日矣侯來施政甫及三年遽起歸與老幼爭欲留之於府又言之於監司情詞懇至侯何以得此於民哉夫父母之於子也朝暮無所不至故爲子者一日不忍其去今民視侯猶子也不言而可知已觀今日之留則後日之思

詩之精深華妙相爲伯仲已也至于海上之文片楮尺幅俱足膾炙人間予小子祕而珍之久矣一行作吏渡海而南既經子由故居跨海清光二公當日所分受之者余小子得而合領之則茲遊實不負余余安可負茲遊哉每山窮水絕處往往有二公題咏余因而漫題其後以託尚友之意於千載或庶幾焉

林長存重修大雲寺序

道書云世界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惟粤東之羅浮居其一而餘不與焉余于庚戌春叱馭之官過大庾嶺流覽全粤諸名勝如安期生之於白雲浮丘丈之於浮丘以及觀音巖飛來寺諸峯曲曲幽奇不減諸洞而靈之六峯山尤其最勝者邑居山之麓兵燹之後滿目荒榛矣花宮仙梵盡委于石窟飛灰者不知凡幾其有巋然僅存如魯靈光者則有大雲寺寺建於

石焉以紀祠焉以報亦不言而可知矣侯家世業儒聳甫伯叔俱由賢科爲縣令爲提學兄由黃甲爲郡守羣從俱出白科貢爲典膳爲邑令接武聯芳聲稱赫然侯之賢其所自乎茲入朝而歸鄉之士夫父老稱道其美如出一口且欲言以贈予敬而喜之爲序其事

知縣林齊瑩譔二蘇雷儋集序

宋室諸君子以謫而后先至海南北者多矣獨蘇家兄弟同時而至當其相逢瘴霧中蕭然洒別各攜一幼子間關百罹狼狽萬狀顧乃以娛憂紓悲之言發洩於風晨月夕之下伯喈仲翊嘯歌自得若視向者登大科步天衢兄弟優游於金馬玉堂間未必有此喜者異哉假非生平學道之深何以遇困窮不戚戚乃爾仰嘗讀于瞻詩云海南萬里眞吾鄉而子由亦云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淮子瞻詩云莫嫌兄弟隔雲海聖恩猶許遙相望而子由亦云幸賴吾君仁議止海濱則又嘆二君忠厚愛君之至擯九死以無恩匪直其

邑之西枕六峯而峙其勝雖在城市隱若山林焉特以雨剝霜摧風號露吸簷牙聳而毀落廊腰折而傾頹鳥啄不恩空堂寂若苔侵負鼇斷碣荒涼遥遥數千祀之功德竟付之衰草寒烟其不惻然而心悸者無有也余嘗從朔塁拜先師之廟而過其門仰視棟楹危然欲絶不勝喟然嘆曰是豈無布給孤之金而爲興復之舉者乎沈吟者久之茲有居僧惺悟大發願力竭蹶圖功遂慨然曰願復作清涼臺弗惜布廣長舌望門持鉢不能無藉於優婆塞優婆彝者也援挾短疏乞余弁數言以徧告諸檀那長者以爲梵釋天龍余思佛氏之說在昔傳奕韓退之歐陽修詣公相與詆之以其說近誣而失於正余亦經生何敢娓娓徇香火情而佞佛也雖然陳眉公有云西方之教可翊經而行宗門易之旨也譯受書之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其矣佛氏之教可翊經而行也其翊經者以翊世也余亦有翊世之心故慫恿而爲是舉亦悟惺還愉中酲夢哉

謂娓娓徇香火情而佞佛余蓋非然也

送雲卿馬都閫旋廉序

余嘗閫燭之武之言曰陟之少也尚不如人今已老矣未嘗不窺嘆天下之才之難其遇也主好老而臣尚少主好少而臣已老未有以英妙之年而遇英妙之主即能成大名顯當世如雲卿馬公有足重焉公自齠齡治詩書便已習六加七攻於縱橫揣摩之術甫弱冠擢巍科授專閫而粤東半壁咸賴其奠安焉迨其分汛靈邑也立掃攙槍之妖芒而荏苒之警已息隨舉二十二里之山川形勝設弁堠而基布之力必歸障障必歸險食必歸士士必歸伍帥策嚮外毋令嚮內卒勇在公毋令在私如是者數年漠然而山高水清也公之有功于靈豈緊自今哉辛亥夏忽有洙江之行邑之父老士女無不駭且愕曰噫我公之行何速也爲柷棘非可棲鸞而晉其秩乎抑亦中山之簚乎爲柷棘非可棲鸞而別有所冲舉乎抑處鈍讓盈寧退處于不爭之地

西靈墖語序　昔盧生遇呂巖於邯鄲之市授以枕於夢中取高第歷美官出入將相者五十年及覺而黃粱猶未熟矣余之睡夢已深不知憑誰而授其枕者抑亦有冠華陽之巾黃白襴衫之服若張子房其人者相遇於三山岑嵓之巔之嶺梅花之際乎自閩至粤萬里雲遥徧野藜蒿風煙滿目信有如阮籍之途窮而可哭者余方咍臺熟鼾而弗之覺噫嘻眞夢矣六峯峯岸三海縈迴夢中之山川也中之城郭也皤然者叟蒸然黎鵠其面而鳩其形夢中之父老人民也聞嘗從公餘之暇退食茹蘗堂中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翛翛然又將見莊周之蝴蝶矣適有白面鳥襴號幗先生者叩門求謁曰余昔好時倦也從剡溪來請以備諸記室延之而入相與道平生歡須臾有古弼公戴竹冠騎東郭巍執綠沉鎗排闥直入裂眥怒曰咦豎子成名乎何遽忘我尖頭奴耶今余日背時者不章功高者不賞方今弓勁馬強與諸侯治兵中原執鞭弭以乎夫以公之才與公之年奮其果銳之氣取金印如斗大纍纍繫公肘正未有艾也吾儕小人爲足以知之於是荷鍤者遮道而前曰何也綠林聚而田猶石矣自公之來也而籌車滿焉我之得耕而食皆公之食也安得常有公而長食我執筐者遮道而前曰狐嗥滿而樹無桑矣自公之來也而橐而衣皆公之衣之也安得常有公而衣我行旅負販遮道而前曰向也東南尉而西北侯道路盡梗塞矣自公之來也松柏免而柞棫拔焉我之得廢著而贏皆公之贏之也安得常有公而長贏我而庠之若與邑之薦紳士亦沐浴于公之教也匪朝伊夕矣今日之行也其容已乎餞詞諏于余余曰唯唯公之與公周旋僅二年蒙公之知最深其知公亦最悉詩不云乎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余雖不敢如清風誦聊以當古人餞送之意云爾至於驪駒在門僕夫在途回顧同舟之誼黯然色沮此又余之所不敢道也

相周旋又安用爾毛錐子爲哉時弘農太守陶淑
在坐笑曰老平章感憤之言也鼠鬚郎胡怏怏乃
爾遂呼出黑松使者入管城作說客曰合從爲楚
非爲趙也於是從約成合爲四友與余更相熱熟
也余謝謔曰吾之少也尚不如人今巳老矣又何
煩諸君之眷戀也答曰西靈巖疆長江天塹吾儕
慮子之孤軍深入也願効一臂以助子雖從政不
廢軍旅有時攻五言之長城乎有時搗七言之堅
壘乎有時登雄篇巨句之壇拔趙幟而立赤幟乎
子爲主盟惘先生爲參謀都尉用藤角爲城黑漆
爲玉爲旗號背紫石潭而陳命毛穎中郎將先鋒
奮臂一呼三軍皆鶩長驅而出我軍屢戰而屢捷
也戰處皆入木三分倚馬草檄萬言而露布成矣
噫嘻眞夢矣夢矣然則余從前之酬應若詩若文
若序若記皆夢中血戰時語也彙成一編顏之曰
西靈囈語付之剞劂亦聊以博獨醒者盧胡云爾

麥舶嗣響序

故典史楊珂泰之畢炎人也以畢炎
掾考滿詣闕遂除授今職捧有靈山

縣捕之椒靈山僻且遠家四壁立裹糧三月不
囊橐無以供輿馬資攜其弟瑾與僕占機躊躕而
歷王程嘗戒其弟與僕曰吾三人猶鼎之有足也
缺一焉不立汝其勗哉逆旅晨夕必加慰焉迨壬
子之五月主僕三人踉蹌至矣面有菜色骨若柴
立未及視事而造化小兒搗其虛而中之余初以
遠涉風霜勞瘁于山嵐海瘴之中懨懨以至是耳
孰知其瘴巳入膏肓也不離牀褥者兩浹旬餘恒
化之夕與弟瑾訣曰邛與若來冀與若返也邛今
巳矣邛有子某某若歸撫邛子猶若子也返邛丹
旐俾使邛長爲若敖之鬼而餒于靈邛目瞑矣弟
瑾泣涕淫下我與而棄桑梓投荒檄相依爲命若
狼狽焉而死我腸欲斷矣言訖鬼伯催輀珂若蛻
焉而逝余聞之以惻者數次爰爲之檢贖鍰之餘
貲含殮之具練帛衾櫬事事必經目飭治之擇于
東郭之咫尺地以頓焉無何其弟瑾目痛其兄之
亡也幽憂灃結拂鬱成疾囊無片鍰醫無折肱不
踰月而相繼以殞所遺者祗有孱僕占機呼天刲

地號泣不能出聲傷心慘目有如是耶余復爲之治檢具以殯俾與兄共窀窆焉嗚呼天耶人耶捕之死焉爲功耶爲利耶計捕之職輕如蟬翼計捕之祿不足代耕胡爲乎而來胡爲乎而死也捕之竈其不返耶捕之竈其不返耶歌楚些而未能招巫咸而不得耶嗚呼荒郊寂滅鴉泣而鳶飛漆燈不夜霜凄而月苦可悲也蓬蒿沒垣螻蟻肆吻樵童牧豎所過而欷歔可悲也鬼呼異域燐走猶作閩中夢裏之人可悲也他鄉河邊已枯之骨徐嗚呼天耶人耶呼其僕占機切責之曰嗟汝來何遲也主忘義汝爲之乎使汝主無歸其不爲良宵之鬲不止且得不義名汝知之乎占機感泣曰小人故知之也力不克勝毋亦求助於人耳故主珂瑾過蒙厚德小人不敢重有請也亦既聞之督憲矣督憲憐小人故主之無依而念之也今小人有短疏在乞弁數言以告諸鄉紳士庶之有菩提心者隨心捐助俾占機得扶二故主之櫬以歸死當不朽生者何如耶余曰嗟汝來何遲也徵

汝言予亦蚤有是心也遂吮筆疾書以待且重勉以義之所不容已焉

謝天顏賦役全書序

吾儒於名山誦讀致君澤民之念矣之夢寐必欲效之當官故一命之士心切民生莫不欲於人有濟素所期許者然也及身膺其職守棣無藝以奉越待其民人豈朝廷倚任之意兆娃待命之心哉安所稱不負所學不負斯民以不佞乎天子不每見奔競相高瘡瘢未起爲之扼腕久之乃諸俊秀屢何余言曰澄非殘邑也縣制之規畫素定奈當事者遐外視之督索多端士民苦於賦役斯彫敝日甚爾余曰不然宰治者制在必行郎萬難措手中尤當婉曲通變以宜民苟僅能遵守已不免膠柱之譏矧法自私因以病民乎邵康節謂法雖嚴正賢者盡心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平素之自命謂何豈不一聞而行之舛也及蒙委攝篆郎其所見揆之所聞乃知膏脂有盡雜費

無窮諸後秀之言信不誣也因取全書參閱爲之綜其大綱稽其曲節以一歲之所入供四季之所需上而各官俸薪下而諸役工食若者應起運若者宜存留若者爲歲辦若者給額辦若者爲雜辦廬列詳備昭如指掌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嘻全書所載周悉如此儻遵行勿失民有不寧一者乎我輩愛鼎冰蘗可茹自不特恐靡胥之流舞文階厲身漁厚斂及以浚削讒令民疲竭澤并以頻苛謗法與其事後釐剔孰若先爲防範之愈也某雖不敢自謂於諳讀克究厥施大有造於澄民然聊盡區區以無負一日之責諒亦合邑士民與後之主政者宜有同心也寧忍弁髦乎

余言

賀泩玉陽會紀後序

無友乎其側蓋茲民社自謂師門遠而友道曠矣比至甄辱博士弟子不棄月延予爲竟日之棄創玉陽書院耆英集者戶外屨常滿予豸而絃歌化成忘子信陽畫而鳴琴治奏游得子而絃歌鳴琴之化遐哉邇矣乃所取於師友之益則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昔言願窺比焉蓋居恆靡不敬矣而佚豫潛滋於燕閒臨民閑不肅矣而驕吝忽忞於顧氣及與賢士大夫居不覺心聽神誘若芳蘭之襲人也夫惟超於事者爲能制事超於物者爲能御物而因於其中者未有不能濟者也儻首簿書孰與翔翔寥廓何者其趣超也超不絕俗而卽俗靜觀而內無心動處而外無物虛以受天下而天下常不足以礙其虛此豈獨學所能成哉蓋自學與政二而藉師友以從政者寥寥乎其未有聞也治不古若若奚怪哉予生多幸所在蒙益茲會得侑南許公爲之發蒙而林君全愚曾君月樓復攻攻勉勉成茲盛美許公歲再至會必累日予從事於學之不暇敎云乎哉故知有弗學學則何地無師友而猥以小善自多絕倫離羣以爲高

旌旗珊珊西賊聞之膽落心寒公謂黎民曰汝無恐我取其殘復汝畝隴畆奠汝室家保汝畜種黎民聞命歡呼跋踴官吏同心士卒樂用西賊皇皇無所掩藏永債于牛鹿奔于江干戈用張底定一方黎民樂此安康則子子于畝婦人于桑致此者誰沒世不忘是用作頌以比甘棠

趙弘雙槐集序

文者道之用也人者文之體也地昌黎眉山當蘇韓未生之前其地非無人也然人氣蓄久而後發則必有名世者出乎其間焉達則輔翊昌期澤及天下窮則以其文鳴於萬世之久傳誦之而不衰此其關係豈偶然之故哉嘗觀手不傑則地不靈故天將有所待也廣之香山僻在遠壤按分野星紀之分當應南斗十一度女七度子辰爲丑地理者知必有文人將興而其窮達則存乎天數而非人之所與者矣黃君恕美以鄉進士入大學實香山人觀其抗疏于朝拳拳焉憂治世而危明主視蘇韓直節亦奚異哉一時名宰

者均未聞大道者也是爲序

許烱平蠻詩序

廣東古南粵地多山林險阻民間惡少年困於衣食往往聚嘯其間爲民大慝今皇帝即位嘗命大師削平之既而餘孽復蠢於是咸寧侯仇公以王命帥師來討至則揣厥巢穴礮厥渠魁諸無辜者獲安事竣將告成功於天子民間父老願頌功德者以百數有言者曰自我之生茲土也盜賊起伏一見之方其泥濫殘傷望王師若饑渴及聞有命又慄慄非辜是懼有所慰而無所懼者其惟茲役乎二三子又焉可忘也皆應曰然又曰功成矣有司上其討叛策紀其功吾民被其澤二三子何以報公乎哉錦衣繡裳公之所有子女金玉公之所鄙無已則言乎古之所貴也皆應曰然遂歌以頌公辭曰皇帝十載西賊復倡如虎出柙如魚跳梁戕我黎民汗我非疆玩我甲兵干我憲章皇赫斯怒爰授牙璋命我仇公天威肅將有旅如林鋤厥暴強公來自東

眉山並稱於世
不亦有徵矣乎

送春及王世急民詩序

西江之水遠自益部經流
三千餘里百川所注無慮
五十餘州鬱林桂嶺蹄
趾尾閭豈不但遠洪波
皆廣爲九其流殺矣西
支流以疏播之及至端
州而峽山綿亘其口大壑
尚遏秋水時至百川灌
於高地不亦宜乎漢儒載洪範配五事於五行恒
雨大水罪歸於貌四德咸有何貌而獨不脩藉令
一身能于天地之和貌何
獨召乎水于時有位不
能作肅一國之人盡狂
建利者地定傾者人夏
裘而資裘冬而資絺旱而資
舟水而資車物之理也既雨乃求簑笠是謂後時
故君子不恃無菑恃吾有以待之非明天人之故
裁成輔相之宜惡足語此余觀前代之載自唐而
上記事簡略宋元迄於今日水不絕書固非端州

如王忠肅公輩皆稱其
手裁者以大用奇之惜其
竟拜縣令又沮于勢輒解冠而去此其窮阨視韓
之貶陽山蘇之謫昌化豈相遠哉予與君締交在
京師十餘年矣今予獲
省城日相近也間出其
詩則追步唐人清婉紓
蘇而闔闢張弛無不中
於君見之矣且其出入經史足以明理練達治體
足以禆政吟咏情性足
也世固有以詩文名家者然學不足以輔志志不
足以御氣氣不盈而驕則必歉而吝驕言肆而失
于狂吝則言苟而失于諂君素持直聲人將謂其
凌厲不可犯也而涵養既深本之志氣形之詩文
温雅和平絶無狂諂之
固相因者哉集凡十卷以
以雙楓名者君志也君志
欲比王晉公而期待其後嘗得之夢焉然則其窮
特止諸躬而已是集之傳將使香山之名與昌
黎

病水地勢之宜未可歸罪人事也萬曆丙戌歲自春徂夏淫雨不絕及秋西潦大至江水濫溢督府須桴而入堤決九十餘區宮室漂漂若泛梗夫不寧婦父不有子垂溺而望濟者聲聞四境城中水從地濆起隍幾覆矣當是時督撫則連江吳公監司則山陰鄭公觀還廛二旬吳公曰嗟不穀奉上命撫兩粵適見於天民將爲魚不穀之罪也二三大夫何以免我王公避席曰否洪範有之王省惟歲卿士則月師尹則日位有尊卑故省有大小王不省卿士不省師尹督府豈省泮所省乎泮待罪嶺西厘厘二郡端爲首又嘗守端泮之餘烈也督府何罪之有焉鄭公攝齊進曰信如洪範師尹奚遑夫病指不如股股不如身兩粵視端猶股也一身舉病身兩粵視端猶指也嶺西吾尚欲誰嫁之監司以故守引慝今守奈何一麟之罪也監司何罪之有焉於是鄭公降服減膳出則望洋而拜入則席藁而坐靡神不舉祝幣史辭遣縣人治壩遣鄉人築堤遣候人戒舟援溺遣館人治溺者水退行縣察疾苦匡卹之貸遣負甿問孤發倉廩以賑饑人泛舟之役日相望於道遂正籍墊沒貲其租薦主爲而不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見爲象而形爲器地則然矣吳公王公前長斎育父母皆同孚翼而腹之惟母吳公王公父道也鄭公母道也則相章等其功於禹稷云昔孟子推禹稷之急民也謂思天下有溺有饑由已溺已饑之洚水爲懲黎民爲務已足稱賢我實未洫儕禹稷適當其敝救民當溺而饑之誰敢厚誣賢者禹稷不然居其位思任其責平水土由我播穀由我有溺其饑而由人乎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後世胡越其民不關欣戚即勉強布事常思稅駕於人曠貴而負清時賢不肖相去遠矣鄭公守郡惟安民爲汲汲不幸被水直指以爲已溺已喜其賢可知抑有本也王父遂溪公吳父柳州公皆以民功顯弓冶箕裘而子孫昌阜不啻過之

以古準今鄭氏其有典乎
父老謁余序之葉子曰諾

王泮石室志序

夫遊觀之樂自古記之矣三島十洲人跡罕至非寶境也若寰宇內泰華衡廬諸名山形勝稱甲遊人絡繹然各踞一方迢遞脩阻非生長同域及宦轍所經則不得挹其勝徒令聞者歎慕宜乎卷石勺水之奇隨在能駭目而賞心也彼嘲風弄月餐霞吸露放浪於山永固騷客幽人車之方休歲時伏臘社酒相追亦無能縱觀焉獨司民社者民瘼叢於中簿書縶於外爲未暇及然戚脩禊勒稽飾宣勞逸洗滌塵凡則又不能無藉是者范文正不云乎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是故會蘭亭宴桃園遊鄴郊前哲往往而是又何惡於後人哉七星巖在端州東北境唐宋時已著名代有遊者輒留題於石余自萬曆庚辰來守茲郡政務叢劇奔竭趨陪勞勞一俗吏諠暇他及一日乘隙聊超然有振衣千仞之思歸而求其志徙時展翫以擬神遊而巖故無恙僅得學博梁告手錄草本因更加修葺以屬別駕陳君陳君乃參稽互考因其草創而增正之刪繁補略各得其宜俟余還而授余刻余思夫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昔人有牽動長江萬里愁之恨而裝點湖山又恐士大夫之流連光景則茲巖也奚以志爲然方輿所載勝覽何限造物巧鑄豈必爲崇所貴士君子操心御情取適而不爲溺耳江湖廊廟循環于懷於斯巖殆卷石之矣志士勞人幸無訝斯刻哉政知所重也是爲跋

峯萬懷惠祠集序

邑之有頌言何也以宣民情而達之政理不可弭也亦不可抑也太古之治使人忘之其次使人懷之其次使人歌之康衢擊壤之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有何於我哉忘之至也周公居東將歸國人留之曰汝信宿從征之士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戕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其所以懷而歌

鴟張姦宄奪攘矯虔以干法典一時率作興事之臣乃能戮力同心請命討賊凡厥士民孚于肝膈播之話言可謂知本然茲役也固廟堂之成算聖天子之威靈而邑之士民若罔聞知蓋忘之也予所謂廣衛擊壞而歌者非與談公之去也遠近胥感焉其西歸而攘袪而歌者與茲之頌也其破斧缺柄而皇四國者與或頌情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是故盛世之民樂其詞昌以達衰世之民倫其詞危而激怨而怒故君子以觀民風焉孔子刪詩也

陸鍥重修忠孝祠錄序

人生大節惟忠與孝自王遵反馭趙苞乘陴而忠孝始不相爲用世遂難之不幾以予攻盾乎乃若父充忠子死孝則晉卞壼父子其人焉此其孤貞義激慷慨引裁良由天地絪縕詎惟英雄一腔熱血已也皇明聖祖龍飛混一海內惟是潮民弗靖罔

之者不既深乎故民有心也抑之而不能止民而怨也不能強之使悅予觀於懷德之篇而知大羅之功可頌也夫四會爲邑東連韶連西接梧賀把通梧桂蓋三廣之衝中多大山林麓綿亘五百餘里而大羅山又特深嶮峒獞盤據其間恒嘯聚爲患者暴戾恣睢執人之父兄子弟求贖金稍不稱意即縛殺投之溪潭中故沿山深谷間無人敢晝行先是提督十山談公謀之藩臬諸司僉曰宜剿疏聞上可其奏乃聚兵食相機宜刻日致師大叅王龍阜公會諸道兵並進肇慶郡武呂湘泉公實矢心協謀以共武事丁巳春兵抵賊巢賊披靡無敢拒我師蓋俘獲斬首凡三十有奇厥功懋焉邑之士民繼有寧宇乃俟其聲歌頌衰之盈帙且建祠懷德省十山公之象禮焉配以龍阜湖泉榮功也邑令尹張君三吳伯郡守盧公連城刻石爲記舉人蔡子希尹走數百里來請予文弁詩歌之首將鍰梓焉余惟聖天子撫有萬邦仁育義正雖我海濱亦罔不率俾而蠢諸蠻猺敢弐

愛我素時我湖性常王公有文武材爲劉文成知已遂薦於朝使參議嶺東往督兵餉年已七十矣毅然攜幼子漁隱公以行至增城遇海寇曹真欲得公爲帥始則設壇羅拜不聽則露白刃公諭以禍福禍福厲聲叱罵遂罹害漁隱甫十六從旁請死賊謂殺孝子不祥縱之使棄父屍歸葬後臺使者上其事賜立南死所錄用其子而漁隱則躬耕奉母終矣今增城忠孝祠蓋祀公父子云後公六世孫陽明先生總督兩粵堅今少司馬大中丞十世孫峻雲公復爲是官先後竝公牆龍姐豆此豈天有私愛於公哉柳公父子忠孝二字有以貽之也且性常供奉母避兵五洩山遁道士勸之出遊可免禍公以母在不許夫惟有性常之不遺生母斯有漁隱之不背死父光天下殘忍莫如寇盜乃能縱漁隱不殺使昌厥嗣故五六傳而海日陽明九十傳而越來峻雲兩父子繼作文武兼資科第鵲起夫惟有漁隱之不死於孝子斯有海日陽明越來峻雲之得世爲名臣然則性常孰非忠臣乎更可異者世泰公生平鑒識爲劉文成其愛薦也亦惟文成乃三百年來惟兩文成而已公忠武昭著功在湖陽明先生踵功駢爵證東如之公忠武昭著功在湖陽明先生及峻雲公而陽明先生及峻雲公殲渠帥定武功又在惠潮諸郡閒若爲性常父子報九世之讎者遂得駿奔忠孝祠若詩若文且盈篚篋帙也以視卞忠貞墓表荒湮僅頗宣勑迨我明定鼎金陵而忠貞婺婦猶現芳蕤莽莽始得無毀于聖明之樵牧也不既烈乎愚謂性常漁隱不減卞壺眇肝陽明峻雲二公賢於卞彬遠矣人故不可無賢子孫哉爰輯祠錄授之剞劂氏

羅倫送陳公甫南還序

白汝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人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與夫天之生物

也人爲貴其寧人也心爲大以仁居之以禮位之以義道之以知由之以信成之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嶽以綏萬物以蓄草木育鳥獸大行爲伊呂窮居爲孔孟不其大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惡也先生不欲富而貴而樂貧賤獨何心哉見其大而已矣堯舜爲大聖也爲天子天下大貴也有四海天下大富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途之人可以爲堯舜爲其大而已矣走而爲大者龜鱗而爲大者鳳介而爲大者麟飛而爲大者聖賢飛走麟介有爲大者以人而不爲焉亦禽獸之恥乎趙孟之所貴彼能大之彼惡得而小哉大自人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子不大也小人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之大自我也然後可以爲大也可大者獨先後小者不能奪也然後生哉先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爲四韻詩以別謂余言余顧謂諸君自立其大者寧何言

黃錦讌閭邑鄉宦頌劉侯德政序

凡物留餘者多則其滯發也必巨故百圍之幹可以性明堂而根清廟亦惟根宗焉是植家世者人之根宗也周重世祿孟稱世臣則知名碩之輩出必由于世類而清流不出於濁涇也明矣武進推劉爲冠簪華胄膺仕蟬聯甲第鵲起與侯同登賢書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侯笥有遺書牀留故笏家鎮清白之寶厥惟世矣語有之賢人大夫去則畏壘於學侯之祖與父之爲也侯以之乙亥春下車寧邑寧之明珠徙者復還寧人樂不可支其鄉紳陳一經等相率而徵言於余以爲之治行管城何能罄述大約淡素性成晶籠比潔數行南山之判粲五花而塵萬象何物贖鍰得貂續牘末也老隸宿胥玩桂後進賢於掌股侯以次彈治各懲噎廢食也兩造多嚚訟而鮮輸情侯悉而前

饒相天印山集序

天印山者埔邑之賓山也邑山自南萊結爲縣治而北面清溪環其東漳溪遶其西汀杭之水經其北是山當三水交會之處而迤然獨立端如浮印秀如拱壁儼然與邑治相對蓋雖賓山而實鎮山云山之南麓環以居民樵採如蝟牛羊上牧故爾濯濯邑之建逮今三十餘年矣境內名勝無可以來遷客騷人之跡茲山復荒陋如故誰與走筆磨崖斯亦浦陽一缺陷事也嘉靖乙卯春吳侯來宰是邑將及期而政通人和百廢俱舉簿書餘暇登眺諸山周覽四顧乃慨然曰茲山爲一邑之鎮民社攸關而棲莽爲荒非所以增形勝而壯邑治也爰出令以禁畜牧復徇父母之請建亭於山北扁曰毓春別樹一小亭於山之西南標曰六甲行庖費儉而成速亭既畢工侯邀與鄉博吳少竹學諭陳由江司訓鄒春山三先生落成之相與憩其谷陟其巔輪奐井井齊齊木衍蕃蔭道紆迴江流澄碧南盼而烟廬相接絃歌聲沸北顧而檐櫓如簇漁唱遥聞西疇如屬垣而得情狀各厭其所租庸之督日鞭朴而益逋負侯寓撫字於催科而擔載如歸也惡少樗蒲得討侯偵其無商賈作務之犯則重加懲創無怙終而鮮衣遊食者悉藉記之也地產毒草間在亡賴或因睚眦或訟鬻業稍不得志且茹毒而甘心焉且告殺斃株連無算立約悉坐其家無輕生也權量任意低昂祇長凌囂牛犬恣情屠宰適階舍藏侯諭禁而風行草偃無梗化也容歲較士於邑物色殆無留良而憐才一念尤出綱衣至性凡於隸博士籍者皆蒸蒸丕變非復吳下蒙也彭周虞芮之訟非崔苻之聚冬烘巡司幾致軍興紛然侯每期知枉每期申文止之奚啻竹橋波螳之數也侯之潔操若是而濬發於世世祿之家以之可百里而業視萬靈之福以之[illegible]五位必屹八柱之擎特舉而措之耳而又何況[illegible]紹弓冶者重賢嬰省亦[illegible]也敬因諸鄉紳之請[illegible]陽抗侯之萬一如此

春及之時偏野桑麻在目長至占赤白氣以書雲亦望氛祲察災祥之一地也遂各賦詩歌以紀其事既而上人賡唱和答積而成帙名章高藻遂以寵靈茲山昔蘇長公築室雪堂黃岡遂增勝槩朱元晦卜居五曲武彝益擅奇蹤創建題品遂等於雪堂五曲之勝是不可以弗識也余不佞庸述其事以弁簡編

陳獻章送李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道歌吟入南海訪予於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卿從弟也示余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蕩縱橫筆端滾滾不竭動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心亦時於詩焉發之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忘世卿未應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白沙至今凡七月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於大雲山下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諭不至白沙至今凡七月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於大雲山下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諭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俟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予所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于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出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習不可爲古詩十三首以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以世卿歸以所聞于予者質諸伯氏庶卿登大崖山吟弄亦望之以歸吾則繫于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採藥于羅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復能索我于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道學傳序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于天下至于汗牛充棟猶未也許文正語人曰須焚書一遍此暴秦之迹不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修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綴板與同志者共之庶幾之行于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莫相講習而傳之載于此編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者備矣雖與天壤共敝可也抑吾聞之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于死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知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同不測之神一開卷盡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黎貞送黃古筠回京序

永樂紀元之明年萬方嚮風與情悅懌皇上猶以四海之廣田野未闢民或有天下誕作民主惟上下勤恤用潤於顛越民乃艱食乃集廷臣播告之曰朕心靡扶一夫不獲其所惘於扶心爾羣臣擇使之良者偕有司巡行草萊未闢者闢之俾吾民悉歸南畝無遊惰者則惟爾嘉羣厥首頫首頓首頫言曰敢不奉揚休命於是妙擇才幹明敏練達治道者使四方若古筠黃公亦其采吾邑采等言躬履伍壠豁出荒田若干邑耆老

暨稚孺咸舉手加額而相告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而使臣宣布德至渥也暨公回朝咸爭擁馬首擊節而歌曰山不癉兮海無波如虎如貔兮將若何賣刀買犢兮罷凱歌樂趨南畝兮投干戈使君之德兮千古不磨歌已民復歌曰兮常兮倆作夕息無立錐兮周施厥力與我土兮草萊是闢粒我饑兮莫匪爾極樂此生兮順帝之則嗟夫觀里巷歌謠則知政教得失今公能敷達聖明盛心使遐陬之人擊壤鼓腹感嘆興起形於歌謠若然信共無愧於皇華矣余日盛事遂紀其實以爲序焉

贈戴履常考績序

管子理魚鹽齊國富強吳王煮海利財甲天下鹽之利亦大矣吳爲揚州地廣揚之南域下厥賦上上錯田最下而賦不薄者人工脩也尉陀劉隱奄之以霸國是則廣亦富強地非獨齊與吳也然利而以義則害不作利而非義則害必生若此者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以義而利乃王之先合義言利如桑羊孔僅之徒取民盡錙銖其爲害亦大矣古之俗吏稱之不誣也惟劉晏陳恕天性明敏負經濟之才故能足國裕民馳譽後世又豈俗吏之所能爲哉唐陵履常世以儒爲業義利之判瞭之非一日矣暨來莅政於桂嶺已二歷天官考最履常蓋能正身率下會計有方勸懲有道是故國課賴以聚民用賴以足非苛虐取民以致之也余古岡去桂嶺僅百里與履常會再四士多器其材民多頌其德余竊自喜曰古今理財者鮮有得令譽而斯人任一命官居爾地聲名藉藉若此使總天下財必能足國裕民如劉晏陳恕可知矣余又聞事有得失民有利病國家計言之士皆可言新會虛徼糧千有奇深山窮谷有罟網之課此塔弊政之大者履常思與其民解倒懸嘗欲言之今聖明嗣大寶愛民之仁厚民之生屢形詔勑履常入覲正其時也宜悉敷陳皇上聽之信之舉而行之是子以大義利國家不以小利傷大體

異日所就其可量乎無俾新會民稱曰俗吏余日於是之

紅溶出谷迎賓圖序

外氣象隱君子吳均偉器居其間吳均好賓客賓客亦樂訪之故有攜琴相訪有載酒相訪者遠至數十里多至數十人始無虛日吳均每出谷迎之略無難色客有慕之者繪爲圖一日瓊城殷彥申持以示余且曰此出谷迎賓圖爲泉鑿吳均偉器設也斯人昔嘗遊贛宮今退而隱居於是谷之中其道亦近似於子敖之曰古之隱於谷者吾得二人焉鄭子眞隱谷口見稱於楊子李愿歸盤谷獲敘於昌黎然不知是二人者當是時果有賓客訪之否也設或有之不知曾出而迎之否也有與無迎與否不可知也所恨者子非韓楊之流不能發揮之俾與二子並傳於世耳雖然聖朝文治方興深山窮谷豈無子雲昌黎出焉吳均誠能遇是人而迎之又何患不得與二三並流芳於天下後世哉予雖未獲荆讖然觀其圖思其人亦欲一拜梧竹之表不知吳均亦能迎吾否也姑書此以爲後會之張本

張文獻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人之生盛於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伴伊昌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相元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闔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才之生先知見重於元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

公聲名赫奕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後世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亏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部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邇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帖聞先姚太宜人喪因攜南歸朔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若暲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韡同知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齊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爲卿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區大倫譔劉氏家藏集序

陽江端郡巨麗邑也其大夫庶幾彬彬焉于

之風聲烈文藻烜赫表著則以劉氏重哉劉氏與永陽始基永錫之子伯度經學名家蟬聯科第文行彪蔚並發藻芹宮澈芳藝苑心懷五嶽業綜四始者於孟衍父公濟其祖雅好文采蔚焉諸生劉約者從予遊思振父祖之業間以其家藏詩草謁予序之以爲詩者性情之所流露也性情不調詩則何稱是故其情平者其詩悟澹而多正其情達者其詩溜亮而多暢其情深者其詩韻勝而多致昔之作者蓋未有離性情而稱詩者也詩至於唐綦盛矣其間傑然名家莫不出其中之所自有而情見乎詞故足術也後世操觚之士不本其性情而貌唐人以爲榮名吾未見其詩之唐也是故曲江之風度蕭踈者貌其冲澹高岑之秀特閎汪者貌其爽塏王孟之靜雅雋雜者貌其清虛杜陵之憂國浮誕者貌其忠憤大心聲不同如顏面各異故燕許不襲調於王盧而錢劉不擬聲於沈宋大抵情觸爲聲聲韻爲詩

心聲所發莫之能强若夢其像貌遺其神俊性情之道無乃刺謬乎予讀劉山人公濟與厥嗣孟循諸詩知其箕裘風雅述作菁華烟雲並寄其遐心山泉共發其孤賞感俯仰之陳迹興慷歎於永言情緣心生則逸思旁流聲從境觸則立言映發殆若山中瀑水清響泠泠又如林表松風寒聲襛襛其時則少司馬沈純甫流寓茲土山人相與締好交歡嘯歌互咎原本極命並稱嘉詠而海陵蠡江之勝浮天浴日之觀莫不驅之毫穎羅之篇什斯亦達人之高蹤逸士之奇韻也而或以爲山人與致則饒簡帙則寡何居乎要以稱詩貴精不精奚取不見孟襄陽五言一唱遂表洞庭後來作者雖多難稱嗣響山人篇什簡約其類是乎山人父祖並以勳業表著當世山人類世之高隱孟循事父以孝聞不獨能詩其爲父子風流亦且爲政於雲壑之間不愧祖風矣

區大相後使集序　冊封使之將還也與遣及宮僚也自予始也故事使臣銜命得

便道過家畢使即行其得乘傳遊也遊而紆覽也自予始也故事使車所至地主爲飭庖傳厩也且導之遊也自予始也故事封使乘傳而出及瓜而還無踰期者其以病請也請而得報可徐行也自予始也非夫君相恩遇克有此乎辛丑歲予再遣得周藩是時畿輔大儉道上所見林木皮幾盡罔之皆饑民所采於是傳舍具餐予爲停筯不能食漳而南彌傷心目數姜里之臺銅盤之銘皆在焉既而玩淇竹則嘆衛武之睿聖也入蘇門則思嘯徒之遺世也畢事周邸出訪梁園則慨然于孝王賓遊文武之盛也與沐宋之興亡也而巡撫曾公則謂予曰從此南行過鄭州路可達嵩山若稍紆而西上龍門窺嵓柱循洛東行亦可達嵩山同行者喜鄭州路便已聞洛中路不甚紆等悔之而時於二室登望焉左眺右矚是陰陽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而周公之所避位也是申甫之所

刺以定興讓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舊說詩亡者雅亡也若風在民間未嘗亡也予則以爲詩亡即春秋繼詩而賞罰者也故曰仲尼述史三而詩並刪焉是風人之義也今陳詩之官久缺即所陳止并述所以作之意如此

端郡守陳鄰嵓奏績序

昔漢制六條察吏蓋於二千石乎二千石一外臣耳縣官至欲與之共民而勵精求治愀然下詔乃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爲兢兢當其時天子艷慕其效致於政平訟理使民無愁嘆漢氏蓋重守哉今夫郡所統轄大者數百里小者亦數十里說又無補於時政乃其事終不可廢勸百而諷一猶然爲之耳嘗以一帙寄示友人汪公幹公幹曰從古作者羈遊登詠人不數篇未有若此感者復與用環家兄銓次焉好事復竊而刻之予又不能

生而巢許之所遯世也南趨宛鄧則具茨嵫嵲襄城首山是軒皇之所問道而成鼎也南陽白水是漢光之所興而孔明之所躬耕而吟梁甫也方城嶢嶢是屈完之所張楚也又南涉淯溶登元嶽浮襄漢以盡於荊郢是孺子之所歌也漢女之所游而被化也召穆公之所疆理而樊侯之所封也是晉室諸賢之所登臨興嘆而思託不朽也西望巴巫東引雲夢沃壤千里是又英雄之所必爭也又南尋岳陽臨洞庭汎瀟湘上祝融望九疑窺虞帝所葬處低徊久之下湟川以歸是爲歲之陽月其明年春聞皇太子冊立冠婚乃作三禮詩二月赴京行至滇江病不能前具疏繳節請寬限得旨沿途調理稍間略涉嶺外諸勝癸卯冬辭家甲辰夏六月返於京往來所歷輒紀以片言而附以還家所作其得詩歌雜體近四百篇嗟乎已之荒於遊而溺於職也或者其追數吾過乎於是客有議予不陳時政而放情遊詠者乃設應之曰古者史官陳詩采風以觀國俗里歌巷謠猥雜並載因其美

封壤相望也地有剛柔燥濕肥磽民俗有澆淳賦役有重輕訟有繁簡治之者有能否政有緩急張弛寬猛夫使一郡之內而國異政家異俗亦安傳政平訟理而稱之於是郡守之勢窮而縣官所與共民之意亦窮是故其道莫若訓吏訓吏莫若以身先之漢以來二千石得自署察佐選用良吏今制雖不得自署然能正已率屬躬先教化使能者有所勸而不能有所勉斯所貴共民者耳肇慶於嶺西爲劇郡所領州縣十餘城皆負出四險疆域遼闊民俗龐雜而十餘城者又各爲政也治泯泯棼棼民是以不匡故守吾土者不難于平其政而難于使十餘城之政盡得其平不難于理其訟而難于使十餘城之訟盡得其理不然我有人民而長臨之吾能庶之以封植焉豈不亦稱理效其如此十餘城者待命何也郡守陳公之爲肇慶也不自爲政也又不令十餘城各爲政也乃與十餘城共爲政也其與十餘城也無以異于堂上也其爲之堂上也無以異于爲之十餘城也其以我膺一郡之寄欣厥利病我其尸之夫旣環千里之封而置我守聯十餘城之長而嚴事我豈其謬爲尊且重者此公加惠意也蓋政期于盡得其平而訟期于盡得其理矣是故明察以莅之給辦以宣之煦嘔以撫之矜哀以遂之平法以致憲撥度衡令使百爾小大盡一而守以法相維以事相勸以功相序以能相先安其教宜其俗公所以幸徼土以賜之乂康者也始公拜命來皇自皇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豈以其才爲不足辨無亦謂是十餘城者要束未申條教且未布因仍積習惟故之便無乃于政實有缺歟故治在去泰去甚徵輸止足賦額毋溢羨里役止句攝毋重困以供億胥吏止承行毋令舞文府臺無得至鄉幕尉止捕緝無竊權虐下關市止軍需及譏察毋橫濫稽留病商旅至如廣儲蓄浚城隍敬老字幼興學造士凡公所爲無非爲十餘城之民計百姓之安凡百在位罔不仰承休德捐旣往圖來效以期不負公之教百姓

定功不計區區獻捷之事也太倉凌洋山公得命開府代石汀公之後奮然曰羅旁之請今日亦後時矣門庭示弱而我又從而綏之也可乎遂申前議曰咨訪夕籌畫諸凡調集兵餉練選才武相機爲令暨分哨道宗所往雖行軍故事則然昔之人有行之者而公益加詳慎矣詩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公其有之曩公兵備密雲予辱頫蓋一時倚馬談九邊事而公亹亹懸河曲折顯微罔不條貫天下事北難南易公不難其事於邊雲朔雪之際矣今日之役十萬衆若運之掌斧鉞所加勢如破竹矣夫豈偶然之故哉吉甫之薄伐方叔之來威人人舉此比方爲頌而公且諰諰若思若畫有歉然無滿於是也公之初意別有所爲而不在是也藉一時之雷霆收百世之雲雨奏捷之令將行而縣計其於是矣方且自計便宜有命徹土庶方阨險隘安置降人歷歷善後皆有成畫非苟言之爲心爲踊之王陽明既克八寨欲改賓之南丹衛鎮其中

海瑞譔總督凌雲翼平羅旁猺寇序

國家統一六合雖在外聲教相敕者無不欲其入我覆育生存之中粤東西設重臣奉行故事多闊略歟臣便宜以控諸寇列聖相仍也即如羅旁一隅之患耳跳梁門庭昔者亦不一創之以致復有今議開府計二百年地方凜凜不殊初日毋乃覆育之道講之有未至耶夫兵武國之大事有七德焉急在戰兵安民保大

事竣而請當事者認爲緩情因成寢閣今日有此舉有此後悔耶陽明平八寨而八寨存公平羅旁而縣所設陽明之於公何如哉夫粵東西事有缺一指畫棄前功者上首功則已之謂也有因一指畫收千萬世績者得其地疆理其地之謂也故予於是役不以震驚徐方周程伯爲公許特以徹我疆土召虎爲公德若使當公之任者惟公之爲至今日寧復有猺獞之梗寧復有年復年兵行之毒已乎公之功著在一時公之德垂及後日惟公不以久近便不便二其心是以能爲國家計長遠圖其大周書曰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公之謂矣瓊府太守唐可封同知楊繼文府判黃與儔節推劉學易荷公威澤鼓舞不能自已願予一言予亦澤及中人也念惟得有大焉大有自來因綴之以爲賀且用爲後公者告其兵行顛末當有紀其盛者矣不詳及云

史繼階譔

肇慶陸太守奏績轉分守嶺西憲副序

余曩者奉使過端親星巖石室之勝碕礒硱礆峭而爲龍宮霞洞偉而爲石卿墨侯心甚異之蓋山靈之所呵護造物之所珍祕以至于是計必有瓌碩之彥與萬熊之奇相爲輝映乃足重也昔陸公紀以鬱石流芳而包希仁以端硯垂譽並芬人齒頰二公之遺跡又何殊乎廉石陸公以公紀之胄含香之俊出而握麟符于端也滿三載績上功于王爵者茲且由保釐躋槐棘矣于時郡城袁君別駕王君司李阮君高要張令命豚犬延旭馳役授簡于余以紀其烈豚犬沐公愛甚摯余因以諗公賢甚悉重以諸君之請曷敢以丘壑辭乎夫古端自何敞崔瑗唐夫希仁而後嗣音多歇俗尚日囂叱朱轓而爲諸邑綱紀者靡不躊躇四顧公一麾滇水則花錦之跡未湮載石之風非遙弗謂逖土荒徼薄于中州也緊介石之操不渝而越石瑩于晉安交石之吞入夢而片石擅于韓陵以故髦矜于式冶以內無非祥金胥惕于度羣之中去其害焉有所灑若雨露而非豪右有所凜若霜雪而非

單煢榷程燭於觀火則市魁不能爲之蠹儲峙峙於如坻則鼯褻不能爲之災片言剖盈庭之紛臥治就亂繩之理豈棠之陰有止肺苻之聚有探丸乎想其潛劑於筋絡節轄之調而徹藩籬推肝膽爲豚魚孚時而成風運之則舞合桑林時而善刀藏之則若含光之入無垠素絲之致諧於冰絃丹鶴之間高於神爵其漢之敞耶唐之殷耶宋之唐夫耶試觀碣石霧收而蒼梧雲斂卽月臨之仙人鏡洞於燃犀流洲之昆吾鐔發於新硎望之者莫不袍笏以拜詎惟裹錦之榮施陸氏世不乏鬱林矣獨包氏之硯哆稱於端州哉希仁自端遷殿中丞進樞密以公之磊礌犖明潤雖先正名傑不少遜何所施而不可異日者天子而東南其顧思得良守若龔渤海者以制粤行將以文武之憲畀中丞之而六七十年皆有陰陽之害氣攄于其間故氛祲之象形爲妖孽水旱變而爲盜賊兵戈蓋亦氣運使然豈盡人事之咎哉而戾氣激則神氣愈張宇宙之精英光怪亦遂乘此時而變現必有偉人生焉出其深心大力往而與天運人事爭衰旺生剋之權究之正氣長足勝天非常之績著焉遠不具論卽如國朝諸先正若馬端肅項襄毅王文成三先生皆值疆埸多事之日建殳彝底定之勳至今彪炳天壤爲史冊光蓋風以激而鳴雷以激而震豪傑起而靖大難豎大功雖其胷中饒有甲兵亦時至事遒若風雲飄忽雷電閃爍相推盪不得已而後起時激之也初流寇之變發難于平遠嫁禍于程鄉搖播毒于豫章之會昌安遠流禍于八閩之上杭武平數世瘡痍三省騷動當事者議剿議撫迄無成局賴憲臺謝公移鎮興師爲民請命三月捷奏萬全其間決策運籌操縱有度發縱指示開闔如神作用之妙要未易以筆舌傳至于單騎搗穴矢石躬嘗執訊宥從禾莠手別掃

李士淳譔潮州謝巡道平寇錄序

天道之變遠之而五六百年近

諸巢于俄頃擒五兇于笑談目前之計算無遺事後之經營有法其若心妙用則已備載二冊中矣乃予所最服膺于公者方流寇臨境勢熾燎原人相顧色恐公以輕裘抵程鎮定不擾卽焦勞不寐而暇豫自若迨兵將用命而賊黨漸孤今日獻俘明日報捷人人爭賀戰勝公益勞謙自處口弗言功區畫未然事不厭細時對予言泫然下淚若不勝其愴怛者人知公爲經綸猛手而不知其具菩薩慈腸也古稱謝安石之雅韻范希文之先憂若公則可謂兼之矣公移鎮來程予適以假旋抵里同舟遇風安危與共周旋左右晷刻不離三月間所爲悉心指揮不輟風夜他人得之于風聞者予獨得之面命口商予自信知公最深惟公亦若以予爲知已者故爲撮其大要略述數語弁于簡端若夫文武之勛勩將卒之功級善後之調陳區畫士民之謳吟思慕他日自有太史氏執簡以從于又何多贅焉

重建松江書院序

全潮之山水發源於程鄉猶泉之有崑崙泉水之有星宿也程鄉之山水鍾秀于松口猶秣陵之有匡廬也雖然山水之勝槩也得范希文岳陽樓記而名遂著洞庭荆楚之勝槩也得范希文岳陽樓記而其盛愈彰赤壁黃州之勝槩也得蘇長公前後赤壁賦而山高月小之句至今膾炙人口水光山色遂與其文並垂千古蓋天地之有名山大川猶人家之有奇珍異玩祖宗寶而藏之不輕以予醉飽膏粱之子弟必謹擇其端慤無他眞誠可任者簡而畀之而後可以垂之久遠饗宗廟而保子孫吾潮負山抱海形勝甲于天下稱爲東南奧區但以僻阻南荒自唐以前聲教罕通文物未著山川靈異之氣半湮于荆蓁瘴霧山嵐海市之中自韓昌黎出守吾潮命天水進士趙德爲之師而士始知學人爭向化文明日闢風氣漸開山川之色亦遂爛然一新又越數百年而元城劉公謫宦梅州建書院于梅城之東南隅曰聚多士講學

其中士習民風翕然丕變吾梅之山川人物遂與全潮並峙然開闢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韓公開闢梅之山川而紹昌黎公之芳者元城劉公也迺年以來滄桑改變陵谷遷移梅城書院歲久廢圯荒垣頹壁鳥鼠攸棲履其地者愴然有今昔廢興之感先朝崇禎巳卯業巳重建書院于松口丙戌復遭寇亂焚毀化為灰燼夫元城先生流寓于梅猶能開闢風氣于千百年之前余生長玆土不能接續餘輝于千百載之後心誠恥之幸今仰仗熙朝維新之化公卿調變之方賢公祖父母勞來安集之功喪亂漸平昇平有象瘡痍者起呻吟者息庶而議富富而議教求懿德肆時夏玆其時矣宣天子之德化懸象魏于明堂除舊更新與民更始者此在朝公卿大夫之事也宣公卿之德化傳木鐸于道路振聾起聵明覺人者此居鄉士大夫之事也余浮沉仕籍者二十餘年鹿鹿魚魚毫無建明棲遲衡門若幾幾十餘年尋山覓水浪度歲月進之旣無補于朝廷退之復有愧于鄉黨豈不虛負化生我之意貽羞于昌黎元城兩先生乎遂于今年壬辰之冬鬻薄產數百畝得價五百金買于梅州之松口就舊基而擴大之廣袤數百丈誅茅鋤土伐木研石鳩匠與工重新鼎建與父老子弟約約旁搆書房一百二十間中建正堂三間後起書樓一座朔望則集耆老士民習射講法申明鄉約獎善懲惡宣化里閭倣昔人耆英會兼寓鄉校之意春秋則聚俊秀生童課文講藝說詩敦禮仁讓相先少長有序倣昔人家塾里庠三物賓興之制旁置社倉二所積穀其中年登賤價取斂歲歉半糴散賑倣昔人常平社倉之法衆論僉同次第建置已有成緒然而工大費繁心長力短余巖棲穴處之身入山采芝釣水食無十畝賦閒八口告饑積書滿牀橐橐瀟然愚公雖有移山之心精衛苦無塡海之具非仗當事宰官之靈斷不能造浮屠而登頂非藉先生長者之力斷不能聚衆腋而成裘伏祈顯官貴人居士先達大發繼往開來之心期立天地生民之命倡義捐金撮土成山紹休

美于元賢垂教澤于後進共襄盛美永垂天壤使千百年後聞風而起曰唐昌黎先生倡之于前宋元城先生繼之于後諸先生復興之于今將來書院之蹟地老天荒與韓公劉公媲美百世而諸先生山高水長與程水程山流芳千秋矣不朽盛事其在茲乎

魏浣初一麈草序

世廟中七子之變爲詩格者其壇坫皆在白雲司而其後如子鱗元美明卿子與稱良二千石者過半蓋嘗時元氣渾龐法網寬大士大夫皆有裒衣緩帶雍雍郁郁之風故雖劇爰書持手板猶能以其餘暇從事聲歌以賡太平之盛未嘗覺州郡之勞人也隆萬以還詩猶在不渠天祿含香蘭省之間邇年來外患有寇內訌有增積玩之後綜核名實士大夫方救過不贍即潛郎散吏且廢嘯咏而職思居一麈出守塵牘紛遝左右手畫猶或疲於應接而何遑對筆牀牘案稍恣挑達且有風流罪過之嫌避言風雅者蓋亦多矣味道習鉛槧日卿性嗜吟弄解禍起家適委蛇於七子之舊署慨然若歷下瑯琊不見我爲恨者洊收清曹又適水部居然東閣之有何郎也觸事成韻疊韻成帙上紀恩遇下述祖德以及送往勞居登高望遠之作無不流麗綿宛閒靜淵止此猶日鳴珂帝里承宮草之霏霏乘軺周道感隰華之皇皇宜有以鼓吹休明流連光景端州之行越在荒服進則有君門日遠之慕退則有予舍雲白之思銅章束身竹馬遮路軼掌方自今以始豈復緩轡行吟拄笏對西山之時哉而歷覽之餘心神怡曠山郵水程花情鳥性都供句裏宛在畫中忠孝大節尤一篇三致意焉甫踰嶺表而奚囊遂已富有若斯矣更僕三月大治四境攸寧黃堂多暇凡得獠之謠語點鐵成金並可備采風貢俗之遺而孔星巖錦石神工鬼斧之勝點綴有待其落唾珠璣之欒走筆風雨疾正使十從事騰寫劄不勝給巨文之手又可勝裂崖破壁而鐫乎昌黎子瞻其題咏徧嶺以東海以南至今韓山坡亭草木借之爲寵而李公垂與元白齊名所

帽叢有人焉吸筆仰紙金玉之聲與案牘相錯此之胷懷蓋仙仙乎難其人哉題讀星巖草序端者爲廉石翁翁贏秀而文一時而詩若文遂不渝端州司馬時作也彼皆遷客處喧善寂人與地昵影於千古雲霞瑩其心胷發其氣骨泉流滌其於衷本魚鳥償其性真見至彩章蘊盈珠送固已軒是松風寶玉煙露真見披讀之餘攸然冷然真塵襟灑然弟見穎末河懸亦復包漢思同泉湧派衍支其爲治也淪源以理不爲庸人之擾遵文貞也越布單衣南方之佳人守穎定當致五色羽以繡藻盛明而依依子舍白雲忠焉且孝鬱林之橘司寇之魚方之則三捻前徽兼世美洵不虛也鴻於翁世有譜誌已酉先儀部與同賢書乙丑春鴻復上把父行卽知翁母若鴻悉翁屬序於鴻而鴻之序翁者略不多及則稱魏堊菴張平符兩公皆前身金粟所爲序具在詳而贍豔而不誣與星巖草交相永也采枲賡而綴藻龍衮則此數語者不倦贅乎

著有追昔遊長句固卷有同寓公非詩無以寄其蠻煙瘴雨淪落之懷味道之輒鄰乃天子賜顧炎方欲得黃穎川龔渤海其人者而以特簡千秋而後誦其詩者不當謂遭時更過于昔賢耶味蓋生而與煙霞之氣相迎合而其尊人安石公雖拜朝衮不以金紫易我荷戈卽其送行之什云曾聞吳隱之揮沉香片復有我忠宣拜餉茶一串有噫父子間以詩自娛以詩相勗如此天倫樂事眞可被之管絃繼響白平原家學淵源厥有自矣

翁鴻業星巖草序 蓋礙

間游神五字輒動色令東之斂容止若新婦少涉騷雅多或以風流受過焉然則作詩者毋乃有憂患之心乎以語內睠澄如寸絲不墨者當不爾爾今也九百如沸史事論詩至今日亦幾於啼笑俱矣士人方沓拖青衫鉛槧外

韓日讚賀萬邑侯兩臺交旌序　循良之重于千古也與相業等何也宰天下者二氣之愆伏養變理之功宰一邑者化惡之調停無膠柱之累要以膏不屯而鄰克濟則國計民生咸賴焉安見御屏之書不與金甌之覆共芬千古哉寧邑之病久矣俗之逝波莫砥矣萬侯下車來其心冰壺也其手霹靂也其仁則騶虞之不踐不殺其武則神羊之觸邪也其民安堵而俗改絃犬生羭而麥兩岐也非獨宰一邑使侯宰天下亦猶是也通宵旰所需莫急財賦而其要則係于邑之長吏儻效職幹辦而百里之外莫借箸焉于國計奚賴卽苛日國計而宦橐之營稍垂涎遠年鬻業動爲搆端三尺肅而兩造希矣毒鬻傾貲株連無辜反坐嚴而性命各正矣諸所爲民生計者未易更僕縷都御史許開府兩粵御史王繡齊兩部咸知侯非僅百里才也以古龔黃目之迨事竣報命所推轂郡國高等者若干人而覆盧特最許曰操履端嚴修飭規摹遠大王曰風度軒昂照振剛廉若霜嚴均知侯之深者也夫皎皎者近寡才諳者多玩而煦煦者近窳刻而煦煦者近寡才諳者多玩而潔操者多拙侯豐姿玉立洞燭如電披拂如風振肅如霜而舞文之膽落噓則和飂而漸則甘澍溫則負暄而向隅之怨釋侯眞循良高等哉夫一醜跳而四海沸侯百里司而三異成以制錦之功移爲補袞今兼攝長樂循良兩地異日宰天下亦猶是也國計民生惟所揮霍可稱救時相矣豈特循良高等乎哉不侯不文而久老某等躬徵言故不辭操觚之役

何維柏讌順德梁氏族譜序　順德桂林梁子永崑與訪勝遊抵是邑道經桂林梁子敦請至祠執爵修會事少長錯如坐起翼如冠履襜如余曰盛哉梁氏之文物也藉藉有餘榮矣叩其族之由來溯源伯益世居夏陽因出其家譜示余曰我梁自許事

恐不能盡著同耳余日是千人之外百世之下
求藐求惟家譜之修爲先哉遂不敢辭息酒染翠

爲序

國朝馬元重修曹溪通志序

粤自禹功告成山川久始著佛入中國以後圓二十七世初祖東來更六傳而爲盧祖方應百七十年之讖再造寶林又千餘年愍大師力闡南宗爰修通志豈非荷道得人則地靈協應而盛衰興廢之故胥有天焉以主之哉攷紀載代起道場建制不一

聖朝御宇并包八荒特簡平藩底定海國偉伐用懋帶礪申盟少保公濟美光前壎篪唱和時馭霓旌飯依淨土古今未盡毅然鼎新制府少司馬金公風行政速百粤澄清大中丞劉公虛懷樂善吏戢民懷僉諸臺使眷懷方丈妙選總持遂迎雪公專攝寺主子承乏斯土躬詣祖庭瞻禮之餘應接不暇留止宿始識雪公眉宇清癯蘊藉鶴立不羣

卑耳崖公由晉江入雄州之南海後拆居桂林則方正文嶺公始也文嶺再傳而符璽卿諱伯揆者遂以科第顯爲宋名臣德業文行載在史志嗣是而支分派衍欲繼原譜而似續之敬藉先生一言以垂不朽余曰譜所以著同也同也者以血脈骨肉千人之外以氣求百世之下以親求其本源同也自非然者即坐之一堂羣之首族人衣懸鶉至不敢相梁子斯舉求其所著其貌同而已余何說之辭雖然世亦有同有不同者矣昔有謂余曰今人邂逅遇千里之客致饌饋分飲食同臥起諮諮披襟素抒肝腑爲傾蓋之遇至其族人昆弟之親則胡越豈少也又有以千金飾馬指顧睥睨以示他人率然相稽雖利在銖鏑必爭何所同而異其同哉何子曰嘻其貌也譜不修之由也今梁氏譜非以偏也以公也非以人也以親也其可謂克承先德矣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嗚呼梁子洵善繼述矣永崑躍然避席曰惟先生言之吾輩益懋懋

未得舊聞是在諸君子綱羅故乘相與有成毋俾通志一書獨擅千古予固有厚望焉

舉人彭鈺譔平寇功蹟序

歲甲午寇陷廣以南自吳江之表達于海鬱時粟侯以副將從靖南王耿首建大功克清南服天子詔嘉之即晉侯總兵南交即閩不束膺受版侯之功可謂雄偉非常矣侯而侯以讚言解兵柄而雷寇鄭昌復作蓋雷之西濱大海與廉相絡繹大山叢菁綿亘數百里故雷盜王鑑竄穴其中最狡獪歌聚石城吳川之奸宄不逞入輒不能再宿是以賊狎為得計而莫之如何鄭吕既殺鑑有其衆益喘聚石城吳川之奸宄不逞者為逆四出刼掠盡驅子女而牲之取贖火及近郊於是石城與遂溪被禍獨慘侯既被命督師曰是宜以計取之度賊之所恃者山而我之所艱者餉法宜因糧為久任之計則我衆可以飽騰而徼諸舟師環其外戶庶可以痛斷根株因聲言師期而故稽不至賊退守柵寨久之益懈侯預得導者

依依別去歸檢舊志將以折衷及展卷而斷簡殘編蕪穢特甚因屬雪公亟為校輯不兩月而成書見貽予受而卒業疑義頓析今其篇中首攬形勢崇始基也次列規模舉大綱也而源流人物次之弘正法慎傳心也而王世廣調護尊表章也庶見名山重開而目不特傾要足供臥遊矣蓋雪公為石齋黃先生里人又為木陳和尚高座木陳和尚應詔入對因事納忠多所啓沃觀其語錄可佐史材雪公時在記室天下事洞若觀火是書之成芟繁就簡節解支分類皆運以斧斤而神明其意旨盧祖功臣也而愍公遺訓若養人材治恒產固根本諸大端一經拈出深省羣蒙尤願舉而力行俾從前締造之艱難從此維持之堅苦傳諸厥躬永永無閒將人事儻定亦能勝天何況坐具常浮香泉更湧此際冏緣正同水乳即予以凡材樂窺蘊義幸附不朽地主分榮獨是曹溪僅一隅之勝耳鄒領六邑凡夫風俗貞邪戶口盈縮以及山水靈奇賢人隱見久歷博採

言乃以一晝夜馳從海道中入其棚賊倉皇出不意遂斬昌據其窟穴盡刈盜穀以餉軍賊之保聚者無食乃皆出降凡安撫男婦千有奇而別識其梟黠奸宄者悉斬諸帥諸渠之湊集者盡殲焉是役也誅不濫而奸不縱使歷年逋誅之寇蕩歸無餘微獨二邑之民賴以蘇而諸屬皆悚息帖服耕

有其啟處有其廬骨肉復完婦子相保其誰弗拜侯之賜者乎冬十月爲侯懸弧辰二邑紳士父老爭謀所以祝侯者余聞之壽國以功壽身以德今侯之功在國家德在生民壽有大於此者乎夫侯以汗血百戰之功蹈鑠金之言幾不自微

聖天子浩蕩之恩不及此管敬仲有云願君無忘射鉤使無忘車中余今亦欲侯無忘向者之釁以益懋其懼思而謙大其今譽則自壽壽國雲臺麟閣之上必有爲侯記之者余言不文何足以揄揚侯之萬一哉侯名養志揄林人

碑記類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

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仁大夫篤厚行興閨門名高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守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政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烝細振發有方進則正直退則錯枉崇舉濟濟吉士充朝招賢訓蒙開誘六藏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應嘉禾生於野奇草像造莆異根之樹超然連理於此之時邦域維寧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於曲江一由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禽之山山蓋隆崇峻極於天泉肇沸湧發射其巔分流離散爲十二川彌陵隔阻緜阜錯連隅陬塞遏末由騁焉爾迺潰山鑽石經營滿畛激揚爭怒浮沉潛伏蚘龍結屈濃陵鬱邑千渠萬澮落聚浴澗下迄安聶六龍作難湍瀨潨潨沄沄潺湲雜詩稱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葢莫若斯天軌所經惡得已哉故其下牛無縻忽艫陸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羣輩相隨檀

六朝徐陵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

赫哉少府師備皇於二京盛矣司徒轉儒宗於九世廣陵邑邑族擅江右勃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九嶽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暉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弟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棄榮祿易簪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荷頓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無路蹊石縱橫兮流洞洞波隆隆分聲若雷或抱貨兮以從利或追恩兮赴義汜自棹兮有不避沉躬軀兮有元池委性命兮於芒繩憐寒慄兮不違沉計泛隨流兮殆忘歸懿賢后兮發聖英閔不遇兮治斯溪覽巨石兮以堙塡開切促兮導曲機推大瀧兮弱其勢過泌汨兮蛟龍藏陸夫唱兮艫人歌名冠世兮超踰倫令稱揚兮鏗流泳功斐斐兮鎮海裔君乎君壽不訾

榱提攜唱號慷慨沈深在前其或敗也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流象犀也往古來今變其終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悲窮哀舟人困厄感蜀守冰珍絕犀瞗嘉天味淵永用舜易乃命良史將帥壯夫挑移盤投之窮壑彝高塡下鑿栽回曲窮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脉斷碕磕之靈波弱陽侯之洶湧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克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升涉周旋功萬於前除昔缺文績亦人君之德宗故舟人嘆於舟渚行旅語於塗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東安區祉字景賢邃承典憲宣楊德訓帥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冀臺郭葉額等命工鑿石建碑於瀧上勒銘公功傳之世垂示無窮其辭曰乾坤刱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彝吝中嶽兮據崔嵬嘆衡林兮獨傾巍增後附兮甚隘陁鯀莫涉兮不規仰王禽兮又嗬危術瀧淵兮怛以悲岸

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汾塞罕平稽遷裁平始熟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就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醫氷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二戶無扃脂膚豪家鍾鼎爲樂陽怯灑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美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玲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南之德於是跪開皇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維嶽既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藐藐金鄉莫遠非督無恩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歌式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徐陵譔

唐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

頻致嘉招雖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賓川冢沸騰羣悍旒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照燔烽若鐵蕝於山原擬金駭於棲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勍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俸將揮戚克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王蒙塵三光掩曜出入愈於嘗膽殷憂切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圭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征賦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保衡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爲剏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至輿櫬以焚祝史被於彝皇家深弘朝綱檻車才五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訏謨爰珥豐貂允光金蟬但八桂之士蠻猺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皐深留愛風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乃受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佩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汀汭三改璇衡苞藩湘峽昔申宗屈申於處

如此故能言之士爲美談蓋徵子去殷以後
者襄公代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
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具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在者屈也來者伸也往
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衮
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州司馬
譚璩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斲石傳徵斯文予春
秋之徒也豈將苟其歟嘉譚子贊德之義遥感
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觀
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戸
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
木育兮魚鼈寧變蓬萊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
兮風莫厲事有近兮息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
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盜旅忘
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妊
何早曝牛牲兮菌鬯卜神降福兮公壽考張說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于海隅元澤
碑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徵道之脩阻吏
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
璟鎮茲裔壞式是南州督五管之政敷總三軍之
旗鼓幅隕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易
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椎
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踰妒臣之虎尾
性二張之鋭則聲但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
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
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
觀家撒茆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
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
正色而羣下一瑟兮佩兮赫兮喧兮因以不怒而
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
槃山館水種落異俗云象雲萃物無二價蹊有遺金殊
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兎室皆塗堊畫遊則華風可
始祖周之卿車海珠璣齊芥易共迴途遠人咸丙我邊鄙交易之坦也有

張九齡開大庾嶺記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夤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嶻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荷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矢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踰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鐻耳貫胸之類殊琛絕賮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際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我國家仁澤寖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豈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云

李邕石室記 高要郡北十五里有石室詭怪萬狀崆峒其中發揮靈蹤盤薄厚地皆神仙之廬宅為區粵之勝槩或有巨石皆似蹲獸之顧夢花仰空的皪瓊脂色如截肪矣傍引穴竅旋看洞門橫聳石牀方次仙座西淵壁下有涵泉湛澄鏡色味輕瑤漿東西倚山之陽二十餘里西通武林東抵靈峰峽時開元十五年之春二月二十五日右遷陳州刺史

開祭廣利王記 我皇乘時龍臨大寶三十載矣洪休鑠於元古元澤浸於有截祓復五運更明三辰以為海者冲融浮天汗漫吐氣戴萬有朝百川屢效休徵之應永崇封建之典逮天寶十載三月庚子冊為廣利王明盛禮也分命義王府長史范陽張九章奉王簡金字之冊將璧環

幣帛之既拖毳衣繡潔牲正觧神理君歆佇百福
而上達帝道惟永視九瀛而咸乂洋洋乎未始有
也初張公作宰南海亟遷右職惠化未央琴堂尚
存人挹子奇之風時美相如之使議政之老惟見
子孫佐書之史俱垂斑白民闕郊候鮮薙歡迎詠
舊德於江干覩慈君於鵠首咸謂愷悌君子令問
不忘者歟夫典冊光揚德貴周洽信美不著古人
所慙敢舉其凡以記於石夫天寶十載暮春三月
天王正土德之元辰海
君受王冊之初吉也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閒為物最鉅自三代
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
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
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
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神為南海廣利王祝號
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
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
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
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不
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
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
怖悸故嘗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
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
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
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
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
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
殫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
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
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
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
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
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帝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亞自今明用享勤祠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隅既足無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愈燕喜亭記

太原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得望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刻發石而清泉激葦糞壤燔榛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崚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崚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秩秩之瀑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

耀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歲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潔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宿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慕飲食闔廟旋繞祥颶送颺旗纛旄麾飛揚翕蔚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椓工師唱和穹窿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太和荃艾歌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以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於屬州負逋之綿錢二十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因不能償皆以丙之加四而守長之俸亦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曹百二十八族用其才

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與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踰嶺嶠徯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餘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李渤司空侯安都廟記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張公之祠以謂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偉予請言

其略山之肇迹自荊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巒嶂然爲祝融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八百餘里峻德崇高幾五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僊之宅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未具南史工隸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善騎射爲邑里豪雄陳武定計稱爲侯郎未嘗名平侯景擒王僧辨破徐嗣徽刺齊將降蕭孜所向必剋其智勇之大略如此始封富川縣子次授南徐州刺史又進爵爲侯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又遷司空又進爵爲清遠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議未知所立公獨翼戴臨川王是爲文帝何其壯哉公起布衣提義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臣書勳竹帛所謂豪傑之士也侯師成以功烈爲陳將軍張子壽以德業爲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謂將相之鄉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難乎其終而子壽

最爲稱顯也余嘗東遊泰山西登華嶽南觀衡廬顧未有以部之桂山五嶺者蓋其遠在南裔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今里中習俗流風慷慨猶存時或旱潦四遠來祈未旋輒應公之族有登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託予記之予既作記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祈報得以長言而歌之歌曰天作高山兮去天幾何翠帕嶷嶷兮與天相摩紫桂千尋兮上拂金波飛瀑萬丈兮倒傾銀河宅靈氣兮鬱嵂裘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入拔臺城兮親提義戈射百中兮戰功居多爵位崇極兮人誰我過威名震主兮莫予敢歌齋中會客兮舉趾遝遝擘戟點翰兮掉頭吟哦昔時門巷兮今已張羅當年富貴兮恍若南柯哀江南兮淚滂沱弔故里兮影婆娑空餘古祠兮白雲東波緬想陳迹兮清風蕩蘿奠桂酒兮伐鳴鑼折瑤草兮席輕莎涉靈紛起兮舞僊僊首紅蛇兮足繡華神之來兮揚玉珂方菲菲兮雜芰荷神之去兮朱顏酡杳冥冥兮駕蛟鼉西風瑟瑟兮吟

黍禾蓁雨瀟瀟兮濕鈞簑此方之氣兮神人以和遺俗兮慷慨而歌

南漢鍾允章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

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巳酉季冬莫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節當冬符六師扈駕百司隨鑾巡英州佺於閻石翌日排儽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紱佩流黃鏤金之劍御靈飛凌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味道探元奉真元之化端拱垂裒返淳樸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機巨靈運至丹臺瑤室眞爲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芝舍華元泉瀉瀉淪於是拂石

牀而設御亭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先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火延神祕丹於靈府并野人因勸葛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云後五百載當有眞人降此子宜以其還丹呈獻昨略算之起重光單衣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恰四百九十祀果今金德王來幸驗其君之言明矣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蛻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仙者開函取丹躬自捧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元微感茲靈異尚以兆民縈念四海爲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上然彼所奏遂屏去左右乃召從吳懷恩一名捧丹隨御於石室深邃處鑿石祕之衆莫知矣擇日丞命道衆設壇場陳齋醮以申告謝靈貺由是薤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簫韶煙霞繽紛感百獸之率舞洞府諠闐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衆僊至競祝於堯齡微臣榮列紫垣獲隨鑾輅紀靈僊祕奧之事愧乏好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競悚時乾和七載記

宋裴麗澤修南海廟碑

臣聞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也能善其下故百川委輸歸往焉亦猶山不自高衆塵由是歸矣海不自大衆水所以宗焉是知不積衆塵無以崇其萬仞不積衆水何以成其葬分而言之謂之四海以大瀛總而言之謂之神海其實一也炎荒之極南海在望洪濤瀾漫萬里無際風潮洶湧雲島相連浴日浮天乍合乍散珊瑚生於波底蘭桂蓼乎洲上其或天吳息浪靈胥退濤彼俗乃駕象牽犀棟金拾翠入千重之水鰲黿貫珠披萬頃之沙往往見寶自古交趾七郡貢獻上國皆自海沿於江達於淮逾於潯至於南海

故砥礪砮丹羽毛齒革厎貢無虛歲矣唐天寶十載封爲廣利王被之冕服享以牢醴每歲春秋致奠略無闕焉自有唐將季也中朝多故戎馬生郊竊號假名憑深恃險五嶺外郡遂爲劉氏所據殆七十年故元纁璣組包匭菁茅闕供於王祭矣何暇禱嶽瀆耶嗚呼物不終否否極則泰故我今皇帝受上元之命庇下土之民協和萬方光被四表率土之內無遠弗屆金狄十二鄙奉帝威於四彝黃龍一隻約賓人來於萬里故望雲馳奏向日傾心納貢藁街者日有所至史不絕書蠢茲炎陬獨迷聲教阻絕我琛賮剝我生民恣爲淫刑濫行不道遂致人遠神怒衆叛親離民懷徯后之心俗有後予之怨是則軒黃神聖猶亟戰於阪泉帝堯聰明尚有征於丹浦弔民問罪可得行之遂乃宜社出兵鑿門命將王師纔舉如時雨之降若大鵬之征徧海岱而會匪崇朝渡南溟而止期一息圓月未再馳驛繼至則曰韶廣之壘今已平矣渠魁之屬悉已擒矣下郡百餘所拓土千萬里沿海舊地盡爲我有未浹日廣南道行營招討都部署潘美陳露布俘僞漢主與官屬獻於闕下夫高屋建瓴下坂走丸飛鴻之縱順風商飈之殞槁葉奚如是之易也若夫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聖謨睿略之感應易能平蕩矣豈直標其銅柱俾馬援分於漢疆未若走以長纓羈尉陀獻於魏闕既而海外有截天下爲公由是降德音覃沛澤繫囚未釋者俾其釋矣流人不歸者咸使歸之汙俗濁而自清亂法邪而復正化獷土爲王上變桀民作堯民衆人熙熙沐皇風如飲醇醴睹聖政若享太牢上曰彼民既蘇彼俗既化廣利王之廟自阻隔已來寥寥莫睹今既復其土地可使祀其廟貌俾重崇葺焉乃命中使往藏其事告帝王之旨敍克復之意蘋藻在薦齍斝具陳酒一奠而海若翕翕祥風藹人嶽舞山轉若來朝而百神樂再奏而大壑滇幸炎精不覺浪息波停如恭聽於明命以律召呂疑谷應聲影象相傳盻嚮如在林麓以之森聳山川爲之精明嗚呼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陰靈不昧有感必通詎非濬哲之君孰感靈長之德豈直揚淸激濁粱簡文止述於賦詞乖鑾隔葬謝惠連空陳於讚詠式揚巨德宜樹豐碑慶奉綸言謹爲銘曰臣皐東峙朱陵南望極覽滄嶼渺覿洪波鳳麟鎮其西炎長洲其上迴伏萬里堆疊千嶂滉滉漾漾汪汪洋洋源流地紀派引天潢限六蠻於外服通七郡以來王仁惟利涉道乃靈長我后睿聖覆載洪荒惟神正直克享馨香靈胥之濤匪怒楊侯之波弗颺善下其德既濟其航千年萬禩永享蒸嘗

元絳加封廣利王記

皇祐壬辰夏儂猾二廣絳奉詔使嶠外問廣民皆稱道南海神事明年賊平輒以狀聞於朝上心感焉召詞臣蔡襄作誥增王徽名且遣使奉將綿函就勒扁署致牲幣之祀今年春又勅中貴人乘傳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靑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鰈緋純素禪大帶錦綬劍佩履襪并內出花九樹袿獨簪鑽署曰賜明順夫人又命道釋爲之會凡十夕旦以答王靈休冬十一月絳來謁神祠狀念天子仁聖潔誠以依神康保於元元所以蕃錫之備厚宜有金石之刻鋪張光明使極天所冒知朝廷威靈變化之感噫嘻盛哉至和元年歲在敦牂十一月十一日庚戌記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則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閱）之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南）湜李逢吉之姦能信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鎛）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更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離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嘗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事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爲作詩而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持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誣佛議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虧天無人帝悲傷誾吟下招遣巫陽攝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霈然被髮下大荒

蘇軾伏波廟記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

萬仞中自南而北洗汝胷撫循民彝必精通自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正直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蘇軾嶧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賜八寶以獻諸朝且儔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世也自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岑嶪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彝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纔於是知之則改元寶應以是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岑嶪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彝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纔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岑之右彝皆溺死舟山上者今獨有矶石存焉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

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曾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彝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側二叛海南振動六十餘城其世祖初年天下勞厥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不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梗化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矣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無若有杳杳一髮耳纔舟將濟股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卜焉某日可濟乎必告然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萬或置或否楊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地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儋耳三年今獲還海北往返其可不恭某以罪謫儋皆順風無不答神貶乃碑而銘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

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忠遇禍坐此也
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
之彝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元豐五年
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
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某以罪遣
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
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
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向而辭焉且書其事碑
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
有荔枝黃柑得就食焉則有風霆之變銘口瓊
崖千里塊海中民彝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
宦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
歲屢豐大小逍遙遂鰕龍鵾鵾安棲不避
風我浮而西今復東來碑銘赫然昭無窮

蘇軾瓊州惠通泉記

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荆州水行地中出没數千里
外雖河海不能絶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
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與惠山泉通雜
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
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餘里有三山庵下
有泉味類惠山泉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
命馬且求爲名之曰惠通
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蘇軾歲寒堂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
出没濤中眞神僊所宅也上生芝草木皆奇偉多
沙門鼇磯車牛大竹小竹
不識名者又多美石
西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卿
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
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
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好
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置南海者也

石汝礪南山聖壽寺水車記

寺始於梁大通之五
癸丑復興於唐龍

目此水時湛然不動知我本定而定亦空當無用時是我無情水性澄明顯露心源森羅萬象應物俱見皆我心照靈鑒昭昭知惠圓滿圓滿之心於此無空無所空者圓滿無窮是謂流通車水利益其有窮乎客默默而退碧落子因而錄之以爲水車記主持僧有實磨崖碧落子仍書丹宋元豐七年甲子十月五日也

李綱威武廟陰碑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表廟食海上爲往來濟者指南辭意環偉有作立蓋闕典也綱以罪謫知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之攝祭病臥館中默禱於神異時儻得生還往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而渡翌日次瓊筦恬無驚憂後三日祗奉德音蒙恩聽還疾良愈躬

朔之二年壬戌皆慶居於此今元豐之七年甲子始至禪席實奉聖旨其地多磽大盤石也而又阻險焉石載土也不可以泉其下復玲瓏泉出每泄不能停泓水用多關適承議廖公引水爲渠秋官陳君出俸爲助謫居鄭君同其志碧落子石汝礪率衆抄財而幹成之木工梁德相其崖岸而造軟車以人運水橫梁駕空挂石誅木承輪以樓覆輪以屋長繩下垂脩筒抗波徐徐滿引連連而上如龍卷空首舉而尾隨灌注堂廚水事以濟有客登而言曰水法體也澄性也車法輪也一切法界情與無情皆同我體本一法性而融萬法怙我法輪而得運轉使無性著一客在旁竦而言曰車實爲事水實爲理理事雙彰俱在塵境悟我本空塵境可空塵境既空悟心亦空二空既空所空亦空空空無所空是謂眞空空體因彼大海而海亦空觀此水時清淨無穢知我無染而染亦空

禱行宮卜以十二月
日庚寅吉巳丑晝風
風便波平舉帆行安
不一時已達岸乃知
公之言信不誣也次
總其事大書深刻垂
者志碑陰式告觀者
詔封忠烈王皆在蘇
公作碑之後故併記於此

余靖韶州府新建公署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昭昭自秦人罷侯漢沿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頒詔專生殺慮其久而罔人心必三歲而易之脩職貢於天子在千里外則遞促其期有再期而易者故州人視刺史如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矧肯完葺廨宇耶韶在番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而遥故爲遠官去留之心不固又可知矣皇上仰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外郎太府王君守其土下車之始網目咸振束黠吏以繩墨

制强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内知禁然後險者傾潦者平痼者愈厲者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首於是中詔得比内諸侯滿三載而易從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不欲視廨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由是因基搆程用度壯棟梁麗榱角山有美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興其役奐諸侯之采章謹列郡之儀式孝壺所以授朔樹戟所以示威乃侻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辯訟夙興夜寐外至中堂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兔穴防奸簡書卣積虎符頒兵器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涼也接賢庶東西小廳地煖春和百卉先增亭曰探芳疏池釃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瞻神也翬飛翼舒不偪不僭不偏城隅一樓景最奇絶東溪北山秀在眉宇落成之日露襲竹柏味飴顆珠圓美可愛亭曰甘露紀嘉瑞也至於胥吏分聽藥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葺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

伏囷請藥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部爲交衢攷老相傳虞舜南巡奏樂於此郡因以名西漢置曲江縣爲南海之屬城齊梁爲始興郡皇朝開國軍事民政咸俾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郡自存實亡擬於舜部彼則百儒臣領之邑容經略名右湖南之屬城齊梁爲始興郡皇朝開國軍事民政咸俾矣昏薾相江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霜露比均疫癘割據折其地建英雄二州南盡氣之和也霞變萬拱雲蒸千礎麗之廣也合中丞領銀菟符莅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是數美爲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元年自殿則爲郡之才之政爲萬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

一月重建

余靖西巖石室記

人之涉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厭蘊靈蓄秀鎮於古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得其勝則無所託焉地之高下以分司歸部之明年

夏黃子元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敝邑雖小地多勝槩沁溪石室宜爲稱首元和中番禺從事李文孺常志其遊惜其景出涵暉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開於世若遷高車以辱臨之願去道莽蠻屐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爲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溪下流人迹中斷揭溪仰阜屬當大簑外若蔽扉中如華屋平有度筵之廣高逾結棟之隆穹中四汪屏舒玉屑幽厓婉入如曲房小檻之形斜竇平通有連甍接廡之勢雲蒸霧積閉陰闢陽冬漏暖脉夏含淒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是故僊遊之所宅巖棲之隹致也既而徧覽幽趣庶逢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在焉張炉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元奏刀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届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賢哲寢處爲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元時又招攝尉唐翼進士譚允同遊既書名於壁復鐫石志之既遊之

明日記

真德秀放生池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贊天地範陰陽裁成滋育之化以蕃庶類之殖羽騰蹄遶鱗流食息蠢動根荄均被其德澤亦大矣紹興癸亥夏詔郡縣訪唐舊跡置放生池申嚴法禁以敦忠厚之風潮於西山之麓堙湖餘壤僅存步畝蓮池以奉約束索魚於釜傾缶以注邀禽於籠拊掌而揚沿襲浸久罔有革之者恭惟太上皇帝體堯舜以推至仁稽商周以恢洪業量包溟渤恩沛雨露孚志弘廓豈以尋常之丘壑縱驗喁啾唧之惠爲哉今皇上虔奉嚴訓篤行不遐舉黎萬物咸薰陶於泰和之域乾道乙酉秋守臣曾造來莅斯邦政事條舉幕年而至乃尚元者有立江立界之意命海陽邑令張某相所以易之爲城之東清江浩漫遠源而衆會晝夜之流混混不停於是即其要津紮寨建閣以際弘深礲石刻名於其側揭標上下共十里以禁採捕涉旬而號孚誠允稱於承宣之職矣噫濟以乘輿易若杠梁之爲便濯以桔槔曷若霖霖之爲渥鱗鬣之溝奚可以舒鴻鵠詳斯池之規方於曩制曠邈優裕任其自適廣平多衆巨細之兼容無一物之不得所是以前瞻則晨峯弄暉而征鴻和西顧則暮雲歸岫而棲翮集南觀則洪潮噓吸而鯨鱷潛北望則層巒幽翳而麋鹿伏徙倚而環視之頎首莘尾藻鬣鬐鬐歛鬣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鷖鵝鶂之屬徘徊乎煙渚翅昂于砂磧迄無綱罟弋之虞仰而思之躋踏而繹之永與聖壽長久等於生生不窮之道焉書載咸若之訓詩詠於物之章其見於今日

王陶碧落洞記

地之靈者以山水稱人之英者以文章顯故大塊間巖壑勝槩非值通才碩賢跡所到心所想摛辭載實克播發之則雖駢奇葩異至於仙家所謂洞天福地相參亦不

生所樂爲趣匪一志尚於內情適於外是謂得矣若然則今日之集亦何必娛聲音玩容色而後稱乎固不知逸少蘭亭之會復何以專美於千百年間耶雲局晚照促人歸轡猿鶴相顧戀戀不忍去者又之同遊九人各賦詩以寫興云時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也

楊萬里譔張余二公祠記

人物粤產古不多見見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粤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餘載粤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獻公柳末也兩公俱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之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豈適然哉雖文獻相唐而囊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爲襄公憾吾獨不然聖

得有名於四方矣浈陽郡南趨十五里羣岫亘屬長溪縈紆窮阿盡源呀然成洞中敞石室下逼寒流融糾萬狀衣冠輩未嘗一詣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探得幽絕遂命侶以遊著到難一篇刊在巖石語清思邈狀寫景物至當後人嗣到稍稍甚易然奇文獨在無能復繼者僞漢劉氏始題洞曰碧落室曰雲華自是益號名跡標望嶺隅南北來遊多暇因率諸髦士偕至絕境稅駕暫息寓目一覽崖危壁峭駭動神魄風冷溜泠爽侵肌骨氣潤烟非想之天老氏無何之浈陽是洞山之粹者也羽皇是文章之雄者也信乎地靈人英賦形流聲與造物者契與後天齊吾遭幸而扶其粹拉其雅潛吟躍笑樂何如哉夫人

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須臾不可離也
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敗然則兩公
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爲之王有志之
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
然寤慨歎嘆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庀職數月謂
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勵學者也謁於
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
萬里記之則招諸生而諭之曰二三子廬於斯爨
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
瞻兩公曰莫予云磋跋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
云薾可乎不可也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

歐陽脩譔余襄公神道碑

始興襄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於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於部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遯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公繼之以大曲江脩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徙譜

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部人榮至於襄邮贈謚始終之寵盛大蓋襄有詔邮有物贈有誥而行謚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江人曾祖諱從祖諱燦皆以不仕父諱慶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都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贈以粟帛賻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乙酉返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家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

尉以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
丞刋較二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
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貶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
坐貶監筠州酒稅移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
范公而因之以諫斥者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
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遷爲集賢校理
同判太常禮院景祐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
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
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拯頹弊以脩百度
既以更用二三大賢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
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
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
矣然亦不勝其忠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
將加封冊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
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
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
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
故用此以撓我耳是不可聽朝廷難是公言然猶
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馳
馳出居庸關見居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折
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良
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公
知制誥史館修譔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近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
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
杜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
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於家又以爲
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
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
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
中起公爲祕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
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
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州而智高
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阯請出兵助討賊詔
不許公以謂智高交阯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
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阯接境今

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聚林[illegible]封魯郡大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叔英大理評事女六人長適職方員外郎郭師愈次適屯田員外郎孫邵次適宿州觀察度支使周熊次適祕書省校書郎章惇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潭一尚幼孫男七人嗣恭嗣昌皆未仕女五人錦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藩籬襄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哉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彝狄出入艱勤咸有一德小人之讒公廢於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於中路返匱來歸部人眷主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部人

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趨交阯會兵交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途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峒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持縻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而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阯寇邕州殺伍巡簡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阯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阯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遷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五公經制五嶺前後十九年凡治六

袁潭伏波將軍廟記

陰氣復回必發爲震霆神功湮淪必騰爲光怪崇功茂績久翳則增明其漢伏波路公之謂乎初武帝有事於匈奴公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王濤金山斬首捕馘二千七百級以功封邳離侯南越尉任陀之死也越王胡有歸漢之志元鼎四年部以諫大夫終軍宣辭於南越公以衛尉爲伏波將軍討呂嘉之叛公自桂陽下匯水與樓船將軍楊僕會兵俱至番禺越人乃城守僕方攻縱火焚城西公遣使賜印以招徠之越人素聞伏波名於是悉城來降不煩一陣遂開九郡飲馬於儋耳焚舟於瓊山示弗復用兵所以宣暢王靈威加海宇德被黎烝者固宜紀之太常錦之鍾鼎有聞於無窮而血食於後世矣惜乎太史公不爲立傳其事則既見於他文固以可惜東漢建武馬公文淵討女子側貳之亂亦命之曰伏波之名以驚動羣聽則文淵蓋追前所已成之勳託老長驅苦戰安靖五溪足以繼公無恨而謂復出於上不可也公開九郡於其初文淵破二女於其後其功同其名譽同其有德於遠人又同則其血食於後世亦莫知爲誰中間嘗請於朝錫之王爵記事於此方宜其無異也海濱之祠不載其劍立之年者始以爲公俄有以爲文淵者其後有識之士考訂遺跡建別廟以祀公於是與文淵並駕無餘恨矣紹興四年提點刑獄公事青社董公弁按行諸部南抵於海涉鯨波宣上德意往返叩二祠悵然念公祠宇隘陋獨在一隅不足以侈神靈而昭知軍州事九江陶公堯夫乃手爲規畫委兵馬監押開封趙公伾董其役以七月一日聚工落成于十有二月十有七日二廟一新重門雙嶠庭宇寥廓廟貌修潔增廣於舊數倍既成以圖來公命宋臺袁潭爲之記潭曰自古有志於功名之士或阨於下位至沒世而無聞十常八九功名不如意而不克終幸而功適成於當時可傳於後世又或不幸以疑似掩其名不見於人耳目天下事其

厚奮不顧身爲國討賊得無爲天下之憂至遺近
出禁卒如慶曆時乎考績較功豈不綽然哉敢敢銘
於石用永憲於後銘曰天子中興臣妾萬方山川
鬼神孰敢不祥南粤之墟古今之逋提兵叫呶維
彼獷狂天生鄧公金節煌煌攘除凶殃汝艘于洋
汝柵于岡王誅是將震震于威德風以翔釋其從
舍各歸而鄉男救女桑德載萬年罔有害殤我民
有言誰踰公功往告天子惟公是庸惟祿是崇粤
山蓁蓁海波溶溶我
錦于斯以詔無窮

袁燮重修韶州府學記

唐人有言中州清淑之氣
至嶺而窮信斯說也踰嶺
而南氣皆昏濁而乖戾
可貴也天地之德陰陽
人之所以爲人也人無
而無窮而截然爲疆界
生其間亦有奇偉逸羣
相張公九齡本朝則有
若名侍從余公靖今猶

陸升之平賊碑記

紹
於府命成將以往邕
裨將又死賊張甚朝
朝奉大夫兩與鄧公
令始震士首激五月
三百縱其萬人給之
惟宋受命薄海內外
遠自交人儂智高伏
康金胡之禍徧天下
亂姦人一呼醜類嚮
溪吳川二邑呷呢三
郡益縱兵不測非公
天資忠

不可必如此然而士患志不立不患功不成功患
不及於民不患不傳於久公之聲稱幾滅矣一旦
暴白千載之下如霆凌空如劍衝斗翳而增明終
莫知能掩天下事可必者勉之其不可必者聽之
以待考古之士有若董公倡之陶公和之忠勇之
士莫不聞風而振起亦足以補太史公之闕云
辛卯縛兩酋檻送府下俘馘
田雷高化三州罷警民大悅
閩不臣屬嶺以南去京師尤
幸叛官軍戰不利兩尉死告急
朝廷劉三司招捕轉運判官右
令百癬暑踰千二百里視師號
三百縱其萬人給之
惟宋受命薄海內外
遠自交人儂智高伏
康金胡之禍徧天下
亂姦人一呼醜類嚮
溪吳川二邑呷呢三
郡益縱兵不測非公
天資忠

有不根於心而可以言道者乎是故儒者當汲汲於學學如不及本心著明庶無負於聖天子設學校修人紀之意則賢師儒所望於諸生者而屬予識其事故申以告之

朱熹濂溪書院記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天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人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心上達者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不止而終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不止而終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

耳豈謂無其人哉昆陵張君篤典敬此邦知長才秀民之不乏也思成就之學宮陋甚朽蠹敬傾若將壓焉蓋建立於慶曆備具於元祐葺治於紹興閱焉不修者五十有三年矣欲徹而新之役大費廣力不能支則擇其最急者以告於郡請由大成殿始方侯信儒亟捐金倡率之越兩月殿巍然如初經略廖公德明聞而亦餽之金明年將營葺其餘率諸生重請於郡張侯侯思忠惠然助竟其役復益以饒廩之贏於是自講堂及兩廡至於師生之所舍重門垣塘倉廩庖湢閣於養士者咸具爲屋八十間材良工堅規制赫奕非直爲是觀美蓋將使學者群居於斯講切磨礪求日新之功焉夫道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諸難規矩有自然之方圓準繩有自然之平直上帝降衷有自然之精粹保而勿失大本立矣萬善皆由是出不根於此而自外求之似是而實非矣直躬之直申棖之剛仲子之廉鄉愿之忠信楊墨之仁義皆不逃君子之議惟不根諸心而已天下無心外之道安

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開創興復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歷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年教授廖君德明至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明年乃增廣而作新之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日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道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宦其地亦未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也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固不復辭而輒爲著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於此使來者有所攷核焉

葉適開鑿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東兩崖滿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川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壅水高者十數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倒注橫溢航楫不通價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榕始至歲適大潦城邑吞浸浸爲湖海四顧嘆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弭茲禍轉運判官劉強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六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淵叟大議疏鑿華巧思強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

難者募應小石縴運大石鑱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穩石黯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爲華創巨靈鑿貫木百鈞擣之糜碎春且半石之爲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集城下群川衆壑各得所歸老稚聚觀喜極或泣日連始復爲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願勳功茂伐最爲繁悉而迴莫能詳也及梁山須弛晉人乃以爲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修治其他仆陵擢阜駭聞異見史氏所錄蓋多有之而終不言某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亦若晉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卹慢天災而苟自恣二過孰愈今夫楊侯修但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天人之所局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萃處餘慶其能爲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其賜矣

張栻欽州學記

安陽嶽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其故之卑陋廟廡整齊次第一新特來揭記久之未暇也又明年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日欽之爲邦僻在海隅地近　　而俗尚利縫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幾或有與起也栻於是而歎曰夫所爲建學者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艤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於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是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貲爲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者所以成材而善俗也今欽州雖僻其士雖鮮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乎無以倡之爲其招之無以道之之爲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明乎人倫之敎聖賢之言行薰蒸之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生質之美者能不有以感發乎有以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乎爲學之功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方豈不庶幾矣矣異時人材成就風俗淳美其必由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乎學

以垂於後來

方世功譔澹菴泉記　嘉靖丙子夏世功以瓊郡丞受部使者命攝守儋耳行臨

高道中如薰如炙亭午有戴雄飛者曰此澹菴泉也胡公澹菴以危言阨權貴南遷珠崖時夏徳陽水涸先生步邨陰止茂林泉溶於地臀發清溜異之由是汲者聚緼接轆轤率盈缶以旋先君子實會受春秋大義於先生得預計偕緼名吏部籍命飛書澹菴泉三字於井之涓未有文以紀之思昔群陰在朝忠賢擯逐天下以言爲諱彼時有提刑方公抗論於廷願削已爵以贖先生罢柳非先少卿其人乎幸公彰先世爲記之世功自揣不肖顧何足以與斯文惟昔賢之迹有不容泯故因雄飛之說敘而勒之石嗚呼患不極則德不深身不危則道不直是泉也以旱而後利濟之名顯而先生顛沛炎陬固所以昭其忠誠于不朽與蘇文忠記韓昌黎廟曰公之精誠如水行無所往而不在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於是乎泉也亦云秋七月記

白玉蟾慶雲記　淳熙改元十月既望惠州守臣王寧奉天子命藏酰事於羅浮山朱明耀真之俯也先是唐天成已應太祖皇帝丁亥聖君即十大洞天之一中洞出古劍跡其篆文是謂卿雲輪囷郁麗華景繽紛中有金龍徊翔翁鬱天人交慶實應太平無象也然而慶雲天來亦於其人不於其天意以之昭格山川於焉出雲雲物精祕猶登臺以謀之建官以紀之秉筆以書之自祥符初泰山慶雲見今焉復應蒿歟盛哉河清嶽潤洵有其時廣東漕臣繪圖上之踰年有旨令禮部每遇郊恩給降祠牒以度其年勞

者使脩香火永爲典故寶慶丁亥道士鄒師正乞覃恩霈州家檄之知冲虛觀事與懷休符命爲記文而繫之銘曰太祖之潛龍也慶雲翔焉劍所以化龍於地雲所以從龍飛龍也慶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於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

元范梈譔東坡祠記

先生事宋神宗紹聖間被譴謫儋州無地可居嘗偃息城南桄榔林有銘石及元大德間郡校官賡之得諸邏人之爨下遂置學宮先生居儋四年討平生所歷爲久而迄宋之世儋無祠延祐四年春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軍大都軍行部至是乃求其息偃地搆堂三間而像其中周以廡門室兩廡爲房將以處郡人子弟撰師教焉命儒者六十家奉祠事又植桄榔林而表之歸銘石林下祠成屬記之梈也竊嘗撫銘而感焉曰惟先生海內之士其始至儋也惟以罪然去朝廷投荒裔極矣識與不識亦知其宜有以御燥濕避風雨也當時之人曾無茲者至今去之數百歲宜若遠然而山川之墟城郭之址殆有慨然過之以思者曰先生之所止也如欲聞見其容聲率其學人以挹其流風遺韻若然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豈古今之賢者殆有不相似歟不然何若是其嘵嘵也禮曰有其廢之莫敢廢舉也是故無所廢而舉也舉之者賢者也是非舉者之自賢也亦以示儋之人知所闕也闕者宜舉此也祀先生其亦孰敢廢也耶夫往者不可追已敘而刻之以諗來者儋州今爲南寧軍云

范梈海角亭記

欽廉僻在百粵趾中國萬里郡南皆大洋而廉又居其拆故曰海角也有亭在於西南隅昔人以是名之歲遠代易廢已久矣延祐三年秋余使過郡訪址得於荒烟亂水之間欲復之未能也屬之郡吏曰諾明年來告成請記之夫土木之靡工人之用未獲誚至於

雲霞之映帶島渚之出沒夢寐明猶見其處亦殊方之勝槩也然爲侯邦守土勝居是者雖擁高爵厚祿亦往往有悲愴無聊之感者何也蓋地里僻遠復加瘴癘自古以來非徙流離之士鮮至焉以吾無所爲而爲之宜其厭斁之於士大夫苟非顯過極惡未嘗不欲推昔朝廷之於士曲受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放遠屏無以洛其推痛自反之心此固聖王忠厚意也寓斯土而登斯亭有能驅去流俗之態涵養孤忠之氣把酒賦詩臨高瞰遠反而求之何往而不得其所適又豈獨詩結搆之華從臨眺之樂而已哉

明徐宏謨廖永忠平南記

維明啓運奄有萬方皇帝海濱負固弗廷汝其往征命平章廖永忠若曰閩越南伐公既拜命率海舟千艘由渊趨閩公曰閩恃險阻肆桀驁久矣延平魁倡所穴諸郡之根本也先征領之則枝葉靡矣乃以洪武元年正月舟師抵福州徑趨延平奮勇破其城獲陳有定以獻烈郡悉下捷音上聞皇命若曰南土皆吾民也其詔平章廖永忠總征南之師至廣守土何貞以廣循惠款附公勞而撫之餘城相繼來服公乃宣德音撫遺黎嚴兵紀明政化擇能吏攝郡邑取舜蚤之干紀者梟而令之以徇于市民大悅服以恩威已著不欲黷武乃馳兵于廣馳檄往諭九府曰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以條政朱公分兵兩江南土悉平既奏功侯夙撫定桂林象郡四抵更服治城浚湟不忘武備也修使循海旋師因以其明學興化先所及也先是廣城繁庶甲諸郡歷兵火幾二十年公私十不存一至是公廨祠宇百廢俱興鬱然壯麗矣公聰明英發治民理兵咸適其宜出於天性是行省曹高爵賢僚幕府處決若流厥功居多廣民感公之德乃相謂自元代失綱潮海之城瓜分棊據雜服萬里土宇拯於焚溺之中措之几席之上其偉服以蠻夷天子命一舉而靖南德豐功必將勒銘鼎鍾照耀竹帛以垂後世矣顧

吾民獨可無辭以致無窮之思耶時贛州衛指揮胡通受命守土能體公爲治乃相率以請伐石紀功系以歌詠其辭曰天眷我皇厥德無疆四方來王降生哲臣侃侃忠貞佐運以興秉鉞奮旌載涉洪濤龍驤手縷蠻貊賊於寇藪霓掃鐸津取其鯢拜稽首熊羆先後抵獻俘于京番禺彝澳秉彼破竹輸款來服令肅風雷萬馬低徊城門大開赤子夔夔訴其渴儀公飲食之狹猶狂狂搏人以嘻公象磔之柱象兩江朱崖儋耳悉我驅里頒頒廣城河水縈縈百廢俱興覺宮孔圮公新作士民作喜朱侯雍雍副正南公德配鼎鍾高史英英贊幕繩繩允矣嘉賓民愿我公歸於廟堂佐我天王民詞以諡紀公之休垂於千秋

江漘譔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

自秦時人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於唐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於閩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即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於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即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迫元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元宗思其言召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令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召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元宗所知裴耀卿並相林甫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位前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荊州長史辛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炯炯炳炳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凡生嶺

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言君
日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于英磨礲
以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公之銘刻諸其
陽屬予一言以識其陰嗚呼天地大勢起自西北
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嶽之一支東出橫亘江
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於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
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
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
豫章下湞水疑即此途也然序又謂嶺東路廢人
苦峻極行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
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
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既開
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
教日遠矣退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
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跡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
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
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

海之間與夫宦遊於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
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
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歿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
知讀書即得部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
其爲僞既而即史攷之言意其遺文不具也求之
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遊大學徧求之兩
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
祕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群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
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
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裒公武溪集手自
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部適鄉友涂君應旻倅
是郡因訪及之留刻於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
於人間竊覩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訣
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
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
夫之官廣南勢方可爲者輒爲浼其伐石鐫文以
復當時之舊諸之而食言者多矣今士即位三年

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眞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大學時建言國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於嶺南聲譽籍籍以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薨之歲始見知於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英華者不無望于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公蓋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袞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忻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丘濬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於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有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絀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舊附於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於今所薄於民居甚隘且陋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大之首徙旁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擢任還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邊務武事既修即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會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者昔所未有及有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窿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走南海文學陳元齋書浮梁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世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道而放四遠之外哉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於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

才者得都御史姑蘇韓公總理戎務公承命夙夜不遑克勤乃事一鼓而渠魁就戮再鼓而鼠穴始空尤慮漏殄餘孽奔逃出箐分命副總兵范信參將張通布政使張瑄提兵自廣之新會抵高雷乘勝破敵易如拉朽天戈所指罔不望風披靡擒戮俘獲賊勢消鑠捷聞廷議時雖底平人懷反側非良吏撫理弗能安也乃舉連山縣令孔侯鏞拜高州守侯始至時尚有餘孽憑阻逃遯不即誅孔侯宣天子威令撫綏反側於是群酋悟悔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華民未幾西寇復侵郡邑孔侯激勵民彝指授方略偕僉事陶魯都指揮藤漢歐磐親率師旅直犯賊衝前後擒斬逆寇千餘級俘奪賊屬被掠男婦不可勝計號令嚴明士卒遵命所向必克寇雖底平於是興學校以鼓士氣繕城池以保未危化荒爲穰易疹爲和百工攸序吏民允懷厥功彰明詔褒顯擢自薦紳縫掖以及編戶之民咸欣欣喜色詣予而請曰蓋聞有功德者銘之大常勒之金石用彰不

才正風俗以求一代之治者也我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敎士必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於茲學制大備文敎日興故雖窮荒絶域前代所不能臣服之地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固若遐外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文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人亦孰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於斯者覩其規制之備荷其敎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

仜濬平蠻遺蹟記

成化改元之二年廣東西峒蠻竊發攻劫州縣戕賊生民民失其業士墜其敎廣之屬郡高雷及廉數千里幾不聞雞犬聲事聞當宁命將往討簡命在延具文武

朽吾郡非諸公戡亂孔侯撫治無以致今日矣厥功在民庸可不書於石以垂永久予曰諾乃歷敘諸公滅賊安民之蹟以告來者孔侯練達兵政學博古今文章之美治行之詳姑俟太史作名臣傳者書之茲不贅

丘濬鴈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遊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於學宮泮池之內比鵁鶄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優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在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贄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於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流而爲河瀦而爲沼沚視茲泮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知集而顧來於茲爲其無意可乎二友耶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春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徵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也予笑而遜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聽童子舉手候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鴈集瓊庠記

丘濬高州府儒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屆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之有要爲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有成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爲峒猺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

務祀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要行之必效之力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行理義之所出也所謂動之有可效之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尊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爾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由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乎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大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發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事瓊山僉君英以書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修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僖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蓋未嘗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景遂馴至於田里蕭條民無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淪蓋藏凡所以養生喪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修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此舉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翻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

李駿遷珠亭記

合浦古郡也今爲縣隸廉州府舊有亭曰還珠蓋以表孟嘗之異政也亭在今府治東北還珠嶺下屢經兵火漫不可識景泰五年郡守江右李君遜始構地於稍南而作新之既建亭其中又立祠其後工力費用皆措置有方民悉欣然後事無有怨咨經始於是歲之

冬落成於明年之夏適予按部斯郡遂以記請予惟州郡守吏秩不貴於諸侯而勢等爾諸侯始封其地大者不過五百里小者僅百里而已今郡地至於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巨細金穀之出納敎化之張弛皆懸於長吏之賢否以故擇吏者愼之方漢室既東政尚督責當時之爲郡者率皆剚於貨寶專務誅求由是舍胎孕珠之蚌亦皆苦之而徙於他境爲政之弊一至於此尚何望其有所建明哉偶獨孟君之來也去其害而興其利通其政而和其民禮樂敎化之具畢修愆伏凌苦之灾不降由是人無瘥札物無疵癘雖池中產珠之蚌嘗徙於他境者亦皆感之而復還夫以無知之微物且然矧民吾同胞者在當時宜無不被其惠愛凡政之懸於郡長者在當時亦無不建明矣若孟君者誠可爲東漢守吏之最而足以師表百世者也今去孟君幾千百年而人之思孟君者同於一日則知善政之感於人心殆千載一時而未嘗有所間也今李君能因民心之所同而復新斯亭以示勸因表其義以厲俗則其爲政亦未必不取法於孟君焉

尹鳳岐瀧水縣新城碑記

肇慶之屬邑瀧水去郡西南隅三百餘里東接信宜西連岑溪山深而險地僻而陋雖縣市中居民甚少窮鄉遠村徭獞錯雜以居而長山大谷之中悉爲其窠穴自古爲民患夫猺本百粵醜類無恒心無恒產滅絕禮義棄遺國法一旦竊發民輒受害守土之官雖有智力莫能勝其倉卒之變瀧水坐是素號難治正統戊辰猺賊趙音旺鼓集群猺猖獗爲禍亂鄉村騷動其勢日以滋蔓有司弗克治乃具事以聞朝廷不忍加兵恐毒及良善爰勑廣東藩閫之臣加意撫諭冀其悛改賊乃背德負固恃險或出或潛連歲小順由是信宜岑溪諸山叛猺亦皆相應而禍及兩廣數邑而瀧水之民肝腦塗地者過半官府學宮倉庫民舍盡爲賊所焚蕩亦慘矣哉迨景泰四年賊愈猖獗皇上念赤子之遭荼毒命將出師以聲罪致討復選在廷良

股肱之素負德望者付之總督軍務而今古都御史馬公實當兩廣馬公祗承明命秉鉞就道既檄兩廣總兵官各統精兵分道據要剋日並進公親率銳卒不避險阻窮探深入直抵其窠穴當時捕斬殲殆盡已而諸山皆平班師駐瀧水公撫摩其瘡痍之民而慰勞甚至因而嘆曰瀧水之險僻如是匪兵守賊何懼匪城池民何恃馳奏既符所請遂相其原隰而城焉又立千戶所以鎮之擇文武之兼資者以董其役得廣東都指揮徐寧肇慶府同知饒秉鑑三君相與協心戮力圖稱委任夫匠出於軍民而不知勞木石採於山林而不知費始於景泰五年七月告成於六年之二月計其周廣六百六十丈有奇三尺濶一丈六尺爲堵百于城上以避矢石穿水勢其東南北三面則砌築繕完鞏然一堅壁也至成門之上各樓三間砌築尤堅陂陀之上平陋不稱今皆遷於城內平廣之地與千戶所而並立焉而凡廟堂廨宇規制弘壯視昔有加矣其爲役亦大且勤矣蓋公之德信服於人也深以是雖有大役亦莫或以爲勤也昔南仲城於朔方仲山甫城於東方此二臣之德信於其君覆於其民雖千萬載之下可考其功勤惟我聖天子臣服萬邦承平日久蠢爾盜賊窺乘間鋒寇害一隅公以文武長才除殘去暴補弊立廢以牧其民民被冒公德而不忘相與立石以勒其大勳示永世也茲乘鑑不遠千里走伻致書于予以求言記予昔官翰林獲與公相往還厚善今歸老於鄉側聞公之勳勞有補于國家如此敢有不褒然而爲之言乎公名垂宇宙皋河間滄州人出名也

王直仰高祠記

仰高祠者廣州府學禮賢之祠也禮賢而謂仰高祠者何仰賢者之高風峻節之非尋常可及也非尋常可及而蔽以高之一言何其善於形容而善言德行也按太守

沈侯所述事略云初宋以蔣之奇守廣州拳拳於礪名節慨郡之前賢未有祀以晉吳隱之唐宋璟李朝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八人列而祀之於城上又益以晉之滕修唐之王琳作十賢贊因名曰十賢堂開寶以來茂勛清德有若潘美何皺中余靖魏瓘陳世卿邵曄陳從易張頡八人又合於祠焉名八賢堂在十賢堂之東歲久頹廢而晉陶侃宋蘇軾楊長孺元張弘範俱以名宦著國朝僉都御史楊信民撫定叛亂有惠及民卒而祠之城隍廟東若唐張九齡宋崔與之溫若春李昴英郭閶古成之皆鄉先生有祠名先賢祠在明倫堂之西射圃之北久而浸弊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立張文獻九齡崔清獻與之之祠名二獻祠元至元中宣撫梁雄飛又以蘇軾楊長孺並祠於廉吏吳隱之之祠今皆廢我朝飭臺憲勵廉節以風天下而廣東守臣淫意於此亦久矣天順改元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公奉命巡撫臨東謁諸祠廟嘆先賢祠之弊陋十賢八賢廉吏二獻諸祠廟廢也

議所以作新之巡按監察御史莊公欽宋公瑩仁公侃呂公洪及藩憲守臣按察使方公員副使楊公宜張公文陳公泰鄺公彥譽陳公濂僉事樂公景季公駿謝公獻歐公輝張公昊金公愷王公鼎戈公立黃公隆張公祚鄧公順布政使宋公彰陳公璽張公瑄參政胡公拱宸冀公毅吳公惠劉公煒參議熊公鍊范公琮朱公英議以克合擇學之巽岡為堂三間以祀之考諸賢之爵里名謚以十賢寘室中八賢東室名宦鄉先生則寘於西室葉公思所以聳具瞻取詩高山仰止之義更名祠曰仰高祠歲以丁祭畢知府率僚屬諸生從事於其間祠成之明年庚辰平湖沈侯琮來知府事喜祠之成而崇德尚賢之美得以示勸於無窮既書其合祠之意復取諸賢事略書之碑陰又致書以仰高祠屬予記予年踰八十老病才匱不足以與此然觀諸公所以好賢而作礪之者亦猶昔也既新其祠美其名而謹其禮矣好賢之志亦豈有已哉緇衣之改爲豈但適館授粲將有大者焉勉之而

極其至在乎已而已於戲表往昔以儀來今此君子所望也故爲之記以見祠之所以更作如此若諸賢事略則有沈侯碑陰之記可考祠成之日乃天順年月也

葉盛修廣州儒學記

正統初政廣東按察僉事彭琉以朝命來視學時廣學未甚壞補葺之而已而已黃宗敏云天順癸未僉事胡榮再奉璽書督學政日學且敝其何以爲教從事莫先於此矣於是左參政沈琮提舉毛瓚敎授鄭萬奎皆能辰至酉歸積勤力其力役之人旁郡邑皆聞風踵治而百需之費悉自公出一不煩於民禮殿明倫堂兩廡四齋燕居亭壇櫺星戟門洋池庫廩庖湢更衣之室前之攢尼者易漫漶者飾別作周垣高厚堅好爰山有亭舊名九思後以山名以舊名於學者有警也復之若潤澤焉枝官廨宇學徒號舍堂廉吏祠若雲章閣皆然今又以其規模褊陋且溷於明倫堂之下則拓隘

舍廢地改爲之而學之基地始正以完乃以崇德廣業居仁由義更署齋額以朱子語聖人可致化蠻序有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字東號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字西號以明德新民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率性修道傳文約禮忠信篤敬扃其十有二門而貫道一門則直燕居之前扃鐍嚴固肅如煥然益三閱月而後成禮行舍菜以告復以記爲請嗟夫今之士居學校廟焉而享學焉而經師焉有敎也稟焉有食焉而所養也固已異乎他之爲士者矣敎養異乎人而所學所立視乎人有弗也造而復有慨焉可乎廣州嶺海之人已求無慨於迫乎嶺海之望也而弗也造而復有慨焉可乎廣州嶺海之人已求無慨於天下士其又可得乎其爲廣學之士亦難矣尚亦斯舊乎哉與修學之議者巡按監察御史王朝遠布政使陳璽張瑄按察使夏塤等他効勞官屬名銜與凡工費有述佽置有員則共刻于記事碑石

之陰天順八年甲申秋記

孔鏞高州府重修城隍廟記

高州府重修城隍廟成郡守韓公請記於予予惟我朝酌古準今爲治內自畿甸外至天下郡邑莫不立廟以祀城隍之神凡吏始至必先謁神然後之任視事所以重事神治民之道也高州府僻在庾嶺之西濱海依山與西廣接壤天順間西寇犯境士喪其業農失其耕吏不供祀廟宇傾圮迨至成化丙戌予假守斯郡每嘆民力疲竭不能一新神宇仰體聖朝崇重祀典之意竊嘗禱曰神與郡之長吏相爲表裏吏不修職神必陰譴以昭聰明正直之德夫民何辜罹此流孽之禍希神默相易危爲安庶馨香之薦無窮吏有厚幸蓋自守土以至分憲凡流孽竊發必禱於神則雨暘時若以至軍民之疫癘不作盜賊屏息皆神之賜今廟宇傾圮不蔽而新之可乎予允之乃合庶謀各捐俸帀材僦工建廊宇增拜亭高敞宏麗煥然一新視舊規有加焉誠有以奠神位安威靈聳瞻視而於事神治民之道庶幾克盡矣經始于成化乙未冬十月告成于次歲春三月也韓浙之餘姚人由進士太僕丞任今官學有師法故爲政知所先務云

陳獻章吳川縣城記

書城防城向之旨得之春秋人而譏鄭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非孟氏之過也昔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凜凜委性命于豺虎之林我按察司僉事陶公被上命經略是方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之民倚公爲長城寇既平公于是城吳川縣厚一丈高二丈周五百八十丈亦勞矣自師旅興而民滋弊是役也公實圖之豈得已哉經始於成化戊戌之秋越明年冬城始克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何可忘父老相與言於官遣生員李凌雲以狀走白沙乞文記之適予與二三友益碧玉樓望厓山慈元廟與大忠

祠照映上下顧謂凌雲曰是公與僉都御史東山劉先生之偉績也無費于民民爭趨之大有功于名教是之謂達為政之首務皆可書凡公之功在民不違春秋義例可書者時焉爾矣施於無事之日如是而弗已焉其效不亦遠乎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

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

饒平縣新建所轄八都屬嶺東潮州府府之屬邑曰海陽距海陽二百餘里有地曰三饒上饒中饒下饒是也類海倚山其畔傈悍一或倡之彼此響應昔嘗不軌朝廷命將帥征剿餘習尚存故於軍國之需賦稅之徵梗化自恣愆期弗至成化丁酉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奉命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因昔參議廣東嘗平嶺東程鄉叛賊稔知三饒地勢民情至是毅然曰民之所以梗化者由僻遠官府政教弗逮故也百里之外當立縣治剏數百里乎乃因前巡撫副都御史吳琛疏三饒設縣之狀遂覈實以聞之名曰饒平總督偕巡按御史瞿俊袁禎確商建治之具檄左參政劉洪督府縣相度三饒之地惟下饒廣袤數十里大山環之溪水繞之誠山明水秀之地定縣治於茲築土城以衛內而捍外焉劉致仕左參政丁璐僉事趙引陳廷玉相繼代之檄同知邵有良督其事知縣楊昱董其成伐木於山鑿石於崖工獻其能民効其力廳堂立於中幕廳立於側兩廊以理案牘儀門以聳觀瞻有麗譙廨舍有庖湢廩庾建廟學於縣東藩臬分司及府館於縣西至於諸神之祠宇壇墠咸致完美總督猶慮土城非保障經久計復命檗甎甃之以固以堅偉然壯麗肇工於戊戌之夏告成於庚子之冬布政使彭韶袁愷按察使閔珪副使李榕相率命余為記余聞饒平居民謂先夕嘗聞鐘鼓聲豈非地之靈有兆於先歟剏縣學既立不三年庚子鄉試賓居首科歌鹿鳴者六人焉因人之盛而可以驗地之靈矣然則為人牧者可不盡其所當務耶節其豐約均其勞逸致之樹藝以厥其衣食之欲導之禮樂以化其傈悍之風

恤無所告之困窮理不能伸之訟獄誠於此行之弗畔焉則民趨乎善不啻水之赴壑馬之奔櫪者矣縣治之設不亦大有光耶於戲總督慮患之遠而嘉謨若此其周藩臬承託之重而圖成若此其密郡佐邑令克相其成是皆經略之宜爲安民之務也肆特記之垂示遠云

鄧球重建鄧使君廟記

天地間之靈明不昧者有神蕙蒿悽愴而俯仰之若凝菲其荒唐哉唐刺史鄧忠襄公於吾邑八百餘年而風聞藉藉也當大業義寧間天造之時嶺之南幾隨不逞以入於梁矣公以萬里之孤聲倡大義築城池修文振武百出奇以斷賊鋒一方熙然和樂若不知天下之有事也進鷹揚上衛將軍一方藉爲屏翰焉我國家丕興大張表異給諫自公者有幾今廟之立遠矣成化壬寅監生白璋蘇縝欲克大之會議官龔衡數十人共成其事厥材孔良厥制孔碩滴露飛雲紫霞丹靄前後相映冠棠輝耀廟貌聿新神靈萃止於是旱則禱潦則禱有災疫則禱民無一不望於公之神而公亦無時不在於民之望焉呼茲廟也蓋貫日月而同明坐海嶽而同鎮也余承諸氏子請爲之記且作迎送之章俾一方之民歲時有事於廟歌之以祀公歌曰天造值兮奔莽塘群雄錯兮翻頡頏出東門兮樹扶桑暘使君兮起遐方策大旅兮折僞梁奠南土兮鳳翥龍翔陴側席兮夜不遑兮日晏長萬兩以入太阿發兮飛揚琳瑯叫兮璆鏘雞豚肥兮稻粱香穀有蔬兮釀有漿擊鳴鼓兮雜管商風颯颯兮若相將靈之來兮連蜷裝民不去兮白雲鄉江之舞兮山之昌維石巖巖兮維水洪洪古往今來兮望公如常福我民兮舞兮浩歌徜徉

張元禎儋州興造記

名民物之化閱千大河夫地奚邇以遐人奚都以野天之賦在然矧國家海宇一統當風氣亦然

教出焉紀綱屬焉民望莅焉嚴焉度奚以彰等威弗嚴奚以終焉始工於成化癸巳冬十二月訖工於再明年乙未冬十一月費力俱侯縮于浮罰于弗良無一錢關官與民於戲儻故何如今羅侯於國制當備一旦悉新之使困廩大數百里間巍巍翼翼同諸內地則其政可知視隅知堂視蔭知木異時大同我王化致茲土文明燠焉當亦然侯積學有爲素自期甚大觀此設施槩少見云

張元禎南雄府儒學記　南雄保昌其學俱郡東二里歷

宋元而今廢興迭異維江侯始謀創于成化丙申功卒于明年丁酉制中建廟二學翼焉而屏以奎星之閣廟聖賢像兩廡兩廡戟門櫺星門洋池學倫堂齋東西書舍庖庾維備費弗官與民弗問嚮所一萬維省始侯之臨郡也郡凋敝甚廟謁環觀惕然

作天子吏恢臣濟略弗能易風俗令人一日隨其地可哉南昌羅侯守儋崖異乎是日夕勵精州事幹厥頹剔厥蠹殺厥征平迷軌厥回不日習不可華顧吾施如是不朞年間顧吾度以迭四境以熙昨欣有賢后士欣有良師曰我不率我則自彝侯之民克復其敎也惟岡州廟學公署有隳如外其地因陋其制弗飾奚以彰聲名文物之盛而新厥視聽以奢吾治乃具達於巡撫都御史吳公分巡按察司副使涂公次第舉之學校首善地文廟師生舍首新焉社學先闢六復廣以卜朴落間無無學處天子恩命臨必有所於迓非宏麗弗著厥恭乃次建之命曰迎恩館右大江橋以石名亦同按察分司憲臣處以肅清一道百僚仰瞻焉在又大建之小大所凡若干陰陽示以避忌奚事神機暨以生死安危奚事老者索孤老尤仁政先賢者與院又次建之巡司弗葺者二侯臨五郵遞十又九茲皆防奸禦侮柔徃還達詔誥又次建之州治政

圯陋欲有事焉難之踰年政和平人盜賊掃跡歸附者十數而野無閑田四境內租日富庶侯乃請之巡撫提學分按以有茲舉既富方穀王道興然后掾鉅材俟得之深潭久湮檄而出之暴漲天啓一心精誠端不可誣於戲文明神復相焉致自侯來而二學諸賢而侯興而學高明弘壯一新故觀矣而諸賢來遊來歌其亦感而自新之奮乎夫天之與我高明弘壯本亦有然者維其翳焉猛祛闕焉痛汗焉力濯將本然一奐然以新則而侯之興二學功于是乎大不然而學也高明弘壯謨表飾耳所都以途率惟外焉是規而侯之興而學而如是哉而如是哉乃學官念侯功走弟子南昌請紀之石時巡撫則桂陽朱公英提學則泉南趙君瑤分巡則湖南趙君弘非僉事張莫成而推官荆南劉讓實協心以左右侯者法皆得書二城貢瑞泰和單嵩云

陳獻章厓山全節廟碑

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少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爲治不過漢唐之間尊而王業盛猷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讎國計日非往往坐失機會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其舍倒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疾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拯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斯言也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草創于邑之厓山宋亡之日陸弗能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厓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丞相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

戶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厓門弔慈元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躋之予贊其決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未幾公去爲都御史修理黃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君叔龍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於官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於祠中使來者有所觀感云

陳獻章風采樓記　宋仁襄公是也蔡君謨詩曰必有謀

獻禋帝右更加風采動朝端弘治十年春部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唐張文獻風度樓相望襄公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徵文以表之夫自開闢達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公與唐自晉達宋不知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公與斗曲江公一人而已耳五生於嶺表歷茲年代之久菊坡二人而已耳噫士之風采世人爭先覩之爲而何其寥寥也然則公之風采豈易得哉公之才快若鳳凰芝草不恒有於天下可知矣如公之才

行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公固有之公有益於人國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豈能盡公哉顏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做顏子孔子作春秋之旨不聞於後世矣故後之求聖人者顏氏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英乎勉諸毋曰襄公可爲也聖人不可爲也

弘治十年冬十二月壬申

陳獻章程鄉縣儒學記　潮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司僉事雲都袁公慶祥處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李公德美往來爲之勸借財用以相其成凡學宮之設有文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見皆同亦程鄉之舊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次右爲堂皆南面而並峙此則學之大觀也廟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

教之嫌而未詳其所自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與
廟前樹杏爲壇夾以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
後土洋池在櫺星門之內池之左爲宰牲所堂之
東西偏爲兩齋爲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
望東廡之上神庫西齋之上神廚廟與堂之間會
饌堂居之北列廨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
圖於縣令俾成之總之爲屋凡若干楹自辛亥迄
癸丑三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
下之通制不書可也袁公不以風教落第二義追
惟古先聖王立學教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
以望於程鄉則不可不告也今夫南面而朝亦南
面而堂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正乎尊乎
並立乎其間此維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
科稱群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
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亦鮮矣況德行乎顏子超
然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元同乎
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
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
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苟從事於斯雖未
即優入顏域亦庶乎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況其間冉
爲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
利者蹠之徒也夫三尺童也聞人稱其善則喜稱
其惡則怒是何心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與
起者乎辛君貴以袁公之命其事之本未遺生
員陳珀乞記於予故爲之一言葉柏鍾魯楊偉咸
以義官董諸役柏又偕珀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
揩揮陳昂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人
名氏多不具載
宜刻之碑陰云

曹鎬譔唐宰相劉瞻墓記

嗚呼此唐宰相劉公之墓公諱瞻字幾之道州
桂陽人少有大志以馬周張嘉正自期待大中元
年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劉蒙執政

茅篁中北有流水過其上惕汗流背起而議修於是命工刈其茅篁導其流水封其塹壕而復闢神道於
曰然乃書其事俾刻之

吳裕新開潮陽縣城河紀功之碑

潮州屬邑有潮陽者三面距河城東有濠歲久湮塞舟楫不通民之轉輸興販輕則由陸重則經海負載戴之勞固所不堪風波之險尤所不測成化丁未周君萬里由刑部員外郎出守是邦越弘治庚戌令行民信既闢三利溪以便乎一郡復將有事於此以今未得人而止未幾令尹姜君元茂至謁見之初周謂是可與吾共理者因諭之曰為政以遠猷為上見小欲速聖人不取潮陽有城濠長千百丈可濬未有能闢之者子往闢之用通舟楫吾當有以助子要使立成千萬人之功庶吾守令之責塞耳姜

薦為翰林學士咸通十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同昌公主薨懿宗殺醫官韓宗紹等二十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詔獄公召諫官言之皆容悅不敢進公為荊南節度使未行韋保衡路巖劉鄴相與譖公于上再貶康州刺史路巖猶不快閔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僖宗即位復起公同平章事時韋保衡路巖皆已賜死惟劉鄴猶在朝延公置酒歸第暴死人以為劉鄴鴆之乾符元年秋八月也朝廷歸其樞於連州葬於朝天門外半里許嗚呼君子小人如水晝夜然其情不能以相入其勢不容以並存故小人用事君子力能去則去之不能去則歸臥丘園以避其禍不然小人伺其有隙必擠之以入於陷穽而又下石焉者比比如是公之清節重當時功名垂後世有非人所能及者獨於劉鄴而不能遠焉卒取殺身之禍惜哉公薨五百餘年惟有明弘治丙辰曹鏞來知連州事越戊午始得拜公之墓見其隱隱然伏於

日諸旣篆乃考圖志相地宜召父老告之曰吾欲闢東城濠何如衆曰難姜曰做官也要先從難處做遂日夜經度民如何役工如何均甃岸用石從何出鑿石用匠如何募孰可總督其工孰可分理其事計定以爲周君復君曰善農隙爲之明年辛亥冬興於是商人輸金富家捐粟豪强侵占者還地但見子來之民霧滃雲集抔土如爭聚土如城鑿石丁丁運石繩繩周守姜令時或一經勤者勸怠者懲有不如法者更至癸丑而工成深一丈廣五丈長千百丈兩岸砌界一水若帶北通程揭南達豐惠釋負戴於長途謝風波於巨海其利博矣余以是年省母於家適功告成耆民姚廷宜蕭宜寶詣余請曰吾邑無溪歷數百年而始成於今吾守令之功也願一言以爲之記余曰凡士可以致遠者皆有遠猷而其所以致遠者在器識余嘗在銓部佐太宰者洛陽耿公好問豐城李公裕德三原王公宗貫彝有所擇必取其器識足以致遠者然後能立大功垂遠猷而經歷浮淺之夫不與焉周君萬里姜君元茂皆器識不凡故當時力薦於太宰求以置吾邦其今日有此建立宜矣因記二君之功而推本其所自者如此俾千載而下到此溪者亦可以想見其人云

章熈 大忠祠記

大忠祠者何祀宋丞相信國文公也祀公於潮陽東山者何以公當宋末閒關海上經潮陽謁東山張許廟感慨作沁園春詞以見志忠義激發至今凜凜有生氣故祠亦在雙忠廟之左也嗟乎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亂其忠烈卓爲江淮保障者張許二公而已宋有天下三百餘年革命之際始終一節爲十五廟祖宗出色者文公一人而已祠祀爲可已耶然則肇祀伊何曰弘治丙辰縣令姜君森謀於邑宦蕭能建焉者也宋至德祐賈似道權姦負國大勢如魚爛河決無復可爲者矣文公旣數斥乃奉詔勤王使北軍抗論被留亡入眞州從海道抵溫州旋召至福州流離困踣百死一生又出督江西兵收復諸縣潰空阬妻妾子女皆見執曾不少顧消奔

循州屯潮陽敗於五坡嶺見張元帥刑不拜令爲書招降則不從欲官以宰相則不就燕館供帳甚盛則不寢處因繫三年臨刑則南嚮拜而死嗟乎自古國家喪亡忠臣義士身殉節義者何代無之求如公之赤心報主屢蹶屢奮轟轟烈烈斃而後已者誰歟觀其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盡真見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豈以成敗利鈍易其操彼享高爵縻重祿視國事若秦越甚至裂冠毀冕反面事讎不啻犬彘者獨何心哉自南渡優游弗競姦臣項背欺罔土地日蹙文公憤激慮忠百計興復使四鎮都督之議行則歷巖未必長驅而無忌使真州之計不爲李庭芝所扼則沿江一帶敵必覦望蕭縮臨安猶可支吾也不信仁賢大事竟去賈賊何足責而陳宜中留夢炎輩往往從中沮抑使公有咫尺長安不得覲之嘆其罪可勝誅哉讀史至此令人撫膺痛哭悲懣人謀之不臧恨不起公於九原也方公屯潮陽時有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害公誅興攻走懿則潮陽實蒙公惠德一宜祀公謁雙忠廟悲歌激烈則東山乃公慷慨矢志之所二宜祀公由潮陽西奔五坡嶺被執復返潮陽見張弘範秉義不屈則潮陽又公窮厄伏節之地三宜祀余故曰祠祀烏可已也夫公取義成仁身家所弗顧豈恤人祀不祀而後人必祀之者則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猶一日也雙忠祠鄰推鄭侯已修建落成公之祠兵火莽蕩令尹陳君王道謂無以妥靈闡教爰作率重建堂寢廊廡扃門繚垣丹堊既竣輪奐一新三忠輝映江山芬郁來游人士覯蹟思賢風聲威勸豈曰小補余每誦公詩文夙願執鞭茲獲秉筆紀修祠歲月詎非幸歟

錢鏞重修西河浮橋記

弘治甲寅春余備員守部甫下車涉武溪問民瘼見溪水混漾自三瀧而來奔騰不可遏兩岸相去百有餘丈渡者以一葦與鯨鯢爭命或值霖雨浸淫

周於萬物功勞於匝月而澤及於後世然余何人不獲時余之辜不敢自逸以負明天子委託之重一夫薄出守茲土環居千里一言以垂不云耳逾年未記太學生鄧玉一日進曰事用叢賢言用紀事上古結繩意蓋如此願賜一言以垂不朽適同寅趙君蘭完以刑郎二守茲郡作而曰孟軻氏曰君子平其政斯梁之成亦平政之一事也橋宜以平政名若其嶺未已稔於方寸間固非他人所能述者願毋拒鄧生請余聞其言乃喜其發余所未發是以忘其固陋不辭而僭爲之記弘治十年歲次丁巳新正上元日立

李聰伏波將軍廟記

郡城南下十里許西河濱有廟曰伏波者漢將軍邳離侯路公博德神廟也公武帝時人元鼎四年六月漢遣使諭南越入朝五年十一月南越相呂嘉殺漢使及其王興更立建德遂反六年秋遣公將兵出桂陽擊南越約諸將咸會番禺公暨樓船將軍楊

往瀾暴至男女競涉多致不測余因而嘆曰是可無以處之耶歸而考諸郡志舊有浮橋宋慶元間提刑陳刱定重創用舫二十有五名其橋曰慶元厥後廢興不一要名曰詹君天澤又爲復創不逾年圮於狂瀾蕩無遺迹又嘆曰是非有民社者之責耶欲謀興復計諸費動以千緡窮慮是雖佚道若勞民傷財尤非初志於時經且盡之幾一歲大略足用同寅節推賈君煥章輩又慨然捐俸相與戮力以輔余不逮遂鳩工庀材構舟五十視昔蓋倍之矣每舟旁比以鐵鎖縈橋體也舟未垂以鐵具鑿水駛也舟上加以板舫通行者也舟之首尾又總以鐵纜各二如貫珠然又所以防衝激也東西各構一亭下甃石以爲級高丈有五尺而廣如之肇工於是年四月已未告成於七月丁亥一千八百編夫三十名守之橋成之日民不知勞負者乘者往者來者行者歌者脫鯨波而履坦途得免病涉之嗟或者乃曰我侯志役於方寸而利

僕先破石門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公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呂嘉夜亡入海公遣人追得之諸將兵未下是歲冬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等郡韶人念公有功嶠南爲神而廟事之望公像於中以東漢新息侯配之其廟古在武水濱至元以享祀之鞏乃徙於茲郡守王公嘗復建之迄今歲久棟宇頹敝通府伍公乃捐已俸鼎新重建經始於弘治改元冬十月落成於二年夏五月前後有殿廡休有室門亭廡空彩色絢目凡六十八楹周以甎砌秩秩有序馮馮靡一或遺工畢求余記余惟廟食之立正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公盡瘁於斯厥功茂矣是宜血食一方統垂萬世也耶且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今納吾人爲中國之人挽吾俗爲中國之俗而不淪胥於禽獸者伊誰之力與一飲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是爲

李東陽三利溪記

潮州府舊有三利溪蓋自海陽附郭而西潮陽揭陽以入於海其間迤邐曲折若干里三縣利之溪以是名正統壬戌天順間朝廷修大明一統志而名不載是其利之廢久矣弘治初永州周君萬里來知府事病民之征往來三縣者肩任背負利不償力怨聲載塗環海而行則顛風怒濤多墜不測乃詢諸父老得是溪議修復之命屬吏籍丁夫具畚鍤凡計日督以要其成自郭西至於陳橋雲梯岡楓洋諸里水既告復慮其縮而涸也浚南濠渠韓江之水以益之又築關置鍵以節啓閉使歷冬夏雖旱溢常平而無虞於是耕者沾灌商者行者免跔溺數十年之利復於一旦而名亦隨之皆仍稱爲三利溪云潮去廣州不甚遠予聞洗馬梁君叔厚稱是溪之利甚博非苟焉塞吏責者吾長沙與永亦地相邇素知周君爲君喜而潮人大理評事謝君有容輩謂是役宜有所紀請予記乃爲之言曰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

過也離貴自奉如布衣時遺戒後亂出仕有犯贓者生不得歸本家死不得祔祖葬雖古之眞清弗過也故其守端也征征以直清著端產土硯前守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十倍以清中來也及官滿而歸一硯不持皆本乎直中來也坐是地方千里民樂耕桑水蜑山猺趨庭嚮化端之父老至今傳誦之不衰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若公者非其人耶端舊有祠以祀公在郡署儀門之左宋熙寧中郡守蔣續新建其後修廢不一皇明混一之九十年爲成化乙酉知郡事黃瑜始疏入祀典歲春秋饗以少牢之禮又四十年爲弘治甲子總督都憲潘公以祠限郡署內凡東西往來瞻謁者必弗之便也乃委郡守黃侯於郡署外之西百步許相地而改祠焉僉憲許公實贊襄之告成之日黃侯徵詡文以記詡竊嘗嘆夫今昔生民之不幸也莫甚於官吏之貪亦莫甚於政刑之弗平蓋貪則淺民膏血而凋瘁其本矣政刑勿平則賦斂繁而下疲於供應法網密而民無涉書陳六府始於水而三事亦稱利用利惡所廢哉顧淺於謀國者急功效傷本基則利未獲而已見其害如以水言固有鑿鄰以召釁者於是孟子與司馬遷諸子皆以利爲深戒夫聖人言之而賢人以下皆不屑道非以利民也民不能自安必藉提警驅使之力而後遂故凡以佚道使民者雖勞不怨也今玩事廢日一聽其自爲利以至於弊而不能捄亦惡以守令爲哉方君之議是溪蓋亦有曉之者矣深猷熟計暫賢而大蠲今之民獨非昔之民乎其不曰勞我所以佚我者非其情也君之利其與此水俱長矣夫

張詡譔宋包孝肅新祠記

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肅公爲首稱而公之善政無以清正爲之本直道是身謀可知矣拔史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觀其自賦詩云清心爲治本爲之斂手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至比其爲閻羅包老雖古之遺直也

日也弘治十八年
歲在乙丑四月

楊起元河源制府湖記

制府湖者河源縣瀝湖也易爲以制府名彰制府陳公之賜也河源之休戚繫其城而城之興廢繫此湖桂山爲河源巨鎮葱蒨秀特昔人據桂斡爲城而枝布爲三郭環之墜自南齊迄于宋上下十年生齒蕃育四時歌遊人文萃焉元來城陷于寇子遺之民逃散四遠城因以廢國初乃郤中下二郭間濱江爲城舍斡就枝勢弱形下水稍溢郤噬之辛未壬午兩罹水患漂溺者尤衆於是令長父老相率修復古城居之民始郤安是城也非河源之休戚繫之湖桂山爲河源巨鎮葱蒨秀特昔人據桂斡爲城而枝布爲三郭環之墜自南齊迄于宋上下十年生齒蕃育四時歌遊人文萃焉元來城陷于寇子遺之民逃散四遠城因以廢國初乃郤中下二郭間濱江爲城舍斡就枝勢弱形下水稍溢郤噬之辛未壬午兩罹水患漂溺者尤衆於是令長父老相率修復古城居之民始郤安是城也非河源之休戚繫其城而城之興廢繫此湖桂山爲河源巨鎮葱蒨秀特昔人據桂斡爲城而枝布爲三郭環之墜自南齊迄于宋上下十年生齒蕃育四時歌遊人文萃焉元來城陷于寇子遺之民逃散四遠城因以廢國初乃郤中下二郭間濱江爲城舍斡就枝勢弱形下水稍溢郤噬之辛未壬午兩罹水患漂溺者尤衆於是令長父老相率修復古城居之民始郤安是城也非河源之休戚繫之湖桂山爲河源巨鎮葱蒨秀特昔人據桂斡爲城而枝布爲三郭環之墜自南齊迄于宋上下十年生齒蕃育四時歌遊人文萃焉元來城陷于寇子守可固是以歷千數百年而無患其後下埠瀝洩而深水瀝繼之鵞公瀝繼之牛角埕木棉塘又繼之故寇之能陷城者城之失其險也一陷而遂不復以致於別城者不難於復城而難於復湖也城

所措手足矣生意沮而廉恥喪禮讓衰而盜賊起職此之由也又竊怪夫世之貪夫佞士事苞苴總貨寶脂韋洪泥趨炎附勢以爭憐取寵爲得計縱富敵郡塢貴窮公卿不旋踵禍敗相繼卒之身名俱喪間有幸而免者亦貽笑於子孫其視公之清風直道浩然天地之間尸祝俎豆名流百世之遠哉然則救其敝當若何是故得失相去奚啻霄壤惟直可以塞邪枉之路惟清可以澄貪虐之源昔舜命伯夔爲秩宗曰直哉惟清夫交神明且不能外是而他求焉則以之而正心治人孰謂其不可哉謂其人也則於世道端有賴乎是祠之遷也豈但寓懷賢祿與夫宦遊而道出於茲土者造祠登拜之頃覩面貌之煥然瞻遺像之如在肅然興其仰止之心勃然篤其思齊之志殆見播清風而秉直道濟濟乎崇德人儉憲名暄字景輝開望莆田人觀其好尚可以知化人黃侯名顯字伯共政矣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六日落成則四月朔

以湖失而廢又以湖難復而竟廢則是湖也又非
城之興廢所繫歟夫城之興廢爲河源之休戚所
繫城重湖之有無又爲城之興廢所繫湖尤重河
源父老謝成學李乾等因其士夫李燾舉人李樹
禎以請而制府陳公慨然念之下其事道府議捐
軍儲助費者蓋二百金焉於是卽下埠築基其址
厚十有五丈其崇三丈其長二十餘丈名之曰萬
年基其他若深水鵞公牛角木棉及城南之南澗
等處凡可以爲蓄水之仁而動子來之義故取用於二百金充然其無
不足也而湖乃汪洋浩蕩成巨浸於厥城之東而
銀漢之源所以委輸於西北長壕者益以弘衍靜
深城賴之以爲固而汲其清以資飲食挹其秀以
興文運爲利巨矣蓋仁河源之民而資之以爲此
湖也民卽湖名公以垂示子孫千萬年無忘所自
不亦宜哉公鎮粤二載廉靜寡欲省興作務撙節
未嘗妄費人莫不知公之儉迹公此舉豈非所謂
儉而能廣者耶公之仁雖一物之微不忍傷之繇

至彝情深固重鄰利害人所遂巡相視莫敢發者公輒持其窾繫而定之於呼吸之間此又以見公之德故能勇也上下有大事公可屬公請召公入佐晉都大司徒天不佞方有事郡來河源老請記遂不能辭而爲之記

許子偉尚友書院記

大宗伯忠銘王先王自乙丑釋褐讀中祕書討國史典教成均徘徊兩京吏禮卿亞以迄今官三十年所於茲矣亦旣盡友天下之善士矣歸而建書院於是邑學宮之左題曰尚友蓋曰予從此尚論古人論其世知其人如子輿氏指也江山有助風志爲酬請以記屬吾子偉不獲辭則竊自惟曰先生今日始友古人耶兩朝侍從以經術人材事明主上肩禹卨下不失遷固先資之謂何也今日獨友古人耶所斯夕韋帶之士而睦睦之儔也行不越井里聲不徹都會安得謂一遠之偉敬有質於先生先生襟期朗曠不立城府

任則鄉之人鄉人也而友於鄉之善士不可以其
其曰國天下矧其曰上古偉反而質諸吾心寧不
涔涔汗浹踵耶易曰忍卽愛易称槁卽活易儀衍卽美
以藏友孔顏友堯舜偉且廣與天下士圖之而近
與瓊定士圖之若曰一日復禮天下歸之爲仁由
已非由人也則惟先生自質已爾是舉也經始於
癸巳之冬落成於今歲之春前後堂兩廊儀門以
楹計者若干用夫以名計者若干厥地面南對文筆峯襟大江控金雞嶺蓋
形家美伯眉云首辜者之者署邑陵水尹邵君希皐澍西人而董役者里
老李宗章卽先生邑人成寓縣甚著計且煜彤史而
及

許子偉譔巡按蔡公散澳黨碑記

侍御蔡公之按
之曠軼剔窮陬之積蠹播萬靈之新祉貪黷解綏
振應維新眞奇蹟哉而最著洪伐鑄貞珉而不泐

每每脫略於形骸聲勢之外而一種天趣盎如融
如偉月旦先達嘗儕擬剛峯冬也而先生陽春春
者仁也先生自適其適而又適古人之適者也夫
世莫古於性性莫古於天地萬物一體而痛癢相
關也爲覺爲活總之乎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而已
矣好仁者無以尚之是日尚友也與哉難然偉又
有質於先生先生嘗著論曰用則行舍則藏惟孔
與顏有是也有是者有所以行所以藏之具也
夫孔子安仁顏子不違仁藏則仁一身一家行則
仁天下仁人不過乎物此物此志也先生進而友
顏又進而友孔所以行所以藏之具猶之乎已立
立人已達達人而已矣中人以上可與語上也是
尚友也與哉乃先生則致書偉曰于異日者引士
子敬業樂羣於其中而以其後堂虛一龕祀先大
夫鄉賢府君焉若而可耳嗇茲正偉所爲質於先
生者也引士子者所以仁親也顧君子終身仁禮
斬以信今傳後世任則舜不

則莫散澳黨若也瓊之有澳蓋十餘年所矣始當事者念潢池赤子不欲煩騎戈戟以下天和而若黨在撫撫之後名爲良民而擾民間利如故頻揚帆西向載珠合浦扞憲綱不休洋裏遊舳艫稍脆輒反戈吞噬而四方亡命臧獲逐入其中相倚爲奸有司一志包荒示德不欲問且以彼爲强藩且以彼爲外以疑若黨之心瓊之勢亦岌岌矣所幸侍御蔡公至洞奸燭詭講義樹恩一朝而散處之且諭之曰朝廷天覆待若不死若奚以明報也則首者流而聽俄而廬室丘塚之念人人且有何若竄別擠爾亡命爲生也則從者泣而聽不決旬所云舖前盜鼓焦蕩爲濫郊雜諸閩閩中尚意曰若而李若而陳點不可近而幸相帖帖也於是乎瓊無澳澳無黨亡復猜忌而煽惑者矣吁嗟乎曷以能是哉公之學力追聖軌

躡天理甚晰故以天理感人而人以天理應之甘相與帖帖而亡復猜疑煽惑之態則天理之效也偉奉役旋里間從薦紳先生碑焉偉乃載筆言曰吾人活霄壤間恃此天理而已盜乃滅之然實未嘗滅也彼若人猝以天理應公如重雲之快曙白日何以復盜有司樂天理之在人而漸摩有地何忍復跡其盜瓊之人方與捐故轍締良盟何忍薄之於天理之外而旁詆其盜瓊無外警則皆公自此深箐肅聚之輩願投弧矢羆爵以沃壤益常課而瓊無內憂自此洪波逞不道之徒亦且斬楫淪檣潛就樂土靳固天矣公之有功德於瓊詎不閎且遜哉公名夢說字君弼別號梅巖起家名進士爲閩漳著姓諸盛政在粵蓋弗克縷敘云

張士純海北道題名記

四海書稱弼成五服而薄海內外五長咸建劒粵爲揚州外疆文教之揆武衛之奮所從來尚矣秦然自禹巡會稽文命已敷

焉疏奏珠採有時歲費不貲不若併責於兵道領
便制曰俞乃始頒勅以省諸徭力以蘇民困是歲
兵備兼珠池乃詔還內臣監於非文事兼武備弗克監於
利藪而備珠非塵視珠而嚮然不緇者烏能蠲
蛻於濁穢哉歷考前修誠與才合克樹奇動如毛
公吉林公錦商公大節名志之炳哉烈矣其陟
華蹟膴漸置通顯者自公始名而鮮效貪如狼狼如羊動危之而求
公烜以外無聞焉豈天涯海角之濱信孤臣孽子
之地懵於毀譽之途恩於心迹之辨致然哉夫邊
徼之地獷悍難制長民者類多煦煦破觚爲圓是
故胥吏之舞文積蠹之旁午債息之侵牟強窩之
通濟雖戶懸以鞭箠終不能諭且屯兵坐食而無
紀水寨空名而鮮效貪如狼狼如羊動危之而求
倘少不厭所欲鼓譟隨之駭兵難哉且蜑人狎於
水好商罔於利珠官惑於飽於是故挾其奇贏轉相
傾煽而籠珠以睨高價凡耳目所染爭奔走之網
漏吞舟陽操陰縱以競徼厚利而無尤貪冒之夫

焰旣灰趙佗稱制漢與陸賈請說臣之制郡守及
縣令長交趾部刺史實監之由漢迄唐類以同姓
任內以異庶姓吏於邊而亦有刺史都督於廣嶺
南云迨宋珠官遷及祕知而純是以廉舉銅柱必
祖而元之海北有肅政廉訪使見於苑德機碑衙卽其職也明朝稽古建官益
慎以淑驗今巡道卽章創自洪武三十五年則海
北分巡之始維時開鎮雷陽轄府以四日雷曰廉
又分高肇爲嶺西分巡之始其整飭備兵成化四
年設副使二員分轄之成化二十二年裁革弘治
九年復設副使一員兼轄之弘治十六年巡按御
史華公璉疏奏四府壤接獞徭機難遙制宜分設
兵備以責其成廷議官等權易相抵牾不若併責
於巡道稱便制曰俞迺始頒專勅以分巡兼兵備
而海北移鎮廉州尋改鎮靈山是歲正德二年也
合浦之楊梅青鶯等池產珠往設內臣一員監之
窮挍橫斂民其魚矣督府都御史休公富惻然念

傘恒之兵垂及馬伏地不能起隘道之旁巨石墜地以故北兵不獲窮追先生得以南行人因名其石曰相石亦曰神石嗚呼石頑然一物豈有意脫先生爲國之心萬死不移始終一致陽至張巡許遠廟賦沁園春以弔之今集中所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者是也賦畢刑白馬以祭之奠之酒祝若曰蓋與公同心者公而許予忠義願飲吾杯酒已而酒自乾乃埋馬骨於廟側至今謂之曰馬墓誠之所感有如此

商輅新築西河堤記

韶郡太守王賓用之予同邑友也由名進士擢監察御史左聲唾守是郡下車三越月公服巡行城外問民疾苦城之西偏通武溪每年盛夏潢潦泛漲衝激

將寘力焉衛珠難哉是賦已急而斂不休民已窮而盜日起吾未見海北之能爲也余謝才承乏而寅畏山祗安素履之貞介其秉心跡不暴於人治於瓜期爲熟董大較洗濯以踐身廉訪以詰奸任怨以明法庶幾哉顧題名近徧天下海北獨缺焉夫先後諸公同聚一堂其居處飲食感慨閒適靡不同之而未能屬聯以昭往鏡來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乃以鍾大夫振雅所序次姓氏里爵命儁諸石兼附忠告之箴俾後之君子以覽觀焉或不以予言爲僭者

王昇相石亭記　宋氏之紹興下詔勤王時文山先生天祥守贛聞詔感泣誓以必死起兵留不屈脫鎮江遵海道入閩既而出使皇亭被執吉興國永豐間招集義士以圖興復北將孝速於空坑先生與戰敗績常是時先生之兵方過

堤岸剝及二百餘丈相去城脚遠者丈許近者尺餘守見而嘆曰危哉是城遲之歲月城垣必致頹毀城垣既毀何以禦暴衛民論今日爲政之務莫急於此俟其既頹而築之孰若於其未頹而防之乎歸而謀諸僚屬父老僉曰是誠不可緩也守曰築剝岸所以固城垣也固城垣所以保軍民也予來知府事甫三月首率軍民事工築非愛之適以病之矣訪知部民欺隱田糧者不可勝計茲欲核其實宥其愆俾各捐貲來助以共成斯役庶幾不勞民力不傷民財可乎衆皆曰然此計之善請亟行之令出部民欺隱者惕然改悔爭先得白金二千餘兩適僉憲趙君弘駐節韶陽守偕同知曹謙通判徐饒推官余嵩經歷李時堅同具築堤固城之狀以告憲僉曰審若是則田糧增減道國民不勞而事集夫豈不可已而僉憲達是謀於巡撫都憲朱公公喜曰取有餘之財周將頹之城是且保障一方誠善政也俾日報可繳至千戸趙雄謂太守曰予忝守城之官是舉固吾職也兼董其役亦

不借工一毫不擾於民經始於戊戌冬十月落成於明年冬十二月橫直三百餘丈既堅且固時又見河西通津百步許有待舟津頭冒瀝雨雪者有歸人爭渡男女混淆吾守曰此又司風化者所宜區畫也乃照舊埠二十丈許別置水埠疊堦甃石俾客舟泊於上流步檝泊於下流是男女不致混淆復建長亭十二間於津頭爲柱四十八楹雖或舟師輟棹士女待渡無復前日冒瀝雨雪之患矣功成事集觀者肩摩踵接咸舉手加額曰是舉有益於民多矣僚屬父老曰此盛事也不可無記以時堅與予同郡屬其具事狀來徵文予惟大易有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孔子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聖之明訓誠後之人所當視以爲法者也世之爲政者不知所務有如此城必俟其傾圮之餘乃起而修築之費大而功顯似矣其如古訓何今觀韶城剝岸之築有僉憲能體都憲思患預防之心以倡其事又有賢守能體都憲僉憲之心以成

其事而諸佐貳又能協志同謀以贊成厥美誠可謂知所務矣誠可謂能體聖人之訓者矣自今以始詔城之所以固奸暴之所以禦軍民之所以安厥功懋哉予故撫其事而爲之記俾刻之以垂示永久云

商輅觀風亭記

觀風名亭意有在也古人諸侯出舍於郊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無有無事而空行者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法古爲治建官惟賢凡以爲乎民耳惟郡牧則爲親民之官宣上德達下情可以家喻而戶曉可以耳提而面命民憂亦憂民樂亦樂而可比古稱龔黃卓魯盡牧民之任豈有他哉亦惟觀民風以勤民政焉耳觀民之勤於耕也或不給焉則助之觀民之勤於斂也或不足焉則補之觀民之勤於行孝弟以先之觀民有未興於禮讓也道德濟以化之克盡六事毋怠毋荒宜乎千載之令譽彰也郡守由名進士爲户部郎中出守慶遠襲黃卓魯事業自期自勵上嘗少懈甫及暮月百廢具興政通人和若集賢堂陰陽醫學之類皆昔無而鼎新者也申明亭旌善亭廒倉坊之類皆昔毀而重修者也謂之百廢具興可見嚴於考課勤於勸農也則學校興而田野闢公於登庸明於刑獄也則賦役均而訟詞簡威懾奸宄恩恤逋逃也則盜賊息而戶口增謂之政通人和可知太守自視歉然乃於是歲仲春三日偕同府曹謙通府佥徐琥推府余嵩幕府李時堅縣尹余敏同遊於北郊觀民之風俗自責以省民咨詢乎善道父老提壺挈盒相率追陪舉欣欣然而相告曰百姓安堵四境無虞太守勤政之力二三同寅協贊之功也何其幸與於是舉酒酬飲乘興而登高既醉而咏歸翌日僚屬請於太守曰昨不可無記太守可其請覓材鳩工作亭於筆峯峯之遊於郊觀民風也非遊逸也觀風不可無亭建亭於觀風之亭亭之左右有佳山

奇水觀於太守自敘借樂亭記形容殆盡復奚言太守謂誰姓王名賓字用之同邑人也

黃衷廣州府大忠祠記

宋末厓門之變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後先仗節以死後世祠於厓門志死所也屬後更於岡州侍御孝豐吳君麟按部謁祠下作而嘆曰在法祀賢所以明報昭訓也我聖朝表祀三君子豈一鄉一邑謂哉岡州越附海壖不足以妥炳靈萃瞻何而憲來者筮以會府城南之址從謀於藩臬諸大夫爰及郡貳沈子尚經節推莊子壬春任煩焉祠成榜曰大忠屬衷以記夫忠者中也為臣實忠者也然有與際焉貢賢獻猷範物而順化是謂之弘濟忠在社稷矣正色黜私由憂君入憂民是謂之一志忠在職位矣主憂則辱主辱則死是謂之徇國忠在天地矣嗚呼人臣而忠在天地焉夫豈得已乎哉夫豈得已乎哉余讀宋史至厓門之役掩溺焉宋謂以仁厚立國義養士當夫國步蹇屯亂至元而極禍至厓門修食士之報且衆至三君子而大以盡予嘗欽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砦軍倉皇駐蹕無可據之地守臣制節死者執者以降者颷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幟茹乾而飲滷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孽弱息無可全之勢月變星移元機厄兆復無可有為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間關南溟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夫義勝功濟庶幾一旅一成之舊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可自諒者心也可自制者命也其不敢諒以制者天也是故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堂構孔華鐘虡韡韡域南之祠俛囟且安庸知天下尸祝不有如武侯武穆者耶庸知三君子之神不為星辰河嶽以效靈於世耶信國有言殁不俎豆於其間者非夫也又庸知不有蹈厲而興者耶夫然後知侍御君為道計遠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侍御以之

王守仁平浰頭碑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蒸正德丁丑冬犁猺僭

殄益撥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徧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三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李時勉高要縣儒學記 高要縣學在城治之東宋政和間所建元末兵燹學

廢國朝洪武中因舊址修復之然其地陜隘東逼衛治西逼縣牆前臨大街後通城墉雖有隙地而為戍卒所據師生講讀無廳棲宿無舍書籍無所藏饌饍無所設殿堂廊廡悉已傾壞祀事無所揭虔正統戊午提督學校僉憲彭君號敬巡歷至是欲擴而闢之顧瞻左右莫可為力獨其後軍營實舊學地雖失之已久而理有可言衛帥聞之即揭軍營以其地來歸君於是即其地廣為高闊若干

嘗上以貯國朝所降詔勅及所賜書其下中為明倫堂堂之兩旁為閣皆三間下以為兩齋上以貯經籍子史諸書堂之南為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以次而成其西有池曰浴沂池水深而長傍池之東為屋若干楹以跨於池上覆以板闌檻軒窗疏通明遠眺帳几席悉具以為諸生退息之所池之西為射圃南為教官廨宇凡三所其二南向其一東向至於神廚庫廩庖湢之處莫不備具地雖陜隘而規制壯觀有加於昔經始於正統戊午之春三月明年己未春三月訖工高要判簿鮑宣文司訓李瓊共成其事

湛若水四會縣儒學記 惟正德辛巳季秋四會縣學教諭林君槃與其僚成

君儉蔣君球以李生溱告甘泉子於西樵曰惟茲學治舊在于金岡惟宋咸淳遷茲城陽厥制惟備惟久乃壞正德戊寅進士永新蕭君韓來尹茲邑惟憲僉金華陳公正之來講武事胥視文廟疇矣

百廢脅與捐金修之別
惟殿廡堂廨修廡毀惟
齋號門井修廡缺惟洋橋
修廡圮惟豆籩簠簋修
廡制乃輪奐乃瞻乃奠
乃遊乃處乃以興學惟
子乃學之宗盟惟子是式
是訓甘泉子曰學一而已
義斯可與語學矣知諸
矣夫道一而已學修
聖人修道以成天之能
君子修身以復已之命故
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支支則
離支離之弊也久矣故
矣豈惟文武爲然才德
才德爲然體用二而天
然知行動靜二而天下
爲然德業舉業二而天
孟子之時其楊墨矣程
離之說興而儒學壞儒
呼諸子知學之壞而不
要始故知合一之說知
合一之說則可化學業

之道矣或問何謂合一曰執事則敬作事則學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故學在修其二而復之一
而已
矣

歐陽鐸湖光亭記

按圖志龍川縣故爲循州治直
北爲學北之隅爲嶅湖湖受龍
潭嶅山諸小水以當嶅峯下曰嶅湖州之有湖猶
人之有腎腸也扼險阻阜財用止靈氣而蓄之以
時宣泄其以觀焉者末也
邈美矣哉富乎一邑之勝也齒於大方矣湖嘗傾
而西宋端平丙申州守宋詡氏隄之而竇其間歲
以餘灌田數十頃復溝水東行縈學宮如帶既乃
折而東南與川會蓋當城者三之二當是時缺
萬夫民有寧宇充實以容人材自學校
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
遷入城湖亦隨廢而民益多故矣國朝改州爲縣
歷百六十餘祀民績士功
且頹告修者數然無以爲功仰愧盛時而城中廟學
或扼之嘉靖壬午西

亭施君聘之以憲臣巡嶺東芟彝寇賊境內又安
明年癸未諸生陳經世等以舊學請西亭曰惟予
有責予爲子相乃披蒙茸躡嵇峯四望者久之曰
鬱鬱乎氣哉必也于水止乎下眡所謂嵇湖者則
已入民家作業矣喟然曰是猶中乾病在腎腸治
法宜先復湖學次之於時一二萌氓愾若世業有
司亦牽于占稅西亭取一統志申諭之爲除稅皆
帖然服遂檄知縣韋邦憲募工隄其南若干丈因
田爲湖不浚而深作亭於嵇峯上乙酉春予以視
學至龍川西亭招予登之時雨澍旣霽羣山如洗
草木芬香與風俱至湖水不及堤者數寸倒浸山
影亭宛然在水中而危堞飛甍遠近參差可見余
顧西亭曰是爲湖光湖光非自爲光也內明外暗受
日而光易坎爲水爲月類也故湖於月也亦宜如
昔者雨吾奚觀焉今茲來殆造物者以景告予無
寧茲可以觀學以資守之則城固知所以利之
以學之則學興知所以守之則城固知所以利之
則民阜一湖之光也乎哉西亭曰善夫請以湖光

名亭會有試事未及復是歲秋學遷故處等報西
亭閩藩參議未行聞撫按薦晉副使仍鎮撫嶺東
僅三月罷去西亭於東事一切破崖岸爲之不沾沾
微目前名稱要以百年茲湖之光殆將視芭予故
追書之庶
後有攷焉

葉夢熊歸善天泉書院記

夫道在天地亘古今一
聖愚昭昭若揭日月而
行何後世紛紛多岐也混沌一氣相忘無言至孔
子正學大明當其時羣弟子互相辨質曾無異說
以詫奇行怪孟氏遠紹不傳之緒自謂守先王以
待後學異端角立辭而闢之雖目爲好辨不辭寥
寥千載至宋諸儒多所發明顧濂洛關閩先說亦
不能盡一學者各守其師說以求指歸如紫陽暢
亭鵝湖白鹿彬彬盛矣明興統一道眞則河東餘
于新會餘姚毅然以斯道爲已任後學羣起而宗
之雖自分門別戶要以升堂入奧而止今寓內人
士猶然各守其說而不背蓋道固不假名言乃輓

近非獨異端亂道即吾儒各執其是不有明辨使後學將奚主也鼎石周公少講聖賢之學多所解悟正慮夫後世之多岐也惟闡明道一之旨往督學齊魯日引諸生爲談說理道亹亹誨之不倦齊魯翕然化之頃以參藩入粵餘兩年所復引諸生談說如齊魯抵部至惠公暇即徧遊羅浮西湖諸形勝聚十校弟子爲之辨晰而四方聞者亦莫不負笈至生徒聚者日益衆戶外願受敎屨常滿諸生患絃誦無所咸願假館庶幾得一造就以告於郡邑大夫乃允諸生之請爲相地西湖之北湖光拍天一碧萬頃望之若天然故曰天泉湖講院居之爲堂五楹旁列號舍庖湢備具復置田百畝贍四方來學者諸生欣然樂羣公於是設條規擇博士之賢者爲之督率月凡會者四方期登堂進諸生辨質疑難諸所陳說講義彙而成編名曰道一不佞獲受而卒業先啓發答問纚纚非一歸之大要惟求反之於一而已古今聖愚同歸一致公之學固已識其大哉郡邑大夫以不佞宜一言以記其盛余謂宋諸賢講學直將與霄壤相終始粵自元公以提點至文成以軍旅至其流風餘韻粵人士至今服習尸祝之公固元公之裔文成之鄉人也粵人士服習公不異兩公則百世尸祝之何疑西湖去江門相距非遙茲院且將與碧玉樓後先輝映也使後有問者知斯道之明自天泉始天泉之名於世自周公始哉公名應治號鼎石浙江鄞縣人庚辰進士

盛端明龍川三大事記

惠之屬邑曰龍川地接汀贛與潮爲鄰多深山絕壑連絡溪徑百十貫穿每有盜賊則如循環探淵莫究端底又加以林薄翳密陡崖峻岅難於馳突以至出沒若鳥聚散鮮能薙獮且邑多僑寓往來境內大抵盜賊雜於平民中莫之能辨奸黠潛爲結納官稍舉動彼即偵知百詐支吾民益困而盜益熾積有年矣近者張號立幟之酋聚黨千人橫行旁邑惠潮驛騷時在嘉靖改元之明年癸未孟夏也適歸安施公以僉憲奉璽書實領嶺東兵備之

寄餽至皇皇然以弭盜安民爲急務乃蠲泛役祛宿弊節財養力一以恩信與民更始未幾民皆向化知利害稍稍安輯公乃默移檄令兩郡治糧餉繕甲兵市馬徵士招募敢勇使出入羣盜中得其渠魁所親信者與其出沒向道給之以計而盜不覺也既舉事乃分遣將領截諸隘口躬督精兵直擣其巢穴遂擒其酋梁八尺鍾大總者羣盜次第斬馘五百餘人殘孽皆釋之逃竄者榜示待以不死皆投戈自縛來歸公一切量給以衣食耕具得復其業闔邑士民咸酌酒相賀以爲更生之恩非公曷致先是邑之屬有鄉曰和平者盜區也新建伯王公以都憲撫汀贛時請縣其地事未竟遇逆藩之變逮公至凡百經營悉稱舊圖費省功集民賴以濟金華之聲蔑如至今踰二載矣公以戎事既畢匪昌大文教則民罔知禮義且邑之學宮舊以移建甲隘因循未及增修公乃歷相邑之隙地無如城北州學舊基之盛者乃諭師生命有司商度其工費議定乃建民不告勞學近谿湖歲久

湖以積淤所塞遂有私治以爲田者公督令復之朔水環城遶帶洋宮閣爽明秀廟堂增麗人咸謂百年隆興一旦復興龍川之文運當振於今日者諸生遠近皆抱經就師人期自奮其風聲氣習大非向日之比矣邑令韋君邦憲乃謀於師生紹介致幣來請予記予以平亂建邑興學皆有關於國政春秋所特書者第予於來世惟以舉歲月敘成功備事蹟云耳若夫公之德望材猷久在海內功業文章異日當徵於國史奚俟余言

祝允明顯忠亭記

正德甲戌進士王天與貫惠之興寧丙子令贛之寧都已卯從征宸濠殁於江西之南昌歸葬北郊之湖背嘉靖甲申作亭於墓之前凡三間亭額顯忠已亥方令述書之也作祠於亭之東凡三間墓有以妥香火廬于祠之東隅凡三間以居守者有池二畝田六畝以食守者繚以周垣城以敵于亭之南可漁可耕以領醮飾以粉黛環樹以木木亦既拱矣公之弟天

王守仁命公禁戢之出入火中無顧避左右前
止之公曰避火全生祗爲身謀大夫之命委諸草
莽全城之衆納諸烈燄是違命無義棄其民不祥
請以一身活此千萬人竟以災卒夫人之所欲莫
甚於名薦剡嘗恐弗類負賢人知遂以身相許灝九
疏而無貳或者始則矯情折節以釣芳名而末路
汙辱自棄聲教之外又其甚者客人之館而賣其
主因人之信也而逞其作可以愧矣此可爲不負
知已之訓是故自靖自獻無所慚負惟其所在耿
有懷非必死於王事死於知已爲忠而德澤在寧
鄉動業在大庾不爲忠烈也丘隴數楹摩厲千古亭不虛作矣

王世貞平岑岡寇記 連江吳公既卽家起拜御史大夫兼少司馬盡護嶺東西

敘經畫之作亭作祠作廬之費仰成于天子之賜
也嘉靖改元詔存卹賞三十金聞其風者郡守蘇
輔益之五金邑令應鵬猶又益之二十金賻也天
敘曰吾兄死王事天下義之褒忠之典薦至祗實
吾何以見于地下
曰成於天子之賜非自作之也岸生王部公嗣子
請記予惟公行蹟惠贛二州志旣詳而核信史也
予何言哉亭曰顯忠取諸仲尼之誥維忠云何自
靖自獻於先王無或慚負矣禮諸侯之大夫以時
接見乎天子者其服總冕恩禮疏數報效因之寧都
長山荒谷君門萬里公不以疏逖自泪覆奸殖良
行廉政平是殆天顏咫尺江湖憂思者乎此可爲
遠臣之訓四郊多壘守者猶不能舉一矢剏曰境
外之惟公守官章貢勤兵大庾揭其巢曰樟木
坑曰白王石曰黃泥坑曰大富灣曰員分曰井背
小坑六見于虔臺志如此桓桓于征謂勇聯遠近
以成身謂仁此可謂勤事之訓宸濠作難奉頭竄
多矣公獨勤王亂兵行劃火民廬妄殺無辜新建

諸將公至軍悉集諸將於
之府江大桐江徭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之徭蟠
而爲亂已金鶩松柏深塢之徭復繼亂公前後發
兵蕩平之斬首垂二千俘賊屬三百有奇聽撫者
千餘業已奏聞膺上賞諸徭服公之威神而感其
德只咸滌面拱手以請旦夕之命而獨嶺左之惠
州曰岑岡其先故浰寇池仲容之支藪也當王文
成公守仁之誘擒仲容也悉殲其黨二十四巢而
獨岑岡之一巢最險遠不可下王公業使就撫取
羈縻而已巢之酋曰李鑑鑑死其子文彪繼之以
許力馳使諸巢亡敢不服而有所任以爲謀主者
曰江月照尤獷黠嘗出刼掠敗王師執俾司理萬
刼掠而僅勝之文彪跳九連
戶以去南贛之持節者討
山失妻子尋還故巢鳩其亡散復振官爲歸其妻
子乃稍定文彪死月照
於文彪時嘗縛鞭郡俾逾
又多僞其黨之自遠者
事稍稍露吳公怒曰獠爾
敢干天子之威命以
茶毒我生靈謂惠守州時

雨次雨落沿月照聞而懼
據險喉咽之其旁寨之有
目之守廉得其狀以聞
將軍夢鯉等練卒蒐乘
落寨及守縣賡傍寨曰
以月照來者軍正議賞
照道伏毒死致其尸餘
固時時誘殺撫黨公檄
聞道出江西之龍南定
之俘斬二百四十有奇
捕脅從千五百人皆釋
予屯卒捷聞吳公及諸
父老相語桶岡四寨天
宏略擁百勝之兵乘破
九黑子之地六十餘年
甚者如夜郎王謂漢孰
斗糧坐縛其兒酋如一
俟其出而尾擊之百世
巢穴一旦而盡空然不

以多殺爲績俾千五百人之脅從悉保其首領何吳公之智且仁也嶺以東爲寇者不且日我繪何如月照險何如岑岡今彼之謂何螳螂之臂我則焉敢斧不佞守高拱而安吏民之上諸父老飽飯鼓腹亡卞意外警誰之力也貽書屬世貞使紀其事世貞故熟吳公竊謂公始治嶺西已併治五嶺前後斬馘以萬計盪巢穴以數百計化賊爲良者又以數萬計此於公功牘不當二我安能悉登不惟是志守與父老之所欲效於公者而已吳公名文華數更歷藩臬治常爲天下最藩參吳氏守黃氏將軍洪氏其典贊畫親軍事當公亟惠倖賴岳夔和平令陳源湛裨將而下數人皆預有勞者也法得附書辭曰元二之厯　聖朓於南掃其鯨鯢以塡釜鬵壯者僇槃拏亦俘遂剪荊棘以立軍府四帥迭與咸告武成茅土旣開旂常是旌天迴春陽剷彼霜雪有斐吳公丕謨丕烈第舞羽干毋噆莫邪返爾死寃援之生涯五嶺權騰斬削馮陵息其餘憊以時寢興箐平瘴披一照萬里噂不加額自

愓厥始岑岡之巖實惟宇下恃彼牙爪搏噬行旅昔在先朝虎士萬羣謀臣將之爲颷爲雲御觀茲岡造天萬仞岸嶨磽谿縮不敢進六十餘年實繁醜徒梗我王略連我天誅羣謀大興是剪是刈公日無庸攝厥附離悍酋不庭鴟張獝奔以問得之如縛孤豚六師迅發如電之鞏雖負螳斧而魄則奪熸之龍南血波肉山千五百人磔盎之間公釋弗誅贖爲編氓籍其膏腴授以刀耕昔也盜糧今則國儲工惠商流勸嬉道塗御圉弗障鋒鏑長鑣人各自愛愉佚老壽誰謂疥癬其疾胷腋和扁祛之不從而液守遡迴庸爰歸吳公公復不有歸我聖皇五嶺諸管穹海靡際矜裾耒耜以永世世

張瑋遊合江樓記

余之觀於合江樓也蓋丙寅五月十日云先是惠頴濮郡守徐君率寮屬屛輿却蓋暴火日中徧走百神又趾入肆勸糶下令昂昂糴直直乃得不昂民爲志濮余初至與分耗數憂未敢按圖索勝也會皤者亂者飽者篠者者旅而行於市者聯臂呼曰雨足而吾試適

魚虎霄月偶白水石相擊漁笛鳴鳴鶴鶴磔磔前後兩賦不休當事者無若公何謂非瘴烟毒霧魑宮蛩窟不足以死公孰知武林之幽麗赤壁之浩淼公已裹之而來貯之粤江之濱矣崖嵩吐吞淵濤奔濺數尺之樓容受萬變坳堂巨海拳石泰華公目睨之不少異于以蓼則徘以曳杖放脚則爛然天真何之題爲瘴烟毒霧魑宮蛩窟者得公一酒其脣而茲樓遂堪千古然則見樓者咏未至樓者思一椽一桷之摧眞乾坤之大缺陷而不容已於虞木劇石也坡公窮異公幻合江樓乎亦人胷中幻出坡公也余竊異公匪獨不惠若也抑魂若魄若倘佯眷此江郊夫當事者以惠死公庚以公生惠病者藥孝者痊憐涉者之膠也則不有其犀公去數百年惠日以瘵知徐君之能勤惠也見之蓼而屬之嗣徐君畫飡則傳夜腋不簞者三年而餘矣丞若倅若李辛而佐之蚩蚩者曰吾不知腹何鼾也夫如是誠嗣公而不泯長果暮戶可闢而帖席新一樓乎哉今使瞞

竣徐守乃偕其佐丞則余君化淳倅則徐君允聘吕君大英李則金君汝和揖余言曰惠之左偏憑俯而樓者曰合江東坡先生茇焉圮且數矣新之者守也守將有惠命蓼一偉丈夫曰子其嗣予亡何馳而南至之日署事者以茲樓請首飭厥工則蓼實告之余躍然起去署可數武城出於面級而上俯江而歸然者樓也攝衣而躋支願而若有思已乃嘆曰蘇公不來嶺南其無茲樓乎樓不知孽之餘視身若辭枝之葉未遂以爲樓之勝有以覺傾洞向時塊然山色若點黛傳青作翔作舞紛入此樓中夫然後見樓者咏未至樓者思一椽一桷之摧若乾坤一大缺陷虞木劇石汲汲乎不容已也余每謂大地原無山川俱從人胷中幻出胷大者幻大胷小者幻小胷小者幻小爲大公所至幻出之西湖不止武林也而曳踵六橋之畔者至以公之氏氏堤黄武之間有兩赤壁互爭以爲公攜酒與

者亂者饒者篠者旅而行於市者不譁而呻躉躉焉曠之憂也則江濤皆悲風山蔣亦賤焰耳余即躡衣而躋支願而思有不環顧愴然去之恐不速耶昔坡公喜雨則以名其亭援昔曙今更名是樓也以永質諸坡公粲而且可矣徐君名儀世余同郡義興人記之者誰昆陵張瑋也

王弘誨重修海南兵備道記

瓊古珠崖屬也濱海而郡中盤黎黎諸洞外控環海諸島蓋其地孤懸海上內外受敵而其兵視他郡尤切矣明初下越東憲司兵備分爲五州一府諸道綰符各一而海濱海多事故其員視他郡特重云兵備府舊在衛之東歲久而圮鞠爲穢區每部使者按節暫駐于州之分司地勢湫隘亡以肅憲度而重風紀觀者病焉嘉靖癸亥知府事郭公艮璞始議修復更爲察院僦材伐石已有端緒會公去任事遂寢歲乙丑分巡兵備魯崖姚公既莅海南會太守方齋史公至上下相宜咸以飭蠱興弊爲已任爰考圖誌按舊址詢茲地久廢狀乃進瓊山邑尹會君仕隆語之爲授成專理經營區畫先是議役者多仰給上供之需以故上官弗允太守乃與兵憲公謀諸贖金之餘夫是以財出而民不知勞經始於丙寅年某月閱今歲某月告成周垣重門上堂旁宇後寢下院遊息之所吏治之舍扁茨之具弘規纖理用不精備以區計之凡二百八十有八用金以兩計之凡二十有八千石計之凡三十云於是兵民士庶聚而觀之穆然井然翼翼然蓋隱乎肅憲度而重風紀非徒侈興作美觀視焉已也甫成值余方病謝家居而兵憲公屬記其事余論曰是舉也有六善焉事無廢前一也人無遺後二也財不捐上三也力不病下四也以肅憲度五也以

濟時艱六也昔鄭大災子產捄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寇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瓊郡連歲兵荒之餘卽與鄭之大災衛之寇難無異而兵憲公與太守公備禦搆築不失其方其用心亦猶夫古矣余聞之天生五材誰能去其兵而孔子之論政乃曰必不得已則兵可先去抑又何說也豈非以兵匪專恃之者固自有術耶乃今觀兵憲公整肅人心振揚風紀殆若不專爲兵之恃者邇又行保甲議水寨具戰艦募勇兵凡諸海陸之防之守業已悉至茲其爲兵之備亦可謂無遺策矣夫備之爲言預也書曰惟事事乃有備有備無患而昔之談兵者亦曰乘其無備皆備之說也不見夫宮宇敝而修復之者治室者之常新不備則圮故宮宇乎備則巍如翼如久而事也余既以史詩所紀須二公因爲之演兵備之說以質諸後之後來者焉

王弘誨水會所平黎善後碑記

珠崖海外一寰區也稗海旁羅瓊縣而五指黎婺諸山荆枳其中醞釀黎岐世爲會患自漢雨伏波將軍啓土以來歷代叛服靡常無寧歲拓封疆之恥尺者朝廷十萬雲集境上斬蓬蒿而三勤王師每大舉衆無慮稿而後稍稍蘖牙肆斧柯而始萌經遠之略當日未暇亟講乎頃歲點酋黎馬帥倡亂糾合諸十命黎廣王蓋老孫恩弟等闌入內地肆行寇抄州邑震動數年莫可誰何歲己亥督府戴公燿始下車憫其狀亟採羣議疏請剿得旨報可乃改山川掄將帥始命東山遊擊軍將鄧鍾率所部精兵偕期與師始也豈非以善後術疎而選徒御峙糗糗飾戈刻雷陽副總兵黎國耀瓊崖參將莊渭揚各率所部兵偕瓊崖參將莊渭揚各率所部兵偕廣雷瓊土客兵共八千有奇分道協剿監軍則雷州府同知經仁木而分守海南道參政林如楚兼督之議者謂盛夏酷炎進師不利宜少須以待秋秋禾將熟遂巡不進賊得穫而守一人據險千人貴猝力貴突賊恃險煽亂乘其無備一鼓可剋今秋初鄧將軍持不可夫智

咸待以不死甫四閱月黎悉定計俘斬一千八百有奇拓地三百餘里督府下令班師瓊父老子弟鼓舞懽若更生爭槽牛酒抶道爲將軍賀旋核功次以聞上嘉乃丕績特晉督府兵部尚書守道參政林如楚加秩憲使將軍鄧鍾擢副總兵鎮瓊崖諸文武長佐而下各紀錄給賞有差遂議築水會成置守禦千戶所爲萬年不拔之基已海南道副使程有守至區畫經營屹然金湯之固已憲使林如楚副總兵鄧鍾撫黎通判吳俸相繼踵至規畫善後不遺餘力若留戍守興屯田句軍伍稽畝籍剏公廨伐山開道東湏萬西通儋漸次疏通又設巡司以備譏察立墟市以通貿易建鄉約以興教化暨社學以訓黎庶時屆王正諸峒蠻扶老攜幼於新城觀燈玩彩熙熙然怏昇平氣象而後督府聞之喜可知也頃鄧將軍時巡水會諸黎父老攜壺漿勞苦道旁拜手加額謂微將軍吾儕何以有今日將軍避色稱謝磎門之役鍾邀主上寵靈遵督府頒畫一鼓而俘罪人諸凡善後事宜種種

蒐過師老矣何克之爲督府善其議趣令進兵維時磎門爲賊關隧最險鄧將軍獨當之黎將軍兵何水焦約閏四月初八日會戰賊料定泉莊將軍兵何水焦層巒絕巘勁弩翁伏我軍不敢深入磎門當孔道率其驍牛坡星等守之先是四日鄧將軍移兵馳鼓嶺爲水焦合擊狀倏初七夜撤而趣襲磎門諸酋有難色將軍登定功舉觀天象適見水星蓋於金星晶光燭天大喜云此破黎之兆也諸士皆奮躍賈勇先登衝枚而前賊兵殊死戰兩岸矢下如雨軍士用皮牌擁衛各以三眼銃火箭亂射殺其驍牛坡星諸賊驚哭曰官兵自天而下耶追奔嶺背大破之賊首王樂天引小蠻賊徒七人號七虎圖爲東應立斬之軍聲大振次日莊將軍兵由水焦進又次日黎將軍兵由沙灣進先後夾擊直搗居徐峒焚其聚落鄧將軍誡衆潰散怖死者蹈僵者澤跳兵困壘因糧於敵窮挾五指乾脚賊首黎馬屎等數十人計窮就縛賊無著伏菁林而立枯者不可勝計弃弓矢納村落者

稟授成命何敢自多父老曰喜督府暨將軍大造於瓊吾儕宜謀世祀率衆創生祠於新城之西以志不忘而屬碑於宗伯氏不佞辱在宇下聞見最核念事端初發未嘗不與衆同憂及茲側聽囉聲又不能不與衆同樂雖文詞萎弱竊以爲桑梓之幸無以加此顧茲役之預有勞者不能盡載謂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若夫鍾則始終其事勞苦而功高衆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也

鄧宗齡平南碑記

粵在嶺徼萬里天未厭亂嘉靖間李茂陳德樂二酋束髮投荒鴟鴞雄黠招黨憑陵海上焚我城社屠我士女當事者以粵初適倭變師疲於行間則因於轉餉不忍拮据父老以奉執戟姑從招撫以苟旦夕之安自隆慶壬申迄於萬曆己丑幾二十年竟爾包藏禍心陽以從撫陰蓄其不軌鋪前巢宇棊列繡錯廣招闔廣亡命以爲牙爪陰結城中豪傑爲耳目腹心楊旗樞闔入禁池則浮艘蔽空鉦吹拂浪刃接火攻便於蹶躍樓將士歲被創不可勝計海壖愚氓垂涎利爲茂草官租蕭然告絀矣四方之劍客奇民逋亡罪隸踴躍擊搏五令六聚大都白晝之間剽攫莫可詰富者齎重貲創船具牛酒給奸坐而倍收其利貧者願效死命以償中走死地如鶩狂颸猝天浩浪白骨曇萍飄婺婦迎魂野燐夜泣兒其機智布密而起如此如未潰之菹未發則已發則難收萬曆戊子春直指蔡公夢說令徙居郡城冀其悔禍瓦解乃怖終不悛聚黨侵池如始大司馬劉公初奉命總兩粵軍事即徵材官克誠陳良德等遂擁衆出海指戈內訌官司必釋二酋詰責二酋其餘黨蔡克誠舍公爺未忍加兵也與直指黃公正色商度遣使招諭庶幾待以不死乃兩旬間響應輻輳登岸長驅突襲清瀾焚燬廬舍煙炎亘天毒焰且熾公曰若毋乃以故智嘗我吾不敢久逆天誅矣乃移鎮

而去事露立誅擊書者乃戒期舉事分道並入一
田廣海督趣南頭諸軍以進一由涠洲遊擊諸軍
自南夾攻一由吳川督北津白鴿諸軍從中擊出
夕奏捷轅門下諸酋長以次就縛餘黨悉平公白
狀上大悅晉俸齎金幣賜文武將士有差是舉也
重淵骸骨浮海者不勝計獲賊屬一百有奇其沉溺
不罷織父兄紈帶稚子咽哺而享有今日者誰賜
之夫焦爛之功孰與曲突徙薪之策烏附之劑孰
與望色視垣之效非公神略弘遠迅速成功則浮
浮謬應爲賊樹黨者日益衆又不然則走日本趨
遐羅句引異類各種粤禍無已雖有十萬之材官
合省之物力恐難措手矣當公移鎮都城時五色
祥雲再薄前旌又上界列眞先代忠烈授方略成
功悉如左驗豈偶然哉不佞齡敢稽首獻頌頌曰
五嶺以南是爲大荒醜兹庶孽敢悖天常螟我蒼
赤毒我邊疆帝曰彼醜匪異人類暫許汝撫庶其

都以便調命命總兵事李君棟渡海閱師
與副使孫君秉陽督水軍材官急擊勿失復命參
政徐君應奎僉事許君
君惟學副使黃君時雨
君精造坐營崇維積往
惟時按察使徐君用檢
選精卒遣都閫鄧君曾和
堞毋令捍網又令瓊州府
知府林君民止募勇敢繕軍輸聽用遊擊沈茂把
總守備陳震陳策李棟甘霖分諸道夾擊之又命
瓊州府同知李維岳通判劉世懋署高州事推官
傅國材署陵水事訓導林立瓊山縣知縣莫恃英
征輸募士保障惟嚴已而諸道兵並集乃下令誡
諸將曰敢有狐疑持兩端惑軍者誅敢有首鼠進
退阻軍者誅惟是幕府鐵鉞不敢專亦不敢貸又
下令戒諸道曰敢有藏酒米餉賊者法毋赦敢有
盜軍情輸賊者法毋赦敢有
閃點數人潛抵郡城擊書約二酋乘機刼獄斬關

化誨戎牲猖猖獸心匪易招爾亡命納爾魍魎浮
艦輕艦鼓枻禁池我有黍稷則爲盜資我有斗酒
取爲盜食兵無釋戈歲
府憲臣持議暫從于徙
彼夫鴞鴞張未已布黨
連舸妖氛再煽鯨浪飛
者槁面司馬授鉞憫焉
興憯思我羣庶罹此困苦
自彼起釁非予志武乃
旅驚飈迅驁乃命藩杲
趣督樓船鳴鉦伐鼓震蕩
山川乃命機宜諸道並
陣橫野懸纛蔽空桓桓
兵不在戰先攄厥謀徐
將士如虎如熊公曰戒哉
觀其變進無易敵退無避
寇罪在渠魁脅從可宥
於赫神靈訶護王師陳
授略如戒如期俾彼雲
漢昭回于天祥光燦爛有
開必先天惡神憤士怒
馬驕執俘授首克不崇朝
勢如破竹算如發機氛
消日朗波恬浪彝民安以
慶士飽而嬉飲至策勳
嘉錫攸宜司馬鞠躬再拜
稽首帝德光昭臣力何有
格元穹靈貺是祐太史
作頌以彰其績勒之貞

以示
無極

巫鐸廉郡修城記

國朝輿圖一統守在四方故廉
城之基實始於宋而恢廓之洪
武初增築西臨于江者
之枕干郊者謂之新城至宣德間擴東
焉麗譙四時巾櫛千閭
之大者乎嘉靖癸卯前
歲爲颶風摧毀採木陶
更爲雉堞是爲陽城軍
成草率仍舊上而面甎
土解迭見傾頹雖續有
戊太守何公師帥于廉
垣之傾圮者堅築之于
瀉水之面甎易根底之
守廉五載修築之功居
州南寧諸城公聞之惕
侯胡濟世衛侯范濟曰
弭盜安民有官者之責也

寇聲兹警思患豫防責將誰諉僉曰俞于是分飭軍民戍城巡守公於子夜躬歷閫之因請於兵備經公檄修樓櫓備器械飾內外巡鋪又慮城北之郊曠僻而易致寇乃據其衝要創營設兵守之城之東南二郭門疎遠亦易犯關爰命屬官分工監築改爲月城其監於南者照磨周球典史黃嵩也監於東者千戶相鐸陳一鳳王庭槐也畢地一心勸工興事故城維樓堞浹月告成居民恬息廉鄉士夫暨衛僚咸偉公之績欲壽以碑屬鐸記之鐸惟設險守固藩綵保障城池昉於古而沿於今所係重矣守土者之責也今公修城備警之功大著於廉如此其可泯耶然詹公改城之善因是而彰且以告將來之守土者公名御字子憲別號藍川福建福清人登嘉靖戊戌進士德信實而優於文章才敏達而利於經濟識者謂足以當廟堂之寄云

鄒守益克復堂記

吾友鹿厓胡子之廉也慨然自奮曰廉潮海而郡丞京師萬里

然攷三代準四海明德無異也鼇欲灑濯而新之以揚聖道翊皇化其必由教乎乃稽學宮故址并元妙觀以搆書院名之曰崇正繼復思曰學之正脈宜莫若顏子名其堂曰克復日與四庠之秀謁力勿罷以風於齊民而請記於益以闡聖學授受之蘊益謂甚矣胡子之學道以愛人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自腹心手足至於齒髮爪甲無弗在所養者是謂之仁體或泥成說乃以己爲私以歸仁爲效於心恒疑之予所雅言曰爲己曰正己曰求諸己皆對人而稱也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爲私己一以爲眞己則何若果以歸仁爲效則畏於匡微服於宋絕糧於陳蔡匪直不與而顧戕之其果吾道非耶蓋聖門嘗發於君子之問矣克者修治之義也禮者天然自有之敬也克己復禮其修己以敬乎天下歸仁其安人安百姓乎故視聽言動己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己之目也除卻視聽言動更無身矣聖人繫易以復之初九歸諸顏氏子而其象曰不遠之復

以修身也則修身之爲克已其較章明已乎身外無人故曰仁者人也仁外無心故曰仁人心也知此者其知授受之蘊矣廉郡雖遐視聽言動將異於鄒魯乎廓然虛中以求仁是曰休復挺然中行而弗滑羣議是曰獨復肫然篤恭而不息是曰敦復斐然進取而弗能守是曰頻復冥然習俗甘謂不能以自賊是曰迷復諸士子之請事於斯堂也其爲休爲獨爲敦爲頻爲迷在敬擇之矣夫學宮之徙變爲黃冠羽服數百年矣一旦而爍然章縫陶然絃歌以並於上國在反掌間耳學術之遷變而訓詁詞章亦久矣一旦而崇正教敦實行仁其身以仁天下將孰拔之而孰違之顏何人也予何人也幸無忝於斯堂

鄒守益原道堂記

聖人之道盡其性而已矣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充其一體之量而無弗愛焉謂之仁裁成輔相而各適其宜焉謂之義故君臣父子昭其倫也冠婚朝聘昭其儀也車服放極昭其政也鸞桑獻畝昭其養也詩書禮樂昭其文也斗斛權衡昭其用也夫是以仁育義肅四達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禽獸草木得以繁大哉聖人盡性之學乎由此以治民堯舜湯武之爲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傅周召之爲臣也由此以範後孔顏曾孟之爲師也聖學不明而老與佛之徒乘其廢壞而入之自以爲道德自以爲性命而藐視仁義若有所不屑者故其爲教外倫理蔑禮法遺棄事物以得罪於聖門後之儒者蒐獵綴緝以求宣暢先王之典則又多其辭說繁其儀文而未能反身而誠以詘詖行或乃陷於子子煦煦以爲二氏所陋甚者至於靜言庸違之省憂也嗚呼聖道何由而興乎蘇吳虞山陳君原習自太常卿貳謫署海陽之教事惻惻然思進諸士於道而士猶舊習未釋也默自思曰潮之所尊信莫如韓子韓子之學固闢佛老以閑聖道者也牖明而祛蔽其在茲乎乃請於前郡守山陰王君袍深以爲然始與郡

新寧學訓林觀潮督催
連州學正屈琚輯

丞蕭君世科郡倅陳君碩計貲庸而授厥事既先後代去功未用就今郡守莆田丘君其仁繼至亟謀諸郡丞劉君秉鑑力圖厥終胥相葺祠宇復侵田以樹風聲鼎建原道堂闢齋舍以居諸士相與洗濯而新之未幾陳君量移廣信以僉浙泉具書徵記惓焉以嘉惠潮之多士嗟乎陳君之愛於潮者勤矣爾多士其勤於自愛乎陟降斯堂顧名而思義勿惑於異端之空寂勿溺於俗學之汎濫毅然充惻隱羞惡之良以達諸家國天下曰富貴曰貧賤曰患難不使須臾離焉是之謂志道夫是之謂據德夫是之謂盡性以至於命庶以無負爾陳君直以無忘爾韓子碑在縣學

廣東通志

卷二十七中

文藝

藝文 巾

碑記類

田汝成征南碑記

皇帝承運文敷武謐宇內黜蜂
數貢至於交南曰茲
哉曷往訓之禮官
曰臣南裔黎氏之嫡
者實篡黎宗逐臣莫
莽惟陛下憐察皇帝若曰信
茲稱亂其往討之廼
俟柳公珣經畧邊務
謀盡策左參政翁君
星威靈抗乎風霆交
而稱曰臣黎氏之陪
以皇靈制芟草竊僅
有寧宇黎氏夭絕屬纊之辰

會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
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素臣壅之
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
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氏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
其俗蔑命五年而大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
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
弊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
日天監在茲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
之臣之子死罪死罪死皐復更何言第黎氏忽忘而國
人僇擁避跡無所謹以緩我登獻闕下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許以緩我
師其往戮之廼寧侯仇公鸞統握諸軍救日聽以軍往違卽征
咸寧侯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乃勒兩粤勁士
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達監之
叅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
白君泓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
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
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使鄭君騏監之都
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遂
穆進正機宜則惟翁君與焉於是入蠻五寮侮食
左吉之長吳鈞越棘徒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
嶽縱縱脈列蝟合箕張翼舒狼蠶烏章之士俊壯
闘駢爭柱海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叠跡
之降請輸門僉議以爲在古降輸門攄襟束縗懇以
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泳彷彿於斯乃見
惘抱登庸頓首敬諾輸門乃啓鎮南之關奠龍與
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袒額
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圈豕陛下不發乘輅曳
尺纏牽而封之懸首葉街以昭誡不憖是陛下以
不忍羣黎之故而有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
喘臣聞命以來魂魄飄颺喪慴慴荒懇又不足以盛
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更何言
臣今共順之情彀觫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割心
不能以自明惟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民也殺之惟
命俟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螻蟻宥

之故穴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之地先朝所
錫金印遣從子文明表獻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
門僉議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郎征之
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繼也爲之解組而遣之
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
撫勦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王帛山河是愛惟蒼生
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離驅至天絕莫
氏宣力比户安堵朕亦嘉之共革王爵易國號置
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
至諸軍解蔽南土驩呼逸馳鼎沸矣是役也君子
以爲莫氏卸命者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
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入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
當兵事之初與也嘗以藩僚分守左江悉厥嶺末
昔懲其勞而欣其靖也敬述而銘之曰粵有交州
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替披荒外嬴秦畧遠乃闢其
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王李紛綸土爵竊據涉宋
而驕益煩邊慮大明受詳陳氏奉寶皇祖嘉之俾

仍舊封李䗁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措獠鯨
索亂於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
叛詐擁陳後宣朝慈弘包荒四宥錫爵給印樹爲
藩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彝瘠懷不
請而禪於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
岳峙海馳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
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
義勇鷹搏虎奔朱鏊日麗元甲雲屯藉今戡之倏
如畦耨載詢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嘽嘽
傾巢舉落俯懇仰于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效牽
羊請同昇襯匪寇匪纂庶幾有辭皇帝憐之遂以
德來乃削其爵而昇世官比于內吏輯我龍編交
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築我室廬赫赫天威
盱睢而在藏藏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
容訓爾子孫惟王之供虞格苗民淹于七旬交人
來效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
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
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

黃佐平南碑記

聖皇二十七祀歐陽公莅百粵而
倫其民既乃戢兵遠近咸有寧宇
甫踰朞克有戎勳先是安南內亂其族目莫正中
帥衆來奔居無何逆黨范子儀謀挾之以爭立煽
誘其海東諸蠻蜎合不
貨圍城恣厥矯虔邊
鄙其聳公至聞變亟圖之乃
與總戎平江伯陳公議曰制勝之道務在萬全欽
接蠻壤無山海限隔
我兵潛度當犁其巢彼以舟
爲長技不先破之而
當水陸之行又弗相
及其何以全取勝未戰而算
惟形是度敵在吾目中矣於是密速海道副使黃
君光昇躬募東莞新
會戈船百有六十艘器械
糧胥備以儲已於事而
指揮僉大猷董之環集甲士務飽而嬉已於事而
竣乃行叅政沈君應龍分守叅議方君民悅暨廉
守胡鰲相與襄之密
機事戒輕進嚴烽堠盛間諜
比次其艘授以成算小艘
泊冠頭嶺之灣以伺
其來賊果至龍門港跳梁諸
村如公所度云僉謀都帥移戈船泊鳳凰江口
扼其必出之衝遇賊
兵逆戰大敗之俘斬奔潰
舟莫返公聞捷又度其
申命都帥督水陸兵徑
將士賈勇先登獲其醜
俘獲不可勝計稽諸前
之烈也夫用兵之決一
奇湟灘之師以形勝此
之擒以威讋也山越之
神器公實兼之故能
度其形而措勝養其
銳奪其穴而出奇華幾
磅礴於是胡守銘之堅
日爲蓋肅旂旛兮耀炎
靄窅窱誅兮光帝載震
萬世兮道無外

黃佐鈞鰲橋記

王制建國經野必有橋梁以濟人
政攸存抑亦有相之道難通神工之弗宰非直惠
經地理貞民志寧如斯其道也逆民志黜地理紊

陰陽之紀豈細故哉揭陽城西有溪通西北舊跨溪有橋曰釣鰲當閩廣通衢至國初而圮民病涉則以舟渡天順中有司築爲直道溪流兩遏舟楫奏艱道且直衝邑西堪輿家以爲咎亡何果罹寇變道亦胥淪正德時築新橋於道所議者屢欲復舊弗果會稽季公謫簿來邑乃凳甕垣於城門之西闢石門於其外用障衝迓嘉靖乙未橋復圮大爲民疫今丁酉春潮郡丞晴川劉公以撫巡檄掌邑符學校城池羣瘼既舉士民以是告公慨然曰啻是誠不可已也乃訪舊橋徙頹石鋪河土以壯橋址得古橋楞木數十於塗泥於舊基無尺寸爽興復固有定數也於是梽材若神助焉益信物之興結磽斲至緻密虹舒玉豎纍百象一雖役鼇架龜欽連六鰲而三山奠麗如故亦奚足儗哉橋凡爲門三爲梁十有二崇若干廣若干季春肇工仲夏畢役費出罪贖民罔知勞邑令滇南薛公炯繼至首詢邑興廢以有功於揭不可無紀謀諸文學陳君鳳至黎君明之遣弟子員郭生維濬黃生懋修來速文以記其成嗟夫吾嘗觀人之情大抵好佚而惡煩趣欲而舍誼詳利害而略獻爲重浮華而輕世務誠以其惡易其好則百事成以其趣易其舍則理道得然而終莫之或不遐遺以其輕易其重則理道得然而終莫之或易也不習爲吏秦越其民亦何心哉是役也百年湮鬱民志恫切自茲寧矣襟腋衝虧地理章咎自茲貞矣風雨旱暵天紀弗恒自茲經矣公於好惡趣舍詳畧輕重何如躬按之痛罔不省艮由心之不忍故也嘻仁矣哉故予大書以遺其邑之人體公之心億萬年俾勿壞公名魁吉之泰和人薦歷節判州牧所到皆有惠政嘗受學於陽明之門故在潮每崇名理以淑俊髦而浩浩自厲輿誦賢之厥考鳳巢公亦從吾黨白沙先生遊令永福擢守資州祀於名宦蓋其家學有自云

黃佐廉州府儒學記

皇明宅有天下亟二百禩風教所孚暨於炎海荒逖絃誦

憲以去代者同安陳公健益加悉致以終厥事大
年冬臘月落成使吳生禎來徵文記焉予爲民生
而蒙蒙貴養惟養本乃端比長而學學貴行惟行
道乃成是以小學之法務要其成使知之而後使
知之大學之法務要其成使知之而後使行之弗
養而使之知是無玉而琢也弗知而使之行是瞽
而索塗也故養而後知知而後行教學之序也詩
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則
也者理也窮究其理物格之謂也格之者其推修
身而盡倫乎耳目聰明之類所以修身也父慈子
孝之類所以盡倫也得其本萬物備擴而充之盈
天地凡夫理之幽明巨細遠近淺深無弗貫於一
者學校之設聯以師儒迪以經史舍此亦奚所事
哉然世之卑陋者惟知記誦標掠以業舉而其高
虛者則又竊取圓學之說以亂眞二者之弊不同
其悖先王教學之道一也宋朱子嘗曰學始於知
惟格物足以致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
而達之無難者及其作瓊州學記惟引蒸民

蓋說說如也廉視海南爲邇其人多聰頴樸茂然
府學故在東北隅地勢洼下土氣弗伸以故賓興
漸鮮嘉靖乙未惠安張公岳來知府事懼無以稱
聖天子作人至意乃程士業而砥礪之凡裂綴之
文高虛之說一切屏去士亦翕然從焉僦三載政
成民裕同知餘姚朱公同蓁節推永嘉王公良弼
僉議以南門內元妙觀爽塏峻厚可居令訓導廖
景春朱袞達諸當路請兩易之覆議報可用金易
民居五十間增廓其地併計匠役木石之費僅一
百餘兩經始以戊戌秋八月即觀故址中建先師
廟前爲樂舞臺左右翼以兩廡前爲戟門又前爲
泮池又前爲櫺星門自戟門右達則爲宰牲所廟
後爲明倫堂東西各爲齋之南門出循東廡後爲
之後爲儀門外通以長道爲儒學門其東爲啓聖
公祠又前爲敬一箴亭東爲名宦祠西爲鄉賢祠
又前爲門而門之東其內爲衙宇西齋之後又各
爲門亦各爲衙宇以周垣虓虓靚深且立文明
坊於通衢昭聖化宇繚以周垣虓虓靚深且立文明
也功未告成而張公擢浙江學

之詩道以身心之所
求諸外而遂遺其本哉近世發明朱學宜無若泉
之蔡氏而張陳二公
皆以承學出於其鄉相繼振
起廉士而賓興之必
有超瓊州才儁而上追鄒魯
者矣然則圖回化理
用對聖天
子之休命其在茲哉庸書以俟

張岳孝子祠記

孝子名暎字汝明廉之石康縣海
岸鄉梁村人父賜正統初以春秋
訓導母謝氏孝子生而頡俊
長老皆嗟異之賜卒
於任謝氏挈喪與孝子兄弟
還鄉天順任午流賊
起廣西延入郡境破石康縣
治四出爲暴掠人口
殺之謝母亦在掠中
詣賊曰吾欲丐母命
必欲吾代釋吾母歸
取之吾在此母決不
貨來也賊信之釋謝
得貨久留賊所已而
賊爲官軍所逼移營至
遠溪

拜臺村以前語詰孝子遂遭賊害其後者民
昱等狀孝子棲跡於石
康縣表章之會縣廢事寢
嘉靖丙申余行部至永安
事亟索二詩讀之果
等狀草一篇可謂信據
始自前元時其後屢興
葺之以教鄉人子弟者
於巡按御史陳公大
用郎其地立屋三間各有
室前爲講堂其後以祀孝子復於永安城內爲坊
牌大書烈孝二字揭示通衢蓋孝子之死於今幾
百年矣一旦振發而
於天地鬼神與百世之
方其舊身詣賊志在存母而已母得存而身已死
孔氏所謂求仁得仁者與梁村濱海去郡城二
百餘里時有科第而人之景慕孝子也尤深表而
祠之不但以發孝子之幽烈也又使後之人知能
盡性踐義以死者窮海之濱百歲之遠終不至泯
沒無聞中村以下或有勸而益勉於善其繫世教

豈淺哉

李元暢重修吳川演武亭記

昔在大司馬法中秋教振旅辨鐸鐲鐃之用習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夜戰秋教晝戰冬乃大閱通三時之教而竝舉焉武事乃自古重之矣國朝遵古定制縣兩畿達天下郡邑皆修武備宜其列屯坐食皆精銳矣乃緩急則盡不爲用此何以故豈非有治法而無治人哉若吳令王公蓋所謂以治人行治法者大吳錯大海而縣爲五嶺咽喉其西南近諸島彝一不守則沿海諸城盡流血矣故負郭有校士場演武亭其制甲險歲久且就圮鼯鼠白日走梁間吹蠛塵射人殊非所以壯軍威鼓士氣也王公觀旋之明年政熙物洽乃謀諸武弁曰軍禮尚容奈何坐令其敝即日下更新之令推贖鍰若干以佐貲亡何版幹具備築興山虞納材梓人削墨甲者扶而峻險者廓而閎圮者易而堅前施楹後三而兩楹爲新造其後之楹則舊所無者總之翼翼改觀矣亭既落成因而講武是日也旛節爲亭有聲海上長風怒濤魚龍草木各隱隱爲亭助勝已而號令由此亭出賞罰由此亭明則熊虎貔貅之士無不以一當百千戶甯君起而揖王公曰微公之力有是哉乃走幣屬李子記之李子曰吾鄙人也烏足爲公重雖然吾嘗適吳與公談名理其適勁森嚴如武庫且動曰吾聞之師云公所師者爲念菴東廓二先生皆以大儒揭當代旗鼓吾始以公爲通於儒耳而不知其通於將及退而問其政則學宮之修也自公鄉約保甲之竝行也自公繇輕自公賦斂薄自公山無擾抱鳴鏑之虞自公以脫巾拷呼素難束縛之卒一轉而醉醪挾纊者自公是公之政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者始以公爲通於將耳而不知其工於吏可謂斌斌質有其文武矣然則公之功在吳獨一亭也乎哉昔魯侯修泮史克記之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因文事而及武備君子謂其善頌今以公之武備如彼而文事又

若斯之修也蓋合德魯侯矣請
效史克之頌頌之甫君曰善

曹志遷表忠祠碑記

許洪武丁卯舉於鄉仕漳州教授日擁絳紗與諸
生共談經史至春秋誅亂臣賊子處輒頭髮上指
眥裂變遠近宗之每部使至謁
畢必出班稽首問聖躬萬福當道嘖嘖以爲得師
儒大體會金陵靖難文皇入承大統詔聞列郡文
學咸憤慟哭集諸生於明倫堂曰吾輩所學何事
食君之祿不能死君之難非忠也偕其徒吳性原
陳應宗呂賢林珏鄉君默曾廷瑞不奉詔設舊君
位哀毀伏拜郡人執送京師文學偕六生俱死見
志君子曰忠而仁矣
宮之鄉賢祠嘉靖中閩督學使者卻銳檄漳郡專
祠文學六生配焉予於萬曆甲寅來守是邦欣慕
其爲人謀於僚佐搆祠府治之左附以六生歲時
享焉堂三楹前爲門
樹之棹揭顏其額曰表忠志

不朽也夫宇宙之間扶輿磅礴勃然充塞有氣焉
氣則無形而善集也集於忠烈之身凜凜千百載若存此
石與嶽爭壽集於忠烈之身凜凜千百載若存此
浩然配義與道者也若文學之與六生非歟視彼
孤嫗蜮伏茅靡腊韋之徒大相懸矣古人丁君之
難則曰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
濟則死繼之文學遠近儒臣非有事權之寄即不
死孰議其後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文學志已定
意已決欲有辭先帝於地下師徒就瞑忠肝貫日
義膽凌霄與方周輩一時爭烈矣彝齊恥周粟而
餓死首陽民到于今稱之豫生則曰媿天下之爲
人臣懷二心者夫死等耳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
毛血化碧而氣成虹丸原不可作也爲璧碎不爲
瓦全異代猶景仰也若睒目慶氏之車失色焦生
之鼎展轉于妻子徘徊
觀茲典刑寧忘砥礪乎其後郡人士
名草木俱朽有鄉先
在其取法焉是爲記
九輩

曹志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記　關公之祠徧天下而吾楚最著高涼之廟不知所由始聞向山寇將犯郭門若有攝其魂而祛之者諸人士歸德於公稍飾廟貌而病逼狹又垂數十載矣萬曆甲寅守來守土適聞公有新命顯號乃集材鳩工命經歷沈邦玉董其役自臘月經始乙卯春仲告成堂高爽而宇軒昂前構三門中塑公像侯傍列裨將及公之乘馬在焉因卜吉具牲詣公之靈而爲之記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著敗績良臬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蠟其步跳盪摧拉之雄夫人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於一雖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於一綫未盡之息公之威靈著於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胎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神之所以久而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高涼蒼嶠之外馬援所未孚諸葛所未入自冼母開基垂千祀耳而公英風超邁父老若覩若聞者何赫赫然孚觀之山川之靈不泯乎桑之變蓋非精誠所凝結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以麥城之役公穆然就冥其後爲開皇帝定鼎金陵建雞鳴山十殿而未及公遂夢公朝謁自陳功伐應有廟食聖祖恍然悟因命創祠祀公表棹楔之英靈其累朝以來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以趨公其卹捍之靈與供奉之虔畧不爽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魑魅結徒儒之鄉無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亡論其雄武即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爲之也誠可以貫金石侔三光始終萬物而又何疑焉予忝茲明信以薦馨蘋公其嘗我乎予何敢隕越以保此疆場姑陳臆說誠其大云耳公官至前將軍壯繆侯之封操意也額削而不書云

李齡增塑南雷二將記　宋熙寧中郡遣軍校鍾姓名英者貢方物於朝道經

睢陽大唐河南節度副使布金吾衛將軍檢校主
客郎中兼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公巡睢陽
太守兼御史中丞贈荆州大都督許公遠雙廟在
焉英齋沐詣廟丐靈是夜夢神告以殿後置中有
神像十二銅輥一錫汝奉歸以祀潮陽東山之東
岳廟左可數十步有佛寺寺之陰有大石屹立於
其上下宜建祠以安靈英趨京卒事還具酒脯答
神貺取所賜而還置於岳祠俄而立化常有元旌
樹于岳麓寺中夜見光怪僧徒駭怖走白有司移
寺以宅神凡有禱求其應如響事聞于上二公皿
封王賜爵廟額曰靈威誠稀濶事也按唐史二公
睢陽以疲卒數萬嬰孤城抗方張不測之敵大小
數百戰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而唐全得江
淮財用以濟中興雖其力竭而死而忠貫日月功
在社稷不可泯也宋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咨巡
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終與彝齊餼
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誠哉然當時若南霽雲
之神資機敏豪邁絕人與二公義氣胳合請師歸

淮冒圍出戰萬衆遮之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兵
兵不出爲大饗樂泣不忍食斷指射浮屠誓滅賀
蘭城陷與巡遠俱被執至死不屈其忠烈盛矣天
子下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德宗
差次武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
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首雖丘萬春立城上賊伏弩發六矢著其面不
動賊疑刻木人諜知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
軍知君之令嚴矣將命方畧不及霽雲而强殺用
命巡任之與霽雲鈞二君生與巡遠同捍寇死與
巡遠同其操睢陽廟祀豈得專彼而不及此歟抑
英之來朝未久而速化後人逸其傳歟千載而下
不免爲有識者疵議而二公亦豈能無遺恨於冥
冥乎歲在癸酉始蘇湯君垣奉命承吾邑因爲道
其事君輒慨然有修舉之志越明年政醇治洽迺
謀於教諭泰和尹君克贊訓導官君抗都昌李君
德洎耆彦姚源禮輩愈以爲宜禱之張許同協其
吉遂捐已貲鳩工飾材塑霽雲之像于巡左右則

萬春配焉秋報告靡有缺遺三載于茲時和歲登人用底寧咸以爲昔之缺典迄今而完其英靈忠烈之氣聚於一堂凝爲福祥發爲感孚以惠利吾邑人也容有既耶因爲辭使歌以祀神而記其事於石辭曰明皇歲晏兮不戒履霜昵憸邪兮忠良外寵祿山兮內作色荒一旦兵戈兮起漁陽九廟不守兮心惶惶四方兮雲擾擾乘勝兮寇睢陽二公死守兮俾不得張援兵不至兮賊日以熾大小三百餘戰兮人知死而義不忘孤城兮備竭跪嚙辭兮訴蒼蒼亦有南雷爲爪牙兮挫其銳而摧其堅剛城雖陷兮同淪亡保障江淮兮再造中唐英風兮凜凜與烈日兮爭光昔配享兮既缺今同祀兮東山之岡吾民告報兮潔且芳酌桂酒兮奠椒漿絪瑟兮拊鼓搖長佩兮鳴璆鏘五音紛兮繁會疏緩節兮浩倡神連蜷兮既降聊逍遥兮徜徉倏而去兮不可望鴛鴦飛龍兮高駝翔沛遺澤兮下土驅癘疫兮蠲螳時和歲豐兮民樂康千秋萬禩兮垂無疆

陳大器重修潮河記

潮陽於廣東藩爲東南劇邑治北枕牛田南襟練江皆無津涘涵靈孕秀發祥人文而敷潤乎百物於潮郡列邑尤甲數焉發南北異川中流不貫扶輿磅礴之氣或未盡宣暢也昔人於是因其勢而利導之鑿地爲河以通潮水使環注邑城形勝自是稱雄第當肇事之初規畫未備雨潦時行不免於崩潰騰污之患至弘治辛亥邑令姜君森始拓其址而深廣之越一紀而袤令廷槐復疏治之茲又三十年矣不治既久久則塞塞則其何有於河於是舟行者告阻商運者告勞負險而衞者靡所恃以爲守方輿家皆曰邑以潮名潮且南方澤國常滋息於脈絡貫通然後風氣完茂譬如人之一身榮衛敷則支體寧苟有弗攝無怪乎疾痛疴瘵之或作也今令張君具以白於當道擇賢且材者委重焉以屬於郡節推秦侯侯收集郡策平其高下而一其淺深累土以爲則籍一邑之民而度之糧數計以爲

工視道里遠近而爲之先後課力以爲程乘農隙以役乎民民知侯之惠我也咸子來以赴工擇者民之能左右者分界而董之役者民知侯之勤於民也黽勉以將事浚之溝以汰其腾汚葺之闢以揖其衝激爲之平闌淺級以殺其奔湍之勢梁以跨河或嫌於窒者去之不支於木者石之河以通津或溝之檻而爲之肆者懲之溝渠之所沿洄之濱或居之室而爲之廛者毀之壓者起之側者正之凡爲河深一丈廣五丈丈長爲丈一千八百有奇經始於嘉靖辛卯之冬落成于壬辰之春兩川會同潮汐時至交流洶湧乘載者利涉轉輸者孰肩守禦者得倚天塹之固泉貨以通民用以利形勢以張風氣以開人文以彰可謂事半而功倍矣復刻石定界級於各里之民歲應役則首事於河年一舉也各關若溝歲編均徑以爲巡徼之役潦水盡而沙泥清月一行也法有常而力不費人有專職而事不廢河無虞矣侯之功不與河而同流耶於戲作事不患於無成而患於法之未備作法者

永垂不善而每蕩於繼者之缺而不講是故美之功修矣而永詳於法張之力亦既勤矣而莫繼於後乃侯之治河由夫舊也而亟可久之規以澤夫民則侯實作之繼自今吏茲土者能循侯之緒以永無敎焉其爲惠政孰有所考且知所以勒石者固有詳記之俾來者得有所攷夫大於此哉余從民請而侯也侯名儁字秀升江西臨川人張君名恩廣右富川人

王漢潮州金城山記　金城治越三百步東障惡溪西蹙大潮閭閻占其南垣墉固其北從昔榛莽翳奥爲蛇虺之囿麋鹿之居徑路未闢人不得遊山之形勢萬態詢州之耆老咸曰目所未覩壬子仲冬余始至郡閱其近逼庫廩畏盜之伏其間始令剪闢非意其爲勝也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方廣三十步左右巨樹惟荔枝爲多始立亭曰荔枝亭上五十步至頂見一石嶄然出叢薄間因以峯名之日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孤

聳矚望曠絕西南與鳳山對遂立亭曰鳳凰山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一址前數石猶佳宜曰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廣一百步地如堂南有石復巨觀者必先傍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有石宜曰之景立亭曰無所倚號曰題石岡其下有石宜曰之景立亭曰西暉亭南巖壁峭峻亦以西暉名之巖東南五步叢石怪詭隱望篠間披荊勇未竟勢若騰踴題曰隱石石側有洞曰仙遊有臺曰鳳臺謂仙所宜遊鳳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于石俾來者得以觀焉意潮爲郡隋唐而還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興得非有待乎韓文公嘗郎東山爰即亭爲亭以便遊覽人呼曰待亭渡惡溪陟峻嶺土無嘉葩美木亭已久壞惟一樹獨存夏炙赫曦傍無以芘矧茲山居城隅適郡署石間錯坡徑紆直陟降忘疲遊者知其境勝比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爲詩以紀有未盡復書之以記

陳璘南澳山種樹記

聖明御宇四海熙恬皇風殷周盛際蔑以尚之惟東南一隅去輦轂萬里重溟浩瀚渺無津涯外鄰諸島夙稱要荒而南澳一山則又蜿蜒磅礴亘數十里茫然起巨浸中介閩粤門餘地爲諸彝貢道所由沒處也先是許吳二土酋竊據爲穴流毒海濱致奉天討而擒獮之萬曆丙子歲荷聖天子睿斷采內外經畧諸臣議設重鎮而控扼焉於是樹兵列艦海防肅矣崇墨深溝城守固矣墾田構室民趨聚矣昔之鯨鯢作祟今則海波不揚而爲商旅之坦途矣昔之狐鼠恣睢今則載芟載柞而爲生民之樂土矣豈不傑然稱東南一大關鑰而有裨我國家金甌之固噫曰鮮小乎哉萬曆癸巳冬余奉命出守茲土將渡澳城至中流而聘曰焉乃金山嶽嶽左右環繞遂喟然嘆曰美哉形勝乎第惜彼其擅瀦也既渡而周覽焉又喟然嘆曰佳哉風土也第惜彼其乏材也迨任後再

閱月乃一日公暇命駕往焉既陟在巘復降於原諦視熟審慨然思曰古人有謂種樹之術類爲政余今得請事斯語矣時漳州衞指揮侯子鋭澄海所千戶袁子慶巨潮州衞鎭撫楊汪咸在焉余因召而謂之曰溪中佳山土膏最良豈不有蓄材之法若詩之所謂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以豫他日之用者乎又豈不有種植之方若郭橐駝所謂蒔之若子置之若棄以順其性以蓄其生者乎又豈不有芻蕘者往斧斤時入若子輿氏所謂材木不可勝用者乎蓋自拱把而養之合抱而自布於城後槩左右各山麓皆徧植之是役也借力於士卒則人衆而易集以義而役衆雖勞而不怨又況此一種樹也工不終日而利溥百世夫誰不

樂趨又旦也二厚意也於是乎

符錫新

韶郡東河堤記

曰余之迂哉時歲在甲午春王正月因請余志其時日以告後之同志者良

事爲之在天下無爲而無所不爲聖人也爲之備旋乾轉坤特餘事也衆人者與天爲徒道全而才重蓋舊邦曾未解鞍已知東潦之爲害隄城之不可緩也猶慨夫未有以及民而先勞之吾且獨勝任乎明年春水益暴衝隄決隍其不及城者無幾余亟出視之蹙然曰岌乎殆哉隄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遂謀同寅僚集衆論稽委積度經費手疏而上請於大總制蔡公經首蒙賜允且飭曰子其勉焉無斁後艱敢不策厲駑蹇効勞夙夜耶乃召

匠於吉伐石於仁物用巨細備濯河及底而直樹之椿縱比之柵疊石而實之土而築而衡之八而縮而衡之十有二而漬之灰實之土而築三十有五丈崇丈有八尺由是而頒春亭焉水神祠焉採壯營焉相望職事者以告隄斯成矣城斯固矣盍不轉而聞之大總府照厥勞勤余曰嘻斯役也工食浩穰程期稽緩能不及罰足矣未幾果有謗者役擅興費無經功爲庸實爲名隨有倚而和之官築隄捍部城後有作功誰京或問余曰子爲隄似矣或以謗或以翕何居應之曰謗耶翕吾烏得而知耶且吾始而築之也無所爲謗無所爲翕而既築之也無情之言適自外至吾又安所逃而招之翕不聞乎部城始之卜也東河之遷也西河之西實自唐武德迄梁乾化不勝水之爲患而再遷今治介乎兩河之間又六百年矣始而西水爲患也太守王公賓賦匿稅之金二千築之繼而東河丙徙城切患之二守李公純伐鳳來之松塞之塞之艮是也水至雷鳴而復決矣間者大巡陳公用目擊愍焉遂大發贖刑之金二千有奇屬之有司弗竟其業也遺之余焉意者天將以余爲孤注而天刑之不可逭也敢不殫知畢力俛焉而圖厥有終哉且夫水之爲患也亘古及今有可以人力勝之不可勝之若殷都之遷毓子之決不可以人力而勝之者也至河決於滑湖渴於杭有所謂隄公蘇公之隄者是隄之緒餘也不及萬分之一也余又何所容心於謗與翕哉甚矣余之駭愚不量力也自履詔來嘗浮西河之舟矣嘗復鄞傳之舍矣嘗闚樂芭之灘矣凡此皆賢哲之所冒而進也記曰絕迹易無行地難謂人不能以無爲也有爲也有迹有迹也有言故曰無爲而無所不爲其爲聖人乎愚固學者也知效一官而已矣猶記之石係之職事者名氏庶俾來哲知患之所由始隄之所由成過余非所爲文也

李義壯捍海隄記

雷之爲郡濱海不十里而近郡東洋田頃以萬計歲若颶風不時挾潮水鹵損稼御西有舊澌爲二渠迤邐南出折而東合持侶諸水以灌東洋備旱禦焉歲海鹵不入潮泉不出而後可獲有年之利是故隄防不可以已也數年以來相承樂歲莫有一爲注視者嘉靖壬子岐陽羅大夫以度支中郎來知郡事無何而海溢颶作蕩折東洋田廬者半斯民憧憧赴愬大夫憮然曰此邦之故吾知之矣今日之政尚有急於此乎乃率諸令長行海上視決隄與民共約度田會粟聚口賦庸四境忻如罔不趨赴已乃斬牡饗海神乃作興事經始于癸丑春二月初吉越秋八月而訖工完巖凸凹甃甓堅如石神沛淵歸不譬於素海康黃若復初葦一日而成以紓闔郡士民喁喁之意余間其長短廣狹之度則對曰當採度土功之初我大夫緣號以分域比丈以省工余縣南度之北岸由院度之北至於東洋以抵北角爲號三十有六爲丈一百五十有二爲帖十有九南岸由苻村至於西洋以抵調拼爲號四十有六爲丈一萬三百四十有四爲帖六十遂溪四三之一爲帖六之一其高或半雉低且尋直其闊下一丈六尺上殺三之二用人之力海康二萬四千八百有奇遂溪一萬二千六百有奇此其大凡也余聞而謂曰此萬世永賴之績也可無紀乎余嘗讀稻人掌稼下地以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溝蕩水以澮畜水以坊止水以溝蕩水以會瀉水爲法至備爲利至博而後知隄防之不可以已也有如此又嘗至蜀之青城觀離堆入閩之莆陽觀蘭陂焉以究古人用心之觀審然離堆之害而無捍海之勞蘭陂雖兼二者而有之然爲丈僅三十有五而止南北相望一目可盡孰若大夫今日之績上瀦泉水使不得出下遏斥鹵使不得入而爲丈以萬千計其艱易巨細緩急輕重爲何如哉雖然事莫難於慮始尤不易於成終古之

之舉誠亦有資於教事不遂槩以末節視也然其所望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爲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爲第一義凡教人之所以爲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爲第一義凡

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博學而愼擇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諸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其仁於至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教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爲有補於斯世哉韶爲嶺南名郡在唐有張文獻公在宋有余襄公皆其人物之表表者

郡故有學自宋景德開創迄今垂五百年中間屢壞屢修而其頹弊莫如頃年之甚蓋郡當爲徭寇所踐蹂繼以師旅之供給公私匱乏而修葺不時無怪乎其然也今天子紹統之初九溪周侯敘以前大理正起自謫籍來守是邦急民之難一意撫循愛及朝年民用蘇息而歲復大稔喟然嘆曰廟學之修此其時哉會寺僧以因果誑人事發當入其貲四百兩遂以給諸費不足則議毀諸淫祠通

有志利民者雖不言所利未始不欲久存勿壞以宣惠於無窮而繼者往往自聘私見以墮成績如郡西湖者灌白沙諸田何限乃今假兌佃以肆紛更者凡幾可痛也已後之爲郡者使常體大夫今日之用心而較若畫一雖千萬世永賴可也雷之爲郡豈復有遺利哉大夫精義致用蒞郡未踰年而捍患興利之政殆非一端此特其大者耳余聞得大夫先難後獲之文而誦之涵泳累日然後知防民之有本非徒然者故特紀之大夫名某字某閩中人甲辰進士岐陽其別號云

羅欽順修韶州府儒學記

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師亦皆頒有其責其祗其怠而興廢係之矣凡爲民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詢誘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陟降瞻依之地藏修遊息之所完且美則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

融以益之以白督府布郡御史張公巡按御史謝君珊涂君敬皆報如議於是涓日興事若大成毀及大成門及櫺星門若明倫堂皆撤而新之若兩廡若兩齋以及號舍之類則皆因而葺之又新作堂二曰會講曰習禮祠二以祠名宦鄉賢門一以表洋宮殿中塑加精工禮祠兩廡仍用木主經始于嘉靖改年壬午之冬落成于三年甲申之夏材良工善計必經久輪奐之美迥軼舊觀於是師生共與謀曰茲學之新凡以爲吾徒計爾顧其費省而功倍非吾侯詳於理勤於督視未易臻茲盡紀其成功刻之石以示永遠郡佐臨江符侯錫聞而韙之樂贊其成以余嘗薇南京諭記余聞周侯往以忠說獲罪賢名已振一時及起而蒞韶政有以宜其民爲士者亦省樂從其教至于修舉廢墮其成績又章章如此不賢而能之乎然學既一新第不知諸生遺其近小之圖而勵其遠大之所以學者何也誠能遺其近小之圖而勵其遠大之志由吾之說以底于學之成處也德足以重其鄉出也道有以周于用風俗之厚治化之隆皆能有補於其間則其卓然爲一代之偉人也必矣伊周顏孟猶將可及矧其鄉先正乎哉余既嘉周侯之功又感符侯之書能達其意遂不辭而爲之既且因以致丁寧於其學者計亦諸君之所樂聞而不厭也

何維栢廣寧縣學田記

用宇黃侯以能治劇初蒞雅慕文翁之風欲興起斯文中有補於其間則其卓然爲一代之偉人也必矣伊周顏孟猶將可及矧其鄉先正乎哉余既嘉周侯之功又感符侯之書能達其意遂不辭而爲之

猶者戢困窮者蘇士疆不越道路無虞則始爾多士吾使少壯者作耆老者休各崇其長不匱所生則始爾多士吾使婚聘有則喪葬有禮無蔑天常無鑒人紀則始爾多士亟其念哉乃時往學教之吉凶享祀之節教化乃籲于士曰吾使豪弟忠信之義教之存心致知之學教之論說經義以取衷也教之相勸切磋以厲益也若則有勸不若有懲已而飾黌宮建賢宦祠修號舍又以士之貧者無以自存也沒廢田計租二百石有奇養士之貧者賢者冠婚喪祭之

不能成禮者給焉其教諭鄧君沛訓導秦君一律介其弟子陳生鳴嶽請予記之以垂永久記曰刑罰之治人也淺禮義之治人也深夫刑罰非不肅也謂束縛焉耳也故君子之爲政也不以養廢教矣今之害教者惟何師儒之耄昏則教廢章程之紊雜則教廢課肄之隋偷則教廢勸懲之梦濫則教廢猶情以行私則教廢此皆係于上者也教術迷惑則教廢俗尚淫回則教廢怙勢以干憲則教廢叢口不習不習其所習則教廢此皆生于下者上可得而導也其係于上者吾且將誰責乎余見今之置學田者所以維教也往往乾沒于師長乾沒于學霸乾沒于師長乾沒于佃戶互匿瓜分而士之貧者賢者冠婚喪祭之不成禮者不沾其升斗之惠督學憲臣歲一至于其地稍行清理輒虛名以應豈設田者之初心乎此教之所以日微而風俗之所以日偷也黃侯匪始

烏以爲寬匪激勸以爲猛匪合縱以爲恕精明任事不避怨尤而一時師生閭以浮藝蔽德閭以側言改度士之貧者賢者閭不治其身心以徼惠於無敎寧復有異日乾沒之弊乎侯名南金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用宇其別號也鄉達雙厓李公先是捐其田租八十石龐生尚鴻捐其租六十石入學以助生徒之貧而賢者李公諱箓別號雙厓由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山東道監察御史雅尚行誼龐生尚鴻本學廩膳生員文行竝茂其子名蕃學同學生於捐租一事足徵父子同志云夫黃侯尚矣無所爲而爲善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必有奮然而興起者乎學田士名坵段稅畝耕人載之碑陰併爲之記時萬曆甲申秋七月吉

海瑞陽江借山亭記

才滿天下事不立於天下天下之所以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育失其勇蘇秦張儀失其辯氣之

謂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育涵泳之力秀水繼山沈先生昔主事刑部一日出有廊廟之言不死遠戍鳴陽蔡二守就陽江邑中之隙捐俸構亭爲講習所扁之曰借山借之爲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之義也一旦上心屬西部曰可見之行未有悟山亭或非久招繼山之所繼山先尹番禺繼期之若是曰期之以氣氣充體無可見而君子必以此觀人氣在我則我大也我大天下之物爲小歐陽修以諫官事宋仁宗牽復劄子言今言事之臣規切人主則易繼山時處其難浩然天地之間取一時之急蓋醫家治標之論孟子言王道之全也嘉隆之中正胡廣中庸之會岳老日擊其後而繼山別白言之孔子稱長者非善養氣者也請與繼山之孔孟自在也此則短中有一端之執養氣而助之管仲于今受其賜孟子非有異道哉孔子一掃新祖法如見其長時措之刑名目之操切如雷發聲物同應之夫操切言把持人刀强斬齊而人不便也大學絜矩天下言順天下之情不言御一人之便孟子七篇王道天下可運之掌齊國天下莫富强焉不足置意中也王伯之害孟子自不得爲管仲讓今日紛紛之言鄙乎未有輒何據瑕掩人瑜我又何別輒氏意也操切之言出能別白我心求信天下之心天下有望治之人心不見有行治之官吏民之疾苦尚先日也格心正本今勿論而後畏之情可收必痛之而原本不能峻追贓之警後猶幸興事考成竊竊然扶衰有助也求之言者之言或併大小而無有矣相公以一人身應天下國家莫大無窮之變僻人之追羊不獲者日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或過不及相公不可護謂無有天下事有義理義理之中又有權要不思之天下勢而已矣勢之中不求之一二日萬幾之隱恍惚怨言隔靴搔癢朱子指熙寧元豐之爭其說多出安石規模之下余于今亦

云以此而氣是日助長之氣無已則王乎孟子不操切人也五畝百畝之規爲庠序孝弟之申謹交
隣有道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撻秦楚之甲兵平慶
市之征布時食禮用難大牆桑未嘗一事弛廢結
纓孔悝之難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請以是
記相公身任天下之重帳不見此短瑞請更一
明之紛紛今日之言或不足爲相公服也陸子靜
謂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友
以固其意與
今大抵相似

陳璘羅旁善後功蹟碑記

今天子在御之四年道化翔洽方內外罔不率俾獨羅旁僻在東粵之於時督臣仗天威直搗其穴而殲之越今古蓋茲十餘禩矣顧東西兩山正徭獞竊據之地今且建邑立州與大都頡頏而未能刻琅勒碑以紀其事遂使盛美典不能無言夫羅旁東西延袤可幾千里自國初以來申國公鄧鎮討平之後叛服靡常撫剿定勦則依山爲固撫則其心必異封豕長蛇莫

滋甚歷二百餘年鮮有能得志者屬天心厭亂運將傾先督撫大臣殷公題疏議珍確有成畫第以他寇方張日不暇給馬督臣陵公繼之丕紹厥志多方集議定計誓師然已發難開端矣後大司作攻取之士氣徵兵處處鼓鼙疑畏之人心交武士各盡所長東西省惟其所用進征分十大哨武爲統督文爲監督而監軍主有土兵客有浙兵而狼家之兵尤多兵哨嚴而不漏分合詳而有法羅旁哨以屬原任都司朱鈺而監之者憲副劉公經緯也瀧水哨以屬都司劉天慶繼之者遊擊章延廩而監之者僉憲徐公汝陽也峯溪哨以屬永寧參將王瑞而監之者左江道少參泰公舜翰也繼之者分守蒼梧道大參王公原相也陽春哨以屬遊擊楊瑄而監之者火參何公子明也新興哨以屬遊擊陳典而監之者大參周公浩也德慶哨以屬柳慶參將倪中化而監

兵糧調度則兩粤之藩泉諸司及百執事多有勞焉詳在捷書中可鏡也地方既平督撫大臣愛卜善後之策當宁以爲然於是分東西爲兩山二山各以參將一員分守之山以東置東安縣山以西置西寧縣以瀧水縣適中陞爲羅定州治隸以二邑而控之憲臣協守之中路守備環之南鄉富霖而卩封門四守禦千戶所大小相維軍民雜居二山自是屹然巨鎮矣善後建邑之初聽民遷徙築城助功授田與世業璘加副總衙大司馬凌公面諭璘曰東山爾轄地也於時即以高州改補東山既有成勞且捐貲募兵以充戍守若能授田立家新附之民永有固志矣璘於是毅然承之披荆剪棘又將十年之後有狠山之役今西山璘不能知即吾東邑自令尹蕭公元岡首事以來規模具矣今令尹陳公公大復興廢舉缺百度丰新至使新至區宇與象郡相等將繼是而理者易易也嗚呼大兵不發則一方受荼毒之禍善後不早則百年無安枕之期至今狠煙息警之者左江大參沈公子犯而監之者左江僉憲李公一迪也南鄉哨鄰信宜則屬之原在參將徐公天麟茂名哨鄰新興哨則屬之信宜哨時璘以高州參將監之者嶺西道大參劉公志伊也十哨之兵星列禁布而在適中劄營者廣東總兵官張公元勳廣東監軍副使趙公可懷也他若德慶江道則以陽電參將晝地而守亦屬之新興監督以防賊北渡之津廣西容縣六寨則以潯梧參將王公一卿以防賊西奔之路蓋自始事以至凱旋行師甫四閱月勦平至千餘里積年蠹食之土宇悉歸版圖累世被戮之官民盡償寃餘討自兩廣用兵功未有並於此者也是役也奉詞討罪伏鉞臨戎者大司馬凌公雲翼主之監軍翼贊策兵部尚書譚公綸則多方指授其餘海陸兼資也伏峒哨以屬都司黃犯而監之者左江僉憲李公一迪也南鄉哨鄰信宜則屬之原在參將徐公天麟茂名哨鄰新興哨則屬之信宜哨時璘以高州參將監之者嶺西道大參劉公志伊也十哨之兵星列禁布而在適中劄營者廣東總兵官張公元勳廣東監軍副使趙公可懷也他若德慶江道則以陽電參將晝地而守亦屬之新興監督以防賊北渡之津廣西容縣六寨則以潯梧參將王公一卿以防賊西奔之路蓋自始事以至凱旋行師甫四閱月勦平至千餘里積年蠹食之土宇悉歸版圖累世被戮之官民盡償寃餘討自兩廣用兵功未有並於此者也是役也奉詞討罪伏鉞臨戎者大司馬凌公雲翼主之監軍翼贊策兵部尚書譚公綸則多方指授其餘海陸兼資

山城如畫行者歌居者寧縉紳大夫士東西上下而夜柝不擊斯果誰之力哉璘不佞大征後築室分田以世茲土子九經復忝以軍功䕃新命備員南郷守禦之末則採摭盛事俾大司馬羣公之丕績昭然在人耳目億萬禩而不磨者璘之分也是用藉其先後次第語而碑以附勸依然平淮西之後若蕩蕩聖天子之威德則璘無得而名焉萬曆十二年歲次甲申仲冬吉旦

鍾卿平嶺東諸寇碑

火嶠東惠潮二郡向稱繁阜自張璉五端蠢動謏譸東南為擾徂征甫畢餘燼復燃今巨酋藍一清據馬公寨賴元爵據螺溪餘九子樹葯蘆嵛峒嶺黃甫高潭等地狂狡相聯動千萬計數十年弗征釀成至此民不堪命久矣穆宗南顧簡命今司馬中丞殷公提督兩廣軍務位遇甚重公祗若夙夜集思除器練兵嚴整以俟會粵之言官士民相繼伏闕以兵為請公喟然曰患成劇矣寇盤據地廣且衆非盡芟夷之無以絕亂寧民誠芟夷之彼知必併力死守非一之得者中惟藍賴二酋最雄二酋破餘易圖矣合聲言止誅二酋餘若弗問焉者勝計已定檄參政唐君九德監海豐軍參將沈君思學將之參政陳君奎監揭楊軍參將李君誠立將之副使蘇君愚監長樂軍遊擊王君瑞將之參議顧君養謙監歸善永安軍前參將王君詔將之君中策應則副使吳君一介總兵張君元勲也誓曰文武羣公帝命孔嚴其務和衷將事毋忽步伐毋僵良以功刈是積孽以生粵人從行有衆憂悄在前其食乃食舍乃舍整伍以行余其敢寧君亟余往視師諸君遂以十二月二日進攻諸巢宣猷制變所向無前公慮諸君乘勝或驕餘孽或遺非一勞永逸之意乃二月移鎮惠城重示獎督務拔其根株方巳諸軍氣益憤懣極阻爬梳前後獲大酋六十餘女酋六百餘擒斬共一萬二千餘級巢空穴盡寸孽不遺乃始振旅而旋先奉發帑金八萬佐軍至是藉降為兵搜匿為糧兵有餘餉因錄以歸度支械藍賴等諸巨酋以俟命惠之旄倪遮擁道周

幾時血膏阡畝民有室廬一炬靡存汝梁險阻加鼠被煙墜哉我人昔任漂徙自今來歸履此康泰實爲司馬緯武經文鎮此南邦極焚功有百難俱出談笑惟此一隅尚勞伐弔今茲底定四海攸同司馬之來伊誰之功惟賢勿貳惟斷乃成惟聖惟明臻此大慶釐瓚揚休司馬是宜文德萬年自天申之

楊載鳴惠州府儒學記

先王之世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故何哉其聚天下之士而教之學也一以貫之以德行道藝而辨其名器制爵羽籥管絃之物而馴之升降周折誦歌蹈舞之文以暢其煩鬱而坊其淫越使之顯乎耳目束乎筋骨而成之乎其心故德成而智仁聖義中和之盛至於通性命行成而孝友睦婣任恤之原至於盡倫紀而不可謂之上藝成而禮樂射御書數之精至於窮物則而不可謂之下蓋其教之醇且該者固然也而異端衆技不離

謹呼稽顙迎公而言嶺東濿濿屢矣不圖今日滌氛霾爲昭景功烈甚著請崴效尸祝勒銘貞珉以昭示無極公固辭不許於是諸大夫師儒僉爾而進曰激生於感諸士民之情不可奪也公昔征古田古田久陷一鼓殲之奇矣今東寇尤非古田之比兵之以歲餉師百萬木易必克公師方三月費靳七萬而爲討摧拉靡遺桀酋六十餘皆生擒無一脫者所殺獲凡一萬二千謂非神算天符嶺海之民宜有再生何以致此昔南海彊理江漢播歌歸美天子義胡可已乃頌曰於昭明聖覆載穆清曾是羣兇不鑒愈烈帝赫斯怒玉節熊旂地一轍曾是羣兇不鑒愈烈帝赫斯怒玉節熊旂簡命司馬宅此東師文武協心五道齊發電掣風馳傾巢掃穴司馬長虞仍督戎行寧窆方舉回旌粵人讙謼向罹毒苦今師之來若霈靈雨動不踰時人無後患惟彼兇頑禍實自鍾昔麋嬰孩餉以怒馬今胡駢戮尸橫馬下昔懲淫毒婦女是俘今胡殄殲以滅弗保妻孥民有上田弗稅而取胡食

乎其間人之生自幼至長不見異物而遷其學以
足乎內而無慕乎外其廉採者漸而浚被者深如
此故上焉者至於裁成天地潤澤生民德及萬世
而其次亦皆謹廉讓敦禮樂授之以政而其施宜
達之於閭巷而刑罰措於行於國此先王所以一道德同
風俗其教使然也周衰而教道放失至漢氏以來
士各以其性之所近爲學其拘陋守隘者既偏曲
而不通方而高明特立者亦徒以振動一時均之
不足以道中庸而其流溺於流俗苟且一切者固
衆矣故昔之兎罝野人稱腹心干城而後之士或
卿大夫或以簠簋不飾爲譏其弊也豈獨道德之公
不一風俗之不同而已哉今天下學者咸知談先
王之道尊孔子而黼百家可謂盛矣而黌序之間
三代之教未覩其科條之制以定於一而文詞以
爲藝者已失其故況於道德之實乎惟教不出於
黌序故縉紳先生時發明其學以待鄉黨之士而

博士諸生率文義守成業不知究大道之原稱
有志者多爲名高而鮮實徒以譁世疑民甚者相
詆訾矣又安望其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孔子之教
曰文行忠信而科其成章者首德行曷嘗不本先
王之法哉若命則罕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意
可知也往者名之爲狷鄉原者名之爲鄉原曰無以亂德所以扶王極正人心使知
之爲鄉原曰無以亂德所以扶王極正人心使知
由道德之實以盡性至命故折衷於孔子而今之汚爲賢
學可知也學徹而俗成居身者以同流合汚爲賢
往事者以擇便乘義爲材國家何賴焉吁可懼哉
予爲此說久矣而今以記惠州之學之成學廢興
具諸記語中嘉靖問一再修之更久而壞通判吳
君晉之署郡事予適爲推官始議修學吳君廉平
簡質而敏於義既得請舉朝爲營度廟自禮殿暨秩
祀之祠學自講堂藏書之閣暨經館燕休之廬凡
故所有而今廢者及諸廡缺漫漶者咸新作之以
丙辰夏始事亡何載鳴遷去明年春二月之望二
君乃與同知何君宗魯考之而謁予爲記方學宮

之不治或忽不省而見謂難及諸大夫爲之遂績於成天下之弊何不可振者而學者之於學豈不存乎其志也哉今之學視古昔器物度數固不能盡備而習禮樂之容究道德之實俾風移而浴易宜莫之禁也以學之既修閎壯完美諸生且益奮勵遊歌講肄其中而樂至於所自學乃安乎故不能卽乎新非大惑與惠自故其人好文自羅孟郊王度諸君子以忠孝聞故其人尚行其興起宜易乎懼其有所奪而不純固也廼稱先王孔子之教以詔之俾歸刻於石以待其成焉記之作其年秋七月朔也

林大春修建總督部院公署記

萬曆七年十一月大司馬兩廣劉公建督撫行臺于端州越明年四月而行臺成百工畢堂寢門庭廡軒墀之屬高聳深閎弘敞壯麗巍然爲一方巨制其時會有西征之役提聞及旋廼大會兩省藩臬總帥將校而落成之遠近觀者皆首跂足踵忘而趨赴是兩廣公戒使致辭請書其事於嶺東林子林子曰曩予嘗行遊宇內起咸陽而西至賀蘭北陵臀閭歷燕趙齊陳吳楚越之墟南踰嶺表抵于蒼梧蓋所至多重臣開府然未有若蒼梧之盛者也彼其據高岡而俯層巒控諸粵而走百蠻固節鎮之雄也而復有行臺之設何蒼梧去嶺東郡甚遠地屬炎荒暑氣爲烈故自先朝以來督府諸公往往避暑而實以城彼東方也以夏月移鎮端州名曰避暑麈滌隘歲久弊壞余在嶺西故道嘗所居爲顧其所從自潮吳公至州自事公指示余曰此蒼梧時嘗從之具瞻也方議修葺舜夏之雖卽次非所以重軍旅肅彝洋山陵公乃始創建會遷去不果其後十有餘歲洋山陵公乃始創建後堂及東西二樓稍加拓門前衢路而增飾之亦足稱大觀而制猶未備豈知瓌偉壯麗之觀竟有待於今日耶夫天下事其作也必有因而承其弊也必有有待而興奕奕明厥功乃成方是州之有行臺之稱也其初不過爲禮幃鼙駐之地來往無

時人情因陋就簡遂不復與更始亦無怪者劉公乃三楚豪傑遍歷中外徼蹇朝野以身繫天下之望者垂三十年故其所至勳名彰彰如是至諸所舉措大都期於弘遠垂久不爲一切苟且之計維茲行臺既建儼然與荅梧舊鎮角立而峙即西省有事直鼓行而西耳假令東省諸郡有不虞亦可以傳檄而至自不致於偏重遙制之患是一舉而不可以不書乃係之以詩其辭曰余昔壯遊經四方北走碣石東扶桑重臣出關於軍國之利甚大矣鎮職封疆建節開府爲邊防星分斗列摩天章惟有荅梧稱茀藏滄海爲池嶺爲梁鎮撫畔黎走蠻王誰其作者韓郗堂至今人說羊襄陽顧其地遠莫當先朝節使會遐荒麾旌余之鄉赫赫炎炎氣蒸東指崧之江白石鄰鄰水洋洋耀武敷文到海邦但仍舊貫臨康莊禧幃韓鄭巖廊行臺坐啸嗟未遑千載方逢凌太倉廣陌岑重輝光神宮仙苑屬劉郎經營勿亟何安詳旅楹有覺蔓且長軒然高舉凌寥蒼騰空五色卿雲翔于飛千仞集鸞鳳韓劉並駕聯芬是日平西露布張薄言旋歸凱歌揚會集大祭烹牛羊旌旗閃閃羅于將劉公燕喜爲舉觴四方來觀祝壽康蠻蠻彝跋足隨趨蹌一時勝事歡難量貽書遣使徵琳瑯恨無掾筆迴秋霜伐石留辭比甘棠不獨流聲灑與瀧是歲爲龍飛庚辰孟秋之吉

林大春重建東山靈威廟碑記

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事在睢陽睢陽祠之舊矣潮陽非二公故所經歷地也而必祠之者按舊志宋熙寧間軍校鍾英以郡遣入貢京師道出睢陽禱於雙廟其夜夢神告以遺像處命之歸祀於東山英心異之及抵京竣事還過廟如神指探寢殿筒中果得十二銅像二銅輥以歸置於東山之東岳祠時有元旌見其上旁寺驚怪不安請移避之有司因立廟焉事聞封二公王爵賜廟額曰靈威潮之有廟蓋自茲始其後二百餘

縋入城爲翁別駕所破其時賊衆自言既入城
即手持尺鐵不動長老相傳皆謂二公之靈致之
及癸亥之春倭復大舉數萬泊城下以雲梯十道
先登鄉兵莊七等奮擊死之賊兵大敗顧獨恨欲
坐困我又復造爲臨衝之巾以圖後舉未至客有
被執者迺從賊所射書城中言擊車法其具且日
賊圍潮陽且兩月不下彼意亦欲逃耳第竊聞之
賊中言往者來寇當有二神人現今望之蔑如矣
意者神其不護此邦耶此乃所以久而不去也爲
今計莫若禱於雙忠公之祠請夜見焉不則迎神於
城以明爲神亦一助也書至父兄豪傑皆疑以爲
爲賊間諜且嘗試於我余獨謂此若有合乎兵家
用詭之說若從之便於是與衆禱之復爲二公遺
像夜出城上賊望見果大驚既又稍用其法連破
賊車於城西南於是倭彝始有遁意矣會賊中有
僞降者陽爲兵向賊實持城中陰事以與賊且幸
不去爲利賊乃以千人積薪累城下歷晝夜高可
二丈許城中危甚莫知所出父兄豪傑皆云宜用

六十九年元之大德十一年也縣尹袁天漢始與
前進士趙嗣助倡義鼎新之說具劉山長應雄碑
記又二百六十年爲我明嘉靖癸亥廟燬於兵越
二年而潮州節推鄭侯良璧者來署邑事復捐俸
重建焉其年邑人林子適自睢陽至因考睢陽廟
祀位次自張許二公而下祔以雷南姚賈凡六人
蓋詳之也而吾潮則特祀二公繼增雷南者義起
也今新廟像設二公與雷南而不及其它者仍舊
也廟制雕鏤金碧之飾視舊畧爲渾樸者費省而
不及民也廟庭從以鍾趙及生祠鄭侯者不忘其
初從民欲也而記則林子爲之鄉先生志也林子
曰余曩嘗守睢陽親弔二公百戰處之低迴而不
能去至詢及二公託夢來潮事則故老已無在者
或謂昌黎韓公當時常持正論以闢朝議後坐諫
佛骨謫潮潮人祀之故二公之來以韓公所遊寓
也天順間夏嶺爲亂長驅且襲潮陽既入界遙望
火炬甚盛遂不敢進乃者倭數內侵夜
見城中車旂火炬甚盛遂不敢進乃者倭數內侵夜
半輒乘城罵賊賊爲首鼠而走又漳寇乘虛夜

火攻會是時日暮風起議未定復如祠卜禱之請得反風風之火下薪燃天果反風火大熾鼓噪聞數十里我兵從城上望見賊棄營走所射殺焚死無數明日果遁去其黨英爽如此世謂二公在日死守雕陽屹爲江淮保障唐人得之以濟中興而不知神遊千百載之後猶能顯其靈異以保我海邦如此也則夫今日廟貌之重新亦豈偶然之故哉初潮之被圍也兵火相接者彌月遂及於廟及鄭侯至首謁行祠而有感焉即慨然以起敵更新爲已任士民聞者莫不慕義輸金協力以佐工作蓋至是而東山新廟告成侯因樂與鄉士大夫登覽而賦之其年乙丑秋九月也即經始纔三閱月耳所謂不日成之者非歟辭曰於穆雙廟爰始雕陽二公是祀歷宋而唐功存一代神遊八荒鍾君乃有賢哲趙公令儀作廟翼翼是享是宜大明中天祀典維時威靈有赫剪彼潢池天運維艱棟宇山

頹會朝堂搆忠魂是依云誰之功賢侯庶止明我侯化隆風紀明禋匪懈下民是庇勒此貞石永垂奕世

林大春潮州府通判翁公平寇碑記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有賊大舉襲入潮陽潮州故城中安堵如故先是倭奴爲寇內侵漸直浮海上東莞閩廣閩廣漳潮之間故有受募爲兵者率多因之以陵劫齊民散入山中爲羣盜其時公自戶部主事出判潮州尋署潮州府事降卒數千南却倭彝於韓水其後倭彝陡攻潮陽不下轉掠諸村里屯於貴嶼公乃上書監司請歸印而身自督兵行縣與守備陳學翁指揮易孔昭俱居一日忽有賊逾城西北來自賊初不知公之在內也乃夜長吏久又倭去備馳賊上皷噪而入時漏下已數十刻守者皆偃甲囫賊衆二千人號萬人猝至出其不意驚起莫知

所爲多奔走投城下賊因環嘯城上城中聞之大
恐以爲倭寇入也於是公卽勒兵戒嚴而自騎往
見賊問賊何來狀賊中相顧愕然竊驚怪之顧賊
業已入城卽不下公乃部署吏士分布諸要路而
調守備軍於郊賊亦分隊焚燒邊城廬舍城中愈
益恐咸奔依公所男女以萬計公爲感泣露禱願
身先士卒受矢石爲百姓請命父老無不流涕時
有上書言便宜事者其略曰方今城中百萬生靈
之命縣於足下故願爲足下效愚計竊聞之兵不
百者不可以當敵計不一者不可與共事今賊擁
二千之衆負層城之險而我以兵制其下人民外
徙聲援內空勝敗尚未可期也爲今計莫若速出
令號召四鄉之兵使皆畢集城下且夫四鄉負海
之兵輕敵而敢戰皆天下之所謂勇悍精兵者也
足下誠發帑金縣賞以待之則壯士皆相率而爲
足下死矣夫收天下之精兵以與賊戰於城上而
又以衂兵薄城下是賊進無所得退無所據破之
必矣公得書遂從其計於是益調諸路援兵兵自
遠近至者蓋數千人其時家君亦從城中收子弟
兵得六十人克城西路却敵先登捕賊一人公得
所捕者輒手斬之以徇賊氣逐沮而邑人劉應望
等皆以諸生起兵屬公城中軍威大振斬首二十
三級捕賊一十三人賊又已窮蹙悔入城不得去會
天大雨賊兵愈益潰亂自相蹂踏而守備指揮等
復進攻西南路與公兵合因夾擊之斬首一十五
級捕獲二十三人獲僞倭一人奪回縶中男女二
十人於是賊自度力不支因北退保城隅進退維
谷兵往往奪賊邀戰從雉堞中如雨所擊殺又數十人城
無路而城外四面皆我兵下轉戰數十合斬首二十
內兵乘勝逐北及於郛下大敗窘甚我兵猶殊死
七級捕獲二十三人賊相持至暮有踰城遁者城外兵多竊伏道旁伺
戰卅即坑殺於城濠中後者莫敢出賊乃偃伏號
泣求生願以殘乞退城中父老亦以爲言公因傳
令北開城門稍放逐之賊投戈袖手畏足馳從間
道去公復發所部兵迫捕之於是城中士女乃辭

公抵舍明日追者至又得十餘騎十餘人以歸公因撫其衆而還初公既用父老言四召壯士無不望風響應者其臨陣受策無大小皆推誠與之以故人樂爲之用而得其死力其搴旗獲級之賞未嘗踰時也至土有殺傷死者親爲醫藥臨視之聞者莫不嘆息泣下其感人如此林子曰陞乎潮陽之名尚矣明興二百年海內寧謐我潮最號偏安未嘗有犬吠之警邇年寇擾江南潮始多事賊因乘間入城然竟以逼判故不敢逞豈非朝廷之威靈而山川社稷之福哉且余聞之長老言賊入城時倭奴復有覬心至賊不得意猥保之設鴻則罹之夫通判之行本爲備倭也而流賊竟以授首倭亦因之寢謀由此觀之功何如耶公名夢鯉字希登福建莆田人由進士左遷今職

林大春潮州府鳳凰臺記

距潮州府治東南可數里水口有洲方廣數百餘丈隱起中流爲江城巨障今太守滇南侯公新築鳳凰臺在焉曰鳳凰者從洲號也洲故以老鴉稱太守廼取鳳山鳳城之名鳳凰于飛亦集爰止所以覆庇我潮人者甚大之義更名之曰鳳凰之洲故臺亦因之爲號云環洲非昏鴉滿林之時也以外是爲韓江一曰鳳水鳳水者鳳溪之水所出也源自鳳凰山下歷十數舍而入於海其來頗遠但其水道故東奔迅疾直下千尋少迴翔曲折之勢堪輿家往往病焉頃自太守刺潮久之而水勢遂西注流左掖汕潮湧出其間望之如旋蒼璧蓋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深者此殆天意非人力也於是太守行春郊牧乘暇登臨几石橋而瞰高岑不覺喟然興嘆謂美哉山河之勝誠海宇之大觀也而坤軸流轉又若或相之惟是臺榭之觀未備非所以壯形勢而收一方之靈氣也因遂謀之僚友諸公益嘉其趣而以隆慶辛未之春經營之及夏而告成事弗繁民也乃其文則以屬之林子林子曰夫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

勞逸長民之所重也而況有關於一方之靈勝焉則斯臺之作也又烏可已也且古者諸侯主封內山川以敬共明神奠安黎庶用光天子之寵命故凡厥岡陵孕秀合精能興雲物之瑞致黍稷之馨者侯實守之其鍾而爲人文產而爲麟鳳爲金玉珠璣羽毛齒革之屬亦惟日我侯之德是故其山有偏陂聚或傍陁若草木陰翳蕪穢不治多猛獸毒虫之害則有作屏之令其川澤壅滯不通痛流悍急洴漫無紀或萃淵藪以匿神則有疏鑿之令其或山童而豬原贍而下罔以窮高極遠睇望四野則有封植之令共嶽瀆之位號不嚴名義罔稱罔以妥神靈而一觀聽則有更新之令凡以正疆域慎封守理幽導和翊贊化工之所不及而已今潮之山水既皆以鳳名而洲獨仍舊稱且河流業苟亭臺弗修決莽循故將已西轉維洲實砥柱焉何以上承天意下順地宜以遠體先王經國之制耶故鳳臺之作匪獨贊地靈也亦職守之所不廢者也或曰太守之所肇建者臺也所更新者名也

似未及於作屏疏鑿之事而吾子後言之何也曰作屏疏鑿之事其力出於人者也若夫地道不言而功成則天也要必有潛孚而默運者矣不然召信臣之守南陽王景之守廬江非不鑿隄修陂卓然稱漢氏循吏也回視太德及重淵功旋造化俾風氣攸鍾人文宣朗以佐我國家文明之治於未艾者其氣象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太守名必登起家進士歷南京兵部郎中以隆慶二年至居一歲即境內稱治士民詣闕上書頌德者以百計其明年詔進三品服俸一級又明年大計羣吏大守治行第一特賜宴奬以風天下士類榮之尊拜大中大夫廣東參政仍分鎮潮州蓋異數也爲之歌曰韓山蒼兮韓水西鳥鴉飛去兮鳳凰棲鳳凰棲兮梧桐凋八極緊公之德兮永無斁江有沚兮洲有臺鳥鴉飛去兮鳳凰來鳳凰來棲兮梧桐茂青空緊公之功兮耿不淩

林大春新建海門蓮花營碑記　萬曆六年夏六月

有海上逋寇百數

十人者反自外舞至於海口權領潮州叅將遊擊將軍金丹將兵禦之賊乃遁去先是南澳副將新立方調集海兵屯海上而會賊猝至將軍乃從中計曰賊來宜與兵遇彼之水兵固無戰意又賊佯防奔實可成擒矣及諜告招彼兵輒以安撫爲辭於是賊竟揚帆去或以讓將軍將軍所部者陸兵也夫捕鼠令賊生還耶蓋是將軍使丹而得隸水兵者詎能者狸也以之沉淵而制巨魚則不及徼故責育而繫其手則却騏驥而繫其足則蹶此其勢然者於是將軍乃退修靖海海門二城鼎築營於蓮花峰下爲海門南障因命名曰蓮花而上其狀於鎮巡諸公咸嘉美焉初客兵故無營往往散聚人閭與齊民雜處軍民頗厭苦之至是營立而兵民始分海口翼然增勝槩矣然其費也多將軍廩人及上給以佐工作而力取諸野石取諸山不以煩民也其爲門八爲堂二廨宇九十有奇頗放方隅列陣勢分布官兵環居之蓋經始于孟秋之中越二月而告成事其區畫指授雖出將軍而程督勸相以期底績者則于兵鎮撫總哨之力也落成之日將軍請予與邑大夫往觀之予惟將軍本浙西豪士起諸生而揖至身經百戰蹈九死以有今日可謂壯矣六月之師不得賊命也乃其設險禦敵以待有制之兵所以爲邊防計者至深遠不可以不書乃爲之銘曰天開溟渤東南有截洋浩蕩濤聲震鬯不有重關虓障狂瀾乃鑿青蓮開花十丈擘藕爲船爰立守禦用清北寇不百年大風有隧遂起長鯨飄來忽逝不有蓮營孰拊其背乃飭師徒乃奠厥居圓窺法象方列陣圖爲國干城爲鄉北閫將士協力共濟同心誰其主者將軍姓金昔號蓮花今傳細柳覇上海濱光映前後柳既不凋花亦不毀誰其作者山中逸史

林熙春潮州司理姚公疏通鹽法碑記　今天下財賦歲入四

載實用資斧乃偵大
衡意欲致之罰而贖
七邑名曰榮鹽先是高
逾榻嶺便涸循梅是法
無羨入課有重征儻一
之如刑人妻孥桎梏是法
國蓋於壬癸之間百商
則司理會稽姚公也公
鹽瑣瑣細細以秋毫即
倘雷勵勢極重不可反
更張難商之自為弊者
患苦引若痼瘵銳意講
吾所以利務在通商未
行自近自古記之今日
役寬文網然後徐而議
有瘝獨計鹽路一線餉
今年輸課明年轉鹽謂
寡則班次不速鹽斤之
取數多則貿遷益遲請

百萬共大司農以制國用而取給鹽策者什之二三然皆設有專司轉運及有惠文使者彈壓之故其責一而其法亦嚴而其行鹽之地又皆聯絡數省或數大郡故其途廣而其流亦溥自榷使以來當事者又動稱剗附而蔵之潮蕞爾鹽之所產寧有幾何天順以前餉祗四百緡而止弘正間則驟至四千緡嘉隆間又驟至一萬八千緡顧彼一時也地雖逼塞不一猶踦汀抵贛順關而下與南鹽合近贛之數邑已斬即叩關又不可回其餉則愈又驟至二萬二千有奇夫地則愈變而愈損餉則愈變而愈增百商坐困已計無復之顧其弊又有不可言者人心不古誰為彝齊即郡幕縣尉亦得操利權是法以濫委弊居已於廉猶恐其貪官因而為利而商之巧滋張是法以搭配弊淵淵不息終成江河徑竇盛行則官鹽自滯是法以私販弊舊餉積新沒齒無及閉之則舊疏之則新亦壅是法以存留弊姦不可容矣而擊一鶚以掩羣雉不已甚乎是法以連坐弊名為梱

爲令每月六十緡改爲八十緡丙以二十緡舒既往之積每緡四萬斤改爲三萬斤外以一萬斤爲將來之積緡雖溢而鹽不溢更代既捷循環易周或亦避商足國之一策也書既上而觀察朱公大中丞戴公直指李公皆報可循行至今卒如公料不惟帶徵已訖即正徵亦舶艫以進無越歲之苦回視昔時逋負桎梏是愧無以報公屬公應召行相率託諸生夏日炎魏奎光張鳳翮程章等丐余言碑之余惟管仲佐霸吳濞竊雄鹽之爲利所從來遠矣公以司理攝郡事蓋所謂奇驥追風非服鹽車者乃能握算若丐歷中命若中黃議是若辨竇寓導利若決江河起百商之瘵飽三軍之腹詒百世之益遺一方之安功孰有大於此蓋以人而行法者其功有限洪立而人守若其功不朽也今權使四出竭天下力以奉一人而大司農每告匱猶不足以供九邊公入直承明執筆在帝左右即經國大計當次第舉矣語曰饗其利者爲有德又曰前事之不忘亦後

事之師也七尺之石足當鐘銘不揣掇管用志大郡公諱會嘉字仲禮辛丑進士理潮三署郡肇畫墨思之

陳奇謀九成臺記

余嘗博考寓內山水弔古追風詔治之有九成臺斯已也阜財解慍退哉有深思乎萬曆之己丑余奉命來守是邦會郡務久隳敝觀風爰偕同曹劉君承範呂君良佐黃君華秀相與登眺其上則見嵽嵂雲表下俯城雉瞰山臨水青翠照人而江上舳艫之聲時聞於衆風松瀑其井廬而托處者夫又麟麟相望也此何必減滕王黃鶴諸樓哉已而覽志何以名則昉諸蘇文忠公席上銘而歌之者然其間寖復寖廢代異時殊志所載詳矣靡族而象云迄我世廟初有唐公升者始勒子瞻之文碑其上而甍瓦更新迺歲藝而又漸以圮矣余顧謂兩君曰臺爲我主而令廖於

闉闍暮烟之中於地主何辭因相與議修創而獨
難於應募無從者惟是我兩賢寮捐俸是賴而友
邑令長曲江劉文芳樂昌丘一鵬英德蘇大用仁
化謝一豸翁源陳文熙乳源林文豐亦靡不相率
而和之至下逮郡文學許調元慶元兩兄弟者亦
驩然出四棟而輸爲楹也豈有虞氏之風至今能
動人心乎哉嘻余於臺有辭矣由是鳩工聚財品
畫經制上架以重樓八窻洞朗瀏瀏可受烟霞額
曰空中樓閣其堯天之境界乎臺制面東月出而
當樓之中斯冰壺映徹月到天心處也不妨取康
節句矣而樓之上額復曰雲裏帝城蓋又爲虞氏
之遺而取唐人語相尚也至其蒼崖白雲江流滿
浔寓目寥曠若增而勝昔人之不鑒賞青山綠水
而有味乎烟水雲山者余於是臺亦云若廣袤豐
殺一種舊基不加修飾麗惟中設簾幃屏案而時時
供縉紳賢豪長者遊是舉也寮長不愛其財士民
不私其力蓋不閱月而功卒用成余前謂有虞氏
之風至今尚能鼓動人心也嗣是務暇即與二三
寅僚擎衣舒嘯間以江鱗村釀佐之因而采民風
發民隱以勖勤我平日勤卹之不逮毋徒爲章華
銅雀之鉅觀也者且也貽諸後而千古簫韶遞有
遺響如眺滕王而帳帝子步黃鶴而想羽衣太守
事也太守責也儻曰勞民傷財飾觀炫睹沾沾騁
遊佚而博愉快則余不敏即不敢比宋子瞻氏之
徯塵而敢希晉風流之落成走筆記之庶亮乎哉劉
君呂君黃君僉曰是

陳紹儒新開羅定州治碑記　萬曆四年丙子冬督撫凌公雲翼師征羅旁上方署越明年丁丑春武城獻議開拓州縣帝命陞瀧水縣爲羅定州縣衡東西建縣二曰東安曰西寧轄屬羅定隸藩省設千戶所四曰南鄉富霖封門函口連瀧水千戶所凡五知州州同州判州幕全設式廓隍池宇新經文治者兵備僉事一人共武服者參將守備三人田賦增糧一千五百版圖孔阜學校俊髦孔殷文廟壇墠制典葺舉郵驛兵壯巡司營堡達四

郊而維四鄰戍兵八千載自章程嶺西疆理形勢雄全由周而來誠一掷覩者也已卯春今督撫劉公堯誨代至文昭武赫丞重維新光啓帝圖民萌永賴臺院先令詹公貞吉冀公懋賢梅公淳科條申飭勵相帝謨于時四周咸清全藩坐靖偉哉疆場之爲烈也庚辰夏州守師生謁予文紀之石陳氏紹儒曰職方方隅惟四海廣東藩稱南海蓋荆楊裔土云天官書日月五星起楊粤斗牛之次東連營室包青齊絡鄒魯北錯楚之翼軫星紀鶉尾爰負南海廣藩荆楊之土其益闢以廣焉由畔渚支山南達寶州蓋曰蠻荆西通夜郎牂牁也廣且大今之嶺西羅旁是已羅旁本唐寶州地周藩秦郡總於南海隋置瀧水縣歷代沿革宋元因之瀧水其南海古名區哉最邑井雖褊小雲際靈陽晉康忠讜山川如織藩方稱靈秀焉前代人文若漢之卿狀元及第膺跡金緌之鄉梁之瀧水陳法念孝誼振俗簪纓蟬聯皆瀧水百里內外賢人也山川不殊敷土制治則代殊是故六條郡于漢分交命亂刺史于晉假節民離府軍于唐統乖政潰宋以安撫弱元以宣慰彝當其時歷代分疆域民若州縣勢裂雄長封域有遺憾矣我朝藩服嶺南東西十州屏翰京邑參伍吳楚浙閩之制田賦科貢麗焉嶺西羅旁今茲規畫七城聲勢雄連萬山叢薄剗其腹心千里金湯徼徇莫逞令更而民集軌順而文同滌開陽永熙之殘壘壁康州端州之上遊天峻其防地彰其險陰陽相其闔闢山川格其精誠閩外壯猷智勇奚尚嗟夫城池爲固禮義爲紀信斯言也封疆開置明作惇大存乎其人昔周宣中興命召公疆理至于南海其王者必世之仁焉國家二百餘禩經營罔定社稷之役興於外僚由今觀之文武耀乎中區威靈洽乎殊俗仁覆天下是不可明徵哉夫周藩南海非宣王無以成召公疆理之功今閩外督臣非忠結天子之知又烏以豎此嶺南羅旁萬年不拔之業哉主臣一德建邦綏猷猗歟盛矣時重新封文武吏論定而官者也

圓機勝算首揭儀表則兵巡前少參徐公汝陽今
僉憲侯公應爵亮采和衷則州守胡君相東西中
材官則副總兵陳公璘參戎朱君文達守備葉君
騰鳳咸振武干城云子聞文武不具良民懼然語
今新封之民兆庶惟和而文武全茲固南國萬年
之翼宣也銘曰帝德光大海隅斯熙周王維藩望
岳陳詩楚庭月煥中縣風移荆楊連壤東西丕基
天經地紀厥表南郵禪海遙環嶺岫分披西京而
後疆宇離離桂梧東下嚮摩屢煩斧鉞罔見衰息天
猺彝畢網弗飭元宋攘討徂征斬俘廓遺督臣獻凱忠赤傾葵奮武經文
惟帝曰咨分疆闢土開劍其宜瀧邑墅州東西縣
斯五所聯分八千章師憲臣網之猛將祁祁大夫
師長文德爰施鴻圖保大治正勳奇届策綏猷張
弛惟時東藩南
海甘棠永思

趙士際擴修羅定州城記

今天子即位之四載九有內謐四方外守惟啃嶺表屢壓南顧不輯則瀧中數百年猺蠻之由乃命特節大臣後先移師越明年底定東西拓土爰建二邑更瀧中舊治爲羅定守以州刺史此於其師五嶺西南之間一重鎮也其地環阻溪峒之險重東西兩山之衝民貧而稀俗愚而獷故不足於征繕愚而獷故負嵎而易爲亂瀧中故稱巖邑初無城池猺亂始加剏多所未備州治向承其陋湯火之餘守是土者日不暇給城陴樓櫓不治夫守是土者爰天子一方之寄將土地人民皆其保乂一卑百

姓皆其營度苟徂於
愈縱一旦變生倉卒乃以積廢爲解其未至於敝
者亦遂其敝而不恤傳舍其地而塗飾其
政則安用守土爲不佞來守羅定始至進諸耆老
問所以守狀勤民課
士息瘡痍安反側按圖索於
補偏振廢日以兢兢顧瞻舊域湮廢遺址狹陋先
是兵憲徐公榜矣精
督府戴公耀文武是憲壯猷安攘直指李公時華
集議圖所以更始開拓之屬

德意遠敷軫念民瘼咸允其請功將半徐公以內艱行余公夢鯉繼秉憲至後先規畫動中機竅日朔不俟踰成之分理以能幹總理以職官越朞年而煥然維新改築舊陰城爲陽城四百六十七丈零七寸增設雉堞六百九十九垜東北樓二百六丈雉堞四百一十二守舖八開西門南門小南門鄉南零稽弊蔽冗實用銀四千六千九百八十九兩零以底厥役無事固可保生聚而三百二十八兩零以底厥役無事固可保生聚而壯控御之固即百世而後猶可藉以守而銷林菁窺覬之姦夫事創之猶易守之實難創者不遺指據力有紛難一不効而計功者繩其後進不與一身謀退不與後人慮故凡有寸功尺豎者皆直以表見於草昧守若因緣蹈襲以竟前人之緒其居無警藥不見之圖抱不然之虞輒謂徼功喜事泄泄相怙莫敢先發古人今興廢每由此昔尹鐸爲陽而趙食其利卒托國以自固保障之職也無形之守守在人心有道之守守在四境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爲守也大矣合之乃所以守也傅曰彼焉啓疆者何國蔑有惟或擒或縱也夫使畝棲野被可去國蓄返金投璧可破公藏則郅隆之世遂忘思患之防而國於天地奚止城池險阻之爲固哉今內方息兵力以圓永久守土之吏咸得布其四體則承休豈惟今日其將造斯土無窮之福使世世守土觀斯役而知先事之備不倭藉數公以守者其何伐之有先是經營伊始有知州萬春滁州人俱以大計去署州印肇慶府通判祁公延年滇南人尤悉心綜覈繼督理城工州同徐道亨直隸吳縣人分理城工瀧水所吏目楊永喬山西絳州人南鄉所吏目李楹江西會昌人瀧水所世襲百戶葉紹松羅定州吏目俞喬齡江西永豐人皆與有勞例得備述云

鄭人達羅定州儒學遷建廟學碑記 今上御極之十一年余既

奉簡書行部嶺西新
二日任也入瀧州心
溥問蕭然迺心怦怦
議改舊學以光新政
達觀然嘆曰士不譽
川炳靈有開必先卽
士於組豆事則泄泄
請議改者數矣如彼
他長吏過自好欲無
成恐中廢作者不任
條獻者以聘詘為解
將文翁之化必不可
士也百工居肆以成
焉曰執事者何有於
則尋何何復俾弟子
自解遂條議上之兩
西南隅隙地為形勝
國初邑學實建於此
士之育成之中者亦彬彬以

州縣則斬新州縣効共理稱
日任也入瀧州心迺
溥問蕭然動屬訓導何德顯集諸生
議改舊學以光新政
達觀然嘆曰士不譽髦寧獨羣不逞之為証哉山
川炳靈有開必先卽於簡書豈徒以春秋耀吾甲
士於組豆事則泄泄然弁髦之先是學宮弟子員
請議改者數矣如彼築室于道謀不潰于成此無
他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則大役難
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脩鼓鳴不下仳離
條獻者以聘詘為解此其蘧廬乎茲土然也如此
將文翁之化必不可剏於西嶺乎夫學曷建以羣
士也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而無所誦法日聆聆
焉曰執事者何有於為士實俟日月焉拱手遷去
則尋何何復俾弟子員謂將以歲月為期此何以
自解遂條議上之兩臺報曰可則以堪輿家言賊
西南隅隙地為形勝最尋既景乃岡焉壯之志載
國初邑學實建於此士之育成之中者亦彬彬以

經學治行顯無何移之舊邑治之右隅既又移之
今舊址遂淪胥不可極迺今復而拓之闢其湫隘
新廣爽亢協星紀而應方位若為靈氣所鼓鬻焉
者意造物者其有待乎檄下胡知州相紀綱其役
吏目張鵬搏輦之葺舊鼎新不以徵繕煩里旅裁
冗食額十之一以聚財鳩工經始于春三月逮夏
仲哉生明告成凡廟廡堂庑齋舍庖湢之地靡不
跂翼矢棘奕然煥然可謂敏也有功者矣余惟魯
侯克明其德既作洋宮頌者祝其獻馘獻囚以俟
皇皇盛美羅旁日者莽為盜區賴神靈威武登於
衽席儼袍寢鋒川無駭艫陸鮮剽橐皆喁喁仰聖
德苞覆萬里外視淮彝柔服獻琛奚啻霄淵則何
可使無俎豆雍容以稱文明於上國惟茲瀧之士
呻咕陬隅寡神解而敝觀摩無論其大者佩道履
德先民是程其次者操觚藻苑亦鮮以奮庸明時
含精吐奇於六藝視天下為蔚然議者咸謂人傑
萃於地靈沃土毓奇事固有然今地之僻且陋也
主司者不憚遷復勞視地度材量工命曰不愆于

素蘄勵翼成賢以濟于盛爾諸士曳裾儒肆猶然觀聽之舊狃於其所恒易溺而安於其所不可知庸無有隘於心而陋於習者乎夫宇宙一貫古今一心唯是榛蕪其心鹵莽其學而不知遷焉此何以異屈蟠於堛井而邛首於昭曠者彼其汲汲於形家之說無乃綏於本而競於末與楊以媲美魯在泮作頌即我履斐蔡羣然三子衆之盛猶之乎唯時所適乘其亟反之會以復初完美報責於上山川之所鼓舞精神之所暢悅二三子寧無意於此乎夫子論學首楊時習之教以闡性開聰聖天子在上申布功令廣厲學宮茲千載一時多士日俱親若乃聲色貨利以病心一志禮樂絃誦與日滋長之斯之謂遘會崛起以圖不心伐德悉以移而薙之朽大業俾有司與有榮施焉則國家風教漸染不遺遐荒亦行有徵乎彼沾沾焉掇青紫之顯融者又其緒餘乎不然在彼猶在此矣何以遷爲執事者豈有賴焉是役也雅意作人詢謀定議則前督

府司馬莆陽郭公應聘今督府司馬連江吳公文華巡按察院盱江鄧公鍊而分守右參政朱公東光提學副使支公可大分巡副使王公泮相與共襄其美者余奉命整飭大參之石碑

龐尚鵬建羅定兵備道碑　國朝輿圖萬里卓貫古今自萬曆改元四表來附百蠻安堵此千載一時惟吾廣羅旁故嶺西內地乃數百年來各猺人與溪賊相洽嘯聚爲亂雄此王法不待終朝殪之者先督府大司馬殷公正茂請誅之已而少司馬陵公雲翼繼至肅將天威不移時羣兇蕩滅武功告成遂建議白於朝首置羅定道移廣州兵備徐公汝陽董治之創東安西寧二縣改瀧水縣爲羅定州會徐公持服解官去時侯公應尊先是由廉郡丞以紀功至原職典州篆戮力軍中共才望特以卓異聞上命代徐公奉璽書經畧西事其官署擁山川之秀自展事以迄

於考成規畫權衡皆侯公采羣議而斷以己意先是徐公參訂而行之其有所未備者今知州胡君相曲成畫諸綜理周詳蓋屹然爲西土具瞻其雄偉茂以加矣胡君以余昔會典文事乃授簡於予請爲之記余竊謂安攘大計文以綏太平武以靖禍亂即古治朝皆不能廢也若邊海當戒嚴及一切重地往往設憲臣以兵事屬之程度具存坐收勝算即有不虞之變麾往程來亦可傳檄而定惟羅旁橫亘千里棘林蔽天昔倡議動大兵皆相顧駭愕謂得其人不可役使也得其地不可郡縣也得其田不可賦稅也當高皇帝時業已討平未幾復反其後多相繼用兵終莫得其要領遂從中報罷以不治治之蓋能搏擊於虎視鴟張之時而不能芟夷於潛滋暗長之後理棼絲而治亂繩此其故蓋難言之矣今以天兵臨之勢若燎原始無噍類既改州縣復設富霖酋軍聲如雷有衆備以至副將軍彼此責戒臂指之相使復以羅定道從東西指

顧而督察之益無遺策矣故清田里闢封疆樹官兵築城堡興學校募民占籍分地建官皆所以銷釁孽於將來爲千萬年久安長治之計今田廬日蕃食足兵強羣盜屏息如通都鉅邑然牛羊橫山谿夜行不復知爲羅旁矣寬九重宵旰之懷樹西人深釐之福此非曠世鴻烈哉獨念時異勢殊事難遙度今惟以聚民爲急薄催科勤撫字使新附之衆皆望風來歸鍊土兵廣屯田不使供億之勞爲有司坐困歲解微調羽檄盡停馭兵勤民各有專責即深山窮谷素稱獷悍之人莫不交臂來庭願受廛於王土奉王法爲王民豈復有跋扈跳梁自甘孥戮哉余先是行役九邊東自遼陽如宣府如延綏及寧夏甘肅西至嘉峪閱其境內無郡縣有司惟軍衛綦布星羅此祖宗朝驅理原有深意文臣自督府而下惟整飭邊備副使或僉事其權最專尊余以屯田下所司講求非諸軍無可任者然其間籍名親戰陣聽調遣專哨操初未嘗缺又其護

城池理鹽鐵供驛遞備辦差者往往爲他役所苦不得辭其留屯塞上者皆諸軍父兄子弟也羅致募下責授之邊人恐饑寒枕干戈與羌爲鄰戰鬬不少休暇則鱗次而居動則魚麗而陣寇數入數擊却之卒無二心者以其備先具賞罰明恩信乎軍法素行故情足以相維義足以相死而邊之屏翰實賴之語云非其地種之不生非其人教之不成若驅市人而戰卽有孫吳將安用乎故兵家能使一當百以其選之精女軍能蹈水火以其教之嚴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余聞侯公之治兵紀律嚴明恩威相濟如雷霆雨露之相須故同時將士莫不延頸嚮風願爲公破賊此當保千百年無事然兵事當爲後世法趙充國不嫌伐一時之功而垂鑑將來蓋老臣謀國之忠長慮却顧如此公早作夜思信良工苦心矣舉善後事宜著爲畫一之法因地借籌使繼至者悉祖習而必行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韜戈卷甲西嶺晏然此其功當百世不朽哉按公署本州治西南隙地闢民舍而廣之鳩工掄材皆取給於軍資而民不知勞丁丑冬十月方始工至戊寅四月而落成自公堂以及燕居之地後爲巍樓皆高明爽塏內外百執事悉有寧居堂之左燕居之後復增建數楹窻戶高虛周垣環衛觀者凜然題其堂曰廓清後日籌遠日顧諟不忘其於控制機宜必有獨得於心思聞見之外舉胸中兵甲動惟其時如引積水而決千仞之谿駕輕車而登萬里之途蓋必身親驗之非漫然無據也昔人有閉戶習操舟之術出而試之江有不心悸神摧者鮮矣夫江行必常履風濤不動聲色視天吳海若如蚍蜉而後能濟安事空談哉惟兵法亦然余不文爲官署紀歲月輒附以蘁蓳之見得無誕乎是役也州判錢伯實躬任之法得竝書萬曆壬午記

魏浣初觀德堂記

凡郡邑學宮之側例得廣闢爲圖使諸生習射其中蓋以男子之所有事而古聖王之所務祖制未嘗不重之也然而卿大夫士之不講於射也久矣今上廣厲文

學命所在澤宮相與習其所有事而毋失其職余
嘗簡書也以出即所在申而明之而郡邑之長猶
沿於其曠而莫之或舉也較士高涼則大守姚君
以問請觀射余躍起曰此中青而衿者顧解拾次
第穿札者七能乎左右曰能太
乎去柳葉者百步而
守之所新搆射堂而多士之習其中也有日矣余
亟命駕往圖在東郊外其地平衍去雉堞不遠有
堂翼如前爲筆架山三
衣扱袖若健兒狀以待
徐引其弓盡余目力
隨鏃之所至祗之與的正相
等鼓鐙然輒報曰中
中若而矢士轉而向余色栩
栩眉間曰某也中中
下中多者積若而人
若而矢吏括其矢羽陳於階
終事肅然堵牆而觀者咸竊
歎余廼進多士諭曰
乎材官子弟之射矣今日觀於圖而吾與二三子
不佞向爲治兵使者而與觀
亦觀之今之道其猶可行古之
觀爾之射矣噓不暇交之指指
道也夫頃者吾熟
不暇謀之腕雖欲洚
於爾思得否非有以繩之也而心自平非有以扶之也而體自正非有以挹握之而持弓矢自審固而後發雖欲躁於爾氣得否一失之想以祈爾爵亦竟失之雖欲舍已而競諸人得題和墨伸三寸之弱亳而戰於片晷尺幅之間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古聖王使人各繹已之志各射已之鵠此物此志也夫明白正大各容爾雅有典有則者文章之鵠恭儉莊敬易直子良無反無側者德行之鵠二者皆端於已士自桑弧蓬矢始生爲男子以後所期無愧怍於天地四方者亦日正其已而已矣人各正其已而天下無不正之人矣近中外諸臣窺測聖意有鑒於士風之不正學術之不正也而漸以厭薄制舉似謂有所畸重憊豈其命爾多士從此束書高閣倚席不講驟焉改業叛鄒魯而稱孫吳裂襟裾而環介甲歛士猶金也精者以之貢天府飾瑚璉之器屑其餘流諸地以前民用尚與珠玉同聲價武人則鑛矣雖復淘

之汰之摩之礪之取而試之乎冶其能不躍而出焉者吾見其竿也士而霽於武人斲跳囂凌何所弗至非金非鑛非識者必若文武道備斯須不可去身故聖王之陶鑄士也亦欲使由而不使知今爾多士則既知之矣射義不云乎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夫鄉飲酒禮而何以必與射射禮並舉行也吾夫子之射於矍相之圃也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再凜亦習乎射者變化氣質之一班矣非是者余何觀焉姚君虞廷誥繼舜浙之桐鄉人以南北曹郎出守於此百廢具修又於射堂之偏將為社學以聚鄉之子弟逼小學皆以遵功令廣教思也舊與君同水曹越十五載而重相見於斯君曰斯堂也守道江公既名之以觀德矣學使者其可無一言余樂而為之記

鄭之珖觀山記　山以觀名者志目也山以水為目則水亦得以鑑名水晝夜不離乎山山之鬚眉毛髮精神色澤因以自觀夫古今日暮風雨晦明其色態變幻之不得自生也有如斯矣遊茲山者必渡鑑江乃得登山其為韻遊俗遊喧遊肅遊神遊跡遊不一種而永先知之山不問也山不甚險峻旋曲而上可數十武亭閣荒贅無次寺宇亦欠精嚴惟道左數竿竹清陰矯鷹谷氣寒人再上得兩松磊砢疎放而已最奇者波羅密一株不花而實似碧而黃若枕若瓠亦癭亦瘤竟不知當時何以冒名波若行中豈牟尼珠現身古絕癡絕不可思議雖波若亦襲其號耶凡此皆山之鬚眉毛髮精神色澤之所存而不能逃乎人與水之觀也山有井無泉石如龍無釜井名玉龍名丹皆曰此潘仙修煉之山也夫山而有仙則何不以鑑水為井觀山為龍而須此蛙之窟樵之爨為今而後吾知所以觀山矣山去城止間一水俯視城郭人物樓臺一盤托

獻正如敘品錯列簠簋雜陳而市煙騰勃則蒸燔氣升也亨戲謂客曰窮山中腹之欲非大烹不飽若將搜鑑江之水炊丹竈之火取大盤殽和而煮之僅足當酒濠一嚼但不可饗餐咬盡山精石髓耳

憶嘻吾有尸山有目山其有以觀我也夫

黎遲秋澗草堂記

廣之水自西北來石門居其左虎門踞其右海珠鎮其中其南北諸山又皆壘壘矗矗夾兩岸列峙故州人謂之海又得以澗名當春夏時四山雨集濁流下流湜湜不可泚七八月間天空流盡水始微鴈飛魚泳上下交影歷歷可指數故澗之景在秋爲四時最然在驛市衝官窰旌旗麾積鹽鐵匪爭名則奪利日雜遝於其上恒夜昏乃已茲澗寂寞蓋幾秋矣有隱君不識何許人日每至水濱踞石坐或倚樹立躑躅焉囂囂焉若四顧無人乃歌曰澗之水深深兮我酌我掬滌我心兮旋又歌曰澗之水清清兮我沒我引濯我纓兮歌三疊山石欲裂市人問其姓字不答曰我秋澗也羅江子聞之曰夫澗至秋而澄氣以夜而清其固得孟氏之緒論者乎且茲水任城郭間而獨爲斯人得則夫今之世紛埃流俗之中不有超然獨得者乎余當聽其歌遺其人以問之或曰隱君番姓陳名英秋澗其別號也

袁昌祚重修吳刺史祠記

夫貴清修而賤集詬士貶心易其素故曰利令智昏周官之計吏有六而首皆重廉蓋思深哉恐其智不素定而勤民以自封也況粵處高里禁罔故稱疎濶異時吏者因得以操柄取盈念無以謝粵民則委罪於石門之泉曰是飲焉能使人易心而墨也者顧泉非爲吏獨注也耘夫牧子羣渴而飲終身不過短褐將誰使易之又將誰使貪之吏操其贏顧使泉蒙詬於數百禩不亦大可哀乎自酌泉賦詩以自明其志既而終始一節如所言迨召還檢笥而得沉香其重盈斤或曰夫人留以薰

衣被也亟投之水世稱爲沉香浦浦與泉皆對枕海濱粵人言吏者必廉隱之顧祠未有樹也前太常江浦魏校嘉靖初典博士弟子力毀淫祠浦上故有韋內瑞建西華寺因撤而祠刺史其禮佛田寺已修伏臘甚盛舉矣前南池即于僧守祠人其去海麗中丞尚鵬隆慶間曾見其堂曰清風萬古顧祠日荒落田地至不知業者何人今南海陳少參嘗語於故大參餘姚鄒公學士力之緣久已去其籍不報也邇者順德姚曾秘書院語及詞從臾少參修焉迨今癸巳夏四月少參入郡縉紳往視祠所歸而番禺李方伯王醯義今以甲午秋七月始事泡漏者葡萄穢者刓剝損者塗欹仄者正甲漱朽壁埃積而漫漶者刷青而周飾之門外爲樹石綽楔者厚其垣門堂復聚堊焉而樸者一令過者得瞻望之善爲政者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蜀鮮儒而文翁化桂罕禮而衛颯教粵少清修之吏則刺史誓志焉均足以維世厲要

缺聞之則刺史乎神吏治矣今天下大法小廉稍襯金冠惠文者已操三尺繩之夫誰不自愛烏得錮前聞以默粵吏倘萬其中而有一隽詘焉豈盡其中無心目者耶故勸賢而戒不肖將在茲舉顧非悞粵者之所敢任也南海蒋令尹聞始事爲捐金以佐工費夫非有素定之智者而暇及此乎同好相慕自昔非虛言也因載以麗牲之石篆額則以屬南海大參侯國治書石則以屬番禺方伯郭棐蒋令尹名汝璜豐城人陳少參名堂會稽方伯名鳳其僉議同事則太守陳燧書名士鑑李方伯名鳳其僉議同事則太守陳燧都運張廷臣運同知鄧于蕃御史姚光洋光祿王學曾俱南海人自令尹外率皆同郡少參故與祚同年因謂當有述也餘未盡者則碑陰在

黃士俊張督府平寇碑銘

韶故東粵上遊錯壤粵西虔楚乳源其屬也治萬山中朝始宋乾道三年嗣數中兵比入於明朝城守漸修徼有寧宇而咫尺楚臨藍寇穴時慮剝

虐崇禎丙子楚儀穴寇四出剽掠附以礦徒勢日熾丁丑夏陷大橋脅從寧溪僞號刻平王斬木揭竿擇人而食燎原不可嚮邇矣旋陷湘潭湘鄉諸邑肆毒於袁之萬載萍鄉昌續幾希爾鄴郡張公奉命巡撫寅三月竟薄部城毒燄也及遣偏師馳擊隨督狼土先聲引去而虎視睢睢公亟集公定方畧面授師武臣劉君所屾已而徵調咸集公奉令扼禦於連陽安遠諸兵入韶先是寇悉銳攻堅屢爲南部兵道廉憲霧塒風張甚羽書至公亟遣偏師馳擊隨督狼土勦君所屾已而徵調咸集公定方畧面授師武臣更督師武深入其阻躬披荼棘移師駐乳源嚙鄉悉銳盡殲師老謂何甫閣但暑導洞見彼中彝險且悉桂臨諸蠻倚穴酋爲聲援遂逐部連州邑業閱無幾終當竊發匪鼓無聲鼓而公穆然深思賊巢先殲穴酋諸繁有徒原益寒葉甲帶傷望歸藍宵省運籌而合勦之將士用命爭先首控諸路喁喁朽耳乃肅禀廟算會師四

攻無不克賊魄已褫仍恃紫獠源四圍陡絕其高倚天頓積矢石砲器芻粟如山妄意猿猱且難捷至不謂官兵從間道奪其巖矣賊驚愕失據且戰且奔我師併力疾攻焚殺俱盡舉數十年豺聲螳臂入負隅出蔦食之寇一朝蕩洗靡或孑遺俘斬酋醜五千有奇餘悉塡谷墮崖還所擄男婦千萬人蹤毀米鹽器物稱是粵東西暨虔楚從此燧寢氛銷農安於田民嬉於野厥功懋哉當公之移鎮兵實處此保無驛騷首下令有擾及閭井市廛者殺無赦而民不知有兵僻邑一蔬一粟必厚給月俸錢故無廚傳公撤騶從即爲將吏倡而民不知有供億蓋公郊居將三月火雲晝灼零露宵蒙拮据勞勩不辭菊期脫萬姓於湯火登之衽席而已曩兵憲劉君率文武吏士捍部八晝夜不交睫所以禦賊營諸火技無遺算二源之捷冒險先馳稱公左右手而韶之熊郡守許司李暨曲江潘令乳源蔣令當劇寇狡窺摩厲以固吾圍及援師集境輸輓以飽戎行皆公帷幄折

衝一助也攻藍寇煽虐原匪一朝嘉靖時趙酋踞藍峒破大橋暨二三城邑命兩監軍陳師踰年始獲其餘黨迄從撫今閱數十載酋踞益堅游陷虔楚諸名城酋謀益毒奉有西藩會勦之旨而公親提兩粵銳師選將出奇和衷共濟不曠時日不糜芻糧不損寸鏃尺戈用使膚功立奏聞公雖擐甲胄猶數稱詩讀其視師奏凱揆以神歟自聖天子南顧紆宵旰憂圭瓚彤弓有彝章在屬者邊烽未息流焰仍存外攘內安亟資壯猷元老輔昇平而銘鍾鼎寧異人任耶乳邑士民戴公威德徵言勒石用志不諼余惟公茂劇寇於方張固天南之半壁偉伐書天府洪仁被四藩乳粵中邑耳一睡一畝欣沐膏霖忘其崇朝而澤區寓也不亦淺之乎頌公哉雖然師處而市肆不驚民既無虞荊棘伯茂而甘棠勿剪古亦矢之聲歌是何可以無徵輒識其巔末如此銘曰於鑠我師肅將九伐累世逋逃如距斯拔既刈厥根載芟其蘖淨掃攙搶虔劉式遏江廣鋒鋩瑣藍

我闉百堵四封嬉衢舞襏聿奏膚公皇仁暢達蕞爾山城甘棠春茵於萬斯年召伯所茇

黃士俊鼎建連平州治碑記

崇禎六年癸酉九連山寇悉就蕩平按臺錢公時按部潮惠教然躬探賊穴熟察諸險要地得所爲四往咽喉謂宜勑州治統東南兩邑居中而控制商之督府熊公合疏以連平建治請上報可既落成嶺西巡道左方伯王公與余同籍起家徵言爲記吾粵臨海負山粵地之苦寇山則尤連高造層霄環四省叢箐叠嶂萬壑千溪姦宄通逃倚爲窟穴中一二桀黠役知馴使諸不逞動至千萬人蟻聚蜂屯出剽鄉落恣所虔劉蹂躪急則獸竄鳥飛憑恃深妄謂莫我誰何甚且夜郎王自大也廣南韶諸郡竝受剝膚在惠潮尤不堪其毒稽諸往牒時生發時芟刈而旋芟刈大勦者蓋地遠則法逾疎縱鞭長而腹不及所從來已往增從之役連寇發難於鬱嶐板天藍氛爛禾等寨嶺西巡道王公實督陳黎戎照黎戎相討

平之越崇禎四年辛未九連山大賊渠陳萬雄據
七巢所聚姦徒分統於賊總若而人勢張甚又有
大賊渠鍾凌秀踞銅鼓嶂出沒石窩間諸賊總紅
黑白九良星各領其衆二渠眈眈虎視虐焰熏天
始興永安警報押至重以鳥岑南嶺賊首曾閏羅
相與響應陳鍾而惠潮土寇若劉粗鱗葉禩漫張
文斌鄒崖鼻結巢鴈窟乘間橫決兩郡諸邑所在
洶洶前任督府王公奏奉三省會勦之旨粤年來
兵單餉匱王公拮据辟畫心力靡遺廼移鎮惠陽
命今嶺東守道廖憲洪公前以分守嶺南兼攝惠
潮兩道往監軍士洪公念賊實繁茲我兵寡數不
敵惟陽以撫攜賊黨陰以勦一士心諸宥脅磯渠
精閒諜密偵探悉與總戎鄧君懋官定計於早則
以惠州司李程君鐸入諭二渠而急督王鼎徐之
龍諸將問道克閫羅等寨俘斬千數百維時督府
熊公方撫閩遣將鄭芝龍率兵抵三河戰輒捷嶺
西巡道王公復捐貲繕銃器以裕軍需凌秀不能
支因跳九連與萬合若曰深峒層巒迂迴陡削非
從天下誰則能攻而我兵業徧堵諸要路爲坐困
計矣無何巢中食且盡突圍出斬級凡五百賊望
虔楚而趨惟是在楚在虔在虔虔不得不從南
安還粤洪公馳至雄司李王君
坊督諸將張一傑周
百餘陳鍾二渠始大恐洪公曰是可計取耳遣數
辯士誘還舊巢則先發梁叅戎東旭領兵一扼九
連山歸路一扼銅鼓嶂要衝陳萬還僅得抵獐坑
凌秀亦僅抵石窩二渠知中我計進退無後之於
是遣典史費映奎
蔡時春等
揭七巢賊
芝龍尋解正法獨凌秀餘孽逸武平土賊附焉仍
掀猖於秦和興國諸境江省爲震會三省官兵躡
蹤追勦大捷屢聞凡凌秀存日號紅墨白九良星
諸賊總俱膏斧鑕至酋從則後先解散無慮萬千
嶺東巡道憲副周公復策日流寇雖滅土賊尚存
伏莽保無生心乎我師乘勝轉攻則海陽令江君

凡若而里北則虔之龍川西則南部之翁源始與南則惠之和平龍若寧然而九連山諸賊巢胥於此扼要焉迺更熟籌曰連平建縣即和平河源等縣耳盡疆而守痛癢既非同體應援終是隔藩惟連平爲州而以和河兩縣爲屬庶統轄專而事權合卒有緩急臂指可使呼吸可通如一以經奠遐隩計無便此維時擇才授事長寧令陳君顧司工築永安公牟君希哲則始終董厥成州編戶若干里折和平之吏隆都長寧之長吉二都河源之忠信一冒共糧二千五百七十餘石所各邑復爲裒益適均官照裁減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儒學學正訓導各一員訓導即裁和平縣訓導以克之兵防則守城一百二十名內管設營一兵八十名東于野鴨潭設營一西于鐸坑磜頭設營一兵各四十名合之岑岡營原額兵二百才斗遞聞于椒環衛月餉自額

愈敏揭陽令陳君鼎新夏參戎之木朱遊擊之胤各率兵爲犄角或絕汲道或斷歸途或間之使反攻或諭之使自獻鄒崖鼻與逸出之鍾復秀湯豹虎張五子以次授首其一二走羅定者嶺西巡道王公發盡擒之遠近歡聲雷動寧惟師武臣力督府熊公實克壯猷萬山中一片土昔日苦爲嘯聚之場今而復睹救寧光景矣先是南贛撫臺陸公暨前任按臺梁公運籌制勝之餘鰓鰓善後石窟建縣九連建縣二議業具疏聞督撫能熊公曩在閩亦已熟計而猶俟寇氛之淨掃也按臺錢公甫下車肅法除殘面授行間方略遂與督撫熊甄定廓清收三省會勦之全功以報明命既屬嶺東守巡清賊田十縣此比安潮惠再四諮詢亟日百聞不若一見奈何以衝嵐宿霧辭爰階守遄行抵平遠之石窟諦觀前議遷縣處已馳惠境直入九連鳥道虎嶂足跡靡所不徧揆險易相陰陽無若惠化屬之周陂出環水合一望平田寬衍

給而外其餘贍以所清賊產足果其腹無煩更議
云是皆錢公心圖手書身歷口詢酌於督臺叅之
藩臬諸大夫俯及郡邑父老士庶輿情僉協綱繆
先事罔有弗周以貽吾粤長治久安而仰副聖明
嘉惠東人之意城廣六丈三十八丈高二丈一尺
厚一丈六尺門四南玉馳北彩鳳東鎮連西鎮英
中爲州正堂左捕衙右倉庫東爲
署稍前爲分司西南爲 文廟學宮公
城外東南爲演武場經始于崇禎癸酉八月初三
日告成磚灰木石取自近山
事半而功倍計費二萬○千○百有奇悉熊錢二
公所措處不糜公帑一
捐俸贖金伍百兩錢公捐
俸贖金一千兩併藩臬
下共捐助一萬四千二
千八百七十餘兩計于
朔營南匡輔成周之業
置和平胤茲再有增設迄今咸賴安堵頒九連山
蔵則文成平浰頭時所未及平者也熊錢二公緯
武經文用能蕩平嶺嶠剃荊棘化爲桑麻草昧開
威嚴之盛南召勲猷覩一
獷民稀鴻鴈甫還瘡痍未起後之在茲士也毋亦
仁愛以捄之廉明以成之使風俗人心樂爲良而恥爲盜萬山中
庶其長有寧宇而州治克稱嶺表金湯矣乎
遠之百窻都同時剏
馬兼僉憲御史王公名
餘姚人萬曆癸丑進士
名門禮號東虛南直隸
按臺梁公名天奇號震寰北直隸南樂人萬曆己
未進士左方伯王公名世德號迴溪浙江永康人
萬曆辛丑進士嶺南道左方伯王公名道元號洪
陛浙江烏程人萬曆甲辰進士前
洪公名雲蒸號紫雲湖廣攸縣人萬曆庚戌進士
嶺東巡道憲副周公
夢尹號簣維浙江上虞人萬

厤癸丑
進士

黃士俊增築廣州北城記

嶺以外山海崇深會省實控上遊綰轂全粤繕城築壘未雨綢繆倍亟於他方今天子注念保民程修城爲四事冠大司農南海李公承德意策維桑疏陳粤省北城故跨山爲墉雉卑且薄於建威銷萌無當直增修隨奉俞旨併許量加廣鹽課給修城經費邇方防禦徵軫聖衷補數百年所未有備全粤封疆洵厚幸矣非秋部檄至鋪春方興會直指挪公御命式臨飭新百度首吡駁閱城工念工匪堅尋且瑕材匪良尋且朽蹈常襲簡何以收永逸紓南顧憂亟下令改絃而張城故負山特層累之埒俾外得俯瞰城故因陂麓特峭塹之埒俾內得躡濟城馬道故湮悉清遺址埒俾豪民淯侵俯城而屋睥睨量城爲高期登陴足騁遠臺樓鋪櫛比與增飾期環布足資折衝已高要詳修鎮城狀公題之檄南番與作倣鎮城集衆商確墉倍崇廣如千尋堞培高厚如千尺馬路闊長闊如千丈甕城敵臺銃臺譙樓閘鋪缺者築窳者新如干座增廓城北左右延袤如千步商既協而時絀未易舉嬴也公特捐俸贖金一千有奇自督臺暨藩臬府縣捐各有差南海朱君令禀教令殫心力庀材鳩工伐石陶甓無纖巨不身先無風雨晦冥不省視而公皇華諮度委遲周道計安設險馳神睥鬱鎮海閭每按部道珠江必親登閱故埤堄相望郛許相聞工子赴如歸材中程如令費有經如額屬日北城一帶屹然金湯樓櫓雲連甕臺鋪閘星列而碁置內外之防既峻平峭之勢頓懸至憑高指顧鳳凰彌陀蒲帽諸峯羅立下方環相拱護胥公挈領提綱改絃而張之力也蓋公貫日丹心撼山風槩下車吾粤贊一人封墨烹阿諸所糾剔典彝一惟乂安蒸庶是圖是力尤雅意與起人文其捐築會城綢桑罔圖經始去臘落成今冬甫及朞而善建不拔無煩闤闠一粟而峉嵒鞏於山河厥功懋哉薦紳人士戴保障下靡誐徵余一言勒諸石

以垂永久夫廣之有城也剏自越秀公師隅閱宋而三城鼎峙明遺永嘉侯平定南徼乃始合三爲一垂三百年遞增子城新徼惠前守上良厚獨北城徂承平猶仍其貫邇者時事多虞私衷用是鰓鰓慮焉間常偕大司農暨吾黨扼腕借箸匪自今朝皇上敦行四事至意維殷賴公肅將新命經營捐發登粤省於泰山而四維之躬督所部諸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候糧築城之義協于春秋可無大書特書懸諸日月爲千百年仰高行景昉數崧高之雅曰登是南邦世執共功全粤荷公懈懋茀公綏奠直與嶽海崇深同不朽矣天子丕嘉廼功錫之寵褒殊陟寧竢余贊聊詳巔末用告後之采風于粤者公諱寅東別號鳳詹四川梓潼縣人崇禎辛未進士

姜一洪遠風堂記 粤文 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

張公世傑云歲久弗治戊寅夏四月侍御葛公行部至其下捐俸緡新之既成榜其堂曰遠風以示後人焉予不敏承乏粤藩欣覩其盛撫而嘆曰休哉侍御公之志豈不以二先生風世然而寄託深遠矣當宋末造士大夫以名義氣節相尚一時豈下十百輩哉迨至厓門燹盡而三先生乃以忠特顯嗚呼非其志矣後以論其世也夫厓門之事已矣而其先世立國忠厚刑僇不上大夫自罪輒伏闕引陳以釋之所以培養之者蔑不至而時亦奮起先生之教棻白六經上擬三代君臣之義彝紀之防豈不灼乎著于人心哉三代之盛視往代爲烈則祖宗培養意甚深原宋人才之盛卒無救于其亡則平日所爲講明于身心而被服乎道德者大率成功鮮而相循于其虛也嘗攷理宗朝事日非矣史猶稱其黜從祀僞學而傳遂以不振也原宋之亡人進濂雒諸儒士風翕然丕變則夫激發忠義整合叛亡以庶幾夏后氏成旅之烈無踰此時者而余

陳子壯遊白雲記 郭北岡 上南天第一峯是也

雲屏環几負頫近郭諸山皆峙嵷虎門東入諸川條達并見右景泰而左月溪三勝故皆有寺嘉靖初毀於督學魏恭簡而景泰屬黃文裕月溪屬黃鋉橋司馬逮湛文簡歸老復以白雲爲書院鐫先師四配像與生徒聚講有泉清洌乃九童子進安期生處故名九龍泉文簡身後其家人彝書院爲墓菴於九龍泉下供大士像水月菴其右廊舍比連門其後以登墓舍下碑像崩錯於地殊增頹楹之感文簡亦不料至是菴徑初緣右直上主僧如超募工甃石爲橋列碱左折小池接九龍之次旁注於谷涓涓有聲與風葉應山門幽深不知其幾許也入菴則體制反耿予中表馮生景漢習靜其中同居復有區生是日也予不期而往相與撫掌名談勸如超瘞碑像於窮高之頂橋下多大石相度剗剔爲予酌泉枕流處縱步久之經仄笠杖雪衣翼童載茗而至者修六長老也修自訶林入月

何其寥寥也一陳宜中耳能上書于諸生之時而及其身爲宰執國危委主而去之占城則當日人主所以收養士之報與士大器可知矣能不拊三先生之見用而報其主者亦哉豈以大道昭明羣喆紛起無術以耀國靈窒邊釁而因循積漸致使賢才以次就彫區區竭三先生之忠以與之爭而國非其國矣則雖謂宋三百二十年之間學術事功之効至三先生而始益彰可也國以人存以人亡若三先生者厓門豈遂足以亡宋哉嗟乎厓門之事其不可爲者天也厓門之人其可爲者非天也君子不言天亦爲其可者以敦其立身致主之閎而已矣侍御公之有慨乎炳寰寓出而爲天子下閭閻問疾苦彰善癉惡與起吏治惠此東國良厚而悽悽于發明臣子之大義表振前徽以忠孝爲先則後之聞三先生之風者若夫侍御公顯猷大節光無忘侍御公至意可也而拜祠下者見三先生其

溪雨載聞予遊則欣躍來會飽午飯菴中繁陰漸翳山坳雷雨四决獨南雲猶白瀝洲赤石岡塔粲若盤石中物雨道戰瀑聲踰雷予冒雨觀瀑觸杜詩雲門吼瀑泉句題石曰雲門少晴復雨與修六印證移時今日之遊似妨登涉適足以盡茲山陰晴之變將謀假榻經宿而夕景又冉冉弄晴矣予欲趁此觀泉於蒲澗諸客以徑濕不能從道之歸稍延聽陸家莊泉聲入城亦晚城中微雨壬申三月二十六日記

黎遂球南海神祠碑記

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避黎氏之居板橋也本南海之嶼藉祝融之麻庇乘風潮而往來雖甚震撼無或傾沮出雲雨澤時和年豐波濤流岩汰其害氣無有疾厲停毓祥淑人物暢拔靡不賴焉是故四業之民歲時奔走惟南海之神是托是賴神廟在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板橋更在神廟之南凡奉辦香賽謁則必渡海而後得詣于廟往返必竟一日板橋更立爲神祠當大南岡之下古道之衝所以便祈祝其來舊矣一曰板橋人家抱山而環水地勢由三老七星峯至南岡蜿蜒而過古之善爲青烏術者教立祠宇而傍鑿二井以鎮洩其氣脉俾於焉停聚爲居者利避黎氏初本單傳今數世繁衍千丁衣冠代起皆以此理固宜然遂球接以古者之制南海神次最貴在唐冊尊爲王避國家以人神異道不仍其稱然祀有恒典則視諸侯禮也避黎氏雖代顯而有大功於朝爵不過諸侯又井若古者受社分封建國之地以爲恒記得無淫潛然遂球之先人有園居郎在祠側今且家焉遂球雖生于五羊然歲時伏臘必歸而祀於祖因獲隨諸父兄後肅誠會祀於神見夫祈者必應禱者必福神冕服端凝居然王者之儀而匹夫匹婦苟竭誠長跪舉酒拜叩燒燭獻楮顒若望之神容色凜然酡醉故莫不敬畏魏恭簡爲督學使者時以是爲淫祠欲毀之方名工役撤

以詩使歌之以樂神焉其詩曰絳節兮雲霓飄旛氣蒸山兮神乘潮持地兮生子居天一兮空輪何皦帝儵兮禪代避求福兮同彼泰岱神謂避兮無傷迎明王兮壺漿蔗蔗兮薦葛貴爲王侯兮不吐避食唯善爲馨兮誠信是實南山巍巍兮春波瀲瀲鮫龍黿鼉兮虬螭神駕兮霧霈光漏而參差晃旒兮龍袞植鉾觀歎兮福避善人兮露花之律去復來兮

國朝

平南王鼎建大佛寺記

大佛者故龍藏寺遺址南控城垣北肩拱北樓後改爲巡按公署順治六年巳丑春余受命南征奉楊天討先聲所至電激星馳仰賴天子威靈抵定全粵恢省之日署毀于兵時以軍戎旁午未暇尋討邇者歲不薦饑民無怨讟亦云豐享有象已念欲祝整祐國攻訪舊蹟因從軍旅之暇庀材鳩工董繕其事是役也始于癸卯之春于甲辰仲冬告竣東西若干步南北若干尺中置梵

垣壁遽報恭簡去位而止今祠杜猶有鋸痕深八寸許又遂球之弟遂壁頃以修祠餙榜匠某竊匿色料去忽若冥冥中有擊之者昏悶沉痛亟輸誠來還之請罪百叩乃蘇若是者皆神之威靈顯赫使非宜祀則豈能然夫以天子之尊侯王之貴覲聘有儀式會同有時候無或敢褻且瀆者然華封人得以祝堯羿人得以泣禹祝網者得以受解于湯老而鈞者得載而見之于武然則以神之尊不遺卑賤亦今齊魯之間皆祀泰山元君往往立爲行宮其地邇幾輔大常宗伯不以爲禁又何疑于是故神而致福則宜祠祠而歲久則必宜於修餙崇禎已卯遂璧寶偕諸兄弟募工易祠垣以磚使可堅久舊則以師青烏家之遺意毋敢增殺奔修而遂球曾於萬曆已未之夏爲父病禱之神請以身代既而父愈遂球亦竟以得寬於罪譴至于南北往返頻危獲免皆信爲神力因肅誠齋潔爲文勒石用彰休貺且垂告後人俾勉強爲善以迓神福而系

書賈謗爲余不穀邀福于大覺諸天
也因各檟首唯唯請書其事于石

平南王重修飛來禪寺碑記　峽居清遠之上遊耆
天其寺則始於梁曾通年
師卓錫虎也從峽二山神之請一夕風雨飛來由
是師亦旋至負荷大法闡揚正教自蕭梁迄今千
有餘年雖至德禪居廣慶之賜額屢更而當日之
遺名尚在異跡猶存不敢修葺寺院之破壞與道塗之傾
粵於軍旅稍暇修
圮此寺乃古道場也依山枕石俯瞰江流歲月已
久蘭若圮頹椽瓦拆毀像設剝落斷碑殘碣霧鎖
塵埋猿啼鶴唳滿目荊榛有識者見之能不惻然
不穀正欲克復前規適
妃舒氏患病垂危焚香立
願修寺祈福果遂痊可即捐貲
紅董率營辦採買物料鳩工
夫鼓閣鐘樓之屬俱煥然一新諸佛菩薩色相莊
嚴清淨妙好蓮花貝葉金碧輝煌可謂峽山之香

釋諸相範金爲身東西兩翼爲丈香積又若干
間莊嚴弘壯觀者聳焉維時藩下文武將吏稱詞
以進曰王恢拓粵疆勞來鎮定及茲十有六載惠
鉢尸祝功載口碑況比年繕修學校捐造舟船所
以崇文飾武者慮無不舉又如英清上遊諸峽路
當孔道蓁蕪荒穢行路戒心以及飛來古寺湮沒
蠻煙瘴雨中蛇虺之與俱豺狼之所宅王舉捐發
帑藏一更新之蓋已惠澤旁流仁風翔洽矣又
何必範金仙以錫福考鐘鼓而宣慈也哉余曰不
然夫策駑驁者難與道驥騄之逸足覩淺近者難
與論要渺之深情以余鎮茲遐方日從事于金戈
鐵馬間蜷
天威咫尺而
神京萬里不得與鵷班鵠立諸臣虎拜颺言所蒭以
一人稱祝無疆者惟是晨鐘暮鼓存駿奔對越之想
況瞻仰慈容而令良有司念切如傷賢子弟愛深
孔邇則作忠教孝均在乎是孰與夫銅柱標名荊

林荒服之祇園也經始於壬寅年八月落成於次年丙辰月共用過金錢若干原有歲額租穀若干石奈何緇流星散住持無人守護庶不墜佛祖家風早晚虔修爲國祝釐永奠輿圖昔貞俊師說偈曰此殿飛來胡不飛去忽閑空中有動不如靜之語則此殿靜而久宜住世不應變動而復壞矣然廢興毀成循環相因不穀勉囊是舉締造維新此亦峽江之大觀也俾後來者有揚帆而覽勝有登眺而瞻仰其問豈無繼此而興起焉名山古剎當與歸猿洞競美于是勒石記之以垂永久云

平南王重修清遠英德橋道碑記

清遠去羊城三百八十里峽有飛來寺爲古今名勝之區遡流而上則大廟峽也而羊棲二山環列左右至於英德韶州府屬也則有湞陽峽清英二邑比鄰接壤沿河一帶依山傍水延袤綿亘迴瀾急湍高視遠陟峭壁緣崖羊腸一線兎路當孔道皇華驛使官軍商賈絡繹不絕行人舟子肩摩踵錯水陸往來殆無虛日但道塗傾圮煙霧蒼茫冒雨凌風跋涉艱難不穀先年擁麾節入粵目擊其苦承欲修葺救濟陷溺向因兵燹後物力維艱捐貲付西禪寺戒僧眞修修兼同藩下差官吳守德吳廷桂范有功王養民等督率料理採買工價僱覓匠役察勘故址一修復凡山石巉巖則開鑿平坦有橋梁崩壞并未設處路崎仄狹者則砌築寬闊所俱令修整建立務使橋道堅固雨不能偃卸水不能衝決民不至病涉肩之所而越徑穿雲無復顛仆之虞吳漢衛颯爲桂陽守鑿山通道馬伏波征交阯沿海隨山刊道千里載在史冊彰彰可攷不穀景仰前哲勉力經營平易通達昭示來茲非若乎產之脫輈濟人爲惠已也壬寅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告竣斯舉也不干預有司不驚擾百姓不募化分毫且有古蹟可循因而修治之故其成功亦易也惟大廟峽閣鑿

剏始顛艱但費出入有度早晚有程共修過道路
五十餘里共修建本末等橋五十四座橋各有名
計捐用金萬餘謹勤石記事于飛來寺之道左使
後任茲土者知有所觀感而時加補築庶大道津
梁可垂永久而
不至頹敗矣

李棲鳳修復清遠大廟浈陽三峽橋道記

南韶爲百粵門戶山川險隘實鎖北方古今名勝莫茲爲甚然有最嶮嘘最要衝爲輪蹄之所必經行旅之所必由者則在乎清英大廟諸峽峽在清遠者據江上遊長十里許西遮懷集至若浈陽派出大庾踞韶之翁英類皆層巒絕磵水流湍激徑道崎嶇兼以蓁莽滋多豺虎叢穴征帆馬蹟來往維艱難曰有道路橋梁幾經蹂躪久淹頹於烽煙蔓草間不可復問矣至若大廟一峽獅子踞羊盤踞其中懸崖絕壁古木枯藤勢難攀援浈陽派出大庾踞韶之刈荆榛則清英大廟一帶非有開山之祖重闢草昧終成畏途欲求履道坦

坦歌蕩平之休者烏可得哉雖然事關重大修復匪易余莅粵日久每爲再四低徊欲動公帑則民困堪憂欲興私藏則薪俸有泯兼以軍務倥傯日夕勞苦雖欲有他圖而未暇也越辛丑之秋值平南王大發悲願上爲
朝廷帶礪之圖下爲國家千成之計而擇其可遺大投艱者有西禪寺實行和尚遂以重任付之復命章京吳廷桂吳守德范有功王養民等協理厥事不動公輸不困民力凡諸動費皆出諸王府資力既齊興始于壬寅之春而告成于冬山闢以道水接以梁絕壁飛湍倏焉而今希有功德也實行和尚以爲王猷盛大須勒諸石以垂不朽因索記于予予念粵自開闢以來荷王威福廓清海宇至今恩澤覃敷歌頌不絕乃復以金剛全力修復英清峽道令山川間阻蕩然以
朝廷下有禆於萬姓山河帶礪之槩因而增新國家平成之休遂以復振是何隆猷深澤溢嶺表而徧

海隅者不一而足也哉予目成盛事深慰風懷遂拜手而爲之記

重應魁西禪寺萬佛閣碑記

百越三山吞南海寺結西林而龍成梵宇爲佛祖座地蓮花者不一其間道場有興廢損益與時遷流蓋天數也抑人力哉數在廢天禍之人損其鑄塑佛可不一存數在興天福之人益其樓閣佛可以萬號也余竊有感于古西禪寺西禪在仙城越浮丘而南有岡岡後障有龜峯亦名龜峯寺寺爲梁唐舊刹至宋徽宗太平興國間重修復明弘治成化兩奉詔書護經歸寺賜僧田極一時之盛逾嘉靖故相國方公改爲祠佛像俱燬而靈蹟不泯驚人耳目有庠生黃海若買隙地小構堂宇中奉五佛前居六祖後奉地藏龍象倏爾劍起矣迨鼎革後順治二年左協統將軍張龍菴靖海將軍楊有光與實行和尚慨然議興復原日香火儼然風幡如舊雲棟維新至戊戌秋靖藩下車開山主曾公諱法孔者捐貲巨萬鼎建殿宇嵽嵲極楠瑞譽幷盛而百寶莊嚴不亦極千秋勝事哉無已毀後飛簷傑出山接雲霄而五色毫光燦燦於龜岡丹竈之間熙穰而觀友遊過其下和尚合掌而言曰佛五百世慧命壯觀者指不勝屈余偶率像瞻仰者佛又何必不萬哉遂同藩臬諸公捐金爲功德海共造諸佛其和尚苦行有素大願圓滿不與昔之所祀五如來竝吳道子所鑄南六祖西禪舊像共種天人之福者哉凡後之人禮曹溪而問羊石名勝者莫不望斯樓也是爲記

藍潤重修清遠縣學文廟碑記

清遠萬山大谷江海迴環上通雄韶下達省會以及嶺之東西於勢爲最險於途爲極衝分守道駐劄之邑也在昔盛時城郭繡錯阡陌相望絃誦之聲徧於都鄙科第接踵代不乏人迨鼎革之交盜賊多有城內五雁兵火燎莫甚焉王師入粵削平禍亂歸鴻漸集而過賓大吏之擾如故也正供之外視昔有加安望其廣厲學宮而穀

彼諸子耶余奉
命來莅嶺南今年正月以觀兵之役巡歷其地目擊
顛垣敗壁青燐白骨食不下咽與民有同患焉上
元之辰謁先師廟在城外之艮方衆山包羅鍾靈
毓瑞突起一峯於位爲乾古瑞峯寺之舊址嘉靖
三年所遷者秀出前案則巽方一帶佳氣星嶽之
所萃也洵爲一邑巨觀思夫子之道如日月中天
正直是與何有不諧形家者開傍門立邪徑於是
人文湮鬱自天啓甲子至今三十有七年矣余顧
而歎之遂與洪令學諭卜日之吉以開正門面前
林木翳天又吾道之晦塞也召業主持斧斤而往
伐焉其道大光矣洪令首爲捐俸修葺完舊益新
夫子克壯厥居余曰多士聶哉今秋必有登賢書
者言猶在耳未幾榜發之日本學萬子琳鄘果以
捷聞余提調闈中述其事於按臺張公蓋以志喜
也撒闈後揚帆江上載晤洪令頗稱快舉將立之
石以垂不朽屬余爲之記余日臥舟次逆流而上
躁念未化何以遊聖人之門稽之柳河東曰仲尼

之道與王化遠邇由斯以觀還邇僻壤亦有鄒魯
之遺風焉而今學宮崇矣地靈人傑惟有志者觀
感而興耳然起視城內茆屋數楹居民不滿百戶
觸目荆榛半是虎穴倉箱無卒歲之儲田野無口
分之業皆其苟延旦夕者也軍國重務遑念斯民
哉余深爲之大息假我未老安少懷之念當有倍切於今日者非鐸教之靈
辟雍之化何以挽世運而漸基隆平乎是爲記

劉秉權重修廣州府儒學碑記

環粵皆山水也介在荒服自秦始置
郡州剖符嗣後賢哲輩出遂稱名邦予生長三韓
距粵萬里曩者備官侍從搜祕石渠流覽版輿緬
焉神往我
國家以文德治天下聲教久敷於遐方予叨承
簡命謬膺節鉞撫茲南服控五嶺之嵯峨襟三江之
朋湃紫海滄溟朱崖奧拆向所披圖者今則躬歷
矣美哉山川標險扞奇毓靈挺秀惟其風土擅勝
是以人才蔚興先達名世難以悉數如唐宋之最

因首蠲俸金百鎰構材鳩工良賴在省三司各道及大守相與協心經畫共勤盛舉爰是整復舊制廓港故基約栔之舉大興丹臒之施加飾檻星有先賢之靈次明倫堂以弘開講藝之地至於啓聖及名宦鄉賢諸祠在左加修所以追尚淵源而興起後學也傍僻西圃肇建一亭顏曰觀德俾濟濟多士爲肄射之所詩云竹苞松密鳥革翬飛庶其似之猗歟五年之組豆聿新百粵之文風攸繫將來階此發祥者霞蔚雲蒸麟麟炳炳余撫茲土亦與有光焉幾仰佐

聖天子右文之治曲江之風度依然不綦盛哉工司告竣援筆記言壽諸石志重久云是役也不煩公帑不勞民力亦不敢苟簡從事其督工之員効有勤勞者例得

著則有張文獻余忠襄崔菊坡其人于明則有知畧之何東官儒雅之丘瓊山經濟之梁文康理學之陳白沙節氣之海忠介其人昭代以來蒐羅後又接武聯翩迨三十年凡茲彬彬郁郁起者多文學之士郭璞所謂南海衣冠之氣方開而未艾宣其然乎夫端章服者攝其領樹巨蔭者麗其抵會省固十郡之宗源而襲宮寶多士之淵藪廣州都學據崔址于靈洲之東左則虎門湖汐層湧而來右則西樵峯繙疊嶂而峙珠江一水盈盈洄繞于前白雲諸山嶙嶙亘綿于後志所載禺山者屹居于其中陪宮之中陟巔而望之襟對爲文明門向因戒巖守扃衙衙者謂氣脉壅窒有關庠序寧與前督軍周公會商於藩府洞啟有日矣但茲數仞之內自兵燹之後未經修葺以至棟宇將頹壁垣半圮橋門鞠爲茂草泮水率爲汚萊有事于斯者未嘗不躑躅踟躕興嘆迨夫庚戌秋祭予屆齋明是夕隱几之間恍見先師冠佩雍雍向予告語焉夙興盥沐展拜傾誠起而循宮諦瞻有動乎中

少保兼太子太保公品尚　重修張桓侯廟記

揭然於名義之昭垂者若是乎粵秀山之麓舊有
壽亭侯廟宇其西祀侯遺像年久荒涼風雨不蔽
余於順治十一年鳩工而構廟之歲時已踰總督
傾圮過廟思敬心不可已仍于康熙六年十一月
捐資重修非夫樂施好祀冀蒙福利也亦使世之
聞風而起者敦篤氣誼貞心以事一人庶幾君臣
兄弟朋友之間可以無愧且崇賢敬事咸爲有禮
之勇而盡去其驕倨嫚侮之心則侯之難兄難弟
英風傑節並時千古似未可以優劣論也

馬元重建四賢祠碑記　君子志在復古則一隅而
有天下之功一日而有百
世之量然必折衷於聖人
人之道胞天地民物於厥心合君相師儒而有均
責及夫得人而任先後同揆固運會所不得而移
升沉顯晦之所不得而問焉者也攷其本末自堯
舜以至孔孟代有其傳迄於宋爲極盛而莫不推
濂溪周先生爲宗主昔朱子以爲上接洙泗之統

建安之末魏吳雄據鼎峙英傑並起各事一姓而
翼戴漢室卓然大義終始不渝以事一君者則唯
漢壽亭侯桓侯兩人爾然今世皆知祀壽亭侯未
聞有祀桓侯者豈非以武侯之論孟起謂當與翼
德並驅爭先未若翼之節揭然於名義之昭垂拒魏吳於始炎扶漢室於
將傾異姓弟昆竭蹶協力兩公貞心勞績並峙千
古未可以優劣論也余讀史稱關張俱萬人敵又
先主與二人友善同食並寢未嘗稍有軒輕逮當
陽巴西之役如斷橋釋顏諸事史傳所載甚詳其
出奇制勝雄視無前讀之嘩嘩絕上有生氣令人
快至謙抑退讓崇賢好士有當世士大夫所不能
爲者而侯獨能爲之固知侯非獨有勇且有禮令
人敬又令人畏也謂侯僅武人吾不信也他不俱
論如諸葛親兄弟也各事一主獨行其志侯以疎
遜起涿郡提劒從人肝胆契洽無異弟昆數年間
身歷百戰北拒魏東抗吳艱難勞瘁唯知翼漢室
一人事雖不竟侯之功亦偉矣嘗讀英風傑節

下啓河洛之傳良有以也數百年而有陽明王先
生出先生爲有明一代名臣而致知主靜之說更
大而有本同時則有白沙陳先生高弟冢宰湛先
生舟車往復恒經虞城前太守符公爲築甘泉精
舍以禮之其崇重理學如此先是周先生原有專
祠元守郡芾月潔蠲展謁一望平蕪鞠爲茂草蓋
部白軍興以來士困輸輓官惟補救欲修舉力有
未逮余因毅然捐俸卽書院舊址構堂三楹奉濂
溪先生而以姚江新會增城三先生合祀堂之後
有池有亭別見小記翼以周垣旣成曲
江令周君韓瑞偕府幕劉肇啓請余一言而礲石
以待則謂濂溪先生擢漕東國荒崖絕島皆緩視
徐按將不僅私于部姚江風行兩粵萬里而遙武
水蓉山宇下凡土耳新會增城雖位卑遇顯於部若不相屬顧吾思
有錯施之孟子旣沒異端日起濂溪先生慨然以開創興
復爲已任歷數諸儒授受之次未有高焉者卽先
生提刑粵中五百餘日在曲江幾一周佑我部人

良厚姚江與增城倡道京師最相友善而增城身
之所至必立祠以祀其師木本水源由來有自合
而論之濂溪所修明者堯舜以迄孔孟之道而姚
江新會增城所與尊聞行知于城羽翼者濂溪先
生之教也余生也晚上之不能追踪先覺開導羣
蒙次之不能持銓政以進退人才建旗旄而廓清
海甸退之不能遺榮求志敎授生徒乃廿載浮沉
卑論儕俗有所短長顧不幸而不得生四先生之
世親承提命猶幸而官四先生過化存神之地得
私淑四先生之敎以協和其民人訓誨其子弟也
推斯意也昔聖昔賢羹牆可質南海北海此理無
岐則泰四先生之敎而謂自有生民以來凡表彰
吾道之人共萃於斯可也今而後謁四先生之祠
有洗寃澤物之任曰吾何以爲學思四先生之遠在千百年而若合曰
吾何以爲治親師取友者曰吾何以爲敎而垂諸不朽是余與今之意哉爰記
其事而爲銘曰兩儀旣判太極混茫誰爲剖之相
厥微而彰奕奕元公攬其大綱

天闕菁華道統在是庭草無邊學優則仕司憲東邦從容和毅以平易心爲剛果事孝思不匱南東遽移獅門虹石可也及期爲天下則爲百世師卓哉三賢生不同時炯炯芙蓉白月赤日篤生大儒有爲斯出迅掃百蠻風馳電疾滇桂洗兵蓮華簪筆憶在京國良友一心蘭臺晝省砥礪規箴星分雲台山高水深緬維淵源異苔同岑飲食居處奉先生教欣賞晰疑早窺奧窔東帛丘園金門待詔飄然拂衣不倚權要燊燊符公無曠乃官爰築精舍適館授餐譬若秉燭照夜漫漫譬若隄防倒障狂瀾亦閼滄桑淪于原野壞道青燐哀湍日瀉孰滌煩苛以扶大雅前見古人後見來者謫居萬里守郡不才顧瞻衡宇登高溯洄陝隅宏啓盡剪蒿萊闢幽萃渙冊蘶梓材峩峩四賢冠裾聚止于治杯棬貽謀燕喜肅將明禋我酒孔旨靈之格思歡若父子文峯卓立曲江清漣以淨聰明以基聖賢升堂入室多士勉旃

守先待後於萬斯年

賦類

晉謝靈運嶺表賦

若乃長山欵跨外內乖隔上無鑿跡下無伏流覊兎望岡而旋歸鴻鴈覩峯而返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于山岡巔後路之傾巘睚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泉流之注澗羅列菉布惟詭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斑釆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謝靈運羅浮山賦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賦曰若乃茅公之說神化是悉數非億度道單悒愉洞四有九此惟其七潛夜引輝幽境朗日故日朱明之陽宮耀眞之陰室洞穴之寶銜海靈之雲術伊離情之易結諒沉念之羅浮發潛夢於永夜若想波而乘桴越扶輿之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澗以水宿杖桂策以山遊

唐沈佺期峽山賦序云峽山寺者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從林竹下遞渡口至山頂石道數層齋房浴室緇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余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纜山隅周謁精舍因爲之賦焉○賦曰峽山精舍端溪妙境中有紅泉分飛北嶺若乃忍殿臨岸禪堂枕江桂蕙薰戶蓮花映窻銀函御子之座金刹鳳凰之柱野鹿矯而屢馴山雞愛而頻舞千層古龕百仞明潭幡燈夕透枝鋒朝涵炎光失於攢樹凉風生於高竹仙人與天樂俱行花雨偕香雲并逐法侶非去怖鴟時來走何爲者竄身徊齋房晏開心猿久住何業而辭國今何緣而赴鄉豈往過而追及將來徳而預殃即撫躬以内究幸修愚以自傷心悟厝而知忍迹繫窮而辨方喜爾來之放逐謂吾生之津梁○縹緲之間有禪關兮俯尋碧灣勑特賜之廣慶兮名標峽山嶺然七十二峯兮高侵雲漢百爾千百萬紀兮永鎮人寰切惟羊城五嶺之要衝

清遠諸峯之高壓中有絶境山名曰峽澗穿一水之流傍列兩峯之夾層崖蓬谷叠屏帳以重圍怪石奇峯聳樓臺之高插前山蹲兮龍奮躍後山猛兮虎蹁躚遷冠出巫山之十二高超法界之三千霧鎖煙籠眞物外虛無之境月明風泉實壺中別有之天春木茂兮勞琉璃春花開兮藹蘭蕙夏風凉兮來殿閣秋露冷兮滴松檜冬爐煖兮新炭酡歲醪兮杯盤美壯蓬萊三鼎之居類天關五雲之際開凭晚閣指天外之霞飛夢斷曉鐘聽雲間之鶴唳紀事者曰昔在梁武帝統臨幅員極降二應子之青衿來五羊之穗鞭其後化遊士以去此托舒州之夢焉於是雲奔電激神殿一霎而至止雖梁峻柱金身丈六以巍然发立靈祠居二禺而作鎮中有梵刹羣列像以安禪輒有怪異紛紜神靈出沒達摩石兮聖蹟俱存觀音泉兮源流不絶老人松畔竹交加白泡潭中魚跳躍猿環不見時聆古木號風犀鎖已沉時有寒潭浸月更復臺高獅子巖產金芝蘚斑斑兮

定心泉水淼淼兮放生池龍磨角而江澄素練嶺縹幡而雲走輕旗舍利塔兮覩神人之現波羅樹兮聞異香之奇煙鎖釣魚臺往事空追於趙子雲迷和光洞今人莫覓乎呂期雲衲來遊琴書投靜恬然淡薄於吾是酩役役紛華而非所競何妨捹峡山之遊恍乎步蓬萊之境復系之以詩曰覽遍名山廢無如此峡山兩峯支碧漢一水抱清灣松老龍猶在波澄勢自還煙波籠佛座風月伴僧閒騷客吟無盡良工畫想難奇哉真福地千古鎮人寰

胡權飲貪泉賦

吳隱之權節南海停驂石門過貪泉之廣陌若旨酒於汚尊由是征飲圖籍之所載考者舊之遺言云注茲而難窮或移於性原公開有言有悟察事惟審十目所視表執心而不回一勺之多遂舉杯而就飲重言曰所執在我寧由此泉寫冷冷而久同潔已持惴惴而過甚防川恬淡相質漸滂沱於德澤清廉是守何汩沒於情由將正浮俗而去彼覩濫觴而在此臨川而不覺起予命酌而乃從率爾盈科郎把聊杼思以盤桓健筆忽飛寫緣由之綺靡既而威臨徐鎮塵淨邊空闔境而皆知嚮化四方而靡不趨風量比滄溟皆控清而引濁心如自水可原始而要終當其境接遐荒郡惟幽僻山多含瘴霧草木而少蒙膏澤道之云遠人不顧適公藏器以俟時方遇君之側席泉云飲而名益彰心秉直而誓不易則知眞清特立瑕穢莫侵人飲酒而蕩志我飲泉而洗心胡不誇於一不而不愧於千金于以明哲悪定能否不貪爲寶而可憐不飲盜泉而非偶懿哉君子之濾名竹帛永於不朽

張九齡荔枝賦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莫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嘆以爲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萄及龍眼相

此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閒議欲爲賦述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爲輕味以無味而疑遠不可驗終焉永屏况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梨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圓以擢犀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緗枝蓊茸靃靡環合棼纚如蓋之張如帳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丁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險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身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肅氣含滋芬敵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莎莎不豐其花但肯其實如有意乎端本因微文而紗質蔕蒻房而捽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澤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同然數寸猶不可匹未玉齒而始鎖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而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算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金見者訝而驚佗心恚可以蠲忿尸爽可以忘疾日欲神於醪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萄以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俢而體泰信瑚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繢有終身於累百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爲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兮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嶺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徧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尸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遐能辨乎其中哉

宋蘇軾乳泉賦

陰陽之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其稚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

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騖然後肇形如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泰華池之眞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淸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賦曰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鍾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酒茗飲食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卻五味而謝六塵悟一眞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喬松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蘇軾颶風賦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霞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露掠衆竅之叱吸予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風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損尾辟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洪濤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犇蹶類鉅鹿之戰殺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于一覆予亦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童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軒楹之已折補茆茨之罅漏塞牆垣之頹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

狀也掩星彩迷瑤月燦燦離離與波遞遞乍入潭生時依浦口驚泉客之初疑焉彝之始剖係於仁里天亦何言富於韜光兮自開映百華彼貪夫神之所否沙下兮泥間黃帝之使罔象元珠乃得蘭生之詭秦主荊玉所還由是發潤淵嬪增耀崖草水容益媚澤氣彌好川寔效珍地寧愛寶隱見諒符乎龍躍虧全非係乎蚌老豈慳彰太守之深仁所以表天子之至道觀夫采耀外姿英華內含飭君之履兮豈不可照君之車兮豈不甚猶未遭於采拾尚見滯于江潭雖舊史之錄與前賢之談終思入掬以騰價求得而握珍者難屈是珍也居下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堙鬱望高鑒兮閻投幸餘光之恍佛

明丘濬南溟奇甸賦伏讀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勅有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下炎方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瞰方僅再朞其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

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暗鳴呼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噓則墜蛸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會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笑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物象起滅衆怪耀彰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何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令狐楚還珠賦物之多兮珠爲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纔被沙以晶耀能錯彩以璘瑌避無廉之心去之他境歸克儉之政還乎舊津由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其潤屋貪以敗類孤漢主折圭之恩奪蒼梧易未之利瀝源既啓眞質斯閟從于舊而不瑕諒天盼兮有自孟君來止惠政潛施欲不欲之欲爲無爲之爲不召其珠珠無歷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隨爾其

鄙陋而我聖祖卽視之以幾甸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濬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曰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脈以潛通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溟渤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瀰漫茲其谷也豈非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耶有奇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閽闔呈琅玕翱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問自詫所生之奇勝敢爲高論忽然試爲我一一言之吾將卽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于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川者天地之肌骨血脈流行於肌骨之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爲一大堪輿也且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淼之中而爲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爲帝王之宇其小而幽者爲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爲神州赤縣神仙之丘是爲圓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一則雖聲名文物之所萃而非眞遊惟走所居之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彝而不彝者有如仙境而匪仙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閭風元圃之墺勢盡而氣脈不斷域小而氣局斯全九州一大字茲爲其奧四海一通川茲爲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爲近遠至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爲大茫茫巨浸兮與天爲界漠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絕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邪其爲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辨矣豈其然與載考諸古茲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治沿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蓋不以之爲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爲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

可以加寂寞之墟子之言胡所見而云乎士曰茲
豈走之言哉於是愓然典悚然懼舉手加額北望
向天百拜稽首而颺言曰此我太祖聖神文武統
天大孝高皇帝之所宣也大哉皇言乎自吾茲地
而得茲言地若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
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
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
以羲之而著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水剩山之
勝一經騷人墨客之所賞咏尚揚芳於四外流美
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以爲疆者餘二千里縱步
以行兮地雖甚遐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
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駿駿而向內波流躍躍而立
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以
耶主人乃仰焉而思俯焉而嘆曰良有以也願聞
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遊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
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爲奇也容有所不能詳
蓋嘗歷考夫禹益之所寄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
往今來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

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於泰遠
西踰於邠國南訖於濮鈆北底於祝栗管子言名
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會於東
南三千之山皆發原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
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
而獨出別開絕島千理之疆總收中原百道之脈
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戎而夏
出險卽彝分爲兩戒折爲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
經瀘越江而極於衡霍遂散流而分披至此而地
勢將盡乃益險巇巉巖壘嶵嵂崒嵲嵽孰知一脈
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晉
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滔滔汩
汩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南西而後已大起而爲
國都小起而爲洲坻其尾閭收萬水而瀦衆流遂
浩漾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漻騰
流瀁瀲灧濯洊孰知一島孤峙於瀛海之中其地
可葦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可渡兮不踰百
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

返人之遊也足可展而手可杖意其磈磈磈乃
爾坦然彛曠意其汗汗泗泗乃爾悠然平漫蕞爾
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盛而氣
之運也無息機土產殊而物之生也多奇柏草終
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竟歸乎極邊而匪塞海
溲其菀氣而無瘴地四平以受敵無故可負歲三
稔以常穰有積可仰通衢絕乞丐之夫幽谷多耆
老之丈古無戰塲軾語信乎有徵地爲頗善符言
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樸之風物類有瓌奇之狀其
植物則郁乎其文彩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桂異頌
殊名其動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水
遊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
又有其所素無者於茲生焉茲歲有八蠶之繭田
有數種之禾山富薯芋水廣黿鼉所生之物非一
可食之物孔多兼華彝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
乃生水樹或出酎麪苞于椰豆筴于柳竹或肖人
之面果或像人之手蜥出沒兮凝石鰌橫港兮堆
阜小鳳集而色五竝鸞遊而數偶修蝦而龍鬚文
魚而鶡嘴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遂攢金
狗麒綠樹杪而飛馬乘果下而走魚之皮可以容
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索海涯之
貝大如玉斗花梨靡刻而文鳥楠不湼而黝椰一
物而十用俱宜椰三合而四德可久木之精波蘘
之可通神明鳥之鷸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
器具有燦然之文徧天下皆有於菟茲獨無之豈
天欲君民之蕃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羇落之
虞乎江南皆無蝍蝲茲獨有之豈天欲寓公之久
居於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也
近陽雷廉祇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遠去
齊晉瑞藺墨兮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雖
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
甸之所以爲甸而奇之所以爲奇庸有在於是土
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
於物而遺於人耶士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
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
漸南而都於河東其後武周之興乃自豐鎬又南

而宅於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於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山之餘而爲嶺水之委而爲海而是何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解其結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脈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駱越之域至於有漢之五葉始借七郡而入於中國曼胡之纓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特章甫而適之尚憪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劘犢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

蓋以冠冕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顯在物而不在人哉士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也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邊郡綵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雖處陬不至然而奇甸之言乃獨以爲美乎茲地非甸而謂之甸未奇而豫則以奇貴無意哉蓋帝王之言代乎上帝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坤功闡坤珍而幹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以皆同質變以良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擣率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陋以爲神奇變雜駁以爲精粹遐兮如邇末焉如既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勢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爲甸而甸之所以爲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照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瞿

然以啗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茲地也遠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幾世矣自夫開疆闢土以建此區不知凡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由輔臣之建議發潤夷運睿思形之於言以爲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爲哉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明明我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願獨惓惓於窮海之一壤奇哉斯何兮何幸得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烺烺乎天地之間

王佐粵會賦

百粵之會是爲南海仰稽璿璣星紀所在黃鍾協律赤熛流形上屬南斗之精下凝衡岳之靈左跨荆揚五嶺之重阻表以靈洲黃嶺之山右瞰牂河溟渤之洪波帶以桂鬱湞肄之川神鰲奠足星鷄鵷首聯珠甌閩若趨若走前有虎頭之門浪濇島彝來航萬里沂泝嵩瀰

而凡肬羅眞臘之屬其布猶棊焉於後則白雲紫雲迤爲越臺曹幕地湧石門天開蹠以羅浮璇房瑶室穹窿嶜崒龍嵸鬱律朱明靚深鐵橋業岌神芝珍禽往往叢集近郭則會以九曜縈以三江表裏迴遊奔峭飛淙沉珠拾翠碧砢盪激入極浦而邅迴迷不知其所適於遠則循洸口以荒極得靜福之寒林棲黃連之巨嶠信南戒之喉襟呀峽山而防韶石撫神皐而挹奧區蓋自赤縣之外於焉重啓堪輿睎暘光於夜半揭靈景之扶胥殆有大章孺亥所不能遇林閭楩枏靡得而書者矣方姬籙之季嬴秦擇肉勁越守險尸尉雎而摧監祿雖大荒之南徼風氣則通乎域中道汙而汙道隆而隆東井緯聚龍戰函夏季以兆王佗以基霸遇呂雉而自君待漢文而後順絕潼關以立國迄獲嘉而始郡鄧讓貢而漢復炎區景攘而火終運郭馬亂吳盧循復晉馮歸隋治劉據唐衰至於鋹降眞伏雖百世可知也宜其可定爲巖邑實係皇輿之安危然而議者猥言荒裔殊異要緩豈不戾哉自

我聖明之遹興也淮飛神龍陸翦長鯨溥海內外
罔有不庭左丞稽首途合三城千雉弘麗五翬飛
驚增柘黃圖延納丹濵墝周法而剗元蔵陋囂隳
之所經營於是登望則綴珠崖亘桐柱跨龍編攘
纏渚北通燕薊吳鉤遶鉅萬里帆檣蠻煙蛋雨胡賈
鼎來所至咸聚鬭虹兆颶颮船磕嶼其氣候之不
齊或瞬息而蕭寞暑若然而藹從寢繁華風日邁霜
雪時降民不告憊允矣樂國四方所屆實泉貨之
淵藪彝夏之都會也內則閭閻撲地長衢廣陌闠
闤七門溝瀆六脈臚列市廛隧分貿易遝蓋緋駢
埃壒切射莫不如陶頗僕翁伯皋杼赤玄執牙籤
以夜籌向十一而今千百山澤之沃鍾爲土毛禾
稻綺錯秔稌穭穞歷埒交經杭海連阜秋成豐蔚
宮侈佰高賽祉祈年或沉涵而自豪其作帛則攀
枝吉貝機紓精乚百卉千華凌亂殷紅蕉苧雲浮
細織冰空疎絺藹暑密斜弸風其材木則榛楠松
櫻楓樟杉楡槧柘榖梳榕櫟椿楞合抱隱岑千仞
拼虛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其

香藥則沉檀安息白膠青木馬牙雞舌龍腦天竺
卷柏茯苓青精黃獨宜男益母有繁其屬其果則
盧橘楊梅黃蕉丹荔柑橙九金緣柚幄翠橄欖餘
甘五斂千歲人面鳶仁宜濛甌水其蔬則金虀玉
蘭香茵紫芝杞吠靈龐芋壯蹲鴟樹茄筏蕹紅莧
綠莛擢蕎盈園櫞芳映畦至於雞豚散野生馬量
谷家積叠椒戶映藤竹魚灣黍蠑其蘖如簇豢術
廣於齊民之篇植品參於桐君之蘇别又大伏孽
島海組懷珠山燠水封鑿礦攻瑜據險力歲罔
貪居賈身猶財卒諭爲愚島舶之來祭其寶鍇鐐
鑽釧璠璵瑾璟璣琲琵琶瑇瑁瑪瑙玻璃珊瑚琉
璃車渠木難火齊陽燧方諸龜筒鶴頂犀角象齒
貓睛日耀鵁鶄霞綺流黃空青縹碧紫英其罟如
雲其積如星蓋廣南之富傳自古昔苟非上失其
道則亦無郅於捐瘠故其民莫不因歲時事娛嬉
蒲淵越井弔古探奇騰吹峻吸弭蓋清漪邀遨頭
以偕樂導雙旌而前馳亦有俠客疇人五豪七貴
楡魚鬭雞攤錢角抵六簿玉自弦管流沸愛長騁

以遐眺把自然之神麗循東溪陟北岡度樾橋至珠泣刺桐木槿含榮吐芳素馨茉莉猗旎芬香柳檠醉容佾以檳榔竹枝金鏤翠翹鳴璫擁宝髻之蛾眉萃蘠艫之衣裳蓋處沃土而淫惰民之常也方和樂而謳吟世之昌也使歌喬木之南有懸犂之太康則雖好樂又奚傷焉盍亦覽霸迹以自明手昔尉佗之在秦也呂政毒痡血民于牙咸陽瓦勦萬寓蜑拏於是乘黃屋而自王總朱垠以爲家乃據秦府庫殺其長吏營堂建室自寘神器譏門曲榭坻鶚弘閎虹梁纚連雲構林植既崔嵬以弘連又寮豁而贔屓左纛以朝箕踞魋結爰立相臣御史中尉將軍郎吏盜竊秦制閣道圖闕高甍甲第上嶙嶸而嶷崒下金鏤而繪繢避暑離宮不知其幾泛莫能名其一二焉猝遇陸生築臺朝漢蒸土切崖榻蘗隆砰礴霓承雲立其禎連岫複坂環其畔視奔星之俯馳挹流泉之滮淅國終殄於樛女巋餘基之漶漫民生其時亦孔之悲工役不息肉刑且施辟張羅以絕飛走又爲刳虎而毆之漢

唐休養施于五季兵纏紫極蘖及丹爵劉龔僭據業承先世身爲蛟蜃恣厥吞噬乃自謂膺乾符執坤樞熙鴻名恢駿圖鑿翠闢郭繚瀛作都雙闕徵道九軌經塗門千戶萬宿衛周廬構乾和之寶殿法太紫之規摹抗應龍於閶闔耀玉題與金鋪罘罳洞洑以迤邐藻井押獵以紛敷後宮則有禹餘太一景福龍應玉淸思元南宮定聖南薰別殿北棲明光椒鶴貫魚袨服靚裝溫室甲帳永巷迴廊飾華榱以懸黎綠繡楣以璧璫苑囿則有昌華芳華甘泉望春飛橋跨沼崇桃映津泛杯濯足翼翼鱗鱗離宮閒館亘五十里呼鸞載道引以蘭錡蒼虯御綏自澤衛軹時升中於圜丘或耕藉於東鄙復通鄰而耀武啓封疆而自喜左三湘而右八桂控賁禺而役交阯又有玉液之池明月之峽含珠之亭紫雲之閣架壁對峙沈泉旁達修篁灌木青翠相發風露披潰於翳薈日月投光於巖㟥騰名勝而建浮屠官于四周者二十有八叶列宿之景曜金磬鐘鍝而互答遵彼北川迄于西城層軒疊

閣建鼓揚鈴宮娥競渡貂璫練兵招狎人于藥洲陳不死之丹經又有三事六官府署司院蘭臺石室濟濟儒彥虎鴟開幕闢戟巖弁張劇列庫征權充羨金稜共御紅雲設宴蟾姬瓊仙握爵御憲學士自宮以求進才人調謔而相見乃設水獄乃樹刀山槐棘之貴就僇猶管虐焰散於黃壚腥德通乎元聞民亦何辜罹此凶艱蒙秋方興宋社將屋讖符四廣厄鍾百六變輿狩于崖門竟膠舟而不復百萬王師盡化為魚貞后忠臣之氣恒黯慘而不舒然天厭其羶神運之謀脫揚王於濆伍肇無疆之聖休則夫經慈元之殿阯瞻永福之陵丘徵天道之終勝而奚必詠秀麥之油油嗟我黔首羈麋獨夫日為苛政所芟彝豈徒猛於虎而已哉乃哀籲於旻穹而欣戴乎聖祖皇矣聖祖德合泰清命彼征南掃此攙搶風丘月窟款塞來庭詔幽滯以天光振潛蟄以仁聲故雖百粵之遐逖仰人文而化成列聖不承蕩蕩涵育三辰受撫四靈在蓄道胡不臻化胡不穆天地無為鼓其化者橐籥神功不宰分其治者岳牧是以簡賢哲之霏[illegible]用班布于南服乃建薇藩其藩躭躭乃建霜臯其臯臯巖都茲兵闐竝立為三驄馬行臺以察以監十府七州雌塗郡閣縣踰七十犬牙間錯駪駪庠序泮宮俱作衞所戎行督槎埋舶巡警置郵犴司蓮幕峩棟宇而萃胥徒依祟墉而臨巨壑於是宜天彝恤民恫撫芳猷息囂風開箴展才表正景從思齊處黜抗迹敬宗使茂德流於有截而芳訊垂於無窮函氣之屬聲教漸浹雖銉埋之雄遊俠之客奇衺之奠倸儻之域莫不革面澡心沐浴於皇澤是以邊鄙不聳海波不揚男勤稼穡女務蠶桑黃耇台背遊戲康莊耳不聞乎桴鼓目不覩乎牙璋歌禾麇之既登談穗石之為祥今日之民可謂康矣春王初吉置酒交會粲眴冠服鏗鏘劍佩元夕治遊鰲鐙降天士女如雲寶馬瑤軿清明簪柳掛槳酬墓端午酌蒲錦帆競渡中秋重陽泛茅題糕亦既醉止其樂陶陶春秋社蜡椎牛釃酒飲以兕觥有濡其首卒歲大儺伐鼓鳴葭侲子萬童杷首歡

譁左斬魑魁右殪蟒蛇宸綱爲之蹋跆兕黃犬與赤蝦迄守歲而迎春俗靡愛乎紛奢鷈茅柴而蒸骨董亦何恤其無家循河南岸市比如櫛鹵革果布塩鑄鬆漆藤竹諸器巧逾天出煙雲連騎羅綺盈室殊方異類豪舉森集登山取材則柯株攢霧篠簜封塵花梨蒲建積猶棘薪煑海爲鹽則雪濤漂紺炎甗烹素神液森魂甘鹵布濩至於狍犳璀璨瑲鏢紛披握椒片糖天下所資每易而輕視或塵泥而棄之今月之民可謂庶且富矣且夫世方做漫則龍蛇起陸彝羊在野山呈古劒海出玕馬今也青雲干呂靈蝨順經和颸廿澍疵厲不興下童不涸不騫不崩嶽祇隤祇川后效禎城坱湟社郡公先正春秋秩其祀事莫不流聆饗而歆德馨然則山川鬼神又可謂寧矣東北多山獸走鳥翔鳥則鷓鴣山胡鸜鴒鷃鸐雞鵲繡質鴶鸗綬章白鷴縞衣金鵪黃裳晨風林鬱時鷂山梁爰居違爰賓鴻避涼鸀鳿以言而畏篸孔翠因羽而懼戕映明鋻而迴翫戀赤霄以悠揚獸則麈麂麖麏犴

猨狨猴獮狼玃猈土麝牛甲攢陵鯉箭豎豪㹶獠羚角逐貍兕儦遊狖鼯繽幡㹶貐幽丹飛枝擲於猓然會庢響乎獾獳蹲深谷而駘駭發密藪而伊呦東南多水䱜星浴日珠池貝闕鰲宮鮫室鼉鼊鯢鮑於焉宅窟鰌鬐聳山鱀春揚鈔鯆鯷龍豚鰲鱁虎質鱘鯽嘉於丙穴鱣鮪彩於沮漆鋸張牙而戟立鯽窺鳥而墨出蝦寄目於水母蟹或腹于璅㻗海僧泣而占災天吳舞而颶颶暑㞙網箔獲必盈槎鰛鰟魴鱧鰽鱸鷺鰕鶩毛鳳尾白飯黃花腰帶橫擲比目貼沙㟬茫蒲赤蒸雲擁霞鱗介交錯既物且躍煦沫涯蠕雎明瀺洵蚶蟬蟥蚌螺蜆蠣蛤黨帆海鏡江瑤沙白車螯胡鰱蝤蚌蟛蜞仙掌瓦屋石首箭鏃雖汀渚之濎濙猗露鱅而潛鱷然則鳥獸魚鱉亦既咸若矣噫乎天之生物也寒之則凋暴之則榮人之屋室也多陰則幽多陽則明惟陽則勝乎陰濁則扶輿淑氣栽而弗傾故嶺海炳靈英俊挺生鍊金之晶比玉之貞樂道好修勝古振纓騰其實則爲龍光蜚其聲則化鶴鳴邁跡

董正疎源則德節世程追踪羅威唐頌則孝闡天經迄馮翼以儀天朝也格泰清貪泰寧輔皇極陳丹誠書買買以合紀力擅擅以承貞苟非其時不榮以祿寧爲幾幾無然祿祿彼其兆楚相之仙羊馴涯介之白鹿司中正於州閭宜威信於蠻俗又孰與謝湘東以捫羅遜甘溪而采菊也哉若乃橐笏槐位獻鑑楓垣海鶩托諷白羽銜恩從其謨則儲闈靖譎違其諫則鞞鼓喧闐張曲江之相開元也年章綸者獻納台司一介不取九死不移安屋則非已有邦賄則畏人知劉湟川之相懿信也鷄池摛藻鶯鶩養正臺閣品式禮樂命令直金華而獻五箴循秩宗而贊八政馮道宗之傳天聖也力辯相樞疏十三陳秋圖寒香顧老海瀆臨邊則金爲人失其勇智登碑則逆卒讋其威神雀正予之聖千載一人者也然且蠋姬周贊夏商鯀濬虞鵜羨唐駢貫三才獨明五常日肴餖乎道德期曼倩天其輝光迴洙泗而洞源挾伊皐與鄒翔蓋偕昊番而出王洞化育之洋洋者乎於是侁侁青衿番

黄髮凡竄屏葭葦與鳥獸羣者咸脩焉憤悱而闕旦夕敷言罔國不達巘儺傲儻眺智聓察稅貽扃而榮鏡易明鑒而闓澤乃騈坒而謳曰猗粵之昌兮猗俊之章兮彼紛葩瓌麗曷克當兮端拱治世儀鳳凰兮後五百歲受厥明兮囿圍緩緩雲之鄉兮綱禮璘瑞粵爲鄒鄉兮皇兮唐兮懸天則以無疆兮

湯顯祖遊羅浮賦

夫星圖粵地引潮汐於元紐日交周天晷晝夜於陽陸然則南嶺之南北戶之北固以輿象之所偏麗燭龍之所長寤矣而廬嶽天子之障衡山祝融之標樞軸雖連於西極經絡未窮於南紀高融奥博是在羅浮羅山上直百粵之精旁羅赤湞之氣軒轅以降爲粵嶽矣而浮山者是惟蓬萊神山浮自會稽海斷鼇不足比其波蕩操蛇不足異其轉徙蓋流聯絕橋佇貽分罍飛峯息壤神理自然所悵鬱者名迹無蕩采真莫蹟湧塔暗朝花之影沉湖銷夜

樂之音每與友人祁羨仲會人倩共嘆恨其奇大有終焉之意而東官陵祀升踐靡由辛卯冬十月姊以出尉徐聞速令尹崔子玉於南海遲文學翟從先於東莞椪川墟復原隰循朱明曜眞之館候嚙霏焉蓋晦夕也詰朝朔微雨襲梅墟經石門聽泉於葉大夫春及之廓阿明日觀大簾泉避雨朔朏卬湛公於黃龍講堂道其窄磴夜火青霞洞卩有湛公棲七榼仙鼠居之此盡下界三矣明日起青霞至顚際觀日出爲中上六界美人峯殊好神如道人時時出雲其下千仞葉大夫石館處也古姊華露欲聯見城郭者四五前立石雙如蛾翅豎又立石翁爲燕子門一名彈子門爲美人障其前蟾蜍峯也同人不前獨往彌勝從數羽衣人芝蘊而上鳥道二十餘里迴翔眩視草樹飛走光氣有異非所經識意謂靈境阻鬱剨然一岡平曼修婉名以子午正其昏朝登頓再合圭陰未禺遂躋飛雲凌日觀唯見香爐一具白水一厄祀羅浮君焉望天池以陽星沙而陰亘連扶津之藹西盡嶮巇

之色靡不區封有畛聆藐無倪者矣可謂恢魁大觀淵綿其神致也哉枕石起臥欣然賦之擬謝靈運想以浮寫差爲飛樞云爾極廬衡之經首韡赤嶽於責禺畧招搖之桂樹望雲氣於蒼梧問津途於莞城釋泛舟於源墟麗林霏於霧霓漠巖戶之紆徐晨光飛而首路夕影流而載驅倒煙容於衿帶聯朱明於隙餘璧環頹於莽蒼林織密以扶疎策孤征而聽影鳥羣歸而沸呼傍靈池以滂阯歷迴梁而聳驅鐘鼓鳴於林閒香氣騰於路隅是爲帝軒轅之所履神赤熛之所廬坐參正而披衣閬椰巾而定居何還人之鞅掌得借一於冲虛靈想接而心歡營宅清而寐除慨衣冠而委士想丹竈之流珠問洗藥於眞大發靈簫於聖姑守瑤光之玉虎藏碧斗之銅魚恨天華之宮不存怨明月之壇火燕斷濱心其莫引翳神光其忽諸徒使來粵都者走明珠於合浦浮毳衣於賈胡彼阜壤與山林非天性其焉如將縱觀其窟宅恣風雲之襲余若有人兮山中葉公逃其大夫職神峯之窅

瀓感鮑女之來胥築清冷之妙館移家室於貞圖
半九天而一息卷懸泉而自舒契蘭溪之趙相詠
明懷於彼姝悵峨嵋之脈遠覺茅山之氣殊諒仙
人之藐矣居其堂以鬱呼度石關之穹窿接新構
之離婁泉淙淙而夜鳴雲英英而晝敷清不可兮
久留瞻容與以躑躅山帶氤而翠積水簾波而素
紆磐礴砥兮偃仰蹴蓖苹兮噴嘘避雨蝴蝶之洞
睨梁天漢之虛彼增城之濆子洵赤海之名儒匿
淳耀其外麗有神精而內攄吐經書以元瀆集龍
鳳以嫔嫘若洙泗之閭閻儼夏屋之渠渠委樓觀
於山精寄田業於門徒聖無存而不劾凡有亡而
必粗疑海波之增減窺戶牖之有無蘊若心其爲
誰邀流風而滲俱於是拂金沙兮夜語躡青霞兮
且發逗威彝而宛轉望敦麗而映軋澹孤青於氣
表漏陽華於空閣若崖隳於川渠錯璁瓏於樓閣
雖道絕於登降亦臨其曲折緬增城其在茲遮仙
風而吸嶙俯龍門而直上有流光之影撇徵上界
之精華照下方之明滅何峯容之偉奇漾眞人之

秀烈偶麗石之前臨露參差而障列如倚翅以眺
冲似懸帆之次揭映神姬之出雲美朝暾而暮晞
轉靈蝸而下視象寒津之嗽醫始浮山而浮來自
會稽而涌埡覽至今其草木有東方之種別派合
際於羅丘度鐵橋而綴畎豈華靈之遠擘非秦王
之近設抵半含而泉分宿煙炊而皈潔詫木末崔
予玉之下來儈石鱓翟鬃蒼之困歇信絕地之行
難豈巾天而輿輟定飄搖而整巾豫蹵躅而結襪
頓金策之峯奇步羽人之勃窣上登翡其若椕進
孱顏其若闒階壁盧而溜浮積渺歒而苔滑寄掌
股於旁徑托根趾乎胃㯶蓋起璠泡而躋飛雲周
三十里之靈樾象耕之所絕蹊雉樵之所迷術肆
奇樹之葱蘢弁異卉兮冥密紺菤凝而互陰碧鮮
流而競發因風霞之所藹藹亦丹膏之所淫鬱有
一花而四照有五色而一節或建日而無影或嵌
空而有雪青珠冷風其欲乳珊瑚叢生而逾活神
麋倚其雍容仙踸影而撇拂木客離徙而似啼山
魈隱映而倏忽別有朝菌若雲夜芝如月翠羽攢

眞之氣長結瞥光景今覺不知乎知之
所窮靚淩競今吾以觀乎日之所出

楊彩南澳賦　痴愚呆子素負現奇蝸居井坐株守
日興發孤矣帆梯遡九龍十
八之灘陟三十六峯之磎徘徊佯與性適情怡眺
古瀛八景之勝襲覽搭揭萬里之宕溪睇之不足
盼之若遺獨行踽踽孤膺凄凄逸懷道著指示津
迷耳提面命誨爾所之爰帆一葦用擊一楫乘桴
浮海深澳南堤縱觀閩粤之水陸極目島外之羣
彝於是攜彼墨客詢及朧眉或問蓊蔥或考圖披
謁忠魂之塋壟訪帝子之寮離雲蓋吊古華蓋望
叢問桑痲於畛畦質疑難於卜叶班荊石坐登高
賦詩喟然嘆曰斯遊也其超塵墜其越鼠鼷易秉
彤管刻燭賦而賦曰相彼南澳爲潮邊幅環大海
濱枕金山麗浪澎湃而作聲潮旁午而拖綠淼淼
冥冥天連日沃元元寞寞曛形鬼物水岸橫飛雪
涯磅礴鳥巖如磬之堆白沙如練之束後宅如屏
之張長尾如釜之覆溜頭前錢竹棲猿時左輔右

青金粉浮蔽曩得一而爲艷此成林而不極周靈
境其常然嘆人生之靚絕謂林封而徑窮忽岡巒
之秀濶儗撐距而不前乃案衍而條達曉發足於
青霞午凌岡而載芟木正子午之嘉名定芟侯鷄鳴於上霄降茲繹而子
劣旋車而已幣矧山行之阻迂慮峯攢而影鬥竟
凌霄而未罷何鄧林之蚤渴豈日氣之偏延非洧
陰之所遏遂徑庭其造天極空寔而戴日屬湘巖
於壘碓辦交棄之瓏埒眇旊水於河林認扶桑之
渤碣撩瓊州而地矯引長星而天豁布盼嚮之芒
芒衆生而已慾焉旦宅以推排糠山川與名物
昔賓仝而去燕今南池而徙越爲情多其苦慧亦
心淺而易悅塵影含而智虧夜樂
何時而遇仙花首何
闕覩與窮髮將無始之趨末融令有終之相難閟
朱鳳沫而潭氛窅雞般而石製覽異鳥共參差意
靈禽之彷彿宮觀巔而如在丘墟虛而起屙吾將
洗浮氛於自然悟空明於一切宋陵之花虞謝曜

瀰灣灣矗矗大小彭山又有茉蕪金山岐山遠近
則目黃芒陳岐窞元谷栢林樟林蒼蒼鬱鬱九
歸洋嶼白牛西閣平原曠野水瘦土沃可耕可獵
有禾有穀先種後熟是謂之稑有寘無稀是謂之
穢秸樟灌園爰菜其萵涯巖紫萊可當苜蓿燕窩
藻紛不盈一掬麐麕麗鹿有孫供奉禺禺佛佛熊
膰可脈虎蹄無躅鵲報新音慈烏反哺鷹鳩鷓鴣
伯勞杜宇高春鷗雉偷倉天使麐麃豺狼山羊野
兕麈尾生風螺身如刺唊雞之狸食人之貐異獸
珍禽更僕無數至若海錯尤難枚舉阿羅一首十
身如許鰡身十翼鱗有毛羽鱟牝負牡鰭腹容子
豚膏可燃命之懶婦白濤吹沙又云射鯯烏鰂噀
墨水黑如霧方諸珠垂車螯肉吐帶殼玳瑁珊瑚
火樹將軍大帽龜腳雞距神蛇蜚蠊一首六般又
有鱁黍吐光似龍之蟉一手一足能興雲雨或云
支祈金笮或云馮彝水府腥吹味唾鬣奮翅枝何
樓蜃臺閣鳥侶千奇百怪可驚可怍更有鹽埕
皚白如布網析雨零如棧且兆徵其檣漏可充外

帑是山海之在南服也不過一卷之石一勺之水
昔天兵之下閩廣也誰宋其阻誰敢予侮故大國
小邦外趨內附呂宋琉球南金大賂占城暹邏陸
波飛渡佛齊闍婆弗敢互貢眞臘彭坑疾馳如騖
緬自棄捐爰徒其族蔑爾丘墟不隸疆圉是以日
本倭奴西番醜會猖獗憑陵跳梁跋扈據為巢穴
城孤社鼠絲林健兒勾引環堵倡者林平附者林
鳳有林道乾寨依可渡許朝光巢隆澳深處有會
一本薙藪盤據蟆蟆蟊蜑蹶偕嚨龐胠篋擔囊膽
肝啖鋪潢池弄兵洪濤駕艙凡我元元荼毒何苦
臺府奏聞聖皇震怒授鉞元老奮揚厥武剪其巨
鯢勦其殘梏滅龕剷壘魚遊鼎俎底定枚寧時雨
如澍細覩深澳閩廣門戶諸彝蜂屯盜賊蟻聚不
壓重兵貽憂北顧石畫廟籌肇開總府相度土功
版築百杵巍巍金鏞礱礱礧礧高高牙纛森森什
伍耀日蚩吻連雲棟宇旗幟央央戟茅艫艫舳艫
艦檣羅列鋪敘千倉萬箱持積振糈當厥畬菑通
商惠距諜士如雲猛將如虎島蠻膽寒喙息傴僂

童童桑柘蓬蓬苗黍濟濟青衾亦知藝圃昔為饒叢兮變鄒魯海不揚波功豈小補適有漁父撫掌而笑鼓枻而歌曰納污藏垢兮仁之容蕩滌邪穢兮義之公漣漪文理兮禮之隆周流不滯兮知之通潮盈汐虛兮信之宗具備五德兮奠鴻濛子何未達兮造化工淩鮮側海兮肅蠢蟲劬轝勤賦兮希左沖於是漁父捧腹歸緣纏痴愚呆子如發蒙醉臥不省日已紅皤皤然覺悟如啓朧凌風仰止青螺峯重日浮槎脈遲洶湧濤兮叅彳于乘泥橇兮大艆撓搶闌菜蒿兮苞筝犀昆淨鯨波兮筆蒔蕎椛華家褒兮畀強濬矣肩吾坴兮德嬔海嶽同深高兮稽首作賦永不磨兮

黃佐仙人掌賦

仙人掌者奇草也多貼石壁而生惟羅浮黃龍金沙洞有之葉勁而長且凹齬狀與甘草漬酒可以已血痔發苞時外類芋魁內存瓣如翠毬各擘子珠如掌然青赤轉黃而有重殼剖之厚者在外如小柳可為七勺薄者在裏如銀杏衣而裏圓肉惧食之味兼芡栗可補諸虛久服輕身延年俗呼為千歲子云移植惟宜沙土粵洲書院精舍中庭後圃皆有之予以其奇賦焉其詞曰有仙人之瑤草為龍洞之嘉生兼金沙於后土承日景於珠明蘊深根而擢穎謝修幹以敷榮展青鸞之羽葉攢威鳳之毬英爾乃元覽晉其前圃蔡陰映乎松篁霑鶱林之瑞露翕神霄之寶光予珠擘於翠掌翠赤綦乎中黃傲冬雪而奮起迎凱風以翱翔誶抗時而耀質遙作對乎男貞補桐君之遺錄超葛令之丹經盍明著而萃止盈傾筐以胥慶同服食以霞舉集瑤池而濯纓

郭棐妙高臺賦

昔宋東坡蘇先生以直道南貶過靈洲山題詩于禪寺云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後人遂即其地以建臺祀先生像於其中夫先生留題不過寓言以寄興耳乃其風節實足振懦而起頑登斯臺者孰無仰止之思乎哉余自戊寅入蜀遊眉山謁先生祠有慨焉既而感竽瑟之弗投指雲山以言邁登臺俛仰觸景咨嗟吊古多懷含毫有作其詞曰登妙高

之層臺兮覽江山之瓌麗仰端明之儀型兮丁熙寧之叔季感紫宸之殊遇兮矢赤心於獻替沐金蓮之嘉寵兮富玉局之鴻製精何深而不探兮道何遠而不詣徜徉慨以獨立兮殫經綸以匡濟政所缺而必箴兮時所忌而孤貞慨新法之紛拏兮秉吾節之崢嶸諸字學以讜說兮慕魚頭之剛聲疏買燈以甦困兮祛箕斂之橫征協純心於君實兮裨雅意於方平既大言以警謔兮亦小心而屏營批龍鱗而不撓兮貞鳳德以長鳴羌一麾於海兮類秋蓬之飄零陟庾嶺之巉巖兮望石門而延跋歎茲遊之奇絕兮敵朗兮瞻神鼇之躍起嘉樹鬱以蔭蒼兮元鶴羣而翔止嘆德雲之前身兮嗅馨靡於夢寐廓崇臺之屹屹地四水鬱以圓環兮百靈拱而齊趨暉揮霍於瀛洲勝不埒於衡嶽兮高臺之突兀兮原托根於滄柱於中流挺不踰乎羅浮維先生之姱節兮矻矻乾乾一代之奇才兮與百世之賢豪挹泉流以釐清兮聆神鼇而仰高鳥嚶以相求兮風颯颯其蕭騷即物類亦有感兮別義切於吾曹亶天地之洩靈兮信江山之有遭詩曰臺之妙兮妙在觀心靈山嵯峩兮鬱水滔淪曠茲理兮流貫古今先生之風兮高在樹節龍騰雲蒸兮虎嘯風冽視王吕兮如鬼如蜮先生之氣兮雷轟電掣

李元暢限門賦　吳川濱海而縣其南三十里有限門焉納鑑江零洞潭峩之水放於海門廣盈丈夾磧對峙如虎牙錯淺流中逶迤蜿蜒而入即瞿塘灩澦濆之險不能過每風濤搏激雪浪山立其響如轟聞百里是聞也北達蕪齊旁通閩廣西南走諸島彝瓊雷硇洲僅隔衣帶水風勁可一瞬疏之海上多故此門設半旅可當劒閣篙師定檣鳥不敢入稍失道觸淺流中夾磧舟立瓜碎蓋亦海濱之雄鎮也余賦之俾履險者慎焉其詞曰登文翁之崔嵬望南

滇其一杯疑巨靈之擘石駭重門而洞開納三川之積水轟萬古之奔雷挺螺峯以成戟斷鰲極以爲棍限天險以南北通潮汐而往來故能咽喉水府闔闢乾坤陽侯抱關而擊柝馮弈效職以守閽長鯨透而恍呈魚鑰濃烟合而俄列藩垣呀百越而呷七閩總舸艦出入之戶控牂牁而引碣石立華夷保障之根其爲狀也斷磧橫絶如環半缺對錯猛牙雙流積鐵合形內虛盤紆曲折陰雲結駟而長驅高浪翻車而無轍或命火鮹而建羽旗或吐晴虹而安棹楔其爲怪也大堀憶氣海怒波揚飛濤起沫雪照炎鄉響振地軸勢動天閶類鉅鹿之戰人馬咆哮而落魄似漁陽之役鼓鼙鳴咽而斷腸當其金樞吐月甘扶桑出日風靜屋樓浪恬鮫層波澎湃而鼓瑟指安期於室羣靈雜遝而曳裾屋蓬萊恨登龍之無術憶博望之仙槎觸支機而蕩漏及其出斯門也貢琛廿泉輸粟幽燕巨艦連屋古星渡川迅若鵾鵬之展翮息千里所屆不待於經年

乃雕題鑿齒冠我門庭青天黯淡白日沉溟龍爭虎鬬山搖海傾血流百谷燧暗千城樊噲荷戈以排闥終軍無路而請纓故治不可以忘亂而國惟在於足兵至如商賈懷當門津迷水涸天道妒盈風濤交惡暗石穿舟利同干鎮貨隕深淵人填巨壑骨纏恨而難銷魂依念而蔡襄戎弄潮之樂亂曰闔不在高所重禦戎闔不在深所貴能容豎矣棹軼而急惟茲限也通一箭也藏汚瀚也鎖宇縣也閉而席母折而展敢告執戟寂如水母幕如

市政告

行李

議

明郭子章請從祀名宦議本府近因學道按臨檢閱已崇祀者無客復議其名宦册籍間稽往牒先賢祀典於漢得二人焉海陽侯搖母餘從漢高帝滅其間有大功德於潮而未入海陽侯搖母餘從漢高帝滅

劍廨舍置學田史稱良吏潮州教授虞十龍立香
壇鑿泮池加意風教於國朝得六人焉廣東布政
司參議王綱洪武間以潮寇弗靖單舸往諭潮民
感悅而竟死於增城之賊廣東按察司僉事益忠
襄毛吉天順間分巡惠潮檝賊程鄉而竟創於新
會之茭潮州知府王源宣德間有建廣濟橋之功
潮州知府劉湛正統間有平三饒賊之勳潮州府
同知陞工部員外郎贈光祿少卿劉魁在潮多惠
政其後建言世廟繫獄六載隆慶改元始得褒贈
潮州府知府陞雲南按察司副使郭春震在潮三
載重修文廟學碑可紀再修府文獻足徵以本府
考鏡若如此則其所遺佚者必多不一崇祀典於
學宮何以慰忠魂於泉臺伏乞下之該學通查史
書志書凡有功在潮未入祀典者一一開查出細加
褒實如果公議允
協相應崇祀施行

張應宿廣鹽課議昔漢之七國吳以煮海獨富強
名山大川總爲利藪欽廉之境

秦破項爲東越功臣之最揭揚令安道侯史定以
金城歸漢武帝民脫鋒鏑之苦於唐得二人焉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潮州刺史楊嗣復在潮陽十七
寒暑勤於吏事民稱神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襄
思過潮人憐之於宋得十四人焉參知政事左丞
相許國公吳潛以論姦臣丁大全徙於潮州尋徙
化州樞密使謚武襄公狄青以破儂智高取道梅
州秋亳毋犯右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初復梅州繼
復潮州尋被執于潮陽之五坡嶺左丞相兼知潮
州陸秀夫死事崖山子孫流寓潮州墓在饒平之
南溪少傅越國公張世傑死節兵部侍郎鄒瀝文丞相書吏蕭資俱死
航海於潮陽進士陳龍復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劉
難子俊權惠州通判林琦正將徐臻俱
同丞相被執於潮陽尋
俱死難榘閣監軍蕭明哲
國子監丞添差梅州通判曾鳳俱同丞相督幕於
汀梅尋俱遇害於元得二人焉潮州路總管丁聚

瀕海者半而欽州之海濱曾無一竈煮鹽且州境
西與北接壤西粵其食鹽靡不仰給於廉其鹽船
靡不取道於欽查得郡之鹽商其子母之貲僅以
十計卽百金者尠于長蘆淮揚擅貲鉅萬者天淵
也而視長蘆淮揚者利更饒更速不兩月可子母
全收不必遠募商而中鹽者可輻輳獨其額課歸
公家者什一而旁落者什五費用之孔多侵漁之
手衆充邊餉者幾何而人私橐者盈溢蓋瘠下而
肥天地自然之利國家竟不得盡賴其用也
嘗謂合浦之白皮等處瀕海欽亦瀕海邊卽可
產鹽欽亦何獨不可產隨計民力農隙盡多暇時
計道里商運更爲便益若無論其是否土著是否
竈丁令得沿海增竈傭力烹煮山野多薪不必如
浙之計丁分草塲也閩廣多商不必如淮揚長蘆
盡大商巨賈也隨到隨掣隨放不必淹滯停
留廢時曠日也若然則斤鹽可盡爲桑田而課額
足仰裨軍餉以欽之利供欽之費以欽之餉餉欽
之兵不加賦而可加兵固足術也亦特此今鹽商

自郡而至欽例先輸課於府旋又輸於州以額外
夾帶者多而懼盤問又私輸于長墩司經幾多胥
吏費幾多需索守幾多時日故官課一而私課三
總之課也總之充餉也何不併歸一處照條鞭一
體投遞可省加耗之半應解者解應支銷者支銷
在州猶在府也誠使裝載於斯投納於斯秤掣於
斯不踰日隨可放行優商者多矣若此則於舊額
之外量增以益餉彼亦樂從也所裨於國家經費
豈淺鮮哉言利不稱善政然不病民不病商第於
公私上下間塞旁濡之孔而裒多益寡無亦彼此
兩利乎合鹽與屯而欲求加兵加餉是道旁
築舍終爲說鈴盡餅而已此必不得之數也

李玉芙撫勦趙猺議 看得

蹦入內地本院道神武不殺
曲予生機卑職於五月二十二日奉檄往撫遂使使
懷我旁音還我把總煩銑毋黃氏陳情待罪則撫
之說可藉手報上耳然退令聽命徒趙永烈小醜匪葯
掠村仍行刼事卑職終不敢信爲可撫也猛獸弭

耳意在得肉逆狠甲詞意在畀地王田既畀根蒂漸深蠶食鴟張不奪不饜職恐數年之後四峒之民不爲肉而供其俎必爲魚而啖於淵語曰養癰必潰養虎必噬又曰兩葉不剪將尋斧柯逆狠之謂也且逆狠亦豈有險阻可憑應援可倚足以難吾哉五祿之窴男婦雜處不過五六百人止耳倅戈已寡待哺已繁叢茅叢竄順風燎枯可焚而走西糧既絕村掠亦窮可饑而走營兵峒勇益以外徵倍則攻之四則圍之可破而走我種種皆足以制逆狠死命而今恐未必然者何因其巴來一出而能擒把總戕隊長奪煩銃也夫巴來創營之役守備雖指授各把惟謹各把悠悠忽忽率未飯之卒未藥之銃踉蹌以往逆狠望見纔出五六人迎敵而各把哨葉甲步戛兵矣鄭把總及一隊長幸後厥隊長戕死鄭總創重被擒發煩烏銃遺於地拾之耳豈逆狠能哉治迫總擒且羈而我兵曰總自投非戰之罪逆狠因亦曰總自投非擒之罪如是而爲兵寡者各耶畀職非敢謂請兵爲必可已也但以宜先求我兵之用而後可徐議外兵之後試問我兵有知金鼓旗爲何用者乎坐作進退爲何法者乎有甲不朽戈不鈍者乎呼之不前走則恐後普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今且以百步笑五十步矣何也後至反顧之誅不行而奔北敗軍之恥盡喪也與言及此雖韓白將百萬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假宜嚴責守將予以令旗使之日日訓練如古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千教萬萬多多益善蓋平居有授石超距之能遇敵自無風聲鶴唳之恐而後逆狠之死命可立制也不寧惟是時閒莫黎交搆養癰可虞藉此整頓一番既已永杜逆狠後患益見豫消意外彝心四峒之土若民可長爲封疆有畀職爲此除買穀運米委候缺倉巡更替轉輸啊彔勇民兵委聽用總哨教習訓練外如蒭議可采伏乞嚴檄守備把總一體遵行覈報功實毋使虛度畀居諸優遊養寇受潰隳之傷煩

斧柯之用地方幸甚至於揀選將官憲臺自有衡鑑非卑職所敢知若夫軍器火藥支撥動官銀委一能幹哨官督理之有餘矣

張岱養馬議

看得養馬之法本欲爲民省費但本府地方山林隔阻驛道窵遠多者百餘里馬力有限況答應驛道多駑駘下乘加以芻秣不時公差使客迫逐程途無暇顧惜不過數月必無全馬所以從前應付只是僱覓私馬非私馬之力爲能耐於官馬也養之有至與不至用之有節與不節爾此養馬之法斷乎難行又查自嘉靖十四年冬季起至十五年秋季止還珠等四驛用過僱馬銀兩若干比之原議買馬草料草夫之費不及若干如僱馬費多養馬費少自當從其省者今養馬反費僱馬反省豈可去省而就費則養馬之法非但難行亦不必行矣

昌應會優恤軍丁議

兼州衛原額旗軍七千三百三十名舍人家人餘丁一千五百三十五名今食糧見五之軍不滿一千耗滅一至於此而兄存者又皆孱弱無用之人緩急皆不足恃遂至招募勇兵打手等役以備戰守而招勇之兵又皆以一人而兼軍三之食其爲耗蠹公帑甚矣且一歲之間有辦料之軍五千九名而又終年公費皆取給於賣軍是見伍之軍而且食糧又之額又減也額減則伍闕遂至括取軍戶所有之丁以備差操守城之數謂之餘丁是舉族皆軍也而餘丁者悉又操縱于餘丁總甲之手恣其隱蔽賣放曾莫之問貧者苦役富者樂閒蓋其積弊非一日矣爲今之計合無將軍戶闔逐一查點其見伍旗軍如果羸弱不堪必選其家之壯健者頂補不許仍其以舊次輪役仍查一軍一餘之例每軍一名即選其家餘丁中壯健一人令其聽繼軍伍同正軍操練以供戍守之役其餘軍丁除未出幼及年滿六十以上者悉該衛掌印官盡報入冊每年餘丁一名止令其納銀四錢免其差役俾得自爲衣食之圖掌印官刻期征收貯庫以爲造辦料

銀及一應公費仍以支用過數目置立循環繳報本道如此則常需有所自出辦料之軍皆可盡數抽出以充守城之用餘衆之丁更得以免守城占役之苦光將繼伍餘丁加以訓練俟其可用即將招募客兵減省以其工食而量給之則土著皆精銳之兵警急有腹心之助其於客兵有烏合之華

冗食無名之費利害不亦較然者哉

鄭抱素兼轄議　看得廉陽郡邑僻在邊隅寥寥村矣山多路險寇盜易潛動輒嘯黨幾百突劫鄉村欲報聞則越日散去無踪欲撓勦又恐生事啓釁惟是來則捍禦去不窮追而已蓋緣雨省交界之地廉宪西賊相通彼此多窩東擊則西遁陽索則詮藏越省緝捕拘於一節制不加臂指之相使不去者比比皆由州縣之應又何怪各賊之狠奔豕突若蹈無人境耶比照湖廣江西陝西貴州福建各道與本省惠潮道兼

制事例乞將廉道兼制橫州博白貴縣興業四處而彼道亦互制於廉若錢糧之完欠不關惟寇盜之往來是問本爲時事起見俾脫逃之賊可終竄穴地方其有寧宇矣

袁崇文保甲議

今郡縣之民所最苦者無如盜賊自綰綏大吏以至遊徼卒使鬬懦失職即相蒙以文法一切治辦者不過多其鉤距取發起主名嚴格捕得輒論罔所縱舍則救之術嗟夫三代以降民之可哀而死者固已衆矣昔在周禮五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作田役以比追胥蓋其意專於禁民盜賊得其源而制之而又其時民皆井田衣食恒足八家之人相守望扶持不啻指臂推之鄉鄙則基布星羅皆截然方正而無有畸零僻阻耳目不相及之處故其人

而又未嘗相與講求圖所以制盜袖手而來迄然而去使其民愁痛號呼如天之不可知則安用郡邑吏爲今欲後周官比五使民相保任其弊爲連坐恐民有驚駭鼎沸之擾而其勢又未能盡所以養民而使之相親相聚以聽民之苦而莫之救也則不如行保甲昔王伯安行保甲而效今其條其率監撫大吏申飭而行司奉之若律令然其過不歸於政事而吠鳴充斥未嘗得保甲分毫之力或比之塵飯塗羹亦已過矣愚以爲今保甲名而無實弊有三焉法十家爲甲比閭而書之雖有頑不良者一人而不得使之出甲則良者苦矣弊一保甲必互連坐曰一家非爲爾何爲不舉也而其先以八甲不敢詰後雖有犯罪連坐怨愁更相容隱弊二法且布必爲之藉藉取之地方小甲而其人皆有所率錢民未見便而先見害又有司撫尉或歲時行視點集小民廢田業守候不知昏旦故往往患苦而罷弊三今誠反其弊師彷周官相保之微意而通之敬仲氏罷

皆有所以爲善而不至於可以爲惡成康之世遂以刑橫其本如此至管仲祖其餘以制齊國之政分鄉立邑使皆有伍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終於國無罷民而強霸天下貶世則不然民雖村落烟火相望乎而家渙人離了無聯屬一體之意而又貧富相傾弱強相凌爭競日多盜賊日熾皆有散亂之勢有驅之而爲之上者獨一意於芟鋤削除而曾不知其亂之所自始故曰三代以降民之可哀而死者亦以衆矣愚嘗觀史漢所稱能吏若趙張之流誅視良民被害如秦越人之視肥瘠趙張實不能爲而曰恥爲之其能者亦皆畏酷之名而有所不敢斬動百數十其效至於抱鼓解弛盜發輒得以是爲稱職終其世罷去復亂至于今讀其書而思其行法之毒爲之鰥眉酸鼻以其能而名之爲酷而要其方盜賊橫肆之時此非不足以勝難亦心知其意於芟鋤削除而曾不知其濫而有所不暇計豈不哀哉今天下之民散則亦猶夫三代之降也而有司關茸者以忠厚養賊則安行保甲昔王伯

士無伍之術使民得自別良惡而自爲甲不責以比屋鄉甲若干而訖其零者吾因以知其八或以麗辟而爲衆所不與或行惡已見端而衆先絕之除其往明示與之更始而使通鄉察之能改行則以入甲不悛則取一以儆百如此則雖其人無藉悍戾而可使之化不化而無與藏其惡而又明鄉約以飭之視俗所淑慝爲教條以新之三老孝弟力田以旌別之行之數年民必淳風必正盜必不殺而徧可衰止易曰豶豕之牙吉斯亦其術也不然而空以會雍爲治則趙張果可以爲循吏哉

袁崇友買官田議

古者民生則計口授田其仰事俯畜皆取足於上之經畫而其人不過優遊耕鑿共竭力以治公田輸其什一國有所缺而自天子諸侯王之卿士以至於侯國之大夫庶士食租衣稅有籍與圭供給神祇而民無他也當此之時其民率寬然自足而制國用者亦每酌盈虛較出入而爲之量使可備緩急故曰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何者其法具也世季壞井田開阡陌民之貧富始不制於上上之人不過聽其民自生自利自爲趨避弱者就役強者設則紛然皆出於苟且攘奪之行而不可禁御富則鼎食饜餘貧則糟糠不給卒有饑年而死徙流亡相望於道亟則化而爲盜賊而上之人乃又從而誅斬之其平居則征役百與攘肌及骨然則天下之民亦何所賴於上上下相離而無縮結膠漆之意故往往至於大亂唐虞三代斯爲邈也後之賢者慨然欲起而爲之所而其勢終不可以復古於是乎無以養之平時而姑欲救之凶歲雖有良法美意而皆不過補偏救弊之術人非其時輒成芻狗勢則使然無足怪者在漢爲常平其法以豐凶收歛出糶取平而無甚賤甚貴之患今有司倉穀備賑出入新陳卽其說也至隋爲社倉勸民出粟委之於社而官無所與於時爲絕美今義倉實祖其遺而其弊皆有名無實惠施不博無益於事而其甚則宿穴經營乾沒指射鼠雀有餘而黔庶未之一飽

此其故何也夫治法不如治人所從來遠矣然其法亦似與今不爲便請具論之今預留倉所置城市耳出之而遠鄉不及也大抵衙役市人利官價之平或反以居積遠鄉貧民欲買升斗率浮於市價矣然此猶可責之能吏能吏剔摘抉伏可無此也其既出而復入必近始爲官買官賣多幕職佐可已者又無以處也傾其人皆假貸自悉而供饋運或賠蝕失耗皆吞聲飲泣矣如此則何以爲常平而今世義倉倉廩粟皆不知其處而空取之里排鄉約之結報至勒輸大戶雖累千金不能捐一石又烏言義也夫耿壽昌長孫平遠矣朱元晦嘗爲義倉長而其爲子劉愚等二三人爲之佐行之十四年而法始大備今四賢不可得則兩者必窮之法也愚以爲不如買官田今民貧輒鬻田無歲不有而各府州縣歲皆當悉以爲買本併取累田所積充之田坐某鄉積鄉爲倉而選鄉之人稍誠實有家者爲長使之望守至時收成諸佃以額輸其中余食取成數以聞官而已無他也則人必不懼爲而其穀旋即以出糴糴之入復爲買本子母相生終無已時行之十年則田必多入必厚但歲得數千石粟散賣民間其勢足以衡國家之藏粟而不至於閉藏以湧價價平而不苦糴雖有水旱而其民生死之命在上猶得隨方而爲之救不至於棄宜可爲也難者曰民情憚煩官市今雖欲買田而貧多之富室則田無幾索人矣曰此在官也貧人不得已而鬻田顧利耳雖有鎰銖終不讓力矣今誠能少寬其佑以來之或因事爭如虞芮者以官直入之或告價未敷而富室不願再貼者官爲償而少優之或絕官田之田將安在昔韓魏公請罷賣沒官田募人佃種爲廣惠倉以賑貧民而大有利至王安石始變廣惠錢爲青苗錢本而其法遂壞若賈似道之買公田則又不然其法使豪民自占所買田爲之限而其餘充官買故東南大室始不樂閭閻騷然耳似

道蓋有志於井田而不
田而不爲佔占之生事又何不可夫民致於無以
養之又坐視其饑而不
而又不爲之變則愚恐恐夫天下之不安於此也而
況夫其不
止此也

銘

宋陳元伯貪泉銘 石門海口厥上惟南爰有寒泉在涯之潭洶湓得窟既潔且甘古來

共傳飲之則貪或曰不然人心自欲銅山恒有意
亦未足矧來茲土舸車相屬利涓其心貨盲其目
有昔賢守惟孟與吳雖飲此泉捐金還珠由是言
之自有貪夫匪以泉故其心則渝嘗讀舊史錢神
銅臭漢晉昏濁多門取授上下相蒙靡恤靡救由
物而已豈泉之搆皇唐啓聖開元御曆黜陟幽明
官人慎擇道風淳儉吏業清白於戲爾泉其名可
易銘滿必覆璞滿不完不貪爲寶子罕詢碑閩

潤身禍福之端勒銘貪泉作誡庶官

黃諫貪泉銘并序 嶠之史之賢希聖之清希聖者賢人也隱學學顏子之所學呂聖是希也隱之賢者也士而爲可希也能希隱之即學顏子克已復禮三月不違仁也希聖之學在是焉爲前代貪夫惡其名寒五月始得之番禺民彭清田中掘丈餘得石刻蘇隱之詩一斷今人即古人厓礫視黃金縱飲貪泉水焉能易我心則是舊無疑因濬泉作亭古文書不易心亭舊名揭之而爲是銘珠香犀象惟廣之利奢侈厭用人靡不嗜茲佳一勺在廣之封脫使飲此其嗜匪窮第利與泉舉爲外物在我有主奚爲所汨賢哉吳君真吏之良一心無欲萬世有光我思使君九原不作緝此舊跡清風廖霩

蘇軾何公橋銘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鶩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惟水

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惟水之害咫尺千里汚彼濫觴蛙跳儵遊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氷折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雞犬相聞懸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共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年公心如鐵匪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隄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驢呼闐道抱其馬足我嘆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載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蘇軾九成臺銘

韶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王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二千三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與明鳳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得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毛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大韶石之上舜舉之下望蒼梧之淵茫茫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任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鳳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

蘇軾卓錫泉銘　六祖行瞻足大衆遠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辨公在山四歲泉日湧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斯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任南蕃集衆滇水亦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列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全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溢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羔灌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兌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

有何不可

祖無擇三洲巖銘 維山巖巖維室耽耽陰闔陽闢天覆地函我行其間冬溫夏寒有廝有廡有櫺有楹有高如閈有巖如鍵設爵有坫鳴琴有薦我官宰鄙一歲三至清泉我有白雲我待其來忘疲其樂忘饑亦既去止寤寐思之凡物既久因人不朽召伯甘棠羊公峴首彼賢與仁我豈其倫實晞高風於千里春至堅者石有時而泐故告後來再礲再刻

蘇軾自然端硯銘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蘇軾端石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液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墨爲出陰鑑之液懿以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田汝成西山平寇銘 百粵之墟時維絕壤獠猺生焉擾雜虺莽棲崖伏壑不可羈鞅殘我邑閭遂剽公帑皇帝仁聖化洽軒虞欲亟生哉擯而弗誅彼頑罔悛益驁而悍蓁苞棘蔓以速剿芟皇帝神武眷我炎州旬哉宣哉孰綏遠猷乃命司馬暨于元侯爰整爾旅南國是柔大憝其慝毋殲貸儔桓桓司馬秉忠無競烈烈元侯臨事而敬乃作三軍以申皇命毋縱毋貪惟爾共令桓桓司馬烈烈元侯授任嚴明罔敢不遵三軍作氣闞如虓虎超山邁谿無煩贅鼓孰謂山高超不假翰孰謂谿深折葦以斷蟻附蜂屯一駭而散巉巉狡窟闢爲虛閒搜剔叢奧獲彼鯨鯢衿甲面縛夾斧以來穴胷剜胃披其體肢有降者醜字其妻子司馬有令毋濫功首薦乘無譁罔敢先後迺暨元侯躬歷丘畝咻噢瘡痍開釋稺婦粵人載喜載喜載營如醉之醒牖衷孔明彼逆而死我順而生惟二公之仁達于帝庭粵人有言亂不可嗜各保爾領毋越天軌作善者生作孽者死惟皇帝之法

視此
銘記

王世貞撰梁公實墓銘

公實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即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日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嘗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歡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當推擇嶺南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願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即古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皮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峙其間囂囂然不眉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于麾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欲不任客鄉里統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剝琢則尋聲出鼎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當其在京師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游從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裕公優而友黎戶部民表當與民表約遊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徒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寒疾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遊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聿不受簪庭卉木弗及新以死鳴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間過一肉不能再簋既復過具鰕菜不能肉以爲恒青衫咨嗟其當繡處時隘殘則緩以絲穉之而問其家世故嘗貴爲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

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太夫人篤志蘧蘧齋慄與諸兄季友受甚昵即獨飯飯弗甘也又奉餙於言行不苟自吾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爲人毋工於公實者公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子相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已又謂余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而年疇能跡子武乃又黜然而嘆曰吾先二子仕其誰爲驗者蓋公實之骨之藏公實梁氏諱有譽別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世驃爲南臺察以諫稱太夫人張氏聚於周氏有子一人逢登郡學諸生

明湛若水天關自然臺銘

自然者聖人之中路也聖人所以順天地萬物之化而執夫大然中有之中夫路一而已矣學者欲學聖人不先知聖人之中路焉可至乎白沙先生云學以自然爲宗當時聞者惑疑焉若水服膺是訓垂四十年矣乃今信之益篤蓋先生自然之說本於明道明覺自然之說無絲毫人力之說本於孟子勿忘勿助之說孟子勿忘勿助之說固我之說或者勿忘勿助之說又甚於夫子毋意必固我之說惑亦甚矣有堂恢恢在彼天關自然其名哲人維言或曰老莊無亦其禪曰彼二氏私智煩難焉觀本體焉知自然曰自然者何以云然夫自然者自然而然吾且不能知其然吾又何以知其所以然然隕然問之天地天地不言而蒼然隕然問之萬物萬物默然怡然不言而其意已傳或失則多或失則少或過不及如自然何仰惟宣聖示學之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川上之嘆不舍晝夜天時在上水土在下卓彼先覺大公有廓自喜自怒自哀自樂天機之動無適無莫知天所爲絕其絲毫人力是謂自然其觀於天地也天自爲高地自爲卑乾動坤靜巽風震雷澤流山峙止坎明離四時寒暑自適自期一陰一陽之爲道道

自無爲是謂自然其觀於萬物也化者自化生者自生色者自色形者自形自動自植自飛自潛鳶自戾天魚自躍淵不犯手段是謂自然是何以然莫知其然其然莫知人孰與之孰其主張孰其綱維孰商量之孰安排之天地人物神之所爲曰神所爲何以思惟吾何以握其機勿忘勿助無爲而爲有事於斯若或見之其神知幾其行不疑窮天地而罔後超萬物而無前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闔一闢一語一默各止其極莫見其迹莫知其然是謂自然百爾諸賢哲哉勉旃

區大倫龜峰塔銘

峩峩龜峰拔乎中川塔勢湧出作柱于天應符以興維茲多賢翼翼佐帝億萬斯年

徐渭無眼端石銘

鸜鵒之目偶在石或取以驗眞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卷終

新寧學訓導林觀承督鐫

連州學正伍琛覈

廣東通志

卷二十七下

藝文

詩歌類

午日詠嶺外風土　齊魏收

聞喧林光尚黃鳥浮天已白雲辟兵書鬼字神印題靈文因想蒼梧郡茲日起陳君○麥涼殊未畢蜩鳴早欲

越王臺　唐宋之問

天外合北戶日邊開地濕煙全起山晴雨半來冬花梅蘆橘夏果摘楊梅蹟類虞翻相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見白髮重相催○李羣玉○一逕松株踏石梯步窮身在半白雲西日衙赤浪金車沒秋聲玉鉤桂海笙歌合朱履三千半似泥○曹松憶歸休上越王臺歸思臨高不易裁為客正當

無鴈處故園誰道有書來城頭早角吹霜盡海裏殘潮蕩月回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向被春催

○許渾○月流高岫宿雲開萬里歸心獨上來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越王臺灘分桂嶺魚難過瘴近衡陽鴈却回鄉北枝梅○徐奇○乘閒遙上越王臺穗石雲煙次第開鴈翅城中春似海虎頭門外浪成雷英雄割據成遺事文采風流屬壯懷此日憑闌多感慨臨風醽酒重徘徊○習鑿齒○嵯峩越王臺上有青松樹秋草寒不芳美人化黃土飄風東南來山鳥時相語猶憐蒼石厓曾灑長安雨長歌擊唾壺短吾將誰吐六合亦已寬凌風擬高步○宋王備○載酒溶清睡醉登越臺巔荒城南斗外碧草春風前雲來隱暝色落日啼哀鵑緬懷全盛時萬里恢疆纏疏封赤社大列雉南冥專茲臺一何高俯視猶控弦運化人事改代往陵谷遷千金買辨士古地開梵筵諷唄發深夜鐘鼓羅諸天覩物理則同

倏忽成千年誰將峴山淚灑向南雪邊○唐庚○崎嶇走上方浩蕩耿秋光臺上經樛女江天入夜郎華夷憑檻遠興廢引杯長泉脈來何處中含定慧香○方信孺○萬山哀盡東來高處猶存百尺臺回首舊時張樂地一杯重與酬蒼苔○楊萬里○榕樹頭訪古臺下看滄海一瑞杯越王歌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文天祥○越王臺下路拯首嘆萍蹤城古都招水山高易得風鐘聲殘雨後塔影暮林中一樣連螢火山河河不同○元許有壬○問俗來南海休期上越臺際天迷蒼莽枝地起嵬崔五管衣冠府蓮城錦繡堆勢吞蒲澗遠氣壓海珠摧嶺嶠橫卷石滄溟瞰一杯人驚塵世隘鳥盡碧天迴霧列蕃中國雲摩舸上桅黑風鯨浪立紅氣屋樓開市貨煩雲譯繹探盡九垓緬思椎髻子徒困島夷財下瀨纔分節雕甍又刻灰秋宵猿欲泣春草鷓鴣來形勝渾如夢興亡不暇哀我行求古蹟天遣慶詩材誰慰襟懷惡多慚繡斧陪薄寒收毒厲微雨靜浮埃蒟醬宜椰肉頻

婆薦荔醅簿書聊棄置風景屬徘徊長嘯魚龍駭遄歸鼓角催遠遊心未已東北是蓬萊○明汪廣洋○絕頂涼風響翠濤俯臨閶闔見秋毫雕甍碧瓦連城闕錦纜牙檣過萬艘駕翅翅城邊沙草合虎頭門外海潮高何人得似任公子來往三山釣六鰲○王漸逵○深秋懷抱向誰憑訪古登臨思轉增徘井萬家劉氏宅牛羊衰草越王陵天空巽鼓浮南渤日落神鴟見急湖猶自荒臺等故事鷓鴣飛上木瓜藤○歐大任還上越王臺星濤海湧三江入篁竹關通五嶺開白雉今看重譯奏碧油何限請纓才子虛賦似夸前客不數文與射獵來○劉延元○尉佗城殿祇荒丘霸業今看渭水流南管散空秋故宮禾黍離鱗鴈衰草越王陵天空巽鼓何浮雲悲往事斷蟬衰柳不堪留○李待問○南國周遭入望平荒臺猶有越王名赤精已耀終歸海雲生樓船一度規秦服憶道滄桑幾變更○麥

秀岐○黃屋何年易故宮荒臺登眺起悲風回關鹿走秦封割沛水龍興漢使通城市萬家煙閭合鬱葱○劉洛學○朝臺獨上思依依數畝荒涼峽江山千載霸圖空松杉參改滄桑變依舊寒原自蝶飛蒸土已消涉草谷側金留得艾香微城邊水匆匆遊人汲樓上雲深帝子歸唯有幾聲無事鳥夕陽深處颺鴟肥○黎邦琰○谷口鳴鐘午招尋與倍殷徑荒餘竹色禪音落苔文花隱龍池樹人歸鳥道雲且移溪上席小酌把蘭熏○釋德清○荒臺寂寞倚仙城臺上風流舊有名一語纔降秦屬國百蠻全服漢書生松杉猶抱當年色麋鹿深悲異代情最是長空今夜月清光不向昔人明○國朝方粲叔○扇仗定南粵朝漢葉高支至今千百載遺址尚崔嵬臺枕高岡控地軸奄臨百越雄南服長江俯瞰仰神京暮歸朝出仍黃屋當時帝號聊自娛道是王稱各不殊牝牡不供惟祀曜長沙柔懷已罷博陽侯并存無定親昆弟陸生折辨復

瞿驚嘔強豈得矜其名老夫臣佗不敢帝白此漢
治成威靈金裝還報廷臣喜翠羽百千來獻罷當
年職貢已無虧千秋艷艷垂青史我來今日陟崔
嵬仍有山花滿遥紅金輿玉輦無消息迢迢江上
挹清風○陳宗行○尉佗城角倚荒臺詞客登臨
悵霸才地折羅浮鷺遠去天連衡岳鴈新來青山
落口無歌臉黃菊重陽有酒杯莫盼夕曛嘆逝水
海門東漸即蓬萊○陳宗覺○朝漢臺荒大海東
霸圖留蹟覽遺風平臨百粤千山麗俯瞰三城萬
井雄翡翠日晴梳樹綠木緜春暖幔天紅當年歌
舞岡何處空有
殘陽泣舊宮

粤秀山　明倫以諒○攀蘿猶覺苧衣單短壑松陰午
亦寒孤鳥帶風來郭外片雲浮雨過江干高
低遠樹如煙織濃淡青山入畫看萬里晴空甚晚
望晚來杯酒正交歡○黃瑜○越王遺蹟梵王宮
萬古川原一望中佳節可詞聊潑酒黃花無語又
西風呼鸞道上迷芳草奏樂臺前急暮蛩莫向浮
雲傷往事瞿曇都道萬緣空○董其徵○杖策訪
春山春叢翠可攀白雲旋地出滄海接天還路入
祇園靜林逼野堞閑勝遊殊未已歸騎滿前關○
黎密○粤秀峯頭一振衣千山晴色淡斜暉風前
似送鸞音度天際遥瞻鶴不妨猿鶴飛幸有朋簪同濟勝
夜起嚴城析杖底攜將片刀歸○陳則○曜真峯到
高眺微吟寄興深蔭松罷彈琴何必
懷招隱飄然世外心○
四山紅春盡攀蘿到梵宮樹色迴浮樓觀日經聲
晴捲海潮風香消歌舞珠簾外頭白登臨戰
馬中臺上鵬鴞啼碧草霸圖猶憶昔人雄

鎮海樓　明李際明○慈雲高護出山巔絳宇
燈火落諸天鶴飛永恩○越王臺接五層樓極浦名山傍
氣連茗碗逢僧留半日奚江風雨自春秋亂
古丘瘴海波濤浮
清談揮麈渾忘年

帆歸晚歌相應綠樹含煙翠欲流莫向危欄聽吹笛武陵離思在南州○何維柏○九日登海樓仙城縹緲跨浮丘萬里秋極目星河俯北斗迴瀾砥柱中流登臨莫謂炎方遠鄒魯年來是此州○陳紹儒○青山隱隱畫樓雄衙鷹飛飛玉宇空雲水流商初變律關河哀角已鳴弓寒驚思婦紅蓮暮涼送詞人白苧王回首蠻煙銅柱隔幾時重紀伏波功○梁有譽○丹丘裊裊虛無裏下界遙看紫翠重星斗暮懸溟海樹煙霞秋斷越山鐘杯前風景非秦代臨外關河盡漢封搔首蹤○黎民表○朱光書棟逼星河秋色蒼然隱薜蘿地轉青山開越井天懸泺水下祥洞憑欄漸覺清商變顧影其如白髮何鴻鴈有懷成悵望浮雲西北南來多○潘豫之○寒林秋色雜垂蘿笑倚青萍一放歌百粵風煙連海嶠孤城樓榭逼星河閭閻罷病誅求盡戎馬蕭條感慨多却爲炎方聊悵望塞鴻何事向南過○劉彥學○越王臺畔古今愁醉上層樓號珀幹棲南北鳥牀洞潮送往來舟黃花滿地無窮恨衰草連天不斷秋日落烏啼風又峭仲宣何事重淹留○國朝黎民貴○天半霞標迴海濱畫棟崇捲濤千里雪浴日五更紅窻底浮青靄簷前落彩虹村春雲樹外戍堞鳥煙中廢市樓臺麗虎門旌旆雄爲思酌水介更憶伏波功貢雉歸仁壬自媚鱷徙浪爲空莫笑笑滄洲遠元規興未窮

坡山

唐李羣玉○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墟樓臺籠海色草木發天香浩笑煙波裏浮生興更長○宋古成之○元分古觀南鎮粵王城五石空留穗羣仙不記名丹砂雖久煉雞犬自長生檻簇鰲頭景門通鶴蹤程煙霞沿砌起花木逐時榮古井涵虛碧蹊鐘入竹清荒蕪延野色寒溜引秋聲丹竈封苔老芝田積雨平風光齊岳麓音信接蓬瀛願得身從此乘雲到玉京○郭祥正○天上五仙人騎羊各五色手持六巨穗翔遠城壁瞥然乘雲煙諸羊化爲石至今

空留祠異像猶可識曾聞經猛火毫髮無痕跡五羊寧復來三說頗難測只憂風雨至一朝隨霹靂

君不見差廬劉說之洞天萬象森羅無一尺○明孫蕡○幾年來作交州客今日方登第一樓萬頃煙波涵碧落四方雲氣靄清秋瑤臺鶴駕排空下石室丹光傍井浮蓬島依微天路近凌風直欲訪丹丘○張詡○坡山高哉凌紫煙下有穗石一洞天羊駕何年來五仙羊化爲石其中眠朱宮貝闕相鉤連仙風道骨像儼然晨誦太上道德篇冷冷清韻如響泉彷彿旌幢來騶闕步虛環珮空中懸紅塵咫尺如隔川閬寂不聞塵世喧我來乘風登其巔下觀滄海變桑田羅浮左盼小如拳倒騎鳳凰恣孤騫蓬壺方丈淺水邊黍珠放光照八埏和氣磅礴降蜿蜒祥風披拂球琳宣相邀暫出輔羲軒文林武略美雙全大者爲聖小者賢光輔吾皇億萬年○湛若水○無路白雲封○陳寶王○海上三山出洞天石壇遺像有神仙羊城

古跡空留代穗福人間不記年山淺禁樓屏北面夜深銀漢駕西纏龍沙水合蓬萊窅寥斷齊州幾點煙○國朝龔鼎孳○洞門雲細拂砂牀幽沼涵風蘚荷香玉乳眞堪石掌汎瓊霜禹蘭湖近不荒更凝持杯呼彼糧堯非晴長潤滿澗蕙月青天鑑影落蒼茫○國朝向維時○望隆祖意悠悠者空曙蟻蠡萬厓野地上仙草不隱身山靈水怪遺其下我來五仙觀揮杯觀北湖垂涎東海改不逐千秋改天祿赤胆肘伏道人顱淡久舞龍珠檢經辟邪眠玉若駭官聯泰浴多沂水霄占盛穎川舟疑槎泛苔駿明還滅歸來人亦縹緲絕吾道尋常天地間

藥洲九曜石　宋程師孟

騎鶴駕鸞何可說羊變爲石甚分明求解化理到橋評雀飛塡暗向吹笳後明於秉燭邊風濤撼障奪精粵自東藩開海甸築城名作五羊城莫轉霜霰蝕難辱可繼奇章嗜無由○何人移巨石終日壓寒泉靖節眠發興時自異如九曜連森然禹州牧終羨爾長年

元妙觀 宋蘇軾○湛然無觀古眞人我獨觀此衆妙門萬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炷香倒射窻几清而溫欲吐吞○明趙康鼎○羣仙邀我遊蓬島白鶴隨人拾瑤草英靈指點洞門開前行後擁商山皓崎嶇石路燕尾分露濕蟠桃壓作倒千山萬山雲氣深琅玕珠樹霜風老王喬縹緲自天來世許高情兩相好中有一人字安期笑捧金盤具瓜棗食之令人可長生遨遊八極登天行有時一日三萬里西鳳鶴背霧衣輕有時亦復一暫息長歌一曲雲霞凝高垂鐵鎖蒼苔古云是神仙紫霄圃芒鞋竹杖躡步間丹鳳飛來向人舞雲中雞犬異人間藥竈丹爐用心苦開軒一飲三百杯舊花亂落天飛雨青紅黑綠亂眼前萬山來白髮婆娑鏡中覩草千花莫能數悵然拂袖下人間卜夜春遊未擬還穗洞曾聞羊化石南溟原自有仙山月明碧落鸞笙遠風靜珠林鶴夢閒早晚長生堪受訣豈能常待髮毛班

天慶觀 宋蔡卞○年來一度一登臺撫景蕭然百感來駒隙每從忙裏過巖花偏向雨中開碑鐫浸處嗟遺蹟郊壘紛然惜異才蔓草婆娑徧原隰狂夫徒抱杞人哀

清虛觀 宋何清○肇眞選勝此中來野菊迎人次第開爲問王喬無覓處與闌隨意坐蒼苔

雲溪寺 宋曹采珍○溪水年年自淺深山雲日日半晴陰溪山好處劃開眼看水看雲悟此心

惠宗寺磨厓 宋蔣曙○微功未許便磨厓覽勝肇春上石臺此夕不須重秉燭鰲山燈火照蓬萊

大雲寺 宋張庠○百年峴首思羊祜此日龍山景若何佳節不教忙裏度壯懷已向夢中過深秋絕塞聯雲鶴薄暮西風捲蘚蘿笑我自持鳩竹杖也來緩步踏行歌

白雲寺　明李德○捫蘿叩禪關長嘯青雲巔山開西北日水豁東南天涼葉散虛席幽林啼清猿

浮雲觸石起頃刻徧大千悟言造眞適

談空忘至言何當登絕頂俯視羣蒼煙

光孝寺　明孫蕡○雨葉菩提樹天香蔭蒿林塵機方外息幽趣靜中深野色連雲積秋聲雜梵音

隨緣僧供裏

予亦長禪心

廣慶寺　唐張說○流落經荒外逍遙此梵宮雲峯吐日月石壁淡煙虹寶塔靈仙湧懸龕造化功

天香酒竹氣虛唄引松風簷牖飛花入房廊激水通猿鳴知山靜魚躍辨江空靜默將何貴所貴心

境同○宋之問○香嶠懸金刹飛泉界石門空山唯習靜中夜寂無喧說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寂

寥隔塵事何

異武陵源

菩提壇　明何維柏○清齋飯罷暮鐘時塔裏傳燈樹影稀僧在上方秋寂寂月生東海夜遲遲風

幡著相心先動明鏡非臺性自知却

笑黃梅留偈別三更元衣鉢使人疑

棲霞寺　宋白玉蟾○海岸孤絕處晴河露遠汀潮花

屏天空杉月影

鶴夢幾回醒

人鬢白山色佛頭青夕照雌黃筆秋煙水墨

梅花寺　明王漸逵○梅花舊名刹此日得相過地僻

翠蘿合山深寒雨多古碑還半蝕丹竈已傳

訛唯有菖蒲草

春來綠滿阿

大忠祠　明許炯○天涯舟楫已途窮鮫室龍淵作帝

宮吳苑春歸陵樹盡蒼梧雲散鼎湖空雲來

海上千峯雨恨滿山隅陽一笛風唯有孤臣心不死

至今江水尚朝東○宋舊書○殘宋驚呼海大魚

三人方古定何如白虹有氣從燕市墨颺無情沒

趙墟一夜星辰先覆溺四時潮汐幾勝除蒼茫莫

問迷行殿已侍先皇在碧虛○國朝李棠○先生

正氣肅秋霜蜀死猶生姓字春報國丹衷懸日月

成仁大節植綱常心經百煉臣無負祠有三忠宋
不亡憑弔雄過此細思量○黎彭
祖○陸沉一騎入關先兩疏空嗟德祐年趙氏終
無生杵臼燕墟重見貫虹誓許心不願從懷愍絕
命方成讀聖賢丞相祠堂新樹木歸來曾否是啼
鵑○林觀承○最是猜忠難闡述日星河岳令人
欽陳師不避浴江險負帝邳知入海深生死存亡
無異志時窮力盡尚同心宋家三百風流遠臣範
堪誰許
嗣音

浮丘　明張詡○我聞羅浮朱明失門戶浮丘丈人作
杯渡浮來一住三千年至今靈跡尚儼然葛洪
丹竈在何許歸來白石試烹煮赤松未來款洞門
學士詩壇今尚存白從學士歸天府人物空然一
環堵我來緬懷眞仙風欲拉幽人闢舊蹤載酒張
琴時一至高歌擊碎鐵如意○趙志皐○仙人吹
鳳去山中縹緲神丘有路通渤澥已非珊井在蓬
萊深掩石壇空移官愧比西湖長策杖欣逢北海
翁識道長安隹氣鬱○黎民表
○委珮朝來出漢宮暫將蹤跡托冥鴻歸門曾識
登龍客采藥今爲負局翁嶺外素梨隨一鶴斗間
文劍化雙虹周南不用嗟留滯矯首燕臺氣鬱葱
○區大相○海上何年大藥成蒼茫島樹近東瀛
煙霞似把浮丘袖風竹宜調子晉笙仙去壇荒丹
井在客來雲起毒龍逾憑誰共拾金光草十二樓
光近五城○黎邦瑞○福地何年隱近坰滄桑回
首一孤亭千秋鶴去丹竈百里人來聚德星未
信風煙催短髮可知歲月總浮萍停杯試問今何
夕昨夜征鴻枕上聽○郭棐○春暝相隨訪沃寥
五雲深觀鬱岩巖虛堂白晝聞天籟深洞青林濕
露標海上丹砂何日就巖前煙樹此相招開來我
欲跨鸞鶴直上仙都度石橋○張延臣○綠樹春
穠好鳥啼仙山映帶曲池西談玄擬見丹砂就藉
草翻憐玉液攜容與息鷺芳渚集參差樓閣暮雲
齊朱明此去蓬瀛遠不似桃源路易迷○朱完○
古木千章翠欲沈凭軒聊得散幽襟葛洪丹竈無

留火太史甘棠尚有陰魚舟泛平堤春漲滿橋通別
院晚煙深桃花彷彿武陵趣浪說秦人不可尋

海珠宋蘇軾○朝市日已去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飯
後一枕黑甜餘蒲澗疎鐘曉黃灣落木初天涯
未覺遠處處各樵漁○李昴英○也曾勘破到風
幡坐得形枯髮早斑禍子指爲眞鐵漢江神幻出
小金山華亭浪急翻船入蔥嶺雲深挈履還香盧
未寒行道處蕭森翠竹護禪關○明孫蕡○海上
蠙珠占一洲分明梵宇任蓬瀛虹浮光彩生靈蚌
樹擁樓臺壓巨鯨湘女珮環留浦渚商人帆飾拂
蒼楹十年北旅心南鷺應負沙頭白鳥盟○毛伯
溫○筵開共酌蘭陵酒病起初登海寺臺兩岸鐘
聲聞不斷半江雲氣去還來虛堂晝永禪心寂碧
日潮中賈舶迴莫道炎方近多事諸君原是濟川
才○梁儲○是誰驅石到江心天爲羊城鎮古今
歲月不隨人共老鷺花深寧藉我登臨詩情肯與
珠怪得蘭橈歸去晚貪看寒雨徧山林○湛若水
孤根分穗石樹影帶城隈波光入檻題濤聲混鐘
磬境寂機事忘慮淡厭心屏仰見三島近俯瞰十
洲迴殷勤對惠休陶然發簡詠○高爲表○勝蹟
鰲峯構琳宮象郡開中流雲水接四望海潮來龍
能起凝聽梵鷗行若渡杯天花飛爛熳長日繞香
臺○李時行○島嶼中流出憑京結蜃樓浪翻沙
際月楓落海門秋照水禪燈寂棲雲祇樹幽坐看
神女見清夜弄珠遊○姚光泮○清秋珠海癖雲
空露港兼葭夜正中一鑑光懸天上下萬山晴映
永西東岩嵓銀闕涵江樹浩蕩琉波瀁晚風載酒
歸流人似玉却疑飛度廣寒宮○黎崇宣○嶺南都
會舊稱雄百二山河騁望中遠岸滄波擎寶刹中
流煙火繞珠宮沉香浦上寒潮白鴈起城邊落照
紅共道秋來閒汛守舳艫歸向海門東○黃聖年○
遊暑江亭坐亦宜水邊蟬響近秋悲提籠曉雨收
茶婦倚桌斜陽送客姬目極海雲將鶴遠夢回沙
嶼下鷗遲烽煙歲月空南北可有滄浪鼓枻期○陳則○碧樹煙焚鬱浦
東玻黎光瀁蕊珠宮屬樓海市歸壺竅絳闕祇園

入鏡中楊柳綠深漁艇笛木縣紅脫酒帘風三城縹隔鷺湖闊煙雨微聞穗石鐘○呂飛熊○日冷江寒走暮煙渚清沙淺過遊船松簷燕雀春能語石竇魚龍夜不眠城裏孤峯偏出海枕邊流水欲稽天黃塵擾擾還今古漁子清歌自渺然○其誰布黃金海上回望中樓閣儼蓬萊波濤萬里吹天轉畫角孤城動地來水落魚梁時抱石夜深蜃氣好貪看江雲懶記杯○淇暫成臺乘流會有清酣侵東風吹浪鼓冥冥勺水猶堪敵巨溟地是折蘆會面壁人疑登岸得心經日斜盡覺樓臺紫潮落空迴宇宙青聞道海龍能聽講夜深還抑綠蘿扃○李雲子○微茫雲海一珠浮上有仙家十二樓紅參斜連楓葉寺綠榕低護木蘭舟采芳客至昌華苑拾翠人歸花渡頭夕梵晨鐘明底事一簑江上獨彝猶○余玉馨許炯之妻○隔岸煙花是錦城水晶宮裏有歌聲洲邊鷗鷺隨流至窓外帆檣破浪行繞檻魚龍風雨過拍厓霜雪海潮平江空露冷三秋後古斷人間夜月明○國朝任埈○千頃江光佛界收萍滙一點聚中流闔生青草疑鮫室煥起丹霞似蜃樓水霧開時幡影繞浪花滅處磬聲浮還嗟老衲袈裟地則○大海茫茫直向東石厓原是古鮫宮誰將樓閣當心起徒使風塵入眼中潮去潮來天地轉人今人昔水雲空登臨感慨一聲過短蓬○陳宗德○驪龍眠抱寶光浮一顆摩尼印祖洲海月照澄金粟界天風吹定水晶樓芙蓉西浦呼鸞鶴黃木南灣指女牛古今還盡夜舂經揮對海潮汐

海珠慈度寺

明李伯震○海上禪扉記昔遊黃金鰲背踏清秋天花影覆盤陀石舍利光生杜若洲足底潮聲來合浦望中雲氣接羅浮老僧不管人間事閒對滄浪數白鷗

海幢寺

國朝龔鼎孳○鷲峯雲外敞層濤倚醉逃禪興亦豪鷗夢百年消竹院虎溪三笑出蘭皐沙明野翠侵簾入路細春林湧檻高淨業久忘桑下戀將離客思轉牢騷

白雲山　明孫蕡○白雲山下春光早少年岩遊風景好載酒泰佗避暑宮踏青劉鋹呼鸞道木縣花落鷓鴣啼帝朝漢臺前日未西歌罷美人簪茉莉飲闌雛子唱銅鞮繁華往事東流水昔時少年今老矣荔子楊梅幾度紅柏○登臨地迴三城盡紫翠煙深一逕微雲靜九龍依洞出臺空孤鶴向壑涼殿故拂衣悵望清秋情不極浩然回首月斜暉○趙介○山中白雲如鳥翼飛去飛來傍巖石九龍已上雲長開却與山僧伴禪寂隨風半落綺窗前帶月斜棲晝簷隙我來載酒訪白雲直上層峯窺八極九霄灝氣生依巾萬壑松濤瀉空碧莊莊四海多戰爭遙望長安空白日吾將乘雲呼九龍挽下銀河洗鉾鏑浮屠寂寞空自苦彝齊孤高竟何益山僧一笑白雲飛知我高歌浮大白○霍韜○有山何處坐巢由水滿南溟地軸浮青史半篇閒老眼泰山千仞一江舟枯泥花蕚隨風雨在處光陰幾轉流樂灑珠江亭墨汁不知今又幾千秋○黎民表○靈嶽奠南澳鳳翼矯而峙上干燭斗樞下盤絕地理修阪餘菑芩迴溪蔭檉梓東觀極扶木西窺逼濛汜晨標赤霞截夜氣白虹起玉樹搖蔥青金潭耿清泚平生信經奇茲山擅巨美圖史設莫傳倜儻固難紀倘騶飛龍遊長揖當途子○王弘誨○一上名山石磴懸禪宮高倚翠微巔江波決濟晴疑雨海霧蒼茫斷復連緱嶺似乘鸞鶴下仙槎眞泛斗牛旋不須方外尋貞訣自是人間別有天○區大相○區區大相意尚憶瓜如棗難尋九節蒲泉聲清澗壑鳥道轉虛無玉宇留秦帝飄飄策倍踟躕海濤東合地維缺峻嶒倚碧虛憑高一望欲山勢北來天柱孤落日空臺問霸業斷厓芳草暗王圖興亡今古非吾事唯愛春風長綠滿○陳遷○采藥南來住白雲聊消息隔囂氛遠尋丹竈金銀色誤入仙家雞犬羣月落九霄開鶴唳春深五嶺長龍文煙霞滿地無人掃共把芳尊對夕曛○陳萬言○策杖名山訪祝雞白雲仙子望中迷

菖蒲花發無人見芝木深濃有鳥啼鴻寶祕書藏石室鶴臺清嘯對芳溪飛泉灑作峯頭雨春入年年草自萋○鄭用淵

此煉丹砂新蒲九節生上飛泉懸瀑布水邊攸黍有胡麻扶節欲訪修眞處漫憶當年秦御苑頭尚憶仙蹤此地留萬壑松濤浮旭日一溪花氣長深秋山多靈祕人爭覓洞有眞書世共求却得菖蒲生九節乘風直欲到神州○方彥積○山僧

特竹扶往送出山隈客有虎溪嘯童將鳥道迴濤聲松澗落日色暮鍾催轉望譚經處飛花自蒲臺○陳堂○爲問有無事有無爭眞巖岫亦清都臺空不見千年鶴澗冷猶懸九節蒲物外江山浮世界雲間丹竈亂蘼蕪無計無士正欲從仙隱落日御溝聽鷓鴣○曾佩仙人五嶽圖白雲深處覓仙都乘槎渡海人多少飛鳥凌空更有無六月寒巖翻碧玉千秋靈壑長清蒲故山想有秦時鶴跨問摩尼掌上珠○崔如衡○青鞋黃帽御風來

落日蒼茫際眼開萬籟欲驅羣象至諸仙疑跨九龍回西看越尉城如斗東指扶胥海作杯自笑芳家無鶴馭猶堪采藥來踪枉碧峯空白雲峯接紫雲峯出連羅嶂秋涵郭寺掛棲霞暮隱鍾落月未歸珠樹鶴飛泉常護法池龍蘼蕪丹竈今何處始憶神樓不易逢○陳則○疊磵層巒石徑斜雲林迴抱地仙家綠漫九洞蕭湘篠紅爛千山躑躅花谷鳥棲飛啼薜荔寺僧來往杖煙霞酒酣失覺城陰晚月出前溪映白沙○國朝方粲叔○丁未日已長五月正初吉悠然想白雲策杖飛蓬疾荒壘匝道傍石馬猶成匹草木自欣榮翠岫空蔥鬱昆蟲已無遊女謌猶聞采薇逸澗畔有餘蒲林際僧出濂泉百尺飛九龍雲外溢仙子去無踪故山留石室秦皇不可攀漢武徒相

雲淙海曙樓　明陳子壯○隊訪幽棲沙

失縹緲孤雲飛
青天空白日

玉簡題歌笑一羣俱木客鴻濛尺五應天
雞無辭止宿田家約但采芝英信杖藜

蒲澗 宋蘇軾○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
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問安期覓棗瓜宴坐林間
時有虎高眠屋後不聞鴉勝遊自古兼支許爲訪
松肪寄一車○其不用山僧道我前自等雲外出

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溜天舊日蒲
蒲方士宅後來詹葡祖師禪如今只有花合笑笑

道秦皇欲學仙○明孫蕡○安期臺下慈珠宮舊
蹟題詩紫翠中五色丹光虹貫日四山松樹鶴呼
風雲深洞口藏金母歲久林楓化玉童吟客遠遊
仙子去錦桃春晚爲誰紅○王漸達○九節菖蒲
生澗畔人傳此地駐飛仙何當共覓安期棗數到
秦皇漢武年○梁有譽○珊道秋生松桂風泉聲
飛下綠雲中何時天外招黃鶴此日巖前看白虹
露濕野壇丹井合苔昏荒徑菊湖空興來負笈歸
何處五岳迢遙路不通○龐上鵬○澗水紆迴一
逕深安期巖畔足登臨形雲徜帶丹砂色白石渾

如百煉金化鶴未忘滄海暮騎羊偏向穗城陰三
千世界須臾事散髮行歌思不禁○陳觀○人間
無處息塵機偶上招提坐翠微千里寒潮孤島沒
滿林秋葉一僧歸泉聲落澗清生枕嵐氣浮空翠
濕衣此地從來甚適與浮生無那與心違○黎民
表○青蹊寺窈絕塵氛一派鈎天下界聞龍去不
收千日雨鶴來還動滿蹊雲山酬祇獻長生酒石
室應藏內景文歸去東亭何日到絨書先報武陵
君○釋通岸○共憐河朔趣雲外幾人同怪石凌
千仞飛泉落半空會心無俗物吹面有涼風欲識
迢遙處幽尋在此中○梁璉○尋幽幾度采山薇
此日支笻上翠微蒲草尚憐侵澗碧藤蘿空覺隱
斜暉虛閣石上曾留鳥故機拯首仙蹤何處覓白雲爭奈鎖巖扉

水簾洞 宋張鎮孫○岩甍仙境倚層丘百尺泠泠瀑
素流春長嫩莎成繡幕夜留新月作璃鈎澗
邊雲護千年韭巖底涼生六月秋欲
訪安期何處覓藥爐丹竈且遨遊

飛霞洞 明陳寅王○洞府深涼水石幽歸龍峯底澗雙流臺肩靈鶴棲珠樹瀑頂天人住沃州下界雨樊風散壑上方雲定月生樓西巖斜徑安期宅藥氣茶煙共一丘

白鶴山 宋吳世範○靈壇古蹟自來誇四望峯巒錦簇花白鶴何年歸洞府青山竟日鎖煙霞言尋底下燒丹竈爭羨天邊泛斗槎我欲離塵換凡骨願隨風馭到仙家○何年騎鶴上雲端只今唯有松頭鶴涼露秋聲令石壇

鶴舒臺 宋陳與之○白雲深處路崎嶇鶴去臺空景物殊仙展翠屏連紫幕泉分滴溜滴明珠道人祇問丹砂井隱客猶尋九節蒲試問葛仙仙去後至今遺蹟事何如○黃佐○天池集南巡帝車回北衡芳草寒未歇涼川澹猶清晏陰日夕起鬱抱何由平遡風肅徂軫陟雲延友生周遺度元渚汙徐搴落英晨霞散餘綃倏忽凌虛明虬松移翠葆蕭蕭谷鳥亦嚶嚶蘊眞效龍蝮撫化忘將迎隆池一詠嘆遠壑浩自盈緬維遼海鶴載彼瑤臺笙邈矣安期子迺垂千載名○黎民表○安期煉玉液飛步凌紫霄空餘璇臺上千古鬱岩巉金牀鎖靈穴碧樹敷英翹鸞笙空縹渺鶴馭徙逍遙物化迹逾勝理協境自超願弭雲中駕隨君揮碧寥○郭棐○秋入松林木葉飄安期一去竟難招空傳澗畔留丹井猶認天邊度石橋百道飛泉三島近雨匡花影二雲遙電裳玉鳥今何在紺宇彤簷久寂寥○國朝黎民貴○長嘯遙空刷羽翰高臺虛廠列曦屹再來倘屬煙霞相九轉寧無石鼎丹鎖骨駐乘鸞何須勾漏丹砂覓毒韭禹糧自可餐

安期巖 明盧祖惠○丹竈空將赤鯉煨何年鶴去未知回懸巖最有千霄樹誰是先生舊種來○張博○選勝臨丹壑尋仙過石巖流雲開夕嶂積翠上春衫玉島誰堪寄靈宮自不凡長歌山色暮涼月下松杉

東皐　明黎遂球○黃鳥既鳴曲池既波載陰載陽以景春和春亦我春有酒旨多我友既集既集既遘迺芳樹被席遷坐憑阿何以稱心嘉言詠歌既賞清音亦就舞娥蹲尊翼罍交樂且酣屬我不述來者如何

石門　唐杜審言○石門千仞斷逝水落遙空道東懸巖外橋欹絕澗中仰攀人屢息直下騎隨通泥擁奔馳徑雲霾伏獸叢星纏斗牛北地脈象乎東開塞隨行變高深觸望同江聲遶驟雨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露風幽貞深不憚險澀諒難窮有異登臨賞徒爲造化功○宋方信孺○呂嘉積石浪相傳雙闕天開尚宛然成敗古來俱一夢千秋何似老樓船○明陳獻章○白髮非公事扁舟進此門山雲寒不雨江路曲通川匡世吾何有長途馬不存曉來堪一醉山月照空尊○陳紹儒○韶石鳴絃不記年南佗遺事夕陽前樓船直下滇江水城郭重關越樹煙壁倚寒江沉戟墨山

分涼雨濕貪泉我家臣近泰尋陬來此行歌共少連○龐建彬○控海樓高據上流墨痕遺寺枕林丘山連庾嶺偏多秀水到靈洲盡解流夜靜燈明珠海月風清松隱石門秋升橫別浦漁歌晚遙指長江天際頭○黎貞○北接梅關道南遶穗石城潮隨滄海落山與白雲平遠岫呈秋色斜陽弄晚晴僅離三舍影遙見半輪明綠樹樓霞鎖金波漾翠瓊淡煙籠眛谷薄暮暗長河過鳥紛紛去寒蟬處處鳴牛羊來草墅煙火起柴扉歸客心千里行途驛幾程羣英羅偉餞尊酒敘離情風起征帆急

潮平去棹輕鷗飛檣近白山過目留青對景圖堪寫投贈詩句易成璃臺入煙霧僊耳限蓬瀛惜別思投羣錦心若斷纓爲公歌此曲感激溯縱橫○林光○遠水接長堤疎松遠斜谷入寺不逢僧一犬吠深竹○張詡○嶺南石門如劍門江水中流萬馬奔中有長蛇與封豕瘴煙白日常如昏樓船將軍擁兵下滄浪直欲一口吞大破石門收百粵英風凜凜今如存扁舟石門間訪古山青水白好人

村禪扉次第連雲起幽閨不聞人世諠雨過山頭翻石燕風來水面拜江豚兩岸桃花爛如錦行人都道武陵源○葉懋○依依童僕問寒溫蓬底孤燈照旅魂賈客停橈詢海味舟人看氣避江豚灘聲帶雨鳴殘夜樹色和煙鎖暮村誰識倦遊辛苦處悲笳吹落海門昏○潘憲龍○石門名勝昔曾聞揷漢奇峯兩岸分泉水有聲還刺史樓船無恙表將軍重關不鎖朝宗派殘碣長留不易文幾度登臨頻引領一尊孤詠對斜暉

靈洲山　宋蘇軾○靈洲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明屠滽○靈峯載出碧芙蓉此是蓬瀛第幾峯風捲濤聲驚睡鶴日移臺影起潛龍四時客棹依禪榻兩岸人家聽講鐘爲憶東坡辭翰在白雲深處古松浮○霍韜○入眼浮漚見此臺嶺南佳勝自天開何人兩屐松根出千載孤舟夢裏來枕石老龍三月睡高岡鳴鳳幾時回憑欄吟望情何極近浦吹笙曉棹催○葉夢熊○津頭楫送意遲遲花鼓開帆傍翠時別去青山唯有夢愁來白髮漸成絲築臺正擬江門住仗劍何堪海國移獨怪醒餘大際隔峽雲汀柳轉淒其○梁有譽○長公不可作遺像見丰標臺接前洲月門臨滄海潮一官空自首十載爲青苗玉簡芳名紀瑤篇綺思饒感時眞慕賈著論每凌晨伊昔金蓮遇何年斷梗飄投珠人共惜毀壁禍難消舊蹟嗟平漫荒詞更寂寥砌閒衰草積牖暗暮雲彫丹青猶藹藹松檜已蕭蕭漁火連江暗霜鐘振壑搖旅懷多感激行矣寄長謠○倫以諒○爲愛鰲峯勝靈洲閣影蟠東南觀欲盡天地若爲寬雲樹間清晝江流亂激湍山川迂歲月風雨又憑欄○倫以訓○江山一梵宇塵外幾仙家日抱龜鼉窟水通星漢槎虛臺橫碧落細路轉丹霞且莫催留滯中泉好試茶○郭大治○重謁蘇臺感素秋江山不改舊年遊蕭蕭楊花漾碧流紺宇祇應留古蹟瓊枝空自老丹丘不勝仰止

高山意赤壁金蓮思亦休○黎民表○荒亭圍樹色孤石纜雲根野水寒侵岸漁舟夜到門霜風開共倚沙鳥靜開喧不寐看山月秋光滿給園○吳桂芳○曾依京口望金山海上重逢亦巨觀仙掌高擎凌萬派滄波東下見孤巒雲移蜃閣中流駐風送潮聲四面寒此日登臨春洵美鄉心極目路漫漫○王弘誨○海上青山一枉孤寶陀雲擁巨鰲扶天連瓊島迷吳岫地控珠江振粵都千古衣冠曾表郭百年風韻尚傳蘇登臨莫問前身事賦空慚漢大夫○林煙○孤峯突兀水潆洄幾掉攀巖覽勝來不見當年蘇學士空留遺蹟妙高臺○招于莘○登臺再拜東坡老醉眼爭看北斗杓未厭瘴鄉生白髮獨憐天下苦青苗寒雲島外橫孤鶴明月樓船憶洞簫幾度登臨重懷古清風吹送海邊潮○皇甫渙○憶昔金山寺重來海上遊亂帆飛遠近幽鳥自沉浮兩岸疎鐘度千村宿雨收東坡臺上望芳草不勝愁○謝邦信○小金山寺山氣幽山下長江帶寺流錦石蒼松常入夢野

袍芒屨怜宜秋杜陵多難常憂世觸武無能自白頭回首昔遊已陳迹牙檣飛旆晚悠悠○李開芳○海上驚看小六鰲故人天外騰揮毫蹉跎浪跡憨清境佇望寒江捲夜濤若問前身三島近相思回首七星高蒼茫莫負靈洲勝笑把山花對濁醪○祝以幽○偶登鰲頂問黃彝叢樹遙峯亂出奇草就山陰醒後筆吟來摩詰畫中詩循良名姓無千古嶺海孰危又一時明主正虛前席待不妨疎髮數莖絲○梁可瀾○芙蓉笑倚出風塵無媿山靈老葛巾自訝元龍長作客獨憐燭武不如人蕭桂樹山中月皎皎曇花石上春橫足狂吟天地闊不妨沈醉臥雲根

經金山

明梁紹震○金山下月清夜片帆開說法林猿聽焚香野鶴回欲尋蘇學士遲上妙高臺

玉鏡臺

明汪廣洋○海上安期去不回石門花落又花開幾時相約騎黃鵠爛醉秋風玉鏡臺

臺悵望情何極

難將客思裁

西樵山

唐曹松○百花成實未成歸未必歸心與事
違但把壺觴資逸詠盡教風景入清機半川
殘霧籠寒樹一道晴霓雜落暉遊子馬前芳草合
鷓鴣啼歇又南飛○明孫蕡○西樵山勢捲飛龍
矗矗風煙淡復濃日麗錦巖開罨畫雨餘銀渚漾
芙蓉紫荷車蔭仙人掌白鶴花明玉女峯萬派扶
桑通浩蕩三城佳氣鬱蘢蔥○亭亭西樵峯宛在
南海湄日華麗仙掌影漾金銀池我昔扁舟恣長
征凌風浩蕩煙霞想尋幽更欲探神奇復向羅浮
事仙賞仙家三十六洞天羅浮夐與滄洲連丹霞
射影四山靜羣真環珮來翩翩蕊珠之峯數千丈
君時與我懸蘿上水簾直下飛晴虹萬壑天風度
流響山中劉郎司玉臺仙書授我琅函開心如明
月煙虛照身與浮雲同去來此時會合那能再塵
土分飛忽三載我行奏賦登金門君亦乘軺度淮
海淮海迢迢煙樹深相思歲晚結愁心長風萬里
碧雲遠何由一寄還山吟山中洞房春寂寂山中
之人長嘆息松花酒熟人不歸瑤草春風幾回碧

○張詡○高哉西樵山足以抗天柱龍自曹溪來
虎踞金甌輿蜿蜒百里餘登者盡傴僂樹作老龍
吟水溜靈禽語怪石肖人形壁立嶮絕所縈紆人
山腰一望田廬廡山居數百家環堵桑竹樹雞鳴
日過中粵歌聞相杵維時秋七月黃雲徧田野撫
缶歌豐年沿村殺雞黍彷彿桃源入花木記寒暑
山迴路幾轉亭亭歸朱戶奇峯削不成見人欲飛
去岧岧古洞幽上有紅泉注和風淡簪纓步步覺
容與應接笑不暇一顧一延佇成巾桂松稍改步
潺湲處兩襜襜天風幽懷浩無阻行行雲谷莊飽
食滴石乳東過烏利巖仙人有遺距靈跡恍莫測
神境妙難取再歷雙魚陂白日驚風雨振衣不見
濕去天尺五許誰云此山小一覽險寰宇○何維
柏○采芳猶及暮春前路入桃源洞裏天幾片落
花臨釣石數聲啼鳥破朝煙回看世界眞如幻每
到林泉似有緣欲識舞雩童冠樂且隨花柳過前
川○趙志皋○赤輪躍東桑寨帷入西麓直矗躡
高岑紆迴度幽谷浮海四茫茫攢峯數六六林翳

晝常陰靈深樹如沐碧水淨煙嵐懸匡倚茅屋老叟解逢迎兒童喜相送卜築忘歲年問俗去寒燠

朝出飡露華夕棲侶猿鹿指點說生涯山前茶可煮落日下橫江丁丁聞伐木迤邐白雲窩千等瀉飛瀑迫蹤鳥利巖仙人曾辟穀我亦愛樵居無緣能信宿把酒握同心登眺以舒目○王學會○高

秋結侶泛孤航遥陟西樵共採芳萬仞丹梯雲寶杏千山紅葉澗聲長凌霄老桂香初靄待月天池

夜未央晨爽杖藜尋幻跡朝暉倒影聚仙房瑶臺怪石嶙峋見丹巘叢霞縹緲光巖列九龍棲燕雀

荒錯落錦巖煙淡蕩崚嶒虹洞翠飛楊雲泉不減

風雷壯曲沼頻傳主客簷孤劍插天凌日月石橋

流水奏笙簧坐來頓覺塵心淨歌罷寧知醉欲狂

與盡不妨歸棹促出山聊賦遠遊章○黎民表○

誰從雲路置丹梯海上諸峯盡覺低殘雪不消天柱外晴虹多挂竹林西金書鎮日煙霞護石髓何年澗谷迷寄與向平須負笈琅玕千樹待幽棲○

霍與瑕○天吻度山南荒丘歇小驟雨花封短砌煙樹鎖澄潭窗閣盈新蘚遺書憶舊函童年庭訓地悽斷可能堪○區懷年○朝望樵山巔暮止樵山麓路迴蒼藹深天外散鳴玉谷尸絢秋霞半是經霜蔌坐此清冷中願見毛髮緣峭壁有奇文目瞑不敢讀此意無人領

晚來偶發登臨興藜杖高凌絶頂盡閱百川歸大海却疑諸嶺在平丘拂雲天外觀何極選石松根坐不休一枕借眠誰可其幾回飛夢到羅浮○

陳子壯○失却樵丘第幾盤狂飈吹動海天寬只驚南國多迴鴈誰解西風有駐鸞邨樹半沉雲峒响客衣遥泛日分寒悵齊小魯何如此消與吳閶正練看○李待問○

從倒天出平地金甌山勢蜿蜒開盤亙其中四十里較書閒破翥山色留得遊人供宿醉露氅風瓢

結伴行爲向層巒曠盈視春當二月花氣迎拂林
低露如有情丹梯遠接翳門上夾道草色春風生
此山由來嶺外奇不到山中迴不知黃雲孤遷擎
仙掌滄海光涵浴日池上爲雲屏玉峙七星浮黛
以蔽廚下爲噴玉飛簾千山濺雪而寒滴石梁倒
桂明珠幾素濤飛舞雙白螭中峯遥接天柱眉雷
壇火蓋多累垂雞聲鳴午雲間出楸花流水何參
差仰天長嘯振衣立大科小科如拱揖洞拂蓬萊
豐錦張石縱芙蓉空翠濕相傳爲利鎌金砂銀井
留丹霞絳霞又傳紫姑服日華素煙玉女明三花
煙霞又奚事於朝期五岳兮暮馳七澤○馮珧○
羣風吹我步嶙峋鳥語花香滿壑春勝蹟已開歸
地主青山終是屬遊人千峯雲氣長廬杖一院松

陰不受塵玉洞遺書如可問紫仙臺伴欲爲鄰○
潘益之○一入名山海宇寬故人清夜此邀歡閒
來杖屨林爲藉與遠煙霞籬是冠百道飛泉風更
急滿庭殘葉露偏寒天街月色情何恨七十芙蓉
枕上看○林志端○攜藤直上大科巔辭岫周遭
下界懸東引羅浮開百粵北憑庾嶺接全燕一聲
洞府雞鳴曉萬里扶桑日出淵自
是登高堪縱目天風盈袖拂輕煙

仁風亭讌集

國朝汪起蛟○禺山書舍友星廬解俸
營修得遂初此日卿雲遮滿道及時霖
雨正隨車一尊共卜元亭夜萬戶爭看刺
史旗草木庭階咸若性池塘何用放生魚

錦巖

明佘錦○好山如美人貴肉寧貴骨臺榭其妝
儀草花其膚髮少之而媚生多之則態沒伊巖
自何來觀者神頓發朱欄引清風紺宇留明月雖
近歌舞場眞形亦招揭白石却嶙峋遊人不敢伐
如其在僻郊萬古猶傲兀○林麟趾○湖山如畫
錦巖開長莊珠簾長綠苔却羨此中文繡好經聲

疑是讀
書臺

舟經西樵 明陳獻章○青綾落日江濛濛百丈曳過
樵嶺東萬里山河秋色裏滿船笳鼓浪聲
中衰顏下照波濤日幽思長吟島嶼風
却望蒼梧在何處東籬今負菊花叢

鐵泉精舍 明歐大任○巖前舊是于雲家門掩飛泉
一道斜石室竟藏高士傳山園猶種故侯
瓜虎看丹竈多年火樹挂詩瓢幾度花
小草尚慚曾出洞至今猿鳥怨煙霞

噴玉巖 明梁柱臣○層巒合沓嵐煙簇玉虹臥斷蒼
山隩曉吸滄江百尺瀾却向巖前濺飛瀑噴
沫流珠下翠微千巖錯落散明璣聲傳石竇透迤
轉白滿寒潭歷亂飛精融液洩氣慘烈萬古清秋
長不竭初疑雲雨暗巫陽轉訝梁園夜飛雪遙空
隱隱半如雷坐冷曇嶂無氛埃直窺素練煙中起
却似銀河天際來潨潨湧沸絕壑礪戶無風自
揮霍觸石浮雲凍不翻當窗木葉先秋落落葉亭
亭亂晚霏絕憐空翠濕人衣踈有清流斷肌骨龍
吟石上涓涓出紛披百道下松門月明幾處翻蕭
瑟竭來濯足茲山頭彷彿佛如寄匡廬遊水簾石室
無滓暑披襟兀坐清煩憂下看埃溘一長笑千山
日暮斷
須愁

聚仙臺 明霍尚守○妬人風雨喜初收千仞危臺夏
亦秋芳樹遠分孤嶼色丹厓清照大江流欣
逢謝傅登臨興笑效盧生汗漫遊更
聽玉簫鳴夜月風流不數武昌樓

文溪祠 明陳獻章○清獻堂堂四百春夢中眉宇識
天人報君西蜀青油幕老我東籬白葛巾萬
里歸心長夏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欲理增江
掉也惜青山卜墓鄰○錢溥○祠宇開珠石懷風
颯颯遊禪林依萬仞文藻重千秋凡靜潮聲
潤天清蜃氣收遺碑鐫德譽江海此長流

石頂峯夏日奉使南海過此 唐張九齡○緬然萬里
路赫曦互伏時飛走逃

深林流爍恐生瘴行李豈無苦而行方自怡肅事誠在公拜慶遂及私展力慙淺效銜恩感深慈且欲湯火蹈兒無鬼神欺朝發高山阿夕濟長江湄秋瘴寧我毒夏水胡不彝信如道存者但問心所之呂梁有出入乃覺非虛詞

扶胥海 唐張九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人情恕遙暮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宋唐庚○建國今塵迹遊人昔賦詩廢臺櫺木後遺井鮑姑時客去通星漢僧來度月支憑君黃木几爲問海神碑

南海神祠 國朝張惟赤○浴日亭邊秋草離波羅古廟讀殘碑位尊海若明禋重晝擁霓旌呵護奇日斷孤帆歸路杳泉深百尺淚珠垂相攜不少煙霞侶是三生一笑期

浴日亭 宋蘇軾○劍氣崢嶸夜挿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景遙想錢塘湧雪山已覺滄涼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馬動行人起飛上千峯紫翠間○明陳獻章○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悲鶴髮負暄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去散入千厓萬壑間

東溟一老翁 扶胥歌罷水連空世間不管乘除事月落潮生收釣筒○陸萬鍾○萬里南來共一天孤亭杯酒酹前灣試看曉度扶桑日且喜春回若木山湖海幾人憐壯志風塵此會破愁顏吟餘址指東溟外家在峯陰柳色間

大笑山 明祁順○滄海波濤闊笑山島嶼多空中排玉筍鏡面點青螺洞古雲迷路巖深鳥占窩

送熊飛赴文丞相麾下 宋李春叟○龍泉出匣鬼神驚獵獵風送客程白髮垂堂千里別赤心報國一身輕落日河洗甲兵馬革裹屍眞壯士陽關莫作斷腸

昔人屯戍後遺蹟半煙蘿

過零丁洋 宋文天祥○辛去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
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
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集杜句 宋文天祥○仿御
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門駐馬已而遷官富塲丁丑冬敵舟來移次
寅四月望也嗚呼痛哉○陰風西北來青海天軒
輕白水葦東流
鬼斷蒼梧帝

厓山弔古 宋謝翱○殘年哭知已白日下荒臺淚落
吳江水隨潮到海回故衣猶染碧後主不
憐才未老山中客惟應賦八哀○明解縉○厓山
雲寒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東風杜宇三月三
五陵望斷春蕪綠揚帆昔走儀眞船手持鰲柱擎
南天開關嶺海血灑檄回首家國隨飛煙六宮粉

黃埃裏漢火無光吹不起全貙肯學褚淵生
千甘爲杲卿死蘇門草色春萋萋高官不換西山
薇哀吟一曲肝腸斷勁氣萬丈蛟龍飛當年恨殺
葛嶺賊恨不剖心食其肉堂堂忠義行宇宙白日
青天照遺墨落花寒食風雨時展卷如對龍虎姿
再拜酹公金屈卮有酒不讀蘭亭詩○李東陽○
國亡不廢君臣義莫道祥興是靖康奔走恥隨燕
道路死生惟著宋冠裳天南星斗空淪落水底魚
龍欲奮揚此恨到今猶不極厓山東下海茫茫○
陳獻章○海水晝號山木折黑浪夜撼蒼厓列布
廟於此昭臣節吾昔大書吾腦熱天冠地履忠邪
別萬古不使綱常滅角聲鳴鳴旗獵獵樓船將軍
過擊楫楚客傍觀默無說肝腸裏有三公鐵南山
老人紅玉頰笑坐松根待明月○陳茂義○孤臣
血淚滿朝衣百戰山河事已非金甲總隨黃霧散
石門空想翠華歸風生急峽濤聲怒廟枕荒岡樹
影稀獨有英魂和海月至今猶抱六龍飛○佘光
裕○白晝冥冥煙雨霏江山人事兩全非悲風落

日寒潮急獨有雲濤護寶衣○何孟倫○航海南討已窮逢厓今日運將終楓林雲散千山黑海龍歸百戰空慘結黃雲迷極浦淚隨寒雨隕風悠悠今古興亡恨落日啼烏古殿鐘○曾仕鑑○白鵬已沒黃龍去百二山河祇夕暉東海有波填帝女蒼梧無路怨湘妃厓前古木傳金柝海底鯨鯢護寶衣唯有哀歌亭上月夜深猶伴旅魂飛○林觀承○姜姜雨岸長蒿萊怒石端瀾次第開荒殿黍離空抱恨斷碑若蘇亦含哀時窮不墜堅冰志義重猶多負溺才千古綱常茲未泯西風吹向鄂王臺

哭祥興帝 宋鄧光薦○翔龍宮殿已蓬飄此日傷心萬國朝日擊厓門天地改壯心難與海潮消

全后疑陵 明張詡○全后燕京去不還一陵誰道葬香山頗疑也只衣冠在月色長如照玉顏

天王橋 明楊晉○葛嶺何人日擁媚海濱遺恨守河陽侍貂影冷波間月羽騎衣寒板上霜弓暮風塵思駐輦夜殘燈火立含香自從柴市成仁後閱盡狂瀾祇獨傷

張太傅墓 明黃佐○陽江不見潮居里此地眞存太傅墳想像雲中金甲在松濤猶似擁千軍

文逕弔古 李沾春○汴宋炎灰散海雲翠華蹤跡不堪聞大忠爭說文丞相千載誰知義士墳

虎頭門 明蔡及蘭○怪石巉巖若虎蹲百川東注入雄吞如何不渡滄江去却踞中流作虎門

觀海亭 明梁有年○巖巒千疊擁遐荒迤邐邊城盡海陽春日舒遲容容酹晴波浩渺見天長若客酹晴波浩渺見天長若封古堞憑誰築雲擁關門屬我防往事興亡君莫問萬年混一正垂裳

讀書堂 明陳獻章○鮀古林何子總角時讀書崑都山麓與蘭坡老人微居半閒編竹爲垣上覆以茅僅容一榻客至無坐處三面野塘湫陋人不能堪何子居之甚適雨漏則拾竹殼葺補日夜端

默靜坐壁間書李延平先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八字日顧諟之至忘寢食如是者逾年甫冠乃還
故里閉南軒以專志於學豪傑之士無所待猶興
古林子方少時乃能卓然自如予嘉靖戊申偕長
沙羅子一缶蔣子自正裴子志遊羅浮西樵道古林子沙滘里同出三水訪光
巖陸高士遊何子讀書處蘭坡老人指示故所竹
蕭然可想可愛題曰何子讀書臺遂賦此詩○
古林深處讀書臺一榻乾坤靜裏開籧篨自甘清
書永茅簷長傍野塘隈潛藏自是蟠龍地端默由
來結聖胎今日得逢舊棲處却憐秋早鳳歸來

金洲山

明梁鶴鳴○水面孤峯控上游靈巖怪石列
月魚舡隨左右忘機鷗鳥自沉浮乘
舟取醉柵厓上五嶺風煙一望收

趙佗墓

明何晛○荒墳消盡蹋平泥地老丘陵變作
畦正朔既歸從陸賈東吳何意伐嬰齊毓靈
五嶺衣冠盛創業三城事跡迷聞
說野農窺古物萬年遂塚破深犂

謁增江祖祠

明王守仁○海上孤忠歲月深舊墳荒
見古心香火千年傷旅寄蒸嘗兩地嘆商
參鄉祠父老皆仁里從此層城是故林

謁忠孝祠

明黎粵俊○巨儒節介彌顯孤忠久益光昔
年藏霧豹此日仰星鳳五洩曾聞筮三徵
始促裝薦函緣大老特簡自爲皇趙爲蜃爲氣韓
溪鱷更張欲憑行省略因遣尚書郎檄子躬單舸
之官錦一囊炎峯消瘴癘潭羅舟海寇征但能持闕虎未即馘妖狼血遂銷
爲碧天誰問彼蒼氣凌文相稟兒迴卞家行罵賊
寧甘死哀親就返喪抱屍終畏華舁襯遂還鄉涕
泗長辭辟耘耕竟守疆芳蹤留相水遺像肅宮牆
檄寶宜繁衍蔘枝盡發揚雲仍開麗藻文武裕青
紱帝錫山河重人咸孔孟方征蠻勞斧鉞謁祖奉
圭璋拭淚空盈把題詩識不忘故林貽父老下里

效簞漿兇復中承節重來百粵堂星辰高北極雨
露徧南方屢飭碑萬碣堪誇滿牀新祠饒水木舊史播琳琅伏臘村翁走春秋國典彰松楸餘俎
豆忠孝在蒸嘗景仰興頑懦瞻依想鍊剛精靈眞
可遡白馬
恍洋洋

何仙姑祠 明湛會谷○載謁天姬讀斷碑低佪舊事
至今疑如何蛻化空遺履尚自留題且寄
詩鸞過緱山笙有韻鶴歸華表語無期
當年羸得存仙籍選記春岡是舊基

黃龍洞 明黎許○衰草莊莊洞日暄周遭四望有平
原山交一瀑來天地雲過諸峯互吐吞名世
人龍應作友幽居山似鹿爲門漢
唐亭榭皆塵土蹤跡巖扉付酒尊

波羅廟達奚司空像 國朝何嗣○以貌相君可四十
吾土何必七
今居千粵百千長人主久任郎
洲是故鄉

龍潭瀑布 明張廷衡○古木千章藍淺灘千霄危石
嘯飛湍水晶簾下誰家女亂擲珍珠落玉
盤

虎跳石 明譚學源○懸崖削壁鬱崔嵬虎跳何年玉
峽開豈謂班生窺窟穴去却緣劉令渡河來勢
傾西北天門迴柱篑東南地軸迴長
嘯憑高千古思冷風颯颯滿江隈

鳳凰巖 明陳璉○自雲深處扣禪扃踏破蒼苔一
逕青靈鳥不來春寂寂閑將往事問山僧

宿欖山 明陳獻章○一片荷衣也蓋身閑窓眠者乃
何人江山再裏同歌笑今古人間幾謝信長
與白雲爲洞主自栽香樹作齋鄰山
中甲子無人記一度花開一度春

烏石潭 明彭森○倚掉江邊日未沉帝鄉翹首五
雲深多情獨有中天月照見寒潭與我心

湛碧亭 明王佐○平生最愛方壺畫又見新成湛碧
圖別業須知徐孺宅好山渾似賀家湖白魚

入饌寧論價緑酒盈
日閑尋楊處士鈎竿隨意拂珊瑚

碧巖圖 明鄧林○碧巖聞說類方壺今向東風看畫
里外懷親舍四十年前歷宦途為
圖峯頂晴嵐青欲滴澗門瑤草緑平鋪七千
問舊時猨鶴侶尋盟還認老翁無

雲臺山 明張岳○高臺初日上嶙峋芝草琅玕別
有春不用丹青圖將相唯留巖壑待幽人

劉仙巖 明黎民衷○仙去還留蹟雲深路不迷洞門
長寂寂瑤草自萋萋探曆龍編遠何年鶴馭
歸漫遊松鳥共
回首夕陽低

大通寺 明衛文英○梵王門接大江烟樹色涇濛水
拍天荒殿雨侵苔蘚壁行帆雲濕利名船春
採花草懸幽硎呂暮魚龍吼巨川
竹新晴閒選勝松簷吟斷一燈懸

七星映斗 明向古○有龍門城內山名七星璧貫珠
聯如七宿經天故去應斗魁際原建有清

風亭洛暑亭登高寓目四郊繡錯雖亂餘焚燬而
規制猶可想見也○山城遙與九霄連仙令庭開
徑闕邊可是星辰曾緯地須知河漢亦經天圖呈
景慶薄封禪人夢羲泉老歲年斗柄不移春未去
輕風吹暖
草如煙

九龍洞 明林志孟○逶迤九節九芙蓉萬壑濤生百
尺松遊客漫攜山竹杖恐驚風雨又為龍

煉丹井 明羅務光○袖得羅浮玉乳鮮歸來石鼎細
烹煎空山明月無人到自汲清幽井裏泉

春草園 明梁儲○綠徧江南夢不知可人今見畫中詩
瑤琴一弄香煙歇滿眼青青亦自疑

謁白沙先生祠 明林應會○鄒魯源流此獨眞山間
遺像可傳神千峯萬樹雲初暝長照
江門月一輪○葉潞○祠前客子泛仙槎祠上人
龍老歲華窮海無塵埋臥榻江門有月即寒沙偶
來沂水問尋伴適拜新亭幸看花千
載巖灘經世手肯將釣石後人跨

梅花水　明黃瑜○早春適川上興隨流水長時有白雲至遠帶梅花香口誦文山詩目送孤鴻翔悠悠宇宙間是非兩亡羊

泛石岐　唐鄭愚○此日鬱琴劍飄然事遠遊臺山初罷霧岐海正分流漁浦颺來笛鴻逵翼去舟髣愁蒲柳早衣怯芰荷秋未卜虞翻宅休登王粲樓愴然懷儔侶徒爾賦離憂

圓欖山頭雙樹連枝下有古墓　明李孫宸○雙根古木接枝垂下有荒墳事可疑應是芳魂會未死故將幽恨表連枝

沙涌馬侍郎宅荔枝　明劉相○行宮進御舊承恩結子如丹黔自存安得烏銜歸上苑更無人薦到厓門侍郎宅廢空留恨示福陵荒莫可論若使冬青還有樹蘭亭應共此銷魂

峽山飛來寺　唐張說○流落經荒外逍遙此梵宮雲峯吐日月石壁淡煙虹寶塔靈仙湧懸龕造化功天香涵竹氣虛韻引松風簷牖飛花入房廊激水通猶鳴知山靜魚躍辨江空靜默將何貴所貴心境同○宋之問○傳聞峽山好旭日掉前圻雨色搖丹嶂泉聲聒翠微厓天作帶萬壑樹披衣秋橘迎霜敘春藤礙日暉映潭花似錦繞嶺竹成圍寂歷環沙浦蔥蘢轉石磯露餘江未熱風落嶂初稀猶飲排虛上禽驚掠水飛牧童彝唱合樵女越吟歸良候斯爲美邊愁自有違誰憐望鄉國流渺失芳菲○高紳○古寺清江上維舟夕照前山根盤到海塔影直侵天蘿月空禪石霜鐘落客船秋風懶回首淦偏名山境無如此峽山松老龍猶在波澄勢自還煙波籠佛座風月伴僧本幽獨乞食尚未還雲開騷客吟無盡良工畫想難奇哉眞福地千古鎮人寰○宋蘇軾○天明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來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尚未還雲雁水自春松門風爲閉關溪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劍公孫遊戲墅人間忽憶笑雲侶賦詩留玉

環林深不可見霧雨霾髻鬟○岸逼鳥聲合水平山影交堂空泉漱玉砌靜筍遺苞○胡銓○次蘇賦韻山似牛頭峽水如龍眼灣半生多罪垢浣洗塵土顏仙人閒舊名一往何年還岫幌煙爲鎖扉誰與關忽聞响答谷恍若猨叫我欲紀末契髻得非雲霧鬟○向敏中○峽山地勝安禪處萬仞危樓壓要津世上豈知名利路浪中空笑往來人倚門怪石狂遮面入座寒雲珠遶身日暮西風懶回首滿林幽鳥語聲頻○崔與之○萬里星槎海上旋名山今喜得攀緣猨揮孫恪千年淚目照維摩半夜禪燈長荒苔人跡少厓攢古樹鵲巢懸江流上溯曹溪水時送鍾聲過洞前○章得象○澄江詰曲峽中天遠使歸時駐畫船久別忽經星一紀暫來纔見月三弦勞生草草眞徒爾陳迹依依亦愴然回望越城何處是山南渺莽只雲煙○郭祥正○寺當南北二禺間合翠全清總見山一石尚存垂釣處五羊時載老仙還泉流月影眞盤

谷黛檄嵐光小劍關安得鵲橋橫絕頂下臨河漢瀉凄凉○李昴英○長風吹裂碧雲堆捲取銀河寫下來雨覺犀潭千尺浪煙遮龍窟一聲雷松翁偃蓋巖隈立猨女穿蘿洞裏來舊事蘭亭好枯出婆娑溪曲正銜杯○元賈煥○五嶺雲霞簇萬峯峽川風月浩無窮雨山鼇起排神劍一水中流走玉虹古刹飛來仙跡在妖猨化去世緣空歸舟却迓重陽近林下黃花識退翁○明解縉○遠溯木犀頻煙霞雲迷石室和光洞徜是軒轅帝子家○孫蕡○明日青陽逼歲闌編衣聊得共躋攀雲鋪鶴背浮金殿風引猿聲怨玉環薄宦豈堪長作客故鄉唯有一登山繩牀睡破梅花月鞚與蒲庵老兩間○陳璉○飛來寺下暫維舟畫樓臺玉樹秋猶在妖猨化去世緣空歸舟却迓重陽近林下黃花識退翁○明解縉○遠溯木犀頻煙霞雲迷石室和光洞徜是軒轅帝子家○孫蕡○明日青陽逼歲闌編衣聊得共躋攀雲鋪鶴背浮金殿風引猿聲怨玉環薄宦豈堪長作客故鄉唯有一登山繩牀睡破梅花月鞚與蒲庵老兩間○陳璉○飛來寺下暫維舟畫樓臺玉樹秋猶在妖猨化去世緣空歸舟却迓重陽近林下黃花識退翁○明解縉○遠溯木犀頻煙霞雲迷石室和光洞徜坐舒州灣前金鎖花如浪楹外芳雲淨不流誰向維遊談法偈菩提風露冷飈飈○朱穉○孤劍衝星懇碧灣桃花流水別人間一竿紅日高低路兩岸清風遠近帆猨過客徑須尋漏令老禪猶似疑蝶夢仙棋幾局坐松

關興狂擬結青蓮社憂國年來鬢欲班○戴雲○
亂年探訪二翰輕攀磴何妨皓首行峽圻雲霾天
地別夢回江渚鷺鷗情留題誰擬無名氏世事同
歸一局枰遥指茅廬二三里醉還猶憶聽春鶯○
黃佐○凌空飛錫結嶙峋蒼蒼中酒自春鳥度
雲移今此世鴻冥天閱我何人羲娥斷送千年夢
龍象終成一聚塵便合拈花發微笑滄波無語月
華新○倫以諒○峽江春水迴山麓上有浮雲紫
翠堆鐵笛一聲招鶴侶幽風千載釣魚臺花開洞
口逢青眼詩入仙家託素懷三十年前遊賞夢屐
痕今日破蒼苔○朱琳○歸來賦就擁鶴裘日傍
青山訪舊遊靈鷲遠從天外出瀑泉飛向峽中流
漁竿滿地非求鯉金鎖千秋竟斷牛借問河陽花
幾許種桃人已臥丹丘○戈立○好山當戶玉玲
瓏臺殿凌空紫翠中列嶂巉巖眞劍閣流泉環遶
似幽宮春聲滿谷花間鳥寒影搖窗竹上風老衲
知余愛清興架裟延過畫樓東○吳國倫○一線
江流萬仞山嵐煙和合隱禪關佛來自擁青蓮座

須去空遺碧玉環幽徑薜蘿穿象外上方鐘磬落
雲間波衝片月龍宮冷吐兩岸芙蓉可盡攀○梁有
譽○碧流環黛壑琪樹隱珠宮佛影諸天近空香
下界同懸峯吐日月古壁淡煙虹開鑿元神造飛
棧蔓鬼工雲屯山欲墜潭靜水恆空寶筏迷川迥
金繩慧景融覺花長捧露忍草自含風聽法趨鼓
女傳經侍海童日城虛不昧星刻運無窮塔湧清
溟外輪浮色界中人寰三島近天外十洲通鰲岫
贅雕祺蓮匪嘆綺欄冥接情詎已遐覽意何窮仙
客羨靈薤鸞人嘆轉蓬玉毫如可照於此脫塵蒙
○陳獻章○山寺然燈客欲留客情到此淡於秋
篇詩可續還杯酒行李無多共一牛峽水更看東
逝急嶺須那肯晝啼休舊遊回首眞如夢巢父猶
應笑許由○朱燮元○吳中已覩飛來峯嶺南再
陟飛來寺地靈天巧蠻千峯兩岸環白虹吐吞山
見斷鎖靈犀不出潭竹蘿朱憂風瑟瑟更飄暮雨
似巫峽官舟毒熱未能揮羨爾雙鳥隨老衲老衲

○飛來古寺枕江邊鐘鼓微茫樹接煙千點落花寒食雨數聲啼鳥夕陽天妙高臺上多遺草亭中有太元我是九霄雲路客不應疎懶帶黃冠○海瑞○峽中奇勝擬蓬萊想是當年欲建臺天恐此方窮土水故令神物特飛來○李德○峽雲藏絕壁峽水積寒流寶樹籠香閣天花散彩樓梵音清隱隱鐘韻晚悠悠更有○孫永思○萬峯聳合飛來寺紫翠龍蔥佛大荒僧住芙蓉開石室客從圖畫振衣裳江光山勢長如此古往今來自斷腸獨立半雲送孤眺海天煙樹思茫茫○歐大任○鷲嶺開堋宇龍宮隱絳霞地傳中宿峽林倡上清家梵語元通漢炎荒盡入華瑤岑迎戶矗金澗遶巖斜寺古山偏勝谿回路轉遐魚童搴藻帶鹿女獻菩花風轡翔霄鶴雲乘上漢槎香煙團座蓋寶霧鎖雲紗日暖多遊騎時清罷建牙青鴛瞻萬拱仙馬演三車蒲塞漿爲露桑門飯有麻瀑珠迎瑞草澗玉泥仙葩逕徯飛旌旆堋長豐鼓節慈航歸未定海覺思無涯衣鉢從

支節指上方爛然錦石流璃漿勸我一杯撑腸飽立生羽翮凌空翔吁嗟萬壇堆翠和光洞口榴花蔽世上虛傳跨鶴圖壁間休讀歸猶記○劉穩○古寺飛來信異哉珠宮直向青天開懸厓峭壁幾千尺下有怒濤如奔雷峽南峽北交回互大澗小澗重環顧陰陰六月松風寒霏霏一片蒼煙暮天驅幻迹炫遐方琪花瑤草紛清香閣中帝子迴鸞馭雲爲衣兮霓爲裳皇骨髓一時五內生馨香心顏俗垢應如洗吁嗟世路何其勞浮名馳逐爭毫釐高不似山中破衲僧翻將得失輕鴻毛歸舟月月白已深夜仰視明河欲倒瀉酒酣對月一高呼人生至樂何時無○羅洪先

師授何勞問釋迦○王弘誨○縹緲煙霞四望開
仙人此地有樓臺玉環已化猿蹤隱丹竈猶存鶴
馭回溪上碧桃和露種洞中瑤草傍雲培捫蘿路
入青霄近欲伴前山帝子哀○郭棐○扁舟又度
飛來寺慚見江鷗數往回覽勝沈卿原有賦留題
羅隱是仙才層厓古樹雲同綻絕壁懸流雪作堆
如此山川足行樂幾時高步釣魚臺○梁紹震○
滿眼紅塵苦不開摳衣聊此暫徘徊青山綠水安
禪地花雨松風說法臺古洞舊傳猿化去殘碑猶
記寺飛來蒼茫往事俱成幻落日憑高思轉哀○
李承箕○崔境留人晚亦留本來心不解悲秋未
嫌列炬驚猶鳥只恐高風去馬牛老屋都無煙火
氣先生端爲利名休白沙門弟山靈識不用山僧
問所由○余銓○此地既飛來還須飛去否山水
一以催福地自悠久無住無無住無住空王默點
首○國朝王庭○飛來傳有寺高住此山喂樹影當門
見江聲到峽開人煙稀煮石鳥道
接蒼苔兵甲慚經過無能駐一杯

金鎖潭 宋方信孺○西來畢獸路應迷金鎖何年落此溪不比李侯心似水歸舟猶擲石門西

禺峽山中 明夏雲○潦倒風塵不記年偶支笻杖到山前蓋稱文字惟談偈槓却盤餐獨饗泉

賜清遠衛指揮王斌 明成祖○東南巨浸幾千里浴日涵雲渺無涘波濤春激去邊遥島嶼蒼茫望中峙猶鯨鯢乘危侗隙恣剽竊一時苟活嗟奚爲朕心垂念彼昏愚詔書屢下加憐惻滌塵疏垢許自新禾黍桑麻足衣食冥頑何以終不醒愈滋蔑暴梗化行向來肆掠闖海際扁舟出沒如梭輕將軍膽雄奮威武指麾將士肅貌虎彎弓扶矢趁長蛇楊帆破浪迫驕獰手殺擒五古來將士徒比數謾說樓船與強弩要知青史至今傳不及形庭眼前覩將軍報國輸忠勤特加爵賞酬奇勳顯榮佇看在茲始應見芳名千載聞

嗚呼海濱將士皆如
此何憂盜賊能干紀

楞伽峽 唐韓愈○江盤峽東
逃懸流轟轟射水府
卓龍相搏激湃湃急疾聲怒號漂
舲擺石萬丸裂咫尺性命輕鴻毛

巾峯晚眺 宋張栻○我聞降將軍威稜著湟水又聞
韓吏部風流遺燕喜徘徊巾山阿遐想千
古意天地多黃
埃憑闌頻徙倚

養源堂 宋張栻○遥峯揷天嘉禾樛蒼岸欲裂溪南
流高人結茅會幽興短籬疎竹寒颼颼春風
熙熙桃李紅秋月耿耿浮長空角巾隱几味眞趣
浩蕩澄波方寸中我來翛首望九嶷暝煙深處碧
雲垂客情已著歸舟
去檐窮凝立嘆清斯

十二亭 宋張瑄○十二亭臺倚翠微千年遺址尚依
稀古人一去空流水過客重來弔落暉石竹
叢深麋鹿走水緑花發鷓鴣飛蜀
巒剽掠民居廢薺麥青野雉肥

石閣梯雲 明孔鏞○盤腸曲逕去迢迢石閣梯雲遥
九霄不向此中經歷過豈知平地有逍遥

猺山晴雪 明孔鏞○青天倒出玉芙蓉上有寒光射
九重瑶樹璚花風不謝分明一片白雲封

連溪垂釣 明孔鏞○春水連溪遶石磯漁翁垂釣鷺
鷥飛得魚沽酒夜將半明月滿蓑人未歸

○鄉貝○漁叟乘閑向
間榮辱忧何事任彼披
溪邊小釣磯磯頭雨歌
人恰似嚴灘客無事垂
浩氣九重塞帶得清風
表孤忠留勝蹟月明千
愛道旁松後彫奇節豈
表孤忠留勝蹟月明千古照眞
才

讀書臺 明馮純○城西別墅構書臺一旦登臨實快
哉山水有緣情自合居臣未得感難回直將

靜福寒林 明莫與齊○入林鶴警披正可敵寒涸最
奇節豈不承雨露只可

敷霜雪檣鐸徘晚
晴疎枝透明月

登巾峯 國朝李黃○策杖巾峯阿下瞰湟川水閭閣萬井煙吾民慰色喜憂樂分後先昔賢同此意睥睨幾周遭長城今誰倚

廣州歌 明孫黃○廣南富貴天下聞四海風氣長如春長城百雉白雲裏城下一帶春江水少年行樂隨處佳城南南畔更繁華朱樓十里映楊柳簾櫳上下開戶牖蠻娼粵女顏如花蠻歌野曲聲咿啞尚嗾大船映雲日賈客千家萬家室春風列屋豔神仙夜月滿江聞管絃良辰吉日天氣好翡翠明珠照煙島亂鳴鼉鼓競龍舟爭賭金釵溺百尊遊治留連忘所歸千門燈火夜相輝遊人遇處錦成陣公子醉時花滿堤扶留葉青蜆灰白盆飣損榔邀上客判荔枝把火齊山素馨茉莉天香國別來風物不堪論寥落秋花對酒尊回首舊遊歌舞地西風斜日淡黃昏

南粵謠 明黃衷○粵邦南海國盡控百蠻鄉向未覺珍貝惟傳臣越嘗白雉今安在朱纓本不常豈堪登貢籍有許冒雕梁暹酒番娼勸蠻觴鳳卵桂指環深水石鎖祇茜紅光照席玻璃薄華軀綽布長調和輕葛麥綵染濺荷芳天限華夷界波因物異揚至今聲教地誰復計安攘

悲井澳 明黃瑜○按宋末童謠云江南破白鴈過又伯顏破抗遂至厓山而亡識云逢厓則止後伯○江南破白鴈過更無一寸土可坐自閩入廣隨波流氣塵暗天天亦愁黃蘆羅岸風颼颼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漁舟不行棄嗟嗟悲哉誰與告今悲復悲逢厓則止會有時星星之火奚滅爲若不見青苗行時不敢語人事已遂黃龍去又不見全牌出時不可回殺氣先隨白厓來衙王生鄧王死宋家刑賞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爾

孝子感虎歌贈黃粵洲 明廖暹○黃孝子遇於蒐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吞於蒐恰

若無於菟初來威烈咆哮未發石欲裂須臾鬱伏孝子前叩頭致敬腰爲折吾儕旁觀股交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荅旻嗟爾於菟良有神

哀歌書烏巖山 宋鄧光薦○歲云暮矣可奈何雲愁雨濕陰風多林壑摧殘海驚波慘淡一色無山河哀鴻嗷嗷敷腐羅深山短景一鳥過會看明日風淡和

沓潮歌 無名氏○海門積日無風颸滄波不歸成沓潮轟如鞭石吃且搖五空欲駕黿鼉橋驚湍壁縮悍如驕大陵高岸失岩巉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雲氣欻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噓吸揚朱翹海人征顧迭相招羣衣髮肖聲嘵嘵征南將軍登麗譙赤旗指揮德納納景昭昭烏死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瑤瑤

闡三綱辭 明黃佐○闡三綱者何闡幽以爲顯肖風也人之大倫系於男女遵則君臣蓋天賦帝迪存焉自世道汗亂賊作雖薦紳之貴妃主之尊泯滅良心入自禽門者多矣揆諸邑牒若馬南寶護趙孤於蒙秋滅下之時阮以子封股以瘳丈於垂絕之際蕭氏女當兵戈顛沛義不受辱蹈白刃甘焉此其出於編氓生於郊稚而忠孝貞烈卓卓如是嗚呼難哉顧世乃鮮有知之者吾故爲之辭

表忠 明黃佐○嗟沙涌兮龍蟠孔蓋駐兮鳴鑾啓蘭宮原埜襲褘翟兮芳蓀塵壓壓兮珮馬弭絳節兮蓂蓁日侵以施兮將夕逢不祥紛總總兮犬羊懷瑤京兮詔遞蹇將憺兮夕列江離兮山之間運極周章腥風騷屑兮血人日載奮余戈兮魯陽頓日翳節兮效死獻玉綮兮瑤漿揚紛磕兮焉澄荃胡爲兮澶而逝元輿返兮鳴條空梓枏兮會計悵驕望兮履綦風蕭蕭兮丹荔高厲逝西山兮遺碟蹈長吟兮累歔奄龍髯兮東海兮捐袂願千秋兮翱翔衙木石兮精衛

旌孝 明黃佐○嗟赤坎兮
之去兮何時魚鱗鱗
羅戶親莫親兮子父哀
股顧旻天兮憫下神靈
丹誠通兮齊速懺妖毒
蠶兮穫森森恍采入兮
可與兮晤語蒐彷彷兮
雲鬱兮晝陰世溷兮回
高駝君不可兮下臨彼
錦兮攖金君回翔兮倏
憫烈 明黃佐○嗟欖山兮
兮爰雉何爲兮羅於
蒻蘅淑女兮未纓佩瑤
志皎鏡兮冰雪氣凜凜
哉倏而闇兮倏而突採
日咨拘縛兮絲棼熊羆
玉石兮同焚朝北渚兮
兮受刃誓死兮身不辱
辱身不辱兮首離廿荼毒兮
崇岫搴橋枝兮采芳杜君
鱗兮環堵芝楣兮蘭楔草生
哀莫哀兮冤苦引鉏刀兮封
靈降兮燎寤班斕衣兮興舞
壽兮在亓羌遐舉兮高尋葛
有人烏啞啞兮遺之音誰
淚涔涔長盱啼兮淹息浮
極心阽側兮茲禽騶蟑兮
彼鮑簉兮毒蔓衣夫
倏下唶鏡兮奚心
瑤琚兮象珥芳菲菲兮若英
藥兮不可凌生不辰兮兵不
採吾鈞兮如雲抗虹旌兮蔽
黮華兮狗信信冠履兮共絇
交兮純束夕東亭兮轉鬻斂髮

始胎蒐爲虹兮沖天觀者淚兮如縻山有木兮
肆特余心兮不移木策策兮風翛翛金文兮翠旗
孝烏行爲孝子黃舒作 明陳璉○嗟孝烏尾畢逋結
雛成毛羽恫終日返巢向高樹養此黃口雛一朝
烏性矜堂上有親垂白顱此心直欲慕子輿晨昏
竭孝養親心自怡愉光陰不留親已殂白日慘淡
天糢糊淚血已竭眼欲枯高塚峨峨臨海隅清風
足愧鳥猶徒吁嗟黃生孝
義俱至行不但孝烏如
弔邵廷琯忠臣辭 明祁順○世有竭忠以致怨兮吾
不知其何因非夫子之不幸兮蓋
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勃興兮天命歸矣南
漢昏冥兮霸圖衰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以
逆天匪修備則通奸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
懇款兮縣忠悃之內宣彼倀倀其弗察兮羌獨以
爲狂言怒斥參苓兮諱藏痼病焚棄五穀兮烹羞
葷置身檻穽以酖毒爲良味兮

謂坦途爲險徑會敷窄於蘭兮獸觸門牆井石彳亍
兮悉以爲祥於物理猶弗察兮又何辨於奸良緊
庸愚之壅蔽兮固賢哲之所怪寧盡心於所事兮
忍坐視其顛敗握舟楫以要境兮修邊備而弗懈
人方視以爲安兮忽罹讒而遭害何親而可愛兮
忠何辜而見仇豈天運之使然亦人事之所羞身
雖沒而名存兮在夫子何尤覽芳祠之蓍址兮
山水助其清幽系日浮雲溟濛吁暧霽兮霜露滌
懷歘雪侵兮麟鳳就烹梟狠橫兮梁摧棟落大廈
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商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
古有之吾
又何傷兮

戰鄠陽爲義士熊飛作　明陳璉○戰鄠陽日光薄朔
風吹南來撼山岳梅關已碎凌
江枯斗大孤城竟誰托寒芒觸地狠星光邊聲徹
地交鋒鍔老奴潛縋城竟覆殘兵散敗如亡羊虎
頭將軍面如鐵義胆忠肝逾激烈倉皇巷戰接短
兵三尺龍泉耀霜雪洗誓戰死無偷生竟生不欲

勤王名臣山猛士多如
雨誰似韻陽戰有聲

山水辭　明陳琛○水何碧雲何黃漠然眞是水雲鄉
梅灼爍一夜東風盡開却幽鳥飛來不知去
芳心未許
閑偷啄

度大庾嶺　唐張說○東漢典唐曆南河復禹謀寧知
瘴癘地生入帝王州雷雨蘇蛩蟄春陽放
鴈鴻洄沿炎河畔登降粤山陬嶺路分中夏州源
得上流見花便獨笑看草即忘憂自始居重譯天
星已再周鄉關絕歸望親戚不相求棄杖枯還植
窮鱗洞更浮道消黃鶴去運啓白駒留江妾晨炊
黍津童夜櫂舟盛明良可遇應返洛城遊○宋之
問○晨躋大庾險驛轡駐復息霧露晝未開浩塗
不可測嶕起中華界信爲造化力歎安問徒旅鄉
關在西北出門怨別家登嶺恨辭北自惟勗忠孝
斯罪懵所得王明頗照洗廷議日紛惑兄弟遠淪
居妻子成異域羽翮傷已毀童幼憐未識踟躕戀

北顧亭午晞霽色春暖陰梅花滿回陽鳥翼舍沙
緣澗聚吻草依林植適繇悲疾首懷輩淚沾臆感
謝鴛鴦朝勤修魑魅○張九齡○常蓄名山意茲爲世綱牽征途屢及
此初服已非然日落青巖際豁行緣蓧邊去舟乘
月後歸鳥息人前數曲迷幽嶂連圻觸暗泉深林
風緒結遥夜曲情懸非梗胡爲泛無膏亦自煎不
知于役者相樂在何年○張祐○萬里南邊客辛
勤嶺路遥溪行逢水弩野店避山魈瘴海須求藥
貧泉莫舉瓢但能堅志義白日甚昭昭○明屈大
燦○十年誰識掩關情此際飛蓬尚北征母在每
爲貧日別客遊翻悔少時輕籃輿劍劘飄行李驛
路梅花擁去旌極目鄉園隔羊城

武溪深 漢馬援○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袁寄生善吹
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云滔滔
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水不敢臨嗟哉武溪何毒深

逍遥臺 唐張九齡○嘗聞薛公淚非直雍門琴竊逐
留遺跡悲涼見此心府中罔暇豫江上幸招
尋往事已成古風流獨至今閒情多感慨清景喜
登臨無復甘棠在空餘蔓草侵蔚光送落日勝氣
入幽衾水去朝滄海春來換碧林賦懷湘浦
非碑想漢川沉曾是陪遊日徒爲梁甫吟

過浈陽峽 唐張九齡○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深水
閤晴晝陰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惜此生遐
邇誰知造化心

張丞相園 唐張九齡○爲郡久無補越鄉空復深苟
能秉素節安用華簪却步園畦裏追吾
野逸心形骸拘俗吏光景賴開林內訟成知止外
言循匪忱成蹊謝李徑衛足感葵深榮達豈不偉

宣溪 唐韓愈○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
孤生非所任江城何寂歷秋樹亦蕭森下有北
流水上有南飛禽我願從歸翼無言坐自沉
向西客淚數行元白落鷓鴣休傍耳邊啼

皇岡山 明解縉○千里來尋故相家曲江南畔夕陽斜釣天此日開韶樂步上皇岡望翠華

靈鷲山 唐房融○零落嗟殘命蕭條托勝因方燒三界火遠洗六情塵隔嶺天花落凌空月殿新誰憐鄉國夢終此學分身

堯山 宋米芾○信矣此山高泉落青翠朝市暑木結蒼陰飛鳥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逃等箕潁上君白玉堂

皇岡山 唐韓愈○明時遠棄除北望詎令隨寨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舟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張相國九齡 唐杜甫○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堦未遑倚君金華省禍石歲崢嶸天地日蛙蠅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暴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撫蟬冠右地恩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追蘇耽井紫綬

映暮年荊州謝所頓庾公興不淺黃霸潁每靜窴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醒一陽發陰管淑氣合公鼎乃知君子心明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元暉擁牋誄任昉騁自戎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有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蕉絕大庾嶺向時禮敷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韶陽樓 唐許渾○待月江樓捲翠羅玉杯瑤瑟近星河簷前碧樹窮秋密窻外青山薄暮多鴈鶩未知狂客舞鷓鴣先讓美人歌君不惜通宵醉刀筆初從馬伏波

碧落洞 宋蘇東坡○嵯峩列仙府紫翠間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仰白月夢中遊化城果然石洞開巾有銀交纓纓我來畏人知恐爲仙者延小語輒響答空山雷自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唐介○余

生本孤拙所志在雲
邇來備臺選幸一當
謫區區數千里車馬
安席宦散無所事度
訪奇跡西山有石室
若天門闢中瀉一溪
兩厓張翠幕爽氣來
意何爲置窮僻局生
莫狀勝踐今始獲暫
纓上塵回頭謝朝客
恩未放還屢
遊君莫惜

南華寺 宋蘇軾○云何見祖師要識眞來面亭亭塔
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子一電
欽水旣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修行人三世債精
煉巾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眞相感動淚
雨霑借師瓢酌溪
水洗我綺語硯

韶石山 宋蘇軾○雙闕浮雲照短亭至今猿鳥笑
青宍君王自此南巡狩再使魚龍舞洞庭

南華寄蘇伯固 宋蘇軾○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
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
鴈子卿歸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
佛衣不向南華結杳火此生何處是眞依

余襄公祠 宋王俁○寂寞孤城野水濱亂餘猶見幾
家存女牆落日埋秋草官樹啼烏集暮雲
百戰從聞存國步孤忠誰復弔英魂
夜來遺廟荒庭月長逐悲笳不忍聞

開元寺 唐韓愈○橋夾水松行百步竹林莞席到
僧家暫拳一手支頭臥還把漁竿下釣沙

英州道中 宋文天祥○海近山如沃林深屋半蕪乾
坤正風雨軒冕總泥途白嘆鴞肩薄誰憐
鶴影孤少年狂不
至南華因例如薄化知幾塵患乃與我
醒夜夜夢伊吾

遊曹溪 宋文天祥○北行近千里迷復忘西東行行
夢中佛

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眞空
笑看曹溪水門前坐松風

玉華山 宋黃器先○玉華山如玉筍開屋連華蓋張三台道士開壇禮北斗九仙嶂下匂清雷是時玉皇正宣勑命我老人壽南極茅屋不驚風雨來子孫長大貢天穡

芙蓉山 明沈暐日○隔水攜琴出郭遊相邀高士問山丘松林到處陰疑雨雲氣飛來薄似秋井寒煙芳草碧石泉斜徑小亭幽披榛絕壁屏如削潦倒慚無片字留

韓瀧 明金幼孜○重泛仙槎憶舊遊酒酣乘興獨登樓隔溪好鳥啼煙樹兩岸殘陽送客舟懷古山川關雅興愚高天宇豁勝槩今何在惟有寒瀧凝眸昌黎東自流

虞帝祠 明翁大立○緣江斑竹此地近蒼梧釣樂呼山疑百獸舞石有八音雲嘗奏薰絃鳥自來圖萬里揆文教千年肅廟模

遊湞陽峽 明范鎧○峽流觸石石欲裂峽舟沂水心寸折繫纜心頭夜向闌驚浪沄沄寫寒月風餐水宿知幾年餘生可復瘴江邊愁絕不眠起披戶顧視海宇天茫然

燕譽樓 明符錫○燕譽樓開武水濱危欄十二對通津橋頭車馬時時競城上煙雲日日新山遐嵐光來几席風合芳潤襲衣巾憑高幾度情何極更上芙蓉望北辰

錦石巖 明楊起元○化邑茲巖勝金仙自幻裁丹青緣半壁珠玉落中台水帶西來意山當震旦開猿猴蒼木外雞犬白雲隈去來簷花晴亦雨山鳥僊還回太史藏書室眞人煉藥臺彩雲飛玉宇隹氣接蓬萊同看煙霞興慚無丹籙才長歌仍未盡呼酒更傳杯

天柱山 明李永茂○逃名路在青霄上泛斗人從緣靜須教竹影睡恐搖枝葉拂星垣留一柱撐天地俯視羣山盡子孫夜半烏道發高元自見中原孤

觀音巖　國朝張問政○蓬壺碧落嶺雲東靈鷲飛來
面面同莫道穿山無佛法分明鞭石有奇功
因尋獅子香臺外拾得蓮花玉洞中
不是慈航開寶筏陰厓那許一燈通

皇岡迳　明蕭遠○萬仞高岡揷碧空翠華亭畔氣菁
葱衡陽飛鴈來秋色荊水風帆挂落虹芳草
昔曾經御輦灘聲疑是奏焦桐南
巡帝子今何處愁見青山夕照中

丹霞山　國朝陸世楷○石梁劍闕斷還連新築雙隄
路蜿蜒金界開時天檜半珠衣覆處地無偏
孤峯儼示輪王相九品中分寶座蓮
紺宇珠林成不日掌光從此與燈傳

奉祀陳大將軍　朝鮮國陪臣○前身楊僕將舟師碌
碌黃金笑出奇此日謳歌窮海沸當
時髩白滿車隨丹青彷彿還多事文字揄揚
亦一時唯有終南與江漢千秋不盡小邦思

張文獻公祠　明丘濬○丞相祠前草色明我來端拜
仰儀型君臣萬古天無愧嶺海千年地
有靈湞水波澄寒玉潤韶山壁立翠鸞
停依稀猶似瞻風度九鶴翩翩集在庭

九成臺　明翁溥○南國支離獨抱琴聞韶千載此登
臨山圍席帽奇仍壯江抱芙蓉曲更深五嶺
瘴雲連瀚海孤城落日帶疏林臺
空鳳鳥無消息萬里憑高思不禁

羅浮山　六朝王叔之○晻靄靈岳開景神封綿界盤
趾中天舉峯孤樓側挺層岫迴重風雲秀體
卉木媚容○蕭磬○神哉蓬島合影羅岑南濱溟
渤西負桂林龍隈斜峙牛嶺旁升形高華霍德邁
衡嵋崚橫天起巘揷雲生襲匡藏景孤峯鳳立所
謂耀真仙靈攸集鮑靚棲偃葛洪餌丹梁虛王佐
控鶴軒鸞翠袍桂日朱霞冒冠寶文可佩冰玉宜
餐羣生浮瞬隙電盈輝枝葉禮義黜剝是非無因
獨往山阿采薇吐納沖氣卷服雲衣卞他利已骨
捐身跳至人齊物中還蘊妙柿心守一形灰道要
更吹姬笙椿琴阮嘯桃出李傍李生桃側無俟相
苗李僵桃食桃李雖榮終無久拖不摧松桂歲寒

表色日惟一味安止容膝神以動疲驕隨滿溢溢
滿則欹淳眞志畢積想幽人羨茲貞吉敢刻名山
勒銘斯實○江淹○紫煙世不覿赤鱗庖所捐白
雲炎海外蓋蓋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羅山前
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唐李白○桂水分五
嶺衡山朝九嶷江關杳安西流浪將何之素色愁
明湖秋浴晦寒姿疇昔紫芳意已過黃髮期君王
縱疎散雲壑借巢彝爾去之羅浮我還憩嵽嵫中
闊道萬里霞月遙相思○劉禹錫○海黑天宇曠
星辰來逼人人言羅浮上容易見九垠漸高元氣
壯洶湧來巽身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呼喔天
雞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司
馬退之○不踐名利途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
始覺塵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短明山瘦松亦
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生草木多
古色雞犬無新聲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
脫冠帶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路向曉雲冥冥○
宋周惇頤○紅塵白日少閑人況○緋魚繫此身
獨上羅浮開遠目浩然心意復吾眞○陳堯佐○
疋馬來遊十載餘倚欄正似終南好只好溪邊一草廬○習鑿齒○羅浮山下江天
碧琪樹夜寒秋露滴銀河倒瀉斗柄橫畫舸獨眠
看月色聞道山中多羽人藥爐丹竈隨朝嚥截得
籠蔥紫玉管碧桃花下吹晴雲桃花落地蒼苔紫
黍珠宮前暮煙起王母雲旗海上來鶴背松風浩
如水嗟予自是放浪徒瑤池青鳥應招呼何當結
屋薜蘿上淨掃朱霞觀玉書○明孫蕡○四百峯
巒江海上飛雲絕頂敞元都丹砂五色時光見紫
翠中天半有無觀裏松枝常駐鶴山間竹葉盡成
符鐵橋歸去多眞賞爛醉仙人白玉壺○陳璉○
仙山鬱嵯峨千古青未了樓臺起中天鐘磬出林
杪奇花散仙葩五色翔神鳥誰能躡高頂洞覽周
八表○宋古成之○憶昔羅浮海上峯當年曾此
寄遺蹤凭闌月色出滄海欹枕秋聲入古松採藥
靜臨幽澗洗寄書閒向白雲封紅塵一下拘名利
不聽人間午夜鐘○明陳獻章○絕壑飛雲頂扳

援幾仞若朱明分路入白鶴上天回細篆虫行竹
孤村犬傍梅賦詩憐老手誰喚大蘇來○李承箕
○天風吹上鐵橋頭回首乾坤五百秋萬里浮槎
滄海遠九疑雲暗鳳凰愁忽看天上春臺燭長送
人間夜壑舟凝睇茫茫正愁絕此心不是學巢由
○湛若水○聞歌一夜動幽懷直踏飛雲萬丈厓
翠靄浮空白日暝虹橋有路青天來三月二月春
之半千山萬山花正開笑問仙源杳何許雲濤浩
浩不堪裁○梁有譽○縹緲丹梯萬仞餘風塵回
首列仙居石樓積翠臨滄海鐵柱飛泉落紫虛鸞
鶴凌霞時自度松苓滿地日堪鋤何當歸訪葛洪
去四百峯頭好結廬○葉春及○紫氣關中露丹
丘海上山抗雲金作闕吸露玉爲顏白馬談猶在
青牛去不還似聞笙縹緲跨鶴出人間○王弘誨
○何處神山四百峯丹梯萬仞削芙蓉瑤臺積翠
臨暘谷鐵澗飛泉瀉玉淙丹洞雲深留鶴馭澄潭
秋漲整蛟龍七飛擬鍊超塵刼柱父安期信可通
曾仕鑪○石室春同入龍宮夜不眠青天雙瀑
下明月二樓懸冰蓋悲陳迹金書憶晉年何如綺
與角長賦采芝篇○林挺○神山浮海來上與星
辰通司命佐南岳作鎮滄溟雄雙樓吼危石鐵橋
亙天中巖端漱飛泉瑤臺錯玲瓏靈譎信超越玉
簡閟神宮誰其冥寂寥仙書未易逢俯拾金芝英
仰扳瑤樹叢梯雲望出日扶桑生海東天雞鳴中
霄寒波淡溟濛明霞太親人直接蓬萊宮不恨隔
中州走望禮羣公不邇聲利途逋客絕遊蹤亮哉
美吾土長願偃微躬○獨攜笻杖入羅浮四百名
峯今始遊飽梁可澗○獨攜笻杖入羅浮四百名
靚葛洪如有待洞雲巖月似相留一邨茅屋梅花
古半址松壇藥竈秋誰謂鐵橋人不到我將雙袖
挹仙飈○國朝尹源進○夢入羅浮已幾時名山
登眺喜相期石樓盤鬱松濤靜瀑布奔騰虹影移
五色鳥迎丹穀入百花選借曉風吹
送軒轅先生歸羅浮　唐李洞
髮雙瞳一帙經符帖布帆猿鳥爲蒼生慰所思

背鶴煎金鼎鬼神聽洞深頭上舉忘船過樓靜鼻中聞海腥此處先生應不住吾君南望謾勞形

題羅浮軒轅先生遺居 皮日休○亂峯四百三十二欲問徵君何處尋紅翠數聲深山都遺負浩來酒樵客容看化後金從此謁君知不遠求官先有葛洪心

白雲洞 明梁可瀾○人遊仙洞多迷路惟有仙源路不迷一片白雲開洞口野人還往小巖巒

送羽人王錫歸羅浮 唐曹唐○風前整頓紫荷巾歸向羅浮保養神石磴倚天行帶月鐵橋通海入無塵龍蛇出洞閑邀雨犀象眠花不避人最愛葛洪丹藥處露苗煙蕊滿山春

冲虛觀 唐胡宿○五粒青松護翠苔石門岑寂斷纖埃水浮花片知仙路風遞鸞聲認笑臺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淺一旗開馳煙未勒山庭宇可是英靈許再來

泊頭望羅浮 宋唐庚○何處不堪老浮山傾蓋親湖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凝靈藥漁樵或異人近前端有約丞相下須嘆

羅浮五色雀 宋余靖○五方純色染衣冠應是山靈寄羽翰多謝相逢殊俗眼謫官猶作貴人看

憶羅浮 明孫蕡○十年湖海厭狂遊長憶仙家境致幽陰洞雨龍眠白石古壇風鶴語清秋青楓化客深林靜丹竈成虹瑞氣浮遥想吹笙明月夜羣仙應已下滄洲

登飛雲頂 明歐大任○壁削雲浮萬丈梯清都近夏尚淒淒滄溟日浴扶桑外衡石花開建木西望入樓臺知海蜃坐聞風雨報天雞安期倘有東來約四百峯頭徧可棲

北還東洲見羅浮 明葉夢熊○名山曾記葛仙蹤海上重過四百峯雲近石樓來舊鶴天依日觀見長松結廬擬就丹砂鼎出洞俄聽太液鐘欲伴煙霞今未得祇憑清夢到黃龍

白鶴峯 明張萱○數椽正瞰蛟龍窟九死曾排虎豹關磨碣誰憐留瘴海痴仙祇合在人間濤翻怒石晴飛雪翠滴頹垣雨過山夢裏新豐已相識長安天上不須還

白鶴峯懷蘇文忠 明黃克晦○一片湖光萬頃藍鏡中橋影落三三水禽不畏蘭舟蕩出松杉伊人已遠芳洲綠惆悵青山隱暮嵐

韓山 宋陳堯佐○侍郎亭下草離離春色相逢萬事非今日江山當日景多情直擬問斜暉

遊西湖 宋陳堯佐○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疎煙漁艇遠斜日寺樓閒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開顏

過陰那山 宋蘇軾○欽有惠來潮既訪韓山再六日歸舟蓬鞅上乃聞高僧了拳結廬于此及茲一覽水石雲林誠爲羅浮仲擘也因賦此云○吾治有羅浮已爲東粵奇又聞有此山更爲羅浮

推中有唐僧者自言慚愧師瀹雲鋪法界輪月照禪帷色相窺峯石慈悲度蒸黎我來惠不遠僧去已多時佛骨藏金塔禪蹤看碧澗香浮空鶴舞鐘逐曉風馳吾自虛無寂中庸未發之

飛泉嶺 宋朱熹○梯雲石磴羊腸遠轉壑飛泉碧玉斜一落風煙春淡薄數聲雞犬野人家

潮陽道中 宋王安石○火輪升處路初分雷鼓翻朝雲嶺茅已遠無深瘴溪鱷方逃畏舊文脚底聞萬竈晨煙熬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終欲老耕耘

潮陽海岸望海 宋楊萬里○動地驚風起海陬爲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最盡頭衆水更來何處著千峯赴此却回休客中供給能消底萬里煙波一白鷗

題惠來驛 宋龔茂良○十里平疇際遠山土膏未動壑牛閑行人偏得晴相送不道虹霓望已慳○晴雲欲午常揮扇驟自是嶺南多氣候日中常有四時天

登東山 宋王翰○南紀莊莊盡海邦偶來登覽壯心傷千年廟貌留芳草萬里山河帶夕陽風景坐餘周顗淚詠歌難盡謝安觴暨儒懷古應何意讀罷殘碑一慨慷

行部潮陽 元周伯琦○潮陽壯縣海之濱海上風濤旦夕聞遺老衣冠猶近古窮邊學校久同文鹵田宿麥翻秋浪樓船飛帆障暮雲聲教東漸無限量楊清便欲滌朱垠

陸秀夫抱衛王入海圖 明姚璲○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赤縣已無龍髯直上天柩蕩純臣有如此留芳千古更無前

雙忠寺 明吳景熙○中唐天寶末萬里胡塵昏兩京既不守百僚爭竄奔恒恒張許公秉義江淮間睢陽抗要衝百戰閱險艱慷慨忠義士焦勞摧肺肝孤城忽食盡饑腸爲辛酸終焉費力敵西拜淚潺湲浚平生誓許國視死非所難忠魂上訴帝悲號達天關雄名垂竹帛聞風心膽寒靈祠依山麓千載瞻遺顏我來重致辭蘋蘩臨風發浩歌擊節空長歎

治平寺 明周彥敬○金碧樓臺倚碧虛此中風景似匡廬終龍一去海雲杳元鶴數聲山雨餘茶鼎煙寒僧落莫法堂苔滿客蹄蹴荒塘何處尋前劫靜看浮漚幻影疎

過朝陽詠文山 明王思○華一夢空燕市全歸眞俊偉皐亭長揖不爲乾坤壯千古心懸日

揖愧奸雄五坡嶺壓故月中幾度和平橋下路不禁清淚灑遺弓

送程松谿翰林謫居潮陽 明唐順之○窮宛玉堂惱鴻鴈隔南天水暗疑蒼蛟藏鱷峯高欲墮聞前席召誰道去經年

宋太子樓 明王弼○豐石爲樓雲與平樓荒空有石峭巖殘基草長陰狐嘯幽壑人稀野麟明少王羈竄悲海島孤臣忠憤殲燕京只今樓下潺湲水似爲當年作怨聲

督兵過潮州渡 明戚繼光○汗血炎方七見春又隨殘月渡江津行藏莫遣沙鷗識一片浮雲是此身

觀海亭 明林春秀○一水雲邊盡千峯海上回盤樓開倚闌無限思盃馬若爲裁

送鄒時吉歸潮州 明王錫爵○帝城砧杵動高秋柳色那堪送遠遊雄劍倚天輕失馬短蓬落日信虛舟春風愧我平津閣寒雪憐君季子裘十載河汾曾授策太平還許獻宸旒

泛舟西湖 明章曰愼○勝地濫陪冠盖客方舟同泛香片石崔嵬題鴈塔水雲鄉西山雨霽巖巒秀南浦風回蘭桂他年回首舊遊處兩岸棠陰還夕陽

文馬碣 明吳仕訓○神皐肖肖蒲蘆文相飛黃不可招騰霧夜過峯頂月斷風曉逐海門潮歸心萬里薤猶在裏芊千年恨未消却悻龍鬚終莫挽何勞疋練禁芻蕘

邀吳過庭登鳳山次韻 明陸寬○濁酒相邀亦可留霏霏人遠郭春濤細細流移榻孤峯因上已開樽千里共瀛洲年來戎馬西南急座有張衡說四愁

釣臺 明謝宣鎧○山勢依臺曲折成斷橋深處藕波凋孤迥勝地因年見廢興春水苦機枯柳臥夕陽漁笛野煙橫羊裘亦是尋常事浪有桐江身後名

瀧吏 唐韓愈○南行逾六旬始下樂昌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行者尚幾里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畿何由知東吳東吳遊官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儂幸不負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爲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獨聚雷

雷常洶洶鯨魚大於船乎服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賁羌事聖人于天下於物無不容比閒此州因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宜郎引分徃胡爲此水邊神色久懭慌颭大氣覺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期工農雖小人事業各自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窮功姦敗羣倫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竝未酬凡吏之所詞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自實已多敢不自侍賀

東山雙忠廟沁園春詞　宋文天祥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

容儼雅秋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好雄過此行細思量

發端州初入西江　唐宋之問

○問我將何去清晨溯越溪翠微懸宿雨丹壑飲晴霓樹影捎雲密藤陰覆水低潮迴出浦駛洲轉望鄉迷人意長懷北江行日向西破顏看鵲喜拭淚聽猿啼骨肉初分愛親朋忽解攜路遙魂欲斷身辱理難齊疇日三山意于茲萬緒睽金陵有仙館郎事尋丹梯

端州別袁侍郎　唐宋之問

○合浦塗未極端州行暫臨淚來空濕臉愁至不知心客醉山月靜猿啼江樹深明朝共分手之子愛千金

過蠻洞　唐宋之問

○越嶺千重合蠻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林暗交楓葉門香覆橘花誰憐在荒外孤賞是雲霞

端州別高六　唐張說

○異壤同羇竄途中喜共過愁來時舉酒勞罷或長歌南海風濤壯西江瘴癘多於焉復攜手此別傷如何

送端州馮使君　唐韓翃

○自昔風流似有鬚一門豪貴領蒼梧三楓亭暗橋邊宿八桂林香節下趨玉樹羣兒爭翠羽金盤少妾揀明珠懷君樂事不可見駿馬翩翩新虎符

送陸協律之端州　唐賈至

○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江邊數杯酒海外一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

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寺四首　唐詩下　共四首

○夜醉晨方醒孤吟恐失羣海鰌潮上見江鵠霧中聞未臘梅先實經冬草自薰樹隨山崦合泉到石稜分虎跡空林雨猿聲絕頂雲蕭蕭異鄉鬢明日共絲棼○薄霧綠西峽停橈一訪僧鷺巢橫臥柳猿飲倒垂藤水曲巖千疊雲重樹百層山風寒殿磬溪雨夜船燈灘漲危槎沒泉衝怪石崩中臺一襟淚歲杪聞良朋○蜜樹分蒼壁長溪抱碧岑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松蓋環清韻榕根架綠陰洞丁多斷石蠻女半淘金南滿鶯春至西樓送月沉江流不過嶺何處寄歸心○月在行人起千峯復萬峯海虛爭翡翠溪邏鬬芙蓉古木高生樹陰池滿種松火探深洞燕香送遠潭龍藍塢寒無燒禾堂晚作春更投何處宿西峽隔雲鐘

新興道中　唐許渾

○芙蓉村步失官金折獄無功不可尋初挂海帆逢歲暮卻開山館值春深波渾未辨魚龍跡霧暗寧知蚌鷸心夜撈歸舟望漁火一溪風雨雨巖陰

送新州鄭使君　唐戎昱

○誰人不譴謫君去獨堪傷長子家無弟慈親老在堂驚麑隨驛吏冒暑向炎方未到猿啼處參差已斷腸

蓉水容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
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信書滯一鄉

鐵坑山 宋胡銓○路入陽春境杳然非世間疑金
菊嶺原是鐵坑山日薄嵐烟重天寒酒力慳
人言兹地惡
我愛碧山顏

包公堂 宋黃公度○華堂傳繪事昭代得儀型迹與
蓂荅古名爭蘭蓀清風無遠近喬木未彫
零今日斷泥手
依然瘦鶴形

披雲樓 宋黃公度○飛樓跨危堞雲霧曉披披形勝
供臨眺公餘來燕宜江憤睥睨閣山入綺疏
奇風月本無價
君侯況有詩

翠巖亭 宋王瓦○一壑蒼龍玉峯巒尺五大人間怪
泉石紫外好山川寺近鯨宵吼林深獷晝眠
謫仙三百載
此樂有誰傳

題端州郡齋 宋包拯○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修
除終成棟精剛不作鉤倉充燕雀喜草
盡狐兔愁征牒有
遺訓無貽來者羞

香山謐然亭 宋李綱○渺渺煙波豐山玉磐紆帶
自回環雨餘嵐翠濃如滴地險江流巧
轉灣蟠磴迴臨鳳鳥道片心聊與白雲
閒橋南有此隹山水畫出賢侯几案間

登陽江望海樓 宋胡銓○君恩寬逐客萬里聽歸來
朱上凌煙閣聊登望海臺山爲翠浪
仍虛奇花應未
見名不下中書

遊銅石巖 宋胡銓○是處山皆石他山盡不如固非
從地出疑是補天餘下漏一拳小高凌千
湧潮拆碧天開目斷
雲飛處終身愧老菜

登城樓寄封州刺史 唐柳宗元○城上高樓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

廳春亭 宋胡銓○井邑峯巒繞郡城新臺高峙見南溟海瀾浩蕩連雲白江漢朝宗徹底清日往月來雙羽箭乾坤今古一鄣亭年年不改長春景遙想蓬山作畫屏

鵠奔亭 宋郭祥正○新江自南來西與端江匯屹然鵠奔亭遺意溢千載

東山廟 元林宗山○直氣神如在常爲此地靈扼開千仞峻巍鎮一峯青劍戟俨瑤砌龍蛇蟄翠屏愆陽戒時作憑仗起雷霆

陽江道中 元曹偉○客裏情懷惡鄉堪不值晴市聲驚曉夢雨意値朝行日暮江潮急春晴海氣清鳳凰山色好應有鳳來鳴

忠景廟 元蔡盡志○不受生前辱應榮身害封竹抽宵倚竹長劍在千古仰高風忠義節雨濕大夫松長灑英雄淚穴澆磊落

三洲巖 元陳嘩○三洲巖洞勝名里領東西拂拭濂溪字摩挲玉局題高明快觀覽嵌嶔費披騎恍若登仙舉歸來興欲迷○明韓雍○開闢分元氣陶鎔屬化工一拳平地上萬象大虛中感古思羊祜修旗慕葛洪登臨動高興長笑海天空○歐陽鐸○亦有逢瀛地等閒江水濱清光斜受月爽氣靜成雲剝琢傳鐘鼓雕鏤失斧斤視池泉正好一勾慰斯文

經端州峽山 明黎民表○風煙猶故玉信宿亦長途水繞羚羊峽山藏明月湖平沙魚火亂風落葉聲孤津吏休相問滄浪一釣徒○曾俊○

夜次羚羊峽口 明歐大任○端溪泊舟處今夕待秋六月舡揖浴崖恐龍魚吼浪驕遥舟欲搖天分五嶺險山來一江未須貪利涉五日候風潮

榜枻涼已到梧桐不用津人識藤簑自釣翁江波上啼猿峽雨中曙將催

遡端溪尋峽山寺　明歐大樞

餘雙樹影不見一僧歸
聽新鐘梵遙遙來翠微
重圍紺壁支香錫紅泉浣衲衣空

宿峽　明陳子壯

兒伏嶂靜覺猿啼風
○東峽行
來思設險他
日罷征西

七星巖　元王顯德

不同龍殿巖前珠滴瀝斗魁臺上玉玲瓏長
生石髓藏山嶂煉性丹砂閉井中雲路一朝還我
識鉢衣作翼便乘風
○七星峯頂聳蒼穹仙境塵寰迥
○明解縉
○桂水東邊度石
橋酒帘村巷見漁樵叢詞歌吹祈春社古洞穹窿
應斗杓附郭有山皆積玉傍星無路不通霄日長
衣繡過千陌行樂光輝荷聖朝
○黃瑜
○峭壁千尋獨倚空天開一室
井雲深小竇通安石山中淹沛雨醉翁亭上挹高
風不知洞裏春多少漫把榆花訪葛洪
○黎近
○

萬仞青峯勢欲摧隔江飛影入城來夕光荏苒沉
山閣曉色微茫近石臺啼鳥歇時疎雨過斷猿吟
處片雲開東風滿陌行春罷帶取晴嵐馬上迴
○淡日天初曙晴煙逐馬來鳥啼山谷應雲
井雲深小竇通安石
○張翰
○何岳共風
舟曉歸情更暢鷗鳥行
塵崧臺意轉親有星同照耀無石不嶙峋頓作鷹
揚氣龙宜豹隱身時
○巖深石花發雲靜佛燈懸坐對溪頭月還遊
梓
○巖洞何年闢軒車此日遊
去洞門開望闕心千里尋春酒一杯夕陽人影亂
太守看山回
○鄭璋
○
江流浴岸轉地軸倚虛
○巖洞深留席山花遠逕
舟曉歸情更暢鷗鳥行
塵崧臺意轉親有星同照耀無石不嶙峋頓作鷹
揚氣龙宜豹隱身時聞氛祲息臘盡即陽春
○熊
○巖深石花發雲靜佛燈懸坐對溪頭月還遊
物外天琴尊蓬嶼上笙吹斗牛邊勝會多惆悵山
靈謾笑偏
○倫以諒
○
雲深衣袂冷星落劍光浮石燕疑煙火林龍避客
舟放歌歸路晚仍度碧渠洲
○皇甫渙
○覽勝偕
朋好層巖傍碧湍七星懸絕壁五嶺獨奇觀龍洞
雲常濕仙臺露未乾賞心頻漉酒醉後幾回看
○
王泮
○勝覽七星山芒鞋絕嶠間蘿披風歷亂石

出水濱湲寶閣雲常護危欄月半環深尋有丹穴
乞藥駐朱顏○吳國倫○夙有看山癖茲山看不
羣郊源青黛合霄漢紫芒分壁暗吹陰雪巖虛宿
古雲總無塵跡到屐酒坐斜曛○趙志皐○遠地
瀛洲○國朝任埈○崧臺名與夙緣通乘暇聊將
勝蹟窮古洞深環天露巧危厓半出地浮空泉隨
鳥落懸藤下雲帶僧歸斷壁中坐
久忽聞鐘鼓發誰知擊石與眞同

遊石室山

明陳獻章○我行縱遠眺石室溷晴暉前哲有題蹟拭目
往讀之裴裒東壁下彷彿元公遺今古一相成光
風吹我衣虫鳴丹竈中莫仙胡不歸對之發長笑
宇宙茲何時圓蟾夜炯炯洞蝙蝠秋飛飛願言托高
棲行矣無是非○楊載○平生幽壑心所歷窮
地紀茲巖鬱靈秀濕沌窺無始玲瓏劃崩豁懸綴
出壞瑰晻映日月華合杳雲煙靡通天信有門隔
是差可擬撐柱疑神功空閟悟名理歲晏瘴氛消
山川氣清美既協賞心緣復遘良朋喜危坐俯虛
無劇談淹景晷流霞滿尊罍元氣隨杖履頹然成
夢遊邂逅洪厓子恍惚持洞章殷勤遺石髓期我
閬風岑長笑謝紛滓覺來率磐礴徘徊暮山紫○
王清○神斧何年奪化工倚天鑿破玉芙蓉洞簫
夜月來仙鶴石壁春雷起蟄龍萬古不將金鎖合
四時長藉白雲封酒酣猶覺風生腋疑在蓬萊第
一峯○黎民表○白玉樓中貯列仙浮來滄海是
何年風塵半出窻前地日月雙懸神裏天苔雜雨
花生坐榻澗舍春溜入平田輕舟欲采芙蓉去觸
散芳湖九點煙○曾仕鑑○海上仙山散白榆瑤
花如雨墮清都丹梯倒綴藤蘿黑石室清舍日月
孤駐舸樓臺簫隱映入天鐘磬韻虛無蓬萊淺
須臾事一醉同君臥玉壺○屈大均○彩霞飛自
赤城標雙掉凌空渡玉橋波上星辰三島接湖中

雲樹十洲遙層巖錦石晴相映小洞桃花晚
故飄共促仙杯駐顏色醉來同聽紫鸞蕭

玉虛宮 明陳子壯○矯捷看人絕飄搖定帝居旋看
天北界不駐日南車我意無行地山形亦步
虛安知崇上嶺
高穆數重餘

石洞醉吟 明茂相○羣峭蹄煙際逍遙白晝閒鳥啼
修竹裏人醉百花間選勝雲拖杖留題月
滿關平生躭逸
興吟倦不知還

汎舟流霞島 明區懷瑞○瀝湖春欲暮巖翠尚熹微
石檜低雲蓋風荷曳水衣潭魚迎棹吸
谷鳥狎人飛向晚仙
歌發前村采藥歸

翠巖 明王弘誨○蒼翠似纏
王鞭巖瞻壁立風塵表端笏誰當拜米顛

寶陀巖 明陸鏊○嵌空絕壁碧嶙峋磴轉厓懸水月
鄰巖半天桃嬌入座山中叢桂馥先春紆迴
千級天門迥崒嵂層臺星沼巡高
敞遠收江嶂翠更將亭子門湖濱

寶月臺 明陳子壯○李白居南國青山換九華聯詩
在高辟放酌出清漪相對煙巒錯相懸江漢
斜盈盈有臺月
長載洞中霞

崆峒巖 明沈孝思○杖藜縹緲及飛仙羅水透迤鳥
道偏望遠山圖青玉案探奇人賦白雲篇中
峯半壓松蘿色絕頂全收瘴癘煙
點空濛渾莫辨東巖斜月故娟娟

尋雲霖巖 明區懷瑞○蜗徑千尋雪蘚封水晶宮殿
轉重重淙潭遞寫蓮花漏響石虛飄桐木
鍾誰信垠函開異叟且將絳節附山童
慵來還問雲霖外得遇坡前幾尺龍

梅庵 明黎民表○名山宜結夏亦自斷塵情支竹同
僧懶烹茶愛水清石間敷席坐松下挾書行但
愜浮生意無憂佛不成○王洋○官懶簿書稀尋
僧人翠微白雲依榻靜紅葉近人飛愛爾能分供

憐余未拂衣禪心共明月相對欲忘歸○區大倫
○江聲帶蘭若靜者自相尋白日寒山道清風祇
樹林竹梅開徑淺鍾磬落雲深何必隨空去方知
塵外心○僧通炯○參眞同法侶支策叩禪關入
座一燈古冥心萬刼閒松風清夜靜花雨滌秋山勝地如招隱吾將日往還

望夫石 明徐渭○海天萬里眇無窮秋草春花插髻
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林挺芳○參天怪石影嶙峋烈女當時幻化身皓月
晚妝開寶鏡蒼苔翠袖拂殘春雪凝臉上鈐華碧
雨濺顯邊別淚頻夫壻何處是年年長對峽江濱

謁張相公祠 明歐陽盛○社稷雲雷會經綸宰相權
由來一旅興衆會是中興年力盡厓門水
功存杞國天龍宮骨未冷風雨洗虞淵

宿橫槎渡 明區大倫○日落端江晚維舟倚岸新自
多歸況意不負水雲身野火收殘市寒潮

下潭津明朝潮洞去應訪武陵人

端江月夜 明陸釴○離衣峽煙有餘水澄波暑氣微涼生蘋末引
樹隱高城烏影靜庵海天一碧秋無限遙見孤雲嶺外飛

遊香山 明劉三吾○香山碧立百餘尋積雨苔生太古陰但見懸厓蹤跡在欲尋往事歲年深勝
遊天與皇華使空谷時聞伐木音盡
道春來好遊覽登臨忽動故鄉心

重過封川 明林希元○十載經遊地停舟感慨多江山元不改人物半消磨風定帆虛挂花殘
鳥倦歌故交情不薄青眼重相過

宿鼎湖山白雲寺 明區懷瑞○洗泉凡幾曇不覺庚雲高密蘚飛炎雪低松散海濤人
天多聚錫星漢想容舟
向定僧夜莫教塵夢勞

閱江樓 國朝趙廷標○梅陰黛色入簾多錦席涼生
瘴雨過檻外星辰消蜃氣尊前簫鼓雜蠻歌
千秋俎豆思新建百代勳名仰伏波此地只今稱
重鎮無勞洗甲挽天河○端溪凡五至
四上閱江樓天闊潮聲壯雲圍地軸浮名城臨北
斗幕府肅清秋深坐籌形勝巍然凝石頭○史樹
駿○端溪供客眼只有閱江樓雅望緣都督高臺
自石頭七星迴夕照雙峽鎖嚴秋不待探形勝憑
欄興已稠

披雲樓 宋王亙○飛樓跨危棨雲霧曉披披形勝供
臨眺公餘來燕宜江橫睥睨闊山入綺疏奇
風月本無價君侯況有詩

望江樓 明馮煥○山城倒影浸江流落日凭欄寄遠
愁天北紫雲樓閣迴嶺南青草瘴煙浮頻搔
短髮驚秋暮獨上荒臺對景幽萬
里遊人無限意一聲長笑起眠鷗

瀝湖春汎 明區懷嘉○雙槳悠悠度瀝湖霞光繚繞
鎖蓬壺問來欲徧登山屐爲問人間路有
無

至端州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
題壁慨然有懷 唐宋之問○逐臣北地承嚴譴謂
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峽路多
千山萬水分鄉縣雲樹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
端州紫石歌 唐李賀○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
割紫雲偏剖抱水含滿脣暗灑蓑弘冷
血痕紗帷畫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熏乾膩薄
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
硯寬頑何足云

石室歌 宋柴夢觀○維彼有物眞混成參天植地莫
與并數峯離立北斗橫爰界此巖名七星其

一儼若洪鐘形鐘虛其內完其聲巖扉晝夜雲爲
肩松間老鶴眠不驚千尋翠壁高稜層倒垂石乳
凝瑤瓊中有一室敞且明弗假上棟旁疎櫺朋來
盍簪皆豪英脫巾坐石飛金觥賞心旣愜醉復醒
題詩掃破苔痕青諸君飲散仍攜行焚膏列炬探
杳冥有井深可潛龍靈有泉潔可濯我纓寒衣試
就高處凭飄飄兩腋清風生箇中

冼廟 宋蘇軾○馮冼古烈婦翁媼國于茲策勳梁武
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淄錦繖
平積亂犀
渠破羣疑

遊觀山 明孔鏞○偶來山上覓靈跡路入墢花夾
翠松琳館也隨兵燹廢獨留仙井最高峯

丹竈 明鄭阜義○仙家雞犬去無存丹竈空餘火
不溫萬古靈蹤何處覓淡煙荒草暗孤村

石船 明魏浣初○昔駕天風去今從委道傍堅頑一
片石苔蘚四時蒼嶺水難爲渡蓬山不可航陸
沉雖浩刼豈亦倦津梁

小函谷關 明吳國倫○重巖新設險一旅獨當關飲
馬江流細楊旗石影閒天威行萬里使節
領諸蠻勿訝青牛
度遙瞻紫氣還

如占城經吳川極浦亭 宋陳宜中○頗風吹雨過吳
川極浦亭前望遠天有路可
通環嶼外無山堪遊首眼
月高時人未眠異日北歸須記取平蕪盡處一峯
圓

過吳川望海 明解縉○吳川望海水溟溟萬斛龍驤
一羽輕沙磧煮鹽凝皓月潮痕遺貝麗
繁星碉州夜露金銀氣神電晴嵐鶴鶴
鳴玉節南來天北極安邊歸頌海波平

鑑江亭 明吳國倫○地近南荒萬嶺回石亭斜倚鑑
江開鄉心苦被蠻雲結客淚遙含海色來六

月孤城喧鼓角千家落日閉蒿萊炎
方多難何時解極目重溟有淚轉自哀

重泛鑑江 明吳國倫○並左門雲氣落沙磧雨痕新砧杵千家思兵戈
萬里身幾時蓮葉舫江漢坐垂綸

郡治東齋 明吳國倫○城枕蠻江曲堂開署角東總無神爵異不黍素絲風天地何常主浮雲此暫同閒來隱几臥猶似鹿皮翁

謁范祖禹墓 明吳國倫○出郭平堤曉霧重停車宿莽甲遺蹤林間斷碣題金馬塚上孤雲臥石龍形管細書今尚在容炎荒寸土千秋骨誰擬行藏似蔡邕

題鄒汝愚祠 明吳國倫○梁獄鄒陽解上書一官流傍海雲居虛傳彩筆千霄漢無復青藜照石渠賦鵬湘南年竝少頌鱣門下客全疎荒祠斷碣蠻煙裏日落楓林黯不舒

送吳明卿移守高州 明李犖龍○中原五馬日駸駸嶺外翻傳俗吏稀逐客也須常作好使君安見遠遊非臨好當歸飄泊秋風同一葉幾時還向帝城飛

望海樓 明王弘誨○萬頃滄波檻外明三山巨浸接杯平扶桑日抱毳罷穩窮水雲連島嶼輕池頒樓臺含蜃氣天空雷雨送潮聲風流仙令憐方朔欲賦元虛愧未成

諸將詩 唐杜甫○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會爲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貞翼聖朝

蠻家詩 唐項斯○領得賣珠錢還歸銅柱邊看兒調小象打鼓試新船醉後眠神樹耕時語瘴煙不逢寒便老相問莫知年

渡海安 唐沈佺期○嘗聞交阯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尉佗會馭國翁仲久游

泉邑屋遺吐在魚鹽舊產傳楚人遥捧翟漢將下
看鴈北斗崇山挂南風漲海牽別離頻破月容髮
驟催年昆弟推由命妻孥割付緣夢來竟尚
擾愁委病空纏虛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

巡按廉州 明周叔逵○此日停驂合浦邊南溟吹浪
年使節肯交沾瘴雨清風謾自掃蠻煙
回瞻北闕祥雲下暗數修途動十千

曹氏園亭 宋寇準○野靜長原迴亭開夕
吹清登臨時一望海樹與雲平

天寧寺閣提花 宋李綱○水雪風姿照坐寒炎方相
遇且相寬紵衣縞帶平生志正念幽
人尚
素冠

題旌忠祠 宋祈彥質○英公英特姿談笑安社稷政
始生隙身危在功高廟燭不可赦猶未宜遠斥禍機尚在微彿髣
語無與直流離死窮荒志士氣阻塞相望纔幾年

兵禍忽如昔梟鼾夜如雷斯人那復得禁中翻故
書獲見公手蹟按圖或可至臨岐恍若失空令我
輩人濫處獻納職茲來海康郡再拜淚盈臆荒祠
閟上隅尚憶髭如戟人事何足論莫辨顏與跡

湖光巖 元曾留遠○天風吹送入闔船來結遊湖未
了緣一徑僅容心秋月寒潭外客思孤雲夕照邊
却笑梁鄒元不飛鳥過四山如護老龍眠禪
到清吟空抱斷碑傳○國朝洪泮洙○獨步巖頭
四望空雲堆樹裏影朦朧遊魚縱壑穿波徑野鳥
踏晴向晚風半榻撞鐘緣未了萬竿飄竹韻猶工
青山若解主人意

過遂溪書事 明蔡經○百雉荒城小嶼陰熊車行部
留作磨厓萬古同

宿橫山堡 明翁溥○空山落木雷陽路野戍荒煙歲
雨深戎馬共馳黎母役催科應憶石濠
吟海隅多事嗟民瘼保障須存撫字心
此初臨野田索莫人煙少茅屋橫斜風
將暮夕陽繫馬向孤城窮徼何人歌五袴

十年湖海戀明光萬里庭幃思故鄉
冠蓋明朝問民俗鷓鴣鵠人腸

舒嘯亭 明魏潮○鬱懷何所舒長吭向誰嘯優優簿領間妍華忽素皓況茲牢落軀厭聽咿嚶恥逐紈綺流愛魷山水余宗有嫩人英聲越海嶠調軒亭結茅茨樓船泊清澳時迓五馬賓來遊恣遐眺赤嶺蕭晴煙萊祠凝晚照西湖一棹橫南渡郡帆到杭秣緣盈疇荔榕蔭滿道景與趣昭融民同物懇俾扶搖欲圖南斥鷃謗合笑

歲寒亭 明魏潮○廨宋蕭條近海安小亭聊此縱遐觀直披荊棘尋前古剩種松篁耐歲寒雨過碧街來舞鶴月明郊無壘民安堵詩酒何妨詠伐檀

望闕亭 唐李德裕○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重城

水南村 唐李德裕○珠厓風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門鸚鵡巢時柝結子鷓鴣啼處竹生孫魚鹽家給無墟市禾黍年年有酒尊遠客枝黎來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買愁村 宋胡銓○北往常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草荒煙正斷魂

余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宋蘇軾○九疑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日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予白髮紅顏如君長莫嫌兄弟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生生平學道眞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地輿志為海南萬古眞吾鄉

渡海得子由詩 宋蘇軾○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戶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悲白

儋耳郎事 宋蘇軾○霽靄收威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鵬電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忘欲放逐臣回

汲江煎茶 宋蘇軾○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餅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盌臥聽荒村長短更

通潮閣 宋蘇軾○倦客愁聞鼓角聲長淮貪看白露橫秋浦不覺清林沒晩潮

上東山 明余繼先○曲磴荒臺冷舊遊空餘猿鶴故山秋老僧相見還青眼倦客歸來已白頭淚笑生涯皆墮夢堪轉憶浮生事雲自悠悠水自流

璞墩 明丘濬○昔君築墩當近林種桐十載期製琴今君築墩向遠壑移石千山期得璞斲昏來往兩墩間功名富貴皆等閒有時哦詩石上坐有時拂軫桐陰彈鳳凰鳳枝老秋蕭索却傍雲根事耕鑿

琅玕箇箇拂雲飛飛逐風落一溪流碧灣半塘泉聲琮琤鳴珮瑞山舍輝兮木舍潤人言此地如崑岡瓊枝琪樹羅階砌夜深疑有白虹氣藍田餐法曾試無此平種子應生未我家城西君城東樑雲石磴遙相別來莊莊隔煙海置身遠在羣玉峯何時對子盧胡笑把酒同澆磊磈胷

五指山 明丘濬○五峯如指翠相連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王世貞○東南欲盡覺天覽鼇立高峯障海瀾掩日修羅雲外掌摩空銅柱露中盤倒成華岳峯峯秀寫出鄒公朶朶寒寄語地靈王學士九重今借指南看

東皐 明李東陽○日日沙頭看鳥飛柴門剛枕釣魚磯鷺鷥驚見海穿月客笑不知風滿衣鄰舍牆邊呼酒近故人天上寄書稀從今小隱須稱大新向長安市上歸

讀海忠介平黎草 明王弘誨○九死批鱗歷險艱一生祗柱障迴瀾孤忠耿耿雲霄上
正氣堂堂宇宙間南海青天名尚在中臺冰月
望猶寒茂陵他日求遺草黎議從誰策治安

渡海口 明許子偉○路斷天涯得少停樓船簫鼓日
逢迎三更挂席渺滄海二月乘槎老使星春
氣愛如帷下臥潮聲細入枕邊聽
裴頠喜充行篋依舊懸車敍水亭

馬鞍岡 明董其昌○鞭石何年自海東平岡一躡類
行空標形笑取山靈駭黃牝牡中
入驪黃牝牡中

荔枝 國朝牛天宿○綠樹枝頭綴絳囊花開常帶洞
庭霜色如馬瑙無瑕珀味似醍醐有異香清入
心脾詩思爽甘沾脣齒酒腸涼東
坡自願常為客何怪紅塵驛路忙

羅岡即事 明鄭人達○羣峯攢若戟一岡如鑑平原
空豺虎跡谷遞鷓鴣聲野汲蓋為茗山炊
灌作羹隔籬亂黃
犢何事欲觀兵

渡程溪 明陳獻章○山作旌旗擁江絣鏡面平舟航
橫經過悅城曲　乘曉發雲日入冬晴鼓到江心絕槎衝石角
無語笑浮生

南嶺登高 前人○嵯峨翠黛與雲霽遣興尋幽策杖
藜門酒村前黃犢小捫蘿煙外夕陽低樹
流空翠當簷入鳥弄清音隔岸啼却
憶謝公逢此日不嫌屐齒印香泥

贈別駕陳蒼崖平黎詩 明
有客揮戈來干城四黎收拾
不旬日千巖萬壑回陽春自古炎南稱重鎮臨戎
閭外貴神迅前時都督有趙公至今猶掛征蠻印
去年韓公來大藤一十四萬皆生擒誰知別駕貞
丈人秋毫無犯除妖氛書生事業還恂恂獻俘將
功歸帥臣帥臣獻俘向天闕別駕之功能縷陳始
知別駕非南戍行佐堯階舞干羽

藝文志補遺

碑記類

唐李邕端州石室碑

日者託宿祕篆寄傲神府撰奇討異汪靈通感冥接海堧遐矚語以爲宛此山郭介在江墳薄人寰騰物外妙有特起靈表湏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衍洞穴延袤中堂墜怪積以萬殊砰地形以千變伏虎奔象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沸渭飲杳篠而羣峯嵯峨飛動逼人屹聳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一變天時寶乳鍊於玉顏石牀列於仙座隔斷塵境矯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昇嗜慾雙遣形希羽翼志摩雲天泰漢之間莫知代祀義皇之上自成遐邈當是時也吏修其職民恬其業流冗歸止介特又安於是命友生挾琴酌一歌一詠以遨以遊莫不解榻於斯加之杖龍遺

士駟馬凌晨避暑窟室締賞林巒擊石如鐘酌泉如水固亦轉丹竈掇紫芝迹參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求者矣開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李邕撰

劉禹錫刺史廳記 此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常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析郴之桂陽爲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義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其郡邑東之望日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歉者以萬數回環鬱遠迭高爭秀西北朝拱於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交流而合輸以百數淪漣洏湍擘山爲渠東南入於海山秀而高靈液澡漉故石鍾乳爲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贍卉物柔澤故紵蕉爲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檜土宜陶旅故侯居以壯聞石佯瑯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颯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涼飈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噬濕抵堅而散襲山逗谷化爲鮮雲故罕罹漚泄之患函有華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員外郎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遷也不足償其責故道貶爲郎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囊之騎竹馬比向相傒者成仕郡縣中輔來迎下車之日私唁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於壁端宰臣王晙俾鄉劉晃儒官嚴士元開人韓泰俞拜焉馬或久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厭官翹顒載詠于歌謠余不佞從郡公之後肇武德距於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史中山劉禹錫記

徐浩張文獻公神道碑銘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公李格于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在中宗時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睿王敬漢陽王張扶陽王桓南

陽王袁博陵王崔光復宗社在元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燕公始典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熾一振綱紀再闡皇猷始典公爲之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孤受氏良位爲帝師華才稱五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葉貂代有大賢時稱盛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佘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爲求著名大父諱子胄越州刺縣令烈考諱弘愈新州索盧縣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藻光力行未舉地積高而成嶽雲父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爲人傑弱不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甘棠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燕公過嶺一見文章益深提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祕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焉始興北嶺峭險巉絕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會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右補闕尋遷禮部司勳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起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爲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使出免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賢亮能勞事澤被膏雨令行祥風屬燕公冀斯文將喪擢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將拼擯窮棲歲餘深不得意渤海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扈從北巡使祠后土會紙初爲纂進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累乞歸養上深勉之焉遷公弟九皐大章官近州伏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內憂中使慰問賜絹三百疋奔喪南歸附葬先塋毀無圖生啗不容粒白雀黃

犬號噪庭塋素鴈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有感乎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口勑敦諭不許為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祈終喪手詔有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為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賜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初公作相也奏釋元戎皆取良吏不許入奏罷嘗戰諸軍兵省年支賜詔臣讌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始興伯又明年千秋節公卿皆進贄鏡公上千秋金鑑錄五卷述帝王興衰以為鑒戒公直氣顧問於公公曰子弄父兵其罪義不回范陽節度薛王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領上極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公曰子弄父兵其罪當笞況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上因涕泣遂寢其奏武惠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有興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何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商隱太府卿裴公伾先不禮中官皆忤上旨必在誅譴公全庇焉幽州節度張守珪緣降兩番斬屈突干將拜侍中涼州節度牛仙客以省軍用將拜尚書竝觸鱗固爭不奉詔平盧將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為必亂中原上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為賊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留中不行公進諫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妃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當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嘉運籌上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為不可妄舉結後代讎非皇王之化也上又不納及海氛亂常犬戎迎命元宗追嘆曰公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部州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諷諫後之作者所宗仰焉上表論事多機密入皆削藁人莫得知嘗以致君堯舜齊名管樂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循資格置採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缺政百揆時序庶工允釐同儕見嫉內寵潛搆罷公為尚書左丞相初不介意居之坦然執

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姪藏器幼孤未建豐碑乃刻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浩義深知已建以文章禮接同人惠兼甥舅薄技効德無愧其辭銘曰鳳生丹穴鵬翥南溟天垂粹氣地發精靈傑生我公揚於王庭甫稱降神誕表騏星學究經術文高宗匠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義柱石謀猷帷帳王綱允釐帝采惟亮退居右揆出守南荊元鶴緝翼青蠅營營不瞑猶視雖歿如生昭昭令名千古

作程

宋胡寅新州竹城記

新昌郡自兩漢及齊皆縣置號曰臨允至蕭梁氏始升爲新州廢於隋而復於唐本朝因之既七百年亦可謂古郡矣然有城而無郭無以攻其故惟城之北曰朝天門者斷塘翼之鼇然猶存讀其記則政和中太守古公華承詔所爲經始之績未就緒也城纔一里百有十二步耳僅容州治列廩獄餘官廨民居悉在城外莫爲保障理不應爾紹興二十年八桂

憲者索公所用劾奏權臣豸官得罪借以爲累貶荆州長史三歲爲相萬邦底寧而善惡大分皆憾者衆虞機密發投杼生疑百犬吠聲衆徂皆怒每讀韓非孤憤涕泣沾襟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遘疾薨於韶州之曲江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荆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曰文獻公越來歲孟冬葬於洪義里武臨原近于先塋禮也夫人桂陽郡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淑慎宜家齊莊刑國環珮有節纂組皆工幼作女儀長爲內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奉養深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弟九皐宋襄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略等使殿中監季弟九章溫吉曹等州刺史鴻臚卿腰金拖紫三虎爲榮立德行政二馮推美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姪抗殿中侍御史文吏雅才

黃齊義鄉由肇慶別駕來攝郡符値鼠盜數十輩倀山爲害官兵三討而未克坊市數驚最後受諭出降人猶洶洶義鄉於是有興築之意會眞拜郡乃俾推官朱洵權令黃麈巡行四周求古遺跡相今所宜摽示其處分委兵馬監押趙公儁巡檢董元縣尉周祺各督所部丁夫彝凹凸裨狹虛基址既堅取野竹駢植之環亥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月而畢不愆於素或曰闢土爲城不易之道也恐其未堅則有蒸而築之者矣虞其易圮則有甕而石之者矣今也望固禦於檀欒蔽翳之間會是以爲可乎唐大中中王式爲安南都護始至無城池式乃立木柵塹其外而栽竹焉是時詔蠻浸逼莫能犯也孰謂竹不特哉凡物有同類而殊材者斯竹也引稍如城分枝如棘既衆且多森如蒺藜其叢則轇轕緻密望隔表裏及歲久而愈繁雞鶩羔豚不能道也或者火之異哉昔樊川子目于郊園賦所見者有曰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兵縱兮密陳而環衛始以爲詞

人之空言今施於實用乃如此物孰不然在人處之且方言刺竹曰筘竹工庸告蓋嶺南謂刺竹云工庸告成竹日盛長州之人歡喜晏然若有壁壘之恃咸曰後之來者與公同志本之以德政重之以備豫申嚴戒令有培勿剪非特甘棠一名伯之思也其爲斯民之惠所覃遠矣美義卿勤於職業厚於愛民興利補弊甚衆新興戶知之若推排丁口以均傜賦役既新子城樓觀雉堞又作南門及竹城則其最大者也郡學正麥克等來道耆老之意恐久而無傳丐余爲之記余憂患疹疾筆力衰老不能兼載衆美獨其最大者而書之云爾

傅雯南恩州孔子小影記

先聖之貌像去聖既遠見於載籍者或擬之黃帝成湯或謂其類唐堯夏禹其他世傳追似之說有不足道也竊惟夫子之道天下後世仰之有如異天壤而共處越宇宙而同時至於先聖素王之表則學士大夫往往常患所傳或異鮮得見其眞

雱頃嘗得夫子四十六代孫孔宗壽家藏小影乃
唐人吳道子之名筆載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
子見者莫不竦然注其耳目如出乎其時如見乎
其人如親侍於洙泗之間豈易得哉雱叨守南恩
州教授陳君輯請圖其像於州學御書閣且曰此
唐名筆嶺海所無況經兵火之後其像左難得若
表之閣中不惟俾遠方士子得以瞻仰誠有如親
與十哲摳衣請益於吾夫子之前豈不甚善乎陳
君潮州人講學傳道於此行且及瓜愛此土士惓
惓有不忘之意而此邦之人亦樂君之教而不厭
故於言詞之際嘗有勉勵邦人之旨蘇東坡作潮
州韓文公廟記有曰始潮之人未知學及公命進
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人皆篤於文行至今士流
輩出爲時顯人者甚多皆韓公有以勉之之力也
今南恩自朝廷復興庠序以來士之峨冠博帶爭
趨塲屋者幾十人其間篤志肄業者固亦不少而
書名桂籍者獨未聞豈潮之人可以勸激而南恩
獨不然哉竊嘗勉以陳君攻玫之意而復表以名

筆眞像使邦人益知嚮風他日掇取巍科翕赫嶺
海者豈潮之人獨擅美哉念是事不可以不書恐
繪圖不能久傳再刻之石且冠以四朝御贊使學
者咸知列聖嚴師重道之意如此紹興辛未季秋
重陽
日記

張維永濟行宮記　永濟夫人龍母溫者晉康郡之程水人也

始皇帝時夫人浣於江藏於器中後有物如守宮破卵而出長數尺性喜水投之江嬉遊自適每夫人往觀輒以魚置其側而去一日夫人治魚誤揮刀斬其尾遂不復見又之復來徧身生鱗文有五色頭有兩角夫人與鄉里始以爲龍郡守以上聞秦皇帝遣中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於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數旬至始安郡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還龍復引歸凡數次夫人果以疾殞既葬西源上後大風雨其墓忽移在江北即今悅城也闔境畜乘皆

簇棘剪爲徑而後可步僅十一存者忻然如釋潛
淹而有感主人睞之色少尹林君華請効力遂
卽其處爲堂繪大父像以
植者曰留公梅示不忘本也堂成季父帥其屬奠
謁祠下邑之故老秀民咸在相顧咨嗟頓生恭敬
已而走書京師謂元剛曰汝其識之且以林君所
述之槩推大父之發軔也元剛尚未齠孫行後十
八年迺獲錄事焉追思平生不自知泣下雖然大
父之陰德在人而猶有存者蓋丁田米折錢之爲
民病也久矣前任者以爲官爲家漠無一語及民
大父獨慨然曰陽江錢荒而米狼戾舍所有而誅
所無重困百姓也請於郡郡難之遂白于漕祭酒
芮公曄矍然起謝曰尉愛民如此敢不敬聽率從
輕簡民至今賴之方大父爲尉也而能以憂民
爲心經綸之業已兆於此世人之能以小至大者
蓋亦於其初而加之意焉嘉定五年二月既望爲
陳公奉貞烈祠記自仙羊而上入綏水六十里爲
四會縣踰水之二十里近西樓

汗而疲困晝夜號哭有聲如人遠近神之共立龍
母廟於墓榜祈禱應答如響唐大和中李景休會
昌趙令則刻文於碑詳矣大朱熙寧丙辰歲交賊
犯順皇帥致討兵甲糧饋之運舟尾相繼未嘗有
風波之虞使者其言夫人有功於國宜在祀典戊
午詔贈龍母爲永濟委官增修悅城廟貌樓居宏
壯州之西南隅夫人行宮枕江于下臨石磧其居
高爽而棟宇頹壞風雨莫庇郡人徐曉王恩陳京
等議欲率衆營構一新衆意未齊會維以罪來隸
郡籍因爲文出錢以倡率皆奉行率錢得五十六
萬鳩工聚材踰月告成祠堂邃深拜閣巍峨門廡
廊廡儼然有序制度不移不廣而木石精悍可以
延永望者莫不偉焉
馮乙丑春日記

留元剛留丞相祠記

恩平有二陽陽江簿尉廳我
官也尉舍餘隙地官閑無事植梅數十本磐礴其
下去之四十九年李父作州來訪大父故址叢榛

峯林巒蔚然榮長而森秀崇岡突下四望平遠是爲貞山烈女之祠舊記唐貞觀元年建妙虛宮歲久爲墟沒一百六十年實貞元三年有女文氏父毋已許鮑生未嫁生樵山斃於虎文氏匍匐赴其喪服衰三年事公姑謹潔甚而感愴忽然歸遯於山之陰不與世接影響冥邈人莫迹其處貞元十七年高秋九日天氣澄澈俄有異雲起西南幡幢管磬擁一婦人於杳靄間謹謂文氏女仙去今升仙壇具存郎其下爲祠晨香夕燈歲時不懈遇水旱祈禱罔不昭答公奏到官數月春向深不雨令尹陳侯希默相率拜祠下僉曰茲祠尚矣舊記不足以傳遠請更而鐫諸石令尹舉手見囑越翌日雨大作乃笑相謂烈女之意欲遂成斯文乎予謂前輩罕言神仙事以世所傳者多幻而近誣今文氏純介之行表見於世其識不凡其神不死英靈精爽實與天通距今數百年而惠澤一方顯應如是豈可掩沒也哉因載其實以與此山共傳紹興三十年四月一日

曹總修澳田記 郡帶江流舟楫所道厲風時作白浪如山淪沒者相屬也城東古澳以避風濤其來尚矣歲久弗治壅爲平陸前守秦君始命濬之未再期潮沙日積艤舟則膠君拯人於未溺信仁矣然歲必役民以修吾懼其難繼也因念得田數十畝以給役事則民不告勞居無何郡人杜高以田訟質於有司閱其辭弗決者累年予即據律以折之高喜且感義入其半以永修澳先是淨磨有市私田以育妻子者因籍之并以光孝寺僧典領歲度其入儲工以修自是舟涉吾境無墊溺之患里民無揭作之擾一舉而兩利始願適矣秦君實推輪於前予敢不成之近時仕者事必已出若前人善否未始深究一切更之而後已予謂政有弗善淡日而更猶竊遲之事苟宜爲必相與維持庶乎可以行遠來者毋違斯言毋壞前規其活人也可旣乎

王中行東莞縣遷學記 東莞故郡也後爲監郡監榜猶在及爲縣地軼賦夥

長材秀民之戰藝有司者倍他邑士而館之宜稱邑左三里許有闖于榛管間者曰學也棟宇綿蔀絃誦寂寥今幾何年哉余領邑未閱月士襜然前日歲久室老學宜新莽蓼獸逕地宜華詰其地以一二對鳩衆往瞻與故址相唯呵其孰從違歟謹按唐史志東廣名山二邑之黃嶺其一也官廨釋刹之直是者率非匹有山自東來矯而南去邑有百餘步正與黃嶺相宜主中舞外曠地屬黎氏余不正而得之若天造地設有待然遂進邑士答之子直化本也既得卜不容以豐儉計於是以樽用儲贏一徙而新之僦工市材一准外直門廡殿堂層而立翼廡爲齋兩相向因直廬而閣之爲堂綴之下至庳榻亦集向之荒者治庳者敞險者豁闕者備脉故規豈直什伯歟學成尚以都養盧粥公田輟網租民畝失籍者悉歸歲入倍於曩且增弟子員以充之自經始至訖工凡有再稔而後就其爲邑士地無絲髮漸士於此而不專心謀習尚可

他諉耶大凡遂序黨庠一爲秀異設於他民若無與漸仁摩義乃根於此者古之學明倫而已讀書作文餘習也環黨遂以居孰不在人倫中歟目擊心化藉此以啓其機耳然則淬勵成就固爲秀異望版於他民者幸毋曰邑學之無意于我云是役也邑尉陳穎實先後之余則揭陽王中行也淳熙十五年戊申八月記

陳晉接連州遷學記

連州南因邦人之請也將訖役以書與圖來曰連山水之秀名天下蓋自唐賢以記詠發之由是文風日振爲名進士者代不乏人至國朝尤盛見諸錢學士希孟所爲書堂記班班可紀邇來人物少不如昔故議者咸以郡庠斗辟一隅氣象鬱律爲言城南有列秀亭迺丞相紫巖先生張公嘗所游憩之地而扁牓則子宣公南軒先生之手澤也其地爽塏而平衍一水瀠迴四山環揖宛然古類宮規

制殆天造神設若有所待者既定遷議亟發帑廩
爲之倡邦人喜夙心之一旦獲也相率捐金唯恐
後輓使李公華嘗爲是邦決曹掾遠致五十萬以
助連帥鼓公絃常平使者黃公岩聞而韙之亦各
致二十萬事力既裕百堵皆作於是有殿有廡有
堂有庳門有橋射有圃御書有閣禮器有庫齋廬
庖湢靡所不具又祠先賢於學之左仍亭其前以
存列秀之舊風氣宣嗇人心作興誦詠成材或者
其昉乎是歟願爲我藏茂月俱有以惠告于連之
人晉接不敏何以辱此而重辭侯命竊謂連舊隸
湖南湖南學者實宗南軒而此地又常經其品題
然則是學之遷夫豈偶然哉抑開先生之學得之
五峯以仁爲天地之全體以弘毅爲求仁之妙法
所謂鬱然大觀以充其體卓然自立不同其波學
者亦嘗從事於斯乎今其書家蓄而人誦誠能力
探精索由五峯之門遡伊洛之庭上有以闚見洙
泗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其於藏修游息之間必
有所警發他日之所成就亦必光明俊偉有大可
觀而非直區區業文爲名進士而已山川炳靈當
於是乎在侯尚且見之惟爾連之士楙之侯名元
長丞相忠宣公之孫所至有惠愛其治連也會鄰
寇爲暴畢力捍禦州以無事調度繁費之餘又能
興此鉅役此尤可書是役也學職蔡之武高子義
廖梗陳濟時陳用中黃甲劉念祖陳自信分任程
督藩司理連山簿尉顏純顓掌出納凡傭工市材
率眠私直吏一不得與而經理規畫則郡博士范
會之之力云

崔與之重建東嶽行宮記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爲之宰者奪於簿領之繁束於財用之乏不遑及焉侯來權篆浮費纔數月而公帑充物於是訪諸屬里有今當營繕而昔病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一旦邑人以祠爲請侯懼然曰神與令均受民寄也奚辭乃鳩工度材相其故址而加廠焉規模雄深丹艧輝煥塑繪悉備森列乎

神之左右者色莊心敬而善念以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屬與之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例也而以帝稱自本朝始體非有功於民乎有功於民崇其祀宜也亦令責也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侯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侯守魏公忠亮之節而又親承南軒誠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復有何求於神哉始致眡幸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心而委禍福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眞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覬誰其信大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又託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向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眡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與之所

張廡五仙觀記　廣爲南海郡治番禺之山而城以

五羊得名所從來遠矣考南粵嶺

表記諸錄并圖經所載初有五仙人皆手持穀穗一莖六出乘五羊而至仙人之服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與廣人因即其地爲祠記之今祠地是也然所傳時代不一或以爲周顯王時或以爲漢趙佗時或以爲吳赤烏時或以爲晉郭璞遷城時說雖不一要其大致則同漢距今千三百餘年而吳晉亦八九百餘年前此未之有改也遷者守吏更治州舍輒遷祠他所後守繼以徙神之不安也而人亦不安歲多有怪風盲雨疫癘間作或海溢水潦爲患州人咸以五仙失所處而然願還其舊有日矣政和三年春二月余自鄉郡移守此州夏四月至官聞州人之說訪聞故址猶有存者又因讀昔守程公師孟詩云欲舉輕舟印碧虛善鄰猶得道流居及蔣公之奇詩云州宅之西敞華堂我來拜跪禁竇香堂中塑像何所見乃有五仙乘五羊二公近在熙寧元祐間則知其遷徙亦未久今不復將遂失其故處遺跡掃矣名

存實廢後何所考據秋八月乃卽故地規度還其所侵奄除瓦礫草萊以爲文應古蹟壇場福地靈祠勝蹟所在令守令常加崇奉由是滋不敢置明年八月祠成其月二十七日奉舊像并五石還祠維守土之臣事神治民皆其本職朔朝廷命令叮嚀如是其敢弗虔予且代去慮來者之不知又有改之者謹書以告期永無廢焉

宗諤重建集靈廟記　連

鼓鏗金以從事於鬼神之事者浩不可紀往往多出於閭閻鄙語之淫私攸載在祀典正而不它者纔二十餘所大率皆有額爵惟六侯之神最爲靈顯獨其曾額功德昭著民所畏信久而不忘傳曰盛德及民必百世者幾是歟昔在皇祐中儂獠犯邑厲瘟淫蠱食寢及于連時太平日久民不識金革竄伏山谷城郭蕭然神于是時炳靈助順散出陰兵布匝城壘旌幟戈甲當晝赫變賊莫測其所自謂有王師之至聞風鶴之聲覩草木之象者無不震慄已而逐走境內以安其後事聞於朝得賜金額廟向乾崑山峭壁萬仞豐隆峻極北與九嶷相甲乙下臨潮水飛流濺沫來如奔雷激電澤洞所瀦蛟龍伏焉故其神集山川之靈能興雲雨捍患救災福及一方凡盜賊兵火之不測水旱疫癘之無常禱焉立應事再聞於朝得賜金爵可謂不慚於廟有德于民血食罔斁其祀者其與木居士置諸道隅聾瞽愚昧使往來徽無根之福者豈不相萬萬哉紹興辛酉冬修武郎閤門祗侯殿前司權鋒軍統領軍馬黃進被天子命來戍于連按兵示威不窮不黷積年猾寇影滅跡絕民晏如也一日觀兵升高望遠以鞭指崑湖之山謂左右將校曰連以山扶輿鬱積上薄霄漢一州清淑之氣盡屬於是是必有神靈之宮俯臨田夫對以六侯之迹於是退而清晨齊沐率其部帳公謁祠下精虔祀事牲肥酒旨恍惚之中若有鬼神之物陰來格者奠畢徘

流水潺潺冬夏不枯登高而望則崑湖桂嶺蒼崖峭壁列其西隅宛若圖畫唐正元時王弘中闢地作亭韓愈爲之記名以蕩丘之北其地平衍而山之流水瀦焉即海陽湖也湖上有井泉源清冽燭見鬚眉而不凭不食居人過客多爲是遊然未嘗有顧是井者余因訪王韓故事徘徊於湖山之間而得之惜其未爲遊者之所之也於是濿而凭之覆之以亭名以勿幕蓋取井道之成其施博而無所吝也夫道於天下無不在得之在性則爲德水於地中無不行鑒而及泉則爲井水猶道也井猶德也德之出於道猶井之得於水也濿之則清凭之則完泥之則濁濁則廢矣無足觀也清有可食者厭之是以君子之養其德也先去其累我者猶井之深也又防其賊我者猶井之勿幕也內不足者無以致乎外自養不我者不至內全而外不惑將迎酬酢無施而不可則猶井之勿幕也內不足者無以致乎外自養不足則無以供萬物之求爲是遊而登是亭俯清明

御瞻顧歎屋卑陋不足以稱邦人之崇奉於是願割已俸易而新之左右將校有樂出財力者亦所不問不踰時殿宇深邃神威凜凜入其門升其堂者恭肅之心莫不油然而生事既落成屬宗謬爲記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二者可相有不可相無方戰國時人皆樂戰而妄祀故孔子之對衛靈公之問陳則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蓋所以識當時之人知戰而不知祭者嗚呼惟戰以忠故能格神今黃公揮三軍五兵之事臨機果料敵明既已根于忠智而駿奔走執籩豆未嘗跛倚以臨事抑又篤于精誠其于戰國之士豈可同日而語哉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誠哉斯言也

徐常勿幕亭記

唐以天下郡國爲十道連山隸江南武德中改隋制以爲連州天寶改元以爲郡乾元改元復以爲州州之地右帶湟水左倚巾山而下丘陵迤邐怪石叅錯皆有肖類

泉當有以警其中者元祐六
年正月丙寅武彝徐常書

元熊朋來廣州府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國家撫有區宇南訖海外都會肅政廉訪司宣慰元帥所親莅皆以敬教勸學為第一義於是禮殿壯麗甲於南方元貞初嘗一修之速成苟簡遄底蠹圮勢不得不改作乃相與謀鑒茲前欲速圖後可久因沒官巨材復買其半以足用凡買甎甓礎石諸物悉從市賈工匠夫役皆雇募廉訪使朵兒只公卜公大璋創其始副使迭列思八公成其終副使李公德厚僉事張公世榮范公致毅散里蠻公經歷董邦用知事王叔照磨戴從龍衆史協心同力帥府以副帥王公從政董其事帥幕穆齊英佐史周南梁晟從副帥日至督視材必堅良工必精綴廟殿經始于丁巳之冬壞像肇于丁巳之春而畢成戊午之秋儀門廊廡新與廟稱凡用匠以工計者二萬役夫倍之鈔統以貫計者六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其半者取於贍士之餘其半有司徵諸以給之物無金石而可書教授陳學禮殫其心力迄用無愧勒金石而可書教授陳學禮殫其心力迄用無橫役財無濫用對聖賢而有成述其始末書來請記於熊朋來且曰昔廉訪李公至道構尊經閣余今使者歸侵疆覈隱租購羣書明載籍於是教養悉備廣學故有春秋祭樂樂今初二亭前曰思敬後曰政德以為肄樂之所幸併書之余之為琴譜也盡閱諸學之譜而正其訛酌獻之曲必按月律江廣諸郡多用之因其來請授以藏之書閣肄樂則按譜取聲奏諸新殿尚其足以召和氣之祥而蒙斯文之福且夫聖人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遊聖門者猶曰不可見豈比於異端以殿宇之雄為誇美哉時延祐六年正月日豫章前進士熊朋來撰

歐陽元得全書院記

故宋丞相趙忠簡公有祠於解之閩喜元嘗記之時以國

子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六世孫而元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祠事甫畢尋遷亞中大夫出爲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爲秦檜所斥居之地也忠簡爲相欲使其君匿怨事讎以修金人之好於罪檜爲相欲使其君正名定義以討金人之是檜必殺忠簡然後已討行忠簡已斥檜怒未已事未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爲庶幾獲免於權奸之手嗚呼忠簡爲國元臣而以免於橫逆爲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簡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有司因民所欲視書院初忠簡之孫謚爲潮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訖而書院廢繼清之求外補於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訟理大振厥職因以所得職廩之貲復所謂得全書院於潮城名賢坊西街之右燕居祠庭講肄之室門牆門廡粲然畢備俾潮民之秀受業于其中請設錄事司校官以主領之祠君記之矣潮之書院君又嘗記之元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敬其身而以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者爲孝若會子之以孝稱孜孜然保是以爲訓也然語有曰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有之名也其全其毀豈復計哉龍逢比干未嘗以爲義於宋何獨以得全爲幸乎已而思之在其當時使忠簡死於檜而其事有益於宋則身非所當惜也方檜挾上令行已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事君事親之道猶庶幾者也忠簡之爲是言豈得已也哉況萬一檜斃身得獨全猶冀收再用之功也又焉得不以是身之存爲一時之幸乎至於使公獲奉其全之軀以歸其父母而使宋之時君不獲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宗殆天之所爲也雖然忠簡不幸遇夫幅員分裂之世遂齎志以歿繼清乃幸生乎車書混一之時北作解祠南爲潮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欲無不克遂其志豈不大幸於乃祖之所遇歟宜其有光於前人也學子來游思忠簡之以道事君而

士風頓衰今復舊所爲宜遒與同僚往視其地果
如所言前直學楊仲玉起而言曰廟果遷歟教諭
高懸生願獻枉梁礎石已而羣士各備大小材木
以供用節縮養士餘資市瓦甓等泰定丙寅孟秋
興役次年春先搆大成殿崇三尋有六尺廣倍其
崇深視其廣殺四之一仲秋落成次搆儀門九間
九標其崇常有二尺廣十有三尋深三尋二尺季
秋落成惟明倫堂東西廡未完祥既去官亦儲木
石屬同僚嗣成之至順壬申冬左尹來過曰香山
之舊僚與其教官及邑士營造明倫堂東西廡已
畢其堂十一標巾五室有二尺廣七尋有二尺深
三尋有一尺夾室左右各三其崇殺於堂三其深
如堂其廣五尋有一尺天曆已巳冬搆次年春成
東西廡七標各十一室其崇視堂之夾室深亦如
之南北之修七常有一尋至順辛未冬搆次年春
成祥仕於嶺海間至三幸免瘴曠而香山小邑獲
遷廟學於吉地始謀雖出於祥而終成其事實賴
邑僚邑士之力邑長那海邑令韓文衍邑貳張方

於得全爲非得已又思繼清之顯親爲孝而淑人
以錫類則藏修進退動審其是海邦黎獻褒然爲
特出焉此作書院之本意
也忠簡名鼎繼清名賢翁

吳澄香山縣遷學記 廣爲百粵之地三代政化之所不及漢晉而唐俗漸漸易

至宋彌文香山縣最後置其初東莞縣之香山鎮
也紹興壬申始陞爲縣距宋亡百二十餘年耳而
士習亦能與他州相頡頏國朝崇文仍前代之舊
文教所施無遠弗届而教事之隆替亦繫乎治官
之能否焉盱江左祥職翰林院國史十五年秦定
乙丑授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其在院也寻覲
其林之能官久矣及既赴官寻亦歸田越四年調
潮州路經歷以書來言曰祥以菲才叨膺民寄思
治之本在乎教也莅官之初首謁先聖廟直縣治
之西卑濕隘陋於嚴祀弗稱謀諸同僚擬更諸塽
塏再至學俾教官召集羣儒議咸曰縣東有文廟
舊基土質堅燥山勢拱抱宋末遷于今所遷之後

徒綴緝程試之文昧昧主司之目以攫科名苟官祿而已則近負聖朝之恩遠負聖師之教抑寧不負邑宰遷廟學以新士習之意哉

連希覺衆樂亭記 度庾嶺而南惟九韶之石爲天下最嶺阜秀拔接於湞陽而南山之致尤爲殊絶孤峯擎天峭立千仞昔舜鳴絃於其上因以名之至今有二臣之祠存焉峯之下石壁萬疊唐之聞人嘗掖攬勝槩名其景者非一如寒翠亭晞暘島麥煙嶂涵暉谷羽化霞舉存煉丹之竈乳溜泓澄置耆南巖對桃花之塢與夫象鼻澄光之磯潛靈碧落之洞蓮花之孤臺靜之虛巖定光之幽室虎跑之飛泉拊擊寒石鼓磬鄉乳竇風穴千怪萬狀以至步飛霞嶺立棲雲洞攀緣危磴遂履平地下視千里如指掌間耆薰風亭也雖然昔人能名之往往恢構固未暇實有望於來者自唐迄今縣歷年紀豈非天秘地藏必有所待紹

郡學在中城西近古帝喧雜諸生一百五十餘人各致辭請擇地而徙乃遷于牙城東南隅左尹之遷學也亦自西而東與二百餘年前童守之遷郡學時異事同章守自作遷學記期廣俗丕變如齊魯今左尹屬記於予也所望香山之士其亦如章守之心乎然則廟堂既遷而新矣士習之遷而新者宜如之何曰貢諛頌行經修行焉耳矣廓志破愚就義舍利存理去欲長善省惡此明經之效也能孝能弟能慈能睦能忠能信能恥能讓此行修之實也經不明行不修而

聖元年夏四月蒲陽方公出守是郡因暇日閱圖牒詢耆舊徧求南山之景由回龍石而上得寒翠亭故基拂拭苔蘚覩唐人此路勢斷絕不可躡而前也公乃緣崖築道衰及百丈始立涸暉之谷又得元傑留銘自稱爲谷客山人有浮屠名曰聖壽梁之果業寺也嘗構亭于谷島之兩間煞然狹隘甲陋不足以凭高望遠公乃即其基而廣之因山取材不日成就名之曰衆樂亭亭之前跨空爲臺高幾數仞名之曰月臺凡經昔人遊者遂因名而亭之嘉卉美木環值數千本下臨深淵中橫沙渚遠岫屏倚重城臂迴洞谷之窅幽詹楹之高下雖使詞人不能寫其情丹青莫能繪其狀行客艤舟仰而視之若在雲漢間雖武陵桃源莫能勝也由是之山水隹致必因人而後興此衆樂月臺所以自公始矣嘗謂良二千石人君所與共治天下而分其憂也然樂民之樂者安能不憂民之憂乎此臺上不糞郊草不剪香芸一人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英雖遐邦民亦多事設或

簿書糾紛獄訟煩案日前之事且剸裁之不暇尚安能縱燕遊之私耶細民困於衣食之不給而饑寒是恤加以盜賊擾之而法不能禁方容嗟愁嘆之不已則衆以爲憂公獨以爲樂乎今公自下車勤恤民隱上以宣布天子之德惠下以詢考風俗之利疾不待報而事無不舉刑清而法平吏畏而民服以故獄無冤囚庭無留訟水旱不作年穀屢豐士類雲集商旅輻輳至於農夫野老莫不騰誦於山林壠畝之間然則衆以爲樂而獨以爲憂乎古人云樂不若與衆則斯亭之構非爲已私有皆所以從民欲也投轄登臨縱步杳藹古木連落藤蘿下垂野猿遐攀江鷺羣立兀坐幽石塵勞頓捐以至酌乳水以煎雲臨鉤磯而烹鮮勝通天之萬像嗤碧落之難到公既至而民亦從之歌聲征還絃管迭奏不知使君之樂遊人耶遊人之樂使君樂者夫煙霞夕收萬籟俱息微風四來纖塵不到月照流水金波散搖禽鳥不喧漁火上下公於是時登高臺邀賓從酌壺觴賦歌詠陶然有得於心

意之表此公所樂非衆樂也雖然賢者固有是樂矣如公之宏才遠器亦安能久居此乎行當膏澤廣土豈止同民樂於一邦而已異時桃李成陰松竹交翠丹荔夏熟野花秋香後人愛之勿剪勿伐其猶甘棠之思乎惜夫采詩之官廢輿頌不得以上達敢撫其實爲之記云希覺太守名也民先其字也奉新宰溫陵林斐郡從事臨慶梁回金雞洪敏修滇陽令新淦何執禮嘗從公遊亦可以託名於不朽無愧於古人矣紹聖二年三月望日記於崖石

王揆包孝肅公祠記

肇慶郡治東曰龍圖包公祠其來尚矣公在宋康定初繇殿中丞出守端以清心直道爲治本地方千里不識賊盜吏無叫囂水蜃山猺熟化奔走恩威並著歲仍太和歸之日一視不持獨恨方志不能傳公行事而海隅之民戶誦人詠至于今稱之君子謂有功於民則祀之孝肅公之食其土地宜矣嗟夫公之精忠粹德於昭炳耀載於史冊稱爲神明之政聞者莫不興起後爲邦者當以公爲師延祠七年知事宋深道照磨盧世華修敬祠下顧瞻諫宇上雨傍風陊剝不完棟梁瓦墁之朽腐漫漶者悉大治之既訖工乃曰相與謀曰責其在我於是登斯堂酌斯泉而祀事久廢可乎爰定興禮以春秋時祭之無後前人將爲後規明年春白之府齊祓即是自郡守而次薦課揭虔僚屬在位降登有數俎豆具陳牲酒是儀神人來格者艾歎嗟不圖復見文物之盛也秋祭如初禮端之爲郡也萬山四峙攢秀豐碧大江橫前環抱透迤原野疏曠無癘毒之侵俗尚簡朴近梗化者亦復間見比年以來號爲易治政平訟理囹圄空虛公無負租民安其業雖有水旱疾疫不爲災眚牧長行寬平之政幕賓盡佐理之方是皆蒙公之澤固公之化遂濟登茲猗歟休哉咸願有紀以昭厥美姑敘其重修歲月被之金石并以誌文刻之石以貽久誌曰一麾北歸一硯不持越數百載遺愛在茲後之來者景行先哲包井之泉清風高潔

周伯琦馬公祠記

人之立行苟有可以扶世教者之時而能以危爲安以質之義者哉國朝至元十又二年歲乙亥朱旣內附東南風靡惟潮僻在海右大兵且壓境守令棄郡緩竄山澤郡人馬侯發承宗室之命繇嗇將攝州事勞慰士卒嬰城堅守屢戰屢捷事出不虞變生肘腋外郛旣虛猶收創殘百餘人以死誓保子城至不可爲乃令妻妾自縊於是服鴆就死潮遂平時十五年戊寅歲三月一日是年冬十一月丈丞相天祥亦在郡就執後六十又九年當至正丙戌之臘予司憲問俗於潮潮之父老猶能言其略及閱郡乘乃得其人知未有祠父老欲爲之而未能也因以屬郡員佐三衢張宗元焉副言于郡貳倅差吉爲主治祠于校宮東偏之室先正之次爲文告之已復請予記其事今夫衣冠而祿食者孰不曰我爲良我爲忠竊利忘君父背理義無所不至方炎趙就南四海之人莫不順時變以爲已計馬侯獨以孤孱之餘抗驍鷙之衆非有所挾而氣益厲非有所逼而志益堅其所成就眞足以暴於天下所謂舍生取義者於是乎見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君臣之義大焉實存是舉可謂爲政之本矣故爲感而書之使後千百年有過潮者曰南粤之陬宋有斯人焉

吳禮七賢太守祠記

郡以廉名太守所致也古有廉山廉泉故自東漢以來皆選士爲郡名實相應遂改合浦爲廉郡焉廉城東偏立七賢太守祠列位奉祀日孟日謝日蘇日顏曰丁曰高曰季皆前代德澤施於民相傳祀事而不能忘也志書燬於兵火無以考據唯珠還合浦著在方冊者孟嘗也每遇水旱災寇郡人禱之應如影響歲久祠宇傾圮而木主尚存至正庚寅春通守龔侯來莅是郡首謁祠下念前賢遺澤惕然於懷欲興廢而鼎新之像歲時祀典無以致如在之誠咨嗟久之余始視疑七賢不知名謚舊無繪事之日侯以是告余曰不然前代立祠褒封郡人

事之久矣宜神明之佑人也如星月之在天風雨晦冥人莫之見而照臨之德未始不及於人者也又何待覩容光而後瞻拜哉昔蕭敏中爲建陽縣令問邑之先賢得陳師道仲修游定夫皆以文學風節稱立三賢堂而祀之去職之後邑民思蕭令之賢足以配三君子者遂更其榜爲四賢堂爲令侯追慕七賢之遺風重建祠宇使郡人得專祀之美他日必有思侯之德于無窮也侯名文殊又字仲暐京師人廉簡易直無愧于七賢乎

明孫黃五仙觀記

五仙觀在廣城藩治西側按郡志始建城時五仙騎羊臨之持穗祝曰願此闔闔永無荒饑之虞辭訖徑去羊化爲石邦人德之用啓令祀元年春今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公下車廣駐節藩治兵寓斯觀誤烈薪火燬焉由是一區廢爲樵莽中書掾錢塘高君過之爲慨然曰是靈境也即請於廖公作而新之以答休貺廖公曰吾志也子其成焉若乃擇吉日選有司

規沒人之贏購免壽之祇具器就作用集厥事材良力勤勿亟匪徐翼月告成華構有嚴前開盡祠後峙蕊宮簷楹騫飛勢堊鮮澤太平盛觀復在目中矣神仙方伎本出常理之外然爲吾人鍾扶輿萃清淑苟不棓而全焉則長生騰化理亦可致然使得志於世出入將相精神志慮竭於經濟則交梨火棗所不泄瑞居靜默將谷神於內景私載營魄蟬蛻方外固自君子餘事而之歟生爲英賢不得以沛惠澤于斯民去爲佺仙烜赫於千秋待天理之定觀惠其餘光猶可以垂修名於從之極偉其表建貞可謂寥廓曠絕不凡者矣然當生死之關既握元命之柄萬化生身宇宙在手則能明復爲人宜無難者昌運既復其亦可以出而上佐天子矣等人間世何昔眷而今遺耶紺殿風朝星壇月夕羽衣士子其爲予吟步虛以招之辭曰太和磅礴神鼎黍珠光開生岡靈蒼蚪出海眼若鉦白虎嘯風尾爲旌地爐槲葉坤乾并龍

蟠虎伏丹始成朱衣眞人居黃庭顏如寒梅眉紫
清泥丸夜誦蕊珠經琅風清微韻泠泠翩然冲虛
凌太清前呵豐隆後朱陵晨朝十二樓五城手持
芙蓉拜龍軿帝傍羣曹愉且驚之人奚爲日熒熒
三光森羅下倒明天孫賜錦華若英醉騎麒麟驅
六丁來游人間寄問贏何年塵中留幻形依都絳
闕高巖亭霞窻霧閣開形屏綺食更覺楓香腥春
風桃花吐前搨石壇秋高淡見星兔葵燕麥鶴遺
翎征南前來道復興珮環清空雲杳冥天風何處
鸞簫聲昌辰寶曆開天禎騎羊歸來佐明廷丈爲
蕭曹武韓黜明星作景雲作卿倒傾金潢清北庭
西遊太華浮濁涇時巡秋郊振風鈴劍吼鬼血罡
風鳴九年餘粟倉箱盈四方高淡見星兔葵燕麥鶴遺
望如秋蠅胡爲滬酒酣山垌遲君一任三千齡

陳璉楊恭惠公祠記

祠也使其功不施千社稷德於民者
被于生民雖欲祠焉得乎禮所謂有功德於民者
則祀之其信然乎左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世家浙

之新昌始由大學生爲工刑二科給事中忠言讜
論著稱中外以故受知宣廟擢廣東左參議始來
官也切切以愛民爲心凡民間利有所宜興弊有
所宜革者輒具實條陳以聞上卽可其奏常建罷
十餘年事民至今便之性易直氣一毫不肯屈下
於人彼居官守或有爲不法者則不避言勢必面
斥其過人有片善可稱者雖抱關擊柝之賤必甄
拔之姦必鋤暴必擊嘗曰五吾荷朝廷付託之重俾旬
宣于民肯忍坐視吾民愁嘆困苦而不之卹乎後
以註誤去遮留于道者踵相摩肩相接知不可留
也直請于朝乞終惠于民公之名由是而愈重矣
尋陞僉都御史于內臺會獄囚黃蕭養爲亂攻圍
城池聲言得公來卽自散去事聞皇上命鎮守廣
東撫捕其盜賊以公得民情故也賊聞公至脅從
者罔不來歸首惡者知罪不可逭尚黨據于耍害
處公曰且撫且捕是探囊中物耳無足慮也惟焦
心勞思拯民於水火之中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
用是民稍嚮安舉欣欣然如赤子之得慈母焉未

幾公以疾卒不越月果奏蕩平軍民老壯皆奔走聚哭于庭匱行之日白衣冠送者數千人相與聚錢爲祭奠爲道里費既而耆老黎善聚等連名赴闕陳情願竭已財立祠塑像以奉春秋祭祀皇上俯順民情特賜許允維時總督右都御史馬公昂偕鎮守右少監阮公能內官杜公喬副總兵都督僉事翁公信監察御史楊公進暨藩臬閫帥首捐多俸兼募民錢命有司卜地于城隍廟之東召梓人市材木鳩工於景泰甲戌秋九月創堂四楹翼以兩廊前闢重門後闢空地堂之中塑像一位衣冠儼其如生擇邑之謹厚者二人以奉祠事落成於乙亥春正月咸謂創之甚速成之甚易豈偶然而致哉都憲公復命刻石以紀其事亦仁人君子之心也

陳贄番山亭記

番禺兩小山在廣城中特峙嵷耳古人合二山以名邑其義何居地家有衆山皆尊小者爲主豈其然耶不然環廣鉅山林林也奚舍彼而取此乎番山值郡學之後高不逾四五尋去雲章閣僅數十步武自昔構亭其上四簷高敞窻櫳虛明屏几淨嘉長松前列衆木交蔭士子講誦餘暇此焉游息蓋甚宜也景泰壬申冬亭燬於火巡撫嶺南兵部亞卿平西揭公侍御富春周公姑蘇盛公命番禺知縣嚴遜以海舶餘材重構焉不旬日而亭告成渠渠翼翼美輪美奐視昔有加於是教授葉君正偕諸僚友過余徵文用記重建之歲月辭不獲因曰天下名山以五岳四鎮爲稱首其尊無與加尚他如青城玉笥鴈宕天姥天台與近地之羅浮厥名非不有聞也卒多釋老之所宅於吾儒無與焉至若匡廬武夷則因濂溪周子晦庵朱子而名愈顯潮之韓山惠之白鶴峯則因昌黎韓子東坡蘇子而後顯不特此也岘山因羊叔子而顯東山因謝安石而顯先正有云水因人而得名無限於大小斯言有徵哉今茲番山固因名邑而有聞於世又安知不因人而名愈顯乎諸士游焉賢君子之道德功業表表偉偉著聞穹壤間者自

期待乎誠能以古人自期用上以致君於堯舜下以匡濟乎庶民則茲山也茲亭也則又因人而益顯也審矣吾知諸公期望之意亦不外此況師之於弟子有不以是期之乎因葉君之請姑書此碑嵌亭間之壁用爲諸士子勸是爲記

倫文敘青雲橋記

南海廣州首邑也邑之境曰胥江前臨通津後枕崇阜以達山谷事耕鑿商販爲業廬舍殆萬計俗厚力完實南海輿壤而他方莫若京也比罹豐湖刼奪之擾震鑿憂灼生業廢墜遂有蕭條落寞之漸矧不忉胥江而已弘治乙丑僉憲吳公奉璽書董廣韶諸郡兵政念黎元之墊於荼毒而莫之救藥迺白督府疏聞今上徵勁兵數萬爲雉爾迄冬十二月亂流斯得胥民大荷息肩安枕之賜將營文勒石以永公德公曰毋吾猶煦汝慈汝壽行部至胥立堡伍併市集除道途隄捩度華山寺之隙規爲社學寺前實胥通衢而橫阻水澤往來遷道孔艱公爲惻然喻父老曰是不可弛而橋耶侍次官霍雲昇董工之費而義官張寧浮圖覺定左右惟力會未逾年虹舒雲構宛若天成詣軍府請曰自兒悖之未殄也浚澤爲塹阻塹爲橋坦若平康雖捆麗載篋擔囊之患今則跨水爲棚以自固而猶不免揭途而罔或覘覬是果疇之所至耶而倣陳公隄故事以命橋名斯彰明德於不朽也公曰噫戲寇庸茲爲惟若胥民實繁且頑然猶民祿食之職奚庸茲爲惟若胥民實繁且頑然猶擯于武鄉文理之列者步月登雲之士尚淪伏于草莽焉耳今若子弟晨入社學於橋焉往迨暮而退於橋焉返盍以青雲爲名若曰往返斯橋者皆青雲之士然庶克激登其嚮往之志於不能自已也衆忭嬉而退謀鐫珉以詔後祀謁予記其詳夫指榮名以誘進後生類匪公之志也毋亦就人情而牖之歟使能由是上達而何害其爲善教哉且青雲薄于九霄非頓翮可覬繫乎所養非隱園池秫稻粱可能鹵莽故必雄文傑藻玉錯具朋貫耀

乎文藝之場而後凌雲之翮始得漱載籍芳潤摭子史百家華湊內深柿羽鏃礪之功外殫螺負舟藏之助而後園池稻粱之養始具苟有一或遺而遽欲軒翥其不爲檜枋控地之歸也幾希凡爾胥產其尚富園池養稻粱致陸翮舒張以爲青雲之階可也惡可落落無聞以孤名公莫大之德意乎

陳獻章雲潭記

白沙之西山則圭峯也東北連數峯最勝者爲綠護屏屏之有潭淵然曰聖池池下蟠蛟龍龍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攜酒飲于西山之麓班荊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待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女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爲體而潭以靜爲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于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於是起而再拜乞書爲雲潭記

堂西有井頗佳次則郡廨後井與光孝寺後古羅漢泉相若今寺西廊僧明達方丈後訶子泉傳爲羅漢井恐非是味尤不及寺後者開元寺有居士泉折彥質所浚今在巡撫廳前親取嘗之勝蘇井遠矣他如西市顯月泉草行頭日泉馬站巷流水井二處皆徧詣嘗試皆在郡廨井下又有星泉在繡衣坊今久湮塞雙井在城北施水庵傍井小而水甚淺下有雙孔春夏溢出地上施水庵井最大味亦相若小北門外近西一泉亦皆名鋒鋒水西禪有二井頗佳而又不及城中數泉若洗研墨斗丹井亦不堪用以前數井品第之學士泉去城不遠且易汲取烹茶味最美經晝夜色且不變宜居第一九龍泰泉次之蒲澗簾泉第三悟性寺井第四雙井及施水庵第五小北門外泉第六洗白井第七九眼井第八居士泉第九外是固不足取而布政司堂邊府治東廂房井頗勝他水宜居第十餘而蘇井五眼井羅漢訶子日泉月泉書院井固有名當時之美惡無逃清論也因著廣州水記

黃諫學士泉記

于使安南還駐舟五羊汲江水飲之頗甘淡及來判廣州城中井水多鹹苦去江隔城不得九眼井甘甚亍乃日汲居人皆謂大北門內之遠近相若復取江水用數月冬深不雨水涸江亦鹹余乃復汲此井至春地氣上升水亦頗易其味因服乃登粵秀山轉而西行慨悟性寺中東苑一井尤佳視九眼井殊勝昔達磨卓錫得之與九眼相去百步蓋達磨泉也郡志越井岡僞劉玉龍泉恐即此井又鮑姑井在越臺西南意即此地爲導泉百餘里蘇東坡孫莘龍圖亦濟二井今蘇井在玄妙觀西廊嘗汲飲之亦不甚佳龍圖井在城北敎塲今不知何處其餘大抵陸刺史所鑿也布政司

蕭鳴鳳忠孝祠記

鳴鳳嘗聞元末時吾浙東多避世君子至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乃往往挍羅用於朝文章勳業炳煨後先至若忠孝萃於一門足以翼綱常於登極之初則有廣東參議王公其人者雖用於遐而其道則甚光豈不尤賢矣哉公諱綱字性常家世餘姚人洪武四年以文學徵上親策治對稱旨拜兵部郎中時年已七十餘矣值潮民弗靖推廣東布政司參議督理兵餉公即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既至省乃單舸征諭亂者以順逆禍福皆稽首服罪聽約束威信遂以大行回過增城遇海寇曹眞竊發鼓譟截舟願得公為師公以理開諭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而去賊為壇公日羅拜請不已公叱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奮救不能得因哭罵求死其酋曰父忠子孝殺之不祥戒其黨毋加害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容令縱羊革裹尸而出得歸葬焉昔東晉講蘇峻之難在朝公卿奉頭鼠竄如庾亮者塵相望也獨尚書令卞壼力疾苦戰而死二子聆訃踴之亦赴敵死故稱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古今以為僅有公父子大節乃與之上下千餘年相輝映非根于天者全體於身教于家者安固而不遷其何以能是將使萬世之下為臣子者聞其風尚有所振起又豈獨有功於一代之綱常哉公事舊載郡志頗詳嘉靖戊子歲知增城縣朱道瀾始立祠於城南并置田三十九畝圖歲祀焉適公六世孫新建伯兵部尚書陽明先生總督南方列省諸軍事既平邕桂旋節東廣因設祭于祠下先生素倡明正學以繼往開來為已任出其緒餘勳業遂以滿天下茲復天假之便得以展公之廟貌忠孝之傳固信有彼自於是萬姓咨嗟興懷公之英爽直若飛動于目前者天之於仁人昌大其後嗣發舒其鬱積抑何其盛歟凡此則又卞忠烈殁後之所未聞者數之豐嗇固難盡齊然若公者則人心之於天道尤可以大快而無憾矣鳴鳳觀風此邦深樂此廟之成有禆於教事故書

嶺表于麗
牲之石

趙志皐浮丘社記

粵會城西郭門外一里許有浮丘山傳爲浮丘丈人得道地按志浮丘爲羅浮朱明門戶先在海中今相距四里宋初百二十歲老人陳崇藝言兒時及見山根礒砎滄海桑田之說非耶浮丘公不知何許人列仙傳載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浮丘公偕以上嵩高山浮丘公爲周人居嵩山夫神仙好遊海上羅浮居海外爲羽化丹丘多霞舉上山非浮丘公棲遊地耶又按志晉葛稚川求爲勾漏令出廣州刺史鄧嶽留之鍊丹羅浮或謂浮丘考者宋熙寧中蔣之奇以集賢殿修撰來知廣州云下有珊瑚鍊丹井海神獻珊瑚名之其大約可去宋初不遠滄海變遷未久即其地建朱明觀于上中有琦瑁亭挹袖亭樓觀松篁參差掩映四時觴詠不數百年盡廢爲民址余休沐出西郭門外見修坰廣野翳林茂竹本畦榆比涧沼鑑開圃墅鱗次冉冉墮馬首又接海上沉瀣之色蒼茫不可狀駐蓋流目者久之思爲冠履二甦息所會生士鑑爲余訪浮丘繪圖以進余乃從黎丙史民表往觀之質之志皆合屹然平土中起石皐若培婁然上有井深三四尺許即丹井軒亭樓觀俱湮沒鞠爲榛莽翳然林木在焉黎丙史曰靈蹤眞氣闇鬱弗彰久矣盡圖之於是謀之劉大參經緯畫南海縣吳郡判應雷以海嬀駐節廢地易歸之官修復舊勝鄉之薦紳先生諸文學皆慫慂共成其事於是誅茆治地剏日鳩工海嬀舊有樓宏敞可觀海移置丘之右樓前有池臨池爲閣池上爲橋外取徑以進繚垣設門一竫延矚海野丘上有樹盤錯如蓋樹下爲亭丘前爲軒軒稍前爲珊瑚井淪於池甃石覆亭中爲堂堂之後爲館祠浮葛二仙人館側爲舍居守者飛甍連陛綺窻交疏礎綠成陰渚水涵碧宛然一洞府別境也夫浮丘鍾孕靈淑孤稜海上即所稱瑤島窟宅詎大塊不終秘之俾數百年涸于塵全汗萊中豈二仙去山固弗靈

耶柳滄桑之變有常數海屋老人所主大塊弗能違而靈洲之氣盤鬱不散尚有待於人耶結構既成諸公請名之余惟粤中自國初五先生富才情暢吟詠結社南園風起人士好爲古詩歌文詞又多倣儻自許玩時撫景輒唱和以陶寫其意薦紳先生解組歸田類不問生計惟賦詩修歲時之會洋洋篇詠徧溢里中社于斯以續南園遺事固宜竊食茲土者無沉迷簿領以霽晨朗夕塵纓俗駕之暇尚徉容與雅歌答響寄傲散之興邈焉埃壒之外其籍有裨哉於是顏之曰浮丘社後之言社者舉浮丘猶今談香山洛社不其盛與不其盛與

何維柏新安經始碑記

隆慶壬申夏巡海仁山劉公還自海上過予述南頭父老吳祚等語曰吾儕老且死獨子孫世淪鬱陷何由見天日號籲伏地請建縣治以圖保障予曰公何不力任以綏厥蒸民公謂建置事重惟議添一丞少慰衆望予曰南頭設海防郡貳與守備彈壓茲土尚不能爲卜人依附何有於丞若建邑則職專宰牧責重捍衛約束强悍不得肆其惡比聯良弱有所恃以生東莞爲藩籬會省爲門戶輯邇控遠安內攘外一舉而衆善得矣昔與制府劉公吳公創議首此今在鎮殷公亦言之備公入以予言探之翌日公以添丞上詳因以予言質殷公殷公曰彼中父老意若何公曰萬口同詞惟願立縣殷公曰何公素不苟于言父老且宜之宜以建縣請令更詳入殷公覆下即疏馳請奉俞旨名爲新安因舊城以爲固輯軍民以爲居肇衙邑堂學宮諸所經營次第就緒公過予檐首曰新安邑治不佞承矩迪乃有今茲敢冀名言以記始事予拜諸甲戌秋公吾貳同鄉惟願立縣僉未遑冬予應召北上戊寅歲始歸時公已辭世追夙議每對新安士友言屬視篆輒代念不及此竟落莫負公委丙戌歲冬林子培過山中語及慨然因會吳子國光貽書令尹丘侯侯即與盧學諭一松譚司訓一陽遣諸生葉大霖吳國禎奉書幣

敦請予念茲土在漢隸南海郡歷晉而隋或郡或縣舊名寶安磨移到漏爲東莞縣洪武間城舊郡地爲守禦千戶所南控溟渤東西諸路悍商番泊翔帆日千里可至誠嶺海重鎭征昔經略疎闊漫無防守大都以漁樵耕種爲事而海寇負險嘯聚爲內境患不啻數十年所今萬姓有所利賴耕鑿魚販得自食其力以享室家之樂島外小醜徘徊海壖莫敢窺伺海不揚波境內咸籍康毗茭彝就坦化梗爲艮曩時驍悍干盾之區率爲詩書絃歌之習士子嗜學績文裒然爲舉首策南宮上第諸所敬業席珍以需清廟之用蓋將坿東邑而上之是舉也兩廣制府殷公定其議侍御楊公藩臬司府協其謨海防貳守周希冕東莞令尹董裕綜其務而決斷力成之者則仁山公也槩邑士民莫不追慕公德今復得丘侯加意率育俾予得紀公事績以不爽幽明之誼成美貞教日進無匱用備記之以貽來者

李義壯重修廣海衛城池記

予觀於今日而益知城池之不可已也蓋自嘉靖末年以迄于今倭賊入寇由建康兩浙入閩以抵余廣沿海州縣衛所內訌外亂無何而廣海一衛破矣莆田姚君文煒來知縣事覽觀形勝而嘆曰廣海與吾新寧脣齒也今縣殫毀海防摧敗又無一兵可恃是尚可爲國乎乃亟謀之寮屬詢之父老皆以爲不可緩也於是翻諸掌故而見前署縣事逼判李君桁者亦嘗計議於此而以財力均派之民公謂東南民力竭矣即征賦猶未可完而又使倍出民何以堪縣舊有沒官房屋田土牛馬等件共計價值三百五十餘金奸民侵占守禦官旁弁私相典當郎不追究其罪而薄徵其稅共計價值二百餘金皆先年隱匿不服究者至是照數檢括還官并原佔紙贖四百餘金幾計千兩又計里甲之夫若干守禦軍餘之夫若干共計若干謀慮既周制用亦足其請于總制都御史李公還巡按御史趙公焞廣州郡守胡公心得刻期舉

事相土計工採薪輦石又擇耆老之有行義者三十人分董其事守禦千戶王承宗典史王澍亦皆共考其成舊城廣五百三十丈高一丈一尺厚倍一丈加以女牆四尺共高僉一十五尺今牆五尺計二十尺城有東西門門上各樓楹櫓三警舖共一十二楹如舊制舊濠六百三十丈深五尺廣二丈比年修治不時堙塞既甚公又域界以分役鑿也以築城濬所未深通所既塞未幾而池之深廣亦如舊制事始於隆慶五年八月之吉至今正月成新寧之父老小子咸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至是始獲念惟姚公之德延及來世圖報罔稱私何以安于是請於巡按監察御史博士林君效賓彭君曰芳具狀徵文刻之堅石以識公思予謂古之善爲政者急其所緩緩其所急於是事益儲民益痺公嘗傷於虎者故於莅任之初而即以此爲急務且其治軍實除戎兵練習以時簡閱有道凡爲倭備又無不至不然則前日倭賊之猖獗直抵城下殘

坵敗壁尚可守乎抑又聞之遠柔則近輯外治則內安廣海一衛去城不百里而近實新寧之大防也乃今玩惕若此人心猶尚凜凜也有世道之責者其尚深念此哉而無恃此城池以爲安也

吳國光重修赤灣天妃廟碑記

王者主罔梯航萬國懷柔百神煌煌乎盛矣余考圖牒天妃之神自宋至我朝累錫封號廣之有廟建自征南將軍廖永忠勅加賜額有司春秋致祭赤灣地濱大海永樂八年差中貴張源使暹羅始立廟又行老吳松山等買田供祀前後朝紳奉使每出錢佐之歷歲寖久稍就頹圮萬曆八年貳守周公以海防事至顧瞻祠宇低徊久之乃集鄉父老議鳩工聚材爲鼎新計逾四年告成父老謁國光記之光曰余小子叅叅不嫻于辭然竊有慨于中矣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捍災則祀恤患則祀其典鈞也余聞故老相傳神靈顯海上舟楫遇風顛危呼禱輒應夫聖人不語神懼惑天下也今顯

赫徵異若此其英烈之氣鬱結磅礴必且靖鯨波除旱魃彰善殫惡上之輔國下之庇民功德弘茂用光帝命雖與天壤俱敝國家其悠久可也赤灣余童子釣遊所歲時展拜祠下西南俯溟海波濤萬頃奔騰溯洄慨然興朝宗之思焉東北眺羣峯迤邐倚伏羅浮梧桐隱隱雲端四顧鬱蔥令人心神怡曠山川之奇若彼神顯赫徵異又若此宜其靈傑益彰也哉余小子管窺之說亦安所當聊以備觀省耳神姓氏出處具見廣志廟寢殿三間堂三間寢至堂亘以亭堂之前爲重詹門樓三間堂左右爲二廡周圍垣牆楚楚翼翼是舉也創議于貳守周公希尹後先襄之者則署縣鄧公凌雲王公維翰前縣侯梁公大暉今縣侯丘公體乾也督工父老吳鄭仕才輩與有勞併書之祀田址獻暨捐金姓氏別有記

袁昌祚琶洲海鰲塔記

會郡自白雲龍蜒逶趨東北隅而入其原阯盤于海右海珠左海印以東抵三江及溪河之輸而東注左臂稍伏兩涯林嶺雖與人居相錯猶鬱鬱葱葱然故形家者流皆言會城水口宜塔是人民之英鍾也今光祿勳丞唯吾王君再以直諫歸謝每于斯曆意焉會有河南赤岡者君以偏其南而逼近郊圻未可也萬曆丙申適還舟自波羅遙望琶洲去郡可三十里其山蔥秀刺目遂息棹登之洲踞二水中吞吐潮汐勢逾而回巽二山連綴隆然若魁文之丘內一山石頂高平爲塔基若天造焉亟以語同行憲副金持甫及甘山人皆奇之歸而謀之郭篤周勳卿楊肖韓曹郎姚繼聒郡守相繼命舟往視皆曰可繼惠郡揚貞復少宰往益慫慂之猶以爲慮會制府通州陳公移鎮至政暇簡二三縉紳于君之飛雲洞因以間言建塔請徵惠然制府訢許第須諸生自事乃可行爾次晨君以屬其弟今太學生學羲諸生鐵科唐喬光游應旂等上言即報可助以千金直指惠安劉公凡六百藩伯婺源游公與藩臬諸大夫皆協助通計二千餘金

錫顧公共捐金六百郡守京山方公遂爲檄十六屬咸助輸甎石有差今憲副前郡守沈公今召佐司馬番禺穆公與先令南海王公則不獨捐金且協相之制府戴公復起海塘築石道上屬之塔塔前爲神祠門樓者三多而前功益以完美詳具副碑

吳楚材遊峽山記　清遠縣北三十里有峽長可十里許兩山對峙束湟湟二水而宿而還五羊故謂之中宿峽

涯之海海潮至此一宿志世傳黃帝二庶子長太禺見東漢譚子相海嶠之律降居南海是爲姬姓常次仲陽採竹協鳳凰之仙禺居峽南陽居峽北故又感五羊之瑞帝既上仙禺之山鵁雛是出黃宮云南禺之山鵁雛是出黃宮謂二禺山按山海經二禺世乃稱之曰清遠峽已更詹才伯以爲峽即二禺以飛來寺著云飛來寺者舊志梁普通元年峽有二神人化爲居士詣貞俊禪師移住此山衍州請貞俊禪師移住此山夜半以佛毀飛來其一角掛庾嶺爲雲封寺事聞賜峽山寺額曰至德宋康定更賜飛來余謂茅君

士民募義又千餘金繼直指貴陽馬公金二百乃命工師葺坤司其度擇耆民能者程其工營畫度支則總諸篤周省韓與君三人數往督視所私費再倍其所題金而篤周應諸工料費更倍之不許也始于丁酉年三月初五日至庚子年十二月十五日而成稜觚嶻起凡九級曰海鰲塔則先陳制府命名之吾粵列郡以會城爲冠冕會郡壯則全粵壯理勢固然而琶洲縮轂其口爲扃鑰意者山川韞靈以待今之人文始大興起邪顧設科以來望赤墀而願致身粵非乏士也大率以樸直孤蹤有晉有蹇將亦風氣致然茲塔成屹然與白雲秀爲捍門其勢皆迤趨而上地力益厚引海珠海印爲三關扼海遠山壁立而外護靈氣完矣自是科名不乏于庠奔趨于朝今年春黃君士俊遂大魁天下此樞華不缺于一驗已寓內人士將謂粵人質行不改其素而聰鑣天路彬彬也敢忘諸大夫建始之貺先是塔建至五級物力漸恐不繼今制府長泰戴公直指無

內傳載福地之第十九正不必寺之飛來否也矧名卿鉅公之所題咏唐則張說李翺韓愈宋之問胡曾宋則蘇軾胡寅胡銓向敏中章得象輩元則爲輩國朝則袁方伯凱汪丞相郭孝基岳至高若鳳翥廣洋而下旌麾所過靡不穠掉濡毫自足褒表山靈何必舍峽山而稱飛來更益之以猿姬松叟傳耳顧而豔異之乎吾明卿先生曰佛來自擁青蓮座猿夫空遺碧玉環蓋幻境也博士馮君明卿高卿弟深有取於不佞斯言乃以癸巳六月十八及區君俱宿峽下晨起入寺門啓重闔升圓通殿下涵碧堂即照寧所建全清閣閣前爲鐘樓東過定心泉一名觀音泉胡僧跋多羅鑿石得泓云觀音指示故名定心貞觀間建閣其上嘉靖王侍御德溢亭曰挹泉泉嵌石壁鑿龍首吐出味不甚冽升數級爲二聖祠即太子隱此峽宋景定五年勑封初與二庶子何也勑封峽山靈應侯武爲靈惠侯勑勒二碑璽書如故余笑問僧勑封二庶子祠祀黃帝二庶子也庶子不及

廟神又曰佛屋甚古有禱輒應而不言帝之從臣又何也且封二臣而列四像不既贅乎僧不能對導由東出度古榕下登石級稍紆峻攝齊數十步折而升有松二株覆一椽題曰半雲亭憩視左右二山翼抱圓通殿踞其下蓋當中山之麓其右瀕口而有聲者流出爲定心泉也由亭度石磴又數十步轉而東折十數步塑釋迦文殊普賢像左右金剛一前爲禮殿一丹堊漫漶鐘聲寂寥已非飛來故物然稍聊之則峽沉如帶南禺前列如嶂區君曰此縹緲巔也唐大曆間詩哥舒晃夢二神人及旋師果見幡旗二竿偶爾相肖若此且黃帝時墳山頂云余曰何山形偶爾相肖若此且黃帝時墳山頂云余曰何山形與未出而謂二庶子讀書坑在寺東二里許有池數畝何所據也寺當山腰之半寺後植松成林僧指山巔有獅子石亦跋多羅見聖僧之所石下建精舍名獅子臺今廢谷中有和光洞相傳洞有五色祲祥期奚童仙隱見政和中張昂安昌先生傳有歸猿洞唐廣德中孫恪妻袁氏邑榴花宋治平二年

生二子持碧玉環歸峽山而去見劉義慶歸猿記
其西有石闕方丈爲達磨石高數仞闕數十步爲
葛壇石石前有葛仙亭江岸石壁濶二十餘丈爲
龍磨角石石與洞故自
稱名何也又趙胡於石
王名釣鯉臺石見通志
其下有犀牛潭舊云嵓
貢犀過此斷鎖沒入潭
獲金鎖凡餘故亦名金
鎖潭寺東上流五六里爲
白泡潭以水深浪擁環
凝碧灣自白泡至犀牛
捕爲放生池總之皆峽
來天寶欲壽故池名放
還磁涵碧與三君摩
不殊所見旋起而西
峽有虎患霍文敏公移
於石嘉靖中虎復噬人
其中文名復古樓樓西
爲天曆二年胡愈其一
爲至正辛卯高若鳳其一

爲弘治辛亥鄭積中又大雄殿祝於靈藹二師舍
利塔祝于唐顯慶元年俱久蕪廢止可按志數之
僧又言寺後有綠雲亭飛泉洞爲近日朱士讚所
闢至問老人松見于彭球松夢記者亦無存矣余
謂馮君飛來之勝盡于此乎馮君曰盍不觀萬兵
憲文卿有說刻之屏去武林故有飛來峯彼西僧
慧理觀其省天竺之靈鷲訝稱飛來豈夜半有力
者揭之東耶慧理又能嘗鞠猿叫月今呼猿洞其
遺也乃茲寺匪鉅謬謂龍舒千里一夕飛來至以
獅座借證猿洞歸石衙豔導淫踵僞甘穢實亦呼
猿事等耳若老松見夢則社鑠固已先之無足大
詫甚矣好事者之弔詭也余曰是奚足哉是侈談
于漢神龍二年沈雲卿之峽山二賦而唐宋以來
諸君子流落荒外勒附寄興以助詩材者也李翺
不云乎翺兒時聞山游者說峽山難儔今來周歷
五峯然後知地不副天奇前不可遠視尤少平地
泉出無潭以比於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
無麓乃知造化之無全能也況求友擇人而欲責

其全乎故其詩曰傳不足信見境勝於聞由斯以譚唐宋詩人俱題品峽而不及飛來余謂正不必究寺之飛來與否殆亦非妄也雖然翔又云去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和平不難矣然則余之不省應不得以唐宋諸君子流落荒外自比二君各負用世之才異時若令世之名公鉅卿建節濡毫而不可謂茲游無奇也二君各爲詩一章馮君又屬余記之以傳臥游者錄其副寄清遠兩博士薛君陳君名望茂名人薛君克炫惠州人區君鑾龍高要人陳君聞邵武人萬曆二十一年六月日記

王學曾修復太平濠記

自昔建都邑必辨方審勢察脈絡考原委要以振發人文阜成兆庶即偏者補缺者修游者濬皆以人力完天工蓋非多事勞民云爾羊城爲吾粵都會前涯珠江後簇雲嶠左控扶胥右夾石門所稱嶺徼重向非耶顧滇鬱二水合而西下奔注南滇形家每嫌東捍力微西隄順竅不免爲風氣之闕笞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脈尸子曰兆水方折者玉員折者有珠直而不折欲圜抱去欲盤桓絕倾射斷穿割乃爲得水燕闕朝宗金陵時朝此其大也吾郡城濠鑿于知廣州郡曄環城浚池則知廣州魏瓘重浚於宋經略陳峴而太平橋剏於元宣慰世傑班明興以來御史大夫韓公雍易木橋以石水遶城而入于江環流東濠自永安橋迤流至拱抱洵偉觀云向時大魁蟬聯名卿鼎峙後先輝煌與中州埒倫氏爻子兩冠稱罕有焉自大觀橋建飛流煞方柳坡溪水直射脇間且瀕海諸隄填築不已水勢東馳無復回顧迺今升第晨星人文沉鬱譚者歸咎地脈喻然有仍舊之思矣會大司馬制府長泰鳳岐戴公命形家周亮至時不佞學曾與勳卿郭君棐商計部林君朝鑰太守姚君光泮買舟偕往揆厥方位迤流察脈咸謂故濠循城蜿蟺形家爲御階水乃謬從坤位流黃泉冒入殺犯形家

大忌計左矣左矣遂與諸文學攴老條便宜懇當塗制府戴公直指貴陽方麓李公慨然檄守令定議於是南海令山陰王君衙學番禺令黃岡穆君天顏躬複相度所見不殊聯劄以請兩院報可二令公遂肩之涓辛丑季春鳩工修復太平舊濠新城而南達于珠江障濠口令不得反跳郭外黎隄加工橫築接于北岸以殺退筆已復念商賈艱於轉運姑留大觀橋濠未滇僅容小舸公私兩便凡費帑緡二百金逾年事竣守土者規畫良苦矣濠口向豎木橋僅通往來甲辰春督理府李公捐金置石橋所費不貲民咸賴之先是澶洲有建海印有築詎不無偏痺茲且血脈均調元氣流貫胈榮衛右脾不無偏痺茲且血脈均調元氣流貫誠郡中永賴之利者也即附近有窺利不得擅自更張以傷風氣矣諸文學熊生夢祥黃生應宮潘生孟麟兆生朝伸羅生夢雷潘生廷覺輩謁余洞中索片言勒貞珉記之余嘆曰諸大夫之留心王政其造於羊城者大也記曰善溝者水漱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流行坎止因厥有常政之象也是役有四美焉天道回地靈闢人文興民財阜詎直襲水土而滌嘉祥已耶愚猶有慨焉士爲四民首頃習日漓華躁並出試質之先正離合何如語曰新沐必彈冠新浴必振衣茲風氣一新其彈冠振衣之會乎舊濠乍復甲辰春榜擢上第者吾邑六人吾郡九人丁未春林君養棟發跡正舍其傍郡中黃君士俊遂大魁天下茲一驗已夫司世教者不難嵩目作興若厚自濯磨無孤上之人培植美意期與往哲齊驅是在多士矣自茲以後忠勳志節元魁卿相輩將接跡而起又奚患人文不宣哉余不佞僭爲之記

熊文燦修廣州城西度海陸路碑記

楊粵在職方下諸瀕海郡縣千四百里而遥廣州緒轂上流北負嵩嶺迤逶聯庾嶺東南西三面枕江支流如織

名裏海外海則浩淼重溟自潮惠汚廉遥包絡廣州如帶諸風檣出没如乘鴈雙鳧瞬息渺不知其所之故昔人閉三關可以黄屋左纛帝制自雄今不逞之民釋耰鋤憑嘯輒可旦夕連誅蓋襲積之下蟻蝨生焉廣廈長廊閒鳥鼠以爲穴亦其勢然也今上五年余奉命總督兩廣維時九連餘孽猶伏而待張海土巨魁往還掠溫台漳泉薄我惠潮張甚而裹海禦人質子諸盜白晝克斥海隅歲賦供輸既虞攻剽航海之旅動苦其阻篋而趨於是江帆落落盜盖雄行咫尺河干皆成畏路矣余居常往肇節制潮惠既遥而耳目裹海亦稍隔迺移節廣州戒師武臣飭戈船銃礮築椿門禦巨盜潮惠而廉土盜竄穴將擒渠散協爲裹海廓清會南海里老百十人相率以修廣州城西度海廊南岸逼順德新會香山三水諸陸負戴陸既便於穰熙富民遠邇輸蹄陸亦便于走集剏土盜藉海爲耕進而望陸無所逞其兇退而負耰鋤歸我戎索亦銷氛固圉之一籌也亟可

請前御史葉公咸報可前布政使今撫滇王公率前南海令黄君躬閲四民稱便無異辭首蠲俸贖三百緡御史劉公蠲五百緡余蠲一千緡佐經費兼爲慕義倡仍檄南海簡所屬廉能分保界宜力而度支經畫則倚重鄉紳尚書李公尚書郎龐公特董其成砥矢周行于焉經始矣迨巨盜燼滅潮惠安瀾土盜窟穴焦園兩行剿撫海内外漸奏敉寧余益得爲粤境整暇綢繆爲粤民罄圖樂利鄉來經始諸路期旦夕觀厥成而兩賢紳夙以經國長才著暫爲桑梓借籌材必良毋楛工必堅毋窳費必核毋或漁地之爲土石汙泥陂陁窪塹必相其宜毋或乖絡之宜勑宜因宜紆宜直宜層疊而高宜剔鑿而下必惟其形毋或拂由度海而大通而神安而佛山而黄鼎以往抵諸邑諸邑計百餘里蕩平寬衍皆一轍中際溝澮津途可堙者路之不可堙則橋之不可橋則舟之橋凡十六座横渡凡八所渡者爲令人給者居者修之毋或替成有令存與四民共守是役

郭棐重修南海縣學記

南海粵鉅邑也其造士之崇於是乎在其毓靈儲粹則士之文章勳業裒然名世者映賁後先五嶺以南號材藪焉顧歷歲滋久風雨震凌腐撓莫支規制頹圮懸綴者詎不愀然孳非有度越之才卓邁之識莫克大翔而鼎新之者勢矣今上御寓十有八年豐城蔣侯來令茲邑祗謁聖宮徘徊周覽大懼神靈弗妥士彝弗寧教思竭焉將無以稱師師而仰承德意乃畢智殫慮節請于當塗議悉如侯則自禮殿廡門及東西翼坊俸祿以佐資其始修則自啓聖工始庚寅仲冬迄辛卯孟夏而竣繼修則自啓聖之宮清獻之祠書閣奎樓講堂齋舍工始壬辰仲冬迄癸巳孟冬而竣析者以更欹者以正增建其所未稱易置其所未宜凡聖就理焉奕殊觀學博鄧君紹元蔡君甲甯君遵念拮据之惟艱嘉侯之德宜垂無斁率其弟子伐石于廟而求記于余余也鋪奮方興余正計安鯨浪比落成伊邇而京觀亦先封是天祚海邦燕喜一時駢集微第九連郡縣化俗伏戎爲樂郊而行旅由海則帆檣無恙由陸則轂擊肩摩寧謐豈一隅耶嗟乎周官之營國中也合方民掌達道路舟車敘而行之趙克國之治湟中也橋七十所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如從枕席過師余承乏此中當烽舉燧燔酌便宜興作何敢希克國信威而藉手諸同事兩賢紳於靖寇之餘成茲利往亦周官敘而行之意也語曰善作不必承余茲督京省兵剿流寇行矣謹識顛末屬署南海篆汪君勒貞珉道左俾後來吏茲土者廓斯路無疆銷攻剽如今日也至醵金如干庳支如干詳縣牘茲不贅而御史前令黃君諱熙胤署令汪君諱運光尚書李公諱待問尚書郎龐公諱景忠皆蠲金助修而一時相與有成者也並識其名垂諸不朽

固肇業斯宮其敢謝不
敏哉竊嘗攷功令其廣屬之
條譽髦之任在守令最爲隆重然往往職踈傳舍
凡可苟爲文具則未嘗過而問焉不知養士之源
岸序乎賴爲民父母未嘗
聿可玩襲故常而已我侯心
懸天日力運風霆宿
習烹鮮吏蕭民愉困窮得職卓然古循良之槩詩
稱豈弟誠無讓焉乃若銳志修文躬情雅化育才
振德無鉅弗肩視篆以來比庚辛癸其中間以
衡士之程入覲之典貢
週而振具怠共擘畫之勤規模之遠綜覈之詳彼
其作士之風未易數數然也倚嗟侯勳豈不偉哉
雖然侯以此儀示矣則士之應之宜何如焉大士
非其矜佩縛束爲凡民異也又非其記誦繁華操
觚染翰爲耳目資也六經垂訓如日中天五典五
常舍識而具復其在我曾非蓋之本無故日人皆
可以爲堯舜又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工肆旣飾士
鵠而端尚悟夫中處蔽焉混茲帥塞鼎立三才槩
羅萬彙變造化而乘鬼神性術豈假作爲大道原

無蹊徑歛之一掬霈乎九圍內聖外王窮元一脉
嘗而裔雲瑞日變而烈風震霆社稷蒼生于倚于
法儻其集訴亡節弁髦禮儀徒弄小技以獵名器
毋論垢名僇質豈不苟生天地貽聖門羞多士游
于歌于斯瞻仰謂何其反而求諸有生之初毋局牽
于故識侯新其宮士新其德則士不負侯侯不負
士道隆相與其兩無
憾哉僭爲多士諗之

張國維遶濟橋記

粤故澤國也職方以粤爲尾閭
而西北兩江爲近北自淩江度
滇水西發源黔滇經
氓南下稍折而西由大
萬壑度羚羊會北于黃木建
可數一徑于佛山諸鄉匯焉遍濟橋所由作也鄉
父老爲余言歲甲寅
西潦作丙辰則北江決防壞
牆崖墟里爲魚假令
橋在不以此時圮耶語曰近
川者浸圮衝流而橋
故自若不橋又病涉炎海成
夫無水可度藍關遷
客有馬不前余代庖南武不
獲以餘閒繕瀕水修
途竊自愧而中丞李公以粟

里故偕兄司幕君慨然樹不拔之基捐橐金不煩里旅不愛省試勤渠時里中人議伐木者難石議壘石者難木幾爲道傍舍公謂橋以通濟名必通而後有濟也遂用木石參半之說經始于天啓五年八月落成于六年二月計工餘半朞橋長百二十尺凡七楹蹲鴟三橋之外更亭之以休行者歲時講約好會亦于是焉在鄉常修于霍觀察公與瑕繼新于邑令葵東周公然未若今壯而備也凡糜金錢三百二十五緡皆司幕君任之而申丞公佐之以底于成厥功偉矣哉抑予因是而知政焉記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則爲州淫則爲防下令如流水之源不涸不波可飲可濯耕鑿而不知蓋取諸川氾濫則無經不由道則氾濫故君子受之畜自好者以畜其德忠諫者以畜其君長人者以畜其民此物此志也蓋取諸防而且上不病壅下不病潰取諸遍翟宗魯臨河負脰痡者子産以乘輿渡溱洧豈其市德置寶筏于迷津躋衆生于彼岸蓋取諸濟川以行仁政以正義通以亨屯濟以極溺修此西者故全也抑更則因是而知中丞公焉橋圯數十年公一朝修復工作之效已自章章今天下弊起因循多至不可收拾通公工作于天下何盡不幹堅石固其岸郛家基也巨材壯其趾棟梁任也犬牙相啮魚鱗密次櫛衡事也一木一幹萬鈞爲一木一幹萬鈞爲輕蹋若戴鰲蠯如岳壓望之若垂長虹跨紫虛履之若從明河趨閣道掩天紘轉坤軸手也善建不拔方中丞公於是鄉父老聞而歌曰周道如砥垂虹亘而偉於萬斯年率由道揆公亦執爵而落曰湯湯中流可方舟百年有作雖休勿休於戲功偉矣客顧謂伐石潭州予差有力焉因人成事者也貪天之功予則何敢公名待問號毓劬原任撫應天都御史司幕名徵問號毓劬原任直隸鎮江府經歷俱本里人并書于右

國朝余雲祚重修順德學碑記

雍蘆王君侯以名進士宰順邑甫下車謁

文廟觀學宮廢狀石毀垣頹桂蠹棟摧風雨剝蝕茂草荒墟喟然嘆曰斯文之興繫於學校立然後人才育而理學昌中和位育由之以致上足爲功朝廷下足爲澤民物令其圮而弗修何政之爲是守土之責也會廣文鐵菴余君先有志亟爲侯請悅與之謀遂偕陞任邑佐魏公各捐俸釀金以倡厥始布言以爲士大夫勸訊吉啓土自名宦祠起則椽桂俱殘者賴以增麗次而啓聖祠則楠瓦不存者仍以加輝方侯大揩需用於是文學捐優免之說進里老資稅畝之議興士庶歡躍遂白當事咸報可焉庀材鳩工首及堂殿棟桂以易墉階以整壇壝之築土者環石而砌月臺陛盾塌毀盡更戟門一帶舍其舊而新是圖修兩廡則廣賢儒牌位舫以金書櫺星門石傾靡半遺遠購而全復之照牆獨峙朔左右以竝翼之聖域賢關週以欄干外而儒學門宇石桂改觀進而義路禮門皆葺築罔畧蓋自萬曆二十年壬辰至今八十餘載乃更修舉較前將一紀而重煥者又懸殊矣其進

德修業二齋則廢而復建創闢土地廟於啓聖祠後以衛學宮之左內而官衙吏舍無不畢理黝堊丹墁美輪美奐革故鼎新無或苟簡從事將次第報竣而王君侯乃不獲終厥事惜哉天豈不欲吾士踵美前功俾廟廡既已重新而殿後堂土亦復弘麗規模振興人文連綿科第如昔之名輔元魁功垂不朽者端自茲始矣維時董蔽事者有鐵菴余君與文學諸子朝夕磾磾心經營材必良無或楛工必堅無或瑕費必中程毋或滋中蠹經始于辛亥之秋落成于甲寅之春乃伐石徵文于余用誌不朽余曰瞻山者必陟泰岱覩河者必溯崑崙扶輿清淑順之地靈勃矣山川所鍾蔚爲名彥類必有奇尤特達者應運而興殆先倪邑令公所謂建峻塔于青雲聳文昌於巽位而瑞應鼎元者是也

雖然此猶待靈於地脈耳而非天自我建地自我維之義也今諸君子新厥壁煥厥搤講學於斯肄業於斯濟濟蹌蹌非先聖之法言不敢言非先聖之法行不敢行儼然爲士林翹楚爲學校功臣從是以掇青紫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亦思古先王建學之意何爲乎夫學以言乎覺也所以覺乎未覺者也伊尹以道覺斯民孔子則以道覺萬世能覺則德明而民新性盡而命至千百世而上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而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王陽明之致良知陳白沙之靜後養出端倪湛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無非惺惺於此覺耳蓋此覺之心在人爲乾坤正氣磅礴宇宙充塞古今一以貫之由是達而在上則霖雨蒼赤爲斯世太平之福窮而在下則風雨名山爲百世紹絕學之傳夫然後天自我建地自我維以一身任千百年綱常之重參三才配兩大爲忠臣爲孝子爲名世爲眞儒雖組豆千秋可也而豈如形家者言待靈于地脈以求驗乎卽毋論其弗驗驗矣而或掇鼎元或位台輔於古先聖王建學明倫之義渺乎未有聞焉以視夫參三才配兩大爲忠臣孝子爲名世眞儒組豆千秋者相去當復何等也用敬書之以復其請王邑侯雅麓名尹桐城人辛丑進士任三載卒于官陞任邑丞倫敘魏公名詔鏞栢鄉人新任邑丞九疇黃公名培彝寧夏人以明經著滁事新令魯人張公名學孔遵東人由鄉進士新爲邑侯鐵菴余公名鼎藩程鄉人由明經司訓香山掌教新寧補邑教諭翊名羅公名光選紹興人任典史文學羅子騰漢杜于承德游子慶芝陳子謀羅子國楹龍子生虬區子爾型曾子球之嚴子世佐羅子孫最暨聖裔孫祀生孔尚郁孔貞繕孔貞珂重新聖座皆有事茲典例得竝書

論曰自有天地以來可與日星河嶽爛然昭垂者文之不可以已也故有興詩之文有藝苑之文有

廟堂之文有山林之文大抵關乎民生國政涉乎
山川風俗皆博採焉輯而成書曰藝文志明乎非
值一家之言也南越自尉佗上書漢文予詔文肇
秦漢古矣志中若詔若誥若書序詩賦表啓箋銘
以及誄詞爲類不一然其以粤文紀粤事故志之
或如彝鼎或如金石或如雲漢之章或如澗泉之
響探之者如入寶山燦然琬琰勒爲國乘用彰同
文之治否則汗牛充棟無當乎粤之事與蹟又奚
取焉茲帙明文詩詞最富一時人文之盛迫及
興朝踵美尤烈採風者能無郁郁之嘆乎至若祿閣
之函名山之藏韜光未耀者尚待後之君子蒐而
輯之可也

廣東通志卷二十七終

新寧學訓林襯觀校閱
連州學正屈琛輯

廣東通志卷二十七下
終

廣東通志卅

卷二十八
外志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八

外志

番彝 俚 尸 雜 蠻 附

天子有道守在四彝聖王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交州者萬川之所會極而四彝之所趨歸者也故諸外國納貢方物道所必經是以各番船之向背凡各省直惟粤備載躬逢盛世一統華彝作番彝志

安南國 古交阯也南方彝人足趾開拆兩足竝立足則相交故名自漢武開郡謫戍其人百骸與

華無異○帝顓頊時南至于交阯莫不砥屬帝堯時申命羲叔宅南交周成王時交阯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越裳即九眞也秦以交阯隸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兼置交阯刺史治羸𨻻光武中興交阯九眞置守教其耕種制爲冠履始知婚娶漸立學校建武十六年女子徵側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獻帝建安中改爲交州吳孫權分交州爲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晉宋齊梁陳隋並因之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交阯郡爲交州分武峩州粵州芝州九眞郡爲愛州分福祿州長州日南郡爲驩州分峯州陸州湯州又有禺州巖州凡一十二州○五季梁貞明中爲土豪曲承美所據送欵於梁得節度使時南漢擅命嶺表遣將李知順伐承美執之乃平有其地尋爲愛州將楊廷藝所據後州將吳昌岌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吳處玶等爭立營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平之自稱大勝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使聞

南漢平上表內附八年詔封部領爲交阯郡王璉爲節度安南都護自此始爲番鎮矣後部領及璉死璉弟璿立尚幼大校黎桓篡之丁氏傳世共十一年○太平興國五年詔劉澄賈湜王僎爲水路兵馬部署自廣州路入討桓破之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軍先進澄等逗遛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奏遂班師澄病死詔戮湜等而贈仁寶工部侍郎桓上表謝罪雍熙二年入貢以桓爲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四年封交阯郡王黎氏有交阯自此始○至道元年寇欽州如洪鎮景德元年桓卒中子龍鉞立爲其弟龍廷所篡其從兄明護率其下千餘人奔廉州乞討詔不許令廣州優加資給四年龍廷入貢遂得紹封大中祥符元年大校李公蘊逐之自稱留後黎氏傳世共二十年○詔以公蘊爲節度使封南平王卒子德政嗣德政卒子日尊嗣嘉祐四年日尊率衆寇欽州思稟管○五年與甲峒賊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討之尊上表待罪熙寧二

年表言占城國久缺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遂僭稱大越皇帝追尊公蘊爲大祖皇帝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卒○傳子乾德知桂州劉彝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大治戈船遏絕表疏熙寧八年冬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峒嶺連陷欽廉二州遣招討使郭逵討之九年十二月逵破蠻夬里險夬富良江敗其精兵殺其王子洪眞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諭侯盡還省界卽賜以廣源州○乾德初約歸欽廉邕三州官吏千人久之纔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曰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日乃至蓋給示海道之遠也○乾德卒子陽煥立陽煥卒子天祚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天祚子龍翰龍翰子昊昷昊昷卒無子女昭盛主國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二年○紹

定三年昭盛避位于夫人陳氏昭照四年詔封昭照爲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以昭照爲太王而其子光昺紹封光昺始立說名以欺中國矣是時元世祖既平雲南遂遣師入取廣西道光昺上表奉貢中統二年封爲安南國王至元十四年卒子日烜不請命自立世祖遣人召之入覲日烜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遣愛代覲世祖怒封遣愛爲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不納遣愛懼夜逃去二十一年冬命鎭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征之進兵臨境日烜拒敵潰走二十二年日烜僭稱大越皇帝襲其邑陽邁也○傳位于其子日燇自稱太上皇其弟益稷歸順入見復封益稷爲安南王二十四年遂益稷發兵平定其國日烜大敗與其子棄城走入海島二十五年師次天長海口而糧船不至乃還諜知日烜及其子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以遏命愛魯引兵還雲南日烜遣使謝罪二十七年卒

日燁遣使入貢詔諭來朝日燁不從又議征之會兵潮廣行省益穆與焉會世祖成宗命罷征日燁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願爲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爲安南王至大四年世子日燇遣使入貢不稱王懼討也○傳至三年世子日燇遣使告哀且請封上自製文遣翰林院編修王庸克弘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克頒使封日燇爲安南國王并製文於彩輿鼓吹迎入別室頒日設立日燇靈位使者南面宣讀御製祭文日燇率其臣再拜俯伏以聽成禮而退翌日唐臣等捧詔印授之日燇率其臣北面跪受初文人惟以長揖爲敬至是始行稽首頓首禮自表謝後歲常入貢謹修臣職○明初設鎮南關于憑祥弘治已未安南陪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廣寧奏爭貢路欲專由龍州不允○日燇尋爲其伯叔明所篡五年二月叔明使奉表謝罪貢方物且請封詔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尋表稱老以弟煓代視事許之八年六月煓遣使請朝貢期詔三年一朝貢若王立世見十一年正月遣使告煓卒弟煒代十二年冬十二月煒入貢詔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曰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由逆君命而禍黎故天鑒若是有不能迓其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邪何其舍長久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莞草秒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

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邪抑民有慾而致是邪然既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矣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永爲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禍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消而警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承天鑒後必有無窮之福若否朕命而必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何者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也爾如鑒春秋之失毋蹈往轍豈不美乎宜悉朕意毋有忽

○十三年叔明屢遣使入貢方物詔戒諭之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午煒爲其國相黎季犛幽于城外大陽坊尋弑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大柄皆出季犛二十九年遣使以叔明死告哀上以叔明不義如此庸可與乎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篡弑得國諭禮部臣曰

城子也異日四夷聞之往謀踵發亦非中國壩外舜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三十二年革除建文元年季犛弑其主日焜而立其子顒未幾復弑顒而立其幼子奎尋復弑之大殺陳氏宗室而奪其位季犛更姓名曰胡一元謂舜裔胡公蒲之後改國號曰大虞改元聖○季犛僭稱太上皇奎爲大虞皇帝○陳氏十二世共一百七十年○永樂元年夏四月遣使奉表賀即位且奏稱陳氏之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遣行人楊渤往察之聞十一月奎遣使隨渤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謂實陳氏外孫遂封爲安南王奎僭號如故改元紹成○二年八月陳氏舊臣裴伯耆潛入京師奏季犛父子弑主篡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未幾耆老撾宣慰司亦送日烜孫陳天平至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若第月給廩餼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僞在列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三年春正

月遣使齎敕責之奎上表謝罪上使行人往諭奎
迎還天平以君事之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奎奏
請迎還如命四年春正月廣西總兵官征南將軍
都督同知韓觀受敕選兵五千左副將軍都督僉
事黃中等將之待天平至芹站伏發劫天平殺之時大理寺卿薛巖
謫廣西中舉以輔行亦自經死四月報至上大怒
發兵討之七月戊子朔遣使祭告岳鎮海瀆之神
遂命成國公朱能爲征蠻將軍克總兵官西平侯
沐晟新城侯張輔副之有黃中俾立功贖罪時賊
得志改元開大〇九月師至龍州能以病薨冬十
月輔等率師至隘雷關大破之賊皆散走輔傳檄
數其大罪二十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兵自芹站
以西至北江府新福縣謀知沐晟軍至白鶴遣將
往會沿海築城樹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
諸府州民守之朱能計閉上命輔充總兵官敕曰
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
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

掃蕩殘胡終建大勳爾等宜取法前人珍除逆賊
仍調兩廣江浙荆閩兵八萬從征師至多邦城輔
攻西南晟攻東南賊接戰驅象當前以畫獅蒙馬
翼以神機銃象傷於銃箭皆退走突城長驅而進
遂克之賊踣藉及被殺死者不可勝計於是循富
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城遁乃駐軍城東南招
輯撫納日以萬計皆給榜使復業左右參將李彬
陳旭擊西都城賊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
等州縣次第而來降共是年擢憑祥知縣李昇子慶
洁仍故父職以伺察賊情永樂五年正月輔合兵
自往江濟軍襲簡江柵破之又攻萬劫江曾賴山
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殺賊將餘黨潰
散盡得其船仍使降人陳封招撫諭江東潮等處
人民使皆安業於是郡邑聞風相繼降附得諜報
季斧及其子澄等聚兵於黃江遂水陸並進至木
丸江賊舟膠淺遂大敗殺賊將阮仁子等斬首萬
餘級生擒賊將百餘人皆斬之三月甲子南策舟
人莫遂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千百二十人詣軍

門言陳氏子孫被黎賊殺盡無可繼承頓復古郡縣即日遣人馳奏上聞追賊敗之于富良江生擒僞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將軍胡射及將卒數萬人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至黃江獲賊舟無算黎賊父子以數小舟遁去僞吏部尚書范元覽等及將兵未降五月已未我師至自南州出齊羅海口生擒黎季犛後擒其子於海口山中乙丑安南土人武如卿等於永盆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黃及其子孫弟姪僞梁國王黎澈等并賊將僞杜國東山鄉侯胡杜等安南平壬午平安南提奏至羣臣稱賀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羣臣復以開設三司郡縣請降詔行之六月癸未朔詔天下以安南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境內高年碩德有司即加禮待窮民無依者立養濟院以存卹之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材于本土敘用仍降敕褒諭輔等休息士馬俟天氣清肅即班師復敕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嗣郡縣不可無統請設三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立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副之布政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劉昱爲左布政使前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劉本右參政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左右參議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按察副使楊直爲按察副使太平府知府劉有年發去可於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官不足者別令吏部銓註今遣印信付爾給授之改大理寺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之令其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兵部尚書劉儁量才給與勘合授職開設十五府交州府領州五縣二十三○本府領東福安州領保福芙蓉清潭三縣三帶州領扶隆安瀾慈廉二縣威蠻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四縣郎扶寧安樂立石元郎六縣慈廉州領丹山石室

二縣利仁州領清廉平陸古榜古者古禮利仁六縣○北江府領州三縣七○本府領超類嘉林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岸慈山安豐五縣北江州領新福善誓安越三縣○諒江府領州三縣十五○本府領清遠古勇鳳山那岸陸那五縣諒江州領清安安寧古隴保祿四縣南策州領清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真濠庚安多錦三縣○三江府領州三縣七○洮江州領山圍麻溪清波夏華四縣宣江州領東欄西欄虎巖三縣洮江州領隴扶古農二縣○

建平府領州一縣九○本府領懿安安本平立大灣望瀛五縣長女州領威遠安謨安寧黎平四縣○新安府領州三縣二十一○本府領峽山太平多翼阿瑰西關五縣東潮州領東潮古賁安老水榮四縣靖安州領同安支封安立安和新安大瀆高寧雲屯八縣下洪州領長津四岐同利清汀四縣九○本府領俸田建昌布眞利四縣快州領仙呂施化東結芙蓉永涸五縣

○奉化府領縣四○美祿膠水西眞順爲四縣○清化府領州三縣十九○本府領古滕古弘東山古零永寧安定梁江七縣清化州領俄樂細江安樂江四縣愛州領河中統寧宋江支俄四縣九眞州領古平結悅緣覺農眞四縣○新化廷河安蘭神溪四縣四縣○諒山府領州七縣十六○本府領新安如教丹巴丘溫鎮彝淵董七縣七源州領水浪琴脫容披平六縣上文州領杯蘭慶遠庫三縣餘下丈萬崖廣源上思朗下思朗五州無縣○新平府領州二縣九○本府領福康衙儀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鄧從質三縣靈州領丹喬左平夜度三縣○乂安府領州二縣十二○本府領衙儀丞祿古村支羅眞福土油渴吐士黃入縣南靖州領利蓬七榮乍令茶偈思容蒲苔蒲浪七縣○化州領利調安仁三縣○化府領州二縣十一○富良司農武禮洞順化府領州二縣十○順州領巴閻利安仁縣○大源府領縣十喜永通宣化弄石大慈安定感化太原十一縣○

以演州○領千冬芙蓉芙蓢瓊林四縣○宣化州○領曠當道文安平原底收物大蠻湯乙九縣○嘉興州○領籠縣蒙縣安立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廣威州○領麻籠美良二縣直隸布政司後又設升華府領州四縣十一○十二年三月以黎賊所取古城之地設升華府領州四縣升州領黎江都和安備三縣華州領萬安眞熙愷悌三縣思州領持平自烏二縣義州領純獦柽溪錦三縣○其餘衛所大率與府州縣兼設云九月乙卯輔等追都督僉事柳升齎露布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皆侍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畢以季聲及子蒼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蓋入交阯有三道一由廣東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阯潮陽鎮○尚書黃福議交阯萬寧縣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梁彼處附近有司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南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嘉靖中知府張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山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廟山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旁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至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瀕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爲大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蓋自欽州天涯

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交趾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宋設砦二○鹿井砦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州東南控寶蛤灣至海口水路東南轉海至雷州遞角場○州西南邊有水口六○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湄水口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並入海之路皆置卒守焉一分爲三由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由明府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恩陵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隘分爲二由蒙自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瀧由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然皆山逕難行○張輔發兵憑祥沐晟則從蒙以抵白鶴縣皆不循伏波故道者用夾攻之策以決勝也論功行賞進封輔爲英國公六年輔晟等旋師六月丁亥至京獻交趾地圖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上嘉宴賞有差八月乙酉都布按三司奏逆賊簡定作亂僭稱

改元興慶命晟爲征夷將軍由雲南往征之十二月戰于生厥河敗績七年春正月命輔爲征虜副將軍率廣西等衛兵四萬會晟行事廣東都指揮花英程瑄初以畏避逮獲罪至是冒死從征時簡定稱僞上皇改元重光謂爲陳氏之後六月輔進兵慈廉等州大破之十一月獲賊首簡定遂班師仍奏留花英等聽沐晟調用八年十二月陳季擴請降復反九年春正月復命輔討之令戶部全支將士俸糧十二年三月始獲季擴於老撾併阮師等械送京師餘黨悉平十二年十月丁丑班師還京十五年二月命豐城侯誅其黨十一月救輔李彬佩征彝將軍印充總兵官鎮交趾時鎮守中官馬騏貪黷誅求盜賊蠭起閏五月獲陸那縣賊人阮貞等奏請於本境徇衆俾人知警懼從之冬十月又捕獲楊進等悉斬以徇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僭稱平定大

王彬遣兵討之不克布政司布參政土人莫遂與
賊戰死令其子嵩襲職食祿而不任事十七年八
月又安府土官知府潘僚亦以馬騏非理凌虐逐
互集紅衣賊千餘迎敵官軍破之僚等逃入老撾
十二月安老縣妖僧范玉聚衆作亂僭稱羅平王
改元永寧彬大敗擒之二十年正月彬卒七月仁
宗即位遣中官山壽齎敕諭黎利赦其罪以爲清
化知府利不從遁入老撾復還寧化州名馬騏還
洪熙初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上止之會宮車
晏駕竟往爲叛賊潘僚黎利請降宣德元年春二
月命總兵官黔國公沐晟等捕利於雲南邊界詔
發廣東馬步軍赴交趾仍諭黎利潘僚來歸悉宥
其罪復其職役夏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彝將
軍印充總兵官討利五月丙申詔赦交趾利攻乂
安城勢益盛九月王通帥師至交趾賊黎善三道
攻城尚書陳洽死之十一月通進兵擊賊大敗十二
月癸亥遂傳檄棄清化等州與利乙酉以賊猖獗
命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由廣西沐晟佩

征南將軍印由雲南討之詔廣東兵從征二年二
月利攻交趾城通出兵與戰敗之其衆奔潰諸將
請乘勢過江擊之賊必成擒通猶豫經三日不出
兵覘知通怯復集餘衆四出攻掠四月陷昌江城
知府劉子輔等死之戊辰利復攻交趾城通斂兵
不出利致書與通請和通遂遣人同利進表及方
物九月乙未柳升師至隘留關利具書詣軍門罷
兵息民立陳氏之後坐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
遣人奏聞時賊列柵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鎮彝關
如入無人之境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參贊軍
事尚書李慶皆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見升辭色
皆驕以璽書戒諭當防賊設伏慶強起言之升不
爲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渡橋陷泥
淖中後隊阻不得進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於是右
參將都督崔聚斂兵飭隊是日梁銘病死明日李
慶亦死又明日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以助
勢兵隊遂亂聚被擒賊大呼降者不殺諸軍或死
或奔散竟無降者安鏞是日皆死賊百計強聚降

終不屈遂殺之冬十月戊寅成山侯王通大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壇與黎利盟誓約退師遂宴利且遣利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重寶爲謝庚辰沐晟師至水尾縣之高寨賊於水陸拒守道梗不通晟乃督兵造舟遣人分哨逐程而進壬午行在鴻臚寺進利與柳升書言求得陳氏之後曰昌者實安南王頓三世嫡孫寓身老撾蓋二十年乞循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一國之人蒙戴天恩於無窮也癸未黎利遣人進表及方物隨王通人至上日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朕亦奚恤命行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寺卿徐永諭前安南王陳氏子孫令頭目耆老具實來聞即遣使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官軍各回原衛所交阯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官內使悉皆回京癸巳參贊機務工部尚書黃福

柳升死奔還至支積關交人送之出境遂至廣西龍州三年二月召沐晟還閏四月戊申王通還至京師文武羣臣劾奏通及弋謙馬騏等違命擅與賊和棄城旋師之罪命府部法司等官同鞫之悉下錦衣獄籍沒其家五月壬子朔李奇等還黎利遣人奉表謝恩且言陳氏孫嗣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竝絕國人推利謹守其國以俟朝命四年春二月羅汝敬等還黎利及耆老遣頭目貢方物六年夏五月利等入貢方物并代身金人復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僎右通政徐琦往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即潛號稱制建東西二都○僞東都在交州府富良江之南即古龍編城漢置交阯郡唐置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外大羅城乃唐所築古嬴陵縣地也僞西都在清華府乃古九真郡治之地○分十三道嘗陷雲南臨安之寧遠州亦併屬焉分寧遠爲七州乃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取士分其國爲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僉中國都

晃如朝鮮國王例上不許寶錄名濬三年十月嗚兄宜民弒之而自立四年以名琮紹封國人誅之

基隆僞名濬僭號十七年改元者二大利十一年

延寧六年僞諡仁宗宜民僞名琮封諒山王僭號

僅九閱月誅改元天與

隆弟思誠嗣六年九月紹封弘治十年二月卒思

誠麟第四子也僞名灝僭號三十八年改元者二

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僞諡聖宗子鏞嗣十二

年紹封十七年五月卒鏞僞名鏞暉僭號七年改

元景統僞諡憲宗長子濬嗣十二月卒弟璿嗣正

德二年紹封四年十一月阮种殺之立其弟阮伯

勝國人黎廣等討平之立思誠孫明濚僞名敬僭

號甫七閱月未及請封改元泰貞而未紀年僞諡

肅宗璿僞名誼寵任妳黨阮伯勝兄弟恣行威虐

暑殺京親鵐殺祖母圄人誼怨种等怙寵專權不

制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逼濬自殺國人

討种等誅之濬僭號四年改元端慶降爲慇王

僞諡威穆帝七年紹封嗣十一年夏四月社堂燒

布按三司也曰山南承政管十一府曰京北承政管四府曰山西承政管六府曰海陽承政管四府曰安邦承政管三府曰諒山承政管一府曰大原承政管三府曰明光承政管四府曰順化承政管三府曰廣南承政管三府曰義安承政管八府曰地之廣分折爲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稱爲府如慈山澈仁之類或承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江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割裂猥多不能盡記學校之士皆名爲生徒循元制以經義詩賦取士詩用七言律○宣德八年利卒李文鳳越嶠庳緣利僭號改元順天竊位六年死僞諡大祖九年十月命利子麟仍權署安南國事正統元年六月詔封麟爲安南國王賜塗金銀印七年十一月卒黎龍僞名麟自是皆有二名蓋其國習於欺誕自宋元陳威晃已然不獨今也僭號九年改元者三紹平六年大寶三年僞諡大宗八年麟子甚隆以名濬紹封大順元年六月奏乞賜袞

香官陳昌與子昇作亂弘治仍稱大虞改元天應自詭爲陳氏後明臣都力士莫登庸叛降昌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昌敗走獲其子昇及其黨陳璉等誅之昌與昇奔諒山據長寧太原清都三府登庸與其臣共立明子譓思誠第五子鑌僞名瑔生子澄僞名明潛被弘治無子國人立明僞諡父鑌爲德宗既紹封冊行不通爲陳昌所弘治八年改元洪順降稱靈隱王後僞諡襄翼帝○十二年譓請封因國亂不果行以登庸有興復功僞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兵柄既在掌握潛畜異志十三年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臣譓擁虛位乃立其族子酉榜攻其都城譓出奔登庸率兵攻綏綏敗走登庸自稱爲大傳仁國公十六年八月登庸率兵攻陳昌昌敗走死嘉靖元年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弒譓譓毋潛告譓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得脫居於清蓽登庸立其庶弟廣四年六月譓譴使問道來貢并求封爲登庸所阻五

年二月登庸賂欽州判官唐清爲廣求封都御史張嶽逮清死於獄六年三月登庸使其國人范嘉謨僞作廣禪詔纂其位改元明德立其子方瀛爲皇太子矯殺廣僞諡恭皇帝七年四月登庸遣國人道源伯來貢至轆番諭山城被攻而還九年春正月丁酉登庸禪位於方瀛自稱太上皇退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十九條題曰皇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方瀛改元大正九月黎譓卒於清蓽○黎氏傳十世歷一百十年○十五年冬十月戊戌上諭禮臣奚言皇子生宜頒詔安南奚言疏以正德十年自黎明貢後逾二十載向諭即位竟亦遣梗而還請罷使往從之復令與兵部議十二月乘機景祥往勘不貢并簒弒人姓名閏十二月赦提督侍郎潘旦豫討兵食俟勘報罪狀至日與師是月譓子黎寧差頭目鄭惟憭泛海至京以登庸僭逆奏聞十六年二月丙子遣錦衣副千戶陶鳳儀百戶會府部諸大臣議謂宜討登庸上令推選才望大

臣總督戶兵二部調兵食驛召陶鳳儀等還命咸寧侯仇鸞爲總兵改太子賓客工部尚書毛伯溫爲兵尚兼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尋以黎寧奏事未審眞僞且從宜撫勦夏五月召提督兵侍潘旦還南京佐理部事以山東巡撫蔡經代之先是旦疏謂莫氏姦雄之賊黎亦逆利之裔均非所宜立若以遠人處之則元昊可王也二氏日尋干戈皆欲假天朝名號以爲之主彼既未定我誰適從疏意蓋欲姑靜以觀變伯溫恐其忤己故奏易之八月安南彝人刁鮮等獲登庸謀著知州阮景輩八人得僞印及僞大誥一編雲南巡撫汪文盛以聞下兵部議謂登庸弒主簒國僭號擅官復妄議大誥宜殺無赦請敕蔡經與文盛計兵食協力征勦僭逆庸畏威懷德悔罪向化撫鎮且待以不死星馳奏請上裁御批屬二臣協勦十七年六月經上疏言安南之役六道竝進以一年計兵用三十萬餘金倘倍之至於率旅徂征固以討賊爲名繼絕爲義而要機在正名分今據鄭惟僚原奏皆欲左袒黎寧使誠第二子也則黎讒正泓猶存人心渙不可收即我兵不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不宜審處矣上時銳意用兵朝議難之故部覆如經議上意稍不合第督責議臣不協心共事而已繼而兩廣三司左布政陸杰等亦言部議兼許悔罪宜先檄諭以察其心時廉州知府張岳亦數言安南情形可以計降未可遽以兵力取也經皆言之頗以據誠若執迷終爲大戮幷以聞表留中事下兵部議十一月癸丑兵尚張瓚同兩廣督撫之臣討畫征討許瓚等議登庸上表乞降舉土地人民願聽天朝處分辭雖卑懇顧恐其意叵測宜令仇鸞伯溫往同奏取自上裁從之十九年莫若乞降果實方許馳表登庸立其子福海嗣三月丁丑仇鸞伯溫方瀛卒

至廣州會議復馳檄諭登庸父子急宜自新聽命否則勦戮有文皇之烈在諭國中有能擒斬登庸父子自九公府而下賞格有差六月仇鸞伯溫經會師梧州九月趨南寧十月召還鸞以安遠侯柳珣代時登庸欲聚毒上流且言造舟二千餘欲泛海趨襲梧鎮衆請兵之獨叅政翁萬達持議與張岳合迺奏留二臣萬達因力言登庸本欲束身降服假重天朝名號以自固顧未得軍情要領內懷狐疑聲言此以綴我師爾迺遣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獄開關傳譯令毋求封毋求貢束身請罪歸地納印去僭號奉正朔則天兵可止而登庸可生矣復令良輔等曉以手書甚悉我兵亦分道並進聲威張甚登庸始懼且懼請降期許以十一月初三日我帥先集鎮南關萬達等於關內近地立幕府高築昭德臺恭設龍亭黃幄儀仗令旗令牌中立至日傳令開關兩廣三司副叅監統諸臣并齋執令旗牌官夾侍左右侍甚肅登庸素衣繫組航率姪莫文明并小目者士人等各以尺帛束頭由

關道左入脫履跣足面北跪傳解其組接文降書登庸俯伏五拜三叩頭畢其姪莫文明小目者士許三省等二十八人亦各以次降服拜叩如儀少頃登庸仍率其姪從諸人與頭目阮如珪等上降書一通恭向軍前俯伏再拜示以朝廷恩威軍府號令姑容戴罪還國待奏聞賜以不死登庸俯伏再拜稱謝而還監統諸司卽臨南關登庸含皇脫履跪迎俯伏再拜皆語以恭俟朝命勿爲細人恐愒贊惑有言私覬僥謝者國法不貸登庸跪聽畢又俯伏再拜叩謝去遂傳令閉關斂兵歸營留莫文明等候遣指揮王良輔隨之入奏伯溫會疏畧曰安南雖自漢晉內附然彝俗瘴鄉終不宜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彝此已事之驗也今莫若以彝治之外而不內如以登庸有罪未宜輕授爵土彼孫福海今蕭伏待命倘蒙矜宥或可別與以都護總管如漢唐故事此所謂以彝治彝也其黎寧勘若有據宜令雲南撫臣聽其

接止漆馬江管束見有地土若非黎氏後者置勿論鄭惟憭向皆潛住上下朗林峒寨近廣西土官之境今亦宜於廣東屬城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致失所惟聖明裁察焉莫文明阮如珪等亦各以降書具奏俱下兵部復集郭勛許瓚等議請上命與都統使司登庸授安南都統使司登庸卒孫福海襲其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聽都統使司擬中國制度悉改正迴避獻還浙寮金勒古森了葛四峒歸入欽州版圖如林希元議行六月羣臣稱賀上不居論功賞賚大學士夏言等而下有差毛伯溫召還八月勑下安南授登庸都統使二十二年二月登庸卒孫福海嗣二十二三年兩遣宣撫同知阮敬典阮師宣等來謝皆賜綺幣二十五年宣撫副使阮銓等入貢賜幣如前五月福海卒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西寧侯敬復以方瀛次子莫敬典爲壻因遍於方瀛妻武氏得專兵柄福海卒弘瀷方五歲阮敬挾弘瀷慫恿睢擅權登庸欠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等亦各還田里阮敬以兵侵海陽逾逼都齋正中如桂諸人集兵禦之不勝正中文明率其家屬奔欽州奏發肇慶清遠安插范子儀等復擁兵詐言弘瀷卒以正中爲名寇欽州官兵執誅之敬典隨捕其餘黨殆盡始衛送弘瀷叩鎮闕請襲三十年三月內甫得請復爲登庸臣黎伯驪合黎寧臣鄭檢兵來攻出奔海陽不克赴闕領命而貢使亦不能行矣四十三年二月弘瀷卒嫡妻裴氏生茂洽以萬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襲都統三年七月遣使謝恩及賀即位進方物前是嘉靖三十年及三十三年未及貢者補貢如儀逢辰來並修三年六年職貢其嘉靖三十六年三十九年闕貢者補如前自是其國益多故矣黎寧一名懿以嘉靖九年立改元光照以拒登庸攻之竄古城界國人立其弟憲改元光照以拒登庸十五年六月廉知寧所在憲與臣鄭惟悅迎寧歸

在我無容以蕞土而遽議兵顧維潭將恢復是圖而茂洽者故職方之貢臣也安得不請命于朝擱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不可以不問也莫氏子遺之緒不可以不存也黨如先朝故事命大臣致討方聽其款關棲莫比諸漆馬江以不剪其祀惟聖明裁之其黎氏贖申世次與故府所藏稍異命卽從何授受擅用以請均宜詰問部覆如所言二十二年七月檄上石知府孫繼先督備指揮吳懷仁同往察之八月檄用遣仁走藪門以保全貢臣請兵二十三年七月敬用遣官目黎早用范彥六人從安邦浮海走藪門請罪求款督府陳大科俱下肇慶守臣移左江副使楊寅秋譯問廣西撫臣戴燿竝檄勘議命龍州爲莫氏願棲之地以實對於是寅秋竊計曰不拒黎不棄莫吾策定矣有頃孫繼先遷秩以左州知州楊繼顯往當置對敬用等取龍州邊民被髮結衽名交彝者爲擁衛甚衆復自願居高平以海東安置阮敬恭敬璋繼顯丙以爲憂還報寅秋知莫氏意望尚賒頷之復

滿華後棲漆馬江寧死其臣鄭檢立其嫡子黎寵無子死立其宗人維邦維邦死鄭檢子松立維邦次子維潭世居滿華十九年黎起兵攻茂洽奔嘉林縣春社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松計通土民裴文奎等內叛襲殺茂洽奪其印親黨多遇害莫敦讓奔防城告急督府陳藻疏聞以相機處置屬之松復擒敦讓於大茎村莫履機等奔欽州茂洽子敬恭與宗人履遜等奔廣西思陵州莫敬邦有衆十餘萬起京北道用武汝諸等攻走黎黨范授萃范百祿諸兵敦讓得復歸衆推敬邦署都統諸僑居欽州思陵者奏遣官護出境未幾黎兵轉攻南策州殺敬邦時莫敬璋屯東海新安敬恭敬用屯詩山高平懼黎追索急窶近憑祥龍州界趣土官刻狀冬十月維潭亦叩關請通貢與其宣撫黃廷愛前後廣走左江僉事張璧土之維潭廣用國王金印封當覆問二十一年正月廣西撫臣陳大科迺會疏畧曰蠻彝易姓如奕棋然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惟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斯機權

有頃吳懷仁始得敬恭等願處高平實狀來告衆議始稍定維潭繼遣官目黎重華請款再三冬十二月復專杜汪等來與之期以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具報督撫檄參將李鳳往部兵南太二府蘇民懷吳大紳商寧同知黃淙二府推官盧碩黃嘉之皆從計款費府各百金督府佐以梧餉及銀牌稱是寅秋與參議林震以首議故屬之往巡大守因受成焉二十四年正月思明知府黃承祖又課言莫敬璋兵往永安州黎衆邀而殲之海東新安地盡黎有矣於是款議漸決而黃淙適勘事還又言杜汪范彥雖承聽猶驁然負彼慨復不欲以登庸例例之維潭亦貌從無柬身入關意廼遣承祖使人持檄同范彥還督諭之二月十日杜汪復至言唯唯如約至二十六日忽使人言於關候日士卒饑病款儀未備莫吾仇也棲之高平不敢聞命遂宵遁隨謹閉關督撫陳大科戴燿會疏聞科臣徐成楚危之請急圖廣西按臣黃紀賢獨計其款必成請稍假以期限從焉適寅秋有獻壽之役維潭亦繼遣鄭公義范彥等以非遁自明至關外不得入因懷仁承祖上之再檄海州同知黃宇思明同知李陶成偕前勘官再往督撫亦交遣使者就里第趣寅秋還冬十二月懷仁謀報杜汪唐世烱等已運儀物至諒山亟遣承祖同懷仁往視率領汪烱等還詰其菲薄曰此方物也以副代身亟進爾貢非得請不敢上二十五年正月廣西按臣林道楠察黎情形尚首鼠持兩端按部南寧趣寅秋議因力贊其決出屬承祖導世烱等入院見諭以宜督維潭早款關各授賞出境道請期責限以四月初旬受款遂白督撫皆報可檄參將楊元部三里及土兵往備關下時參議林震猶謂款事尚宜慎重會還秩行獨寅秋持議益堅遂往按關下亟檄黃宇李陶成等前詰問懸法關內外毋聽細人誘惑行私許執以徇其時欲撓款者尚傳莫兵且遮道又謂鬼門關以東梗甚幾盡往視火值無左驗已夜縱燒城壘諒山黎營之旋遣恩城吏目李嘉禎往督諸土司毋懷二心

各以所部兵來會分署諸官男遮列要害與楊元聲應四月朔維潭次諒山大索諸僚營壘者將抵關先遣范彥來迎初三日黃宇李陶成出關傳譯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曰乞矜其愚次維潭曰世孫也其祖黎暉一名鏞天朝曾錫命焉次鄭松曰世隸臣世以衛黎非冒黎也然則何宵遁乎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也天威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無二金卯何在曰權倣爲之立鏞矣至安揷猶猘對不央復譯諭曰均貢臣也黎昔可以漆馬江莫獨不可以高平乎哉且分土既定則以法相守庸何傷杜澧等語塞趨白維潭曰謹遵命遂遣鄭公義陸等以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晨兵衛從授阮澧等以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晨開關黎維潭率其土人黃廷愛等衛而入望龍裎繫組蟻伏命李陶成解組黃宇諭指大率如莫登庸叩關之儀○先彝杠次彝使衛兵次維潭并遍入黎維潭褫衣跣足身繫國臣者俱照牌如貫而白組北而伏地李陶成解其組維潭起著衣履

同臣者聽唱禮五拜三叩頭訖進服罪本次進金人代身次進國臣者伏罪乞恩本黃宇遵照總督撫按憲牌曉諭姑令就區處維潭又五拜三叩頭畢恭侯龍亭前過左江道請用賓主禮見又請稍降階見俱不從黃承祖從旁屬聲示維潭今復朝國不費檳榔半咽何斬四拜遂下拜各頭目亦皆罷等來謝○事成遂閱關都督羅拜張具犒之遣杜汪請遣指揮白明達吏目李嘉禎階黎使馮克寬等二十四人併至京師十一月初九日兵部覆敘與事諸臣功賞有差十二月十三日勅授維潭爲安南都統使賜以銀印世襲令廣西以歲頒曆如數莫敬恭安揷高平一府○入交止有三道一由廣東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揚帆十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岸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門山又一日

至萬寧州萬寧二日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過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支州自白藤而入經水旁東潮二陽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齊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鄉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自欽州天涯驛經貓尾港七站至若山萬抵交阯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宋時設砦二一曰鹿田堡在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一曰三村砦在州東南控寶蛤灣至海口東南轉海郎至雷州遞角塲欽州西南邊又有水口六譚家黃標藏漏西陽大灣大亭六水口竝入海之路皆置卒守焉一由廣西至宋始開路分爲三由憑祥州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由思明府入丘溫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文淵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陰一由雲南至元始開路分爲二由蒙自縣入交之石龍由河陽陰者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然皆山逕難行張輔發兵憑祥沐晟從蒙自抵白鶴縣皆不循伏波故道用夾攻之策以決勝也○萬曆六年莫氏貢儀○金香爐一十二口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眞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枝白色土絲二百疋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萬曆二十六年黎維潭款儀○代身金人一個銀香爐一個銀花瓶一雙象牙十四隻薰衣香二十罐連銀罐二十八斤黑線香二萬枝生絹二百疋沉香一百三十六斤○金人聞昔範用囚首面縛維潭獨自謂其以恢復故罪視登庸有問爲立而肅容狀閱驗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鑄其

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滿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六字莫氏原授銀印許維潭暫用俟鑄授新印至日進繳

古城國 古越裳氏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其地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東濱滄海西際瓜哇南接眞臘北連安南東西五百里而贏南北千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十餘里其郎湖蒲口角秦象郡墟城猶存○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彝亦稱王馬援因植二銅柱以表漢界○馬援北還留遺兵十餘家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至隨有三百餘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記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馬流人言語衣服尚與華同山川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又云銅柱周十里形如椅蓋兩跨重巖東臨大海屈膠道里記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焉按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界銅柱在欽者唐馬總所植○漢末大亂功曹子悆連殺縣令自號爲王謂之林邑國吳時通使赤烏十一年交州取其區粟大戰于灣浦數世後其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傳子逸晉建興中舜奴范文敎逸制造城池宮室兵陣器械王愛信之咸康二年逸死文篡位都典沖去海岸四十里○林邑城西南角高山長嶺連接天障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郎郎遠界三重長洲隱山繞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曲街迴東合淮流以注典沖其城西南除山東北瞰山重墜流浦周遶城下東南墜外因傍溥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端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甎城二丈上起甎牆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蹇翥嵬嵲但制造稍拙耳○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監日南郡並貪殘臺遣夏侯覽爲大守尤侵刻文日南肥沃欲畧有之至是因民之怨襲殺覽以

其屍祭天交州刺史朱藩遣督護戍日南文復滅
之進寇九德郡害吏民十八九永和五年文死子
佛立猶屯日南七年交州刺史楊平九眞太守灌
遂討佛走之佛乃請降隆安三年佛孫胡達復寇
日南九眞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
弱至其孫文敵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
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
死子咄立復名曰陽邁○宋元嘉二十年使振武
將軍宗慤與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其後遣使朝
貢齊梁陳時或不賓服隋遣大將軍劉方及欽州
刺史甯長眞伐之其王梵志遣使謝罪於是朝貢
不絕唐貞觀中其王頭黎死子鎮龍被弒國人更
立頭黎女爲王國人不服立頭黎姑之子諸葛地
爲王妻以女其國乃定至德後以國在環州界更
號環王王所居曰占城又以占城名之元和三年
犯安南時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遣兵擊走之○
白居易草制勑於陵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賊帥
李樂山等三萬人者具悉卿蠻彝犯疆方鎮致討

以六百九十六

兇徒喪敗荒徼淸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旣
同於山藪勢益壯於輔車想聞徤書當倍慚懼載
省所賀深見乃懷○安南都護張舟責其朝獻不
至執僞都統斬首三萬級虜其王子獲戰象舸鎧
黃巢亂後嶺海多虞貢亦絕書五季周顯德五年
其王釋利因德漫遣使朝貢表以貝多葉書之始
稱占城國云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
使朝貢開寶五年其王波美稅褐印茶遣使蒲訶
散朝貢郎前二次所遣者也太平興國二年其王
波美稅陽布印茶遣使李牌來貢六年交州黎桓
上言欲以占城俘來獻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
之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諭其王七年遣使乘
象入貢詔留象廣州畜養之八年伐交阯水陸象
馬象數萬黎桓擊走之俘斬千計雍熙二年其王
施利陀盤吳日歡遣使獻方物且訴爲交州所侵
掠三年其王劉繼宗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
占城人蒲羅遏爲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
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關送占城彝人百五十餘

卩來歸分隸南海清遠縣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蠻人忽宣等族三百餘人來附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稱新坐佛攻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毋賜其王白馬兵器諸番聞之不敢侵侮至道元年上表謝恩併獻方物且言本國流民三百散居南海蒙旨放還今猶有在廣州者舊有進奉蠻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隨其舶船歸國上從之復賜白馬二遂爲常制咸平二年嗣王楊曾俱哋茶宰室離入貢再至乃詢知其避交人奔于佛逝去舊都七百里大中祥符三年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累歲不達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天聖七年奉表進鳳八年嗣王陽補孤施離皮入貢慶曆元年廣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鄰百餘人在占城命轉運司選使臣齎詔書器幣賜其王購鄰致闕下餘黨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施離

值星霞弗遣使獻馴象嘉祐元年其使浦息陁琶貢方物還至大平州沉失行槖明年正月詔廣州賜銀千兩七年其王施里律茶盤麻常修武備以禦交阯由廣東路入貢請賜白馬從之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卩利律陀殿摩提婆入貢乞市驛馬令於廣州買騾以歸建炎二年其王楊卜麻疊入貢紹興二十五年子鄒時闌巴嗣封乾道三年子鄒亞娜嗣掠大食國方物來貢爲大食所訴遂不議海之吉陽軍著風飄至占城其封七年聞瓜有浮海之吉陽市馬得數十疋歸戰無大勝負乃說王敎以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大捷明年復來瓊州拒之吉陽軍王大悅具舟遣之吉陽市馬得數十疋歸戰騎射王大憤怒大掠而歸知吉陽軍林寶慈奏聞淳熙二年嚴馬禁不得售外番三年占城歸所掠生卩惟存八十三人求通商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眞臘入其國都慶元五年眞臘大舉伐占城以復讐殺戮殆蓋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眞臘因名占臘云其後國王或曰眞臘人也又曰占城恢復無可據者今其國近瓊

州順風一日可至建都臨海日新洲港所居屋宇門牆俱甃以灰甎雕鏤堅木爲猛獸狀外周磚垣爲城以兵甲藥鏃刀鏢守之元至元十五年既滅宋遣人至占城還言其主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七年其王保寶旦拏囉耶邛南詖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以其國主孛由補剌者吾既內屬郎其地立省而其子補的負固不服遣兵征之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戶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其通國人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衣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等三道攻之以萬人建旗鼓出木城拒戰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酉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十人其王與其臣逃入山使報答者來求降官軍復駐城外既歸款然終無順志明洪武元年其王阿答阿者遣使入貢二年春二月辛未遣行人吳用賜以鍍金銀印封占城國王四年奉金葉表朝賀壽以諸國皆內帶行商多行譎詐詔並沮之至十六年復遣子入賀萬壽節北還始給勘合文冊二十四年復來以其臣弒主命絕之○永樂元年王占巴的賴始貢且請禁安南侵掠遣行人蔣賓王樞往報禮勑胡奎修好息兵四年七月勑廣東都司選精兵八百人屬能幹千百戶具器甲糗糧航海先與占城會兵八月遣內官馬彬往諭以伐安南賜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紗帽金帶錦綺幣等甚厚占巴的賴遂出師助征尋遣太監王貴通齎勑往勞白金三百兩綺幣副之五年五月來獻安南俘貢方物賜詔嘉獎六年十月遣其孫舍楊該入貢還賜勑嘉勞賜金印黃白金如四年八月數益以錦綺文幣倍於前七年八年十一年皆至惟八年九月再遣馬彬護其使濟標還國賜勑及綺幣報之自是不專使報禮與諸番同十三年四月又遣其孫舍阿那沙來冬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奏言占向雖聽命來助兵實慮唇齒觀望懷二

心私納黎蒼女陰以金帛戰象賚季擴季擴舅及鄧鎔之弟鐵等男女三萬餘人侵奪升華州縣驅掠其人民厥罪與季擴等請征之上以交南粗安不忍窮遠彝但遣使勅諭占的巴賴愼守爵土而已傳至摩訶賁由景泰間卒無子其弟盤羅脫天順初嗣封再貢即以制勅綵幣屬其使逋沙婆利齎報後爲安南侵噬徙居赤坎邦都郎遣使請封值安南陪臣據其國都使臣馮又等誤封之嗣王古來航海訴督府屠滽擬叅議姜英勘實其表以來朝爲辭將護至京時安南納其叛將馳之虐輙言古來不當嗣於是古來留廣東滽繼僉議謂冊印有古來名奏請仍畀古來復責安南以睦鄰及順逆大義安南聽從尋具舟師令莞商南頭人張宣護至新洲港歸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詔遣行人劉廷瑞齎勅冊往封爲占城國王十二年來貢○嘉靖二十一年使再至其國臘月猶暑士著苧衣民多裸袒南陌稻熟北秧猶青樹多檳榔紅蕉椰子夜鼓八更爲節○按占城之先本林邑一縣屬日南郡漢末迄晉侵郡地范文攻旁國并之永和三年攻陷日南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以求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後九眞太守討佛走之追至其國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郡名日南蓋始于此疑吳晉以後所置日南郡乃其屬縣○其後侵暴諸郡兼并旁國疆域日大延袤至三千里或日千里蓋乍强乍弱不可定也要之實有日南郡三之二非復舊縣矣漢書所謂日南徼外者蓋日南徼內則皆漢地也○吳惠日記畧云正統六年七月惠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日發東莞次日過烏豬洋又次日過七州洋瞭見銅鼓山次見獨豬洋見大州山次至交阯洋有巨州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礙之即糜碎舟人不勝恐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口十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笳鼓塡咽旌麾馳靄蹮衣椎髻前後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迓於國門戴金花

冠纓纓珞帳列戈戟以羣象爲衛既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請賞烟火爇沉香燃火樹盛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以還廣東○占城貢獻方物有象象牙犀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龍腦熏衣香金銀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栢木香燒碎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蕪蔓香沙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帕羅羅錦被洗白布泥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眞臘國 在占城順風三晝夜可到或云半月西南去林邑三千餘里水步道通○一曰吉蔑又名甘孛智本扶南屬國東距車渠西有朱波北近九眞南瀕海距廣州十日程其王姓剎利日漸强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那貞觀初遂并扶南而有之○東潮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下注大淵之東潮潮水日夜長七尺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後日夜分爲再潮水長一二尺四時高下一定水無盈縮是日海運兼名象浦一日象水也是爲徼外之彝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雖習俗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覘金便知好惡明朝曉視皆如其言蓋自徼外皆然不獨扶南○其先女子爲王號曰葉柳柳音聊卽葉調國其國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葉柳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躶教著貫頭國人效之男子著橫幅今干漫也其後天竺僧憍陳如有其國敎國人事天神每日誦經咒故易世既久眞臘重僧云○民色甚黑號爲崑崙婦女多有白者生女九歲請僧誦經作梵法去其童身點其額爲吉利名曰陣毯十歲卽嫁○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濠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面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當國中有金塔用鉛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州金盤金碗盛食諺曰富貴眞臘也

永徽初幷有鳩密富那迦仁武令僧高等國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號水眞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眞臘一迄宋通貢不絕及滅占城號爲占臘役參半眞里登流舡道明浦甘等國爲屬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元貞中遣使招諭之乃始臣服明洪武初國王忽兒那斯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獻方物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眞臘其國王遣使貢象五十隻香六萬斤自是朝貢不絕永樂改元遣使詔諭卽位至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煮海爲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非復裸體矣其所屬國猶有裸者見有衣服人卽笑之法有剔刺配犯盜則斷手足其民殺中國人則償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列婆毘牙遣陪臣奈職等九人朝貢方物賜鈔幣表裏和中官往使眞臘將歸有從行軍三人遁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中三人從中國人自遁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

語言不通風俗不諳而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寧樂處此爾禮部給之衣食予道里費遣還眞臘尚書李至剛等言豈意中國人亦不當遣上曰不用逆詐爲君彼所慝則此三人亦不當遣上曰不用逆詐爲君或爲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毘牙死命庶班王孜往祭之封其長子參烈昭平牙爲王賜之綵幣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昭平牙遣使奉金鏤表文貢馴象方物○按眞臘疆域一統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希北抵占城國似與古不同○眞臘貢獻方物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

爪哇國

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在眞臘之南與婆利西與暹婆登北與眞臘國接南臨大海宋史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崑崙西至海四日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暹羅國又十日

之神附祭于廣東山川之次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彝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申書及禮部奏以外彝山川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邏鎖里哇福建則宜附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彝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十三年十月其王八達那巴那移遣其使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者留月餘遣還因詔諭其國主曰聖人之治天下四海內外皆爲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人之心朕君主華夷僻居海島頃嘗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其實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奈何設爲姦計誘使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恃險遠故

至柴厘亭抵交阯達廣州○其屬國有蘇吉舟打板打綱底等國木爲城有文字知星曆○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闍婆遷於婆露伽斯城宋淳化三年其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元時始稱瓜哇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擒酋長以歸尋放還明洪武二年三月遣行人吳用賜瓜哇國王璽書曰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倒置朕自闍婆遷於婆露伽斯城宋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睨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瓜哇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須去大統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瓜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勿怠○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朝貢納元所授宣勅二道封爲國王八年二月令三佛齊瓜哇山川

敢肆侮如是與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母妻子之戀舜戛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國爾國王當省已自修端謙誠敬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將無及二十年諸番阻絕無商旅以三佛齊爲瓜哇屬國命禮部移文暹邏轉達瓜哇知之後爲東西二國永樂元年九月西王都馬板遣使者來欲拘留以其父母妻子致殃咎悔將無及二十年諸番阻絕無商旅以三佛齊爲瓜哇屬國命禮部移文暹邏轉達瓜哇知之後爲東西二國永樂元年

治之上日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負金悉免之仍遣使齎勅諭意并賜之鈔幣十一年九月遣使上表貢馬及方物十二月都馬板遣使來貢及還勅諭都馬板曰前內官吳賓等還言恭事朝廷禮待勅使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剌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疑懼朕書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王何疑焉下人浮言侮慢勿聽之今賜王文綺紗羅至可領也○十三年更名楊惟西沙遣使謝恩十六年十九年皆貢而東王久不至蓋以爲所并矣天順四年八月其王都馬班遣使奉表朝貢方物賜宴賞賚之仍命其王都馬班遣使奉表朝貢方物并綵幣表裏歸賜其王及妃自是不可考○按瓜哇疆域一統志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占城國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甲兵藥銃爲東洋諸番之雄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屋店連行爲市買賣商旅最衆三佛齊爲其所并名舊港以別

於新村○瓜哇貢獻方物胡椒葦麥蘇木黃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皮鼈子悶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摺鐵刀苾布細紅布孔雀火雞鸚鵡玳瑁孔雀尾龜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三佛齊國

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眞臘瓜哇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丕牙儂細蘭等國其王號詹卑其人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祐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其王悉利胡大霞里遣使朝貢淳化三年冬廣州上言其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自京回聞本國爲闍婆所侵卽瓜哇住海南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詔諭本國從之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入見以金蓮花貯珍珠龍腦撒嗏

元豐中使至者再廣州受其貢獻方物表入言俟報乃襲至闕下○治平中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囉入貢遇大風舶幾覆至端風浪息時值儂寇燬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禱于天有老翁現雲向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華伽囉卽遣思離沙文詣廣購材鳩工重建落成請道士羅盈之爲住持何德順爲監臨施錢十萬置山田於番禺黃塘以充常住鑄大鍾覆以樓費錢四十萬又施田四十萬增置田於清遠蓮塘庄明年地華伽囉殺剪其瓜髮送道士葬之黃塘至今祭焉○南渡後入貢不絕明洪武二年二月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四年趙述還國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隨述奉金字表文來朝貢賜大統曆及織金紗羅文綺六年復遣使賀正旦并貢方物八年復遣使從招諭拂菻國使奉表乞紹封詔卽綏命鑄駝紐鍍金銀印賜之十月詔封其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詔畧曰朕自混一區宇嘗遣使詔諭諸番爾三佛

係瓜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瓜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國曰自有天地以來卽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彝之禮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彝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謀紿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療之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蕞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僭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能從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特有姦於中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宜守臣職我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瓜哇俾以大義告於三佛齊三佛齊係瓜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其後爲瓜哇所廢以其地

齊國王恒麻沙那阿者卽稱臣入貢於有年今秋使者齎表至知恒麻沙那阿者薨逝爾那麻者巫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命於朝可謂賢矣朕嘉爾誠是用遣使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求爲多福○三十年六月以胡惟庸謀亂乃生間謀紿我使臣命禮部移文暹羅達於瓜哇俾責戒焉○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眞臘暹羅瓜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門答剌西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間謀紿我使臣至彼瓜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禮送還朝廷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瓜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

誠朝貢詔設舊港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後率二十一年子濟孫遣彥誠請襲且言印爲火所燬遂命濟孫襲宣慰使賜紗帽鍍金花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令中官鄭和齎往賜之自是朝貢不絕○按舊港不復爲國轄於他壤民故富饒俗囂姦廣東以達京師○三佛齊色黝鵝諸香兜羅綿被蕊布白猻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洪武中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賜永樂後改宣慰使司罕至廣州

暹邏國 本暹與邏斛二國地古赤土及婆羅剎也在占城極南北直廉州海北岸連于交阯暹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至今訛傳爲赤眉遺種後改曰暹元貞初暹人嘗遣使入貢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

為舊港仍立頭目以司其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東逃民梁道明勝受南海人洪武癸酉鄉貢進士為臨桂縣丞永樂元年二月壬子以政最召為監察御史後以事降行人至是遣勝受及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南海逃民梁道明等以勝受乃其同鄉故也時道明挈家居於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首指揮孫鉉嘗使海南諸番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俱來奏聞遂遣勝受等階二奴齎勑往招諭之十一月勝受等還以道明及鄭伯可等來朝貢方物賜道明襲衣及鈔五十錠文綺十二疋其副頭目施進卿遂代領其衆上以勝受有使西洋諸國還至舊港遇○五年九月太監鄭和海賊陳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潛謀要劫和覺之整兵至與戰大敗之殺其黨五千餘人擒祖義等械送京師悉斬于市諸番聞之莫不讋服是年舊港頭目施進卿遣壻丘彥

而合爲一國○明洪武初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統曆七年三月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扳來朝貢方物自言本國令其同柰思里儈剌悉讖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洋遭風壞舟漂至海南達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降香兜羅錦等物來獻省臣以奏上怪其無表狀詭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必番商也命却之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俟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鎖里爪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眞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令遵古典而行不必頻頻其移文使諸國知之後其子孫參烈實昆牙嗯哩哆囉祿紹封九年九月其王遣子昭祿羣膺奉表貢象及方物賜詔褒諭○諭暹邏國王詔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居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爲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給世世無窮矣爾哆囉祿自嗣王位以來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兄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謂賢德矣豈不名播諸番今王言之其哆囉祿可謂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衣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爲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二十年七月暹羅斛國貢胡椒一萬斤二十八年十二月詔遣內使趙達宋福等使暹羅斛國祭王參烈實昆牙嗯哩哆囉祿賜嗣王蘇門邦王昭祿羣膺文綺四疋羅四疋毯絲布四十疋王妃文綺四疋羅四疋毯絲布十二疋勑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莫不使至知爾先王以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懌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有道勑至其罔失法度罔淫於樂以光前烈其敬之哉○

永樂元年遣使朝貢賀卽位自是其國止稱暹邏國二年其王昭祿羣膺喃曜諦剌遣使坤文現表貢方物遣內官李興等齎勑勞之并賜文綺紗帛四年二月復遣使奈必傅且乞量衡爲中國式從之七年正月遣使奉儀物致祭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踰九月復遣使侯坤文現等表貢方物賜鈔幣遣之時南海人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邏至是因文現等歸上令諭其國王遣八觀等還母納通逃以取罪亮并賜其王金織紵絲紗羅絨錦八年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移人還賜勑勞之并賜綵幣十年十二月復來朝貢十三年五月昭祿羣膺喃曜諦剌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剌的賴紹封十七年十月遣使諭暹邏國王俾與蒲剌加平勑諭三賴波磨札剌的賴曰朕祗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爲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蒲剌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鬬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況滿剌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爲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爲所惑輯睦鄰國無相侵越竝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十八年四月遣使入貢方物賜之鈔幣仍遣中官楊敏等護送還國仍賜其王錦綺紗羅等物十九年三月遣使奈懷等六十人貢方物謝侵滿剌加國之罪賜鈔幣有差十九年七月復入貢二十一年三月遣使坤梅貢方物賜之鈔幣洪熙宣德以後入貢猶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成化迄今大率六年一貢近惟嘉靖三十二年遣使坤隋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一枝長六尺五寸七分鑲金剛鎖一副金盒內貯白象尾毛爲証又象牙一十九枝共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大一寸鑲金剛鎖一副金盒內貯白象尾毛爲証又象牙一十九枝共

三百五十斤烏木三
六百斤藤黃四百八
梗三百斤速香二十
十斤白豆蔻六十斤
四千二百斤○三十
方物象牙三百斤樹
十斤速香三百一十
三千二百斤胡椒四
大楓子五千斤其舊
國朝康熙二年十二月
貢獻方物龍涎香一
花緞六疋胡椒三百
蘇木三千斤速香三
大楓子三百斤金銀
皇后方物龍涎香八兩
一百五十斤胡椒一
豆蔻一百五十斤蘇
十斤大楓子一百五
十斤金銀香一百五
康熙六年六月遣使朝賀
謝壽進金葉表文一本貢獻方物龍
亭一座龍涎香一斤速香三百斤
牙三百斤安息香三百斤白豆蔻三
三百斤藤黃三百斤孔雀四隻烏木三百斤胡椒
三百斤降香三百斤馴象一隻犀角六座六足龜
四隻孔雀尾十屏翠鳥毛六百張樹膠香一百斤
沉水香二斤樹皮香一百斤兒茶一百斤胡椒花
一百斤碗石一斤紫梗一百斤鮫綃布六疋雜花
色大布六疋襆天四條紅布一疋紅撒哈喇布六
疋人字花布十疋花紋人象襆四條西洋布十疋
大冰片一斤中冰片二斤油二十瓢樟腦一百
斤黃檀香一百斤薔薇露六十罐硫磺一百斤貢
獻
皇后齊年方物龍涎香八兩速香一百五十斤蘇木
一千五百斤象牙一百五十斤安息香一百五十
斤白豆蔻一百五十斤藤黃
一百五十斤孔雀二隻烏木一百五十斤胡椒一

百五十斤降香一百五十斤犀角三座六足龜二隻孔雀尾五屏翠鳥毛二百三百張樹膠香五十斤兒茶五十斤沉水香一斤樹皮香五十斤紵綃布三疋雜花色大布三疋人字花布五疋西洋布五疋人象雜色花禊二疋紅撒喇哈喇布三疋禊天二條紅布五疋紅撒喇哈喇布三疋印字條大冰片八兩中冰片一斤油片十瓢樟腦五十斤黃檀香五十斤薔薇露三十罐硫磺五十斤○

康熙十年十一月貢獻方物金葉表文一道譯字表文一道龍亭一座馴象一隻孔雀四隻六足龜四隻龍涎香一斤沉水香二斤犀角六座速香三百斤象牙三百斤安息香三百斤白豆蔻三百斤藤黃三百斤胡椒三百斤降香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蘇木三千斤胡椒花一百斤紫梗一百斤樹皮香一百斤樹膠香一百斤犀尾十屏兒茶一百斤紵綃布六疋雜花色大布六疋禊天四條紅布十疋紅撒喇哈布六疋印字花布十疋西洋布十疋大冰片一斤中冰片二斤油片二十瓢樟腦一百斤薑檀香一百斤薔薇露六十罐硫磺一百斤貢獻二隻龍涎香八兩碗石八兩犀角三座沉水香一斤速香一百五十斤安息香一百五十斤藤黃一百五十斤白豆蔻一百五十斤胡椒一百五十斤象牙一百五十斤降香一百五十斤大楓子一百五十斤樹皮香五十斤樹膠香五十斤翠鳥毛三百張孔雀尾五屏蘇木一千五百斤紵綃布三疋雜花色大布三疋禊天二條紅布五疋紅撒哈喇布三疋印字花布五疋西洋布五疋大冰片八兩中冰片一斤油片十瓢樟腦五十斤黃檀香五十斤薔薇露三十罐硫磺五十斤奉

詔頒賜暹邏國王錦四疋緞六疋織金緞四疋紗六疋織金紗四疋羅六疋緞四疋織金緞二疋羅四疋織金羅二疋

詔賜王妃緞四疋織金緞二疋貢使二貢使三貢使緞各

七疋羅各四疋織金羅各二疋絹各二疋裹各一疋布各一疋連氈襪綠皮牙縫一等靴各一雙通事賞彭緞袍一件辦事賞緞四疋羅二疋絹一疋連氈襪擦臉幫皮靴一雙從人二十二名賞絹各二疋布各五疋連氈彭緞袍一件其賞賜之物於戶工二部移取在午門前頒給在部筵宴二次侯暹邏貢使到省之日照例設酒一次暹回○已上三貢俱一例頒賞○按赤土疆域與暹邏同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婆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隋時常駭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是也○暹羅貢獻方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皮硃石紫梗藤黃硫磺沒藥烏爹泥回回豆蔻胡椒白豆蔻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喇布紅地紋節智紅又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蔥白暗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綾緞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滿剌加國

古哥羅富沙也漢時常通中國後爲頓遜所羈屬○頓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去扶南可三千里東界通交州卽古哥羅富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微外諸國其國城接閣婆故又名大閣婆今稱重迦羅東有吉里地悶○故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江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羈屬於暹邏每歲輸金四十兩爲稅明永樂三年其王西利

南帆實維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朕眷念之懷今賜王金鑲玉帶一條儀仗一副鞍馬二匹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疋絹千疋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襴二王其受之又賜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兩鈔五千貫錦綺紗羅衣四襲賜王子姪冠帶其陪臣等各賜白金鈔錢綵幣有差○復命禮部宴餞於龍江驛仍賜宴於龍潭驛十二年國王母來宴賜如王妃二十年三月其王西哩庶麻哈剌率其妃及頭目來朝貢方物以父歿新嗣位故也宣德九年國王復來天順三年國王無答佛哪沙卒其子蘇丹茫速沙請命復遣冊封自建國以來朝貢至今不絕○按蒲剌加國疆域在占城南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京師○蒲剌加王獻方物番人斷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白鹿鎖袱金母鶴頂金鑲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

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七年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八艘往諸番暹羅開讀賞賜詔封爲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且建碑立界灘邏始不敢侵擾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上聞之念其輕去鄉土跋涉海道即遣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黃嘗等往宴勞之復命有司供張會同館既至奉表入見并獻方物上御奉天門宴勞之別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命禮部賜王金繡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及金銀器皿帷幔裀褥賜王妃八兒迷速里及其子姪陪臣傔從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及出就會同館復賜宴焉八月賜其王金鑲玉帶儀象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一副白九月拜里迷蘇剌辭歸錫宴子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等賜勑勞王厚賜之并及其妻子陪臣○勑曰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蓋王之忠誠神明所祐朕與王相見甚驩固當且留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向寒順風

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
番鹽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蘇門答剌國 古大食也一曰須文達那自滿剌加順
風九晝二夜可至其西去一晝夜程有
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每至春間羣龍交戲
於上遺涎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爲香一斤值
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
採之或遇風波則人皆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挹
水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
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若斗大亦覺魚
腥焚之清香可愛貨於蘇門答剌之市官秤一兩
用彼國金錢十二枚一千則一百九十二枚也○
遊官紀聞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不下重五
六十斤乃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
雲氣出草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土人更相守之
俟雲氣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入香合和
乃收斂腦麝清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
者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沫有
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則輕浮
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則凝積多
年氣味盡滲於沙中魚食則花糞散於沙磧惟汎
水者可入香用○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
奉聖諭爾部裏作速訪買沉香一千斤紫色降眞
香二千斤龍涎香一百斤即日來用就令在京訪
買已得沉香降香進訖尚有龍涎香出示京城採
買未得奏行浙江等十三省及各沿海番舶等處
收買本年八月戶部文移到司又奉撫按牌案行
催再照前香每斤給銀一千二百兩三十四年巡
撫鈞牌發浮梁縣商人汪弘等到司責差綱紀何
處德領同前去番舶訪買陸續得香共十一兩差
官千戶朱世威於本年十月送驗會本進奉聖旨
既驗不同姑且收入今後務以眞香進用欽此欽
遵行司又據見監廣州府新罪犯人馬邸別的等
告送龍涎香一兩三錢褐黑色及有窓地都窓地
山彝屬採有褐白色六兩各彝說稱褐黑色者採
在水褐白色者採在山又據窓地都周鳴和等送

香辨驗眞正共一十七兩二錢五分差千戶張鸞三十五年八月送驗會本起進奉聖旨這香內辨是眞留用欽此○洪武間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幷方物國名須文達那永樂二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官尹慶朝貢封爲蘇門答剌國王給印及誥五年嗣王鎖丹罕阿必鎮遣使阿里來朝幷貢方物宣德六年復來貢十年復請封其子爲王初太監鄭和奉使至蘇門答剌僞王蘇幹剌方謀殺宰奴里阿必丁以奪其位且怨使臣賜不及已領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衆及其國兵與戰蘇幹剌敗走追至喃勃國幷其妻子俘之以歸永樂十二年九月獻于行在以大逆不道伏誅諸番震服○按大食疆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月連所居賓童龍國東北接雪山葱嶺皆佛境也西北與大秦相鄰爲其統屬宋初與占城通貢南唐遂達于宋淳化四年舶主蒲希密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遂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曰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兼遵聖化以慰宿心今則雖届五羊之城猶瞻雙鳳之闕則是躬者是其裔也後與賓童龍國使來朝入貢陸路縣廣州至京師自是朝貢不絕熙寧中今取海路縣廣州恐爲西人鈔畧乃詔自沙州爲西人鈔畧乃詔自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銀錢助修廣州城不許歸國被誅見蘇黃門龍川畧志其後分部領爲勿斯離彌琶囉勿跋等國蘇門答剌則出龍涎香者也布那姑兒則產硫磺者也又有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順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多產香藥其風俗語音與大食同○蘇門答剌貢獻方物馬犀牛龍涎香撒哈喇梭綿布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番夸石青回回青硫磺橫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錫蘭山國 古狠牙須也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瓜哇

中有高山上產鴉鵲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隋常駿至其林邑極西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爲錫蘭因名相傳釋迦從翠藍嶼來嶼在龍涎西北五晝夜程登此山猶存足跡山下有寺中貯釋迦涅槃眞身側臥及舍利子○很牙修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恐卽此國○永樂七年詔諭其王亞烈苦奈兒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勅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和卽潛備先發制之使衆衙枚疾走夜半開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永樂九年歸獻闕下上命釋其支屬賢者立之禮部言詢其國人皆謂耶巴乃那賢十年九月遂遣使齎詔及誥印封之○誥曰朕統承先皇帝鴻業撫馭華夷嘉與萬方同臻至治錫蘭山亞烈苦奈兒近處海島素蓄禍心毒虐下人結怨鄰境朕常遣使詔諭諸番國至錫蘭山其亞烈苦奈兒敢違天道傲侵弗恭逞其兇逆謀殺朝使天厭其惡遄被擒俘朕念中國軍民皆朕赤子命簡賢能爲之統屬爾耶巴乃那修德好善爲衆所推今特封爾爲錫蘭山國王於戲惟誠敬可以眩鄰境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撫衆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孚命永崇天道無怠無驕曁子孫世享無疆之福欽哉○時羣臣皆請誅亞烈苦奈兒上曰蠻夷固負爾不足深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不剌葛麻思剌查爲王詔諭使遜位十四年十一月偕古城瓜哇滿剌加蘇門答剌南巫里汝里灣泥彭亭古里木骨都東溜山洋喃勃利卜剌哇阿丹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諸國及舊港宣慰司各遣使貢馬及犀象方物遣鄭和等齎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谷國正統十年國王遣使耶巴剌謨的里暆等貢獻方物來朝天順三年其王葛力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來貢○按錫蘭山距南以別羅里爲界自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溜山洋國十晝夜可至古里國二十一晝夜可

至卜剌哇國柯枝接天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木骨都束國自古里順風十晝夜可至忽魯謨斯國二十晝夜可至剌撒國二十二晝夜可至阿丹國又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天方國乃西洋之盡處也○天方舊名天堂又名西域有回回曆宣德中朝貢○錫蘭山貢獻方物象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喇乳香木香上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盧會硫磺烏木胡椒碗石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佛朗機國 在瓜哇南向不通貢或云古徐狼鬼國有屬之今佛朗機與瓜哇對時疑即其地大約不可考正德十三年佛朗機大舶突入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爲名左布政兼副使吳廷舉聽之兩臺議非例不許尋退泊東莞南頭徑造屋樹柵恃火銃以自固數掠十歲以下小兒烹食之率一口金錢百文惡少緣以爲市廣人咸惴惴莫必其命御史丘道隆疏其殘逆先年潛遣火者亞聞附滿剌加使舶至廣窺伺機便長蔓至今請亟誅亞三毀其居驅逐出海嚴私通者律從之督府已捕得亞三戮於市檄海道副使汪鋐帥兵往逐其夷人輒鼓衆逆戰數發銃擊敗我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舟底遂沉溺有舊出者悉擒斬之餘皆遁去嘉靖間北彝吉囊大入遂請如佛朗機制爲銃頒諸邊鎮詔許之今衝鋒及火戰皆資焉顧佛朗機敗後其商舶由是不能絕時與濠鏡諸彝赴廣貿易但不復如昔時虐煽云

呂宋國 例由福建貢市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徑抵濠鏡澳住舶索請開貢兩臺司道咸謂其越境違例議逐之諸澳彝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泊虎跳門言候丈量越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舟破趨還遂就虎跳門徑結屋羣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翰飭兵嚴諭焚其聚次九月始還東洋或曰此閩廣商誘之使來也

一函國王像一幅金金剛石骨金劍一持金琥珀書箱一座珊瑚樹一枝珊瑚珠一串琥珀珠六串椅楠香二段咯囉絨二疋象牙十枝犀角四隻乳香六桶蘇合油一桶玉花露一箱花幔四端花氈一鋪珊瑚珠一串琥珀珠四串皇后方物大玻璃鏡一面珊瑚丁香一籠金銀乳香一籠花幔四端花氈一鋪續據該貢使開報皇恩賞賜緞疋銀兩國王雜色錦緞八十疋銀三百兩正貢官雜色花緞三十疋雜色花絹緞一十八疋銀五十兩隨從回令一十八疋銀五十兩隨役回令十疋每名銀二十兩使回廣東布政司照例管待遣還

日本國

舊名倭奴自醜其名故改稱日本夫倭當朝鮮之下流山巒巉巇極而環以大海天地東南之仁氣至此而盡性諝很貪風土使之然也歷齊東淮浙漳泉而後至於潮雙桅出沒東

紅毛鬼國

萬曆二十九年冬二三大艘頓至濠鏡之口其人衣紅袒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肚長尺二寸形壯大倍常似悍澳彝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爲寇欲通貢而已兩臺司道皆訝其無表謂不宜開端聽李權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將一月始遣還諸彝在澳者亦共守之不許登陸始去繼聞滿剌加伺其舟回遮殺殆盡○按婆利東有婆利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午時以珠乘影取艾依之即火出見唐書

西洋國

地最大與僧伽密邇諸番之會也去中國十萬里西瀕大海南距柯枝北接狠奴兒國其地產沉香木香西洋布五色布白雁胡椒馬五色鴉鵲石○明永樂元年中國王馬那必剌滿遣馬戎朝貢三年又遣使朝貢詔封爲古里國王給銀印誥命五年令大監鄭和賜王誥幣堅賞其將領有差

國朝康熙六年十月內遣使朝貢方物進金葉表文

洋如履平地久矣其爲海埜患也假貢往來因知山川險易得間則張其弓刀而肆侵彝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宣德中招之得至京師以貢盡不得間之時也正統中來受賞豐渥困載而歸蓋不而得問首犯寧波賊殺蒸燕陵骸谷血縛嬰兒於杜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則剔視男女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於是浙東戒備嚴而朝貢不至矣○漢武帝既滅朝鮮使驛始通於漢者三十六年光武中元二年倭使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來朝貢獻生口是後倭韓俱屬勞方郡韓國七十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與珠崖儋耳相近倭產亦與珠崖儋耳相同地溫暖冬夏食生菜○魏景初二年平公孫瓚倭女王卑彌呼入貢歷晉宋齊梁陳俱入貢無犯邊之事隋開皇中禁江南雙桅大舶大業三年遣使朝貢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致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書不悅○唐置嶺南節度

兵守屯門鎮太宗貞觀五年倭遣使入貢來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宣者上書其後新羅梗海道經敎及傳戒其國分五道東海南海西海東山山陰其使自唐以來用僧天寶二年海賊吳令光作亂寇永嘉郡南海太守劉巨鱗以屯門鎮兵討令光誅之○明洪武二十八年八月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率舟師往廣東訓練浴海衛所官以備倭寇○永樂九年千戶王偉命副總兵指揮李琦等討之○十九年正月倭寇攻陷昌化殺三月壬午倭寇自漳泉入揭陽劫掠官軍擊敗之復攻劫饒平破黃岡民鎮提督都御史王紘至潮州調集漢達狠兵打手鄉夫副使林懋舉等參將鍾

坤秀等帥師大敗其衆俘馘無算倭寇退走○光是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僅二百人眞倭十之一餘皆閩浙通番之徒翦頂椎髻以從之然髮根不斷與眞倭自別且戰雖同行退各病食此其異也嶽人王直號五峯者始爲倭經紀後統率往浙破黃巖尚書黃綰家以報私怨遂至寧紹蘇松大掠焚殺甚慘總制集潮貴鉤刀手及廣州打手擊敗之直遂就擒其黨毛老許老等遁入丹山至是犯潮州大舶一十三艘其徒八百餘人皆潭州溫紹產也突入揭陽縣大家井村刼財殺人房屋盡燬至蓬州千戶所從崩城擁入城中殺死百戶李曰芳等報至海道副使林懋舉先往潮州提督都御史王鈁調集漢達倭兵并募廣州新會順德打手未至知府李春芳豫集鄉夫禦之及僉事經彥官兵至共擒斬眞倭從倭一百名顆鄉夫之功居多倭兵沿途恣肆官目不能制禦徒張聲勢而已十月甲子倭賊三百餘自焚其舟登岸攻刼塘頭北嗏等村大肆焚掠守備指揮楊簠被殺凡官軍斬獲必奪其屍去不得杙功簠因杙功致死報聞廣城戒嚴三司往請軍門移鎮已而寇集海豐潭衝土賊從倭行刼洋尾四村焚掠男婦死者數千人哭聲徧野懋舉彥案多方禦之民恃以無恐已而倭酋帥衆千餘自漳州突入饒平縣攻刼黃岡鎮破其城入居之彥宗坤秀及春芳鄉夫與官兵併力擒斬一百四十六名顆三十八年二月適軍門駐潮州軍威大震肇慶府同知呂天恩與監督協謀沿海鄉夫皆賈勇擒斬益多寇自饒平問道趨揭陽縣圍其城彥案以兵救之寇皆敗走南洋灣鄉夫尤勇斬倭酋金盔甲者一人其衆大敗俘馘無數會彥案報罷僉事殷從儉代之制禦乘勝每戰皆捷黃岡鎮圍聚者悉出遁走還閩於是軍門遂歸蒼梧奏以坤秀統師守之○三十八年十月乙丑倭寇復入潮陽縣參將鍾坤秀參議馮皐謨僉事殷從儉統督官兵禦之屢敗其衆會提督王鈁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

侍郎鄭綱代爲提督卽檄官軍嚴討三十九年二月海道副使鄭維誠至四月殷從儉報罷嶺東分巡僉事齊遇至又屢敗之○倭賊先在福建和平詔安二縣與饒平黃岡鎮隔界屯聚時守將鍾坤秀領原調南丹州官族莫善目兵一千九百餘人指揮陳鶚領原調田州報効官族黃眞目兵一千人於饒平險要茅山分水立二營防截三十八年六月倭報漸近會委百戶朱鉞領募兵五百人鎮撫羅萬麒領團操打手三百人協守俱以指揮馮良佐統之復調備倭指揮高拱部領官軍及鎮撫余盛領募兵共七百餘人防守黃岡鎮城通行各縣諭令小民歸併大村起集父子丁夫互相防守其附郭人民俱移入城內仍行饒平大埔各集鄉夫委官部領把截要害狠兵秋毫有犯僉事從儉卽治以軍法所至肅然十月乙丑逢州所報倭船二艘約賊三百餘人從潮陽海口燒船登岸刼掠錢岡村水哨備倭指揮孫敏擊斬倭級二顆十一月庚午又有倭賊千餘從招寧巡司河渡磊門登岸同海賊許老等三百餘徒攻海門所城官軍用銃箭擊死倭賊數多壬申目兵莫善等追至石牌水陸並進併孫敏又擊敗之賊遁還和平丙子許老等自海門所至潮陽縣南縣丞范楠卿等率兵壯鄉夫擒斬十九名顆併接濟陳毛林世儼四名奪回被擄二十餘名口賊遁回和平合駱丁丑又有賊三千餘徒分三哨從饒平分水關至黃岡鎮城外高拱及府衛署印通判翁夢鯉指揮李榮知縣熊見林叢槐率兵截捕巳卯賊屯于南洋灣馮良佐統目兵黃眞莫善分爲二哨千戶黃昇等領各募兵打手合爲一哨南洋三灣諸鄉兵又協助之擒斬三十八名顆奪獲接濟三名并被擄人口賊仗馬驢等物乃搶船而奔聚于闢望港口官兵追至楓洋對岸甲午賊出揭陽蓬州都外沙村焚掠擒獲七名顆有陣亡者隨募兵及烏汀背大家井村鄉夫協勦之而提督交代新令益嚴守備指揮陳學翦亦至武生詹弘道等亦督兵助勦十二月巳亥賊往寇隴外莆都官軍斬獲二十名顆會

庠生謝弋鳳家丁一百名爲軍門取用以千長薦善文領之援例典膳泰金製造火藥子母砲九龍鎗神枝箭各數百枚亦領至辛丑賊自和平營于赤寮村刼揭陽棉湖寨軍門發目兵五百餘人令後賊自福建雲霄突入黃岡余盛哨禦之至有殺傷賊遁往東嶺戊申賊自關望出刼官軍目兵鄉夫六十七名顆獲二十七名顆甲寅新倭合共斬獲併獲姦細共十手一千人仍起集三灣鄉夫一千人多給藥銃協同防捕甲子軍門發目兵六百人打手三百人續至賊自棉湖寨突往蘆清官軍生擒從倭土賊二名幷馬一疋三十九年正月癸酉移營往潮陽貴山都屯府縣督鄉夫及官軍斬獲十一名顆泰金等官兵用銃擊使數多丁丑武尚文水兵斬獲六名顆賊又移營于古埕官軍追之乙酉四月賊船自鬧望港口往南灣登岸攻圍危急泰金兵及鄉夫用銃砲火箭擊死尤多官軍急赴援協力大戰自寅至午擒斬三百七十三名顆賊貴走渡河官兵于英謝弋鳳及鄉夫邀擊擒斬七十四名顆俘丙有自嚼舌死者餘俘及被擄譯字小厮胡器解起軍門戊子賊由營往潮陽貴祭江哲與南洋灣復仇武尚文等官兵擒斬五十二名顆于英等擒斬四十二名顆鄉夫斬獲六級其在古埕者斬獲一級壬辰賊在鬧望者出營修船官軍擒斬二十四名顆甲午賊自古埕出刼官軍擒二十一名顆二月戊戌賊復回和平沙嶺官軍斬獲一級奪回被擄男婦數十人已酉賊遁走至大滘橋月兵邀擊之斬獲頗多戊午賊分哨四百餘徒乘馬百十餘疋守備兵擊之擒斬三名顆賊大潰官軍乃得栰功凡俘馘八百有奇被擄走回者二百餘人獲賊馬十餘疋器仗無算四月殷從儉致仕疏允適嶺東分巡金事齊遇至與海道參將會師擒斬三百六十名顆殘賊悉遁

黃帝時南彝乘白鹿來獻唐堯南撫交阯
三苗來賓虞舜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蠻彝率服禹
貢甸服之外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綏服四面皆分二等
三百里揆文教接於侯服則使諸侯揆文教以治之非全無武備也以文爲教二
百里奮武衛接於要服則使諸侯奮武衛以治之非全無文事也以武爲主綏服
之外五百里要服四面皆分二等三百里彝彝則謂東西南北之外彝也北則冀州島彝皮服東則青州嶋彝既略萊彝
厭絲徐州淮彝蠙珠暨魚南則揚州島彝卉服西則梁州和彝底績二百里蔡蔡放也左傳曰蔡蔡叔放罪人於彝境如後世安置及安
揷之類輕於流者也要服之外五百里荒服四面皆分二等三百里流流如水之去而不返

蠻八蠻謂天竺咳首僬僥跋踵穿胷儋耳狗軓旁春二百里流流如水之去而不返
也後世罪人有長流者視蔡爲重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
珠璣大貝南金伊尹正四方獻令正東越漚鬋髮文
身漚越文身斷髮東海之別名也甌與漚同甌亦如之故曰正東吳
令以魚皮之鞮鞻厲利劍
爲獻鞮刀削也厲與盾同鞻鞻蛟魚皮也以飾劍口正南甌鄧桂國損子
產里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也甌與漚同甌駱也鄧曼姓荊南蠻峒也桂林八
樹在番禺東損子產謂食首產子蠻也里音黎今呼爲俚人令以珠璣瑇瑁象
齒文犀翠羽菌鶴矩狗爲獻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旌翳矩狗之善者正西昆侖狗國枳巴闕耳貫胸雕題漆齒禹貢織皮

昆侖今西洋之達葱嶺狗國大戎也枳與軹同疑即八蠻中之狗軹也闕耳郎離耳也貫胸其人胸有竅雕題自南而居西洋者漆齒一名黑齒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爲獻丹青謂南海魯丹青于西海有文旄毛衣也龜龍亦出西海正北狄翟匈奴樓煩月氏此皆西北胡虜蓋見史記兩漢書今韃靼回回色目之屬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騄駬成周王會甌人蠙蛇今臨海永嘉郎東甌也今可見蠙蛇不出南越於越納納貢也泛言凡物皆有于越自浙至江右皆是且甌文蜃今廣西駱越之地伊尹朝獻已正東漸則甌人也又正南甌則駱越也漸甌通用文蜃大蛤也共人元貝吳越之蠻曰共人元黑也則海大蟲也今之海陽大蟹海水之陽今產蝻蜂之地蓋潮州以東入閩也自深桂自深南蠻名桂今出桂州韶州會稽以鼈鼈皮可以冠鼓蠻揚之翟揚州之蠻翟山雞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倉吾今蒼梧也翡翠鳥羽青而有黃南人致衆者皆比嚮南南越也五嶺之南至海爲陽粵今廣東地

漢時朱南崖有都元湛離甘都盧黃支等國近者十餘日遠至四五月程其俗畧與朱崖相類其州境廣大戶口蕃滋多異物漢武帝時常遣應募人與其使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

繪而往所至國皆廩食爲耦蠻彝賈船轉送致之

外彝珍貨流入中國始此（劉向曰獨檣船深五十餘肘三木船深十五餘肘）

後漢光武時交阯日南徼外蠻來貢馬援建銅柱後（肘西域以肘爲度）

西屠彝亦改國名哥羅屬于扶南自是各國名屢

易矣日南象林蠻屢叛復降而區憐（一作區連）竟據林邑（以象林之邑名）背違中國習俗文字漸與婆羅門同而

佛書遂至桓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國皆由

南海重譯貢獻而賈胡自此充斥於揚粵矣其貢

璫瑁象齒古貝（樹名其葉盛時如鵝毳抽以績紡作布潔白）沉水香（土人破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則沉故曰沉香不沉者曰棧香）琥珀（松脂入地十年乃成獸則馴象元犀徨徨之屬多不可殫紀）

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番國其所

經及傳聞則有數百國泰立記傳謂之扶南土俗

曰蒲盧中曰優鈸曰橫跌曰諸薄曰北擕曰濱那

專曰烏文曰斯調曰林陽曰馬五洲曰薄歎洲曰

駝蘭洲曰巨延洲其後歷代更變非復舊名矣

晉武帝平吳林邑扶南入貢之後曰牟羅曰橫盧曰

未利曰單離曰滿都曰緟余曰沙樓曰蒲林皆昔所未聞也宋齊至者師子毗加梨干陀利闍婆蒲黃阿羅陀阿羅單婆皇很牙修槃槃頓遜等益有十餘國梁武帝時婆利丹丹毗騫始通毗騫王身長三丈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知神聖未然之事其子孫則生死如常人隋使通赤土致羅剎其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蓋佛書所謂長身金剛夜叉羅剎即此物也他若投和邊斗之屬貢於隋者益多其貢大抵金寶香藥等物亦有獻佛牙舍利者皆奉婆羅門之教故也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舜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二百斤爲一婆蘭次曰牛頭舶北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二木舶曰料河舶遞得三之一

貞觀十七年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武后時都督路元叡冒取番貨舶貨舶舶不勝忿殺之開元初市舶使周慶

立與波斯僧造奇巧以進効罷又罷遣使者之南海求珠翠者開元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貿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徼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皆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災瘴死不敢辭此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論而罷之後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舶至則審事宜以聞裴次元奏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右詔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具某官歸本題事以聞某月日手詔所奏某官尋赴廣州事宜具詳本末想宜知悉者臣伏以綸綍下於紫霄明命光於滄海榮深感極寵渥心驚罔章失圖忝寄藩維無補涓埃累更涼懷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期奏報常儀特降詔書慰撫事逾等列喜萬恒情伏以軒墀一違歲序三變謬職愧深於星琯荷恩思拜於彤庭厠清列於班行峨冠劍而向日守炎荒之遐服甘瘴癘以嬰身懷死節之丹誠願生還於絳闕每承存諭之命更切攀戀之心臣不勝感恩歡躍屏營之至是時諸番多所更改林邑號環王而陸眞臘亦號文單皆常犯邊元和中安南都護張舟擊敗之乃復銅柱以正疆場於是貢琛溢於王府其後節度使馬總又鑄二柱以繼之貞元時波斯古羅二國

入貢多珍物節度使王處休奉宣威德撫令市易常供外一無所取乃爲使院圖表進其言有曰海門之外隱若敵國資忠履信貽厥將來時稱得體其後以軍興漸加市稅太和中文宗下詔除之

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

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凡諸番之在南海者並通貨以金錫緡金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鎖鐵鼈皮瑇瑁車渠水精香布鳥檛蘇木胡椒香藥等物太宗置榷務于京師詔諸番貨至廣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有詔非奇珍物皆聽市後又詔他貨之良者亦聽市其半大抵海舶至徵其什一而給其餘價直歲入以數十鈩萬計縣官經費有助焉

太平興國三年李昌齡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

淳化二年代還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

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令提舉究詰以聞於是務官吕邈以闌取番物劾免後以言者罷杭明吉廣州市舶諸司皆隸廣州

元豐三年中書言廣舶已修定條約宜選官推行詔
廣東以轉運使孫迥罷帥臣兼領
文觀元年復置浙廣福建二路市舶提舉官（杭明仍復置司）
（又增一司於泉州）
三年番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其
防舶兵仗給之如諸國法船舶司離所市物皆得
過二分官吏市者有禁
政和四年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珍珠犀角象齒
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

近自今有以篤耨香指環瑪瑙猫兒眼睛之類博
買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皆寘于法惟賜
巨察象笏犀帶可者量令輸送（舊法番物麤細二色龍腦珍珠之類）
紹興二十七年詔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托入
貢
隆興初臣察以象齒朱犀比他貨最重請十分抽一
（皆爲細色十分抽一後又博買四分麤色十分抽一又博買四分抽買既多商人多匿其細者弗實舊法細色以五千兩爲一綱麤色以萬斤爲一綱每逢一綱則有脚乘贍家錢一千餘緡其後部運者詭以象犀紫礦之類以昌脚乘而舊日一綱至分爲三十三綱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千餘貫也）

罷博買

乾道初臣寮又言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乾道七年詔廳色貨物以二萬斤爲一綱所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錢幣亦用是漏泄外境而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其弊卒不可禁

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

元世祖嘗立提舉司尋罷之

英宗治平六年遣使權廣東番貨乃復立之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

順帝元統六年罷廣東提舉串嚴市舶之禁

至正二年復立廣東提舉二司

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濯纓亭筆記宋末沈敬之逃占城乞兵與復占城以國小辭敬之而不臣敬之竟憂憤發病卒其王作詩挽之曰慟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揾淚爲傷情無端天下編年月致使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杯黃土蓋香名英魂好逐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夫占城以島彝知重義如此

明除元亂諸番例當三年一貢世見來王許以互市

立市舶提舉司以主諸番入貢舊制應入貢番先

給與符簿凡及至三司與合符視其表文方物無
僞乃津送入京若國王王妃陪臣等附至貨物抽
其十分之五其餘官給之直還還瓜哇二國免抽
其番商私齎貨物入爲易市者舟至水次悉封籍
之抽其十二乃聽貿易然閩廣姦民往往有椎髻
耳環効番衣服聲音入其舶中導之爲姦因緣鈔
暴傍海甚苦之舊志凡東洋交易多用絲紵倭國
尤爲兇狠商人畏之回易鴉頂等
物西洋交易多用廣貨回易胡椒等物其貴細者
往往滿舶若暹邏產蘇木地閪產檀香其餘香貨
各國皆有之若沉香有黃沉烏角沉至貴者嚼沉
削之則卷嚼之則柔皆樹枯其根所結惟奇南木
乃沉之生結者犀角花犀角有烏犀花犀花通天犀復通犀
者白地黑花通天犀白花中復有黑花此皆希世之貴者鶴頂龜
筒玳瑁見合可合爲犀角不苟合故公服以玉與
犀爲帶貴其不
苟合之義也

洪武三年五月遣使頒科舉詔于安南占城以其通
中國文字也諸番莫不畏威懷德自是朝貢不絕
亦有不及期而貢獻畢至奇貨重寶
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諸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
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市舶設公館于城南水
濱公館凡十八今爲分
守道

三年九月大理寺卿　輔初爲湖廣副使坐事
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諸番暹邏瓜哇以至西洋
古里諸國還京奏事稱旨擢廣東按察使內臣侯
顯鄭和等偕行人往返番王皆厚禮之
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彝入貢方
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
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旨曰爲君務養民今
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彝
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彝

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竝於南雄收貯俟十
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爲令復顧侍臣曰民
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八
月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創房一百二十間
以居番人隸市舶提舉司然內官總貨提舉官吏
惟領簿而已有當由福建而被風漂舟至者如渤
泥本閣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瓜哇四十五日
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永樂
四年其王遣旺來朝琉球在東洋大海中當建安郡東水行
五日而至隋大業中遣將率兵自
義安浮海擊之義安今潮州也洪武中分
大小琉球朝貢甚恭官生常入太學受業每加收

卹他若喃勃利新附諸國亦有隨舶至廣州者

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巡視海道時琉球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澳守備當以海寇欲戮之以爲功格不可爲之辯奏還其貲而遣之番彝頌德近年琉球客商有漂至瓊州者送至廣城僉事經彥成化弘治之世貢獻至者日夥有司惟容其番使入見餘皆留停于驛往來設燕管待方許入城衣服詭異亦有帽金珠衣朝霞者老稚咸競觀之椒木銅鼓戒指寶石溢于庫市番貨甚賤貧民承令冉買多致富

正德十二年西海彝人佛朗機亦稱朝貢突入東莞縣火銃迅烈震駭遠邇殘掠甚致炙食少兒海道奉命誅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舶乃往漳泉廣城市貿蕭然非舊制矣於是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稽祖訓遵會典奏上得允於是番舶乃通焉奏畧云臣惟巡撫之職莫先於爲民興利而除害凡上有益於朝廷下有益於生民者利也上有損於朝廷下有損於生民者害也

今以除害爲名併一切之利禁絕之使軍國無所資忘祖宗成憲且失遠人之心則廣之市舶是也

謹按明皇祖訓安南眞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瓜哇彭亨白花三佛齊渤泥諸國俱許朝貢惟內帶行商多行譎詐則暫却之其後漸通又按大明會典凡安南滿剌加諸番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見今內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迎往來懋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舝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爲之奏聞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即驅逐出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餘黨聞風懾遁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剌加諸番舶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劄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朗機素不通中國驅而絕之宜也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恭順與中國通者也朝貢貿易盡阻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況市舶官吏公設於廣東者反不如漳州之私通無禁則國家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籌之中國之利鹽鐵爲大山川水煙乾仡仡終歲謹充常懼不蕆舊規番舶朝貢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虛此其利之大者二也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雖折俵椒木久以缺之科擾於民計所不免查得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鍰萬此其爲利之大者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二錢之貨即得握撥展轉交易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議者或病外彝闌境之爲虞則臣又籌之遐邇眞臘瓜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渤泥感德成化間占

城被篡繼絕蒙恩南方蠻彝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來未敢有爲盜寇者近時佛朗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舶之在漳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是決不敢爲害亦彰彰明矣況久阻忽逼又足以得其懽心乎臣請於洋澳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面遞年令海道副使及備倭都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舶之來者出於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密調得眞許其照舊駐劄其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朗機者即驅出境如敢拒抗不服即督發官軍擒斬而凡所謂喇哈番賊不許權要之私通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足興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復望皇上特勅該部熟議將臣所陳利害逐一參究如果可行乞行福建廣東省令番舶之去其有朝貢表文者許往廣州洋澳去處候候官司處置如此庶懷柔有方而公私兩便矣

論曰粵臺之下昔稱荒賈雜居不過西域所謂海獠爾迄今則有蒙古韃靼官舍非特禹貢所謂島夷也珠崖入我版圖爲雕題儋耳之國至於舫浮索引重九譯而來東西二洋國於海島者蓋叢如也番舶往來貢獻市易則有國家之典在如或狡然闖我封畛無因而至斯禁遏之矣可不慎哉我

朝德化覃敷暹邏西洋頻年入貢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亶其然乎

俚戶 附

昔伊尹正南方獻令有所謂俚焉俚者蠻之別落也後漢時謂之俚人在廣州之南俗呼山嶺爲黎而俚居其間於是訛俚爲黎而黎之稱始此黎之極遐五指中不服王化者爲岐岐者狫之訛也質性樸悍善弓矢據險好殺麤傀豕趨棧居蓬處然而慎許可重契約猶有太古淳龐之遺乎錯處郡邑時出以虔劉我人民則熟黎從而釁焉其孽滋甚惟控禦有法斯得之矣

漢武帝元年封元年始畧地爲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著時從頭而貫之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麋麈似鹿而大麋似鹿而小兵則矛盾力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

珠崖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

黎峒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舊名俚婺黎人居焉內爲生黎外爲

熟黎虞衡志黎海南四郡陽土蠻也陽直霄州出徐聞渡半日至陽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其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廓時或見翠尖浮空下猶洪濛也山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已阻且深生黎之巢外人不復有蹟黎母之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不與相接虎豹險守無路可攀但覺水泉香美絕異蠻去客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賦役者名熟黎○方輿志生黎各有峒主置頭無知不識姓名貝布爲衣兩幅前後爲裙長闊不過一尺掩不至膝兩腿俱露椎髻額前鳥言獸面結茅爲屋如履盆狀上居人下居畜射臘爲常事男文臂腿文文身面用貝綿紡線以色絲綢成若綿縫成圈券從頭穿下至腰結任爲裙名曰黎桶是迹不履民地而自讐鬬居民人其地仗熟黎以鹽魚貿易惟儋崖萬有之在瓊則少熟黎相傳其本南恩藤梧高化人多工符客二姓言語皆近彼處鄉音因徙居長子孫焉峒各有主父沒子繼夫亡婦代性習凶橫讐殺無親若制服得宜則不爲變否則聚兵作亂其男子著短彩花幔纏頭圍腰戴蔴帶如刀狀垂裙兩幅婦人帶花簏文領露胸乾幼坐無尊卑病則椎牛祀鬼神喪葬則斬牛待客春則鞦韆會鄰峒男女粧飾來遊攜手竝肩互歌相答名曰作劇有乘爲婚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婚姻不避同姓各以所邇分隸瓊儋萬崖四郡皆椎髻跣足弓刀未嘗去手豪富兼幷役屬貧弱時出與郡人互市虞衡志常捕銀銅錫釵腰繚花布執長鞘刀長鞘弓以竹爲絃荷長鎗跣步不捨去熟黎能漢語變服入州縣墟市日晚鳴角結墜以歸婦人繡面服緦綆續木皮爲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卽成

酒婦女高髻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衣裙皆五色吉貝無袴襦但繫裙數重製四圍合縫以足穿而繫之羣浴于川先去上衣自濯乃濯足漸升其裙至頂以身穿入水浴已則裙復自頂而下身亦出水繡面乃其吉禮女年將及笄置酒會親屬女伴自施針筆涅爲極細虫蛾花卉而以淡粟紋徧其餘地謂之繡面女婢獲則否女工紡織得中國綵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綿花所謂黎錦黎單及鞍搭之類精粗有差○海槎餘錄黎俗男女週歲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認其爲子孫也身穿花厚布衣露腿赤足頭戴漆帽傍贅尺許雉毛二莖披肩領間可恥也男子家富者兩耳復贅盞口大銀圈十數爲富貧題離耳之國也寰宇記有巖皮摺花酒

定婚拆箭卜葬以卵藏物以殷

虞衡志居處架木兩重上以自居下以蓄牧婚姻拆箭爲定聚會亦推鼓歌舞親死不哭不粥食惟食生牛肉以爲哀痛之至葬則舁襯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卽爲吉穴○海槎餘錄凡深黎村男女衆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間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爲樓板其下則虛焉登涉必用梯其俗呼曰闌房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驅而上聽其自相諧偶若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自婺嶺以北有一種黎習尤人不忍聞者若尋矢交易誤過其地則烹食之常以椰瓢蔽體更闌習亏常黎俗藏置酒米乾肉衣布之屬不于其家必擇一高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以草樹罨加繚繞迴護輦置其中名曰殷雖村家叢雜亦不相混間有盜之者每犯輒獲法曰跟痕卽足跡也余初不信因彼自服而後然之

善射好鬬性喜報讐

虞衡志客來未相識主人先于隙間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于地客卽坐又移時主人乃出對坐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臭穢味嘗客客食不疑則喜繼設酒中遂相親否則遣客不復與交會飲未嘗捨刀三杯後各請弛備

雖解器械猶置身傍也一語不相能則起而相戕性喜讐殺謂之捉拗所親爲人所殺後見仇家人及其洞中種類皆擒取以荔枝木械之要牛酒銀氓乃釋謂之贖命○海槎餘錄黎人善射好鬬積世之讐必報每會親朋各席地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讐之志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鬬敗之恥則刻箭幾次射于梁上以記之故云飲酣鼓衆復飲相與叫號作狗吠之聲輒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以二三夜自云本係狗種然則宰羊臠肉褓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勉次則宰羊臠肉褓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勉日起兵讐家鬬之亦如此法募兵應敵臨陣遇有州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除婦女爭出營認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讐只結于男子面上若及婦女則其父母家更添讐怨矣其勝敗追奔亦各有程度不少踰之數中雁鋒鏑死者密瘞之父母妻子諱不悲泣恐敵知其不武也

借貸責償人不敢欺貿易射獵以利爲喜

虞衡志土產沉水諸香漫山悉檳榔椰子木亦產小馬翠羽黃蠟之屬與省地諸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貽商人有信則相與如至親借貸有所不吝歲望其一來而不來則數數念之或負約不至自一錢以上雖數十年後其同郡人擒之以爲質拗其項關以橫木俟前負者來償乃釋負者或死遠或死無辜被繫累歲月至死乃已復伺其同郡人來亦加繫之被繫家人往負債之家痛訴責償或鄉黨率斂爲償始解凡負錢一緡次年倍償兩緡倍至十年乃止本負一緡十年爲千緡以故人不敢負其一錢客或誤殺其一雞則鳴鼓告衆責償曰某客殺我一雞當償一鬬一鬬雌雄各一也一雄爲錢三十一雌五五十一鬬每生十子一雌五五爲雌一歲四產十雞併種當爲六鬬六鬬當生六十雞以此陪計展轉十年乃已誤殺其一雞雖富商亦償不足客其家無敢損動其一毫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貲多入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峒必舍其家恃以安○海槎餘錄黎村習

易處近城則日市場在鄉日墟場又日集場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擔負接踵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殷實之家畜妾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貿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爲好之此黎獠風俗之難變也妾異待

熟黎之地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隅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隅南陲既不可取徑則復桴海循隅而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爲人患熟黎貪狡湖廣福建之姦民亡命雜焉侵軼省界常爲四郡患云

珠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

德宗朝嶺南節度使杜佑討平之

咸通五年命幸傅李趙四將部兵擒黎峒蔣璘省于瓊山南境置忠州

宋太平興國間李崇矩爲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時黎賊擾洞崇矩悉抵洞穴撫慰以已財遺酋長衆皆懷附

至和中黎人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護

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病死詔軍士至者貸罪

政和間筦帥郭涉乞置澄邁西峯寨臨高定南寨以隘阻黎人由是道路無梗

乾道二年從廣西經畧轉運司議詔海南諸郡倅守慰撫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歸我省地與之更始其在元年以前稅賦之逋負者盡赦免之能來歸者復其租

乾道五年守倅能慰安黎人及收復省地者視功大小爲賞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罰

乾道六年黎人王用休爲亂權萬安軍事同主管本路巡檢孫滋等招降之文獻通考云九年樂會縣黎賊刼省民焚有功並借補官資彈壓邊面義兵統制黃文廣屢戰有功並欲推賞以澄邁縣巡檢權移駐劄樂會縣控制黎人其生民久陷歸業蠲賦已責從之

乾道九年八月樂會黎賊刼省民焚縣治爲亂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

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等許子孫承襲以瓊州

言其祖父居蔭元係入貢又自宣和以來能撫諭諸黎彈壓有勞也瓊臺志宣和間儋人陳大功招撫符元亨等三十餘黎入貢補元亨等承信郎賜袍笏銅盆枝椅詰詞畧云爾等遠陶王化慕義來歸咸秩以官名承襲世爲峒首大功亦補下班祗應官至融州巡轄按宋制賞賜有定制銅盆枝椅似非公物恐是峒酋杜撰故附書之　十月五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司管司受之例請顯應廟研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抄掠犒賜遣歸瓊守圖其形狀衣製上經畧司　淳熙間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畧司選靈川令黃疇若籌畫招捕事宜疇若謂須搉原始亂爲區處之方

淳熙八年六月瓊管司言承襲宜人二十六峒統領王氏稱其祖本化外州皇祐熙寧間歸順彈壓三十六峒捍禦隘口正係瓊管咽喉之地三世受朝廷告命至母黃氏承襲彈壓邊界用寧紹興間又說諭化外黎人各安生業莫肯從亂乾道七年受告封宜人今年老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王氏襲其後又以王氏之姪黃間補官守寨彈壓黎峒嘉定九年詔復許宜人黃氏吳氏承襲　虞衡志王二娘

者瓊州熟黎之酋有夫而名不聞家饒財善用衆能制服羣黎朝廷封宜人瓊管有號令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能繼之其餘三郡強名小事治所遣人說諭始得還前後邊吏端不敢言也

淳熙九年管帥韓璧出入阡陌勞來不倦期年成化黎人感慕願供田稅

淳熙十二年正月樂會縣白沙洞黎人王邦佐等率賊衆五百爲寇殺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撫降其衆俘獲林智福等瓊司上其功

淳熙末崖守周廓遣熟黎入諭招撫得五十餘洞每

遇寅酉日出城市貿易

慶元初通判劉漢修崇郡學講明道要激勸生徒創建社學延師訓導損帑廩給黎獠獷悍亦知遣子就學衣裳其介鱗踵至者十餘人

端平初劉椿知萬安軍買扶諸洞黎以椿紹定間曾平黎寇聞風相率至瓊納款願隨土貢獻

咸淳三年二兇盜陳公發陳明甫竊據崖州臨川鎮潮惠廣欽廉雷化歲被刼掠瓊黎乘亂出寨峒爲盜

六年犯邊迫近城堞憲司薦欽州守馬成旺征之
成旺偕子撫機來問關數十戰恢拓省地
八年秋詔以成旺顓筦寄乃命撫機諸將戍邊諜
黎情僞截其出沒諸洞惕息不敢肆
元設黎兵萬戶府統十三翼兼管民兵黎峒萬千百
戶俱以土人爲之致黎亂終元之世
至元十六年朱國寶爲海南四州宣慰使更弊政訓
兵息民黎人降者三千戶蠻洞降者三十所
十八年招降居亥番毫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

至元二十八年本路安撫使陳仲達詣闕陳平黎策
五月戊戌授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命同
廉希恕等將蒙古漢軍順化軍七千二百人（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以參知政事廉希恕爲湖廣等處行省右丞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爲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不顏于思別十八里副元帥王信竝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事副元帥竝佩虎符將二千二百人以征蠻南獠屬皆從仲達開）
十月丁丑渡海益民兵一萬四千收諸黎所未
附兵將集而卒十一月壬子行湖廣行省平闕里
吉思以分省督師至命仲達子謙亨傾萬戶統諸

兵副元帥王信伯顏于思萬戶教化孫韓旺楊顯
祖副使林應瑞副萬戶秦虎千戶蔡有閻鎮撫高
祐廣西宣慰楊廷璧等分兵統剿自本月庚午發
師至又明年癸巳七月辛酉被召還朝乃以餘賊
付都元帥朱斌統兵深入人跡不到之處黎巢壽
空明年甲午春刻石五指黎婆而還是役凡三歷
年剿平各州縣清水等洞符十九符察陳萃梁六
猺王郎王嗣陳子淵黎福平等渠魁降附者不可
勝數得峒六百戶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七招收
戶口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從省幕烏古孫澤議
立寨學訓諭諸峒奏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
萬全一寨唐胄論曰是役也自開郡以來所未有
然計兵僅二萬一千二百人計時雖二
十六月然實用兵纔十二閱月爾專島蠢醜已無
遺灾人言瓊黎黨渙易剋信然使繼制之以良材
則瓊今日尚有黎乎奈何以統制休之驁毒士人
僅數年間餘黨王文珂王應嘉復起釀成順之禍
先治亂以俟元亡痛哉史世祖紀載命兼希恕別
十六里將兵同征而舊志及碑文皆不及豈非以
他故不果來故允伸達在道之
請而速督之以闊里吉思歟
天曆初瓊山黎多招引亡命爲嚮道時出行刼主簿
譚汝楫請于大府斂鄉兵得五十人討之軍次居

缺洞有賊二千突出欲戰以方樹柵令士卒皆解鞍縱馬臥賊疑不敢進乃引去遣兵五百乘之賊伏發遮其後復遣千人之弗能前乃自以兵擊走賊柝出衆射中其酋腹賊遂退復徵近地兵萬五千人賊有九峒而居野居中爲最大周回百二十里草木蒙密不可入汝楫先令萬人除道周其山幕復以萬二千人銜枚圍之夜樹柵三重爲壁壁外布竹釘以防奔突內五步編竹爲屏伏卒以避流矢明日出萬人赭其山布陳以待漸移柵近之十日圍逼居野止三十里八洞之蠻盡入據之復益柵數十重以守賊窮蹙不知爲計乃縱兵平之得其酋六十一人以歸

天曆二年海島生黎叛服不常海北海南道宣慰使按攵威望素著黎人帖服生黎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

至順元年黎獠既陷三軍王官福等復寇乾寧界總兵都鎮撫譚汝楫沿江自南建至番誕渡置堠障與司帥及萬戶劉其分守之明年賊數萬寇石山

新村梁陳渡汝楫與子康力戰康遇害
三年賊寇乾寧西山界都元帥關關軍水尾失利
汝楫與別將拜住擊敗之後賊衆汝楫復敗關關
不援饒澄邁王六具亦寇臨高逼南寧界軍判羅
伯龍結援兵禦賊敗之
四年春六具遣其徒王吾數千人掠北關伯龍義
兵誅之乘勝逐退斃傷者不可勝紀夏官福賊五
萬復由東入寇汝楫渡江出救守將阿剌護世之
圍大敗賊斬首四十一級獲軍器輜重不可勝紀

也
元統元年南寧軍達魯花赤特穆賓招降江花落基
諸峒首符富等一百九十名向化秋七月詔行黎
知政事完澤會諸道兵進討瓊黎初至順元年黎
賊王馬同反陷會同樂會萬州文昌王六具寇臨
高澄邁王觀福據定安東西諸黎皆應僅存瓊州
民王用糾亦率十九峒作亂二年秋七月乃命湖
廣行省右丞劉耳剌領江西湖廣二省兵九月復
調廣東福建兵共討之以耳剌武功未集而卒至

是始命擇督諸道兵及廣西獞兵討之譚汝楫請
先死戰以絕其根株澤因下受賊金以間竟納降
而歸
元統二年十月湖廣行省奏海南僻在近邊南接占
城西鄰交阯環海四百餘里中盤百洞黎獠雜居
宜立萬戶府以鎮之中書省奏准依廣西屯田萬
戶府例置黎兵萬戶府
明洪武元年大將南征師駐廣東遣使開諭海南諸
部南寧軍土酋陳薦官等望風降附先元至正十
八年土豪吉天章逼昌化縣尹王半山奪其印自
尹其縣二十二年薦官稱元帥始追出縣印令其
下會洪山據之至是乃將
洪武二年永嘉侯朱亮祖征
首目絡繹奔走聽諭惟
頓兵不散亮祖統指揮耿天璧等將大軍抵其地
敗走其衆招諭諸賊迎降自歸附後各峒獠黎屢
效順出官附籍認供租稅惟深峒生黎尚恃險阻
未歸繼而萬州里紐黎芍等峒熟黎王賢保王賢

俊王琪王觀保王觀祿等復梗花儋之大村峩低七方新塲等峒黎首符均勝符鳳符方抄等崖之抱懷多簡千家等村羅岩羅跪等瓊山之符進福王觀磨文昌之王伯琪澄邁之王四官王觀平臨高之番縵居芍等村符陳符九等黎賊又復不時竊發廣東都使司及海南衛官旗節次領軍收捕之

四年盡革元人之弊土酋主郡元帥陳乾富以降免罪徙為廣西平樂通判州縣各另除官不用土人兵屯子孫盡革為民以峒管黎

六年指揮張仁收平儋州黎寇初洪武二年己酉諸黎歸附之後文昌抵萬州黎峒嘗梗化累征討不服至是儋州亦陷仁始領軍削平大村七方等峒

十年會同等縣及感恩抱來等峒十七年崖州多簡等村二十五年會同麻白等處僞千戶蔡斌古鎮州等黎迭亂官軍俱討平

二十七年澄邁多簡等村儋州新洋等峒復亂指

揮牛銘曹源等討平之
二十八年崖州千家村定安光螺樵木文昌白延
等處黎亂廣東都指揮花茂同本衛指揮石堅牛
銘千戶崇實等討平之
二十九年昌化浮鵝峒黎賊符公魂等亂指揮石
堅率儋州千戶徐眞統軍討平時萬州鸕鷀啼王
得隆亦寇亂隨收捕之
庚辰年三月壬辰廣東公差大理寺丞彭與民等
奏言瓊州府所屬周圍俱大海內包黎峒民少黎

多其熟黎雖是順化止納秋糧各項差役俱係民
當其生黎時常出沒刼掠連年出鎮征勦爲害不
息今詢訪各處熟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役徵納
秋糧有司俱憑峒首催辦官軍征捕亦憑峒首指
引今所屬各有防黎及備委巡檢司如將各處峒
首選其素能撫服黎人者授以巡檢司職事其亏
兵就于黎人內僉點應當令其鎮撫熟黎當差招
撫生黎向化如此則黎民帖服軍民安息矣詔如
所請明年五月十一日瓊州府寧遠縣藤縣巡檢

司添設副巡檢黃旗通遠巡檢司添設副巡檢黎
讓十月十一日萬寧縣蓮塘巡檢司添設副巡檢
王錢陵水縣苗山巡檢司添設副巡檢符森其後
永樂中雖復洪武官制獨兩廣及荆南土人爲副
巡檢者仍權留云
永樂二年冬十月大學生崖州監生潘隆建言招黎
願請行十二月授隆以知縣職名齎勑撫諭瓊州
府黎峒生黎
三年春三月潘隆引本土人邢萬勝等赴京復同

領勑招撫勑諭黎峒氏人朕奉天明命嗣守太
祖皇帝四彝萬國悉來朝貢尚念爾等
以最爾之地遠處海南州郡之中仰慕聲教甚亦
有年第因有司不能招撫無由自達今特遣知縣
潘隆與土人邢萬勝陳與符添成蒲幹符添慶黃
歪頭齎勑往諭爾等體朕廣愛之心共相議讓數
人同使臣來朝朕即頒賞賜俾回田里以
安爾衆使爾子子孫孫永享太平之福故諭夏四
月辛卯廣東都司奏瓊州府屬縣七方等八峒生
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村一千餘戶俱
已向化惟羅活諸峒生黎向化未歸附上命禮部
已歸附者令有司善撫綏未歸附者仍遣人招諭
禮部遂奏遣梧州府通判劉銘齎勑往諭之秋七

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
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
歲軍民間有逃入黎峒甚至引誘黎人侵擾居民
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狠招諭之人
非其同類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
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
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兇
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追還使命仍招賢祐
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
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
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其所招民
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四年三月瓊州屬縣生黎峒首羅顯許志廣陳忠
等三十人來朝初以生黎多未向化遣通判劉銘
齎詔招撫至是向化者萬餘戶顯等從銘來朝且
乞銘撫其衆上命從之授銘瓊州府知府專職撫
黎仍授顯等知縣縣丞巡檢等官賜冠帶鈔幣遣
還自是諸黎感悅相繼來歸仍勑陳忠等歸諭村

峒人民免其供應差發勑諭瓊山縣南岐村首黎陳忠等恁每都是好百姓此先只爲軍衛有司吏官不才苦害恁上頭恁每害怕了不肯出來如今聽得朝廷差人來招諭便都一心向化出來朝見都賞賜了回去今後恁村峒人民都不要供應差發從便安心樂業享太平的福但是軍衛有司官吏軍民人等非法生事擾害恁的便將著這勑諭直到京城來說我將大法度治他故諭

夏四月戊子瓊山臨高諸縣生黎峒首王罰鍾異王琳等來朝

六年春二月瓊州府撫黎知府劉銘率生黎峒首王賢祐王惠王存禮等來朝貢馬會賢祐爲儋州同知惠存禮爲萬寧縣主簿賜冠帶幣鈔俾專撫黎人先是封川歐可誠以吏員遙授縣丞隨梧州通判劉銘委差撫黎尋陞銘爲知府可誠爲推官銘卒以刑部郎中黃重代之

七年秋八月庚寅萬州萬寧縣土官主簿王惠等率其峒首來朝招諭生黎四百二十四戶賜鈔幣

十一年春正月庚子瓊山縣言東洋都民周孔珠招諭包黎等村黎人王觀巧等二百三十餘戶願附籍爲民從之秋七月甲申黎首王聚符喜等來朝高縣民黃茂奉命招諭黎峒那呆等二十四峒生黎至是率黎首王聚符喜等來朝貢馬黎人來歸者計戶四百有奇蓋自初至今招撫諸黎來歸者千六百七十處戶三萬

十三年二月瓊州府生黎峒首羅廣壽等來朝（籍其屬歸附凡三百三十五十九口賜廣壽鈔幣有差）七戶七百

十四年夏六月乙亥儋州土官同知王賢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馬賜鈔幣遣還上諭之人遠處海南素不諳王化今慕義來歸而朝貢頻繁殆將困乏非常撫之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在禮部臣曰黎三年一朝著爲令）

十五年秋八月乙未感恩縣土官知縣樓吉福等率生黎峒首來朝（貢馬及方物賜之鈔幣）

十九年春正月寧遠縣土官縣丞邢京率生黎峒首羅彬等來朝（貢方物及文綺有差賜鈔幣）

二十一年瓊州府土官縣丞符添慶等率諸峒黎首來貢方物（賜帛幣有差）

洪熙元年定安黎賊王觀苟等叛燒燬縣治都指揮程昶率指揮黃瑀等督軍討平之繼移兵征樂會等縣上郎等村王莫等寇隨平

宣德四年以洞黎侵擾不利革去撫黎流官

正統五年瓊州府知府程瑩奏革撫黎土官黎人自是總歸于府民黎稱便

十年知府程瑩指揮陳英諭撫崖州黎首符危向
化招回逃民羅討等四十八名
成化五年儋州北方黎符那南叛都指揮王璲討平
之初那南等與土舍王賦搆亂二年春都御史韓
雍以平大藤峽蠻賊俱剝皮抽腸凌遲處死曉諭
令改過自新各安生業俱免其死掛榜通衢恬不
爲意後賊欲侵那南等地逐出同伊弟彌居住諸
黎蓄恨乘賊往臨高祭掃逃回刻箭截殺賊敗走
于地名河洛舖駐劄那南因散擄刦自號南三十
一月都指揮王璲統軍征勦賊憑險阻屢敗我軍
相持月餘後乘雨夜夾擊十二月乙亥始破上下
多邦山口寨那南敗走明年正月丁酉追至落賀
峒平之因勦餘黨姜花等峒符英三月壬午擒之
戊申班師
八年署都指揮王璲委指揮李泰督萬州樂會統
軍招撫鷓鴣啼太平等六十七村峒生黎巴旺巴
鼻等五百八十七名向化
十一年儋州落窯峒黎符那推亂兵備副使涂棐

指揮李蔚統漢達官軍及黎兵機快進計軍法嚴整土舍趙瀧領兵來遲斬于軍門風聞王道乾漏機亦綁出將斬賴州衛爲辨救而釋十一月壬戌攻破巢穴明年二月平之

十二年副使涂棐都指揮李祐招撫千家村古鎮州黎賊符那王等向化

二十二年瓊州府通判丘端同指揮李泰招撫加凌等村黎那允等一百四十四村向化

弘治三年陵水縣黎亭等峒黎陳那洋等作亂冬十月兵備副使陳英參將姚英統漢達官軍進討甲辰抵加枕山十一月丙辰至大播山與賊對敵平之乙亥班師

十五年冬十二月癸亥儋賊符南蛇平南蛇者七方峒黎也先成化初土舍王賦欲併七方致符那南之亂官軍平後其姪符那月者率南蛇父族定欽等諸黎皆告出州供徭役吞併者裔惡其異已且懼所部或效之十四年七月丁未以官役頻繁事竣南蛇等讐殺那月不獲賊因刻殺作耗刻箭

傳遞諸州縣黎峒聞風響應閏七月丙申擁衆萬餘圍儋指揮周遠攖城固守八月丙辰圍昌化千戶王韶大開門受敵賊懼不敢攻鄉落逃難者得入依附九月丙戌分兵攻臨高指揮張詡孤守危甚丁亥都指揮湛鉞聞急奮援賊大敗而退諸黨喪氣未幾卒賊復肆出十二月庚子省軍抵儋州都指揮河清駐劄于州之保吉孤營無備甲辰爲賊所刦兵不敢列戰衆議劉信遇害死者不可勝計自是賊威益熾郡城爲之驚動至是伏羌伯毛

會縱橫峒壇口村大連山麓乃故導西哨指揮趙槃由曲坂進兵地眩賊懼之金哨因曳兵走出熟黎長沙村逼遛不進東南二哨指揮高煥周世英千戶王韶等是日亦止遠營于地名太平村隨征指揮陳振入覓空村見數賊先馳歸倩隨旗軍王佐吳朝京等衆害遇既夕賊乘刦民兵等營殺傷數多煥等遂擊往南山路出惟北哨指揮王琥如期抵會所見賊空巢焚之時壘駐劄于地名張牙市間太平營爲賊所刦遂散師而歸唐曺論曰嗚呼黎賊連年

肆寇然時或少懼者以大軍之未臨也今而此舉命不能用之于將師反驚散賊黔驢技露而猛虎愈無所忌矣孰若不征之爲愈也今言黎患多歸罪于弘治末年之備兵者由此觀之則所以積大而釀長之禍者豈皆彼之罪哉

嘉靖元年督府鶴勦羅活峒羣黎皆望風屏竄有武官欲專功着緝賊所在躬督部下窮搜賊憤怒襲殺我軍數十人甲冑器械滿野爲賊所得自是賊知軍弱始無忌憚自是鶴勦遂不足恃

二年已誅賊符南蛇從子宗仁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兵備副使胡訓執二人繫獄命儋州同知顧玠撫之事寧玠善事督府掩爲已功奏聞玠陞二級得擢南安府通判

十一年儋州知州蕭弘魯招高眼等村千六百家立順化都

十三年三月瓊山縣沙灣居林等峒渠酋黎福二作亂夜刼守兵營殺死典史千百戶各一員幷殺擄兵士甚衆知府蕭晚聞于督府都御史陶諧總兵咸寧侯仇鸞會巡按御史戴璟檄同諸司勘處于是晚謀諸兵備副使遊璉設抹虜繫誅渠魁威

羣醜三策乃令經歷顏吉縣丞高明督土舍許承
宣招降旁酋出擄者皆至晚厚賞授以方畧俾誘
渠酋設伏擒之璉遂督指揮王守臣集兵七月分
哨抵巢羣醜皆遁乃焚其聚落奪其穀畜也兵搜
捕適時霖潦泛溢軍亦疾疫乃下撫令羣醜願月
朔赴道聽令九月旋師磔福二于郡市自是餘黨
悉平

十八年萬州鵁鶄啼峒大抵村黎酋那紅那黃叔
姪爭田叔不勝乃投陵水軍堡村庄千戶萬人傑

爲報怨人傑率兵以捕獵爲名襲大抵村盡奪其
妻孥資產而有之黎酋積憤糾合黎酋停嶺脚二峒
陳任等攻刼陵水縣九十六村掠奪殆盡惟存附
郭港坡一村賊屢合攻知州黎巽屢敗之人傑頗
有謀勇用計讒巽罹罪去士論大拂巽訴冤人傑
亦被逮服藥而死于是賊益猖獗

二十三崖陵郎孟黎酋陳那任那紅等糾結萬崖
諸黎搆亂州邑擄掠村民寇陵水縣時督府適有
事安南未遑也官軍半月以前虛聲攻討北哨至

既招又勦既降又誅誅不復
聽招惟肆攻掠海南衛指揮僉事張世延師兵禦
之戰于多崩河兵敗被殺都御史蔡經奏請討命
下會師十萬與安遠侯鄧珣駐雷陽令參政周釋
運餉九月分兵爲三哨參將程鑑所部四萬五千
人爲中哨參政張岳監之參將董廷玉所部三萬
一千人爲水哨副使陳茂義監之都指揮武鑾所
部二萬六千人爲右哨僉事商大節監之參將劉
經提餘兵設伏張翼中左哨先進賊僞遁設伏戰

頗不利大節持重武鑾引兵合程鑑躡左哨後已
而分界俟其矢石少息乃超距爭先鄧岳大敗之
賊潰所破峒二百七十有奇斬五千五百餘級登
黎婆山顛而還十二月凱旋官軍頗亦傷折右哨
頗完捷聞進經爲兵部尚書珣加太保
二十八年崖州止强石訟等村黎酋那燕那撦符
門欽等作亂判官王本靜科索無厭燕等遂逼崖
州圍感恩先是崖陵那紅諸黎甫平而知州葉應
時都御史歐陽必進總兵平江伯陳圭奏請討之

受命調兩廣狠獞漢達官軍十萬餘令副總兵沈
希儀督守巡兵備等官分三大哨直抵巢穴俘斬
首從五千三百有奇悉剿平之
三十七年分巡海南道憚涉鯨波駐于雷州峒黎
始無忌憚
三十九年分巡復至黎乃復寧
隆慶六年澄邁黎王佛陳王希賢王枝等作亂知縣
顧孟卿選兵勦之
萬曆元年希賢佛陳等伏誅破其巢穴得所遺荒田
五十七頃
十五年萬州長田等黎刼長沙營殺官軍副使易
可久遣兵討平
十六年臨高黎符黑三燒南定民居可久擒誅
之
十九年瓊山居祿等峒黎叛通判劉世懋單騎招
撫悉平詔賜撫黎印得便宜經畧
二十七年夏四月瓊山黎復叛總督都御史戴燿
遣參政林如楚參將鄧鍾莊渭楊黎國耀等討平

之

四十年冬黎岐那陽那牙凡陽那定等告詰羅活居諸峒中聚逃民置器械焚村刦掠歲無寧日衆願歃盟協剿仍請官兵土舍助其聲勢時署州事萬州判涂必達申請知州林應材續申叛黎爲害懇兵應援巡道姚履素通詳撫按四十一年正月令把總曾國棟同千總陳廷策鎮撫孟延慶分總薛鴻翔領兵攻勦撫黎通判葛經復令土舍符起鳳諭撫剿撫相乖致抱由背盟反戈助羅活射死薛鴻翔本道詳委指揮趙孟麟帶同把總曾忠相機剿撫仍令符起鳳縛首惡正罪曾忠違令潛進邀功遂致取敗起鳳亦被射死黎遂鴟張十一月調南嶺副總兵張萬紀雷廉副總兵楊應春遊擊袁應兆統兵進攻是時諸帥踈者逗于一擊而祛者聽于兩持兵無律賊遂乘焉以致大敗總兵張萬紀參將宗貴後先憤殞賊勢益熾旋委趙孟麟提督主客官兵防守時通判潘大熙署州事睹黎猖獗創高村營于州東把總吳業

提熟黎張那跡等解州柳釘黎遂蜂起攻陷樂平
營進圍州城危如累卵潘大熙躬率軍民偕趙孟
麟龍兆熙何其鳴捍禦以待援兵部以聞命總兵
王鳴鶴督各路官兵併西粵狼兵雲集征剿以守
道蔣光彥督餉巡道姚履素監軍預令僉書王選
提兵東入羊欄督兵西人望樓而崖之東西路始
通自石門開運道而糧餉無阻十一月丙寅誓師
七路攻擊甲戌參將葉應春領西三路兵衝鋒斬
賊一顆而軍聲大振戊寅副總兵黃越領一路兵

衝鋒斬賊七顆而賊膽遂寒十二月己卯羅由集
黨挑戰副總兵楊應春領東一路兵擒斬四十八
功而賊勢披靡于是各帥兵熊大經葉思可王選
王熙趙孟麟等聞砲會攻破柵焚其巢天風颶發
震響如雷擒斬一百五十餘功諸賊焦爛墜崖落
河者不可勝計抱由既破羅活諸酋自焚巢穴聚
衆逃竄諸軍長驅而入追奔逐北招降捕叛未浹
旬而羅活平時紀功推官傳作霖開陳利害仍請
搜山捉獲渠魁那保計後先擒獲賊首那臭等一

百八十二名斬獲首級四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
男婦二百二十四名口萬五千三百
五十九名口于是遣將葉思義王中耀屯守二地
時陵水廖二黎皆叛刼掠本道姚履素乘大車聲
勢同陽電叅將葉應春督兵攻勦擒斬賊首那求
那欣等招安一十六峒而陵民獲安先羅活抱由
蕩平議築城堡設守備事甫經始而前道履素旋
以致去本道戴熺澹任躬歷險阻拮据善後懷柔
綏安卓有成績叅將何斌臣規畫機宜撫循遐

保障一方知府歐陽燦心厘節愛計悉綢繆殫力
董成而崖事始定
崇禎八年六月侵宇黎王亞鄒王亞鄒作亂州守朱
弘集衆議遣糧長黃若金率止强黎數百人先攻
抱藤乘勝抵侵宇鬱錦鬱錦懼因諸慕容耀招出見弘
諭以禍福遣還鬱錦歸仍跋扈如故八月引敵感
峒及兩巢岐爲亂焚殺田寮董籠羊欄猫山墩兜
諸村州守弘急發左哨兵成三亞街具文告急兵
道蘇寅賓趨叅將王道濟使出兵十月道濟引兵

至數使人入侵宇招諭鬱通錦出見震恐乞命誓
不復反因貫死旋師
十年丁丑春署崖州事感恩令鍾麟因士民請具
詳撫按設三亞營防禦東黎平民道
十三年縱橫峒熟黎勾生黎作亂肆刼鄉村放火
殺人焚屋不可勝數西南一帶人民盡逃入城寄
寓知縣趙我馮日夜督兵民守禦申詳上司委海
防馬光同知縣趙我馮招撫多發牛布犒各黎首
始解散歸
十七年黎人乘機刼掠鄉村署臨高縣事翁吉鼎
沉湎暴酷士民解體叛首黃德率勾黎賊首符萬
峒裹通外合作亂八月二十三相率攻城焚燬衙
庫屠戮翁吉鼎家屬三十七口幷閩之僑居者計
以十數
國朝順治二年三月黎首符元豪率賊數千圍城二
日管臨高縣事儋州知州陳震祥領盟兵趙二開
門拒敵殲殺渠魁餘黨奔散七月藤橋募村黎叛
時土舍符順道署藤橋營十餘年素威協諸黎窺

募村黎椰園賤直奪取黎不許順道殺之黎酋蘇
九容遂聚衆反焚殺藤橋營市鎮村落一空殺死
商民二百餘人順道及子天行達行僅以身逃賊
遂掘順道父塚併順道所居宅環掘丈餘得金禦
禦州守丁家進據寶　上聞順道坐激變論死尋
得釋丙戌春二月九容服藤橋平
十年海南初定有逆孽黃仕昌自臨高流竄萬州
黎峒倡亂號爲臨高黃搆萬西北黎賊劫殺樂地
凡上大下大上小下小等鄉附近黎峒盡被燬爛

萬樂官兵一至又遁入深阻
十一年守萬張遊擊詳請招撫給士昌以守備御
始投順但仍固踞不出後其頭目王俊搆黨欲滅
昌讒逃命由州請兵對敵不下後詳瓊鎮發官軍
直搗其穴俊計窮乃竄西黎抵郡投降以俊羈瓊
昌仍羈萬地方始得安息
十二年六月抱鼻黎譚亞枕叛遊擊馬可任遣練
總譚建守率兵夜襲殺之枕子姪逃入羅葵生葵
八月引羅葵羅蓬紅花抱鼻諸黎大肆猖獗初攻

田寮繼焚番村三亞街又燒猫山羊欄諸村男婦死者三百餘人皆逃入州城避難焚殺之慘甚于乙亥焉

十三年三月抱籠岐出掠東箱箱人知覺先已戒嚴賊至里中壯士羣起逐之適官兵亦至棄弓矢遁

十六年三月遊擊馬可任發兵征儉宇黎侵宇自崇禎八年叛後益驕跳梁蓄亡命儲器甲數引羅葵諸黎躁躪東里至是可任出兵進勦賊先伏險隘以待可任奮前斬十餘人鳴炮舉火賊不能支遂大潰亞錦亞畏等盡驅男婦牛畜逃入掩勞嶺結寨自保次日縱兵搜谷山賊遠遁不可得四月賊復合岐黎數千人攻營營中舉炮出騎兵逐之諸黎盡棄弓矢遠遁是時我兵久露于外賊入深岐亦數爲所窘虐亞錦不得已遣子亞捐出降可任悉數十大罪亞捐伏地惶悚汗下但曰事出諸黎乞宥蟻命可任諭令歸語若父盡率諸黎向化否且益兵盡勦遂振旅以還

十八年遊擊史尚仁知州梅欽因士民請會詳道鎮復立三亞營寨防禦侵宇黎六月內生黎賊首王忠吳卿等統衆結連附黎從羅片亢麻等村共歃盟造叛掠刼加運摩耶等村臨高知縣蔡嘉禎會同僉澄請兵密勦道府總鎮遣令防僉水師岳參將帶領營兵前往進勦直抵賊巢節次生擒陸續戰斬各賊畏威逃奔潛伏

康熙五年昌化掃蠻黎首王廷魁刼掠大小幄諸鄰峒婦女牛隻無數被鄰峒黎人告發副使馬逢皐申詳督撫命鎮右營易知誘出擒之解司死獄（先是魁原梗化不服易服招之出降至是又以反聞上仍命知誘擒之）

八年十二月崖州東西黎因定安縣亂黎王之說走箭糾合羣起蠢動知州張擢士團練民壯鄉勇遊擊張德遠調集官兵以待征剿先諭禍福示以兵威一時抱顯抱懷德霞小營止強羅葵畝感等生熟黎岐三十餘峒赴州就撫大賚牛酒花紅黎咸感惕誓不復反黎賴以寧

九年定安大河土舍王之說等謀變知縣楊天授

申報知府牛天宿咨會總兵崔世榮令中軍遊擊
丁月桂千總楊廷把總陳飛龍統大兵進賊窠與
戰楊廷死之隨軍遇害者數人飛龍見勢猖獗躬
先士卒奮勇力戰賊潰四散逃竄月桂厚賞旁峒
黎人授以方略俾有渠魁斬之是年冬之誅傳首
陸續俘獲之試之譙之誌之詒等并男婦數十餘
人解報督撫得
旨處決其婦子發大臣家爲奴
瓊山村峒凡一百二十六　居稼村　居林村　居稼南廩村　牛皮三家

村　加品村　新芳村　加卯村
西抵灰下村　死蛇村　南吉平兆村　新寨村　加南蛇村
籬竹村　南記村　黃緣村　林雷村　燒鹿
周敦村　灣頭村　三家村　芳岑村　水尾村
加地村　加莫典村　嶺蓓村　上
下沿江村　南細村　加林村　平兵村　黃昏村　三家
村　孫唠村　始社大社村　番陀村　包没村
低灰村　長秀村　多雷村　黎東村　勘寨
村　黑彎村　鹿壯村　南屋村　南
岐峒　盤答村　南盧村　丁水坡村　大
嶺村　南般村　盧迪田頭村　藤寨
村　南弗村　南蛇村　白頭迦遠村　塘心村　陶良村　黎瓊村
居完村　頭平峒　嶺平峒　荔枝村　荔枝椰扶南村　鴨
峯錯村　尋村　大塘村　木械根村　埔　苦
村　番錯村　尋村　大塘村　木械根村　埔
藤村　沙件村　滋鐵村　備舌村　北岸村　山田村
塘村　篤牛村　兎屋村　石并村　藤村　沙

坡村　欖楠村　龍田村　曹村　東
衡村　坡簾村　塘石村　邁葛村　南椰村
尖嶺村　張村　龍天村　石化村　鴨塘村
嶺上村　水泡白石村　山口村　張村　大木
根村　加凱村　江邊加般村　深梵村　宋寨村　胡楪村　黑芋村
邊新村　山口村　番欠村　居葵村　田
峚村　黃竹村　馮家丁寨村　周村　多剿
六寮村　南敲
村　李瓜村　加村　黃家大峒村　多
澄邁村峒凡一百三十七　探都村　滿呂村　新
石村　居透村　瓊　村　陶弄村　大小白
田尾村　山坡村　瓊鎖村　上田村　居坎村
根村　白水母村　求地裏村　黑臉村　相思
村　毬村　東西嶺村　甘昭村　加忽
滿凍村　大嶺村　落峒村
窮詰村　石榴村　居白村　泰魯石
嶺村　落咀村　居潤村
大田村　滿羅村
檀木村

求執村　泉眼村　居眼村　下水村　坡養村
牛寮村　內紋村　茅坡村　岸村　落血村
潘徑村　居鳳村　南紋村　居鶴村　求池村　觀遠村
入溫村　寨一村　滿初村　大塘村　脚猫村　十五
宋氈村　毛巴村　大江村　透龍村　滿坑村
垂村　竹根裏村　北
居豐村　居岸村　黎獻村　躬蘭村　非紋中廩村　大小
南茂村　淺石村　下水村　嶺下村　大小嶺村　判
甕村　大小居蔑村　荔枝眼村　莊罕村　山
呂村　山尾村　花嶺岸村　琵琶村　石嶺上
村　南滥上水村　細嶺村　耀兎村　黎村
道眼村　上賈村　南奚村　溪口村　擎洒小村　大鵲坡村
及崖村　和句村　提滿村　克遙村　麻繞共
村　棲存村　那郎村　冲潮村　枕罰村　番
大村　催村　番那村　加俸村　嶺邊村　雅
崖村　番多羅村　雅包村　雅义村　譚漢村

雅近村　譚滴上下村　乂縣舊村　屯後村
反陣村　波路村　黎祭村　番寨村　番緩作
田村　番佛村　從記村　番定村　大那永村
績緩江村　居滴村　甘痛村　居潤祚村
高嶺
村

臨高村峒凡二百三十九

南逢大村　南逢小村
姑堤村　南逢村　墳
敗村　婆貝村　墳敗小村　石若村　譚章村
羅便江頭村　堤把村　南順村　提南村
番任村　番奠村　從繞村　捕役村　重加村
傑和村　番緩村　麻戀其村　番奴村　慢提
村　羅隨村　番凱村　牙眼村　牙眼上村
牙眼下村　羅鶯軒村　僕盛村　居締村　叫
梗村　多坦村　居軟村
譚梗村　羅僻上村　長隨村
高村　武黃村　羅軒村
滴壯村　帶馬村　買湊村
公姑村　武順村
詩僻村　武滴村

武寵村　頭全村　羅軒下村　東田村
黎村　江樽村　郎歛村　武籠村　林蛇村
滴濁村　滴經村
郎墨村　番緩罷村　羅檐村　羅遶村
姑提奴村　皮白村　羅村　南瀑大村　南瀑小村
麻床小村　番郎床大村　番郎麻床大村　番郎
腰村　僕頭東村　那軒龍古村　背
僕頭西村
白苧村　南暴小村　羅穴村　檀白村
番盎村　滔爹大村　番抹村　僕頭役村　虫
窖村　李弱村　墳臺村　檢賴村
那崔上村　那活村
那崔小村　那崔大村　那崔中村
律村　江高村　那崔下村　那崔村
略閃村　遷栲村　買愁村　滴雜村　番亂村　那附
番濁村　婆傑村　滴又村
村　番忍村　那丟村　番又滴
茶談大村　番抹村　番泐亞村
符效村　羅剪村　白贍村　那枸村
潛藏村　低流村　茶談小村　南甫村　推峰村
高地村　推方大村　推方小村
羅畔村　墳峒村

郎秋村　南暴村　郎忌村　郎墨村　道貪
墳郎遊村　番京村　武丁村　敦木村　郎來
村　坎首村　初呼村　小武左村　郎藍村　武戴村　郎武村　武
遠史村　周白村　武丁村　打治村　郎巖村
郎憐村　墳誕村　武重羅村　羅屯村　計央
村　南浪村　張乂村　多利村　羅便
偏墳壹村　那打符圖村　那打重而村　那打符具村　重白村　羅
甲衣村　武陳村　武述村　那打道羅村　我
然侵村　墳曹侵村　那否村　羅侵小村　番
衙陳村　侵那頼村　墳曹門小村　茶藍村
番佛村　武曹村　那乂村　番侵紅邊村
那邑村　那舖村　南浪軍村　番蒲村
南謀村　白華村　郎管村　神白村　番侵村
買傑村　屯建村　番侵打蛇村　略屯村
道探村　低樓村　道圖村　墳曹村　道壽村
羅也村　亥迦頓墨村　番侵王周小村　大安
村　南善村　居箸村　神白小村　武頑小村

郎帶小村　羅盆村　武頑村　郎貫村　其
沙村　道掖村　大江坎村　居門嶺低村　運
南村　郎巖番罔村　番佐橋良環村　居妝番
在村　番村崇村　陳受村　從賀路奏村　波
沒村　夾具村　番連村
白麻村　白牛村　棱簪村　番軸村　那峇村　番
背村　番砲陳村　夏元大村　番元小村　夏江爐村　番
居芋村　朗換村　茅夾村　山
安定村峒尾一百一十二　沙灣村　山廖村
麻根村　南壩村　大木村　南峯村　新掃村
對峯村　居匪村　窮櫚村　金救村　居倫村
新廖村　下泥村　驚介村　外匪村　沙田村
高臺村　沙波村　坡村　嶺堀村　番　筒奏村
石嶺村　閒寮村　榕木村　下水村　下榕木
村　蔴延村　那湊村　坡村　蘇量村　李寨村
居啓村　居烈村　李雞村　居谷村　竹根村
客木村　奴計村
居廖村

籬竹村　長塘村　居紫居　山村　林遍村
居薩村　麻根村　嶺村　烈日村　石麻村
紛雲村　玉奴村　蛇寨村　今抱村　郎戊村
黃茅村　黃𠂆村　蓼頸村　黑揆村　小表
村　羅旦村　南號村　山村　嶺脚村　居章
村　丹臘村　大火村　透冷村　南選村　居
鄧村　樵水村　斬彩村　高嶺村　沓透村
山心村　上塘村　郎戊村　長彎村　黃祿村
黃尾村　嶺背村　大郎村　北藤村　吽降
村　斂萬村　黑石村　中心村　南吞村　坤
骨村　黎秋村　曹掘村　蔓細村　保加村
崖陀村　南波村　南川村　長安村　居坐村
馬透村　大坡村　大付村　大水村　黎詞
小村　平山村　小平村　山村　居馬村　鴨
所村　保
廻寨村

文昌村峒凡三十五

陂底村　雷珠村　白壇村
荔枝村　黃草除玖村　麻

陂村　爽寨村　斬脚村　拐根爽村　山烏村
斬脚尾村　沙塥　曹家爽村　多習村　多容戶
村　多餘村　揚村　郭村　若竹村　白沙村
大塥村　湴陂　長田村　買車村　水西　大陂村
杵村　何嚴村　黃家塥村　偷狗村　唐來村
大寨村　李村　荔枝莫寨村　馬嶺寨脚村
墳椁村　買陂
村　下寨藤村

樂會村峒凡五十三

縱橫上村　羅雲前村　雲
羅後村　葵根上村　葵根
下村　石橋村　上陂村　丁陂村　加略上村
加略下村　三令村　賀賴南村　賀賴北村
小郎村　陂尾村　陂頭村　黎新村　石盤東
村　石盤南村　秤溪村　油梅村　新寨東村
新寨西村　露懷村　南杯村　官梅村　竹根
小村　大郎村　縱橫大村　黑石村　竹根大
村　皮沙村　清安村　皮莢村　羅環村　嶺
坻村　羅梅村　上播村　下播村　新寨大村

新寨小村　上石村　小
水村　加歷村　蒼呆村　南茅村　大水村
村　加石上村　加石下村　斬對東村　斬對西
村　黎磨村　水口村　甘村

儋州村峒凡二百九

烟裁峒　途何峒　裁郎峒
過甘峒　過吟峒　大羅村
牛頭村　牛尾村
坤雄村　和橋村
苗村　那瓦村　裁好村　過洋村　那江村
過蕊村　那差洋村　裁甘根村　兒拷村　落禍村
打金村　可卜村　裁婆包村　裁那村　裁娘村　裁樓村
裁南村　裁加村　係抱村　婆娸村　裁邦村
裁爹村　可妙村　可邦村
上過潭峒　下過潭峒　遂萊村　團
橫峒　山口峒　夫底峒　新洋峒
過潭大刺峒　徒板峒　火落過潭峒　差番峒
落隸峒　落勿峒　宮盈峒　英豪峒
桃華村　徒雜村　落罔峒　墟坊村　遂
富雙村　大小落旻村　南村　那羅村　和
臺村

奉村　過陀村　南尹村
浮莪村　落苗村　徒那村　小落
窯村　差橫村　徒欽村
那板峒　淵白峒　落深村　大落賀村
甘將村　墳碑村　南華峒
那橫村　雲渠峒　那檐村
難皮那邊村　那喃村
橫窯村　那順村　那父村　羅條村　那
墳橫橫村　羅村　南新
番眞村　陀橫小村　懷巢
寧村　那茶村　波孚村
甘弓村　富孚村
下村　富濁中村　富賀小村　富濁
富賀大村　富濁上村　富濁
催勿村　那勞大村
上村　曹緩中村　那
南絹州村　曹緩下村
催風上村　催風中村　曹緩
村　小墳旦村　陀橫大村
峒村　催誌村　副潭村　曹奴那續
催風下村　擇催村
從加連伯那斜村　從加重賀那六村　從加重　白
伯那樽村　從加重伯那村　從加重那賞伯村　從加重伯那論村
吾村　富寔村
舍諧村
小村　番登大村　番登小村　白吾可村　白
頭忍村　噴該村　銀坊

村　抱嵩村　落絲村　條貧村　那忻村　那崩村　南統村　南勞村　茅窖村　喉白村　峩匀村　峩律村　小頭小尾村　婆眉村　磨淩村　邁仰村　峩那憂村　峩雅村　車同村　峩玉村　僜沽村　浩不叱村　那富峒　蓬莪村　保平峒　富催峒　橫村　布曹村　那訥白沙村　投蓬打村　多坤村　白姑村　番輕村　貪瑤村　那吉村　那酒村　牙西村　牙沓村　牙歷村　晩吉村　石村　惟圖村　白勿村　牙成村　白平村　坎㴑村　白風村　漓虎村　逢蛇村　絕惰寸　罩翁茶村　牙秋村　牙麻村　墳下不勿村　三遁村　婆骨村　南勞村　正顏落乍村　番洋村　落橫村　妻抱催查村　落便村　落閑村　烏鴉村　玉妻村　墳臻村　癡歇村　那便村

昌化村峒凡三十三　峩高村　澗外村　峩掠村　磬卷村　居灰村　居律奪

村　那邊村　陀蠻村　峩淡村　居喝村　包泊村　盤嫌村　那僯村　包橋村　峩吟村　峩娘村　陀查村　哥炭村　徒藥村　無飄村　南保村　峩義村　初血村　羣白村　峩表村　餘雍村　峩俺村　廣香村　峩旺村　峩哥村　上下協村　峩爹村　峩土村　碧水橋頭村　保村

萬州村峒凡九十三　龍彎村　仙家村　居勞村　陂頭村　黄籬村　四馬村　番根村　芭芒村　催臻村　爹寨村　妻蠻村　白包上村　自包下村　孚陀村　孚陀小村　墳旦村　牙窖村　牙巴村　墳盡村　滌郎白村　那根村　日包村　番花村　那打調機村　那堅村　浮徒村　白包村　符花村　番墳村　千畝村　那爹村　番奴村　番陳村　富孝村　牙南村　甫貪番閏村　那甫白村　麻江村　墳餘村　小曹慢村　落乍村　那班村

番佴村　那班白村　從化村　磨思印村
貪貝村　番容村　蓑沙村　番文村　番論村
牙殺村　閏儂村　防村　郝隨村　遐貪閉
村　剛華村　千斬村　那甫村　富郡村　小
富郡村　符番村　那喃村　畢孕村　平石村
窮頭村　居引村　南頭村　加小村　卑休村
郭村　陳婆芓村　青塘村　居狄村　加根
村　橋頭村　北大水村　菩提村　多那羅寨
村　北嶺脚村　番爲村　加扶村　南對村
排補村　水尾村　西大小村　買猛村　大翁
村　新村　石水村　西嶺脚村　晉禮村　大蒲
多村　徒迴捉伯寨村　丮甕明缶村　蘇逼哈
村坤
那加村

陵水村峒凡三十

多龍村　港屢村　多艾村
港莫村　羅鄉村　滷候村
艾村　多旺村　加錢村　多賢村　滷油村
正峠村　多麗村　草宇村　低富村　多莫埜

加除村　加阜村　多昧村　七帶村　到叅
村　五指村　保坎村　保白村　羅信村　鈔
鍋村　非羅村
岅村　滷鼎村

崖州村峒凡九十二

羅落洞　龍灣村　鷓鴣啼
村　大妻村　長沙村　南
丘村　黎看村　唐村　木綿皮村　太平村
提底村　大史村　羅村　胡南村　水表村
良薑村　鹽服村　羅園村　加拜村　止峠村
多累村　羅宇村　黑櫒村　多櫒村　加間村
加訓村　提寔村　案信村　頂對村　抱班村
石松村　抱勸村　抱好村　多併村　金契村
多閙村　南窯村　抱井村　抱羈村　抱懷村
枕橫村　抱毫村　盈毫村　抱也村　抱貧村
大擁康村　黄候村　節落刀村　抱耶村　小
擁康村　多篸村　抱柞村　佛棲村　侯到村
返款村　抱到村　大抱侯村　小龍村　多傑
村　多于村　多鑿村　抱舉村　抱纖村　多

岐人即隋志所謂俍也有二種違桀黎峒不服王化者爲生岐近傍黎圖稍知羈靡者爲熟岐（舊志熟岐）

本南恩藤梧高化音語皆同昔從征至此迫掠土黎占食其地種落寢蕃自立峒首頭目分掌村峒校之生岐性習無異但以村爲號生方成童教以弓矢以所擄人口赤剝而繫之樹令其子老弱射之謂之習射中老父大悅每食以大鉢貯飯男女圍聚用匙瓢食之男子著短衫名爲黎裙腰前後兩幅掩不至膝兩腿俱露文其臂綴耳以銀環髻堆額前用牛骨爲簪亦著黎裙下圍花幔髻垂後裔之飾以雞毛婦女衣刺混白腿爲紋茅屋參差垂地開門屋山頭內爲水牛耿血爲盟木弓竹箭鐵鏃無羽刀柄長尺餘弓箭不釋手雖父子動輒持刃相加每出刼謂之討

港一村　遷家一村　滿略布打村　龍村　滓
村　嶺村　日村　透村　睺村　舡村　碩村
講紺村　翁奉村　布那二村　多頭村　講學
村而盈村　布那下村　瑟體村　羅緩村
蔓頼村　猪母村　多近村　那打村　足親村
多來村　嶺頭村　碍吾村　淅婆達乾村　滿
瀝村

感恩村峒九四十一

雅也村　陀寧村　戴茶村　拂顯村　戴顯村
抱白村　大定村　那邊村　戴陸村　陀皓村
戴詐村　戴勤村　抱道村　也皓村　皓首村
北鮮村　北言村　抱透村　陀牙村　羅橫村
抱葛村　抱匪村　抱蔓村　陀橫村　抱陀村
村　陀達村　蒲漲村　也逸村　陀累村　北道村
烈村　也道村　小抱村　大道解村　陀賴村　符若
淺一村　戴傾村　抱道村　陀淺村　曹咬村　陀

草討菜不避風日草行露宿登高履險躍步遠跨
其疾如風生習麤惡類如此說者謂比之禽獸而
能言比之虎狼
而有翼者也

明初岐獠皆自耕與民互市間或潛盜頭匹而已

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後革土官而土舍寖以生弊

弘治十五年儋蛇賊亂始効尤羣起爲寇

十七年戰殺督捕指揮谷泰

正德初督捕指揮王琥禦之以土舍泄機敗績由
七年副使詹璽進官軍剿之以土舍泄機敗績由
是賊勢愈熾戰殺百戶李廷傑總小旗軍潘偉沈

宗善等二十四人所過村落西自巴頻香根加小
橫嶺北自嶺腳五鄉南里黎與數十餘村人亡財
盡掠無所得却乃長驅東南陸連土兵橫山亦土
隴等村橫行無忌黎民有王走岐王策王祐王那
弄王那邁王那極附居衡路前此賊出斬牛與之
借路投爲鄉導王走那等潛透消息候賊出入偷
以酒食謂之晚存自號百戶名色人口被掠者托
爲贖之每口取牛若干隻銀若干塊鍋鐵刀鋤布
幔之類多寡不等皆與賊分贓而還其人間有軍

民奴因逃入黨與通行賊勢益大

八年殺生員蔡國卿尸不獲葬擄民王普良蕭司員等男女數十人遞者越出高橋窩村荔枝山頭牛馬屠戮者約萬餘隻錢糧消耗者約萬餘緡而所得富家子女以爲奇貨嬰兒老叟輒手刃之禾倉廬舍付諸烈焰生靈之災此其極矣

按俚訛爲黎聲之轉也久矣自生黎聽招歸附以入版籍則熟黎與土官之所爲也其後土官益多生黎未附已竊俚戶以肥已變詐百端反招生黎爲寇人知潘隆本倡爲禍有故瓊臺志遂書隆本後以無功伏誅稽諸實錄則無有也與其招以知縣職豈若授以副巡檢之易羈哉迄復訛爲岐即黎之遐者定安楊理常入婺嶺始知分有二種生黎之外五指之中歷代不化者爲岐然黎所懼者岐也生黎疆界由瓊抵崖不過三百餘里自儋達萬不過二日餘程候彼三入月饑荒分兵四面開

示信義彼必聽從乘此開路可立衙門岐既從而
黎服矣惟崖黎最強者曰羅活曰抱宥曰多澗曰
千家而密邇官道爲諸黎門戶者千家也丁未征
千家村及陵水嶺腳峒之陳那洋征後黎人惴慄
見軍即跪而軍欺耿其愚騃無故笞詬哨守管官
則又淩辱虐囚之何怪其未久復叛也丁卯千家
羅活等村復橫兵憲王檻招撫犒賞其惡愈肆及
崑山王倬至詗知其非調儋昌崖官軍黎土鵰剿
千家村不費斗粟不遺寸鏃數日即歸其逃入旁

峒者擒斬解報羣黎莫敢違令賊死既多乃下令
撫定之自是崖之封內牛畜被野盜賊絕跡此崖
民所以報德立祠者也

弘治十六年瓊山王事韓俊疏略

各峒地方內若險阻而實平坦土地之美物產之豐各縣三分不能及一國初所以不立州縣屯所者蓋其時黎民鮮少土地荒蕪山嵐瘴氣猶未消滅故也方今生齒衆多土地墾闢山嵐瘴氣已消滅八九因無政教以治化之是以蠢爾黎蠻但以弓矢相向不知禮義一遇有司剋剝隨即倡爲悖逆自臣生長以來曾三見矣前後戮殺人民傷害軍士費耗錢糧蓋不但以千萬也爲今之計莫若革去土舍峒首立以州縣屯所量撥在外軍民雜處在中防引闢開五指山十字道路均通四處往來遍立地保更甲嚴于法令禁約除

軍與餘丁外餘人有持弓矢者就更甲擒拏赴官問邊遠克軍夫然數年之後老者棄弓不持少者忘弓不習武藝自廢禮樂方興雖有貪官汚吏生事尅剝亦得如州縣小民隱忍甘受誰敢倡爲亂階傷民害物至于此哉今土舍峒首全仗土兵貨利肥潤身家逢迎府縣聞欲建立州縣屯所彼懾然不樂或又妄生異議以事理觀之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若今不立州縣屯所仍憑土舍峒首以是鎮安地方臣恐後遇有司尅剝無常黎性復起相率傷民害物又不止如符南蛇近日所爲者與其一防之不若併其根而去之斯得其要也

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期奏略

黎居良民五之一宜于兵威削平之際開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理計之自府至崖千里而近自儋至萬六百里而遙此四至徑之一也細數之自府至沙灣三百里而遙自崖至羅活三百里而近俱爲坦途矣度其中未闢

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官軍屬武官領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土兵屬鄉保長領之通力合作相其緩急易其險阻假以數月而瓊崖之路可由黎峒中行矣儻萬視此其工則又殺焉四路交達度中建城量地置堡就堡立屯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

二十八年吏科給事中鄭廷鵠疏略

瓊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餘年無歲不遭黎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其中盤山峒而州縣反爲之外悍是彼無外寇也食飽棄餘狠悍豕突至虔劉我人民坑陷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高而我下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彼無外寇而我有內憂則州縣之兵罷于奔命何日而有息肩安枕之地哉臣生長地方竊嘗一訪之故老得之征人聞其出戰之時人挾數矢以一當百無不應弦而倒者矢盡力窮遂竄身荆棘中獸奔鳥伏故我軍至有臨險欲獻而止爾故前日倡亂不過止誅石訟諸賊

可彝徒以激于有司殺人無數遂以肆行無忌爾今文武之臣戮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在經略深以前車爲戒始不貽後日之悔也何謂圖揆三事崖黎地方大勢南出崖州西出感恩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東通郎溫嶺脚二峒實萬州陵水之衝也形外險內實坦夷賊若被攻甚急其合二峒以擾我凌水必矣爲計當先分奇兵由凌水以攻二峒彼二峒之賊自救不暇然後大兵直擣崖賊巢穴使其黨渙于東勢分于西莫知端倪自相疑貳而風霆之下悉可擒也此其所當圖揆者一也前奏又云元惡那燕等已入凡陽搆賊岐賊此或有之但恐其所搆集或即郎溫嶺脚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陷我軍不數日羅活賊黨即傳箭崖州徼納百牛抱宥賊黨即傳箭九所屯亦然其與之搆禍通謀久矣此或嫁禍黎岐以多方語我或聲言搖惑以堅黎岐助沒迹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揆者二也黎賊原無奸細其消息動靜出于所

其勢尚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調狼目募打手加之數萬人不可臣嘗考今昔剿除黎患者見二大舉焉元至元辛卯黎叛十月渡師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盡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婺山而還中間雖二經變故而謀不亂卒以成功可謂捷矣但元舜俗得則棄之猶能奏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至今衣冠文物稱爲名邑此以知其可經略也又前嘉靖十九年黎叛後軍陷沒請兵討之明年十二月直破其巢崖州諸峒無處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班師太早漏網數多誠有如前奏各官所言者當時識者見賊巢德霞平荷可耕可守擬建州縣招集新民以絕異日之患然一時失議遂爾毀成故黎賊一聞兵出相率歸巢兵散于前賊聚于後謂官軍能捷而不能守故也欲其不爲今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經略之害也故臣不患成功之不早惟患圖揆之未周不患克捷之無日惟患經略之無實何也蜈臂徒張其挾有限蟻封雖密其險

址感恩東北七十里有宋鎮州址原附郭有鎮寧縣址今俱在賊中所當恢復者也況又有德霞之膏腴千家羅活之饒足招集之後願建州縣因以屯田且耕且守務廬其居而東南其畝又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安定由德霞治溪水而下達于昌化道路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豈不爲國家增栖與地哉三日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馬援既平嶺南所至既置城郭與水利條建封溪諸又申明漢律傳爲馬將軍故事至二十年秋始還貴綏定之術乎願乘昔之餘威震懾山谷建參將府于德霞聯絡州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郭與水利條奏便宜事務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尚有異志者設法遷徙之或以海北地方屯田或以附近衛所入伍如漢徙潯山蠻七千餘口于江夏以永絕禍本徐求仁明之長慈惠之師奏留久任以終其事其庶幾乎瓊人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臣待罪諫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罪也況切臣鄉土聞見且眞言而不詳亦罪也故敢冒天威伏望勅下

輶土舍故百年之禍堵土舍釀成之黎將附籍州縣百計沮撓有司惑失黎心多方煽惑既成禍變又走泄軍機若嚮導我軍遂道迂迴險阻以致陷沒如成化時之王道乾前歲之符文龍是也防杜之術不可不謹又發軍興制所貴不擾而首功之數不可頒定此則用兵之事所當圖揆者三也何謂經略三事一曰一勞永逸之計夫瓊人與此賊共此土也數年一反數年一征雖往克捷所傷多矣天地之心並生育爲若馴以絛籠置之莊獄易介鱗而爲衣冠是誠有望于今神武之化也獻酬之後願招集新民定以約束因其勢而利導之多興學宮禁挾弓矢使不得復爲狼豕之態則堯舜之世尚復有黎哉尚復有反且征者哉若徒得而棄之不復經略如前歲所爲反滋今日之禍即與兵動衆終無寧時眞大鑒也二曰破方啓土之功臣按崖州與地本自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唐臨川縣址東一百三十里有唐落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樂羅縣

兵部再加詳議

知府謝廷瑞奏稿本府地方黎情至重蓋以海外絕島州縣衛所等衙門皆沿邊海百里之外爲熟黎崇山之中不時出沒刼掠實爲心腹之病據黎婆崇山之中不時出沒刼掠實爲心腹之病初以熟黎爲藩籬有土舍峒首以管束之事久玩愒反以黎岐爲利臣嘗詢有識士夫及老成涉歷之人皆謂其地南非約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里無有城郭之固介胃之堅其實不待別調官軍可以刻期而至也正德四年內前任守備副使王倬平千家村若反掌只用千餘人但當時獨攻一面放近黎得以聲援相倚又機泄聞風先遁遂不獲收其全功爲今之計必須乘其未發預行積穀練兵棟選本地精壯官軍一二千土舍黎兵分設計招撫使善弱者先附則强良者其勢自孤孤則巢穴可搗渠魁可執也

海瑞奏略臣觀瓊州黎岐譬之人焉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浸淫四潰而爲四肢之患爲今之計莫若勑羣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克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京師萬里當請裁或致遲悞設立縣所限其大槩乘機審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宅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諸事不許官軍人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軍打手值變故許其調廣西土兵廣東漢達官銀糧之半以克其費三年後考其成功七年稽其變化之効彼得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遷其官事少不効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爲之不可得也

參將黎國耀疏略瓊州等縣原設有排門鄉盟兵擇其豪者爲鄉勇哨官或保長百餘人小亦不下數十一聞警息即聽有司調集協同營兵防禦以故寇多不

敢犯近因官家買置莊田各曰官莊一切佃丁鄉
盟人等與獲優免即有警呼調不應甚者又有豪
奴悍佃竊匿流亡奸盜莫可究詰而各官莊亦爪
分勢寡不能自衛遂至束手無措頃者定安光螺
嶺上下之事可鑒已夫前事之不志後事之師也
合無督令撫黎官親履各地方核其戶口稽其生
業無論世官一槩佃丁厮役鄉鄰盡籍其壯者爲
兵擇其中有行能者僉爲鄉勇哨官次爲保長分
領其衆除農隙講武外無事不許輒行差遣遇有
黎岐出沒集衆防守悉聽有司營官調發敢有仍
前抗違閃避者究治庶官家自爲守
人自爲戰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叅將俞大猷圖說 黎岐地百

吠相聞出封鄉村最爲便易我兵既集千谿萬徑
皆可以適其巢穴無一次不收成功即今經戮村
分其遺類不甚多能據其遺地移兵民以雜居之
則其子孫耳濡目染軍民之言語習尚皆可化爲
百姓矣惜乎自古以來皆能建功于賊勢方張之
時而不能駕馭于推敗之後能捐大征之財數十
萬于賊未平之先而靳經略之財數萬于善後之
際彼其長養積聚之久復如前日之盛一有所激
復聚爲亂仍動大兵以剿之費用之多殺戮之慘
元氣之傷亦其勢之所必至耳本職歷遍各峒備
覽形勢撫諭各黎熟察其情果見近經剿地方如
羅活峒宜立叅將府遷崖州千戶所于其內抱顯
村宜增設一縣古鎮州宜立屯所各有絕黎田地
既收剿平之功仍各築城穿池以垂永久之規又
各不經剿黎峒合先區處以杜後之患如儋州之
摧抱村宜遷鎮南巡檢司又發儋州千戶所官一
員軍一百名陵水之嶺脚峒宜遷藤橋之巡檢司
又撥南山千戶所官一員軍一百名瓊山之沙灣
宜新設一巡檢司及撥海南衛所一員軍一百名
各協之以彈其將來之變仍各築城穿池以爲他
日立州縣之地又各城池之中俱蓋叅將衙門以
便周流巡視若夫道路宜通者則南北取直徑過

遷設驛遞以便官民往來又羅活城宜暫團打手五百名擢抱嶺脚沙灣城宜暫團打手二百名各于鎮壓之中寓招揀變化之術間有梗化不馴之徒相機設計去一二村以警其餘五年之後事宜已定漸次制其土舍行令更爲里長設管黎人就編屬之以爲甲首納糧之外不得再加差役其各州縣掌印官務將管下黎人嚴禁童女不得如前披髮紋身男子務著衣衫不得仍前赤身露腿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設社學以教之使其能言識字每一年之間守巡官查考各州縣官變化各熟黎幾村招撫過生黎爲熟者幾村具呈撫按衙門以爲殿最如此經略漸次舉行熟黎既不得倚生黎以爲禍土舍亦不得假熟黎以生奸不數年間皆登州縣之版籍也矣

上歐陽太守書 自洪武庚戌永嘉侯朱亮祖壬子指揮張庸乙卯百戶李貴相繼鉏舉或方計定而他掣肘或已加工而失處壞事至戊午指揮蔡玉建暫同之議而終不能舉者蓋因不深知地利又被奸讒蒙蔽有云山勢險阻有云嵐障可畏有云黎人梗化有云地高難耕有云動衆勞民不過避勞取逸耳既云山勢險阻則元帥會抵其處什物輜裝通行無碍聞之始通之人入白忍河僅六日前半路頗崎嶇岐黎款奉情極罕謹其傍呼爲百姓峒乃天順間卻賊餘黨生息甚繁語皆東語比岐尤勤耕作由此觀之則無險阻可知矣以爲嵐障可畏則久逃軍民及諸客商在內娶妻生子衆皆無恙以生黎累見款降而賜春生啊今何輸服以爲其地不毛則所耕何皆膏腴以于一時而實利于永久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是也合無設法招撫務使黎岐誠服向化開通十字道路任其商賈軍民往來交通彼有魚鹽之便我無通透之嫌兩相便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此皆撫綏者所當深長思也故詳錄之然黎峒中盤州邑外列民雜蠻猺之

異彝分生熟之殊其情狀當咨訪而周知也哉

論曰歷代猺黎失策往往變生於激玩生於撫夫撫非不善然在彼不在我將何從焉明成化丁未陳那洋之役黎人服而仍叛是以激之道啓之也正德間王襖之撫其熾益張是以撫之說悞之也厥後王倬宣威薄伐不旬日而亂平然後撫之是爲法當事者其嚴爲禁約法制如韓俊所云革去土舍峒首立州縣屯所闢五指山十字道路設立營鎮次第舉行而黎定矣於治黎乎何有

雜蠻附

海獠凡浮海自東西二洋而來者皆是也南有八蠻曰天竺曰咳首曰跋踵曰穿胸曰儋耳曰狗軵曰旁春凡此八者自有荒服以來名號不知其幾變矣周官設象胥掌之其語言固可譯而知也然其名號之變史不能詳

漢明帝時天竺浮屠胡法始入中國其俗捨身焚尸謂之荼毘至今僧學佛者猶然小民火葬効之華風壞矣

永樂十七年儋耳僬僥等國貢獻

元帝先此棄朱厓故儋耳復爲島彝今則已屬瓊州

皆中國人居之聲名文物化於華夏無復緩肩鑽

頰之狀而西北賈胡有鏤耳垂環而至者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號曰子食穀北海渚中郭璞注云其人耳天下儋垂在肩上朱厓縷畫其耳亦以倣之也僬僥乃永昌徼外蠻其人長三尺而諸番黑

小厮或充貢物而咳首等種大氏皆海獠也曰南

徼外占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國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

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曆之類其地雖接天竺而與佛異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謂之回回色目教門今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上凡十六丈五尺每日禮拜者是也然亦有占城諸國人雜其間多蒲及海姓漸與華人結姻或取科第宋余靖嘗言越臺之下胡賈雜居岳珂桯史則謂爲番禺海獠云桯史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曰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濟憚於反復乃請于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少修廓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

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常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緜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聲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粱米爲一灑以薔露散以冰腦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上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溲匽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側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甓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鏗鋌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四柱欲貢于朝舶司以其非嘗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臥廡下後有窣堵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

甓爲大址纍而增之外圖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圖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拾級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于塔出于竇啁哳號嘑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濛時爲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賈人齎精金執而訟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栖梁上三宿而至塔裏齎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因天大風鼓以爲翼乃墜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今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與皁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後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獠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熊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

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與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月池匿皆廢云

成化四年都御史韓雍修寺以所留達官指揮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番言阿都剌華言師父也達官本蒙古人雜領色目如此

番商著諸番舶交易綱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于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留寓海濱灣泊之地築室聯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往往詫異形諸吟咏唐陸龜蒙詩居人愛近洲賓稅盡應輸紫貝變童多學帶金鈎○明丘濬詩碧精蠻婢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圍山

宋時商戶鉅富服飾皆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有凌虐土著經帥府輒嚴懲之華人有投克番戶者必誅無赦

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獻吉貝布畫海外蠻國及猩猩圖玉帶上於北苑召近臣觀之天聖後留寓益衆夥首任廣州者謂之番長因立番長司大食國舶主蒲希密屢貢詔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禁網疎闊彝人隨商翱翔城市至有蠻媼賣藥

投荒錄在番禺端午聞街中喧笑訝召之乃蠻嫗採山中異草鬻富家婦女爲媚男藥買者或抽金簪解耳璫償其直

廉寧中其使辛押陀羅授懷化將軍乞統察番長司公事詔廣州裁處具後辯告戶絕龍川略志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曰番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過海遂養其爲子陀羅近歲還番爲其國王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遣也此於法爲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既而爲留狀而適在告郎官謂予曰陀羅家貲如此不可失也予呼而詢之曰陀羅死番國惟有報來廣州耶曰否傳聞耳陀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汝姑伏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不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尚書省訴之其人乃服弁召養子所遣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然郎中終以爲疑予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禁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遂

立番坊彝人有居瓊管者立番民所投荒錄瓊管彝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番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俎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惟燒笋一味可食先公至北虜日供乳粥一椀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給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鹹北食多酸四彝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若不可食

明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

禁

正德中始有彝人私築室於灣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價至數百金

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爲之

三十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彝人毋得入廣州城俚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村落長帥恃在山險不用王法自古及今民俗蠢愚惟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不愛骨肉而貪寶貨及牛犢若見賈人有財物及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婦兄亦賣弟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者有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其中子弟愚者謂曰我爲汝取錢汝當善窺葬我耳即折野葛根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你負我錢不肯還我因食野葛死於門下其家便稱寃宗族人衆集其家曰汝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懾懼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收屍去不以爲恨刻木以爲符契言誓

則至死不改最貴銅鼓鑄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
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鉦執以扣
鼓因遺王人名爲納鼓鉦風俗好殺多搆讎怨至
相攻擊輒鳴此鼓集衆到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爲
豪強號爲都老羣情推服本于舊事尉佗於漢自
猶呼所尊者爲倒老稱蠻彝大長老故俚人
也言訛又稱都老云所異於嶺峒者以雜於諸蠻
故也然人能識之俚人則質直尚信雜蠻則勇敢
自立皆重賄輕死惟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
大抵輕悍易怨以變唐韓愈送鄭權尚書序嶺之
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

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
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坐啟問致水土
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帥以戎服左握刀右屬
弓矢抑馬袴韝迎于郊既至大府帥入據館帥守
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
止據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隸府郤
府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
能至蠻夷輕悍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州
島飄風一日濱數千里漫不見蹤跡控御失所倀
險阻結侶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勝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當薄其
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功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雉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
乃止其海外雜國若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
或時候足朝潮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地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征征有事長慶三年二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征踐其任鄭公常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濮歷河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故之宅儥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勢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爲詩以美朝政以來字者所況使庶政而來歸疾也自嶺以西俚人漸貧至或鬻髮於市投荒錄南海新州俚人男婦皆美鬚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豕膏滋其髮至五六月稍未熟民盡髡鬻于市復取豕膏塗之至來歲又可鬻也自蜆岡以南瀕海種蔬水上爲圃王堂閒話廣州番禺常有俚人糅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見在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詰之則云海之淺水中有荇藻之屬風沙積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墾爲圃以植蔬夜爲人所盜盜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婦女不知蠶績惟治庖廚厨治醯醢或責之則謹曰不會若修治水蛇黃蠐一條必勝一條聞者絕倒村市多有屠婆解牛投荒錄南海解牛多俚婦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於大禾執刀數之曰某時牽汝耕田不得某時乘汝渡水不得行今何以免死即斬之及作變則無論男婦皆能軍云莫徭者自荊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號曰山民蓋盤匏之遺種本猺獞之類而無酋長隨溪谷羣處

斫山爲業有採捕而無賦役自爲生理不屬於官亦不屬於峒首故名莫徭也嶺西海北人呼爲白衣山子欽廉邇來亦有墾田輸稅於官願入編戶者蓋敎化之漸被也

蛋戶者以舟楫爲宅捕魚爲業或編蓬瀕水而居謂之水欄見水色則知有龍故又曰龍戶齊民則目爲蛋家晉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蛋雜居晉書陶璜上疏自唐以來計丁輸於官

洪武初編戶立里長屬河船所歲收魚課然同姓婚配無冠履禮貌愚蠢不諳文字不自記年歲此其異也東莞增城新會香山以至惠潮尤多惠州志蛋長又

稱蛋家里長其種不可知考之秦始皇使尉屠雎統五軍監祿鑿河通道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著此郎叢薄中之遺民耳宋蘇子瞻有蠻煙蛋雨之句今在歸善者比立著服食與平民類婚姻亦略與下戶相通但其籍則繫河泊所在與寧者則編屬縣下六都立甲首甲以領矣然課額猶稱河泊焉按王越人皆入叢薄也隻船支槳衣不蓋膚計舟納課又且代販逃亡者彼蛋長每徵課料則通同旅人稱債主計日行利每錢一文明日四文雖至百文猶不能已於是每每爲盜推厥原由旅人里長罪之魁也嘉靖中知府李珙設法嚴禁○潮州志潮

州蜑人有姓麥濮吳蘇河古以南蠻爲蛇種觀其蜑家神宮蛇像可見世世以舟爲居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裝載以供食不通土人婚姻嶺東河海在在有之本縣舊立一戶國初置河泊所轄之歲輸魚課米洪武二十四年籍其戶爲南雷瓊廂里甲輸糧之外惟供船差不事他役至

則少廣中近年亦漸知書或登陸附籍與良民同編亦有取科第者矣然舉門多爲勢家所奪蜑民亦行刦盜番禺沙灣東莞布衝新會金星門至奇獨澳每蜑船一艘送魚鮮大九小爲一甲官軍至即九小併爲一艘送魚鮮不受即戰官軍盤之則有尚書主事批文近日清查土豪所占皆退出在官造冊尋爲有力者總領他日合于倭寇可占矣

盧亭亦曰盧餘在廣州城東南百里以採藤蠟爲業男女皆椎結于頂婦女計人及嫁始結胸帶相傳爲盧循遺種故名躶體能伏水中數月此其異於蜑而類於魚者也月山叢談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其下泛舟以逃居海島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孫皆赤身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克食其人能于水中伏三四月不死蓋化爲魚類也其捕魚使人入罾內既入引繩示之則舉罾則數人下水引羣魚被大魚吞者正德中香山縣獲一人驚以爲異執以赴官將以上聞或識之曰此盧亭也蓋其人入水時偶值颶風不能起潛游數月至香山見罾以爲已地乃坐其中爲人所獲初獲言語不通久之曉漢語詢之信然

馬人本林邑蠻隨漢馬援流寓銅柱後隨衆來附

者也始十戶後孳衍至三百皆姓馬其人深目猴
喙散居峒落中獻歲時至軍府聽令猺獞不與同
羣自爲一種今亦不可復辯矣唐韓愈詩衙時龍
謂元
旦也
戶集上日馬人來
烏蠻烏滸之蠻能噉人者也在南海郡之西南安
南都統司之北裴淵廣州記在晉興今南寧鎮南關古損子產國生
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
憙而賞其婦娶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灘焉
其後國廢於漢

建武中民各爲族常取翠羽採珠爲產又能織班布
可以爲帷幔以鼻飲水口中進噉如故當交廣之
界恒出道間伺候二州行旅有單迴輩者輒出擊
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也地有棘厚十餘寸破
以作弓長四尺餘名孤矰削竹爲矢以銅爲鏃長
八寸以射急疾不凡用也地有毒藥以傳矢金人
則撻皮視未見瘡顧盼之間肌肉便皆壞爛須臾
而死等問此藥云取諸蟲有毒螫者合著管中爆
之既爛因取其汁自煎之如射肉在其內地則裂

外則不復裂也烏滸人便以人肉爲殽俎又取其髑髏頭破之以飲酒也其伺候行人小有失輩出射之若人無救者便扯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食力不能盡擔去者便鑱取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蹼爲珍異以飴長老出得人歸家合聚隣里懸死人中當四面向坐擊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貪得之以祭田神其後稍變族類同姓有爲人所殺則居處伺殺主不問是與非過人便殺以爲肉食也楊孚紀之爲南裔異物云

鬼奴者番國黑小厮也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其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未家於崑山富有田業自制三舟以自載致賓及貯飲饌有進士孟彥升雲卿布衣焦遂各攜僕妾共載而

峴自攜女樂常奏清商曲遇興窮賞吳越之士號爲水僊常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遂往省焉郡守嘉其肯來贈錢百萬遺古劒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崑崙奴名摩訶善遊入水而勇健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劒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如此數歲在襄陽山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劒令摩訶下取見泊沒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劒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劒置前其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劒吾之三寶今者既失環劒汝將何用必在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血流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所視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敘下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塹計還成鷁翻楓葉夕陽動驚立蘆根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

相迎

永樂四年娑羅國東王各遣使來朝以黑小廝克貢物海語圓目黃睛性絕專慤木食如猿猱近煙火淚目死出暹羅

畲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衣服言語漸同齊民然性甚狡黠每田熟報稅與里胥爲奸里胥亦憑依之近海則通番入峒則通猺凡田壖礦場有利者皆糾合爲慝以欺官府其害憯於甲兵廣惠雷廉罹其毒螫而事不發者里胥庇之也按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

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謂昔有而今無似

利而實害者皆爲地慝惠之歸善海豐廣之從化香山縣恭常都雞拍村銀涌角宋初產銀取上供屬廣州宜祿場大觀中廣東廉訪使黃烈奏言礦內黃脉微甚而浮沉之人以納官爲名發毀民田百年無敢發者正德中順德豪民勾引勢家糾集驟動邀販詔罷宜祿場令官封之違禁者誅逾三逃叛及白水賊徒僞揑朝旨執照乃開礦採煎村民初猶拒之其後力不能勝盡被屠戮而淫其妻女使供炊爨每歲得銀漸至千餘兩嘉靖甲辰苗脉已盡賊徒乃散然其地雞犬桑柘亦俱盡矣邇來海寇滋多皆此遭也又南三竈山抵海洋番國有田三百餘頃極其膏腴玉粒香美甲于一方在宋爲黃字上下二圍元時海寇劉進據之洪武初屬黃梁藉居民吳進添通番爲亂二十六年都指揮花茂奏討平之悉遷其餘黨詔虛其地除豁田稅永不可耕歲令官軍千人防守正德中南海勢家以新會虛稅影占十命之徒附之招合夥蠻立爲十甲聚衆盜耕嘉靖十五年該都里排贖爲已業已而有錢備者衆通番舶倚强占奪與夥蠻霸耕僞立文案與里排分上下圍管業知縣鄧遷申明上司丈量餘田歸官歲收租穀歸預備倉里排與通猺夥蠻仍復侵據號召海寇大爲民害焉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謂毒蠱之類皆爲方慝周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其禍之來久矣粵地山林川澤之阻虎狼虺蝮雖或害人然毒莫如胡蔓蠱莫如藥鬼者胡蔓草也業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遞來品彙盆盛花葉異常不獨郊外雖邑內在在有之兇民將取以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狀眞妖物也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永一口則腸立

斷或與人鬬置毒于食以斃其親誣以人命者有之知縣鄒驗嚴加禁約乃少悛焉藥鬼者愚民造蠱圖利取百蟲器置經年視獨存者能隱形與人爲禍隋志載其法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虵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毒虵則曰虵毒行以殺人因食人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王之家三年不殺人則畜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凡屋宇淨無塵蝨者即其鬼所爲也又名挑生於飲食中令魚肉果菜皆可挑人中其害者腹脹如甕九孔流血而死初中毒噤黑豆不腥易以白礬其甘如飴治之以歸竈散雄硃丸在胸鬲急宜飲麻油及食蜜冬瓜生或田鼠差驗嶺南衛生方治胡蔓草毒急取抱卵未出雞仔細研和以清油斡口灌之乃吐而甦其蠱毒挑生在上鬲者膽礬半錢投在熱茶內候溶化服之以雞翎攪喉令吐其下鬲者鬱金末二錢飯湯調下即瀉出至於麻藥富室誘小民置酒中飲後昏不知人事貨財皆被奪去然醒後不死亦惡物也患始畜蠻而齊民效之是在有司加意禁治而已

論曰交州蠻揚也九眞日南屬在天末山陬海澨出于化外者皆盆育之靡遺王者一視同仁雜蠻詎非覆載內之髮膚乎孟子曰志誠未有不動者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斯畏威者懾慕德者至矣其有不悛然後整旅纖魁剿逆撫順則仁明義立文不匱而武不弛雖羅施鬼國亦可帖然歸化哉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八終

新寧學訓導林覲承纂
番禺學教諭黃慶元校

廣東通志

卷二十九

猺獞 峒獠

外志

猺獞 附峒獠

粵之疆域東南蠻楊也帶山阻險猺人巢伏其中獞人亦因耕黨惡相與走險明洪武初命將討平溪洞立猺首以領之朝貢方物賚錫有頒成化後爭復梗化占奪土田刦掠肆害巢穴深邃出沒靡常聲罪致討莫能草薙亦惟募兵防守及招撫羈縻之說而已大兵所至宣威薄伐諭使歸山種類

日繁屢撫屢叛加兵蕩平之後或設縣治或立猺
首設長官以統領之善經略者必有良策矣
南蠻下要服一等烏蠻在唐虞猶與之要質故曰
要服蠻則頑於彝矣以荒憬不可與語故置諸荒
服以達之夏商之時漸爲邊患暨于周世黨衆彌
盛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讐至楚王時蠻與羅
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楚師復振遂屬於楚及
吳起相悼王南井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按水
經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水由辰州府
黔縣故鐔城

南至蠻林潭中縣與鄰水合今謂之移溪又東至蒼
梧爲蠻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即今西江蠻越之衆
自此踰嶺而居溪峒分猺獞二種猺乃蠻荊獞則
舊越人也
猺本盤瓠之種產於溪湖廣溪峒間即古長沙黔中
五溪之蠻是也其後生息蕃衍南接二廣右引巴
蜀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襴布裙各勻遠近
伍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俗喜讐殺猜忍
輕死又能忍饑行鬬左腰長刀右負大弩手長鎗

上下山險若飛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
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嚙刀而手射人敵或
盲刃逼之鎗無所施釋弩取口中刀奮擊以收度
險整其行列遁去必有伏弩主軍弓手輩與之角
技藝爭地利往往能決勝也兒始能行燒鐵石
烙其跟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屨棘茨而不傷其頑
獷幼已成性不啻如野獸然喪葬則作樂歌唱謂
之暖塋其情乖戾可知矣
俺性質粗悍露頂跣足花衣短裙烏言彝面自耕
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南溪洞後稍入廣西古田
等縣佃種荒田聚種稍多因逼脅田主占據鄉村
遂蔓延入廣東其初來尚以聽招名色佃田納租
與猺人種類不同時相讎殺有司及管田之家頗
賴其力以捍猺人及後勢衆亦與猺人無異肇高
廉三府與雷州之遂溪縣廣州之新會四會清遠
暨連州在在容有之征之則罔功招之則致悔於
今誠有可慮者矣
明洪武十二年瀧水縣猺人劉弟三者自元末爲害

已非一日是年復聚衆寇掠朝廷命申國公鄧鎮討之平之

十六年廣東猺亂命申國公鄧鎮討之

二十八年命將討平廣東譚源諸峒

三十一年西山猺人盤窮腸爲暴官兵擣其巢穴設立猺首統領撫猺甲總每歲來朝賜之鈔幣自是回面向化潮州亦有稱畬長者

永樂四年春三月高州府信宜縣六亳峒下水三山猺首盤貴等朝貢方物上嘉其慕義賜齎遣還仍勑有司免其賦役自後猺首猺總來朝貢者皆如之六月高州肇慶二府猺首趙第二盤貴來朝

五年冬十一月畬蠻雷文用等來朝初潮州府衛卒謝輔言海陽縣鳳凰山諸處畬獞入山谷中不供猺賊乞與耆老往招之于是畬長雷文用等來百四十九戶俱願復業至是輔卒文用等來朝命名賜鈔三十錠綵幣表裏紬絹衣一襲賜輔物亦如之

六年夏四月甲申德慶州猺首盤永用來朝先是州民先是化州吏馮原泰陳志寬言天黃大帽瞢連茶峒石栗諸山猺人素未歸順今有向化之心遂遣人賚勑同原泰等往撫諭之至是第二等籍其屬二千五百餘戶凡七千五百餘口來朝賜鈔幣襲衣諸猺

陳朶朶招撫永等至是來
朝貢方物賜鈔幣及紬絹衣

八年二月德慶州新落山猺首駱第二來朝初令瀧水縣丞馮原泰招諭向化計戶六十口五百餘至是來朝賜鈔幣衣襲

十年夏四月信宜縣根竹峒猺首陸仲入等來朝貢方物賜衣及鈔夏六月陞瀧水縣丞馮原泰爲德慶州判官以其善撫諸猺也

十一年春二月庚午新興縣猺首梁福壽等來朝肇慶府學增廣生廖謙招携新興縣山峒猺首梁福壽等來朝貢方物凡招猺人五十餘戶以謙爲訓與典史以撫之賜福等衣鈔

十三年秋八月丙辰德慶州猺首周八十來朝貢方物賜衣鈔

十四年冬十一月癸巳高要縣猺首周四哥來朝籍其屬八十七戶男女一百二十四口願入版籍供賦役賜鈔遣還

十五年夏四月信宜縣猺首盤龍福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及衣冬十一月化州猺首黃應廣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襲衣

十七年五月電白縣佛子等山猺首黃滿山等六十人來朝貢降香等物賜鈔幣遣還

宣德間賜諸猺勅諭數十年間稍得休息
正統初鎮守內臣阮能因其朝貢多索方物知其所
畏惟達舍狼兵乃與兵部尚書陳汝言交通凡土
官統領狼家者百端剝削襲廕必須厚賂又奏將
達官盡數取回既而科道諸臣議以煩擾不便乃
止於是寇賊四起
十一年瀧水猺賊趙音旺與德慶猺鳳廣山作亂
鳳廣山聽撫趙音旺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都御
史馬昂調廣西狼兵及猺人直抵猺巢斬獲甚衆
餘黨悉平廣東舊無總兵參將名目景泰初始設
以分捕民猺寇賊
景泰三年左都御史鹽山王翱總督兩廣軍務威望
素重猺賊聞其至大懼聽撫奏用招撫猺老獞老
人等令其歸峒生理而整兵以防之於是嶺海肅
清王翱邊情疏訪得兩廣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
一向安妥後因黃蕭養之徒作耗在于有司者
不設法處置惟務妥安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籍
釀成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抵岸蠻賊寇
城又各畏縮推避畧無懲寇之謀相顧愴惶莫效
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爲墟刼掠其貲財
繫縲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
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

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本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又到廣西見彼處土人種類非一其曰伶人曰猺人曰獞人曰獠人皆生猺熟猺曰溪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爲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于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于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悍疾之名曰溪曰寨曰團曰其背叛不服寔非本心乃出于不得已也皆緣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攝服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懾其生謂甚至欺其遠方無告掊剋殘忍使不得安其蠢爾無知顛倒是非俾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義拂其性雖良善懦弱之人尤不免于動作觸忤無敎令而稟性強梁者動之則易安之則難遂致攻掠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貪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殘患不能聊生上賴神謀廟算其首惡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廑宵旰廑慮命臣等前去撫剿除

羌人四散招撫猺老人等總兵官會同十可出兵前來申以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彼皆稽首俯伏歡忻鼓舞許自遷改禮待而歸及各處猺人等所在衆多雖不能一一招撫亦皆轉相告戒臣又密切訪得彼皆自謂朝廷大官人每招我今後不要出去作反各歸鄉峒生理且臣始到兩廣之時查得賊尚有三四起自九月以後少有報到聲息間有一二亦皆鼠竊狗偷今亦散去此皆陛下神威遠著聖化旁行遂致蠻彝之徒感恩思報回邪之黨不戮自平然臣猶未敢保其始終不出有誤朝廷久遠之計蓋彼出野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可保久安若一有所擾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又必難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以貢宸聰伏願皇上量同天地救普圖新仍勅該部行移廣東廣西總兵鎮守大臣并各都布按三司府州縣等官趣此邊方稍定之時務求久遠常行之計洗心滌慮革去前非其餘各猺猺人等已歸者必撫之

以恩未來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公五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義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遜之氣自消矣若有仍前侵尅致生釁端必罪不宥如此則海隅嶺表之民庶得安生不勝幸甚

天順元年四月瀧水猺賊鳳弟吉作亂攻掠縣治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之先是瀧水縣逍遙等山猺賊鳳廣山恃險爲惡官兵莫能制廣山死弟吉其子也襲父之惡僞稱鳳二將軍招集各山賊首猺蠻編爲旗手殺手刼掠鄉村攻圍城邑殺害人民敵殺官軍燒燬房屋禾倉搶虜牛羊牲畜不可勝計陷殺指揮等官陳廣聚等官軍至是盛等會調兩廣大軍水陸並進于連灘立爲總營節制號令督行都指揮胡英在陽春魚子水韓瑄在岑溪思慮新樂徐昇在雞骨嶺章後在羅傍水口各進兵剿總兵歐信左參將范信各親督兵斬箐伐木開通道路齊力夾攻直搗巢穴各賊累次迎敵官軍奮勇擒斬首從賊徒鳳弟吉等三百四十五名賊顆殘黨多各餓死脅從招撫回山住種及於附近營堡添兵固守而以弟吉等十五名獻俘于京師地方始平秋七月河源縣猺首梁志山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及綵帛表裏襲衣有差九月清源縣撫猺把總袁珍等來朝貢方物賜絹紗

二年四月陞肇慶衛指揮使田積爲署都指揮僉事分督屯田從副總兵翁信奏也五月陽江縣南都官峒等山猺首彭震等來朝貢方物賜綵幣紗絹有差五月昌化縣故土官縣丞符應乾弟元春來朝貢方物賜綵帛

紗絹六月太傅安遠侯柳溥奏即令虜寇侵掠邊境調軍征剿而凉州莊浪二處倉儲甚少宜召商中鹽納糧以備戶部議宜允其請納凉州廣儲倉糧者廣東鹽二斗五升秋七月龍川縣猺陳萬通等陽江縣猺首黃勝富等高要縣猺首鄧鉞俱來朝貢方物賜鈔及綵幣表裏有差三年夏四月瀧水縣逍遙山猺賊鳳弟吉糾合廣西流賊刼虜人民敵殺官軍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已而雞籠嶺猺賊合廣西流賊攻破開建縣殺知縣等官刼庫而去命副總兵歐信等剿賊六月瀧水縣猺賊鳳光山等七人僞稱總管焚毀衙門刼掠鄉村殺虜人財被擒械送至京法司坐棱遲處死從之秋七月英德縣猺首夏永安來朝貢方物賜鈔及綵表裏等物有差總全善清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四年秋九月壬寅翁源縣撫猺頭盧振成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秋九月乙巳翁源縣撫猺成化初猺賊犯雷州官軍不能會禦僉都御史韓雍

至恩威並著猺人畏服郡縣賴之以安後立秋調法用狼兵雕剿肇慶自羅旁綠水至懷集高州自西山茂名石城至鬱林欽廉等州以及廣西山賊皆預先哨探其巢穴及出刼道路而又移檄嚴督守巡及參將把總守備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賊或出沒即時調剿或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策至良也雍去法廢迄弘治以後賊益猖獗至正德初則狼兵亦不聽調矣

督府與鎮守總兵後多貪賄狼每遇調輒以賂免田州土官岑猛每忿且笑之曰三堂正如三隻狗以片肉投之即去矣吾何憚焉今之狼兵非復王韓之時矣有警則用打手禦之又支給不時毛膏吝賞亦爲盜

正德七年分巡嶺西道僉事汪鋐督兵進討以石綠撞子爲向導撞潛與猺謀引入深險被傷甚衆始知其所賣自是不敢言用兵矣

正德十年白飯坑聡坂嶺等賊截路殺人刼財知縣黃寬率鄉夫討滅之始通人行

十六年封川開建賀縣猺亂提督都御史蕭翀總鎮太監王堂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討之

先是封川縣石硯大

和雞峒山猺麗古子盤古義納合開建縣大玉小玉大臺賀峒金上峒下峒山猺大肆敵傷官軍至是狪等調集漢達官軍土兵萬三百二十員名分三大哨中哨副總兵張佑左哨參將趙丞序左參政章拯僉事陳綱右哨都指揮卜玉許英僉事楊必進分道討之俘斬六百一十九名顆地方始平

嘉靖三年四月參政羅僑榜示禍福招出猺目粱烏岐等三百餘家復業

七年分巡僉事李香臨縣招出投猺二千餘人還新興陽江新會各處復業邑賴以安

八年封川石硯等山猺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林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咸寧仇鸞討平之（先是石硯都羅雞峒勤恨廖峒都混歸源山賊首盤古子侯弟晚等恃險負固荼毒生靈地方受害至是富等議遣副總兵張祐督調漢達官軍土兵執古子等誅之後地方咸寧矣）

九年德慶西山石硯蠻弗靖總督兵部侍郎兼都御史林富討平之

十年陽春新興賊首趙林花黎廣雄等陷高州

十二年都御史陶諧總兵仇鸞討平之犁其巢穴種類無遺得猺田一百三十九頃九十一畝零招良民一千餘家耕作其間積患乃已（雲廉山田稅米一十石一

斗五升黎峒山田稅米二十石七斗北河峒田稅米十石二斗五升黎旁峒田稅米九石二斗九升通根山田稅米三石四斗霖倒峒田稅米五石三斗三升增城瓦寨田稅米七十七石八斗那刁雙峒高嶺南塢等田稅米一十六石四斗三升那到那林雙敢田稅米一十七石大龐峒田稅米十三石七斗下雙田稅米一十五石合水峒田稅米一十一石五斗小龐峒田稅米八石木欄山謝腮峒田稅米五石謝存峒田稅米十石五斗丹峒田稅米二十三石五斗小龐峒田稅米二十石蒙村峒田稅米六石七斗八升吊潤東山田稅米八石湖峒田稅米二十六石三斗五升古牛田稅米一十七石三斗相思峒田稅米五石一斗鐵峒山田稅米一十三石五斗千歲峒田稅米二斗七升許容峒田稅米十石五斗一升寨腳峒田稅米九石五斗丹峒田稅米八石唐遜峒田稅米二石八斗四升雙窖峒田稅米十石五斗峒尾峒田稅米六石二斗七升許容峒田稅米四石二斗七升那寧峒田稅米五石一斗山仔龐峒田稅米八石黃稿大小水茶場峒田稅米六石四斗五升西岸峒田稅米八石三斗上瀧田稅米二十四石六斗小水大蔴陳村峒田稅米三石石橋峒田稅米四石二升峒田稅米八石四斗四升大澠

二十四年封川猺亂都御史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討平之

三十年提督都御史周延撫定嶺南等道

討平南海黎那等賊民有調運之困至是嶺南海南郡縣凶荒糴貴民之疾苦流離者甚衆時延適入鎮悉心撫處賑恤有方猺獞屏息明年海豐聞聲勢猖獗濱海諸城乘大艦刼掠于平海門閉不敢開村郭騷擾生民奔竄或脅從者遠近先是歐陽必進

響應有司告急令作艦戰乃簡指揮王沛面受方略率募兵利水戰者數百一鼓而俘斬二百名顆餘黨多溺水死亞八僅以身免嶺東洋海既靖時強寇糾合猺賊流劫香山涌閒風消遁嶺表黎庶咸賴更生地方底寧

三十八年提督都御史鄭紹巡按御史潘季馴用肇慶通判劉用章議稅德慶猺山楠漆等物以補虛糧民以爲便

德慶州南山田地多被猺人侵占糧累民賠章用掌州事詢民疾苦查得猺山產有楠漆每年納數萬擔官不抽稅俱屬奸民妄冒經紀每擔抽銀五分每價銀一兩又稅銀參分今擬每漆一石稅銀五分以裨緊州虛糧之額出示曉諭不許奸民仍冒經紀名色重復索騙晉康鄉田土向被猺人占失業除已奏請蠲糧幷堆納輕賚外尚有猺占失業荒糧四百三十二石三斗令未經申堆折納輕賚歲派小民賠貼不能完納已行查勘明白隨據兩鄉呈稱猺山出產不止楠漆此外又有砂仁黃蠟蜂糖皮張黃藤木竹等項花利呈乞申請併抽以補荒糧嶺西道行府覈實於灑水江口聽物貨自至帶同商人到州投單委官盤驗照例抽納具數登記循環按季繳道稽查及令該州印給號票商人執照使上下水延司收驗如無號票即係私通按問如律撫按詳允施行次年移廣肇參將府於新興縣塘宅堡防守萬曆四年羅旁猺賊平置東安西寧二縣改瀧水縣爲羅定州統之

羅旁東界新興南連陽春西抵鬱林岑溪北盡長江與肇慶德慶封川梧州僅限一水延袤千里萬山聯絡皆猺人盤據其中深箐叢薄蔽天日路徑錯雜不可踪跡近旁諸村田地州邑賦稅日久生蠹漸繁占耕旁伏毒弩以急榜橫截中流奪

舟越貨即制帥太吏過之不少憚又多聚亡命名之浪賊以爲羽翼虔劉人民攻圍城堡嘗言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國初自中國公鄧鎮一創之後都御史馬昂征之弗克嘉靖四十四年督府吳桂芳自南江口至新村洚水凡百二十四里之間深入闕地立營凡十所設兵三百名以險易爲多寡其初旦夕嚴警猺亦潛避久而懈情猺乘夜分刼之殺兵焚寨於是不復言用兵矣萬曆三年督府殷正茂上疏言狀請討之既報可而正茂以遷去代正茂者陵雲翼也請兵二十萬先以叅將楊照專督水陸守德慶江道防賊北渡一逾監之遊擊楊瑄軍陽春叅議何子明監之叅將王瑞軍岑溪叅政沈子木監之都司黃允中軍伏峒僉事李慶叅政沈子木監之都司朱班軍德慶羅旁副使劉經緯監之劉分十哨命都司朱班軍瀧水僉事徐汝陽監之叅將倪中化軍德慶守備於天慶軍瀧水僉事徐汝陽監之叅將倪中化軍德慶守備於之叅將王瑞軍岑溪叅政沈子木監之都司黃允中軍伏峒僉事李叅將陳璘軍信宜叅政劉志伊監之叅將徐天璘軍南鄉遊擊陳典章新興叅政周浩監之而總兵張元勳李錫則爲東西統督駐瀧水副使趙可懷監諸軍仍令順者撫之無使玉石俱焚於十二月二十日進兵賊阻險聚衆以拒我師諸將奮勇連破石龜百片逍遙石子上下臺等處堅巢賊屢挫復聚以招撫冀緩我師諸兵乘勝促之遂破其柵達近諸巢供下而瀧水山箐深賊多逃匿復率十哨會兵搜誅殆盡師出四月破賊巢五百六十有四擒斬賊級萬六千一百有奇渠魁盡戮其凍餒焚死者不計投降四百九十有三俘男婦二萬三千一百五十有一器仗馬牛稱之捷報論功行賞三月十五日班師留兵二萬分布要害榜召商農歸者如市樵斧相聞耕壟寨布拓地千里居然一樂土也乃即其地請立東安西寧二縣陞瀧水縣爲羅定州羅定改廣韶高肇陸路二叅將分駐東西二山設官總督之百年積寇一旦清蘇二廣戰功獨最云

八年東安西寧猺浪連賊復亂提督都御史劉堯誨討平之先是羅旁大征之明年總督陵雲冀請調兵數萬搜剿之不果行故餘黨漸復七年春糾合廣西六十三山猺人攻圍封門所破燈心大傘二營堡以後時出剽掠而大臺山賊首陳亞弟等石牛青水等巢賊首白眷哥等往來鐵場紅豆間糾合大臺白雲等山猺浪相繼於道州埔地方爲患堯誨題請行討而以東山副總兵陳驎專督之遊擊朱文達守備葉騰鳳爲左右應援發三路營兵及戍梧州狼獞等兵萬餘人分道並進各賊不謂盛夏行師計無所出食且復盡諸撫猺亦以新穀不登不敢助雲凡三閱月擒賊首陳亞弟白眷哥等俱械送獲三百六十有奇賊首牛青水等巢築城立軍門磔于市所破石牛青水等巢築城立營而以把總招領附近狼獞千餘人守之

清遠縣猺山一百有六自東南至從化縣白水坑界猺水三十三瓢湖新巢三坑巢舡竹坪巢風門巢香廬坪巢低逕巢楊柳坑巢大茅坪巢由祈田巢小水巢逕巢雞公坑巢西坑巢忠岡巢走馬峽巢滴水坑巢車頭逕巢坑巢逕日巢黃華峒巢乾老人松巢大塘艮村新占扛扳嶺巢黃坭坑巢梅坑巢大塘尾巢峒二巢砍下巢蕉坑巢白北至連州界猺山三十八宿沙坪巢飛橋坑巢上坑巢頭嘴巢石砍巢龍潭巢西坑巢蔡坑巢樟峒山巢黃藤峽巢黃坑巢雙坑巢蒲溪巢羊橋坑巢蘇榔巢黃坡四巢斗樹獞巢黃岐塘巢黃坭塘巢新峒巢西

坑巢　羅地坪巢　鐵坑山巢　橫水山巢
村僮巢　黃田巢　古桑坑巢　長坑巢　坎頭
嶺巢　響水巢
棚巢　糜石坑巢　蚺

十五　南田巢　丙水巢
小姨坑巢　大姨坑巢
水硃巢　龍塍巢　減竹坪巢　豺狗坑巢　白
大小荒巢　大棚巢　六荒巢　小荒巢
巢　上下板峒巢　葫蘆坑巢　天塘逕
川坑巢　白茅山巢　鼈叫山巢　均坑山巢
蛇坑巢　白藤坑巢　籬梗坪巢　芋茨塘巢
水巢　梅子坑巢　南滴巢　新峒巢　黃竹
鵝山巢　羊子寨巢　大榕山巢　小鵝山巢　大
封坑山巢　大山巢

從化縣猺山三十五　自西北至四會縣界猺山三

山巢　東峒巢　永安峒巢　烏石山巢　牛屎分巢　苦
茗竹腳巢　糜石坑巢　禮伯巢　仙羊溪巢　東桃
斗潭巢　北坑巢　咄溪巢
膳溪巢

砵砂坑巢　玉溪巢
聖堂前巢　相公峒巢　黃竹田巢　風竹榔巢
沙羅窩巢　蘇峒巢　大姨巢　礎碓坑巢　鶴門寮巢
源少巢　車頭巢　小姨巢　東圃巢
田巢　大圃巢　開口石巢　官
塘歷巢　大小邊巢　鍾峒巢
榔巢

新會縣猺山一　皂幕山多向化猺人居之

連州并四會縣界猺山十二　馬鵝塘巢　川石村巢　河田村巢　黃

峒巢　連水猺巢　下浦坑巢　上浦坑巢　川
竹園巢　南坑巢　魚潭巢　白花蘭巢　白花

韶州府

曲江縣猺山四　幽溪　烈溪　葵溪　西山

英德縣猺山二　杉木角流猺　黃茶山盤姓者
猺首陳朝亮以殺流　三十餘家別姓者百餘人永樂間
賊功除猺官世襲

惠州府

龍川縣山猺　猺人俱別境來者居深山中聽
征調納貢獻有宦長爲之撫領

潮州府畬猺　民有山輩曰猺種其種有二曰平鬃曰
崎鬃共姓有三曰盤口藍曰雷佴山而
居採獵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爲婚有病沒則并
焚其室廬而徙居焉俗有類于彝狄籍隸縣治歲
納皮張舊志無所考明設土官以治之御曰
輩官所領又有輩輩當作畬實錄謂之畬蠻

肇慶府

高要縣猺山九　林田山　近都騎都西至德慶州
悅城巡檢司界　大巴山　近思

辦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陸湖山　近楊柳都
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花頂山　近都幕都西至
本縣白坭埠界　石狗山　近楊柳都西至德慶
州一百里　牛嶺山　近都騎都西至德慶州一
百里　大臺山　近楊柳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悅城巡檢司界　欖坑山　近楊源都北至四會
縣一百里另二十羅坑經界　老香山　近橫岡都南至新興高明

四會縣自北至清遠縣界猺山一十有五　深坑山　黃竹
塘山　冷水山　黃岡山　葵峒山　蒙坑山
青峒山　三連山　小逕山　銀坑山　大迳山
石羊山　白礫山　山　茶峒山　近大路營　東漏
自西北至懷集縣界猺一十有二　峽頭山　三宿山　清水山　桂
本山　山　源坑山　大朝山　花山　黃牛山　大貝山　茶寮山　高望山　水源
自東至石康縣界猺

山三十有一　蘆荻坑山　那采村　平坡村　水
　　衰村　木麻村　張公村　白沙村
　　柳蒲村　新莊村
　　木頭村　統平村
　　蒙村　石頑團村　到勾村
　　楓木村　李村　西林村　橫塘村　雲巢
　　菓村　郑圍村　土地　旱峒村　蘇村　奈何村　竹
　　塘村　夾口村　木村　六才村　六難村　賈村　大

新興縣自西路連德慶州界猛山二十有八　雲山　齊
　　關村　石碧山　雲無山　歐峒山　思
　　雲雀村　舊村　葫蘆山　鐵場山圍　鐵場山　鐵場
　　中圍　鐵嶺山　鐵場下圍　黃三坑　下欖山
　　叮嚀山　大洞山　馬頭岡　黃沙山　小那山
　　欖埔山　小洞山　雲扶山　馬頭山　沙木塘
　　山　石人背山　到掛平山　下欖山　西坑山　降底山
　　長烏峒山　下峒岐山　冷水猛

自西北連德慶州界猛山七

山　上峒垵山
烏蛇凸　竹逕路
三瀧山
白石燈山

自東至畬步水界猛山四　大胡山　龍
　　山　帝山　窩頭山　大

自東南至獨鶴驛界猛山七　東坑山　西
　　筒山　雲山　曹田山　門門山　坑山　賢嶺山
　　肇慶田山　蔡坑山

自南至陽春縣界猛山四
　　肇架大山　侶洞山
　　雲敏山　雲嘶山　下

自南西至東瓜嶺猛山一　禮

陽春縣自西北方界連瀧水猛山九　黎潒村　北
　　白鶴峒　通根山　本槎嶺路　雲廉雞
　　六峒　十二雞頭嶺　叅峒山　那性山　河村　雙王
　　自正西
方連瀧水賀山界猛山六十有二　栗子山　橫石
　　豺村山

林列山　北合山　車田山　漆水山　大田村
羌寨山　那刁村　雙峒村　高峒村　都面村
雙敢山　那到村　那佔村　那驢村　淡蕩山
吉峒山　高嶺山　湖洞山　雲霧山　坐雲山
相思山　錢鑿嶺　大河山　麻僕山　南埔山
橫嶺　白踏坑　雙牌嶺　碓砂山　大埔山
古蹶埔　文埔　塘埔山　坐邏山　硤石山
山龐峒　合水山　寧水山　廟廊山　鐵峒山
蒙村　石川山　那陳山　國埔山　黃沙山
東戈山　峽頭山　雙牌嶺　上下欖　下雙山
古牛山　十二峒　中寮山　那畧
吊澗山　高田村　大龐峒

連電白縣猺山二十有三

角塘尾大蔭等三村　茶塲西岸山　上雙蠻
婆峒　卜水　雲峒　那寧山　白泥山
大漁
石忠　青湖黎坑　謝腮山　塘逕山　許容丹
峒　旱田寨脚　千歲山　榕木山　黃麋山

自西南方界

陽江縣猺山一十有二

合門山　那湖山　翼峒山　馬嘴
三龍山　接恩平界　合溝山　秀石山
山　接恩平界猺人約八九十徒　香爐山　蘇峒山　南坑山
山　陽春樂安驛界猺人約五六十徒　去縣北西三十里山甲唐仙猺總莫朝圭
去縣西三十里山甲唐仙猺總莫朝圭　茶山
去縣西北三十里山甲黃觀清猺總莫朝圭
良車田　去縣南三十里山甲方宗貴猺總莫朝圭
白鶴水　去縣東北八十里山甲雍靜山猺總
謝文安　天路山　去縣北七十里山甲
盤觀山猺總吳明達　鳳凰山山甲唐仙

恩平縣猺山七

君子山　去縣西北三十里山甲師姑山
盤一　天堂山　井埔山　金斗
雲浪山　平地山　岡底山

德慶州金林鄉猺山三十有七

埔山　薄竹山　大雅山
西演山　青容山　白沙山　跋嶺山

大戓山　大挃山　楙馬山　周塥山　大降山
塥袍山　飯題山　斗子山　龍教山　大塘山
蘭金山　高嶺山　石脚山　菱塥山　塥坎山
三禮山　藍吊山　平塥山　黎嶺山　茶嶺山
芙蓉山　界頭
山　石伞山

悅城鄉猺山一十有二

楙猺山　岡腦山　大水山　柑石山　雲峒車峒
山　清水車牛山　金坑山　蘆荻山
高山　小峒山　顛惟山　楙翁山

都城鄉猺山二十有八

塥黨山　烏蓉山　伞欄山　金叢山　何祿山
村背山　桄榔山　都榔山　塥前山　野鴨山
高坐山　都合山　古樓山　雙塥山　石塥
山　何塥山　竹塥山　黃塥山　踏嶺山　胡
獨山　壘村山　大力山　薄竹山　塥聽山
塥祿山　塥分山
文政山　藜籬山

晉康鄉猺山七十有五

牛嶺山　南蛇山　大嶺山　鳳門山　清水山
火燒山　古模山　柴坑山　大臺山　北塥山
黑尖山　三江山　小山　打鼓山　峒村山
本衣山　山柏山　峒袍山　丹竹山　石狗山
逍迸山　該路山　筋竹山　揸塥山　不漏山
大十雙塥山　平臺山　道州山　婆黎魯對山
深灣山　白石山　崩塘山　藜羅山　崩塘山
水源山　木梗尖鼻山　塥黃山　下袍山　金
星山　雲底塘塥山　山塘佛子山　金布山
山塘佛仔山　石村美草山　冷水山　蓮塘山
下峒黃沙山　藍青山　馬頭峒山　譚公山
蔡嶺山　鄧四山　桑峒山　伏峒黃山　甘塘
山　周塥色塥山　塥兒粵振山　溪水退塘山
大林蘆荻山　羅彝古螺山　雲梢大地山　大
散破脚山　黃九黃塥山　黃嶺坑返山　黃塥
上霍山　雲龍塥譚山　黃五白土山　黃弟塥
虎山　大船雲秀山　雙槽箇蔞山　譚炭上秋

山　竹塘　梅峒山　柴背
平埔山　大塘趙嶺山　猺人盤古地種類
猺人陳公集種類

封川縣猺山二石硯山　歸仁鄉

瀧水縣自東南至高要縣新興縣界猺山十平山
思賀　十二界頭山　雲羅山　叅峒山　雲濂
山　埔岑獞寨　陳逢嶺　界分山　水絧山

自南至電白縣界猺山七乾坡山　排步山　抱
山　葵峒山　峒山　下風山　平豈
乾峒山

清水山　雲濟山　金龍山　竹峒山　北永山
黃連山　分界山　溫湯山　羅磨山　石碑山
羅蛇山
深底山

自西南至信宜縣界猺山一十有二

自西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界猺山二十

有三上賴山　天子馬頭嶺　龍屈山　金斗山
下賴山　茶湯山　新落山　緩水山　運

糧山　黃嶺山　函墨山　雲致山　都門山
山心山　上河山　單舍山　排步山　石埔山
平地山　譚草山　天井山
大荒山　黃茅山　莫並山

溪界猺山六思盧山　雙苳山　車田山
白玉山　竹塘山　梅峒山

自西北至連城岑

至本州大灣村界猺山三十有三六合山　百戶
山　陳化山

自東北至本州新興縣界猺山一十有六

天平山　龍腦山　埔便山　大傍重寨　白海
山　新樂山　北梨山　陳觀埔山　黃五山
雞暴山　譚漆山　趙龍山　譚着山　金青山
路畫山　石羊廈山　高樓山　陳賊山　廉猺
山　黃九山　雲梢山　佛子嶺　羅彝山　井
峒山　兩月山　揭羅山　下霍山　觀田山
獨竹山　揭種山　上霍山　大傘山　上抱下
茅尖山　鎮峒山　永新山　黃沙山
抱山　容草山　埔黃山

歷峒山　黃鼈山　下圍徭
寨　沙田徭寨　奄羅徭寨　**自東至陽春縣界徭**
山一十有一　紅豆山　魚子寨　鐵場山　葵峒山　雲清
里陂寨　大峒寨　破心寨　大灣寨
獨竹寨　譚家寨

開建縣一都徭山八　似龍山　招埔山　圓珠山
源山　蓮塘山　小王山　大王山　大王山
圓塘山　**二都徭山一十有三**　九源山　圍塘山　梅塘山
黎水山　大王黃泥山　勒
塘山　廟永山　廟塘山　黃泥山　大王山　入步山　觀冲山
秋水山　大水山　羊楳山　**四都徭山十**
聖埔山　譚白蓮山　野箕水山
烏祿山　譚南令山　象源山　羅山　羅西山
大埔山　金石峒山　圓
塘山

高州府所屬州縣山徭依棲山箐有聽招有背招有險惡每山有總有甲領其兵目聽招者有相信撫徭領之　聽招者調之攻守納糧當差與民爲一謂之良徭背招者勢窮則降稍利則攫險惡者賊不可與化

化州聽調徭共五十五山撫徭三名領兵約五百二十四名　門村山兵九名　北埔村山兵十三名　高椹山兵十一名　水車山兵十五名　牛埠山兵七名　九名　山底山兵十二名　排村山兵十名　水口山兵　麻子山兵十名　南頭山兵十三名　白石山兵十五名　含牛山兵　十八名　揖良山兵九名　羅霧山兵九名　金　埔山兵十三名　清水山兵十三名　謝凌山兵二十一名　北峒山　兵十名　平陽山兵十名

謝半山兵十三名　山扶山兵水腳山兵十名
十六名　風村山兵十三名　謝護山兵二十名
開塘山兵十八名　山田山兵九名　黎山兵
十三名　六龍山兵二十名　香山兵十六名
塘蓬山兵八名　平斜山兵七名　多荔山兵七
名　大雞山塘落村兵六名　黃那山兵五名
那僕山兵五名　文黎山兵雙住兵五名　天井
大嶺兵五名　大嶺那僕兵五名　六王山兵六
名　羅霧山兵四名　竹子山兵四名　文弄章
埔山兵五名　那平蘇村兵五名　北南山兵三
名　南埔山兵五名　六王山兵九名　清水山
兵十名　蓮塘村兵九名　尖岡山兵十名　大
塘村兵十三名

茂名聽招猺共三十一山撫猺七名領兵五百三十五名　端黎山兵七名　雲盧山兵四十四名　南清山兵三十六名　楊坑山兵三十九

名以上撫猺一名　凉垌山兵九名　譚坑山兵
八名　藤水山兵八名　陶井山兵十一名　黃
坑山兵六名　週逕山兵六名　張坑山兵十名
以上撫猺一名　東塢山兵二十四名　單張山
兵三十三名　蕉林村兵二十三名以上撫猺一
名　木梨山兵十一名　白飯山兵六名　雞平
山兵八名　火烟山兵十名　郭塢山兵十名
高嶺山兵十一名　馬岸山兵二十七名　車田
山兵六名　彭峒山兵六名　大峒山兵六名
石碑山兵十名　碗窑大峒兵七名以上撫猺二
名　北昊山兵七十名　里道山兵二十七名
調馬山兵二十名　蒙村山兵二十六名以上撫
猺一名　雙靛山兵一名　石栗山兵八名
十名撫猺一名　那蓬山兵十五名以

亦兼領之約共一百四十一名　寧坑山兵七名　石脚山兵六名　張村山兵十一名
蘇坑山兵十一名　遭連山兵十五名以

背招猺共十三山撫猺三名

上撫猺一名龍灣山兵十二名馬例山兵五名大陵山兵七名馬厦山兵十二名周坑滃峒山兵二十名以上撫猺一名元石坳三角灣地界山兵十五名

信宜聽招猺共十五山撫猺二名領兵二百三十名大花山兵十七名鹽田山兵十名六蒙西村山兵十七名高陂山兵二十名黎沙山兵二十名石平山兵二十名觀山兵十二名沙灣山兵二十名黎峒山兵八名狂峒山兵二十名木坑山兵十二名六猫蓬龔山兵三十名盛峒山兵七名竹瓦山兵五名沙底山兵十名

背招猺共十二山撫猺二名領兵三百五十二名十三崗山兵五名木格山兵二十名白石山兵二十名大塘山兵二十名石峒山兵三十名北崠山兵一百名掘峒山兵七十名　校梳峒山兵二十名雲黎山兵十名佞山兵一十五名乾羅峒山兵三十三名

險惡猺共五十八山約兵一千三百八十五名　校梳

山兵十名坡合山兵十名鹽田山兵十名林水山兵十名名合水山兵十名兵十名甘坑山兵十名南坑山兵十名東坑山兵十五名各牌埠山兵三百名陰坑山兵五名容峒山兵一百名雲卓山兵一百名函口山兵十名名雲雷山兵七十名坡脚山兵十名貴子山蒲坑山兵十五名莆合山兵五十名山兵三十名勃峒山兵二十名牛百名竹峒山兵十名蛇灘山兵二十名羅林山兵峒山兵三十名大謝山兵三十名在頭山兵六名文子九名佛水山兵九名羅湖山兵十山兵三十名塊勾山兵五十名化山兵十名常川山兵三十名埠頭山兵四名雲誓山兵十八名汎灘山兵二十名龍十名青翠山兵二十名背嶺山兵二十名六

回山兵十五名　古同山兵十三名　雞卵山兵
十名　黃沙山兵十名　石根山兵十五名　良
龍山兵十五名　黃坍山兵九名　攬頭山兵十
名　扶龍山兵十名　風坍山兵六名　平田山兵十名　小健
古了山兵九名　番稿山兵六十名　洪官山兵十
五名　波頭山兵十名　東埔山兵十名
山兵十五名　村曹山兵十名　燕古山兵十名
塀坍山
兵十名

電白縣聽招猺共二十一山

舊志附近猺山四曰青水山曰石狗山接茂名縣界猺山一曰水底坑山河峒山曰高簡山曰望夫山兵十五名　坑山兵十名　鮫潭山兵十名　大水山兵五名　花山兵十二名　河村山兵十六名　茶山兵四十六名　黃淡山兵五十六名　石窟山兵二十八名　大石山兵四十

撫招三名領兵九百四

九名　塢原山兵三十八名　水頭山兵三十八名　石洒山兵三十八名　花山兵三十八名　大雞山兵一百零三名　茶山兵六十八名　浮山兵七十五名　高簡山兵六十八名　東隨山兵四十八名　青水山兵五十七名　蕨三河洞山　其後接茂名水石

信宜縣猺山四十有一自北至岑溪縣接鬱林州界

浦頭山　石弗山　古角山　那林山　木欄山　黃橋山　掘峒山　相思山　勾頭山　掘水山　王掌山　丟貂山　青山　竹峒山　南司山　千歲山　錢牌山　六朴山　右邏山　東瓜山　王狗山　雞卵山　石鈎山　藤犁山　甘草山　枝杯山　林伍山　大帽山　那零山　天堂山　下水山　斷竭山　馬擺山　大陵山　白石山　六十山　佛水山　羊屎山

公鷄山
石羊山

廉州府東北路抵鬱林州猺人二種日白花猺離本府約四百餘里

此處向化猺人團結住山路險峻人烟稀少僅可結步相通日六隆猺

靈山縣猺山二十六俱在東連石康縣界盧庄村那和

水村　平波村　水表村
白沙村　槲蒲村　黑泥村　水麻村　張家村
橫塘村　黃巢村　茶山塘　統平村　羊塘村
柰子村　六財村　新庄村　到勻村
村　那闐村　王地塘　六難村　價村　大革村
大員山　槲落村俱係向化猺僮　白石村

德慶州西山羅旁等處地方深菁叢薄向錯雜蟻聚等山巢約四十餘處自都督陵雲翼討平之後隆

瀧水縣爲羅定州立東安西寧二縣茜於編戶

羅定州

東安縣猺峒二十二猺官四名　猺總一名今裁
四百六十四名　猺甲二十三名　管猺丁共

西寧縣猺峒二十八猺長二名　內寨猺長管猺丁
外寨猺長管猺丁二百一十九名計居十九峒一百二十四名計居九峒

峒獠　附

峒獠者嶺表溪峒之民古稱山越唐宋以來開招寖廣自邕以東廣以西皆推其雄長者爲首領藉

其民爲壯丁其不可羈縻者則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年甲姓名嘗財生蟲蠕動之物取食之謂之山獠嘉靖志所謂蠻之荒忽無常者也其酋長有版籍者頗知婚姻每以奴婢各一人爲聘攻剽山獠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伐世世隸屬謂之家丁以漸役於馬前牌總謂之洞丁淳化中馮拯知端州奏允盡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於是嶺西之獠多爲良民而廣州以西時復生亂有司加意招徠雖暫向化但終亦荒忽無常云

局命楚子熊惲鎮定彝越其後吳避楚楚避越越其子孫皆蠻獠而居于南武城遂爲揚粵之都

秦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侯開南海以謫徙民故粵人遂避中縣華風西與巴渝南與駱越相合

漢置交趾部吳分廣州其治去南武城五十里曰番禺縣漢書所謂浮牂牁下瀨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粵也公孫述時牂牁大姓龍傳君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

昔刺史鄧岳築埧以杜洋洞之水今溪洞東南近海有沙灣紫泥蠻獠特富稱峒主每睨眦忿起輒帥衆執人烹之謂之湯投其骨于海蓋廣州諸山竝俚獠種類繁熾前後累爲侵掠歷世患之故有二水其一水南入者鬱州分派逕四會入海其一即川東別逕番禺城爲古埧所遏

隋末南平獠猶通番禺爲患節度使或封南平王以鎮之

宋元時或合西山爲寇

明永樂中置鎮守內臣正統末武職亦多侵漁諸峒盜發景泰初副總兵董興衆將武毅多受賊贓獠益猖獗都御史王翱討平之正德中紫泥港黎野航等爲峒首總領殺人作亂官軍擒之雖有衣冠雜處不能化也村氓與蠻獠相雜有土夫之家亦不能制東北山谿綿亘介乎增城清遠之間其上山諸峒赤蕃峒　嗚溪峒　料安峒　沙羅窩東峒大小茅平水尾峒　寶鴨潭鶴門窶稿木平黨坑苦竹腳亞姨寨黃龍砍酷峒　箭竹聖前堂楊柳坑相公峒　槽確坑楓木塱黃竹田陳峒

茶嶺仙羊溪　長壘基萊平上一溪　牛屎分烏
塔平地茅田下寮上下禾峒　土肚灣三條橋辣
菜坑斗潭石　松子壘冬瓜西
碓坑馬口寨下山諸峒　柿樹下苦菜塘

廣州府

南海縣溪峒西南有十三村有綠柳圌尖角遠等名縣不能悉記猺出入行刦有盧包水爲提逕遇春夏則三江水巴由水皆汎入其中漲溢可行舟至清遠減一日之程冬則乾涸難渡村民連結橫潭諸峒弘治初蠻首譚觀福作亂既討平後立從化縣治于上游始在橫覃後徙馬塲田近下山諸峒

正德初香江附近居民猶被盜侵掠乃置指揮一員以都指揮行事領兵二千守把盧包水

十五年興師勦平之後餘黨悉就招撫其所招巢穴在上下山者悉皆革面於是盧包水革去官軍哨守惟令百戶一員兼同香江巡司駐劄巡邏

嘉靖中布政使徐乾檄所屬州縣舉行所定保甲之法使鄉村相爲聲援亦防禦之一端也而諸山新民則督撫猺里長令其旬朔一至縣庭稟受法令俾其自相約束無得侵犯其頑就民居者亦聽其

移徙則狃獷之習可以少變而地方亦奠枕矣

東莞縣大奚山在縣南大海中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舊志言居民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爲生

宋紹興間招降其人來祐等選其少壯者爲水軍老弱者放歸立寨寨水軍使臣一員彈壓一員無供億寬魚鹽之禁謂之酘造鹽

慶元三年鹽司峻禁遂嘯聚爲亂遣兵討捕徐紹夔等就擒遂墟其地經略錢之望與諸司請于朝歲

季撥摧鋒水軍三百以戍季一更之然兵戍孤遠久亦生亂

慶元六年復請減戍卒之半屯于官富場後悉罷之

今有姓萬者爲酋長因名爲老萬山過其境者悉與魚鹽云（蒼梧軍門志）

明正統中春正月潮居都白水諸峒盜起剽掠鄉村時巡按三司官遣指揮朱端知縣陶啓招撫不能悉復遣指揮王英領軍剿捕賊首周義長溫觀彩等繫官後竟以賄賂詭計獲釋由是諸賊益熾水

陸攻刦地方無所忌憚

十四年春二月文章都大嶺村賊首黃汝通起兵

應之五日之間衆至三千餘剽掠船頭石灑上坤

等十二村是時人心惶懼計無所出率乘舟逃竄日則海洋中夜則泊岸既而羣盜熾盛岑子華起鐵爐坑譚保起陂頭黃三起南坑白大蠻起那西各統兵二三千竟往陽江諸縣剽掠本地稍息浮船者漸次還家四月十二日鎮守安鄉伯張安遣僉事宮安屯舟斗峒洛指揮席斌進兵紫霞海時賊首黃三等據大嶺官民兵合三千餘水陸剿捕僉事宮安知府聶好謙把總指揮席斌柴烱等山險阻立砦席斌等統軍分三哨直抵賊巢賊人依險險衆衣飛石軍士不能敵左右三哨千戶李霖楊盛畏縮不前軍遂敗斌與旗甲郡端九人俱被殺檄聞僉事宮安等皆大懼乃進兵上塘

督公民兵悉力擒賊前後約獲八百餘人即杖殺之黃三等依險爲固衆軍懲前敗終莫能進取是年八月十八日遇赦師還不數日悉下山剽掠時時未能雪因此賊猖獗如故各官遂引還席斌之寃竟黃蕭養僞稱東陽王黃三周義長黃阜匠等俱受僞命封爲侯伯總督都元帥等官各據山立寨煽惑諸村愚民罔不搖動思欲爲亂秋冬間下山剽掠村落屋宇燒毀殆盡雞犬爲之一空自後賊益猖獗

景泰元年春正月叅政黎璉等往守新會招撫而還

二年春各賊復起縣民劉顥等奏請剿捕

三年春二月鎮守廣東戶部左侍郎揭稽及巡按

三司奉命往新會討勘官以寧靖報坐奏者以罪

民大失望夏五月僉事蔣敬出兵捕之至松柏山賊乃遁去景泰元年春正月朔周義長李丙統賊三百餘徒圍坤巽村擄張凱張寅妻子盡殺之寅妻蘇氏有美色周義長欲留妻之蘇氏不從竟罵賊投水而死聞者哀之閏正月初八日賊首區蛋家黃三溫觀彩駕船五百餘艘泊曹婆渡頭從獅子山刦掠黎峒村居民俱走薛公巖時總甲曹桂林等設策密令各置藥酒俟賊八飲之纔行統衆追之賊人藥發山路凹險不能走死者二百餘人時黎政黎璉都指揮張玉已于正月間統軍一千守新會城候大軍未發城外房屋先為區蛋家燒毀人民奔走入城村鄉逃難至城者俱無止踵流離不可言多叛從賊受偽官攻城村大肆猖獗二月初四日黃蕭養既攻廣城殺死指揮王清敗沒安鄉伯官軍遂乘勝連本縣賊首王三等船一千餘艘衆至三萬餘急攻新會城欲取之黎張二公勢迫乃開城門引兵出汾水岡與賊大戰數合互有傷敗官軍死者六十餘人賊鋒大劒死傷者不計由是稍退四月十一日都督統興伯官軍處都指揮武毅姚麟等官軍三萬餘敵至廣城遂率諸軍乘船五百餘艘由波羅廟自潯至州前海面與賊交鋒賊既為黎張所挫銳氣頓沮至是遂大敗斬馘淹水者不計舍人董宗千戶譚賢軍人王羊驛而死斬首解京餘賊遁散五月二十九日指揮馮英等官統兵至新會仍屬黎政黎璉提督時既殺黃蕭養各官意怠諸賊縱詭計行間緩兵主者遂遷延至六月始進兵仍行招撫惟黃三受招下山其餘諸賊竟不伏招八月皆引還民間相傳以為黎璉納賄云景泰二年春各賊復發晝夜剽掠居民不勝荼毒劉顯伍崇長等一百六十名赴京具奏抵罪奏者時有譖云壓倒良民入于貝戎人死不顧虛鎮廣東是年夏賊復作剽掠陽江巡按御史王璡見其猖獗日甚乃遣僉事蔣敬都指揮胡英領兵合諸縣民兵剿捕五月圍上下二峒

盡數剿戮所獲人畜無算由是各處盜賊聞風遁散時蔣敬意欲乘勝剪除都督董興追回議事遂各引還聽招諸賊復出剽掠

景泰五年冬十二月總督軍務都御史馬昂命將大征

七年春始破黃泥型等山寨遂圍白水洋坤二峒奏捷而還縣丞陶魯立鄉老以約束之於是新會乃平景泰五年春前賊復作都御史馬昂復遣都指揮徐恭參議朱英副使顧侃等親臨擒捕各官猶踵前失惟駐新會城遣人招撫問衆賊復剽掠鄉村殺害葉宥奴等人口六十餘本縣亦欲息兵竟匿不聞各官不知又親抵巢招撫由是諸賊卹略無忌憚受招未幾旋復剽掠自春至冬十

之聞官兵征返縣鄉旋招旋叛者五人民荼毒官府疲於奔走勢不能已方大圖征剿十二月初四日都督翁信率三司等官統廣東軍駐新會會事成功等統廣西等處軍駐蜆峒都指揮張通等駐村峒衆政朱英等駐天湖蒲刻期進兵分據各賊要害塘田油灄步等處大小三十餘營官軍七千餘哨景兵計一十餘萬戰艦及運糧船隻共四千餘艘景泰七年正月初四日先破黃泥型等山寨生擒劉三仔父母各軍進山先破黃泥型等山寨是處山勢險固之設鷺見軍威妻子及各賊妻子又破曲水圍鑿塘等處山寨是時賊勢大挫雖有木石排柵險固之設鷺見軍威各自潰敗束手就擒斬獲賊首劉三仔等首級盡收其妻子貲財器械十六日都指揮朗英圍白水洋坤二峒斬獲賊首張陳保會四古等首級一百餘盡獲其貲財無算都指揮馬圍蔣峒等村斬獲賊首溫三廣溫康二溫祖奴等首級二十餘及沉水淹死生擒人口不計渠魁既盡各官乃解軍引還尚遺殘寇留指揮王英新會縣丞陶魯相機剿

獲及安撫諸良民是年七月魯遍歷諸村設鄉老罨木牌開寫各戶丁口逐月開報諸村動息每五十家仍立總甲二名管束出入互相勸戒自是盜賊斂跡君鄉士民始獲安寧云爾

天順元年三月嘗新會縣斗峒等處官軍民壯人等一千四百七人綵幣表裏布絹鈔錠以本地殺賊有功也

弘治十二年設新會縣後猶出峒爲盜

正德十五年春兵備副使王大用討之斬獲伞公遁上下平山諸賊各賊復圍城

嘉靖二年春撫按調集狼達官軍四出剿之破連堂石鼓等寨擒斬無算振旅凱而還餘黨復聚

縣以後溫邊白石諸村小民猶習故爲盜正德問冠刼侵甚知縣張文造設鄉村長以約之朔望關報其村之動靜有爲非輒覺察擒獲時頗畏服踰年張卒盜如故是後益橫正德十五年三月兵備副使王大用統兵剿捕以盜攻盜踰以功贖罪由是先殄其甚者羊公巡上下平山盜賊授首餘皆喪膽捕人至即自投歸無敢亡命前後捕獲凡六千餘人欲盡圍溫邊白石不克十二月初五日遂圍城數日乃退自後許車保起于白石陸四起于大蔔聲勢大肆剽掠鄉村蔑無寧日居民逃竄流離猶甚景泰間貧而不能圖存亦併起爲盜猖獗日甚時知縣胡綸初到任勢力不能支曲就招撫嘉靖元年六月知府簡派率生員張茂材劉慶祖沿村招撫藤峒猺逕諸寨人跡所不能到者皆親至其地備歷險阻悉心撫諭終不能服剽掠如故撫按官具奏以聞嘉靖二年閏四月乃調集土兵合

官民兵一萬餘布政章拯駐新會參政葛浩參將李璋駐新寧副使王大用駐恩平知府簡沖駐海宴先是累年征剿只用民兵諸賊輕之及狼兵至帶羊公逕石鼓山諸寨各賊猶未知先抵連堂入帶呼出觀以故狼兵突至得望風喪膽竄走百鋒山諸處藏匿時章在新會凡獲盜令于路中識別同類隨賊所指即執而戮之布在海宴亦多殺戮渠魁陸四兵敗亡命泝輒指平民藏匿因緣爲利凡客居海宴者咸受其辜恤哥浩用兵有紀淑愚詳明民多賴之時有諺云選菊李則生逢章簡必死後陸四竟不獲旋師之後知縣胡綸始用盜羅九之計以老人岑益入寨爲質誘出殺之當是之時各寨渠魁授首黨與幾盡所餘者惟陸四數人而已使能少止期月則禍可絕惜其旋師太驟不集各鄉逃叛及通西山賊入境圍村捉搏六七日殺人仇報尤慘于前五年兵備副使徐度遣縣永[illegible]

應總統兵征捕不能平猖獗猶故七年冬[illegible]副使徐乾復臨寨招撫亦不能息十年兵備僉事莫相乃復調狼兵入境剿戮時西方大隆等處已平而東方黃泥烈猶不能克上下亦厭苦于兵遂散師招撫令各該管里長領帶隨鄉安插分給牛種其已經征剿空絕都里乃招貧民耕種其田立爲民甿之法自是漸次寧息

十五年賊首許文盛等竊發有司捕盜有獲者指使攀陷良民由此賊益得志

嘉靖十五年新會首賊許文盛鄺悅敬等潛據張邊糾合背招賊徒鄒田等剽掠十七年夏五月兵部僉事李文鳳發兵剿捕遂平張邊而東爪坤泠水坑等寨賊俱逃竄遂撫之秋七月許鄺復亂知縣劉曉計獲殺之羣黨屏息數歲復發二十五年正月恩平賊鄭文遠橋頭賊黃谷等捉獲人口上山勒贖典史洪鏜千戶劉冕領兵攻不克

招于竹源村安插實肆刻如故知縣王臣去任署印增城主簿何汲典史洪鑑倚盜害民每捕一盜到官指使攀陷良民數十寅緣媒利竹源諸目入城市捉人莫爲鈐制自是王懷陳孔榮輩聚黨響應二十六年春兵備僉事諸敬之調指揮佘德千戶江祖洪領打手五百來縣哨守四月諸賊刼蔔尾都斛等村洪鑑劉晃等領兵禦之遇敵奔北劉晃爲賊擒勒銀三百兩贖二十七年署印順德縣丞李景明貪贖埒洪鑑民皆興怨十八年春知縣張國器痛革之亦不能止兵備僉事王德設鄉團保甲之法竟不能行四月吳孔清區文嶽及恩平伍崖風新會何老猶等蜂起刼蜆峒驛官吏財物巡撫張經兵備陳梧嚴飭各哨官戴罪平賊判王靜出令但執渠魁自是竹源寨殺文嶽若其巾遣人執牌沿寨曉諭各鄉從開治置牌數面書令鼓寨殺許松林生縛黃谷數人解官二十九年秋新會知縣尹照計誘吳四十餘級知縣張國器統兵夜抵竹源寨生擒雷子隙等十二名斬獲黃應任等三十餘級俘虜賊屬四十六名并其牛馬稱穀自是竹源寨平當時石鼓那西苔村諸寨正使復起及因攀陷破家者亦值并剿惜因循不舉以致春二月首賊陳赦集衆屯陳孔宜等各有衆數百或稱都堂或稱西山侯各立名號互相響應爲寨八十有七晝夜流刼甚至掘塚挖棺以質贖有喪之家停棺不葬或聚居城市或流移異縣三十一年亦併爲盜嘉靖三十一年周議行征剿兵備僉事柱聰以賊勢猖獗恐難成功計誘李朝興何老猫數賊解報議遂寢民大失望嗣後盜賊益滋上至東莞增城下至新興陽江陽春揚旗肆刼白日橫行而里排蔡基陳海等其呈當道委官緝獲未能得靜

嘉靖六年新會新寧民賊亂都御史姚鎮總兵撫寧

侯朱麒討平之先是新寧新會廖塘旱塘長塘等處民雷骨子林子祥湯寺等聚衆流刼地方蒙禑嘉靖癸未曾經大征漏誅復出流刼斗峒大巷潮透等鄉村至是鎮等行委嶺南道守巡副使徐度左參議周震督備都指揮王蘭督領打手一千三百餘名分道夾攻俘斬三百七十名顆餘黨始平

九年會寧民賊復亂都御史林富總兵咸寧侯仇鸞討平先是會寧各巢劇賊據險有年流毒無極正德末猖獗尤甚嘉靖二年徵兵大舉斬獲首級雖以萬計而那猴那湖整寨康揯藤峒九逕雷坑大隆山賊首曾友富丘區長廖帶奴林仲貴長塘平田相峒賊首宗英方長皆未遭兵復聚衆流刼鄉村爲亂歲久至是富等調集漢達土官軍兵三萬一千九百餘員名分爲二大哨分道追剿俘斬一千八百九十名顆餘黨招安復業

三十五年夏六月提督都御史談愷始討平之

二月八十七寨起刼掠鄉村逼近城市勢不可遏知縣江汝珪乃激切上聞懇巡撫鮑象賢巡按郭文周會同三司具奏准議兵征剿時以江浙倭寇有警方募兵比援二廣兵食不繼未即舉事嘉靖三十三年文周乃具疏題稱廣州府所屬會寧二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如石鼓芳舍苔村石人冚峒橫嶺蓮塘羊公逕蒼下那西冬坤土峒飯羅岡雞頭懷寧等寨賊首李朝興陳孔榮陳赦林紹統許君祿白子富林蝦等所統賊衆約四千有餘且與嶺西之恩平新興陽江陽春等縣巢穴相聯盤據流刼越掠東莞順德等縣地方殺人市威促人取贖霸據山岡分列頭目僭稱頭將霸王等號流刼鄉村焚毀民居姦辱婦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誠神人之所共憤天討所當必加者也痛思民患深求病源蓋如昔人撫之太濫近禑未艾往鑒可徵故職不敢爲再撫

之說以誤地方即今會寧之民莫不願大舉征剿以快一朝之忿疏上准令勘議征剿已而都御史談愷調取漢達土官狼目軍兵打手人等分哨刻期進剿三十四年十一月首賊岑猛黃狗陳舍陳尚錦葉尾朱仕清等各率流黨剋海晏殺死鹽場署印經歷秦卿遠近騷動皆不自保督府乃檄知縣江汝珪召貢士陳善道排年蔡基赴軍門詢訪各陳當剿之狀于是年正月十四日定議以三十年正月十四日下令誓師啓行兵備副使畢竟總會寧之兵駐節境上以便宜行事參將鍾神秀統兵一萬自南海直抵新會壁山寨都指揮王麟統兵二萬自石門直抵苦草逕又分左右翼一路百鋒十二寨一路石鼓十五寨傍午移兵攻黃沙泥倉下寨殺獲五十餘級夜進茅舍梅樹岡等寨殺獲一百餘級獲財畜甚多賊大敗突圍走牛角咀乘勝追殺又獲三百餘級俘獲賊屬一千餘名越數日督哨搜山搗巢甫一月討獲八百餘級惟時土民利賊資貨子女乘機窩藏汝珪出令計其殺獲解官准罪自是窩家各生練賊首曾黃狗鄧安劉繼宗解送官兵又追賊首余余五雷世雄等一百餘級間有逃竄殺死者不可勝計三月初三日王麟進剿盈峒大塘諸寨鍾坤秀進剿那西上橋諸寨又分兵自牛眠沙進剿若村懷寧諸寨所向披靡土橋數寨賊乘夜潰圍奔入那西諸山蹊險絕莽草蔽塞追曉追補無獲次日王麟移兵羊公逕三合水鍾坤秀移兵那西山板潭身先士卒獲賊甚衆六月十二日班師大慰民望乃設立更鼓那西三合金雞頭諸營各署千百戶一員并留報效目兵分方防守至十一月間有賊首陳赦朱仕清風擺柳劉不憂等一百餘名窩據大隆百鋒諸山刦掠新會違近復震知縣潘相生擒陳仕清等前後獲賊黨一百餘人渠魁相繼就縛脅從皆撫于是新寧乃平

新會縣西南近海有古墩山水陸四達渦田環繞

蠻獠聚焉順德東莞羣盜附之西與香山新寧爲鄰南則聯接瀧水鄉諸村琅多與之交通出沒爲盜民有羣不逞者將投賊謂入山指古塘石鼓諸峒也

明嘉靖三十一年春嶺西新寧賊首譚進等刼掠得行登名古博石碑等都據白石磡之險官軍討之無功而還乃招撫進等各安插于古勞宅村祿子坑聽招之後仍復爲盜不時出沒皆毛劄五坑遥或石壁尖觜等山兵備僉事王德議在古博都水口山擇地立屯軍營設一總制官使之西控蜆岡長沙塘東控良村等營又于五坑遥游魚山鬼子窟金釵尖子闍等處立爲小營復欲擇崑崙常德二鄉界中立一大營總挖平康登名二都之衝以爲山南諸村保障德親督官軍民兵戰于白石磡無功遂還廣城所立屯軍營旣無定說而小營諸兵勢孤難守逐圖別設其後遂駐其地動經旬月數都居民殆無寧宇被害不可勝言夏五月嶺西賊刼掠平康等都僉事杜璁遣兵戰于北獵山破之

三十二年賊首李朝卿等伏誅是時歲饑盜起猺賊李朝卿假以招撫爲名調用于官潛通古塘山寨反爲賊耳目璁至縣誘朝卿而誅之并戮其黨

四十餘人邑人稱快于是賊乃屯于壁山府通判汪應奎署縣事調集兵食出千戶周紹武放獄授以方略帥官軍民兵二千七百人以往

三十三年元旦兵抵壁山賊方燕飲不虞兵至故佛朗機銃擊中穿紅賊首一人其夜賊遁先是外海村民陳文伯等假以報効爲名自備工食克打手總甲有司信之每戰繫白帶爲先鋒謂之白帶義勇謝邊村有奸吏謝大用爲賊首作亂文伯協同五坑逕鬼子窟等營兵破之于金雞頭大山斬

八用已而平康之樓岡民何二與恩平鄭清等爲盜據長潭文伯帥兵又破之斬何二累以功自矜癸丑大饑文伯煽動饑民爲亂擁衆海上肆行刼掠官軍捕之反爲所殺應奎令人賫榜往諭不聽乃選精卒千六百有奇令典史馬卿造神機銃螺螄筒合諸邑兵二千有奇帥舟師往討之戰方合文伯中銃死餘黨皆降賊勢益孤

三十五年正月提督都御史談愷乃舉大征出師南由新會趨新寧越新興而北復轉而南會于恩

平界又西由恩平望陽江歷新寧而南復轉而北會于新會界敗賊于石鼓又敗之于關村以至牛角型懷寧古餅入于巢窮追于山凡破寨二十有奇斬獲萬級有奇餘悉面縛以降復命撫之

增城縣甘泉都與東莞縣二十都爲鄰

明洪武中湛萊峒獠蕃友輕反攻刦增城官軍累爲所敗久乃克之

正統中增城峒獠多稱苗兵作逆經赦乃散大抵增城龍門與清遠皆連接賊巢云

連州北連荊湖西通臨賀多峒落蠻獠陽山猶甚

明洪武中南雄侯趙庸討平潭洞諸寨

天順四年十二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吕益奏廣西流賊四千餘徒越境攻破連山縣戕官軍已而復刦殺陽山縣及連州諸村寨兵部請令兩廣總兵官武進伯朱瑛都督同知歐陽信等調兵剿捕從之

五年連山縣被賊占據都御史韓雍開平大藤峽遣偏師會湖南兵討之知縣孔鏞撫輯流移修復

縣治民以安業

六年冬賊破清遠縣城據去守備等官右布政使張瑄督軍自潮惠還聞之徑往四會要賊歸路奪回所據移守三水明年春朝廷聞賊勢猖獗慮官軍弗用命特遣錦衣千戶金璋往督戰瑄偕都督歐陽信往四會擊敗賊衆還守三水八月賊攻破新會外郛瑄往援賊退督修其郛濬池湟周圍數十里城守益固先是賊據陽江之黃江屯者已經七八年雷廉高瓊路阻往來由海道遭溺者衆巡撫等官奏會廣西官軍土兵剿之瑄復往從事甲申正月自肇慶發哨旨雨雪兼程而進寒甚衆多凍餒死者而土兵恣橫總戎事不能戢瑄力諭利害稍知警懼追殺黃江屯賊斬首千餘瑄單騎行陣間數犯危險所過掩骼埋瘞問民疾苦人人感悅值霪雨上淋下浸如是者五十餘日由肇慶至陽江神電高州化州石城海康廉州靈山道出廣西橫州諸郡縣皆被賊殘破供餽缺乏饑飽勞逸感而成疾三月始回司八月西賊復出瑄仍趨肇

慶德慶一帶督兵守禦十一月偕總戎梧州會兵
還至四會聞賊破梧州復還守肇慶
成化乙酉賊越過始興瑄急趨韶州截其歸路賊退
還司
正德五年連山賊首李公旺以猺兵攻州城知州張
書鯉禦之乃退
十二年秋八月峒賊龔福全等流刼連州連山樂
昌及郴桂諸處據險負固殺官刼縣巡撫都御史
陳金與巡按三司會奏命兩廣漢達官軍進剿
獲四千餘級餘黨遁歸諸寨
十三年連州峒猺羅富喜作亂參政蔣曙等奉命
討平之
十六年夏六月連山賊首吳萬山抄掠鄉村兵備
副使王大用調劉大捷賊黨遁歸于峒
嘉靖三年春三月連山賊首蘇政蘇晚等寇掠三省
知州徐相撫剿乃散
十四年春三月莫廷舉等聚衆作亂提督都御史
陶諧與巡按三司會奏奉命集漢達狼兵遣衆將

守巡等官攻破六寨平之冬十月連州賊文興隆等亂提督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陶諧討平之

先是江西客人在于連州揚旗白頭楊柳大栢東坪巖塘等寨放債逼利興隆與馮隆林宗福林晚仔陳昂等聚衆殺之懼官追捕因合流徙稱別名號團結一十六營嘯聚三千餘衆權入青梅二水古掾村峒爲亂凡五六年屢撫屢捕不能平至是諧調漢達官軍土兵二萬八百餘員名討之俘獲二千餘名顆餘黨悉平

二十六年連山賊首李金等作亂提督都御史張岳命分守嶺東衆議朱憲章都指揮梁希孔帥師討之遁去議者謂陽山連山二縣峒獠多交通陸陽上猶柳州等盜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人激變良民甘於從盜禁諸未發之先庶可即也

韶州府

仁化縣

明洪武末賊首鍾均道糾合諸峒蠻作亂韶境多被剽掠既降復叛官軍竟莫能獲

翁源縣僻居東南多惠潮流賊有六關隘將軍巡綿竹洞猿藤逕馬跡寨佛子隘麻涉隘皆猺區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午勅諭廣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

官曰往歲都督韓觀奏鍾均道已死朕即不復究
理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勦捕事之未明不
足深究爾等但盡撫綏下人之道無爲多事以擾
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寔將下無失所之民民既得
所自不爲患且人孰不願爲善亦有出于不得已
者既能改過亦務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
果在能不爲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究問今九
彝八蠻自昔未歸附者皆來朝貢隨其大小授以
名爵苟鍾均道果不死能幡然悔過來歸亦謹遵
太祖高皇帝待杜回子之道處之豈恐使其終身
栖栖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

南雄府境聯三省常爲均道所擾始興與龍南相邇
關隘若東則花腰石猪子峽沙口西則楊子坑擴
斥不嚴則龍南寇至矣

明洪武末峒獠李仲可嘯聚郡民多流徙避之當時
有副千戶葉榮提兵擒之府知事歐文通于龍南
等縣招回二邑流民六百餘戶往事可豫防也今
之守禦千戶所固在官軍老羸其可用乎

惠州府惟長樂近南贛多立關隘
明弘治時峒賊黃恭長等相聚爲盜立羊角山蓮塘
包溪塘坑等四寨王簿楊文典史危楚帥兵擊破
之遂設整飭嶺南道兵備兼分巡僉事于長樂
十六年徭寇起于興寧大帽山調大兵剿之
正德三年峒賊復發
七年春正月提督都御史周南集各道兵夾攻大
帽山諸巢賊平之 時江西閩廣三省交界山谷賊首張番壇李四仔鍾聰劉隆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鄉村攻陷建寧寧化石城萬安諸縣支解平民捉擄官吏僭號稱王福建鎮巡等官請征之于是以都御史周南巡撫四省諸郡南至密調集兵糧刻期于是月甲子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日川竹梯曰淡地曰雙橋曰黃竹湖曰頂山曰寒地曰饒背擒斬賊首何積欽羅得清黃璘弁共從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九曰大帽山曰大障曰龔潰曰五千石曰十二乎曰香爐障曰鸕鷀角曰軍山筆日圓子巖擒斬賊首李四仔張番壇黃鏞張玉璨黃櫪保弁其從二千七百一十九名福建兵從武平入破巢穴八曰巖泉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懸繩峯曰掛坑障曰黃沙曰大劉畬擒斬賊首謝得珠等二千四百一十九名總計擒斬賊首從七千有奇俘獲賊屬一千八百有奇奪回良善一百四十有奇賊伏一千一百有奇捷聞頒賞有差秋

七月大帽山殘寇犯龍川等縣叅政方良節往捕

大捷 大帽山殘寇侯景秀藍廷福等竄入南雄及惠州龍川河源等縣方良節督官兵捕之盡

獲其衆三百
四十五名

十年冬復寇海豐等縣官兵剿平之十月癸亥大帽山之寇雖平然逋黨猶時出寇鈔至是復與屯聚剿海豐揭陽官署民家散歸縣命民壯分捕之生擒斬級共四十餘中渠魁三四日林滿山者有妖術嘗僞御史衣命服馳文書行事事露而遁人稱爲假御史久在逋籍至是獲斬之并得僞製司府縣印三

十二年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行十家牌法立鄉約

語在鄉禮

十三年春正月都御史王守仁執浰頭峒獠池仲容遂發兵剿滅之乃立和平縣龍南龍川接壤之所曰浰頭水其滂

背崇山絕壑諸不逞者盤據其間正德以來有酋池仲容者僭呼大鬚兒頑惡尤甚其次者四十餘人皆有徒數百四出抄掠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最數丁丑守仁至首征漳寇詹師富等威名大著龍南宿盜黃金巢等各震怖投招仲容鬻之亦遣弟仲安赴焉十月揭岡之役仲容遣仲安以其徒二百人助師功成還至上猶縣適龍川民盧珂狀仲容夙惡守仁佯怒珂械繫贛獄仲安大喜乃紿之曰汝隨征有功彼乃汝嫉爾宜急持予符去呼汝兄及凡爲珂誣者皆來當爲汝白之仲容信焉率其衆四十餘人以閏十二月二十一日至皆珂所訟渠首也守仁乃密檄諸省以期會兵仍諭贛賊平宜大張樂戲爲樂使人管伴仲容等觀之以遲其歸明年正月三日乃入仲容等于庭令以序受犒後先出出至路折戮焉七日率兵諸涸而處灰其目而鑽之亂以金鼓俾不相聞須臾賊盡兵已集遂揭其巢穴滅之諸省

嘉靖元年僉事施儒始居守于長樂彝險阻遏亂略

儒之功居多

二年夏四月儒討平惠潮流賊賊首梁八尺聚衆四百餘人潮之海陽惠之歸善龍川并受其害至是提督都御史張嶺檄儒等進攻誅之嶺東始寧

三年割海豐地立惠來縣是年儒與分守參議徐度討平歸善峒賊李文積文積歸善桃子園居民馬僞作關防擅用儀仗流刼鄉村奪占民田官兵捕之久弗克至是都御史張嶺等調漢達官軍鄉夫七千餘委嶺東參議徐度僉事施儒等往剿之俘斬千餘賊始平

四年流賊江文生等作亂提督都御史姚鏌討平之

惠潮二府與福建汀漳江西南贛延豪數千餘里自昔流逋爲患文生等本烏合之黨白晝流刼饒平潮陽長樂諸縣竝受其害鏌乃檄僉事施儒參議汪思督兵討之擒文生餘黨遁去歸善

善撫盜賴貴叛伏誅貴本李文積之黨文積誅貴率其黨降至是復叛都御史姚鏌乃督指揮高英等擒貴斬之賊始平

六年和平撫盜平先是池大鬚等倡亂浰頭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奏立和平縣至是賊黨曾蛇子盧源鬼吹角黃尚琦等背招倡亂流刼河源翁源諸縣鄉村都御史鏌乃檄嶺東嶺南守巡及惠潮南韶守備督兵會南贛官軍夾攻之俘斬六百三十有九巢穴悉平

七年歸善民王基等作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林富討平之先是基與王眷王曇皆歸善縣民始以賭淫蕩產竊

盜其兄王三戒之爲所殺自此日肆獷猩聚徒奪業占據一方既而私造兵器張旗爲號流劫上寮沙瀝黃田心圍步鵰鴿塘董屋漣沅平湖等村二縣地方受其荼毒至是富等督行嶺東道兵備守巡僉事劉喬參議汪思守備都指揮程鑒嶺南兵之俘斬二百二十四名顆餘黨解散

四十三年興寧歸善諸盜平

興寧賊葉丹樓聚衆萬餘屯劫長樂通衢之閒道路梗塞歸善賊花腰蜂伍端以被剿急乞殺僞贖罪尋復叛是時韶州賊馬五等亦流劫曲江英乳閒拒捕殺守備提督侍郎吳桂芳督副使方逢時僉事劉穩參將王韶遊擊戴坤霄等討平之各斬首千級磔丹樓等于市

隆慶六年河源諸賊平

先是河源賊首唐亞六諸廷美從化賊首萬尚欽英德賊首張廷光皆以盜礦而起轉相煽誘寇劫廣韶惠三府地方嘉靖四十五年大征亞六等漏刃陸續糾集黨與復盈千餘據雙嶺等處爲巢流劫增城龍門從化和平河源翁源三水等縣地土至是都御史殷正茂遣兵進討俘斬六百七十有奇投降六十有奇贛師所獲者弗與焉亞六等磔于市黨類悉平

萬曆元年惠州永安等縣寇亂討平之

惠潮地相接山川險峻林木茂深大賊首藍一清據溪寨巢馬祖昌據三溪高潭巢黃民泰據藍溪巢曾廷鳳據九丫樹巢黃鳴時據八萬峒李仲山據東坑上屋坪巢卓子望據黃捕分巢葉景清據碗窒曾仕龍據銅坑巢糾黨萬餘衆分次賊首刁世興鄒嘉儒等各據洋烏潭南峒掩桑等處彼此響應遠近附從自嶺東一帶外而贛郡內而翁英東莞等處莫不胥受荼毒殺人動以千百計苦不可

言地方士民奏牘陳詞殆若山積至六年歸善給事中李學一上疏請討詔下提督殷正茂于是調兵四萬以參將李誠立沈思學王詔遊擊王瑞分統之統以總兵張元勳監以參將陳九德唐奎副使蘇愚參議顧養謙紀功則副使吳一介費餉五萬六千有奇俘斬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其內經奏賊首六十有奇所破賊巢六百有奇獲賊屬牛馬無算藍一清葉景清等竝

八年提督侍郎劉堯誨討平龍川河源界猴嶺巢賊

先是賊首鮑時秀僭據義都猴嶺三十年矣分部各賊占奪據郁田土萬餘畝築城統衆專擅殺戮以次蠶食鄰州縣部署賊將與嶺東賊酋藍一清賴元爵等爭相雄長既藍賴諸酋黨經討後軍門劉撫而時秀負險擁衆都民赴闕請討移咨督府殷正茂時以兵方不足姑就撫故賊惡益萌及堯誨到任訴者日衆乃令各道計擒之時秀遂叛出于河源地方堯誨乃請討生擒時秀以獻餘黨悉平

潮州府

饒平縣多山峒惟絃歌都復有蠻獠

明弘治十四年鳳凰村民蘇孟凱自稱斗老聚衆千餘作亂縣丞倪祿往捕被殺孟凱亦死其子隆尤善戰兵備副使涂昇督兵往討隆以計逸賂昇納之班師而歸

十五年分守參議馬良輔繼至遣兵破其巢穴隆

敗走歸峒猶時出肆掠三年義民余文重獲隆誅之大埔之隘凡二十有奇皆海山要區枕吭撫背之防未可一日緩者惟黃岡巡司謙儌平逼福建詔安政和峒谷遼險兩地肘掣營堡罔濟議者欲于潮增設捕盜通判挈家駐之環以墩戍兼鎮南北而裁儌丞及諸冗員以易之一舉固三得矣

十六年曾秉寬等爲亂知府謝光捕獲之初秉寬及鄭金龍鄭金牛皆小靖土民搆衆百十人據巖峒嘗出沒流刼儌平黃岡等村知府謝光見其勢日猖獗乃檄巡檢魏志率總甲盧仕雍鄉約正儌永九統九十餘名解送總督府訖之

地方稍寧

正德二年上漳溪盜朱秉瑛作亂官軍討平之初秉瑛與林李傳共爲竊盜得志遂聚黨與刼掠鄉村燒毀神泉市廬舍驅擄婦女入山中殺傷鄉夫三年督府檄僉事胡恩等率兵往討平悉滅其黨

六年清遠山獠張白岩等作亂官軍討平之初白岩及其黨雷震賴應蔡成溫火燒等數百人起自本都平廻進灌復與連境漳浦流賊合延蔓作亂依山谷結營壘分隊流賊刼漳泉等州潮揭等縣各郡乃上其事于監司正德十二年參議張簡等約兵征剿生擒白岩等首惡五人凌遲于三河市其黨悉平

十一年山寇曾鈀頭作亂潮陽知縣宋元翰平之

山寇曾鈀頭擁衆千餘流劫州縣出沒無常江西閩廣三省挨捕不獲正德十一年劫掠潮陽縣鄉都營北山驛時驛路阻絕官民惶怖軍民莫敢抗敵潮陽知縣宋元翰雇募土兵分截要路四面夾攻斬俘酋長及諸賊徒數百賊遂駭散多被各處捕獲知府張景暘上其功當道牒呈有云曾鈀頭之平雖收功于程鄉寇破巢于潮陽民至今思之

嘉靖四年流賊執致仕知州饒金至三河驛而還

金居大背潮村庄筆竹寨及程贛流賊數百人繞出大背潮山遂圍饒金宅擄獲金擄船至三河復登東門埔村大肆劫掠焚廬舍格殺數人新寨社總甲急集鄉夫追至萬江峽中賊示欲殺金以挾鄉夫不敢擊與守至夜分賊乃釋饒金而走次日大麻村被掠尤甚後過長樂旗潭地方遇官兵滅之

二十一年小靖猺賊謝相傅大滿作亂

初謝相以驍悍知書為鄉人所推遂與傅大滿聚衆據險屢令其黨四出流劫是年自率衆潛寇福建地方冬十二月走歸小靖巢示定典吏莫任追至箭竹凹被鎗死謝相傳大滿等遂遁二十二年春總督府移檄本縣捕擒時署縣事教諭劉寓奉檄捉獲賊黨二十餘人械送寘法謝相猶未成擒及知縣曾廣翰到任毅然以除元惡為已責設法稽謀緝捕愈急于是謝相就縛傳大滿及餘黨十數亦隨捕獲俱械繫解送軍門斬之其地悉平廣翰乃為設社學教訓其鄉子弟復立隘于神泉而點鄉兵輪直守扼以塞筆竹寨賊路縣境無虞都御史虞守愚嘉其功高屢行奬勉焉

二十三年秋九月薩坑看坪盜劉全等率其黨來

降先是上抗縣三圖筆三竹寨民世習為寇我埔薩坑看牛坪二處延袤與鄰亦多其人雜居漸

染作亂勢相倚角至是三圖賊首楊世聰被擒其黨又聚衆臨程鄉縣境挾取事聞督府欲興剿之知縣廣翰慮其引誘二處宿盜成其羽翼先整飭武備僉點鄉夫以爲頭防之計乃遣人請其巢諭以禍福利害宣布威信于是劉全等率其衆數百人來伏庭下稱不敢復叛尤願竭力以禦三圖南侵有事則用命督公復慰諭迎勞遣還其黨與徒改過自新又立保甲法使相糾勸其衆感激悅服地方少安

肇慶府龍峒等猺大率與猺賊同徒惟陽春爲浪賊所害蓋依山險阻出沒不測轉掠靡常居民歲苦侵暴

明天順二年猺賊出沒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盛奏守備德慶州都指揮同知馬震數肆貪肯以致猺寇命巡按廣東御史白侃執震問之

成化五年值廣西流賊攻破邑城兵備僉事陶魯率兵來援殺傷甚衆餘黨逃遁

弘治四年瀧水後山賊亂總督右副都御史秦紘總鎮太監王敬總兵官伏羌伯毛鋭討平之先是後山諸賊爲患有年作服輒叛監司議謂彼速天誅罪不可宥紘等乃調取漢達官軍土兵義勇民壯行委湖廣按察使陶魯統領時魯帶管嶺西道用事軍門魯誓于衆曰先平瀧水而後後山可破也即行衆將陳暉都指揮白玉馬義統督各官兵進攻瀧水拾卯登陸深入石狗紅豆雲陽白梅火燒風門鐵

場諸山分守要害擒斬首從賊徒五百三十九名
顆奪回被擄男婦三十一名口俘獲賊屬一百四
十名口賊從器仗三百六十七件濳水悉平自是
順流而東駐劄太平營魯行廣州府知府林泮勘
畫地圖給領旗榜魯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率
領指揮孫璧李寅謝謙楊玉等官軍幷土官目兵
分爲四哨攻破野鴨山員魚坑藍冀山青芒黃峒
鐵峒白雲木谿乍坪小長江金坑黃竹長坪等山
擒斬首從賊人首級一千八百七十四名顆俘獲
名口脅從盡釋地方始平

十五年猺賊八十餘竊入城中燒毀縣治劫掠庫
藏總旗徐洪奮身出戰死之其後賊勢益猖獗鄉
村被害尤甚

正德十四年恩平賊蘇萬里等亂總督都御史楊旦
總鎮太監王堂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討平之先是萬里
與陽江縣賊馬文廣等合夥數百流劫恩平陽春
陽江新寧諸縣地方地聚蓮塘樂安之間道梗不
通守巡該道右參政章拯僉事陳綱調肇慶陽春
新興開平府縣民壯打手鄉獞兵委知府黃瑗都
指揮卜玉通判毛鶚余龍推官金鶚指揮黑明費
銘知縣黃寬等督領分道剿之擒斬九百七十名
顆俘獲賊屬二百八
十四名口地方始平

嘉靖二年陽江賊首嚴阮聚衆侵掠本境十一月兵
備副使王大用追于龐峒擒之十二月監督叅政
羅喬率兵繼至斬獲甚衆嗣後屢犯屢遁卒無寧

歲

十二年陽春新興德慶賊亂提督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陶諧鎮守總兵咸寧侯仇鸞討平之

先是陽春縣西山雲廉衆峒湖峒坐羅下雙茶塲賊首趙林花唐觀政唐朝用盤勝富郭安富何總管禍文安黎廣雄德慶州東山南鄉葵嶺賊首鳳二全師安黎廣三坑石璧等巢賊首盤曉太鄧太弟盤世寬皆特山險聚衆剽掠鄉村殺擄男婦嘗攻高州城庫敵殺官兵居民被其騷擾已數十年至是諧等調兵六萬三千分爲三大哨分道並進攻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擒斬三千七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百七十名口殘黨悉平

三十三年浪賊麥長裾攻刼陽春縣知縣謝復生討擒之

先是長裾及黎汝誠顏本通等越刼思良等村知縣謝復生躬自督捕奪回被擄男婦五十餘人復立賞約計令招主嚴羣玉同猺人藍光服等抵巢擒獲長裾送軍門誅之當道各加勸奬三十四年顧本通仇仍從黃三坑越刼順陽思良等村復生仍督南部兵追捕復請兵備道發遣指揮舒煥帥狼達官軍剿散

三十五年春新恩賊亂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嚴左僉都御史談愷總兵安遠伯王瑾討平之

先是新恩黎源沙峒諸猺賊剽掠浪賊剽掠要明新恩地方勢極猖獗巡按御史郭文周疏其罪以聞命討之至是愷至決策調集漢土官兵萬計以兵備僉事林應奎爲監軍分守參政王國禎督糧賞既而應奎聽調去國禎兼領之諸將分布哨道咸有成畫正月克黎源沙峒等巢餘賊走雙石頂據險以拒

厓石壁立兵不敢入忽嵐霧四塞衆兵攀厓援磴直搗巢穴二月克塘茶四月攻良塘拔之凡斬獲以數千計兵威大振衆兵乘勝欲盡剿背招諸賊勒兵以請乃檄通判吕吉天恩知縣陸湯臣詰營議劉撫方略天恩湯臣誘解青藍布平十四村賊首僭號靖江侯朱奚遊天王鄭仕明鐵蛇將軍馮貴等以城降六月振旅還而新興平

三十六年都御史談愷發兵討扶溪大羅山諸賊大敗其衆夏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王紡繼至平之四會縣扶溪顧水等山寨與清遠縣大羅山相連接巖峒深峻林木翳險延袤數百里西北通湖廣東南達廣西峒峒落綿亘星分棊布人不敢入成化弘治間衆未盈千歲一流劃之借隘日繁歸附漸盛恣出爲患壬子冬賊首馮天恩李汝端詐稱天書降遂修

檄自號羅扶二山應天承命左右都元帥指斥乘輿諭民從亂以陳汝高李子厚羅國相陳日進爲副以陳仕魁蘇朝泰爲破陣先鋒大羅山酋長則莫天亮鄧祖勝龍國育歐勝清等皆稱公侯將軍先有渠魁陳世豪者居龍潭大巢嘗僭號中山王後陽就招撫自北撫猺峒長然性寔桀黠陰則招集徒衆督府諭令自新負固不服擁衆萬餘刼廻岐巡檢楊慶驛丞戴以文面擄殺其家屬屠掠之悚無月無之于是知州李道全及里耆士民朱正色等數百人聞于守巡申請軍門時都御史談愷等目兵併兩廣漢達官軍嶺南調廣西各府州土官目兵三萬六千有奇僉西則桑將鍾坤秀朱昇分領兵事鄭東白監之分十小哨以攻扶溪磨刀等寨嶺南遊擊鄒繼芳都指揮王麟分統兵四萬六百有奇僉事賀鏤監之分十小哨以攻大羅山龍潭等寨巡按御史徐仲楫至後委參政王國禎張英督餉按察副使林懋舉紀功肇慶府通判吕天恩協理軍務兼把截儹運三月甲子四哨並發會東白

調任以僉事經彥寀代之各哨攻破巢峒斬獲甚衆而愷亦報罷詔以南贛都御史王劭代愷劭至于是經彥寀報二哨近日斬獲二百餘級合前凡二千二百有奇賀鏤躬督二哨分兵窮追斬獲凡一千六百有奇嶺西左哨斬獲一百八十餘級右哨一百五十餘級肇慶府通判呂天恩等共擒斬賊級并窩主共二百九十九大羅山陳世豪陽稱頷招鏤知其許亦陽聽之賊乃立柵四重屯聚十餘里知縣何應宿誘世豪擒之其黨未知也乃密示刻期分遣馬鎮衝其前陶克二百七十餘巢并清遠撫鏃湯紀等生擒賊首何南陽及各把截擒斬一千四百有奇凡嶺西俘馘三千有奇嶺南俘馘四千有奇奪回被擄人口及獲賊牛馬器械無算所至巢穴擒絕賊屬殘黨

悉平

三十七年春提督都御史王劭巡按御史徐仲揖用肇慶知府盧璘議令同知呂天恩往勘四會縣分設縣治于潭圃璘言前代南綏州今在柑欖都石潤村領縣四化蒙縣在于太平都東鄉村新招縣今在柑欖都綠水村化穆縣在大圃州康敖村厥後併爲四會縣九十二里以此觀之必增立縣治方爲久安之計于是巡撫行藩臬會議既定乃令呂天恩徧歷諸巢以縣南一百三十里地名潭圃地勢平衍山水環抱民居稠聚四方道路又適其中諸于附近太平柑欖大圃三都分割太平一圖三圖四圖五圖十圖十二圖十四圖大圃三圖共十一圖戶口田糧俱據黃冊扣算其北五十五

里有龍口水最爲要害立屯田千戶所移四會後千戶所以爲守禦專令居中策應保障以護耕種肇慶衛前所中所原有屯田細糧五百餘石各將屯軍二百名盡撥佃耕守免其差調其有空餘屯田聽從民征開耕居住以助兵威此一舉而軍民兩便也東八十里有雙車圍界連清遠切近葵梅諸峒移金溪巡檢司居之掣青草大逕大坑三營兵二百二十六名協同守禦南綏一營在龍口白芊鵝叫狀黎顧水諸口三十里接近蓮花寨心螺居之鷺鷥坪在扶落口乃龍口西三十里有扶落口乃發山及廣西懷集諸惡峒若欽扶溪安枕先于此立營招回原被逼出幣慣戰鄉兵二百名墾田居住守使西應龍口東接雙車聲勢既張蹕南綏有急亦有所恃而自固矣諸巢咽喉也移扶溪巡檢司月給行糧四斗五升以資耕守候田畝成熟乃止移出黃桐峽逕鶴瓜三營兵壯一十五名合營併

勢以壯軍威而扶落一帶耕守可以無虞凡此乃形依唇齒勢成犄角以後公署建而道路自開墟市立而商賈自聚開墾盛而流移自復惟在上者加意而已于是守巡定議分割一十圖大小人戶一千一百有奇官民米共四千六百三十八石九斗九升五合五勺屬其統轄後有清出賊田開荒餘土俱附入併管官屬照裁減衙門事例設知縣典史學校教諭訓導各一員仍隸肇慶府統轄布按掌印信官詢謀僉同適總兵官豐澗伯曹松巡按御史潘季馴繼至乃題奏以聞奉旨該部知道

秋八月遣官軍及那地等州狼兵往剿德慶高要等州縣賊首盤永賢劉世正梁德業等至雲扶大山平之

興寧四會諸邑賊已平所遺德慶瀧水陽春高要高明新興開平等州縣連界黃三坑鐵場石人背山泰坪等巢盤據萬山中巖谷險峻賊首盤永賢劉世正梁德業等皆稔惡渠魁嘉

靖癸未壬辰兩次大征官兵失利故久不征剿是年調廣西那地等州狼兵征潮州剿倭同知呂天恩踪跡得賊所在因言狼兵自高要入惟一百餘里自德慶入亦不滿二百里喻教疾走一夕可到出其不意賊可成擒軍門行嶺西道會同總督衆將鍾坤秀都指揮蔡禎胡有名指揮張機分三哨仍起鄉夫打手民壯猛丁獞夫尅期撲剿時賊叠石棚箐據險迎敵官兵攻破之擒斬七十七名顆賊奔集雲扶大山豎柵自衛又督兵併勢攻之斬獲賊首盤永賢劉世正等二百六十九俘獲賊屬乃奪回被擄男婦奏凱而還

三十八年秋九月詔於潭圃立廣寧縣

戶部覆議會分割十一圖于潭圃立爲官縣治官員印信鈐選鑄給仍將守禦四會後千戶所官軍并肇慶衛中前二所屯軍移至龍口水依屯耕守立爲屯田千戶所免其差調鑄換印信及移金溪巡檢司于

隆慶六年恩陽及會寧賊伏誅

初四邑交界懷寧苔村三巢賊首羅紹清侯惟貞林翠蘭李天存蔡權伯伍弘海馬月明丁龍泉李業勝恩平十三村九逕白石等十巢賊首黃賊首陳金鶯新寧藤峒大賊首陳雲栁黃允盛黃高朝富飛鷹丘勝宮諸可行黃朝輝等久爲地方患至是提督殷正茂議誅之兵備僉事李詞忖知賊情報于正茂遂督副總兵梁守愚遊擊王端屯兵恩平若常戍者一夕出賊不意掩其巢斬林翠蘭等四百七十有奇焚死與俘獲者不計焚其巢壘併誘獲黃金鶯會嶺南兵備事何子明亦報藤峒十寨賊可乘即子明監總兵

張元勳進剿一鼓蕩平賊首羅紹興伍弘海譚權伯黃高暉陳金鶚黃飛鷹俱生致磔于市

高州府山峒接近廣西

明景泰二年廣西强賊越境流刼化州營奏營守高州

府知府陽仰譽奏照得景泰二年十二月日期不等節據化州并梁沙巡檢司及茂名吳川二縣申該民里老李永中等告稱節被廣西强賊越境前來打刼州縣陵羅鈴信等鄉地名馬塘岔教等村燒毀房屋殺擄人口即刻遍報都指揮僉事孫暉指揮同知黑爽李楠操守指揮僉事劉靖等速調官軍及委檢挍蘇芳部領民丁土獞協同官軍剿捕近今景泰三年正月十三日據檢挍蘇芳呈稱與賊交鋒對敵殺獲賊級九顆餘賊散入大山去訖呈送功級逼行梟掛賊路續據化州并茂名等縣申景泰二年十一月日期不等節被廣西北流陸川等縣羅卞等里民賊波河等猺賊糾引海州等府大藤峽炭山等處各從北流等縣地方竹聽篷白米文黎挾來等山村越過梁家沙白梅竹沙等營堡入境分宗啃守官軍不能設策截敵强徒得勢兇暴猖獗殺人放火擄擄男婦有銀者贖脫無銀者擄回去訖見今駐屯原居山峒不散人民驚疑違避久無復業等因到府除節次備呈迯按廣東監察御史布按二司等處及仰州縣存恤被賊人民令其復業安居量免差役外臣等切思廣西陸路接連本府地方俱有軍堡巡司接把又有哨捕官軍縱容强徒等縣交通民獞顯是前賊在于該管衙門技同揑稱生理別故照過搆集爲盜及本府原設梁家沙白梅竹山等堡俱奉調議神電并高州等縣所軍三百一百不等各有指揮千百戶等官郭禎等督備把守廣西賊行要路今却往往躲避越人境內照得被刼大并等村俱各附近信宜電白高州化州寧川神電等衛所各處又有委官指揮黑爽等官在彼守備俱屬都指揮

僉事孫旺總督各官職專其事明知累報强賊不肯親自領兵止使承調官軍敵捕遇賊無謀罷陣退走殺害軍民强賊得肆民遭荼毒存者驚散難以安生若不設法剿除固守恐後擒集遂成大患貽慮邊方城池殘害生靈實難保備如蒙進奏乞勅廣東西總兵鎮守撫按三司官計議合無趁今强賊未散惟侯秋晴多調精銳官軍剋期底巢盡數剿滅絕其根蘖兩廣交界原設營堡照舊存留仍乞添撥官軍守把令將緣由具本專差典史賫祿親賫具奏化州知州鄧敏茂名縣丞廖奕名有奏通政司俱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

景泰三年按察副使項忠按部高州諜報賊攜男婦數百赤剳村落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憑家理慎無妄殺及試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成化元年九月流賊及峒獠寇高肇雷廉等府都御史韓雍遣副將范信布政使張瑄合漢達三廣官軍剿之時高肇雷廉爲流賊所刼掠百里無人烟雍調湖廣茅岡土兵號鈎刀手與廣西田州泗城土兵遣瑄偕信將之賊衆東西出沒不常瑄往來奔走陽江新興獨鶴神電高州諸處不啻數千里率以三鼓往營晡時而止新興長居靜德等三鄉民鄧李保等刼掠幾二十年瑄與信欲兵力剿除議者二三其說瑄曰去惡不力是必貽患及瑄遷秩去賊終不能平後知府孔鏞平之

成化二年廣西流賊破高州以連山知縣孔鏞爲試知府討平化州叛賊招諭峒獠相率來歸特陞按察司副使仍守其地賜璽書褒奬之

丘濬撰孔侍即傳公知連

山地接賀羅獞出沒無寧歲公至無靡宇可居
傜給殆絕父老問有至者公詢民所在遣人招之
不來公潮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既而公炊飯民
舍鞠茵錢米以償其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
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爭縣中縣治始復瑜年
大征廣西巡撫葉公檄公率民丁隨軍公所至招
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
公必力爭之全活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
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公有撫綏之才薦公
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外積
屍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
百公至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有賊之臧屬切
齒賊以此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職此
故耳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心
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
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以致爲屬千百里來投城將以求
生也乃閉門不納以百數城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
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賊其來也皆自廣西往時
丙應往時城陷職此故耳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

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
塚于城外以瘞之流叫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
能容公即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
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焉曉屯化
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畬禾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
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
里而公長尤獷驁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
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夫卒肩輿
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倉皇不知所以亟呼
其黨擐甲出迓怪公無騎從遣人速偵回報無所
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順逆禍
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恨公
來晚公長跪奉巵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噭舞
約降簽送公回夜四鼓達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
也黎明開門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
次第納款嗎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久
招之不服公紿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
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

不滿十百又皆喪敗之餘無可禦敵者上下惶惶無人色公從容無異平日衆莫測其所爲既而不謀諸僚友不告諸妻子呼四疲卒舁肩輿直抵賊營前此守倅以境內多賊之故雖平時擁衆千百不敢出近郊忽報太守來賊衆太驚且喜迎之入營坐定公乃爲陳禍福傾營拱聽公長特其常勝之威有驕蹇不服意公知其不可回乃巡歷營中遍訪賊帥之豪者而諭之人人感悟下泣以爲週之晚遂與約降護公出營既歸是夜漏下四鼓忽見賊營中火起光焰燭天城中軍民戒嚴武將擐甲嬰城公笑曰慮何爲也可待旦開門納降止須費府庫財賞勞耳平明果釋甲納銷刀來乞降者近萬人開門迎之公長大衆已散勢難孤立亦降

其二平梁定賊

梁定者化州峒獠賊胡公威黨也後叛聚徒五百餘向西剽掠衆將敗失所部將及麾下不勝計王英以兵禦于雷州敗入化州西北界勢甚猖獗衆政黃公檄未幾賊復入化州西北界勢甚猖獗衆政黃公檄公部領所招降向化會丁協同都指揮勝公討賊

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他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上聞有文綺寶鏹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璽書褒奬俾仍守其地于是梁公卻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公名有素相率遠遁

士民立生祠祀鏞紀其功爲六事其一

招茅峒賊

茅峒去高州城十里許四山環合中有廬舍焉當山缺處一逕逶迤通神電以西諸路成化二年春有賊首鄧公長者率衆萬餘來劉山間公于羣盜中最稱劇賊嘗跳梁新會陽江諸處際城殺將其來也氣焰甚熾時公新到郡城中軍民

屯兵畜禾嶺與賊相值賊憑高據險公與勝公計曰賊先得地勢且專一面以拒我其鋒不可當宜分其勢乃可取勝乃分兵爲兩翼而進賊亦分哨來敵公領會丁衝其中賊衆大敗時梁定先以走他所爲官軍所殺餘黨悉散

其三敗馬曉賊

馬曉者亦降賊黨也既而殺胡公寇叛入廣西山中聚黨近千餘時出化州西北界爲寇暁桀黠最善行間州人多爲之耳目公得報秘不發但召兵詭言備他盜至夜勒兵潛進星行四十里去賊營半里許止遣部下蒙浩率敢死二百潛行逕出賊後期炮響前後夾攻時漏下四鼓賊睡不覺蒙浩等于山後舉火前軍應之賊衆大驚失措棄妻子衣甲器械而遁俘擒無算幾獲馬曉而州人爲之耳目者脫之乃繫其妻子以歸

其四攻遊魚寨

遊魚寨在北流山中土人避賊之處爲賊鄧辛西所據時出侵擾高州屬邑公領向化會丁隨同會事陶公追之由信宜抵其巢自兵興以來廣東民軍兵未有踰廣西界

殺賊以故賊不虞全夥在寨中忽聞官兵至彼皆劇賊又知死地人人殊死戰官車林立環視無路延入夜則有衝突之患勝負未可知矣陶公急募先登陷陣及能焚營寨者重賞卒無一應高州會總林雄首應先登陶公即卸身甲授之公亦自脫頭鍪與之雄奮勇盡戰而前勢若崩山礮其渠魁七人雄亦身被數十鎗賊氣少斂三軍乘之遂克寨門以入神機火亦自營中起烟焰障天賊皆焚死雄亦死于陣是捷也人以高州兵爲首功都憲韓公有親製祭林雄文

其五招馬曉賊

馬曉既失妻子之後爲無賴賊遇人即殺化州西北一帶甚苦之失耕業者二年先總戎政者以窮寇不與較勝負按兵以圖全勝而未得其機便被其欺侮者數焉公知其不可卒滅乃全恤其妻子以招徠之成化四年夏曉復寇石城公與分巡僉憲陳公議持都憲韓公榜文射親詣營撫諭賊皆羅拜因詢其妻子無恙乃曰公恩德不可負遂降得衆五百人系以

詩云金印當年掛總戎書生談笑却收功化城西北皆安枕民棄干戈只務農又云宣布臺臣招撫誠頑兇解甲頓輸情動勞次資榮其六却侯大六敗大侯六者博白叛賊其宗最强盛成化四年擁衆千餘勢無人藏只羨軍門賞齊屯信宜界聲言來攻高州公率所部禦之時兵少見賊衆不敢進公呼部下議之會總符瓊云大六始叛即來高州意在輕我必不爲備宜因其始至首挫其鋒彼則氣奪不然相持日久使彼得以視我之虛實爲患大矣公恐瓊恃勇輕進急趣後兵來瓊于是夜私戒所領五鼓賊方酣睡瓊卒百人突入營中就枕殺八十人被傷者甚衆賊大驚潰符瓊亦爲亂兵所殺餘有賊首十人是夜殺死五人賊懲創遠遁去系以詩云半夜曾提一旅兵直探虎穴擣連營只今賊遁深山去鶴唳風聲也自驚又云五更老醜睡羊首殞刀前葉殞霜近向蠻中訪消息每論兵勢說高涼刻錄以傳鏞後累至工部

侍即

成化四年神電指揮馬貴奏遷電白縣治附衛城中

詔從之自是猺賊出入之路官兵不能控制

嘉靖十二年西山賊首趙林花遂刼府庫大征既平

巡按御史戴璟奏言舊電白縣址已立爲堡宜復

置高涼縣併割神電衛一所以附之詔議不果行

高郡之地東北西三面聯屬猺山而獅子坡舊電白縣及信宜縣中道兩口等處實爲要害自漢設高涼縣梁置電白郡明初仍沈元之舊建電白縣以控制猺人出入之路彼時兵威尚振以故李馬一斌唐文清等賊勢雖强終不敢長驅徑入府城者懼此縣之躡其後也孔鏞既去神電衛指揮馬貴

秦將縣治遷附衛城中以覓日前之憂于是百姓
謂官兵遠巡我何敢居乃多逃竄自此田野不闢
人民不聚至是趙林庫如履無人之境
矣東北一帶雖有獅子電白二堡而兵力單弱不
能救援及大征西山諸賊雖已頗定而數十里人
烟斷絕遺黎一二在途織草爲居而已信宜雖有
驍勇守城而西通博白北極陽春萬山聯絡賊黨
山蕃剃舊電白雖立爲堡地廣人稀猺賊出入如
緲若非擁强兵開重鎮以遏之他日蝗螂鼓聲斬
關而入如趙林花者不能保其必無也巡按御史
戴瑤至郡策問諸生吳守貞等皆謂舊電白亟宜
添設縣治以控西山三路咽喉鎮以將府并擣信
宜近境窠穴爲地方至要于是會守巡兵備等官
僉謀皆協乃奏請分割茂名電白二縣地共八里
墟設縣治仍于神電衛四所官軍內割一所遷附
以守之如漢高梁縣屬高州府管割後不果行

廉州府自漢元鼎六年置合浦郡與交阯郡爲鄰

漢建武十六年春三月交阯女子徵側及合浦蠻應
之

安帝元初以後合浦蠻及遂合交阯烏滑爲逆及交
阯及又與合浦相讐殺

晉武帝時會兵合浦以擊交阯自是兵集則民受擾
爲害而諸峒亦多爲寇

劉宋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
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
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遣朱崖道並無功

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
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
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
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遠東煬帝召爲鴻臚
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寧宣爲合浦太
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真部越兵攻兵和于交
阯者也
唐武德初寧越鬱林之地降以是交愛數州始通高

祖授長真欽州都督寧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
以其子純爲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爲南越州刺史
六年長真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
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峒布高祖以道遠勞
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殿據南越州
反攻羙州寧純以兵援之
八年長真昭封山縣昌世走之明年道明爲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
刺史馮暄談殿阻兵相掠羣臣請擊之太宗不許

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
持節宣諭暄等與溪洞首領皆降南方遂定
德宗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反陷欽州德宗遣
中人招諭不從自是恒叛服不常
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瓘繼起
長慶初以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韓愈以貶
潮州刺史移袁州繼入爲祭酒上黃家賊事宜狀
以三事爲請略謂見行所說其賊並是獠亦無城郭可居
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
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

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擄縛以致
怨恨變彝之性易動難安遂致攻劫州縣侵暴平
民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
近者征討起于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
深謀意在邀功行賞前後所奏殺獲討不下一二
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今賊猶依舊足明罔欺
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人神共
疾以致殃咎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
能別立規模依前還用前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也三事者其一併邕容兩管
爲一道深合事宜其二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
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今
所存者四分纔一若令于邕容側近召募添盟千
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克給所費
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
守則有威攻則有利其三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
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
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于

國計不爲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若因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誰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討交趾兵由廉州進而欽廉二州迭爲所陷南渡以後頗爲寧靜

淳熙元年交趾入貢由欽州路以歸

元至正十二年兩江洞賊黃聖許反寇欽州（欽州路總管府）

記城攻略州城及靈山安遠二縣時羅貼浪七峒人民亡散殆盡大兵征討賊竄入深峒

明洪武中廣州衛指揮僉事楊景討賊至欽州安南由廣東入貢邦是貢路由廣西馮祥縣

永樂二十年伐交阯轉運欽廉二州糧餉

宣德二年棄交阯布政司欽州漸濛峒黃金廣等以四峒民丁叛附安南（欽州時羅貼浪如昔都七峒接連左右兩江溪峒并接交阯界宋元以來設立峒官職事子孫承襲及至明洪境元世祖時因峒主黃世華等殺賊有功始授以金牌印信克七峒長官武元年平章廖永忠朱亮祖統兵取廣東雷廉等處大小衙門俱送印信赴朱參政朱亮祖給授新印彼時以七峒地方人民不多不復給與新印華去長官職事仍復只稱峒長以故峒長內懷觖望至宣德二年復封安南國黃金廣等以思叛附安南邀求官職黎民封黃金廣爲經略使經略使羅浮古森葛原等四峒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戶

略同知僉事等官世襲仍令把守本峒地方屬彼國萬寧州金廣死子黃進襲進死子無害襲無害死子伯錄奢略將軍經略僉事

正統五年九月巡按御史朱鑑奉璽書率都布按三司至欽州揭榜招叛民黃金廣黃寬黃子嬌黃楚等不至乃還時鑑同三司官至時羅都灘凌山楚黃旗揭榜招黃金廣等俱不至復命于朝亦未有處分景泰四年思牙峒長黃應等又以其事奏聞行戶部未能議處

天順二年二月陞雷廉等處都督僉事歐信爲都督同知克副總兵鎮守廣東時巡撫兩廣右僉都御史葉盛極言信廉勇民獠率服故有是命尋坐與侍郎揭稽交惡罷之召還

四年廣西流賊京斥高肇雷廉南部閒而瓊賊邵宣因採珠之擾乘機作亂督府命官軍次第討平之

五年蠻賊流刼廉州府知府饒秉鑑禦之大敗其衆是府居兩廣交界之中軍民久受廣西流賊之害秉鑑因令所屬州縣人民編立火夫委官督領待賊至是賊一千五百餘徒分投刼掠百勞大埔等村鑑督率所編前後斬獲七百餘級巡撫右僉

都御史葉盛以其事聞于朝旌異之

成化三年流賊寇石康

八年併石康入合浦

十五年安南與老撾讐殺國王黎灝將兵七萬自

往滿剌加邀擊殺其衆三萬餘有敗卒奔至欽州

者

十六年征剿入寨諸賊

弘治中猶出沒爲亂

正德三年入寨賊首黃師苟稱寇僉事鄧槩討平之

自天順三年負固奏剿後

餘黨猶未平至是稍戢

七年賊首廖公廣寇靈山合浦僉事李志剛誘而

擒之

八年秋安南入寇備倭官軍禦之敗于淡水灣

十一年冬安南賊復登岸刼掠廉州衛指揮范鑑

率兵敗之

嘉靖十六年安南莫登庸作亂黎太陽黃文命郡三

人來奔

十九年登庸來降歸欽州四峒侵地

二十一年六月收復四峒民丁歸籍貼浪貼浪峒
在貼浪都思牙村宋爲長官司黃令鑑爲峒主宣
德間其孫黃寬叛降安南授以安略使嘉靖二十
一年其孫黃福添率民復歸版籍時休峒在管界
巡撿司地勢傳有禠純旺者從馬援征交趾有功
賊平留守邕欽二界然歷年既遠意亦如宋時時
羅七峒耳永樂時羅峒長以事聿其孫禠貴成始
移世守時羅峒按欽州七峒叛附安南者四其一
爲安南所侵今僅存貼浪時羅二峒而已然而中
國故地沒入于彝蓋百二十餘年矣茲者莫登庸
納款割四峒以還之朝廷則文明之化敷生民其
大幸矣

雷州府乃五嶺極地秦漢以來越雜居三面距海或
罹黎賊颶風之災惟北連高州峒獠時至頃復寧
息

宋始築城鎮以澄海兵戍之
元設廉訪司以統海北海南六路三軍一州爲一道
而宣慰司都元帥亦分道以治海南

至元時同知元帥東安張溫以兵華偃息乃令軍士浚渠築隄以備寇盜

延祐中廣西猺賊寇掠都元帥賈閭相機制禦雷民賴之時有平河門軍校王成者以奮勇戰死軍民望像祠之成素驍勇號戴皮帽臨陣者賊亦驚駭挫銳至正壬辰猺賊乃有戴皮帽臨陣者賊亦驚駭挫銳至正壬辰猺賊侵境元帥張不兒罕溫領兵出境邀擊而賊乃犯西門甚爲猖獗城已危矣間道徑至城下攻擊燒廬里前賊出敵成持刀先馳後連斬數賊賊知爲成即時大潰城賴以安成特賊毒矢中成而死軍民塑其像立祠于黑神堂之側後黑神堂廢其祠亦隨廢矣

至正末盜賊並起海北海南宣慰司府僉都元帥張成發兵擒其酋賊徒皆潰時賊酋有稱掃地統兵者寇掠郡境屯于西山坡成夜伏兵西湖橋下北跳出與賊戰佯敗引賊渡橋伏兵齊發擒賊酋烏馬沙等二十名衆賊皆潰去後海寇麥伏來寇城成修葺城池于東南城外樹立排柵選精銳守之民賴無恐然大勢垂亡一人不爲力矣

明洪武元年雷州衛指揮同知張秉彝招撫諭歸附日蕃間有餘寇竊發復率千戶王清擒斬七十餘人

四年收捕高州叛賊羅子然由是海北安集無事

開築城池建立衙所分列屯營捌砌濠橋皆秉彝
功也八年陞水軍衙指揮使遮留載道其後指揮
僉事采石楊豫右所鎮撫
鳳陽陶鼎供備俟有功

成化元年博白猺賊胡公成流刼至雷文爐大桂山
賊繼至千戶王爕率軍日戰夜守以功陞指揮僉
事賊聚日久城中疫死亡者十之七

正德十一年賊刼遂溪縣擄官民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番賊海寇嘯會瓊雷水陸阻塞
官軍討平之

瓊州府

漢元封初爲朱崖郡
初元三年棄之語在事紀焉後南征交趾復開郡縣
吳晉因之
隋開皇六年平王萬昌之亂
唐高宗乾封初爲山賊所陷
德宗貞元五年節度使李復討平之判官姜孟京崖
州刺史張少遷攻拔其城
憲宗元和初嶺南節度使趙昌進瓊管州洞歸降圖
蓋至是始復爲良民也

十四年安南賊楊清攻陷都護府以清爲瓊州刺史賈師由爲瓊州刺史當在清之先其後張鵬平定賊寇始建治績

宋慶曆中廣西賊區希範攻破瓊州轉運使杜杞討敗之因伏兵擒賊徒六百餘人尋獲區希範醢之瓊州遂平

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爲亂黎人王日存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僊民王高叛臨高尉陳適徑造戰壘諭以禍福賊遂乞降

嘉泰四年瓊州西浮峒逃軍作亂寇掠文昌縣瓊管遣兵討平之

元至順二年九月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率十九峒黎蠻二萬餘人作亂命調廣東福建兵隸湖廣行省左丞移剌西奴統率討捕之黎峒自是不靖

十三年文昌土酋陳子瑚搆亂寇乾寧州縣皆爲所有子瑚死弟有慶踵其勢與逆黨僞萬戶袁元貴鎮撫潘旌經歷吳紹先千戶洪秉義等屯據瓊城

二十四年萬州土酋符奴達陳俊甥等竊掠居民
峒首王麗珠既平陳子瑚兄弟等又自備鞍馬兵
器抵巢追剿奴達俊甥悉平
二十六年三月五原都人張賢與弟德等倡舉義
兵斬袁元貴等恢復郡城及萬州峒首王麗珠率
民兵平復萬州
明洪武二年元南建州知州王官子廷金結萬州王
賢保作亂攻萬州定安等處海南分司統兵征討
萬州峒首王麗珠定安莫真成隨領義兵各剿討
平之
天順四年十一月邵瑄竊發據城瑄後所千戶鄧偉
男兄王襲故瑄欲借職掌印指揮石鑑不允瑄赴
軍門報効鑑又阻之且令竊盜戴毛許清周鄺供
攀瑄積恨乘本衛官軍外調城池空虛同毛等夜
半越城謀殺鑑不獲殺其子奪衛印遂據郡地稱
僞號封黨與州縣皆震動馳報守備高廉都指揮
安福統指揮李翊等往討閏十一月初二日戰于
大西門賊衆走散隨追往舖前窴宰驛至水泡黎

峒剿平之十二月初四班師遣千戶張政解首級
獻俘
按吾廣十郡惟雷瓊距海餘皆多山猺獞峒獠叢
焉陽春之西山德慶之下城羅旁綠水尤其要害
也連灘巡司介以三營（西營連灘）（力埠大力埠羅旁埠）然賊視之如無人焉西山賊前數年刦
高州破城而入有司素無防守之備遂至于此後
雖剿平而賊巢險曠若調肇慶廣州達官達舍入
處其中或令廣西目兵報効者居之或立屯田屯
兵以鎮否則招復業新民編爲保約聯爲鄉落亦
無不可者四策審擇其一焉則賊之生聚豈能復
其舊哉羅旁綠水肆害將百年矣通誅爲寇可緩
討乎誠使蒼梧軍門練兵以振上流之勢然後調
兵分駐鬱林欽廉信宜陽春各一二千人以遏其
走路乃調廣州兵從德慶入新會兵從瀧水入又
號召鄉夫使自備斧斤隨大兵之後凡賊巢林水
皆聽斬伐旬日間可反掌平也矧高要南岸至高
涼列營十數（羅旁巡司左有白泥經營白馬堡前有大石嶺營又前左有滃水營又有

步雲營近東山西鄉則有龍角營雲青營至東營則瀧水容縣之界也與西營相望以扼思賀雲梢東則新興龍滑等二十四山西則蒼梧岑溪諸猺有可招者使之從征簿自攻猺殘黨可盡殲也茂名石城連接鬱林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亦時出刼掠衆將駐于新興者與蒼梧把總訓練兵快相爲犄角防守要害相時調剿或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亦其大略也韶州六縣雖時有寇竊不爲大害惟嚴察巡捕官賊濫不法者亟絀去之易以智勇之吏俾督捕時加防

禦而已廣州屬縣若連山陽山多交逼桂陽上猺郴州諸盜又多江右商賈放債害人激使從亂此當以計銷之不許久寓若清遠扶羅二山殘寇乃廣肇衆將之責宜與兵備道協力殄蕩行馬拯括洞丁之法以漸役屬歸于廣寧毋令奸民投入致生禍變其連從化番禺增城龍門巢穴者近雖剿平亦宜備其出沒隨宜翦之東莞順德沿海之民肆行刼掠者多混編農守巡加意防禦良有可虞時常誘掖保伍鄉校可弗舉行乎新寧新會之連

恩平陽江瀧水者多立防堡法亦如之化以詩書當漸爲樂土矣順德香山防海民兵不宜數易有司截其工食利其拜見則流患可勝言哉此守巡所宜察也惠潮程鄉之盜多通汀漳凡鄉夫鄉壯海寇有功者使之互引勇士立爲寨堡各建社學統以鄉約教以禮義而又訓練斥堠以備山海之虞工食以時給之近日撙羅令舒愚倏爲山賊所戕然則養兵由食可無信與大抵寇由海入者扼港以制之而又設法斷其樵汲則入寇無路矣惟山賊荒忽往來多有奸民與之內交潛入邑治則器械衣服米肉酒食應時而備故巡按御史戴璟議欲擇招王舊時陽江陽春等縣俱有撫獞王簿巡檢皆用土人今陽春縣有招王伍綸經長樂時有撫獞巡檢陳廷爵偵殺有功但此革固未可全託心腹要在控御有方故平時則用之以撫獞剿捕則用之爲鄉導營之大黃之藥不可常服若欲通利亦非此不可也議者以既設巡檢保終不爲患一經調劑動魚鹽莫入今雖寧靖難每月定費魚鹽若干又許費錀萬莫若責令招王伍綸伊將漆蜜出山貿易仍給以魚鹽之賞得跳弄作孽此奸事李香曾以魚鹽之賞得靖二三年司兵備者其審裁可否行之

禁通獞

訪得各處有等奸徒不務本等營生專一收買魚鹽指以通山爲名往來獞山交結接濟收買楠漆

黃蠟皮張等物甚至私買違禁軍器盔甲入山貨賣或引誘猺人越出藏伏各處河埠窺伺客商船隻來到撐駕梢槽船隻攔江勾封財物殺傷人命或深聽人村富庶則又與之作眼邽坐地分贓咎釁招尤無所紀極已將德慶等州縣通山賊腳聾貴張馬兒等拿問外但此弊在在有之通令禁革今後軍民人等不許指以通山為由私藏違禁軍器等物交結猺人私通接濟引惹釁端為患地方如違許諸人首告擒拏從重問擬典刑其言固可採也嗟乎民無信不立若博羅令者可弗鑑哉

論曰猺蓋帝嚳時盤瓠之苗裔而獞亦其種類也峒獠則嶺表山民深居谿峒蔓衍殷繁乘我疎虞肆其刼掠緩之則蜂聚逼之則鳥散四民失業有

隱憂焉夫西虜聲息越在沙漠南蠻荒忽患在門庭若來則應敵無策去則掣兵無律兵亦終于寇耳向者丘文莊欲倣土官之例以寓建衛之意韓中丞設為秋調之法以嚴要害之防憲副孔鏞始以恩信招來約束其衆以聽征調兼丘韓之法而行之彼享其田園之利而德我此籍其捍禦之力以安民實百世之利也今猺遺子弟就試斑斕化為青衿議者欲編猺以為民不欲存猺以混民亦化俗之微權乎撫察匈宣之臣時使薄斂以加惠

之佩犢之民將日見其歸耕矣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九

欽

新寧學訓導林覲承
番禺學教諭莫卜元 仝纂

廣東通志卷之三十

外志

雜記 上

萍實商羊尼父識之海鳧庫雉茂先辨焉至于陸賈陽孚之所述袁宏裴淵之所紀以及稗官諸家則漢晉之前雜紀之書爛乎有聞矣揚粤徃乘多稀有壞奇之事如金鯉釣於趙胡屈龍幻於蒲媪巨蝦辨於滕修銅鉛駕於馬援殊駭見聞跡涉怪誕然土壤細流山海不棄理之所無事或有之奚

盡可誕視也倘觀者警褻而修德觸妖而思警涉險阨而知所趨避則所謂雜者豈無裨乎

廣州府

五羊城 按周舜王時有南海巳服楚有楚庭焉今郡城是也惠王時命楚子熊惲鎮南海舜越故雷陽有楚器樓裴淵廣州記五羊卿穀萃於楚庭在高岡相楚時秦置郡後治廳梁上繪畫之晉人傳刺史滕脩至廣州有五仙騎五羊持禾穗祝曰願此闔闓永無饑荒故後相繼樹綽楔于左右曰豐樂曰泰和又謂郭璞築城時有此識皆與廣州記異蓋踵訛至此也

越山 通典南海有王山昌蒲澗天井門俗云越王井也石門水一名貪泉即吳隱之所酌賦詩處按玉山即今之粵秀山又謂之越王山後又改名玉山王遂傳而爲玉耳廣州記越武玉佗登山飲酒投杯於井浮出石門舟人得之年逾百歲視聽不衰葬在越山莫測其處故民以爲神人云

南武 水經註交州治在今州城中合浦姚文或言南海郡昔治中與番禺縣連接番禺儻謂番山之隅也此趙佗舊都即呂氏春秋所謂番禺之都史記所謂番禺一都會而佗稱南武帝者至今爲廣州會城後移番禺縣於城南五十里故謂此爲劇佗舊治處按吳王子孫避越嶺外亦築南武城及越滅吳遂有南海其後爲楚所滅越王子孫自皐鄉入始與有皐天子城今公廨隅脩吳故南武後不果徙而佗遂都之又董覽吳地記南海有吳王闔閭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武城以禦越後吳先王亦因此更繕修以備魏也由此觀之吳始築此當在丹陽皐鄉越滅吳後其子孫因襲而南徙遂移其名於會城耳亦有云越徙琊琅築東武後歸會稽亦名其地曰東武云

西場 尉佗城西至今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

復道還廻透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逍遙吳刺史步隲登高遠望見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也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粵遂寧集蒸黎立乃特改之名餘朝臺爲西候津亭今西塲是已

菖蒲澗 南越至熙安縣東北有菖蒲澗咸亨中姚生所飼可以忘老列仙傳安期生賣藥東海未嘗言其至廣州武帝內傳言李少君從安期生南之羅浮豈以此處即爲羅浮西麓耶

芝蘭湖 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旁多人家其流南注西海今在北城外雙井街周家治圃得斷礎有古詩云芝蘭生深林無人長自芳君子處此處明德惟馨香游魚躭且躍好鳥名鶯鶯徵風動林崕此心共廻翔其下斷缺數字

越巫 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左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越祝 博物志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祝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十周俯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殘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歡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爲越祝祝之祖

鷄卜 越俗用鷄卜見東事紀漢元封二年史記正義曰鷄卜法用鷄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鷄狗熟又祭獨取鷄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

鶺志鷄卜南人占法以雄鷄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鷄殺之拔兩股骨洗淨線束之以行庭拂東處使兩骨相背于庭端執竹長祝左骨爲儂儂我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視兩足之側所細竅以細竹庭長寸餘徧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卜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虛市　南越志越之市名爲虛多在村塲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荆南嶺表皆然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漢議郎楊孚字孝元著樹河南五嶺松於廣州北岸語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即其故宅越本無雪至此乃降可謂異矣城南民有張瓊者掘地種菱得一罈云楊孝元宅瓊以爲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

颶風　初起東北竟於西南以其具四方之風故云五六七月多有之每發於初中二旬發則拔樹毀屋其將發也有雲若斷虹謂之颶母其瓊崖颶風則海水先夕鳴沸禽鳥遠避之

石尤風　客齋隨筆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若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必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云如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貞女峽　水經滙水出桂陽縣盧聚註水出桂陽縣西北上驛山盧溪爲盧溪水東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滙水地理志曰滙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嶠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

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

聖鼓枝 水經滙水東南過舍滙縣註陽山縣吳孫皓時分白舍滙縣之桃鄉滙水東南左合翁水水口已下東岸有聖鼓枝即陽山之鼓枝也橫在川側雖衝波水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船人上下以篙擿者輒有瘧疾宛其源則貞女峽溪流又合滙水又東南人陽山縣右合漣口水水出縣西北石塘村其側有豫章木本逕可二丈荊州記名爲聖木秦時伐此木爲鼓額至今猶存株根而衆枝飛散惟見一枝獨在舍滙水者即此是矣漣水南流注于滙滙水又南逕縣故城西耆舊傳曰往昔縣長臨縣輒遷擢超級太史逕言摯使然掘斷連罡流血成川城因傾陁遂即頒收閣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追號聖鼓自陽山達乎桂陽之武步驛所至輒聖鼓道也其道如塹迄于鼓城矣

井惟兆吉 畢苑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出齊長尺許被帶組甲摩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薮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歷青黃二州

仲文檀車 南史庾仲文用火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飭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韋朗白莞 宋元嘉起居注日御史中丞劉禎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綠沉屏風一牀雜白莞席三百二十二領請以見直事追韋朗前所居官

明月珠 裴淵廣州記鮹鯨鰌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是珠不但產於合浦也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

集翠裘 集異記則天時

供奉雙陸宰相秋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畀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振神汩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前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途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之皆應聲而就其兄辭去

南海詩女

唐宋遺史如意中南海女子年七歲能吟詩則天令作詩逾兄逾賦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羊城使者

傳奇貞元中有崔煒居廣州豪俠用財中元日煒見一嫗因驟而覆人酒子也向卒煒廟煒燃之趨解曰酒佐幾錢當壚番禺人多設奠於神廟煒憐之趨解曰酒佐幾錢當壚者曰直一貫煒即代償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於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灸今有越非罔艾聊爲君謝贅疣不受之嫗倏不見數日遇一灼不愈者不獨愈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富室灼贅亦愈後夜墜枯井幸無所傷比曉視之乃巨穴深百丈中有白蛇細視之唇吻亦有疣忽遥火飄入煒燃艾敬蛇炙之應手墜地蛇若喜狀蜿蜒將有所適煒跨蛇行洞中可十里入一石門見朱室繡帷餚以珠翠恍然莫測何洞府也四壁忽開有小青衣出笑曰玉京子已遣崔郎至矣遂入導四女出謂曰何物崔子擅入元宮煒再拜女曰皇帝已命田夫人配子遂巡間有日影入座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使者乘白羊而入執簡待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申死安南都護趙昌替煒欲隨使者歸女謂曰中元當遣田夫人往煒遂囑使者之羊四女皆曰有鮑姑艾可留小留與之瞬息出穴遂失使者與羊所在回望星漢

已五更矣遂歸廣州果聞申死昌代偶至城隍廟見廊繪五羊神像絕類使者比及中元夜將半四女果伴夫人至始知皇帝乃趙佗曾稱南武帝也遂成婚配煒問鮑姑何人曰靚女葛洪妻也得道行炙於南海煒方駭歎知爲昔嫗又問呼蛇爲玉子何義曰安期生常跨朝玉京故名煒後孳室

往羅浮訪道鮑姑或見其居黍珠庵仙去

張生異遇 傳奇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京遊丐番禺府帥政移投詰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袁嫗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者耶無頗遂脫衣貰酒飲之日君窘厄如是吾有一合與子不唯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數日果有宦者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肓之疾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寶而進曰寡人愛女有所感耳遂出玉心之所感耳遂出玉抽翠玉鸞雙篦遺無頗目成者久之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睽雞犀翡翠盆麗明珠瑰瑋以贈無頗拜謝宦者復引涂畫絪歸番禺王人莫能覺纔有詩餘其犀已巨萬矣旬餘忽不見詩曰羞解明珊珊不見詩曰羞解明璫紅樓日暮鶯飛去愁錦筵清愁無意整花鈿殺深宮落砌花燕語春泥墮自爐煙頭之前時寒閨欲枕不成夢香烜金之后曰再勞賢哲餌藥當去根矣無頗進藥合后而去后遂白王日愛女非疾似有情私不然宮中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王有疾如初無頗拜辭謝遂卜日具禮婚後須歸人間非恐爲時人竊慕君子輒欲以愛女奉託無頗再拜辭謝遂卜日具禮婚後須歸人間非恐爲時人竊慕君子輒欲以愛女奉暖金合何得在彼王召之曰寡人無頗出王召之曰寡人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恙是夜檢於閻府云當是冥數然番禺地近

所怪南廉又遠不如歸韶陽遂具舟檝服傍珍寶
昔與之王曰唯侍衛華即頃自置遂與別約曰三
年即一到彼無害於人無頗孳家君於韶陽人罕
知者往月餘忽衰嫗叩門見無頗二人各具珍寶
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曰此袁天罡女程先生
妻也有神術焉暖金即奏宮中寶也後每三歲
廣利王夜必至張室後後無頗爲人
疑訝於是杜門謝客後不知所適

海神廟器　道書南海君姓祝名赤夫人姓翳名鬱
寥南海廟唐天寶始封廣利王宋康定
二年加號洪聖四瀆之一也有玉簡玉硯象鞭石
視各一製極精緻其後王簡在道錄司又宋真宗
賜玉帶及番國進金書刻表龍牙火浣布各一藏
于帝舶庫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
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鈎鰈綉鞢素帶大帶
錦綬屨襪舄內出花釵九株荏蕝簪鏡署曰賜明
順夫人元賜銀香盒金簪各一配以六侯曰
助利侯達奚司空也曰助威侯社公司空也曰濟
應侯巡海曹將軍也曰順應侯巡海提點使也曰
輔靈侯王長世子也曰贊寧侯王次子也夫易言
水天一以生也六以成火爲水妃生爲火子誠如
裴鉶傳奇之說人其鬼神之會乎嘉靖初按察副
使徐文溥毀去夫人像鄉民尊稱夫人曰感應聖
后宋建西廟於城西五里謂之行祠元祐五年新
廟盜數千薄城下忽風雨晦冥俄蝙蝠遶樓擸賊
視戈甲森然震慄遁去經畧蔣之奇運判張升因
請之不期月生致渠魁熙寧四年經畧程師孟築
西城禱神雨不爲阻明年正月晝見新城於水中
近毀

天妃撓火　舊志相傳祠福没而衆祠之航海者禱輒應明洪
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建廟祈求必應凡下東
西二洋造舶別爲一舶如其製而小置神前凡覆
溺便敬兆必先見在洋中或渡瓊海每遇顛危虔
誠拜禱即有神火集上或有江鷗一雙入倉集

神前舟楫即時鎮定人以是神之初永忠奏勑加賜號考純正靈應孚濟護國聖妃

道人貼膏 劉賓客嘉話錄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癰氣息惙然忽有一年少道人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疾癰遺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之於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里並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盛膏小銀合乃韓氏收得後猶在

廣僧三寶 書斷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軍蘭亭書二日神龜以銅爲之龜腹受一升以水則之龜則動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日如意以鐵爲之光明泥徹色如水晶太宗時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而難以力取敎令人詣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云矣其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投龜一足自是不能行矣

驛樓題詩 詩人玉屑番南鄭僕射愚常遊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啼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可再見

楊收索祭 異使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愚驚駭收即入謂愚曰收爲軍容使楊元价所讒不幸遭害今已得理於上帝賜陰兵復讐欲託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紙燒時幸勿着地從容長揖而滅愚如其言具酒饌素紙以祭之收乘白馬披朱袍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復讐楊元价我射中必死也俄而楊守尉暴得疾死蜀人毛文賜其先爲潮州牧令事鄭愚熟詳其事

銅鼓 府志裴氏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爲鼓以高大爲寶面濶五尺餘鼓臍隱起或作海魚周廻

有蝦蟇十二兩相對今南海廟天妃廟皆有之舊日州庫亦有其二乃唐禧宗朝鄭綱鎮番禺高州太守林靄獻初因鄉里小兒聞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塚中學齋佔筆銅鼓始於漢余嘗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于初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宣司見西南彝銅鼓頗精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馬伏波傳云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非始獲于顏也

木夾　丹鉛餘錄唐禧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辛讜遣徐雲虔使于南詔縹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章孝觀嘗爲路魯瞻書雲南木夾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彝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獎飲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皇華婦人　摭遺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徇百姓眼馬攢兒御厨飲酒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詣否十二字能辨否慶成不對固命青衣進酒終不舉觴乃作詩云妖魂本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歎曰是矣乃作啞鸚詩云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候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於地燈火俱滅丁晉云嘗見十二字曰川中徇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攢兒瓜字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合成魏中有孫恪者下第遊洛至魏峽山女子王祕畔忽見新宅欲賙居扣扉而入有

女子艷麗驚人問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舍山袁長官女少孤更無姻戚唯有妾輩三五人處此耳且娘子未適人非但居未售也恪乃進媒而請之遂納爲室在恪三四歲忽遇表兄張閒雲處上宵話張曰觀弟神采必有惟異恪陳娶納之因張曰吾有寶劍可滅魍魎遂授恪恪攜劍隱於室袁氏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恪大懼袁氏大笑曰吾匹君已數歲尚何慮哉恪方稍安後十餘年袁氏以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緒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畧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眺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年程江壖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邵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以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鬢攜二子至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曰是此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巖

松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別後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懼若魂飛神逸良久撫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袁是貧道爲泳爾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惠黠以綵帛而易之開抵洛京獻於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惠黠過人長驅遥於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遂惆悵解舟六七日攜二子而還

經藏

廣州舊志藏殿樓閣五十三叅之上有經兩藏一上刻十字云欲要此經開須同慈氏來此秘文也寺僧不敢啟咸淳戊辰藏殿失火皆爲灰燼又法華蓮華經七卷金絲攔卷首圖諸天佛像

銀體而金飾此西蜀益州本地又佛頂楞嚴經乃唐相房融筆授胡僧所譯者宋紹興間蔣林居士向子諲初寮玉安中及向蔣檠李惲劉岑吳說顏博文是觀道人共書之姓名具見於經卷之首又有大硯刻云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有天竺僧般剌密帝自廣出譯經回出示此硯驗之乃灘哥石也其堅實可愛置几案間如重厚君子因識于後以永其傳前諫正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房副書其後長樂林衢有詩紀實云開池曾記虞翻苑刻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丞相硯有僧曾悟祖師旛舊煎謝子泉猶涸新種菩提葉又繁無奈益州經卷好千年金鏤去銷痕硯今不存

像塔 光孝寺庫中舊藏觀音像一以爲銀體手捧佛腦舍利聚其傍又有尊者鬚長可三尺色黃而柔西天衣內相一大如雨指所織之文顏色不變老僧云此屈眴國布也羅漢衣可濶三丈長五尺黃色黃內織諸梵相紫欄相亦具焉織以三頌字畫端楷佛像莊嚴鏤鍍以金坐具體製如之辟支佛牙一長二寸亦有舍利捜焉又有銅釋迦像一尊高一丈羅漢一十六尊各高二尺鐵塔二座各高二丈二尺四面七層有千佛如來像南溪大寶二年鑄乃開元寺舊物也

昆耶石佛 釋氏通鑑昆耶精舍有扶南大石佛七八十人檀之方起此寺遇火近堂居三四人試捧之飄然而起像既移矣屋亦焚矣每有神光過有寇則淚汗後廣州途由都安蔣州寺中

淨慧羅漢 有羅龕高有盈尺圍如之中有諸佛羅漢像六百四十七題曰開寶二年刻淳化七年畢工嘗爲有力者持去寺僧白之郡師曾治鳳索回乃以四句偈刻於龕云昔人造此像願力如海深若有見聞者莫起貪嗔心識者可鑒矣又有銅羅漢十六劉氏時物也

昜韋陰官 太平廣記楊緯字文叔齊州任城人爲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

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欻然見緯乘馬從從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倏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為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拜且言皆怔之將行二紫衣留語門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為善八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孝義故沒而為神者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

劉龔石讖 青箱雜記廣南劉龔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字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兎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龔建漢國歲在丑也兎絲者晟龔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為蓋海指皇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又乾和中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也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斤國姓又百寶水有稻田自海中浮來上魚藻門外民聚觀之布衣林楚材見而歎曰水急湫湫兮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消王師至潘美為鄭署方悟為潘字

蠔山連房 韓文公詩蠔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接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礌礌相連如房故名蠣房一名蠔生海畔才如拳石四商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蠔山逃向背佛宇屬氣成吹嘘

元厚之 石林燕語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歐陽文忠卒不見錄故在嘉祐治平間雖為從官但多司帥守熙寧初荊公當國獨知之始以為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為然會廣西儂智高後復傳溪